真正珍宝

第一辑

鲁斯特姆·法拉提 著

美赫燕 田心 译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翻　　译:
美　　工:　炬池
网　　站: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千字
张　　数:　页
版　　次:　2025 年 09 月 15 日

目录

祈祷的秘密 1
唯有念记重要 2
痛苦：晨唤电话 3
神圣意志 4
羯磨与恩典 4
真理鼓励，带来欢乐 5
泰姬陵 6
说真话讲策略 7
巴巴独自做工作 9
鹦鹉念神名 10
控制头脑 11
停止争取，开始想念 12
通过恨来记住 13
尼洛·伍尔夫 14
宠狗彼得 16
连上火车头 16
灵性训练 17
和谐 20
婚姻 23
死亡 25
化工厂之战 27
巴巴形体的重要性 41
牺牲 43
神爱 44
经济大师 44
危机即机会 46
神圣淹没 46
减速器故事 48
生活的热忱 49
彻底臣服他 51
强过你的痛苦 52
无限珍宝 53
白幕上的黑点 53

和宝吉捉迷藏 54
成与败 56
消灭自我 58
佯装生气 59
不应让怒气触及你的心 60
只依赖巴巴 61
平衡业相 62
三类生活 63
自由与奴役 64
蹈火 65
邀请他的恩典 65
想象实在 66
刽子手 67
剑师 67

祈祷的秘密

1980 年代后期，几乎每个人都会坐信托办提供的大客车去美拉扎德。车从美拉巴德的朝圣者中心，之后在城里稍停，载上那儿的人，让朝圣者去信托办公室，快速处理一下个人事务，之后便直接开往美拉扎德。

有些日子有两车的朝圣者。一般来说，人们下车后，会排队等候跟满德里打招呼。以前不是这样的，但朝圣者人数的增加和满德里人数的减少，最终造成大群的人围着玛妮和埃瑞奇。因为满德里总是对每一个人都很敏感，不想让任何人感到受忽视，他们会试图确保跟每一个人打招呼。最后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排队习惯，以便每个人都有机会跟所有的满德里打招呼。

我站在队里等着问候玛妮·伊朗尼，巴巴的妹妹。关于玛妮，巴巴说他是奎师那时，她曾是他的妹妹须跋陀罗（Subhadra）。对每一个朝圣者，玛妮都给一个充溢着爱的拥抱，虽然这一定让她疲倦。拥抱后她还会跟那个朝圣者聊一会儿，说个笑话，或讲个有趣的故事，玛妮就是这样的性格。

轮到我时，玛妮拥抱我，之后却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今年我们这儿一直没雨；水情很糟。鲁斯特姆，代表我们向巴巴祈祷，给我们送雨水。”

玛妮的要求让我吃惊，我说，“玛妮，您是巴巴的妹妹，他若不听你的祈祷，那他为什么会听我的？”

玛妮答道，“你瞧，这不适用于祈祷。我给你讲个故事，帮助你明白祈祷的含义。”

“在一间大厅里正在举行宴会。桌子上摆满了你所能想象的佳肴。美味食品从世界各地空运而来，供每一个来参加盛宴的人享受。不过，有一个条件强加给赴宴者。每个人的一只手被缚在身后，另一只手系着一个长调羹。他们可以尽情地吃，但必须遵守这个限制。

你会认为他们会吃得很开心，但情况不是这样。人们很不快乐。长调羹让他们不可能吃上任何东西。调羹因为太长而送不到嘴里，满地洒着食物。人们非常不快乐，因为大厅里的美食只能看，却吃不上一口。

与此同时，另一个房间里也举行着类似的宴会。桌子上摆着盛宴。美味食品从世界各地空运而来。赴宴者也受制于同样的条件。每个人的一只手被缚在身后，另一只手系着一个长调羹。但这个宴会有所不同，每个人都在享受着佳肴。他们怎样做到这个的？每个人都在用调羹取食，喂坐在对面的那个人。这样，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并大饱口福。“

玛妮最后说，“祈祷也是这样。当你为别人祈祷时，你的祷告就被回应。”

唯有念记重要

保·纳图（Bal Natu）是巴巴的长期弟子。与其他门徒不同的是，他不跟巴巴一起在美拉扎德生活。巴巴让他找个工作在世间生活。因此他在科都瓦迪（Kurduwadi）做了很多年的学校教师。不过，巴巴给他一个罕见的特权，他任何时候放假有空都可以来伴随巴巴。有 30 年的时间，保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

我感到跟保有缘，因为他也患有跟我的病类似的慢性病，却又不像我，他总是快乐开心，虚弱的身体似乎从来不影响他念记巴巴。

事实上，很多朝圣者甚至从来不知道保身体不好。由于我自己患的是慢性消化系统紊乱疾病，所以我知道病发时想做些事儿有多难。每次你坐下吃饭，都是一种极大的痛苦。胃疼，痢疾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白日整天有一种不断的难受感，病情猖獗时，不适和焦虑会让你的头脑不清，几乎不可能思考任何事情。

自从 1930 年代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后，保的健康一直极其虚弱。此外他还得了几十年的消化疾病，现在又患上阿米巴痢疾，可谓雪上加霜。

我了解到这一切后，问保，“您是巴巴的亲密门徒之一，您对自己的健康是怎么看的？巴巴为什么让您处于这种状态？”

保说，“任何帮助你忆念他的东西，无论多么痛苦或不适，对你都是好的。另一方面，任何阻碍你忆念他的东西，无论从世俗的角度看有多美好或崇高，在灵性上都是有害的。”

保随后又说，“在我与巴巴的一次交谈中（见《与唤醒者交谈》），我向至爱抱怨自己的疾病，巴巴说，‘你还记得你的身体不是那么差、你的健康还可以的那些时光吗？告诉我，你那时对我的想念像现在一样强烈吗？’我不得不承认，健康良好时我想他比较少，因为我对他的依赖要小些。巴巴随后说，‘所以健康不佳对你更好。’”

保笑道，“他不停地想着什么对你好。因此别烦恼，把一切留给他。”保还说，“一个人可以做瑜伽，静心和其它能让头脑感到喜悦平静的事情。但是，更经常的是，自我被强化，这个人会说，‘看，我是多么伟大的瑜伽师，’或者，‘我要比一般人高级，因为我静心。’所以，有些本来是好的事情，比如上述事例，则变得灵性上有害，因为它会制造更大的束缚。”

痛苦：晨唤电话

宝·喀邱瑞（Bhau Kalchuri）是巴巴的亲密满德里之一，巴巴说宝相当于耶稣的约翰。有一次我听见有位朝圣者问宝，“巴巴是神，他为什么不拿走跟随者的痛苦？”

宝回答说，“整个生活都是个幻相，一场梦。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是在梦中。不是真实的。快乐是一个好梦，一个令人愉快的梦；而痛苦则是一个噩梦，一个不令人愉快的梦。

假如巴巴愿意的话，他能够拿走痛苦，并且换上快乐，但这只是用好梦取代噩梦。那不是巴巴的真正工作。他的真正工作是把你从梦中唤醒。噩梦通常能起到更快地把你唤醒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全世界的巴巴爱者比其他人经历着更多的痛苦。

你一旦成为他的，他的责任乃是把你从漫长的幻相梦里唤醒。你所说的痛苦实际上是他叫你醒来的晨唤电话。”

神圣意志

巴巴把埃瑞奇·杰萨瓦拉称作他的“妈咪”，因为他曾照料巴巴的个人生活。巴巴还把他称作他的朋友，并且说对于巴巴来说埃瑞奇相当于耶稣的彼得。有个朝圣者问埃瑞奇，“如果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归因于神的意志，那该怎么解释谋杀、强奸和盗窃？那不也是神的意志吗？”

埃瑞奇答道：“一切都是神的意志，离开他的意志连一片树叶都不会摆动；但他的意志是什么？我们必须首先弄清这一点。他的意志是羯磨律，简单地说就是‘你做的一切都将回到你身上。’

羯磨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且不可破坏，毫无例外。这是神的意志，整个宇宙都受制于它，由它所支配。那些被谋杀、偷窃或强奸的人，在往世做过类似的行为，并且根据神的意志，受制于羯磨律，因自己的行动而在今生招致了这些事情。”

埃瑞奇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让我用一个故事向你说明这一点。有个国王用法律统治着国家并维持和谐，这些法律由他的内阁大臣在士兵的协助下执行。国法规定偷盗者坐牢，杀人者偿命。

有个村民犯了盗窃罪，被判刑入狱。另一个人犯了杀人罪，他也被内阁议会判处死刑。当这一切发生时，国王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因为大臣们和士兵们负责做这一切，但这仍然是按国王的意志而发生的。

他什么都不做，但他的意志，通过他的律法，统治着王国。神的意志也同样如此。神什么都不做，然而连一片树叶的最轻微摆动都受他的意志所掌控。”

羯磨与恩典

对羯磨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引向这样的问题：人是否能改变自己的羯磨。在一次讨论中，保．纳图讲了下面的故事。

“假设有一个人想去朝圣，需要钱。就到自己开有账户的银行，要求支取 1500 卢比。银行家要他稍等，需要查一下他的账户。查后，

银行家说，‘很遗憾，你只能从账户取1000卢比，因为你只有那么多。’

“羯磨就象这样。你只得到应得的东西，这由你的行为所决定，不论好坏，皆作为业相记录在你的账上。你可以称之为命运。

“而如果银行家的儿子去找他，同样要求取1500卢比去朝圣，银行家的反应则会不同。他会要儿子至少取2000卢比，即便如此，还会担心钱会不够用。

“巴巴的恩典就象银行家对儿子的爱。他不会坚持查看儿子的账户。出于对儿子的爱，他会想给予帮助。巴巴的恩典就象这样。来自过去的羯磨跟着你，但他的恩典则取代羯磨。为了邀请这种恩典，你必须不断地想念他，呼唤他。”

保笑着补充道，“我们就象那个傻儿子，对自己的银行家父亲说，‘爸，我不能取2000卢比，因为我的账户上只存了1500卢比。’儿子无法理解父亲的爱护。

“同样，我们如果坚持经历自己的羯磨，而不接受巴巴的慈爱恩典，巴巴会说，‘好吧，你要是想通过羯磨，要你应得的，也行。我本想通过恩典给你更多，但既然你想要羯磨，可以。’”

这让我想起保经常笑着引述的这句话：

“阿伽那阿卜黑，多菲尔卡卜黑乎姆玛司特巴内吉卡卜黑那卡卜黑。”

“即使现在不会，那以后某个时候我们也会变得神醉。”

真理鼓励，带来欢乐

女满德里每个月都会从美拉扎德来美拉巴德一次，参拜巴巴的三摩地。她们到的时间会公布，通常会有一大群朝圣者和工作人员在美拉巴德等着问候她们。

这总是一种特殊时刻，我为能参予而深感幸运。随着女子们唱阿提，三摩地周围的气氛似乎充了电，忠爱满溢。

给巴巴三摩地献花环，诵念祷文和阿提后，女子们会走过去，为

美婼的墓地献花环，接着是巴巴小屋里的担架和巴巴的照片。

之后，满德里会走到铁皮棚，为巴巴的椅榻献花环。接着，她们通常会坐一会儿，问候围聚的每个人。玛妮会分享几个巴巴故事或笑话，给每一个走过来的人一个拥抱和许多爱。

一次从德里来的一位女朝圣者走近玛妮，拥抱她。玛妮问她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女子回答后，提醒玛妮上次的会见（大约 3 年前）。

玛妮脸上一时显得茫然，随即绽出灿烂的微笑，说，“我记起来了。哦，对对，我清楚地记得和你见面。”玛妮还记得她，女子显然很激动，高兴地走了。

玛妮转过身，开始同另一个人交谈问候。我用古吉拉特语轻声说，“那是个善意的谎言，是不是？从您的表情，不像是你还记得她。”

玛妮看着我，粲然一笑，伸出手握着我的手说，“我说我记得她时，看看那个女孩心里的快乐。任何能让一颗心快乐幸福的事情，怎会是谎言？这在巴巴眼里是真理。巴巴甚至说过，给消沉的心带来欢乐的一个微笑，给沉郁带来希望和喜悦的一句话，如同重大的牺牲和英勇的克己，一样有权被视作服务。真理乃是鼓励人且传递幸福的东西。”

泰姬陵

有一次，玛妮提到讲真话这个话题。“巴巴希望我们总是说真话。但我们不必什么都说，”她解释道。

一次，有个初次来美拉扎德的巴巴爱者。深受巴巴房间的美和气氛所吸引。要离去时，她显得悲伤难过。

见她流泪，玛妮试图安慰她。她告诉玛妮，“玛妮，我不是因为要离开了才哭，是别的事情。”

玛妮说，“告诉我是什么事，或许我能帮上忙。”

她于是对玛妮讲了她的故事。

“你知道，我来印度是我外婆赞助的，但条件是我得去参观泰姬陵，并且描述给她。她一直想看看泰姬陵，但都未能如愿，所以想让我替她

参观该地。我原想在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待几天就去泰姬陵。但这里太美了，我舍不得走。现在该回美国了，我为没履行诺言感到愧疚难受。不敢面对她。”

“就这吗？”玛妮说。“我来告诉你怎么做。”

女孩问，“您要让我说谎？别人这么建议过，我无法对外婆撒谎。”

“根本不是。你不必撒谎。到孟买后，一定要去那里的叫泰姬陵的饭店。那么你外婆问起，就对她说你参观了泰姬陵，它很美。这不是撒谎。”

这位朝圣者感到欣慰。到家后，她给玛妮写信，讲她怎样参观泰姬陵饭店，和外婆听说后怎样高兴的整个经过。还对玛妮的建议表示感谢。

说真话讲策略

埃瑞奇经常谈讲真话的问题。频繁强调，“真话是鼓舞人的东西，”并多次在满德里大厅讲巴巴是如何让他明白这个道理的。

一天他解释说：

“你可以说某个事实，但若在这个过程中，贬低别人，那就不是真话。

“有个朝圣者一次对我说，‘我要是跟人讲真话，没人会喜欢的。’这取决于你的表达方式。说什么和怎么说，你得谨慎。若伤害了别人，就不是真话。因为真话是鼓舞人的。

“假设你看见个丑女，便告诉她说她很丑。你说的是事实，但不是真话，因为你伤了她的心。但如果你赞美她，说她心地单纯，面容友善，那就是真话了。

“假如你发现某个巴巴工作者在做错事，或者犯了错，你得非常谨慎地告诉他。假若你只是冲口说出他的错误，他会以怒作答。这是因为他会感到你在攻击他——虽然你没有，他会继续防卫回击。这是任何一个受攻击的人都会做的。

“因此，怎样指出别人的错误，你得谨慎小心。你得友爱，讲策

略。首先，你必须用爱赢取那个人。让他知道你是怎样欣赏他为巴巴做的工作和努力。赞扬他做的一些好事情。问他现在在做什么。等他谈起他的工作，谈到需要纠正的部分时，你便谨慎地向他建议正确的方式。不要提他的错误，而是向他建议另一种选择，让它显得是他的建议，而不是你的。

“这是门艺术，一门神圣的艺术。在巴巴身边就是这样。连最普通的事情也变得困难。这即是灵性训练的含义。”

就这个话题，玛妮最爱引用的一句话是：

以如此的方式行事——不但神被取悦，连魔鬼也不会不悦。

埃瑞奇曾说，“有许多次，巴巴会给我们一个难于执行的命令。为此我们只得使用策略。例如，我们随巴巴旅行时，他会命令我们不得向人透露他的身份。

“所以当有人指着巴巴问我们‘他是谁？’时，我们怎么办？巴巴的命令是不许撒谎，在这种情况下又不能说实话，那我该怎么办？

“我会假装听不清那人说什么，‘抱歉，先生，能大声点吗？’我没有撒谎，而是让人感到我听力不好。

“这人会大声重问，‘那边那个人是美赫巴巴吗？’

“我会再次装作好像听不清。‘你说哪个巴巴？请再说一遍。’

“重复几次美赫巴巴的名之后，这个人会得出结论，既然我不象是熟悉美赫巴巴这个名字，那我们的领队显然不会是美赫巴巴。

“与之同时，大家已走到前面，于是我说声抱歉跑开。伴随巴巴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能说，‘不是，那不是美赫巴巴’，那会是个谎言，巴巴是不会喜欢的。

“你们听过有次巴巴半夜命我去给他弄些香菜的故事吗？对，整个集市都关门了，人人都睡了，这时巴巴要我去给他买些香菜。

“巧的是我知道菜贩的住处，但更令我窘迫的是，白天我刚和他大吵一架，因为他用脏水洗蔬菜，或者类似的事情。我曾极强硬地表示这样做不对。现在我不得不半夜三更叫醒这人，要他卖给我一些香菜。

“我到了他家，敲门，终于把他叫醒。他认出了我，很是不快。‘你要什么？’他生气地质问。这时我知道，在一般情况下他是决不会给我香菜的，所以我以十分悲伤的口吻恳求道，‘先生，请帮帮忙。我大哥最后的希望是想吃点香菜。’

“就这样，我没有撒谎，只是制造出我大哥临终的印象。巴巴告诉我们，我们可称他为‘我们的大哥’，唤我时他的最后一个愿望是想吃香菜，因此这不是撒谎。是真话。

“菜贩心想有人就要过世了，就打开店铺，给了我一些香菜，我拿回给巴巴。”

巴巴独自做工作

一天在满德里大厅，埃瑞奇出乎意料地转向我，要我讲讲是怎么来巴巴这儿的。

我说自己曾是无神论者。在工学院读书，跟朋友瑞奥曼．达达禅吉借了几本教科书。去还书时，碰见他母亲荷沃薇。她是那种不跟你谈巴巴，而是直接把巴巴塞给你的人，对我也是这样。

她递给我几本巴巴小册子和几张照片，说，“给你，把巴巴带上。他会解决你的一切问题。”

看见巴巴的照片，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像巴巴们还不够，又一个。”我对荷沃薇给的东西毫无兴趣，但她的性格让我只有顺从的份儿，虽然通常我在捍卫自己的无神论信仰时毫不气馁。

回家途中，我随手翻了几页。被巴巴的几段话迷住了，遂改变主意，不扔这些小册子了——我原打算这么做的。这就是我走向巴巴的开端。

我的故事讲完了，埃瑞奇环视四周，问，“如果荷沃薇不给他介绍巴巴，鲁斯特姆又会怎样？鲁斯特姆今天会在哪里？”

厅里没人回答。埃瑞奇笑着说，“鲁斯特姆还会跟我们大家坐在这里。把鲁斯特姆带来的是巴巴，不是荷沃薇。她只是个媒介，工具。你唯一应该感谢的人，是美赫巴巴。他是你生命中一切事物的促成者。

“有人帮助你时，记着感谢巴巴，而不是那个人。那个人只是媒介，工具。然而，我们忘了感谢巴巴，反而感谢那个人——媒介。情况往往是这样，我们不去忆念万物的创造者，反而想着被造物——这都是因为幻相。”

一名朝圣者抗议，“我们也得感谢那个人的角色，埃瑞奇。”

埃瑞奇答，“假如邮递员来，给你一张一万卢比的汇票，你会感谢邮递员还是给你寄钱者？”他又补充道，“你愿意的话，可以两者都感谢，但首先要感谢巴巴。”

鹦鹉念神名

保纳．图习惯坐在房间内，避开众人耳目。但朝圣者总会找见他，坐在地上听他讲故事。这一天讨论的话题是他的书《与唤醒者交谈》。

一位朝圣者说他感到这些交谈很有力量。但不知道保是否将所写的东西付诸实践。他说他自己和他认识的大多数朝圣者，都发现很难将巴巴的教导付诸实践。

保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来解释我的状态。

“一位大师训练鹦鹉念神名。‘罗摩，罗摩’——从早到晚鹦鹉念个不停。有客人来，鹦鹉会大声说，‘罗摩，罗摩，罗摩’——你们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名字。

“很快，人们都知道了这个鹦鹉，并怀着敬意谈论它。一天，房子失火，鹦鹉被困。随着火焰逼近，笼中的鹦鹉不是念‘罗摩，罗摩，罗摩，’而是发出一声声的尖叫。

“危机时刻，鹦鹉忘了持神名，而是尖叫起来。我就是这样。”保说完，我们都大笑。朝圣者说，“我想，保，我们都象那个鹦鹉。”保笑道，“我不知道别人怎样，不过我就象那样。”

控制头脑

曼萨丽是生活在美拉巴德的满德里之一。她从 1938 年起就一直居住在那里。虽然来跟巴巴一起生活时，她唯一希望的是能呆在他身边，但遵照他的指示，她在美拉巴德山上度过了人生的大半光阴，只偶尔得见巴巴。

根据巴巴指示，她甚至从未跨过铁路到下美拉巴德，除非是进城就医，或者拜见巴巴。她有一次说有两样事她不喜欢——煮饭和缝纫，现在却天天做这些。虽然独自住在山上，像个隐士，她却很活跃爱热闹，爱跟来访的朝圣者开玩笑，尽力让大家感觉如在家里一般。

约 4 英尺 4 英寸高的她，会高兴地宣布说自己越来越矮。说她等待着，直到矮小得可以装进巴巴的口袋。因为她的身高和泼辣性格，巴巴给她取昵称为“辣椒”。

她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有个奴隶去找工作。并对那些潜在的雇主说他不要工钱，但得让他不停地忙碌。如果主人不能保证他一直有事可做，他就把他吃掉。

“奴隶为许多不同的雇主做事，结果把他们都吃掉了，因为雇主迟早会没活儿让奴隶做。

“没人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奴隶，所有抱着试一试态度的雇主皆以失败告终，被吃掉。后来，来了一位聪明的雇主。他听人说起这个奴隶，同意雇他。即使当奴隶提出工作条件之后，雇主也同意。他叫奴隶拿把梯子，放在墙边。

“主人随后要奴隶做些家务活，并告诉奴隶工作一做完，就开始上下爬梯子；那就是他接下来的任务。

“奴隶完成了工作，很高兴，现在可以吃掉新主人了，这时他忽然记起雇主给他另一项工作——爬梯子。于是奴隶不停地爬上爬下，直到主人过来，交给他另一些工作。但再次指示他，‘你一做完工作，就接着爬梯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奴隶死去。”

我只得向曼萨丽承认，我没听懂，她便向我作解释。“奴隶是人的头脑，”她说，“被奴隶吃掉的雇主是普通人。聪明的雇主是至师。爬梯子代表念神名。

“常人大多无法让头脑专注，无法掌控，反被头脑掌控。但在至师的指导下，一边履行世俗责任，一边不断地念神名，就会使头脑得到控制，最终安静下来。”

停止争取，开始想念

纳那．科尔是巴巴的早期门徒之一，后来在美拉巴德生活。和曼萨丽不同，他住在下美拉巴德，但每日上山，坐在三摩地外，在朝圣者离去时，给他们发帕萨德。和保一样，他也不是一直和巴巴一起生活，而是常来达善，并在夏季到古鲁帕萨德陪伴巴巴。

许多朝圣者会记得他们第一次到三摩地时，纳那的热情拥抱和“欢迎回家”的微笑问候。纳那一跟你认识，就会问，“你整天想巴巴吗？”

多数人会说诸如“我争取”之类的话。

纳那会慈爱地告诉你，“不要争取。争取不够。你必须想他。巴巴说，‘想我’，他没说，‘争取想我’。”

我感觉这不合逻辑，就同纳那辩论起来。他叫我把《语录》拿来，给他看在哪儿巴巴说过“争取想我”。所以接下来几天，我翻了一遍《语录》，但未找到相关语句。最后，我在艾伦．科恩著《主宰意识》一书中，找到巴巴使用“争取”一词之处。

我拿给纳那看，纳那只是笑笑，坚持说我必须给他看巴巴《语录》里也有同样的话，否则他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巴巴总是说“想我”，从不说“争取想我。”

我申辩说没时间把《语录》逐字查一遍。纳那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转向我，说，“你听说过试图攀登高峰的登山者吗？为了到达顶峰，他们要做多少准备，付出多少努力，面对多少艰辛。冒着生命危险，有的甚至失去生命。不过，想想一个人终于成功登上山顶时所体验的荣耀。

一定是兴奋不已。

“而终极的成道荣耀将会怎样？要攀登那个顶峰，需要我们做更多？为了那个终极荣耀，我们不该冒一切风险，付出最大努力吗？为抵达终极目标，再大的牺牲都不算什么。”

纳那最后说，“努力会邀来恩典，所以停止争取，开始想他。”

通过恨来记住

在回答怎样控制怒气的问题时，埃瑞奇说，“当你生气时，想巴巴。如果你仍不能控制怒气，那就对巴巴发火好了。那样你就会想他。巴巴从未说过你必须怀着爱想他。巴巴在每一个人里，因此他也在那个让你生气的人里。为什么对那个人吼叫。巴巴只是在利用那个人，因此把怒火发在巴巴身上好了。怀着爱、怒或恨想巴巴都行，只要你想他，这才是最重要的。”

埃瑞奇接着讲到美婼的舅父 MS 伊朗尼上校。“伊朗尼上校强烈地反对巴巴，虽然他外甥女美婼跟巴巴一起生活。他不高兴巴巴把他的家人带走，因此密切注视着巴巴的活动。无论巴巴去哪儿，伊朗尼上校总是提前出发，讲巴巴的坏话。他会先巴巴到达，散发小册子，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甚至在公开聚会上讲巴巴的坏话。这样，伊朗尼上校因为恨而不停地想巴巴。”

“他这样坚持到生命结束。很多年后，巴巴在信托契据中指示将建立一座纪念塔来纪念他的亲近爱者。你们猜谁的名字在名单最前面？是的，伊朗尼上校！他对巴巴的念记是全心全意的。另外，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巴巴，正是通过他的反对，人们才开始听说巴巴并最终进入他的怀抱。”

埃瑞奇继续讲《摩诃婆罗多》里的类似事件。“反对罗摩主的恶魔罗瓦那（Ravana）被给予一个选择。他要么在一生中反对罗摩并获得解脱；要么在四世中做罗摩的同伴，然后获得解脱。他选择了反对罗

摩，因为他想尽快解脱。”

这时一位朝圣者评价说，“与服务阿瓦塔相比，似乎通过反对阿瓦塔，你能更快达到目标。”埃瑞奇开玩笑说，“连我们都会那么做，不是吗？我们摆脱那个反对我们的人，但若是某个人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就抓住他不放。”

大家都笑了，房间安静下来后，埃瑞奇用更严肃的语调补充说，“你看，像这样。当你恨一个人时，你念记他的强烈程度远远超过你爱一个人时。大多数情况下，当你恨起某个人时，你会忘记其它一切，不停地想那个人。在爱里也有想念，但不像恨那么强烈不断。甚至罗瓦纳阵营里被杀的恶魔们也获得了解脱，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临终一刻怀着恨想罗摩主。”

埃瑞奇继续说，“阿瓦塔是海洋。我们的业相，好的与坏的，都好像垃圾。念记就是把垃圾扔进海洋里。持续不断地想念巴巴，等于让你的整个业相垃圾堆沉没于海洋中。”

另一次埃瑞奇举了下面的例子：

“把你的灵魂比作镜子。镜子布满灰尘，即我们的业相，好的和坏的。为了清晰地照见自己，必须除掉灰尘。只有当你的灵魂之镜除掉一切的业相灰尘时，你才能在里面看见你的真我（神）。念记即清除业相灰尘。”

有人问为什么善行也制造束缚时，埃瑞奇说，“有时候好业相比坏业相更束缚人，因为一个人因此骄傲，这只能强化自我，而非减弱之。只有当你通过不断的念记，完全彻底地把自己的行动献给他时，业相的负担就会落在他身上。否则你的行动结果和因而制造的业相就是你自己的。”

尼洛·伍尔夫

玛妮有时会讲下面的故事，它发生在美赫巴巴肉身在世的最后日子。

玛妮给巴巴读尼洛．伍尔夫的侦探小说，巴巴闭着眼睛坐着，完全放松。巴巴已经宣布他的工作已百分之百完成，他的身体却很不好，而他能够真正休息的时间似乎少而又少。

因此当玛妮注意到巴巴的呼吸变得深长均匀，好像睡着了似的，她便停了下来。心想能让巴巴打个盹儿也好。但她一停下，巴巴就打手势，“怎么停了？”

玛妮说，“可是巴巴，您睡着了，没在听。”巴巴打手势，“我在听，接着念。”玛妮又开始读，但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巴巴的呼吸变得深长规律，所有外部迹象都表明——他睡着了。玛妮继续读下去，而巴巴继续酣睡下去。就要读到书中一个巴巴最喜爱的段落了。（这是玛妮第二次给巴巴读此书）玛妮不想让巴巴错过这部分，就停了下来。但又一次，她一停巴巴就打手势，“为什么停下？”

“我以为您睡着了，巴巴，我不想让您错过什么。”

“我在听，”巴巴打手势。“那么告诉我，我刚刚念内容的是什么？”玛妮问，让她惊讶的是，巴巴竟一五一十讲述了她确信在巴巴酣睡中她所读的内容。

“我敢肯定您睡着了，”玛妮坚持。

“记着，”巴巴打手势，“即使我的眼睛闭着，似乎睡着了，也在听着。”

玛妮随后会转向身边的人，补充说，“即使现在也像这样。对于你，他或许像个睡觉的神，但他在听。所以从心底呼唤他，念他的名，跟他说话。可以从分享你的一切问题开始。向他要求一切——甚至一些小事。这是想他的一个好方法。

“对你的要求，他给不给你，无关紧要，把结果留给他。从早到晚同他分享对你所发生的一切。就这样，慢慢地，不断想他的那一天就会到来，你对他的依赖变得彻底。那时他将接管你的生活。甚至会在你需要之前就提供，要求之前就回答。”

宠狗彼得

有一个类似的故事，玛妮经常讲，跟巴巴的狗彼得有关。

一天，玛妮被巴巴叫到满德里大厅。巴巴坐在平时坐的椅子上，男满德里围坐在地板上。巴巴指了指他的脚，玛妮发现彼得不知何时爬到巴巴身边，躺在那里睡觉。玛妮以为巴巴希望她把彼得抱开，就走上前。但巴巴示意她观察彼得，她注意到彼得的腿在动，睡中还发出悲嗥。巴巴打手势，“他在做梦。做恶梦，很害怕。他梦见自己被几条大狗围攻，吓坏了。他不知道自己很安全，正在我脚前睡觉。”

玛妮会接着补充说，“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像彼得一样，我们在巴巴的足前安稳地睡着，但我们忘了这一点。就像彼得，我们太专注自己的幻梦，以致把虚幻的痛苦当真，感到痛苦。只有觉醒时，我们才体验真相——我们一直安全地和他在一起。

“在痛苦的时刻记住我们只是在做梦，这很有助益。他始终和我们在一起。不要让梦压倒你。时时刻刻想他。呼唤他。和他说话。念他的名。这会削弱梦的效力。你有没有做过你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梦？就像那样。当你持续不断地想他时，就会觉知到梦，就不会被压倒。”

连上火车头

有位朝圣者问宝吉，“我怎样才能战胜自己的弱点？”

宝吉答道，“通过不停地想巴巴。我们老是担心思虑自己的欲望和弱点。然而我们知道全能最强的神却在我们内里。为什么不时刻想着这个优点，而去想我们的弱点？”

宝吉还经常用下面的类比来阐明他的要点。

“以火车头做例子。只要车厢跟火车头连接着，那么无论车厢里装的是金子，铜铁还是垃圾，都无关紧要。机车会把所有的车厢带到目的地，只要它们与火车连接着。

同样的道理，只要你与阿瓦塔连接着，无论你是坚强还是软弱都

不重要。他将把你带到目的地，这是他的责任。但你怎样与阿瓦塔连接上呢？连接即念记。你越想念他，你的联系就越强固。当你不停地想他时，你的联系就会变得坚固不破。

灵性训练

在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同满德里度过的时光，对于我是黄金时光。只要有机会我就尽可能来，但仍觉不够。所以我每次来访，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并开始参与一些工作，这给了我延长逗留的借口。然而，这还是不能满足我内心升起的渴望，因此 1989 年，我问当时是信托主席，也是负责最后拍板定夺的玛妮，我可否在那里生活。

她问我，“你认为作为居民，到底会体验什么？你觉得会在这里体验极乐吗？”

我回答，“我觉得我对居民必须面对的困难还是了解的。长访期间，我曾和一些居民一起工作过。”

玛妮说，“此地是个火球，你得走过火焰。”我以今天看来纯粹的天真肤浅回答说，“可我们总有一天得走过去，那为何不现在，在巴巴的指导下过去？”

对等待我的净化灵魂的痛苦，我几近无知。

依照惯例，玛妮决定我可以来时，我获准来住 6 到 9 个月，之后得离开。理由是这种形式的一段长住，会让潜在的居民品尝一下等待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决定是否真想坚持到底。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和朝圣不同，作为居民的生活，带来的烦恼大大多于喜乐时。事实上，有很多人的确决定改变主意，但总会有几个回来，留下长期生活。

做为居民的生活，的确很不同于朝圣者。当然，我来之前也读过满德里伴随巴巴生活的故事。读到巴巴是怎样经常让满德里置于困苦境地，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这些故事看似幽默有趣，事实上，满德里讲述时，让人更觉得巴巴可亲。而当你开始亲身体验那种情形时，才会意识到它们有多难忍受。

这些体验让我对伴随美赫巴巴的生活稍有品尝。注意，我说的只是一点“品尝”，因为我不认为会有哪位居民能经受巴巴让满德里经受的。即便这点“品尝”也常常让我几乎受不了。我从 1989 年至 2000 年的居民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但我得承认，它们充满了艰辛，烦恼和情感痛苦。不只是我，我想这也是所有居民都体验的东西。

有一些事情使作为居民的生活具有挑战性。也许最为明显的是这个事实：我现在已成为居民社区的成员。不再只是来美拉巴德度假，仅仅专注于巴巴和满德里；如今我得与生活在那里的其他居民打交道。最先令我震惊的事情之一是，其他居民不象满德里那样总是散发着爱，充满灵性智慧，也不会不辞辛苦鼓励安慰我。这先是令人惊讶，接着是失望，最后则是生气——居民似乎还不如朝圣者友爱，助人或“灵性”。

这是否属实，很难说。但好像是那样，因为你对居民的期望要高得多。虽然你知道居民肯定会有不顺的时候，甚至倒霉日子，但你还是期望他们一直努力想巴巴，消除自我，友爱待人。

但如同世上的任何组织，美拉巴德也有内部争斗，权利之争和个人政治。我不认为这只是我的感觉，因为在我之前，已有很多人向玛妮和埃瑞奇抱怨过，说这种事情不应发生在美拉巴德，它们有损巴巴的气氛。

实际上，那些表面来将一生献给美赫巴巴的居民却如此行事，这确实令人失望。而满德里似乎允许这类事情发生，不发一言，这更令人不安。以满德里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我感到只要他们把那些冒犯者叫来，指出其错误，就会即刻结束我们的麻烦。我发现自己对满德里不介入，不利用权威以正视听，很是恼火。当然这只会让我愈难忍受这种状况。

在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生活期间，我在为取缔通往美拉扎德路边的一家非法污染化工厂，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工厂给美拉扎德满德里和居民及附近村民，造成严重困扰。工作本身压力很大，而某些居民的狭隘又使之难上加难。

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受不了。找到埃瑞奇，倾诉肺腑。最后，我对埃瑞奇说出很多居民常讲的话，“对这种事为什么满德里保持沉默？

为什么不采取行动，阻止这类事情在美拉巴德发生？这有损气氛。”

当然这样的话埃瑞奇不是没听过多次。他未作回应，对我的倾诉显得漠然。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显得“超然”，虽然当时给人的感觉是漠不关心。所以我又抱怨了一遍。

令我震惊的是，他以问作答。“鲁斯特姆，”他说，“你来这里生活是为了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说，“美赫巴巴——这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很好，”埃瑞奇回答。“别失去你的专注。”

但这个回答不能满足我。我感到似乎自己的问题被置之不理，就坚持道，“您没回答我的问题。”

埃瑞奇同样有力地说，“我回答过了，但你没注意，所以不能领悟。你来这儿是为了关闭化工厂？那样的话，你去做环境保护者好了。你来这儿是为了美赫巴巴，所以要时时刻刻专注于他。”

埃瑞奇的话，有些我感觉有道理，但我仍觉得他在回避一个合理的问题：为什么满德里不采取措施，阻止不断发生的那种琐碎吵闹，而且我始终坚信我在做的工作，也是巴巴工作。于是问埃瑞奇，“难道关闭化工厂，保护美拉扎德和周围环境免遭污染，不也是他的工作？”

埃瑞奇停顿片刻，接着长叹道，“你围绕美赫巴巴或者为他做的工作，只是巴巴用来对你做工作的一个媒介，或借口。巴巴的真正工作完全是另一回事。居民们所抱怨的这些政治和琐碎争斗，巴巴肉身在世时，在巴巴身边要剧烈得多。

“也存在于和他一起生活的满德里之间。事实上，如果日子平静，巴巴不会喜欢，会搅起事端，制造引起满德里争吵的情境。此乃他的真正工作。把埋藏于你灵魂深处的一切丑陋都提到表面：愤怒，贪婪，淫欲和欲望，让你看清，以便最终清除。

“只要灰尘埋在里面，你会觉得表面还干净；而真正的灵魂净化开始时，也是你意识到自己灵魂覆盖有多少灰尘的时候，因为在净化过程中，它们都升到表面，甚至会令人窒息。但要相信美赫巴巴会带你通

过净化过程，当洁净无尘时，窒息也会结束。

“我给你讲过我自己跟随巴巴的故事吗？和巴巴生活几年后，我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变得更灵性，平静和忍耐，反而脾气更坏，发火，不耐烦，有时甚至还撒谎。来跟巴巴之前，我从未这样过。

“一天我正思忖着这些，巴巴忽然问我，‘你在想什么？’我就对巴巴讲了自己的烦恼，他说，‘你到过正被打扫，满是灰尘的房间吗？清扫时，灰尘开始扬起，常常令清扫者和屋里的每个人感到窒息。只要灰尘还在地上，屋里的人就不受影响。即使屋子很脏，人也能浑然不觉地一直住下去。而清扫开始时，人会因这造成的不适，突然注意到灰尘。

“但清扫者会因不适而停止清扫吗？不会，他会不顾这些，继续清扫，直到房间干净。’所以，巴巴的工作也象这样；他清扫灵魂，将隐藏的灰尘全部带到表面。你所体验的烦躁痛苦，只是一时的不适。但没有别的途径，来清洁内在灰尘。”

埃瑞奇最后说，“就美拉巴德的环境而言，所有这些内部争斗，则为巴巴的灵性工作，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环境。他会高兴的。所以说我叫你别失去专注。”

和谐

虽然我对埃瑞奇不表态，不介入和解决美拉巴德所发生的争端感到失望，但他仍对愿意倾听的人，不断强调和谐的重要性。

我清楚地记得安妮医生和我同埃瑞奇的一次清晨散步。我们沿美拉扎德入口道路走了大约 200 英尺，埃瑞奇停了下来，指着路左边的一棵树。问我们看出什么不寻常之处没有。安妮和我看了看，没看出什么。

“看叶子，”埃瑞奇指出。接着，深知我们多数人都怎样粗心和不善观察，他又补充道，“仔细看。”

我们看后，发现这棵树的树叶种类不一，几乎是出自两棵不同的树。就对埃瑞奇说了，他笑答，

“说得对。有两棵不同的树，尽管树干象是一个。你若仔细看，

就会看见有两个树干，彼此靠得很近。”

我仔细再瞧，果如埃瑞奇所言。

埃瑞奇随后说，“我希望所有居民都能象这两颗树一样生活。它们在各方面都不同——叶子不同，果实不同——完全不同的种类，但却并肩和谐共存。进化较低的树尚能共生，何况我们？我希望看到来自不同的国家，说不同语言，有不同个性的居民们，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家庭，共同生活。就象这两颗树一样，和谐共处。”我想起埃瑞奇最爱引用，时常让人在满德里大厅宣读的一句话，大意为，“和谐是神的一体性在二元世界的反映。”

有趣的是，埃瑞奇越是强调和谐的必要，我就越对他不多“抽鞭子”，让居民都守规矩以建立和谐，感到困惑和恼火。

对自己的观点我并不羞于启齿，虽然我满腹牢骚抱怨，但我必须承认，最初来作为居民生活时，我自己的脾气也很火爆，火气十足。我很幸运有机会在美拉巴德，信托大院和美拉扎德生活了不同的时期。

在美拉扎德生活时，我打发和埃瑞奇在一起的业余时间的方式之一，就是同他辩论他对和谐的观点，和我与他见解有异的其它事情。虽然我同意和谐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感到达到方式乃是纠正一切行为不当者。我觉得涉及到巴巴工作时，特别重要的是，对自己感到正确的东西不可妥协。

埃瑞奇对和谐的恳求，超出我的理解能力。我甚至告诉自己，为了和谐，向你不相信的事情妥协，乃是怯懦。

我向埃瑞奇表达了这一点。有一天，我对他说，“埃瑞奇，我相信和谐。也相信作为巴巴爱者，我们应该努力友爱待人，即使有人对我们无礼时。我同意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以友爱赢取或改变无礼者。可如果我们尽了全力，那个人还是无礼，继续做错事伤害大家，无论给他多少爱，他都拒绝改变，怎么办？难道不该采取任何可采取的方式，来制止这种人？”

埃瑞奇摇了摇头，“你要是诉诸这种方式，那就是你的不对。”

“那该怎么办？”我问。

“妥协，”埃瑞奇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了和谐，让他自行其是。和谐比什么都重要。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

“可埃瑞奇，”我申辩，“我们难道不该坚持真理？如果有人做错事，制止他难道不是我们的义务？”

“你若采取这种立场，”埃瑞奇回答，“那会是立足于虚妄而非真理。在美赫巴巴看来，没有好坏这种东西。二者同等地束缚。属于虚假领域——它们可以说是虚妄的不同程度。”

上述回答没有说服我。我说，“埃瑞奇，我不是从灵性角度或美赫巴巴的角度。我是从社会的角度——按一定的价值，常识的是非价值运作的角度来讲的。”

埃瑞奇异常平静地回答，“那不但全是幻相，而且社会的运作所依照的价值，乃是基于相对的虚妄。我们知道，对一个社会或国家是正确的事情，可能会被另一个视作错误和非法。唯一清晰的视点，是美赫巴巴的灵性视点。你若从那个视点看一切，事情就清晰无误。但一旦你将灵性与日常生活分离，试图将生活分门别类，冲突就会发生。”

我无法理解埃瑞奇的话，要求他用简单易懂的话解释一下。

“很简单，”他说。“造物界的每一个灵魂都在通向神的旅途中。我们都处于该旅途的不同位置。权且把它们称作相对真理或相对虚妄的层面。具体某个灵魂所处的层面，取决于他的业相。对“好”人，贼或许是“坏”人，但第五或第六层面的圣人，会将二者——好人和坏人——都视作束缚于幻相虚妄中的灵魂。而另一方面，在成道者看来，上述三者，包括圣人，则都陷于虚妄，虽然第五或第六层面的圣人离真理更近。

“所以，从成道者的角度，每一个灵魂都束缚于幻相之虚妄。记着，没有对错这种东西。巴巴曾给我们举过一例。他指着天空说，“假如天空是第七意识层面或者成道，那么第六层面的人就是站在美拉扎德屋顶，浊意识灵魂在地面。从地面到屋顶的距离，大约 14 英尺，是从浊层面到第六层面的距离。而从屋顶到天空的距离——无限的距离——

则是从第六到第七层面的距离。’这是巴巴用过的比喻，以便给我们一个概念。”

我还是无法完全接受这一切，虽然我喜欢上述故事，认为自己能理解。但我仍感到作为人，如果我们对，别人错，我们有责任不是妥协，而是尽力伸张正义。并这样对埃瑞奇讲了。他叹道，“好吧，我给你讲讲我伴随巴巴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有个人从普纳来达善巴巴。全普纳都知道此人是个大恶棍，但他来时，巴巴却当着众人赞扬他。说他有怎样多的爱，怎样真正爱巴巴，怎样真正贴近巴巴的心。

“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己。那人一走，我就冲口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告诉巴巴，“这个人是普纳众所周知的恶棍无赖。可您，巴巴，却赞扬他。’

“巴巴说，‘你对他知道什么？你只看见他这一世的行为，但我看得见他的诸多前世，我实话告诉你，他是个很好的人，做过好事；离我很近。’

“从那天起，我便不再以行为判断人。”

埃瑞奇的话，我当时虽然智力上理解了，但内心还是接受不了。但如今，埃瑞奇离开了我们，我的心一下子醒悟了他的话。“没有对错这种东西。造物界每一个灵魂都处于不同的层面，努力在通往神的旅途中行进。”这让我想起保．纳图曾就这个问题对我说过的话：“和谐不意味着我们彼此意见一致，而是尊重彼此的不同观点。”保进而解释，“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不应成为我们互爱的障碍。”

婚姻

虽然我成为美拉巴德的居民时美婼已不在世，但之前我来朝圣时确实有过美妙的机会得以见她。巴巴说她是宇宙中最纯洁的灵魂。他还说她是他的至爱，美婼对于他，如同拉妲对奎师那，悉塔对罗摩一样重要。

跟美婼一起坐在门廊上，听她讲故事时，我总是感到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我身上。在她身边的每一个人也都有同样的感觉。她能用极其

亲密的方式打动你的心，让你想起巴巴是怎样在成千上万人中间，让每一个人都感到他把整个注意力都给了他或她一个人的那些故事。在所有的满德里中，我发现只有美婼拥有这个品质。

美婼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她讲故事时，与其说她在回忆以往的事件，不如说她在那一刻再次经历那些时光。她的面部表情表明她在心灵的眼睛里时刻看见巴巴。

她还似乎在万人万物里看见巴巴，她对巴巴的爱是如此之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巴巴宣布，“美婼以我应该被爱的方式爱我。”虽然我没有遇见巴巴，但我感到很幸运在他的至爱美婼身上看见他的映射。

有位工作人员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有一对跟美婼很亲近的夫妇，结婚时来寻求美婼祝福和建议。美婼对他们的建议是，“让步。为了巴巴而学会让步。”

婚后有些年，这对夫妇之间产生大分歧，并且经常来找美婼替他们解决争端。美婼会让其中一个诉说。于是妻子先讲她的观点。若是丈夫试图插话，美婼会叫他安静。

偶尔丈夫会抗议，“可她说的不是事实。”美婼会口吻坚定地说，“这没关系。让她说。你也会有机会的。”一旦妻子说完，丈夫就可以不被打断地说自己的理由。

他们讲完后，美婼会对俩个人说，“好吧。现在我想知道你们谁更爱巴巴。我想看看谁第一个让步。”

她会一次次地解释说，一个人必须学会在一切万物里看见巴巴。能做到那一点的话，就不会再有争吵。而要做到那一点，你必须臣服自我。那样，不同性格造成的恼火就不会阻碍你去爱那个人。

我也有幸听见蔻诗德，曼萨丽和其他满德里就婚姻问题说过同样的话。我们过于重视婚姻中的相互理解。我记得有一次埃瑞奇说，“有爱时，就只想给予。要给予，你就必须愿意去适应与让步。爱属于心灵的领域。当你试图理解时，便进入了头脑的领域，而你知道头脑是多么有欺骗性。它制造痛苦。所以有人说，‘即使你的最大敌人也不像你的

头脑那样虐待你。’我们常常听见人们说，‘现在我理解了。’这只能表示他一直没有理解，只不过自认为理解罢了。新的情况再次搅动头脑，理解便会消失。难怪巴巴说，‘不要试图理解我——只要爱我。’”

死亡

每次听这些故事，都会让我内心温暖，头脑平静，但正如埃瑞奇所言，新情境的波浪，会再次搅乱我的心，让我再度陷入痛苦之中。我想这使我愈加欣赏那些在巴巴的爱中彻底放松的时刻——我注意力不太过散乱时，确实感受到这种爱的氛围。

我说过，我难以置信地幸运，能在美拉巴德，信托大院和美拉扎德生活。每一处都有其特殊的魅力，也有让你发疯的独特方式。我想美拉扎德吸引我的，是它给人的埃舍感觉。仿佛脱离世间，盈满巴巴的在，这也反映在很多在那里生活的满德里身上。

清晨，埃瑞奇会沿着美拉扎德入口道路散步，我陪伴他。我们沿路散步时，住在路旁棚屋里的孩子们会纷纷出来，跑到埃瑞奇跟前。埃瑞奇从裤兜里掏出一袋帕萨德，给围聚的孩子们发糖果，确保每人都有份。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似乎都对此异常欣喜。

一次我说，“你给他们帕萨德时，他们脸上的表情，看着就是一种快乐。”

埃瑞奇回答，“那不是甜糖，而是巴巴的甜美，那来自帕萨德，照亮他们的心。”

走到马路尽头，埃瑞奇会说，“我的一天结束了。”每天他都这么说。终于我问他为何如此说，而这一天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埃瑞奇的回答是，

“一天的这个部分是我的。其余的是给别人的。”

另一位长期居民，安妮．莫瑞恩医生，通常在星期天加入埃瑞奇的晨练。一次，时值冬季，天气寒冷。埃瑞奇给我们干姜咀嚼，给人口中一种舒暖的感觉。到了车行道尽头，埃瑞奇转身快速走向美拉扎德。半途，他转向我们，说，“我需要小便。忍不住了，太强了。”

埃瑞奇一向有着惊人的自控力，但在晚年，由于疾病和服用的大量药物，他不再象过去那样能控制住身体。于是我们站到路一边，埃瑞奇走过马路，到地里方便。回来后，他说，“你们不知道我感到多快乐，真轻松。好轻松。”

我说我也有过类似情形，知道他的感受，但埃瑞奇重复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快乐，鲁斯特姆。那么轻松。”

停顿片刻，他又补充道，“想想看，灵魂排出这么一小点负担，就感到如此快乐，它在死亡时刻扔掉身体这个大负担时，该是多么地快乐。你们能想象它那时体验的快乐吗？”接着讲了他伴随巴巴生活的一件事，一个他常在满德里大厅讲的故事。

“我父亲帕帕．杰萨瓦拉去世时，巴巴让我开车带他到举行葬礼的火寺。我们没进去，但遗体被抬出来，送往静塔时，巴巴指着它，问我，‘那是什么？’

“我说，‘巴巴，那是帕帕的身体。’

“巴巴不满意，又问，‘那是什么？’

“我再次解释说那是我父亲的遗体。但巴巴再次问，‘那是什么？’

“我无法理解巴巴为何问我这个。他应该是无所不知的，却似乎连我父亲的遗体是怎么回事都不明白。因此我开始解释，‘巴巴，您知道人死时，身体也死去。那是留下来的尸体，巴巴’。向巴巴解释这个，我感到滑稽，好像他是个孩子。

“巴巴忽然似乎转换了话题，问我，‘你早晨去大便吗？”

“我说去。巴巴又问，‘你大便时感到悲伤吗？”

“‘不，’我回答。‘事实上，大便时我感到很高兴。”

埃瑞奇说着轻声笑笑，也许是因为当时他患有慢性肠炎，所以能体会每天早晨成功排便后的舒畅。

“巴巴随后指着尸体说，‘死亡是灵魂用来排泄人身的过程。你所看到在那里躺着的，乃是灵魂的排泄物’。”

埃瑞奇接着对我们说，“我们整个一生，把那么多注意力都给了

人身——灵魂的排泄物，却忽略了灵魂。”

化工厂之战

前面说过，有些事情使得作为居民的生活变得艰难。首先是其他居民的行为。其次是行事方式。信托是组织化的；有主席和信托委员会，有执行特殊任务的委员会及委员会成员，尽管如此，事情却似乎从不有逻辑地做。作为工程师，我习惯于解决问题，寻求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对付具体任务。但这似乎从来不是信托对待问题的方式。正如克莱格，一位长期居民，曾对我说的，“在美拉巴德，2 加 2 可以是 5，如果你坚持是 4，那你对在美赫巴巴手下过灵性生活，还有很多要学的。”

信托的工作方式似乎体现了巴巴对哲学的定义，“把简单的事弄得复杂。”这对作为居民的工作是一种日常烦恼。

这还可以容忍，也许被当作某种独特魅力好意接受，假若不是第三件令我的生活如此之难的事情——那就是不论你多么小心试探通过这片混乱而不合逻辑的雷区，结果却总是引爆。

你每次做选择，即使完全按满德里的要求做，都无一例外被告知你的选择是错的。不是被其他居民，而是被满德里自己。这才真正是居民生活与朝圣者生活的区别。

总的说来，朝圣者的体验刚好相反。他们来到，因满德里倾注给他们的爱，满怀对自己“正确地”跟随巴巴的信心而去。他们感受到满德里的赞许，坚定了继续下去的决心。而你一旦成为居民，这种自信就消失了。无论你多么勤勉努力服从满德里对你的要求，无论你多么精准遵循他们的指示，结果你都会错，感到你让他们失望，在某个重要方面，你辜负了他们。意识到这也是满德里伴随巴巴时的体验，这是种安慰，但只是在抽象的理性意义上；在情感上依然苦恼不堪。

埃瑞奇曾说，“工作只是巴巴用来对你做工作的借口。他通过对你的业相施工，来消磨你的自我。若是你彻底顺从他，成为他的奴隶，他就会让体验你真正的自由。”

我丝毫都不怀疑这是埃瑞奇所做过的——在他面前，自由的气息如航海时大海的气息触手可及。但要彻底臣服巴巴，我发现那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不管我意图多好，奉献多热忱。

结果是，在信托努力为巴巴工作中，我常感挫败和困惑。第四件事——这在很多方面都是我做为居民生活最困难的——是我感到满德里非但不利用其权威解决问题，他们自己反而常常是问题的起因。

作为朝圣者，每当我在关键事情上感到困惑或不被欣赏时，都会转向满德里寻求澄清和支持。现在作为居民，我发现自己被抛回自身资源——贫瘠依旧的资源。为了保持清醒，我只得不断提醒自己，给我制造困难的不是满德里，而是巴巴在通过他们做工作，以便消磨掉我的自我。

有个例子也许能说明这一点。1991 年，当地有个商人在美拉扎德入口道路边开了一家小型化工厂。气味相当强烈，有时吸进去足以让人恶心。附近的农夫们开始抱怨健康问题和井水污染。

高荷医生为这个地区农民的福利担心，我们安排了一次会议，同厂主讨论该问题。厂主向满德里保证说他建的小铁皮棚只是临时的，他会很快迁往某个工业区。

满德里决定什么也不做。但之后，厂主根本未给预先警告，实际上完全违背其承诺，在原址建了个更大型更持久的建筑，公然拒绝搬迁，对一切恳求置若罔闻。他甚至对自己连建造临时小棚都从未获得许可这个事实，认为无关紧要。"

我对这事发生兴趣，决定帮助满德摆脱此害。我开始拜访政府官员，却发现厂主的政界关系很硬，所以没人干预。由于他扩大了经营，污染问题愈发突显，化学气味也同样。

我向满德里建议，我们应求助国内的环境保护组织，力争让化工厂搬家。我还自告奋勇，承担前期工作，因为我有几个朋友为环保组织工作。

满德里意见分歧。高荷医生想战，但埃瑞奇感到不应卷入这种事情，

因为那会分散注意力。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未采取行动。与之同时，厂主又进而扩张，购进一套氯化设备。不可避免地，不久发生了一场泄漏。一天夜里，氯气泄出，美拉扎德几乎每个人带着一种或另一种症状醒来——流泪，恶心，手足刺痛。

第二天，我被叫到美拉扎德，再次召开会议，这次我获准与熟悉的环保组织联系，请他们帮助。埃瑞奇对整个事情仍十分勉强，若照他的意思，他是不会同意的。但其他人想继续，尤其是难以预测化工厂发展到多大，对周边地区每个人的潜在健康危害会有多大。

我咨询了做环保工作的朋友，两个组织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建议我向所有的有关政府部门投诉，这是第一步。于是我起草了一封信，拿给美拉扎德主管，长期居民法鲁看。他做了一些修改，随后要我把信给埃瑞奇过目。

第二天，在信托办公室，我要埃瑞奇看信，再送往政府部门。埃瑞奇的第一反应是我应该先让法鲁看。我回答说已经给他看过了，法鲁同意，叫我拿给他。埃瑞奇显得不悦，说，

“告诉法鲁，我没时间看这个，别把我牵扯进去。我与此无关。”

自然，我回到法鲁那里，把情况告诉他。法鲁说这埃瑞奇的反应很典型，但征得埃瑞奇对此信的同意，是绝对必要的。法鲁解释说有埃瑞奇的介入很关键，这样若出了问题，他就无法责备我们。

“可我怎么让他同意呢，”我问，“让他看信我都做不到？”

“坚持回去，”法鲁说。“一次又一次，就算他把你扔出去，也回去。”

受此鼓舞，第二天我又到信托办公室找埃瑞奇。他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我跟这没关系，我没时间。”

这一切让我很难受。感到自己承担的是个好事业，满德里也终于批准我代表他们做下去了。可我试图做的第一件事儿就遭到埃瑞奇的反对。更有甚者，埃瑞奇似乎对我的努力不悦。他也不像是歉意解释，“我现在没时间，”或者，“我永远找不出时间，你自己去做好了，你做的是件好事。”相反，他的方式让我感到我在烦他，而且没必要这样。他

让我感到整个计划都不配占用他的时间，乃至我的时间。

让埃瑞奇读信的困难，比起我因似乎让他深为不悦，而感到的情感摧残，是微不足道的。我无法理解埃瑞奇为何如此行事。不论从哪个方面考察这个问题，我都搞不懂自己错在哪里。但选择显而易见，我必须放弃整个事情，重获埃瑞奇的好感，要么坚持下去，冒着进一步疏远他的危险。这听起来或许是个简单的选择，但对我却不。

因为同环保团体的联系，我觉得这是项我尤其适合做的工作。也是我满怀信念的工作。全心投入毫无问题。我感到自己有种潜意识，在这些情况外，这还是我帮助维护美拉扎德纯净气氛的一个机会。不过，最主要的是我认为这是需要做的工作。我很担心污染给满德里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健康问题。这是对我在他们面前感受到的爱，想要保护照顾他们的一种自然反应。所以，总体上，我视自己在从事一项高尚无私的事业。然而，我的努力不但得不到赞美，我不但不是满德里眼中宝贝，反倒似乎变成了蛀虫。然而，这项工作我已投入太多的时间精力，已无法撤出，因此我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前进。

在信托办公时间再让埃瑞奇阅信，看来没意义了。这只会让他更不悦。于是我决定在喝茶时间试试。那些日子，下午三点左右是课间休息和喝茶，且已多年如此。但这远远不是工作暂停，接下来的半小时左右，就好像是满德里又步入招呼朝圣者的角色。

玛妮利用这个时间同没空更多相处的朝圣者亲密交谈。更常见的是人们自发过来，再次和她在一起。有时，人们带着个人问题，寻求建议，有时则是来抱怨美拉巴德的什么事情，因为玛妮是信托主席。

埃瑞奇也一样。不但信托院里的工作人员会簇拥在后阳台他的小桌前，而且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的居民也能来就会。一如既往，在埃瑞奇身边，气氛轻松随意又活跃。

有时埃瑞奇会让某个朝圣者过去，情景近似于满德里大厅的微缩版，埃瑞奇会尽可能让这个人感到安适。有时他们会要他讲个故事，他总是有求必应。有时他们有问题要问，这必会引起下面的话，“你为何

不在大厅问我？”接着是，“别介意，什么问题？”

如果只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则会无话不谈。人们通常试图提一些他们认为埃瑞奇会感兴趣的事情，很快就笑声阵阵，欢乐洋溢。

有两三天，我去喝茶，等待机会。终于有一天，只有我和迪瓦娜在。我随便问，“埃瑞奇，你现在有空吗？”

“有。为什么问这个？”

我拿出起草好的信，放在他面前的桌上，要他过目首肯。

埃瑞奇立即面呈不快。“我说过我没时间做这个。”他说。

“可刚才我问你有没有空，你说‘有’”，我申辩道。

“我不想卷入，”埃瑞奇坚持。

“法鲁说除非你同意，否则投诉书就不发。”我说，微妙地给埃瑞奇施压。

埃瑞奇勉强同意了，看了信，甚至还做了些修改。我很高兴终于搞定。

我把信重新打印，心想总算可以提交了。我告诉说法鲁大功告成，打算寄信。让我惊讶的是，他说我应把投诉书给美拉扎德每一个满德里过目，征得所有人的首肯，才能递交。我傻了。

“可是法鲁，”我抗议，“我们不是在著书。只是一份投诉信，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应该马上提交。”

法鲁表示同情，但说这是正常程序，必须如此，即便这意味着拖延投诉。他建议我提醒所有的满德里，投诉书已经埃瑞奇修改和同意。他感到，其他满德里听了都会同意，也不会做很多修改——即便有。

结果确实如此，但为了取得所需许可，我往美拉扎德跑了两三趟，因为满德里有其它事情做，我去时，他们不一定有空看信。不过，最终每个人都看了，我又重新打印，因为有些地方做了些小建议和改动。并且告知法鲁已经完工。

“还不行，”法鲁对我说。还需要居住在信托大院的宝吉的最后同意。于是我拿着信去找宝吉，告诉他美拉扎德每个人，包括玛妮和埃瑞

奇都已首肯了此信。满心希望给他读信只是走形式，他不会做任何改动。

我读罢信，期望宝吉会对我说“行，寄走吧。”而当宝吉开始增补一些附加内容时，我完全惊呆了。不是一两行，而是一段又一段。待他完成，已是好大一篇。我几乎崩溃，因为我知道，如果信太长，政府官员连看都不会看。尽管如此，我又整个重新打印了一份，拿给宝吉最后首肯。令我惊恐的是，宝吉不但修改了前一天授述的内容，又开始增补更多要点。

我请求宝吉对各点要简短，但他每个都是一大段。终于完稿。我再次全部重新打印，宝吉要我给他再看看。令我恐怖的是，我读给他听时，他决定还需增加更多的要点。

时间一天天过去，信越变越长，宝吉还在继续增补修改。法鲁从美拉扎德打电话给我，问为何还不发信。我告诉他发生的事情，他说，“告诉宝吉，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希望今天定稿，不论他想作什么修改，这都是最后一次了。之后，无需再多修改，信要寄出了。”

听此，我好不释然，因为宝吉没一点减速的意思。恰好相反，他每天增补的内容，似乎比前一天更多。原信只有一页长，现在成了一本小册子。

毒气泄出 21 天后，我们发出信。给环保团体和工作者寄了复印件。他们不满——紧急事件发生三周后才递出“急”信。他们告诉我，这种事情，你必须当天就投诉，以便有关部门能够实地调查。

我把话转给满德里，觉得这会有助于将来加快进程；满德里也许不听我的，但肯定不会忽视有经验的环保工作者的建议。之后不久，发生了二次严重的毒气泄漏。征询环保工作者意见后，我起草了一封信，希望当天提交。我向每个人解释了立即递信的重要性，他们做了反应。这次不是三周，只用了 10 天，我便获得递信许可。

同意帮助我们的环保工作者，对如此延误惊愕不解。他们毫不迟疑地让我知道，这可不行。我解释说我根本做不了主，而是必须征得所有当事者的同意。

这位工作者无法相信。“这些人正常吗？”他问我。

“不正常，”我对他说。“他们不是常人；他们是基督的使徒。”

这位基督徒工作者回答，“好吧，如果你们不遵循法律建议，无疑需要基督来个奇迹，把工厂关掉了。”

下一次去美拉扎德，我找到法鲁，把环保工作者的话转达给他。恳求他帮我削减程序。法鲁安排了一次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全体会议，会上，他建议将来我在征询环保工作者后，直接递信，不必经每个人之手。令我惊讶的是，大家立即同意了这个计划。

消磨时光

一旦满德里给我许可，不必事先经他们任何人检查，就可寄投诉信，工作做起来似乎顺利得多了。尽管如此，仍有莫名其妙的障碍。不时地，工作中似乎又出现了危机，新的毒气泄漏，新的违法证据——需要我快速投诉的某个事情。信托办公室前脚开门，我后脚就到，试图找个工作人员快点把我的投诉信打印好。有时是一纸驳斥，要么针对报纸上出现的某篇文章，要么是对某个政治机构，后者受厂主的不实信息煽动，对信托进行某种威胁。

厂主实际全力上阵，不只自我防卫，还变着花样攻击信托。我感到对我们来说，及时应对每个威胁很关键，以免威胁性打击抗议和示威形成气候。我在办公室忙前忙后时，脸上明显透着紧迫。

我刚从打字员手中接过新打印好的信，正要冲出去投递，埃瑞奇就会路过，天真地问，“你在干吗？”

我会告诉他，“是有关化工厂的事，我需要马上出去一趟。”

“都是些啥事儿？”他会问。接着把我领到后阳台他的桌前，说，“干吗不坐下来，放松放松，跟我说说？”

“可是埃瑞奇，”我申辩，“我们不能稍后再谈吗？我这会儿很急。”

埃瑞奇会以其最合理，最具说服力的方式说，“那就简单说说，只要几分钟。”

于是我不可避免地坐下来，试图尽快向埃瑞奇解释一番。然而，

每一次埃瑞奇都会声称他对某一点不明白，开始问问题，直到最后，我为了澄清，只得把自从上次对他讲过之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告诉他。

就这样，几分钟会变作几个小时，因为我们会不断被来找埃瑞奇谈工作的办公人员打断。

最后，我会请求埃瑞奇准许我离开，埃瑞奇会问，“我能不能看一下你写的东西？”他会异常仔细地阅一遍，最后以建议某些改动告终。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回到打字员那里，等他有时间时，请他重新打印。

我告诉自己这是巴巴的工作方式，但仍然对整个过程感到沮丧。帮助我以不同视角看事情的，与其说是某个更深认识的降临，不如说是这样的事实：埃瑞奇如此行事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这是他的游戏。一旦这么看问题，我就能自如地改变行为方式了。

我还记得埃瑞奇曾对我说过的话，“如果成道是目标，忆念是钥匙，那么其他一切都是在消磨你的时间。无论你做什么，都为他做，这样忆念便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现在埃瑞奇再问我在干吗，我不再说我在做有关化工厂的事，而只是说，“没什么。”

有时埃瑞奇会坚持，“可你手里拿着的那张纸是什么？”

“哦，这个吗？”我会说，“只是些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没什么。”埃瑞奇会大笑，放我走人。

疯狂继续着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很明显，工作未取得实质进展。我接触的各政府部门，显然不愿采取任何行动，尽管事情清楚不过，工厂原本就未得到过合法许可。

厂主常夸耀他的政界关系，这些并非无根据的夸口——这也越来越明显。我们的律师看到，尽管我们写了信，尽管通过报纸上做了宣传，但政客们却不会做什么，除非被迫。他们说我们别无选择，只得上法庭。

再多的投诉已无意义，延搁只会淡化案情。已经发生了三次重大毒气泄漏，且有充足证据表明，工厂非法开办，造成污染。

我跟美拉扎德满德里谈后，大家都同意遵循律师的建议。他们叫我去征询宝吉，他若同意，我就可以请律师起诉。宝吉同意，于是我通知法鲁，打算近日内去孟买见律师。

到孟买后，我接到美拉扎德居民柯西．柯克的电话，通知我，“这是满德里给你的口信。告诉律师们，除了上法庭，他们可以采取想采取的任何行动。”

我大吃一惊。“可是柯西，”我回答，“我来孟买是因为满德里想上法庭。此外，律师已经告诉我们，再行投诉已无意义。

她说，“稍等，我问问法鲁。”过了一会儿，她回来告诉我，“是这样，他们想要你回来。”

我傻了。“那他们当初为何要我去孟买？”我质问。柯西没说什么，我挂了电话。这就是已成为我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令人费解的疯狂。我完全无法理解。感到得双手抓着巴巴，才能保持神志清醒。我告诉自己，这是在“消磨时间。”显然，我别的方面都一事无成，但不知何故，当时没发现这个想法怎么安慰人。

矛盾的命令

我过去常感到，对满德里容易，他们只有一位大师——美赫巴巴——给他们指示。而我发现在我的工作中，满德里给我的命令各不相同，我不知该听谁的。这是生活在美拉扎德，尤其让人发疯的一件事情。

决定与化工厂作战后，我邀请了几个环保工作者朋友到工厂参观。有两个环境组织帮助我们。他们以起诉重大污染企业闻名整个马哈拉施特拉邦。他们还忙于其它案子，安排来我们这里参观不容易。打了不少电话才定妥日期。然而，到了最后一刻，他们又不得不推迟行期。

这似乎正好符合我的工作模式。而更糟糕的是，几天后他们却意外来访。不幸赶上星期五。星期五是美拉扎德关闭日。连美拉巴德居民都不许拜访美拉扎德。这天是满德里忙自己事情的时间。

环境工作者们到美拉巴德见我，我们驱车去工厂参观。他们还想参观美拉扎德，因我的投诉涉及到工厂给那里造成的污染和健康危害。

我只得告诉他们美拉扎德星期五关门，我们可以参观工厂，恐怕不可能同时参观美拉扎德。

幸运的是，我们到达美拉扎德入口道路边的化工厂时，先喀碰巧在那儿。巴巴生前先喀就在美拉扎德工作，在 60 年代拍摄的一部家庭电影中，就有一小段他和满德里一起玩七层塔游戏的镜头。他还是对化工厂作战的一个关键人物，找村民们谈话，让他们团结一致对外。这尤为重要，因为厂主企图通过威胁或贿赂，消除村民们的抵制。

我走过去，请先喀通知法鲁环保工作者来了，我能否带他们到美拉扎德。若不能，我要先喀请法鲁到工厂那边见见大伙儿。

先喀离去，环保工作者开始视察工厂场地。半小时左右视察完毕，先喀还未回来。这时，一位环保工作者突然内急，需要上厕所。明显的解决方法是用美拉扎德的卫生间。我们刚到门口，先喀出现了，带来口信，“法鲁说别来，玛妮身体不适。”

他们听见，调转方向，飞快开往最近的旅店。他们上完厕所，我们谈了谈在即将到来的诉讼战中需要使用的策略，他们离去。我回到信托办公室，对克莱格讲了事情经过。

晚上，法鲁打来电话，说还好我没带人到美拉扎德，因为玛妮那天晚上很累。与此同时，克莱格跟埃瑞奇提到我对他讲的事情，克莱格很勤勉，对涉及信托事务的一切，都告诉埃瑞奇——这是埃瑞奇多年训练克莱格的结果。埃瑞奇随后把我叫来，批评我。

“你为何不带他们来美拉扎德？”他问。

我试图开脱，说“可法鲁让先喀带话，叫我们别来，因为玛妮身体不适。”

埃瑞奇不睬这个，说我应把每个人带来。这也正是我想做的，我感到所受的指责不公，试图为自己辩解，可埃瑞奇根本不听。

“鲁斯特姆，”他直截了当告诉我，“是你不对。你做了错误决定。”我继续试图解释，那根本不是我的决定。可不管我怎么说，埃瑞奇仍不放过我。

我反复讲是法鲁捎的话不叫带人来。“那又怎样？”埃瑞奇问，“不管怎样，你应该把他们带到美拉扎德。怎么不用自己的常识？”

最后，我转变策略。“好吧，”我说，“是我错了。但化工厂战斗刚刚开始，我想知道，将来有政府官员星期五来，我可以带他们来美拉扎德吗？您觉得这样做对吗？”

埃瑞奇典型地回避我的问题，我很气愤，不肯罢休。

“问其他满德里，别问我，”他说。

“可您刚才说我做的不对，”我反驳。“那么究竟怎样做才对？”埃瑞奇未给我直接回答，谈话不令人满意地结束了——在我看来。

但我不会让事情就这么过去，在美拉扎德时，我开始征询其他满德里。似乎每个人都觉得我做得不对，可当我直接问他们，“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星期五带有关人员来美拉扎德？”他们都叫我去问别人。

最后，美拉扎德开了一次会。原来法鲁没叫先喀告诉我别带环保工作者来，他是这样说的，“可能的话，避免带他们来，玛妮很累。”我想一次性澄清此事，就问我可否星期五带人来美拉扎德。没人愿意表态，因为玛妮不在场。玛妮已有大量信托事务要做，尽量不参与化工厂斗争。我得不到答案，和往常一样沮丧，我放弃了，让事情就此落幕。

因此，几天后高荷找到我时，我倍感惊讶，她说，“我给你许可，如果关系到化工厂，哪天都可以带人来美拉扎德。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我给的许可。”得到这么清晰直接的指示，真是莫大的释然。我满以为这种情形不会得到解决，而将来还是得由我做决定，完全清楚无论我做什么决定，都很可能被满德里判为错误。

美赫巴巴的战斗

中央政府对化工厂活动进行了调查，递交了一份报告，陈述了该企业对健康的危害。他们指示邦政府采取行动。邦政府却帮助厂主把非法结构和企业规范化。虽然隶属邦政府的工厂监察办，经调查审核，发现工厂缺乏安全和健康防护，他们仍照做不误。工厂监察办已向地方法院提交了 13 份犯罪案例，并且声称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整个历史上，还

从未对任何企业递交过如此多的案情。尽管如此，因厂主密切的政界关系，仍不能关停他的工厂。

我们收集了足够的起诉该企业的证据。在律师建议下，又别无选择，满德里最终同意以公众利益，向高级法院，即州邦最高法庭起诉。律师有把握邦政府不会派代理，因为事实现已公开。因此，法庭辩论第一天，当代表不同团体的 5 名律师出庭为厂主辩护时，令我们吃惊。厂主方律师之一代表提供贷款的银行。我们的律师傻了眼。看看我，压低声音问，“我们在跟谁斗？”我轻声回答，“我提醒过你，他有政界关系，邦政府在这里是为了维护他。”

辩论期间，法官驳回了 2 名律师，包括银行代表，因为这是涉及污染的案件。

我回到美拉扎德，满德里都来听法庭进展。我提到我们看见 5 名律师出庭为厂主辩护，是怎样震惊。听此，埃瑞奇评论说，“多少人来为他辩护不重要。记着，在库如之战中，整个库如军队都不是主奎师那的对手。主奎师那在潘达瓦兄弟一边，只有奎师那的指引（因为他不碰武器）才击败了占优势的库如族军队。别忘了这不是你的战斗，是主的战斗，我们的主美赫巴巴的战斗，他会指引我们。别担心。尽你的最大努力，把结果留给他。”

胜利总是他的

我们在高级法院的诉讼被法官以技术理由驳回，而不是因为证据不足。因此，我们上诉到印度最高法院——国家最高法庭。我们的律师是著名的环境律师 M．C．梅塔先生。

听证时，法官们已预览过我们的上诉和厂主的反诉。我们的律师简短辩论后，主审法官（有两名法官负责此案）转向厂主方律师，问他，“告诉我，你同意该企业属非法开办的吗？”

该律师试图解释，厂主目前正加以规范化。法官宣布，“这么说你同意它是建立在欺诈之上的？”律师承认，但向法官解释说邦政府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污染委员会并未发现污染严重。法官评论说，“那是因

为他们自己造成那么多的污染。”又问，“在该地区发生过氯气泄漏吗？”厂主方律师承认已发生 3 起气体泄漏，但无人受影响。

法官评论，“有证据表明，已发生 5 次气体泄漏。”进而问道，“你说无人受影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你的意思是没死人？所以我们等死亡发生后再采取行动？”

最后，法官指出，“如果厂主知道什么对他最好，他最好开始为转移企业做安排。”

又经过几次听证，法官通过初判，责成该企业搬迁，要求政府为厂主另选场地。每次从德里的最高法院返回，我都会到美拉扎德，满德里都来听我讲述最新进展。人人都对案子的进展情况显得满意。

一次从德里返回，我到美拉扎德，发现法鲁异常激动。他走过来，当着几位满德里的面，包括埃瑞奇，高声讲话，以便所有人都听见，“鲁斯特姆，自从上次你在高级法院败诉，我就一直听到关于你的各种说法。我也因此间接受到指责。一开始大家都决定，我们要将此案战斗到底，如果我们败诉，也不应归咎任何人。这可是集体决定。可总有这个或那个人对满德里抱怨你。够了。我受够了。我想要你去问问每一个满德里，他们是什么看法。如果有谁对事情进展有反对或疑虑，我们就撤诉。”我抗议，“可是法鲁，我们就要赢了，现在撤回会很愚蠢。另外，我不在乎有谁责怪我。我在为巴巴做，他知道真相。”法鲁回答，“我在乎，所以我想要你照我说的做。记住，哪怕有一人反对，我们就撤诉。”

埃瑞奇以惯常的超然态度，坐在那里听戏。我径直走向他，知道他是原本就不想让我们开战，且一有机会就不断提醒我们这一点的人。我很担心他的回答，但是鼓足勇气，做了最坏的准备。我问埃瑞奇，“法鲁的话您都听到了，您想要我们继续斗争还是撤回？”埃瑞奇显得漠然，说，“你已经知道我的答复。”我的心一惊，极其小心地问下一个问题。“埃瑞奇，”我说，“我所知道的是，您本来不想要我们开始这场战斗。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 3 年了。对我的问题，我想要个很明确的答案。您是否要我们现在撤诉？只要说个是或不。”埃瑞奇从安乐椅上站起来，

走向我，把双手放在我的肩头，摇着。“鲁斯特姆。哦，我亲爱的鲁斯特姆。”随后象母亲一样把我抱在怀里，对着我的耳朵异常慈爱地说，“我们当然要战斗到底。现在不存在撤诉的问题。但不论结果怎样，要记住胜利总是他的。”

我崩溃了，因释然而流泪，因为长达三年的斗争压力，已开始让我精疲力尽。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埃瑞奇再次重复“不论结果如何，胜利总是他的。胜利属于美赫巴巴。”随之让我离去。其余的满德里也给了许可，战斗继续。

埃瑞奇的话让我想起一句话‘受神引领者，失败不为失败。'

我们看到巴巴一生中有很多次，蒙受羞辱或表面失败，然而尽管如此，他的爱者却不断增加。巴巴的萨塔拉汽车事故发生时，一些亲近满德里担心这对爱者造成的冲击。满德里担心他的爱者会疑惑，怎么神也遭遇车祸，变成残疾。满德里以为巴巴爱者会离开他，相反却有更多的人来。甚至当巴巴发布通告在某个日期打破沉默，却不断延期时，他们以为一定会有许多爱者离开他。让人人惊讶的是，他的爱者却不断增加。埃瑞奇说的对，“不论发生什么，胜利总是他的。”

成与败：正确观点

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关闭化工厂，阿美纳伽全体村民和巴巴社区一片欢腾。激动中，有些巴巴爱者买来甜点，发给每个人。有人过来给埃瑞奇送甜食，埃瑞奇看着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问，“这是为何？”

这个巴巴爱者回答，“您不知道？化工厂关掉了。”埃瑞奇接话，“我知道那个，可发甜食是为何？”

这名巴巴爱者被埃瑞奇问愣了，说，“我们在庆祝胜利呀。”埃瑞奇问他，“如果你或家人遭遇失败，你会庆祝吗？”爱者此时已窘迫冒汗。“不会。”他说。

“多奇怪，我们不庆祝失败，却只庆祝胜利，”埃瑞奇说。“我们赢时，总是别人败时，但我们看不到这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庆祝别人

的失败。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那人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而是对手。但这一切皆是幻相。从巴巴的角度，除了他无其他。我告诉你，没有别物。唯有他存在。因此，不要受世俗成败影响。而是要专注于赢取他，那样什么都影响不了你。你将胜不骄，败不馁。

巴巴形体的重要性

我不断感到沮丧的一个原因，是我对满德里的高度尊敬。因而每次发生某种不和，就是双重伤害——其一是他们似乎不像我想象得那么高大，其二是因为我最后总是难免感到，我也失去了他们的尊敬。一面倒还可以忍受，同时体验两者则是折磨。

这就像是个禅公案，我的头脑不断与之搏斗。这些人日常举止充满智慧和爱，却似乎也是我无法完成最简单最直白任务的原因。尽管我的头脑告诉我，我做的事完全合理正确，但无一例外会被他们告知，我做的不对。

我如此尊敬的人怎么会犯这种错误，或如此苛刻地评断我？如果他们的判断没错，那我真是可怜之极，连自己都无法忍受，但如果他们的判断是错的，那我如何接受他们的错判，我对他们的高度尊敬又从何说起？然而我的心坚持着，知道这里在进行着某些更为深刻的，不为我的头脑所领悟的事情。

这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至少当时对我是这样。于是我学会了“撤退”。这涉及不到停止工作，而是学会听其自然——在与我无直接关系时，以便能更好地欣赏对我敞开的其它体验。

作为一种安慰，有时间我就呆在埃瑞奇身边。作为居民生活期间，我在信托大院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这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在埃瑞奇每周三天来信托办公室时见他。上午，埃瑞奇忙于信托工作，而我只要可能，就特意去参加午茶。我前面说过，在信托办公室工作的其他居民，会簇拥在后阳台埃瑞奇的小桌周围，气氛轻松随意而亲密。从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来的居民，如果可能，也会尽量留下来喝茶。

伽利·克莱纳，一位长期居民，几乎总会到场。伽利喜欢说最不着边儿的话逗埃瑞奇，努力激埃瑞奇说些有意味的事情。他会设法与埃瑞奇力辩，把埃瑞奇引入一场智力体操。还试图把埃瑞奇逼进死角，而埃瑞奇总会轻松避开。只要伽利在场，气氛从不沉闷。他天生喜闹，甚至有些夸张，我认为他在埃瑞奇身边时，不遗余力渲染这一点，力图娱乐埃瑞奇。

埃瑞奇似乎喜爱伽利的恶作剧和幽默天性，大多数时候，其他居民也一样。伽利似乎觉得，埃瑞奇跟朝圣者谈话时，大部分时间只是给“官方路线”，伽利决心无论如何要让埃瑞奇在这些不太公开的场合，透露真正的“秘密”。为此目的，伽利经常提些让我们大多数人都感到过头的问题或者评论，而埃瑞奇通常只是哈哈一笑，知道伽利又在搞什么名堂。这都只是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琐事的一部分。不过我记得有一次，埃瑞奇说话语气异常严肃有力，似乎想阐明一个要点——不可轻视的要点。伽利以典型的方式开始，“埃瑞奇，巴巴总说他不是肉身，不是这个身体。反复说他是无限意识。而满德里却鼓励人人紧抓巴巴的形体，念记我们所看见的肉身巴巴。我去追求无限意识，难道不更好？专注和静思巴巴的无限方面，难道不比执著于他的形体更好？——这个形体巴巴自己都说不是他的实相。”

埃瑞奇笑了，说，“不是，伽利。美赫巴巴之道胜于神的无限方面之道。”

伽利照例坚持，“好了，埃瑞奇。你不是思想开放。在巴巴身边这么多年，你已经依恋上它，你的执著使你的观点还有你的回答具有偏向性。”

让我惊讶的是，埃瑞奇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尖锐。“伽利，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美赫巴巴形体之道胜于其它所有道路。你如果对无限或一体有所体验，就会尿一裤子。通向那种体验的道路充满危险，你若获得那种体验，会受不了，它会造成你太多的痛苦。你会变得象那个整天用头站立的玛司特一样。你知道那个故事吗？

“有这么个玛司特，他不让自己的脚放在地上，因为他看见神无处不在，把脚放在地上，就意味着把它放在神的脸上。人们把他当作疯子，关进疯人院。

“一名巴巴爱者碰巧遇到这位玛司特，试图说服他象其他人一样，用脚站立。玛司特拒绝，说道，“我怎么能把脚搁在神的脸上，那样做太不敬。我得用头站立；别无它法。”

埃瑞奇最后说，“你根本不知道‘与整个宇宙合一’体验所带来的痛苦。感谢你的运气吧，美赫巴巴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免受那种道路的痛苦。所以要抓住他的形体。抓住他。

牺牲

有段时间，我在美拉扎德生活，安妮．莫瑞根医生也在那里居住。清晨埃瑞奇沿美拉扎德入口道路散步时，我们俩个会陪伴他。一次，安妮医生晚了，埃瑞奇显得不安。

他问我几次，“安妮医生今天怎么晚了？”这是埃瑞奇的习惯。虽然他有难以置信的耐心，不怎么批评拖拉者，却常常反复询问身边人，某人怎么迟了，在做什么等等。

最后安妮来到，埃瑞奇看着我，说，“危克来了。”

“那是什么？”安妮问，我告诉她危克是古吉拉特语，表示“蝎子”。

“我就那么可怕吗？”安妮问。

“这是恭维话，”埃瑞奇回答。

“怎么会是恭维？蝎子可是恶毒的生物。”

“你难道不知雌蝎为幼子所作的伟大牺牲？”埃瑞奇问。接着解释道，“生产后，雌蝎让幼子食用自己的身体。幼子吃食母蝎，直到强壮得能保护自己。雌蝎死去，以便幼子存活。多伟大的牺牲。”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这是否属实，但这是埃瑞奇对真正牺牲的说明。

有一天，埃瑞奇又进而解释了牺牲的涵义。有人说，某某为女友做出牺牲。埃瑞奇指出，“牺牲总是为了假爱。真爱中只有一体性，真

爱中不存在牺牲的问题。”

神爱

朝圣者会在下午早早离开美拉扎德。快 3 点时，阿娄巴摇铃宣布要上茶了。在那里工作的居民们走到茶桌前，大多端起茶杯，走向门廊，到埃瑞奇身边坐下。这一天，埃瑞奇冷不防地问：“有谁知道怎样检验纯蜂蜜？”

无人回话，埃瑞奇又问：“有谁知道怎样验证蜂蜜纯不纯？”

大家环顾左右，看是否有人知道答案，但无人冒然猜测。

“好吧，”见无人响应，埃瑞奇宣布，“我来告诉你们。如果蜂蜜纯，苍蝇落在上面，腿就不会被蜂蜜黏住。苍蝇可饮个痛快，然后飞走。若是蜂蜜不纯，苍蝇的腿就会黏住。”

埃瑞奇接着又说，“纯爱，或者说神爱，就像纯蜂蜜。你可畅饮，却不会陷进去。如果你的爱不纯，如果你的爱是为了世俗目的或物质的东西，如果你的爱采用渴求、欲望或淫欲的形式，那么，就像对不纯的蜂蜜，你若是试图喝它，就会陷进去，受缚于幻相或这个虚幻世界。”

我不知道蜂蜜一说是否属实，或者是埃瑞奇为说明观点编的故事。

经济大师

接受巴巴是阿瓦塔后，我自然会对朋友们讲他。这是我的性格，发现自己认为重要且能够帮助别人的东西时，就想与人人分享。因此，自然地，我的朋友们听说了美赫巴巴。其中一位很感兴趣，开始跟随巴巴，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个人生活中的危机。接下来，他的生活似乎捋顺了，他的问题似乎被巴巴解决了。他对自己的生活，当然也对巴巴，感到满意。

几年后，突然危急再度爆发，很快不堪忍受。他的婚姻破裂，生活中还发生了别的悲剧。他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切，巴巴怎么不来救他，尽管他一再呼唤他的帮助。

我的朋友会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也尽力安慰他，向他解释我对羯磨在个人生活中运作的理解。我的话显然提供不了多少安慰，于是我建议他到美拉扎德和美拉巴德，跟满德里谈谈。我相信如果有谁能给他一些安慰，那只能是他们。

我的朋友来了，同宝吉和保·纳图作了交谈，但他们的话未能帮助他理解“为什么事情不顺利。”他只呆了几天，就离开了。

大约一周后，他又给我打电话。

“保·纳图在满德里大厅讲故事，说人遇到困难，持巴巴的名，帮助定会及时来到，困难解决。请问一问他，为什么我念巴巴的名，困难却不减少。”

下次在美拉扎德，我向保提到朋友的这个问题。

他说，“告诉你的朋友，巴巴是完美的经济学家，他只给一个人所需要的。那些呼唤他且得到立即回应者，因为那对他们有必要。如果真诚呼叫他，回应却不来，那是因为回应对他不必要。让巴巴回应他的求助，在灵性上则无助于他。

“我们经常发现，对新的爱者，巴巴会给予他们，以增强其信心。而信心一旦确立，坚定不移，巴巴就会送来困难艰辛，考验他们的信心。巴巴的工作旨在帮助每个灵魂的灵性进步，所以只给予那些必要的体验。可以说他是经济学大师。”

保的故事还让我想起赛巴巴，巴巴的五位至师之一，说过的话，“我把你想要的给你，以便你会开始要我要给的。”

保和我分享了他喜爱的一段话，出自一本讲基督弟子的书：

“无人因神的疏忽而受苦。一个人过去和现在的思想行为构成其身体。造物界里没有偶然或不公。表面的身体不幸，不过是神爱的隐蔽运作，给患者提供所需的特别体验。该体验的目的一旦达到，不幸之表象将不复存在。”

危机即机会

这些故事帮助了我。不只是因为在努力为信托工作时，我认为我所经历的“痛苦”，还因为在来生活工作之前就已成问题的自身健康，仍不时骚扰。但这些故事中，没有一个像我和玛妮的一次极短交流那样立即生效的。

一天，我无法摆脱笼罩我心情风景的阴云，碰巧在信托办公室遇到了玛妮。我不知道是表情和情绪一样消沉，还是玛妮直觉到我的内在状态，因为她走过来，问，“儿子，没事吧？”

我有点心不在焉，说，“没事，没事，我没事。”

但玛妮坚持，“身体还好吗？”

“好，”我说，希望她能让我一个人呆着，“还好。”

“有人给你找麻烦，对吗？”她说。我没说什么，但她一定知道她摸对了我的脉，因为她继续说，

“你知道在中文里，危机含有机会的意思。因此当你在生活中经历危机时，记着那是巴巴在给你从危机中学习成长的机会。

“看至爱巴巴多慈悲？如果我们不吸取教训，不从中成长，而浪费掉了机会，他出于慈悲，会再给我们送一个机会。又一个危机来到我们生活中，一个新机会。”

待她讲完，我已泪流满面。玛妮上前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即使今天，每当生活中出现危机，我都会记起她的故事和她的温暖拥抱。

神圣淹没

在朝圣者拜访美拉扎德的日子，早晨大部分时间，埃瑞奇会坐在满德里大厅，分享他跟美赫巴巴生活的故事。午餐后，朝圣者离开，埃瑞奇会回到房间，脱去长裤，只穿短裤和 T 恤，通常只穿睡衣。

一天下午，克莱格和我同埃瑞奇坐着。克莱格是长期居民，已在信托办公室同埃瑞奇亲密工作多年。这天下午，克莱格说，“埃瑞奇，

在朝圣者面前，你讲的故事总是巴巴怎样让水升到你的鼻子，但从不让你沉没。你讲的故事，总是巴巴将某人推至、但从不逾越极限。总之，你讲的只是好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相信，结果都是好的。

“但那些结果不好，巴巴让人们沉没，他确实把他们推过极限，他们因此崩溃的故事呢？听了诺芮娜或邓肯发生的事，我感到恐惧。他们都是坚强的人，但巴巴把他们推过了极限。埃瑞奇，你能否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这些事情不该发生在巴巴身边的亲近者身上啊。”

埃瑞奇叹了口气，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你究竟想知道什么？”

克莱格说，“埃瑞奇，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太有争议，不想谈，也好。我不问了。”

埃瑞奇似乎不悦，又二次重复了他的问题，“你究竟想知道什么？”

“巴巴为何让邓肯和诺芮娜精神崩溃？巴巴本可赦免他们。”

埃瑞奇平淡地说，“他们精神崩溃又怎样？我们对精神痛苦和精神崩溃如此小题大做。为什么不同样重视一下身体痛苦或身体崩溃？

“彭度，车祸后成了瘸子。他也受苦，相对于精神崩溃，却不重视身体崩溃。为什么忘了这都是一场梦？

“一切的痛苦——身体的还是精神的，都仅仅服务一个目的：帮助个体灵魂清除业相，朝解脱或成道目标前进。巴巴，一般来说，不会拿走你的业相或痛苦，而是帮助你经历之。痛苦的到来是作为晨唤电话，将你从梦中叫醒。”

****

由于我在信托的工作是同政府官员接洽，就信托各种活动征得许可，因此直接受宝吉的领导，因为他是信托“首席职员”，后又成为信托主席。

一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坐着，他说起许多巴巴爱者正经历的艰难时期。他说，“巴巴在考验他所有的爱者。他把每个人推至极限。他让你沉到水淹至你的鼻子，但他绝不会让你淹没。”

我抓着这个机会，问宝吉克莱格曾问埃瑞奇的同样问题，因为我很好奇他会怎么回答。我不只想看他的回答和埃瑞奇的有何异同，而且对问题本身也感兴趣，因为我时常感到巴巴有时确实让水没过了我的头顶。

“宝吉，”我说，“我们知道邓肯和诺芮娜和巴巴在一起时，曾经精神崩溃。巴巴确实让水没过了他们的鼻子，让他们淹没，不是吗？”

“不是。对他们那是一种不同的淹没，”宝吉回答。“那是在极乐海洋里的淹没。巴巴让那些属于他的人经受强烈痛苦，由此消灭他们的业相。他们体验的强烈痛苦是巴巴的慈悲。那是在他爱海里的终极淹没。”

减速器故事

还有一个对我有帮助的故事，是玛妮一次在大厅讲的。她说，“我们跟巴巴的生活无有时限，仿佛时间停止存在。有一种永恒感；然而，看着现代人终日忙碌，对谁对什么都没时间，令人悲哀。人们多年没时间见父母，家人或朋友。在我看过的一些纪录片中，人们形色匆忙，连走路都是身子前倾，不见谁挺直身体走路。有些朝圣者对我说，只这一生，他们感觉已经历了十生的痛苦和体验。

“我们为他们难过。事情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是减速的时候了。我们需要的是减速器。这些减速器又是什么？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

“故事讲的是一个独霸森林的强盗。他十分凶残，没人敢过那片林子。他名叫“安古里玛拉”，意思是“手指花环”。他杀人后，割掉死者的手指，做成花环戴在脖子上。

“乔达摩佛陀不理会众人的警告，决定就走此道，穿过丛林。强盗看见佛陀，先是纳闷这是哪儿来的蠢人，敢来送死。看见佛陀穿着僧袍，他觉得杀个僧人，把他的手指做成花环也不错。于是就跟着这个僧侣，但他发现他们之间的距离在加大。强盗加快了速度，让他惊讶的是，他和僧侣之间的距离继续增加，而僧人走得不慌不忙。

“强盗绝望地跑起来，他和僧侣之间的距离不减反增，而僧侣并没有跑。强盗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冲僧人喊道，‘请停一停，请停一停。’佛陀转过身，对强盗说，‘我已经停下了，我的孩子，现在是该你停下的时候了。’

“停下是指心停。巴巴说，‘心运作是人，心加快是疯子，心慢下是玛司特，心停止是神。’那我们怎样让心停止？首先得引进减速器来减速。这些减速器是什么？来拜访美拉巴德是一个，参观巴巴中心是又一个。这个若做不到，就几个巴巴爱者凑在一起，读他的书，讨论或谈论他的爱和慈悲故事，也是减速的好办法。如果这个也做不到，就一天当中找时间想念他，或者用你感到合适的方式忆念他。不断地增加这些减速器，有朝一日，速度就会减慢，最终停下。”

玛妮的话对我帮助很大，不是说它让事情更容易了，而是让我懂得，虽然在信托工作中经历许多挫败和矛盾，但我的痛苦则是由自己头脑的反应所致。越能只是想巴巴，就越能避免心理痛苦。当然，这个说起容易做起难。不过，时不时地，满德里说过的话，他们的活榜样，甚至只是巴巴通过他们而流溢的爱力，就足以帮助我意识到——即使只是暂时地，我工作生活表象下的更大真理。

生活的热忱

满德里最伟大的品质之一是，他们的在场让别人感到幸福。朝圣者会像蜜蜂恋花一样围绕在他们身边。当满德里跟他们打招呼，询问他们的健康，家庭或生意时，他们的心灵和面容会开朗起来。朝圣者有问题时，会向满德里倾诉，满德里怀着极大的关爱倾听，随后温和慈悲地引导他们，给他们鼓励和希望。

我在美拉巴德生活时，跟满德里的关系稍微改变了一点儿。我更多地意识到他们都患有慢性和多重健康问题。有些病相当严重，但朝圣者从来注意不到这个，只看到容光焕发的满德里和他们身上流溢的巴巴的爱。

我曾提到过，我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在信托大院居住时，一个无法测量的好处是跟蔻诗德的相处时间。我在那里时，蔻诗德是美赫巴巴仍然说话时就跟他一起生活的唯一在世的满德里。她和美婼属于巴巴准许来美拉巴德居住的那批最早的女子。

我感到很幸运能在大院里每天看望她。我跟她说笑，逗她开心——这个她很容易做到。她同我分享她和巴巴一起生活的故事。如果哪一天我因工作压力错过了访问，她总会向人问询我和我的健康。对于我，她是最伟大的满德里之一。

我想我这样感觉的部分原因是她的生活状况并不容易。她的健康很差，活动很受限制。事实上，将近二十年，她基本上是坐在椅子上度过的。靠着助走器，她每天缓慢吃力地挪到朝圣者登记办公室外面巴巴的大幅画像前致敬，那基本上是她的旅行疆界，随着时间流逝，连这段行程（至多有 20 英尺）对她也太过远了。

她收养的儿子苏丹穆和他妻子阿霞照料她的起居，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挤在院子里的一间小屋里。最后，另一间屋子空出，他们全家才有了两个房间住。

蔻诗德通常坐在门边的椅子上，看见我，她总是显得很高兴。我说“看见”，其实蔻诗德的视力，像她身体的其余部位一样，很不好。她实际上只能看见面前人的模糊轮廓。尽管如此，她总是情绪甚高，散发着爱和体贴。她自己身体不佳，却总是最关心我，总是问我好吗。她对我的问题感兴趣，在我的低潮时期始终如一地支持我——不怎么是通过建议，而是通过她让我感受的快乐和爱。

有一天蔻诗德生病，因而经历比平常更大的疼痛，我对她说，“蔻诗德，您已经疾病缠身了，而巴巴又不断地送来更多的疼痛。他为什么冷漠无情？”

蔻诗德和蔼地批评我，“不要那么说巴巴。他是最慈悲者。他有什么办法？这都是我们的业相，为何归咎于他呢？事实上，我们很幸运，他在握着我们的手，帮助我们度过这些。他用双臂抱着我们，那是

他的慈悲。”

另一次我问蔻诗德，“您有没有希望过巴巴将你从这个完全残疾的身体里解脱出来。”

她的回答让我吃惊，却反映了她的伟大，“不，不。我想多活几年。事实上，当我胸口疼时，有时在夜间我向巴巴祈祷，告诉他‘请别让我心脏病发作。我想活着看我孙子的婚礼呢。’我不断按摩胸口，念巴巴的名，现在死太早了。”

蔻诗德对生命的热忱要比她的无能为力更为强大。

彻底臣服他

蔻诗德去世后，我的健康也完全崩溃。有时我不能走路，甚至以前我自己能做的简单事情，现在也需要帮手。我变得极为抑郁，突然间我意识到了蔻诗德的伟大。她比我更加无能为力，而她却充满对生活的热忱。我时常琢磨她是怎样承受这一切的。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我依旧跟我的健康，我的情绪，搏斗着。我不禁常常想起蔻诗德。我希望她还活着，引导我。痛苦的重担在击垮我，虽然我的比她承受那么多年的负担要轻。我已承受不了，我无法活下去。

这时我突然生动地记起蔻诗德与罗妲·杜巴希之间发生的一件事。罗妲晚年视力衰弱，一直不好的听力也变得更差。她将近失聪失明了。这自然让她心情郁闷。她常向巴巴抱怨，“您为何不把我带走？我不能看，不能听，您为何不把我带走？”

虽然视力和听力不行，罗妲却仍然能走动，她天天去巴巴的三摩地，并时常拜访美拉扎德。在去美拉扎德的路上，罗妲会在信托办公室下车，来看望蔻诗德。

一天，蔻诗德问候她时，罗妲的情绪非常低沉。她抱怨说，“蔻诗德，我的眼睛不行了，很难看清东西。我的听力也完了。离开助听器什么都听不见。我成了无用之人，什么也做不了。巴巴为什么让我这个样子？

他为什么不把我带去？”

讽刺的是，罗妲在向一个不能走路、因而不能拜访美拉扎德或三摩地、甚至视力比她还更糟糕的蔻诗德抱怨。知道罗妲是多年的巴巴爱者，蔻诗德的回答带着很大火焰，“当你把你的一切都臣服给他时，连你的身体也是他的。那就把它完全留给他。你一旦把某物给了他，他想拿它怎样就怎样。他要是希望拿走你的眼睛，耳朵或双腿——让他拿去。那已经是他的了，为什么要抵拒，为什么要抱怨？当你把一切都给他时，记住，那就全是他的，什么都不属于你了。给予的行为必须是无条件的，彻底的。”

听了这番话，罗妲异常高兴，之后很多天都快乐地跟人讲这个。

强过你的痛苦

我患病期间，身体状况一度很差。没一点力气，连走动都几乎不能，只能借助于拐杖。有近两年的时间，我与疾病抗争着，对身体失能深感厌倦。我常祈求巴巴把我从身体里解救出来。

这期间，一次拜访美拉扎德，遇到美茹。她自然问起我的健康，我怎么想就怎么告诉了她。她说，“巴巴知道你所经历的。他给你这种痛苦，自有原因。让痛苦做它的工作，你继续做你的工作。别让痛苦压倒你，以致生活停顿。要强过你的痛苦，为此，你要继续生活，继续工作。对自己的痛苦不要过度关注，努力忽视它，专注于你的巴巴工作。

“一天当中做多少事不要紧。做一点儿就行，但要为他做。还有，记着凡涉及巴巴之处，发生的一切都是好的，是他所希望的。所以，为了他，要快乐起来，不论他把你置于何种境况。”

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美茹对我面授机宜，已经过去一年了。我还在同疾病斗争，但我不断提醒自己，从巴巴的角度，一切都好。因此我告诉自己，要从他的角度看问题，并且快乐起来。

无限珍宝

有个类似故事，是孟买的一位长期巴巴爱者，赛如斯·卡姆巴塔讲的。

我们内在都拥有无限珍宝，却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我们觉知不到内里的珍宝。好比是这样。父亲在儿子衣服里放了 10 万卢比。儿子没有觉察，外出旅行。

儿子随身带了几百卢比，路上焦虑起来，不知道钱是否够用。一天，父亲打来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儿子跟父亲讲了自己的担心，父亲把他衣服口袋里的 10 万卢比告诉了儿子。儿子得知，焦虑顿消。

同理，巴巴也给了我们这种觉知电话。他试图让我们觉知到内在的财富，而这种觉知电话常常是以我们不怎么欢迎的痛苦形式来到。

白幕上的黑点

随着健康每况愈下，我给保·纳图写信，“我知道对我在发生什么。也知道因何发生。我写这封信，不是为了寻求答案，因为这些年，巴巴已把答案给了我。你可否从巴巴给你的巨大智慧宝库里，送几粒珍珠给我，让我振作精神。”

保给我写来如下文字，“一位大师决定测试弟子。他拿来一大块白幕，在中央画了一个黑点。随后要每个弟子都站起来，说说看到了什么。弟子一个接一个起立，说‘一个黑点’。

“当最后一名弟子给出同样的答案时，大师面露失望，说，‘你们都跟我度过了这些年，却什么都没学到。你们都注意到这个小黑点，这么大块白幕却无人发现。”

保·纳图还说，“痛苦就象一个小黑点。不要予以重视。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大白幕上，它每时每刻都以充满巴巴爱的‘在’的形式，呈现于我们的生活。”

和宝吉捉迷藏

长期和满德里一起工作，让人疲惫。除了采取心理休假，尽量暂时忘记工作，只是专注于伴随满德里的体验，我还琢磨出一些别的脱身术。

有时候，投入一项不同的工作，换一种工作，也帮助我恢复热情，复原精神。但这并不总是可能。有时候，我真的需要歇歇，与其说从工作中，不如说从满德里那里。

这方面的一个有幽默色彩的事例，是我跟宝吉的工作。所有满德里当中，宝吉是最残酷无情的工作者。他能让最强壮的工作人员累趴下，尽管他年事已高，健康不佳，但我们跟不上他的步调。宝吉又碰巧是我工作中打交道最多的满德里。我把有关化工厂的每个进展告诉他，他会指示我应采取的步骤。

在与化工厂作战中间，还爆发了另外两起危机。一起涉及美拉巴德的工人，他们受某个政党鼓动，加入了一个工会。另一起涉及一个农夫的土地纠纷。由于我从化工厂工作中得到的同政府官员和律师打交道的经验，宝吉要我参与这两个事件。

当时我住在信托大院，住在费拉姆．沃金伯克斯瓦拉（美赫巴巴的一位满德里）曾住过的房间。平时，宝吉吃过早饭，上午 9 点到办公室。因此有天上午 8 点半有人敲门，我打开门，看到宝吉站在门外，不无惊讶。他想讨论工人和土地问题，要我马上过去。通常这是我在房间吃早饭的时间，但因为宝吉叫得紧急，我免去早餐，跟他去了。

我们极其详细地讨论了这两个问题，宝吉让我记下许多要点以免忘记。第二天上午 8 点半，又有人敲门，我听见宝吉说，“鲁斯特姆，来我办公室。我有重要事情和你商量。”

我又没吃早餐，直奔宝吉的办公室。结果我们的讨论与头天上午的没什么区别，宝吉让我记下的要点，和头一天的完全一样。

这成了我们的每日例行。在不换样地记录，不换样地讨论三周后，我感到心理疲劳，于是第二天抗议，“宝吉，您每天让我记录同样

的要点。”

宝吉回答，“不对，它们是不同的。”我于是把前面做过的记录统统拿来，挨个念。它们像一个模子出来的。

宝吉说，“可我正打算给不同的要点，你打断了我。”接着开始授新要点，和前面的没啥两样，只是用词略微不同。于是程序照旧。

不同的是，现在宝吉会让我先把前一天的要点念一遍，然后他再把所有要点整个重授一遍，只是用词稍微有别。

我发现这种练习是种折磨，不得不一遍遍听同样的东西，让我心力耗竭。我决计唯一的方法是回避宝吉。碰巧，我的房间有两个门，一前一后。宝吉总到我的前门。于是第二天上午 8 点 20 分左右，我从后门悄悄溜出，去卫生间。8 点 40，我确定宝吉会在他办公室，又蹑手蹑脚从后门溜回房间。

我在床上躺一会儿，享受着和平宁静。9 点，当其他工作人员和宝吉在一起，他的注意力在别的信托工作上面时，我到他办公室，打完招呼就迅速离开，不等他再次对我授述要点。

有两天我妙计成功。第三天，宝吉说，“鲁斯特姆，我早上 8 点半路过你房间，敲门没人应。你去哪儿了？”

我说，“宝吉，那个时间我一般上厕所。”

“可你的门从里锁着。”宝吉指出。

“那是因为我用的是后门。”我解释。

宝吉没说什么，第二天我继续使用新程序。然而 8 点 40 分左右，我正要离开卫生间，忽听见宝吉的声音，“鲁斯特姆，来我办公室，我有重要事情商量。”

卫生间位于宝吉办公室的一侧。从侧窗望去，就能看见，显然宝吉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办公室朝窗外望，等着捉我。

我无计可施，只好去宝吉办公室，再次记下同样的要点，听同样的讨论。又忍了一个星期，我决定得做点什么，不然就会疯掉。

第二天上午 8 点 20 分，我从前门离开房间，穿过院子，在我们用

做餐厅的屋子里坐到 8 点 40。再经院子走回，从前门回到房间。

这管用了两天。第三天，宝吉又质对我，“鲁斯特姆，我 8 点 40 再没见你从厕所里出来了。”

我说我在餐厅用早餐。宝吉说，“你总是改变上午的常规。”“我其实也没个固定程序，”我回答。

次日，我正要离开餐厅，吃惊地，甚至有点震惊地，听到宝吉熟悉的召唤，“鲁斯特姆，来我办公室。”

宝吉站在朝圣者登记办公室旁，能看见我的前门，看见通向卫生间的后门，还能看见餐厅。我无路可逃。

我只好束手就擒，顺从于永无休止的操练——记一样的要点，听一样的讨论。每天上午 8 点半，我会陪宝吉到他办公室，接受考验。不过，有趣是，我发现臣服和接受自己的命运一两周后，宝吉不再叫我了。

一天，跟埃瑞奇喝茶，我把整个事情讲给他听，因为我觉得埃瑞奇会喜欢。埃瑞奇大笑，说，“在巴巴身边也是这个样子。巴巴会一遍遍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会感到厌倦。”

后来我得知，巴巴有时也问宝吉同样的问题，不是一两次，而是一晚上三四十次，还会重复进行好多星期。我常纳闷满德里是怎么经历过来的。他们内在多么强大啊。

成与败

回想这些事情，我意识到，满德里在小规模地帮助我体验他们跟随巴巴所经历的。当时我太专注于完成手头工作，无法欣赏其意义所在。

反思过去，我开始明白，问题的一部分是我对“手头工作”的概念与满德里的不同。我虽说完全清楚，自我消除和与神合一是我们的终极任务，但我认为那是个长期任务，起码几世才能达到，所以实际并没把它当作目标去追求。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芝麻小事上，比如打赢化工厂战役。

另一方面，满德里虽从事信托工作，还得履行世俗事务，却从未忽

略“手头工作”永远是为着取悦巴巴这个事实。随着时间流逝，我多少洞悉到，他们同我的交往，当时虽令人困惑沮丧和疯狂，实际上只是在训练我，要时时刻刻多想着取悦巴巴，少想我的具体“工作”而陷入进去。

就这样，我发现（遗憾的是在事情过了很久之后），他们一再坚持某个似乎无意义的拆台事，弄得我发狂，而一旦我最后内心臣服接受，他们常常二话不说，随之取消种种反对，让我继续做我误认为重要的“工作”。

帮助我理解世间工作与内在生活区别的另一个故事，是苏希拉对我讲的。苏希拉是长期居民，还有幸跟巴巴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

有一次她对我说，“当时我在攻读草医学。已完成三年大学学业，还有最后一年。我成绩优异，对通过最后学年的考试胜券在握。随着考试时间临近，我加倍用功。巴巴不断问询我是不是在学习。我会告诉巴巴，‘是的，巴巴，我还持您的名，一定能通过。’

“赴考当日，巴巴叫过我，说‘你会考试失败，不过别担心，我的爱会与你同在。’被巴巴说中了。考得倒很顺利，但是我失败了。

“我决心完成学业，于是着手准备参加复考。这次巴巴也问了我的学习和考试情况，赴考当天，巴巴叫过我，又说了同样的话。‘你还会失败，不过别担心，因为你有我的爱，那才是重要的。’我再度失败，尽管考场发挥极好。

“我的第三次备考才叫艰苦。考试当天巴巴又告诉我，我会失败，但他的爱会与我同在。我有一次失败了，难过地去见巴巴，说，‘您干吗让我失败？我以前考试从没失败过，这都是因为您。’”

巴巴回答，‘你若是通过，就会成为名医，也会疏远我和我的爱——这才是一个人可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你想要什么？’

“我告诉巴巴，‘您的爱，巴巴。’”

消灭自我

当然，作为居民“为巴巴工作”的困难，是选择从来不清楚明确。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开始间或得到满德里的明确暗示——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这帮助我可怜的头脑放松自身逻辑的恼人掌控。比如，观察宝吉的行为让人着迷。他不仅工作负担巨大，处理方式也令人叹服。人们带着问题，一个接一个涌入他办公室。宝吉会批评一个人，转眼又对另一个慈爱有加。同他一起工作多年后，我开始意识到宝吉的反应乃是根据具体灵魂的灵性需要。如果某个居民因工作成功而自我膨胀，其工作就会受到批评。

所有的满德里，包括埃瑞奇，皆遵循同样的模式。这种时候，满德里似乎严厉苛刻，或者给你在做的工作制造障碍，但灵性训练只是关乎削弱你的自我。如果某个居民沮丧低沉，满德里就会给予许多的爱，而不介意他的行为。

时不时地，在美拉巴德生活的某个居民，会性格顽强得几乎每个居民都对他有意见，希望把他调走，不要妨碍大家。我们这些在宝吉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不管这个人多么不好，宝吉都拒绝让他走。

一次，有个居民总是制造麻烦。怨声四起，最终抱怨到了美拉扎德满德里那里。美拉扎德满德里打电话向宝吉询问情况，宝吉作了解释。听到让那个居民离开的建议，宝吉平静地回答，“让他走不会解决问题。只有自我走掉，问题的根源才会解决。”

打完电话，宝吉转向我们，说，“你只有扔掉自我，巴巴才会在你内里显现，你才会有真正的平衡。那时什么都干扰不了你。而你现在轻易就被毁誉和别人的行为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切都在你内里——淫欲，贪婪，愤怒和嫉妒。这一切都是因为自我，它把你与他人分开，在你心中制造喜恶分别。有人取悦你的自我，你就喜欢他，伤了你的自我，你就憎恶他。那什么才是你的问题根源？它在你的外部吗？”

“有人做了什么事，但你因何以愤怒回应？是因为自我。所以要

努力去掉自我。调走一个居民，起不了作用。巴巴总是把这样的一个人留在身边，他不断地给满德里制造麻烦。巴巴会鼓励他制造更多的问题。先有易斯玛尔和伊萨克等男孩，后有克里希那吉和很多别的人。

“巴巴为什么这么做？为了消灭自我。巴巴给这种人皇族般的待遇，给他们好吃好穿，满德里还得侍奉他们。对此满德里并无怨言。因此，你不论做什么工作，或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全心全意为他做。你为他做，就没有抱怨的余地，这是消灭自我的唯一途径。”

佯装生气

有一次，在宝吉（宝·喀邱瑞的昵称）身边工作的克瑞戈（Craig，在美拉巴德工作 30 多年的美国人）来跟他谈与信托有关的几个问题。克瑞戈解释了问题的性质之后，宝吉显得很生气，开始斥责或许可以说敲打他。

宝吉生气地对克瑞戈说，“你总是给信托和我制造麻烦。我已经处理了这些问题，现在问题又冒出来了。我知道你到处跟人讲，鼓动他们来找我。我知道你在这一切后面。”

克瑞戈温顺地抗议道，“宝吉您知道不是这样的。我只是试图帮忙，提醒您注意这个问题。”

这让宝吉更生气了，他说，“是的，我不知道发生的一切。我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我需要你提醒我注意信托的问题。现在你在教导我怎样做我的工作。”

克瑞戈再次抗议，宝吉对他敲打得更厉害了。最后克瑞戈道歉并走开。

我经历过宝吉对我多次发火，这一次他确实火爆。克瑞戈一走，宝吉就大笑起来，问我们，“我显得很生气吗？”

我不敢相信宝吉是假装的。宝吉说，“克瑞戈是个很好的工作者，但不要告诉他这个。敲打是他的灵性训练，你们看，他仍然继续工作。不因此逃跑。”

这时我直接问宝吉，“请告诉我宝吉，过去您敲打我们时，有多少次您只是假装的？”

宝吉笑道，“满德里中 100% 的时间都能够做到假装生气的是埃瑞奇。埃瑞奇从来不发怒——从不。他只是假装。”

我又问宝吉，“您假装生气的百分比是什么？”

宝吉又笑道，“可能 80% 的时间是假装，但有 20% 的时间我仍然生气。”

不应让怒气触及你的心

一次朝圣者的客车离开美拉扎德后，埃瑞奇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埃瑞奇像往常那样坐在那里，只穿着半截长的睡衣。他转向迪瓦娜（Divana，埃瑞奇晚年的美国秘书），问她做完那天早些时候给她分配的工作没有。迪瓦娜忘了做。埃瑞奇变得很生气，开始责备她。

对于埃瑞奇，你从来拿不准他是真生气还是假装。因此在埃瑞奇批评迪瓦娜时，我利用这个机会观察他的腹部肌肉。因为他敞着胸，那些肌肉明显可见。我在瑜伽课上学到，当一个人生气时，他的腹部肌肉立刻紧缩起来。由于埃瑞奇仍旧很放松，我知道他肯定是假装的。

迪瓦娜离开去做其它工作，我对埃瑞奇说，我存在着发怒这个问题。即使在美拉巴德生活并尽了最大努力控制脾气之后，我发现自己仍旧一次次地发怒。有没有什么方法或技巧能够帮助我防止发火？

“那有什么？”埃瑞奇说，“我们都会生气，因为我们是人，有感情。巴巴不想要石头围在他身边。他想要那些表达感情的人类。只要你真诚努力，巴巴就会帮助你。你若是失去自控，发了火，也没关系；别总想它。”

“是的，我们互相发脾气时，巴巴会让我们做一件事。他会干预并叫我们相互拥抱，把整个事情忘掉。拥抱并忘掉，不要在把这种感情装在心里，否则它会毒害你的心灵。人们倾向于多日抱着这种情感不放，以至于他们再次见到那个人时，怒气又回来了。这不好。表达了你的怒气之后，就应该让它离开。就是我也会生气。就在刚才你还看见我对迪

瓦娜发火。那有什么？”

我说，“埃瑞奇，您没有生迪瓦娜的气，您只是在假装。”埃瑞奇严肃地看着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向他解释了一个人生气时腹部肌肉会紧缩，我是怎样观察他，发现他很放松等。

埃瑞奇笑道，“是这样的，我没有生气，但不要告诉迪瓦娜。”他又说，“是的，那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不要生气，但可以利用发怒去把工作做好。”

埃瑞奇接着告诉我，有一次巴巴叫邓肯假装生气，去斥责某人。邓肯对生气模拟得极好，以至于在斥责的过程中，他真的发了脾气，对那个人很生气。巴巴不喜欢那样。巴巴批评邓肯说，“决不要让怒气触及你的心。”

埃瑞奇的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有一位圣人让弟子像湿婆神一样，只把怒气之毒汁保持在喉咙里，不要让它触及心灵。“让罗摩主时刻居住在你的心中。如果你这么做，那么毒汁（Vish）就会停留在你的喉咙里，而罗摩在你的心里，那样你就会享受自由放松（Visharam）。”

只依赖巴巴

我为信托做的工作，大部分要在信托办公室进行。我还在信托大院住了相当长时间。这都让我和克莱格·拉夫有了密切接触。我们成为好友，经常就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相互切磋，相互帮助。

随着时间流逝，我注意到宝吉不喜欢我们俩是朋友这个事实。经常对此开玩笑说讽刺话。作为灵性训练的一部分，我已习惯了宝吉的敲打，对他的话只是哈哈一笑。但有一次，我想到直接问问他，看看他对这个问题怎么说。于是，下次他对我和克莱格的朋友关系发表评论时，我问他，“我们俩做朋友，在信托工作中互相帮助，有什么不对吗？”

宝吉大笑，说，“我只是在开玩笑。”

我坚持，“可是宝吉，我注意到您不喜欢这个。”

“不是那样的，”宝吉回答。“试着独立做工作。不依赖朋友，要依赖巴巴。他会派合适的人来帮助你。但别和这个人纠缠在一起。

“在巴巴身边就象这样。如果两位满德里交好，他则不会喜欢。他会在两人之间制造裂痕，破坏这种友谊。当他在那儿时，你的全部注意力只应在他身上。有问题不转向朋友，而是转向他。只依赖他。你这么做，他会照看的。你对他的依赖要与日俱增。连最小的需要都依赖他，那时他就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平衡业相

有一次，只有我和宝吉在信托办公室忙活着。宝吉停下工作，问，“你知道业相平衡是什么意思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着实把我问楞了。不仅仅是因为它像个晴天霹雳——我们并没在谈论这个问题，还因为宝吉在工作时很少谈论灵性话题。他总是高度专注于手头工作。

不过，我还是试图说了点什么，比如“当好业相与坏业相对等时，业相得到平衡，一个人获得解脱。”

这个回答显然不令宝吉满意，他又问，“你说业相对等时达到平衡，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说什么，无言以对。

宝吉继续，“如果一个人因善行，拥有过多的好业相，那么在解脱之时，为了平衡其业相，至师会让这个人行恶，制造坏业相，以平衡好业相。

“巴巴已平衡了他全体满德里的业相。他们凭借巴巴的承诺，注定在两三生之内成道。由于巴巴已平衡了他们的业相，所以他们不论做什么，都不会制造新业相。他们的行为受巴巴指导，因此将获得终极平衡。

“也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个满德里似乎在做不好或负面行为。人们会纳闷，怎么一个终生伴随巴巴的满德里，会做这种事情。这是因

为他前世有过多的好业相，只有通过负面行为才能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只能由至师来做，他把负面行为用于他的工作。一个人不能自己去尝试。”

宝吉继续，“犹大的例子就是这种情况。犹大不仅是基督的满德里弟子，还是内圈 12 门徒之一。基督必须平衡他的业相，所以说他让犹大行使背叛行为。这对基督的工作有必要，以便他被钉上十字架。因此，基督利用犹大做他的工作。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切莫判断巴巴任何一位满德里的行为。”

这让我想起另一次，还有一位满德里提到巴巴对犹大的评价，“我的这个可怜孩子已背了两千年的罪名。他是最爱我的。”

三类生活

在为美拉巴德员工厨房后的“灵性训练大厅”剪彩时，宝吉对在场的全体居民说，“灵性生活完全不同于正常生活或‘理想’生活。你看到有人善良慷慨，做很多好事，就认为那是灵性。实际上，灵性大师的作为似乎完全相反。经历意识层面的玛司特，常常被发现住在污秽之地。所以在世人眼里显得好的，不一定总是灵性的。一个灵性人物的行为，在世人眼里，可能经常显得可厌残忍。

“有三类人和三类生活。我们来看看每个类型对特定情形的具体反应。

正常人——这样一个人做了错事，你照常责备批评他，他的即刻反应是为自己辩护。他会否认自己的错误，拒绝接受自己不对。这是过正常生活的正常人的情况。

“理想”人——这样一个人做了错事，你责备批评他，他会接受自己的错误并且道歉。他甚至会加倍努力，避免重犯。但如果他没做错什么，你却责备他，他会本能反应，为自己辩护。如果你继续责备他，他可能还会气恼，因为他尚未摆脱自我。这样的人是过着理想生活的理想人。

灵性人——如果这样一个人没做错什么，你却去指责或批评他，他不会予以反应，也不会为自己辩解，因为他已摆脱自我。他反而会道歉，接受批评。即使你羞辱这样一个人，他的平静也不会受扰，因为他没有自我，不会感到羞辱。这样的人是在过灵性生活。

自由与奴役

埃瑞奇有一种品质，似乎使他有别于其他满德里——他板着脸告诉你什么，你就会当真。他若愿意，则能够愚弄任何人。喝茶时，大家聚在他身边，埃瑞奇常板起面孔骗每个人，逗大伙儿开心大笑。埃瑞奇对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都开过这种玩笑，即便我们见过他这么骗别人，但轮到自己时，还是会上当。

一次，克雷格成了他的目标。自然，克雷格对埃瑞奇的话信以为真，埃瑞奇表演了大约 10 分钟。最后埃瑞奇笑了，告诉克雷格，他只是在开玩笑。克雷格也笑了，问，“告诉我，埃瑞奇，您说过真话吗？您太擅长此道了，我想您和巴巴肯定也总是做这种游戏。告诉我，巴巴说过实话吗？”

埃瑞奇停顿片刻，接着给出深刻回答。“如果你把成道视为唯一的真理，那么其它一切都是虚假的。全都是幻相。你在幻相领域所说所做的一切，皆虚妄不实，除了持他的名或忆念他之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巴巴不得不使用虚妄的幻相语言，来同我们交流。倘若他使用他的绝对真理语言，我们会难以领悟。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将我们束绑于虚妄和幻相。善行束缚，恶行也一样。乌帕斯尼·玛哈拉吉曾说，‘连你的呼吸都是错误。’幻相世界就是这样。我们的每一种努力都束缚我们，除了努力成为他的。

“当我们彻底臣服他，百分之百服从他时，就不再受行动束缚。服从至师时，行动的责任便落在他身上。你便不再制造束缚性的业相。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埃瑞奇最后说。“我们行使了个人自由，成为他的奴隶。你成为他的奴隶，有一天就会体验真正自由。”

蹈火

一次，在信托办公室同埃瑞奇喝茶，一名朝圣者问埃瑞奇，“既然巴巴无处不在，一个人在世间生活并服务巴巴，与在美拉巴德生活和服务巴巴，会有什么区别？”

埃瑞奇回答。“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

朝圣者一惊，问，“为何会这样？巴巴无处不在，我们在哪儿都能服务他。为何在美拉巴德服务巴巴就有特殊价值？”

埃瑞奇停顿不语。我注意到他常这么做，不是因为他在思考答案，而是想让他的回答更富戏剧性力量。他问那名朝圣者，“你见过篝火吧，人们夜里点燃，围在火旁。他们或坐或站，与火保持一段距离，感受其温暖，唱歌，做游戏，度过快乐时光。你有参加过吗？”朝圣者说，“参加过。”埃瑞奇继续，“可你若朝着火越来越走近，会发生什么。在一定的距离，你也许还能忍受热度，但若再靠近，就会热得无法忍受。你决定走进火里时会发生什么？你只会体验到痛苦。在美拉巴德工作就如同以身蹈火。”

邀请他的恩典

埃瑞奇在最后的日子，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甚至走很短一段路都需要巨大的意志力。他由人搀扶着走一小会儿，就会筋疲力尽，需要休息。显然他疼痛得厉害，但从不表露。偶尔我无意间会听见他用古吉拉特语自语，“巴巴，这一切何时结束。”

一次，他看上去虚弱疲累，一位居民开玩笑问他感觉怎样。埃瑞奇回答，“我看上去怎样？”这位居民说，“我不知道，才问您。”埃瑞奇说，“我感觉棒极了——真的很棒。”

“您要是真感觉棒极了，”该居民回答，“那我们沿美拉扎德路跑跑。”

埃瑞奇笑了。“我感觉棒极了，”他说，“但我的身体不感到棒极了。”

“您身体疼痛，怎会感觉棒极了？”这个居民问。

“要学会不与身体认同，”埃瑞奇直言答道。“你不是身体。你与神圣实在一体。若能记着这一点，痛苦就会止息。”

另一名居民接着问埃瑞奇，“巴巴说人应该因痛苦感谢神。疼痛时有可能心怀感激吗？”

埃瑞奇只是说，“靠他的恩典，我能做到。”

这位居民说，“我不是说您，或别的满德里。其他人能不能做到？”

埃瑞奇停顿片刻，好像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后说，“很难。不过正如我经常说的，‘靠他的恩典，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所以，要通过不断忆念，邀请他的恩典。开始时你需要付出努力。但有朝一日，造物界的万事万物都会提醒你想念他。不只是善的美的，连恶的丑的也会让你想起他。他的恩典就会降临，他便接管一切。”

想象实在

一次在满德里大厅，一名朝圣者分享她忆念巴巴的经验。说她有时闭上眼睛，想象她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美赫巴巴的身体。埃瑞奇评论，“这样做很好。任何形式的忆念都好。坚持下去。”

听此，另一名朝圣者表示不同意：“可是埃瑞奇，把自己想象成美赫巴巴，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埃瑞奇说，“不然。实际上，你若认为你是这个叫杰夫或吉尔的身体，才是在欺骗自己。事实上你是神。所以最好还是去想象实在，因为有朝一日，这会帮助你证悟你就是实在，也就是神；你认为真实的东西——这个身体和世界——其实是你的想象。”埃瑞奇又警告说，“当然，若是有人假装美赫巴巴，试图收集徒弟，则是不当而有害的，因为他得承担跟随者的业相。”

刽子手

这是曼萨丽．德赛经常给我们讲的故事。一次，巴巴会见爱者，情绪甚佳。他问大家，“你们知道有谁比我更慈悲？我是最慈悲者。”无人回答。巴巴一连重复了几次，一位来自卡拉奇的胆大爱者站了起来，对巴巴说，“我知道有谁比您更慈悲。”巴巴问，“真的吗？那是谁？”

这人回答，“刽子手。刽子手比您还要慈悲。刽子手杀人只用一刀完事儿，而您，巴巴，先拔光一个人的头发，再剥他的皮，割他的肉，然后才慢慢杀死他。刽子手当然比您慈悲，巴巴。”巴巴笑而不语。

剑师

居民与美赫巴巴的满德里的交往，在智力层面上也许会被外人理解为疯狂。不过我希望下面的故事会让读者悟到更深层的含义。故事是克雷格对我讲的。

一个生在偏远村落的日本少年，立志做剑士。他听说有座寺院住着一位剑师，只收有大勇的徒弟。寺院坐落在丛林深处，路途艰险。前往寻师学艺的人当中，大多数中途放弃，半道折回。而成功加入寺院者，也发现训练难以通过，半途而废。少年决心拜这位大师学剑术。他穿丛林过险境，历尽考验磨难，到达寺院。初见大师就让他好生困惑。大师倒是收了他，但立马派给他活干——把全寺院清扫擦洗一遍。

几个月过去了，少年还是日日清扫擦洗整个寺院，他盼望不久的一天，大师会开始训练他。半年过去了，少年终于决定找大师问问清楚。大师见少年走来，问道，“你想要什么，孩子？”少年说，“师父，我来这儿都半年了，天天扫地拖地。一点剑术指教都没得到。”大师很生气，批评起少年，说他多么没用。“连扫地拖地你都做不好。”大师吼道，“连这种小事都干不好，你还指望能精通剑术？”并且告诉少年，他要是这么无用，还不如走人。不过，少年又拿起了拖把，尽管他困惑更大。让大师不悦，这个念头也使他愈发难受。为取悦大师，他扫地拖

地格外用心起来。

一天，他正拖地，大师走来，经过时以手杖挥击少年后背，随后走开。第二天大师又如法炮制。一连几日莫不如此。少年不懂大师干吗打他。于是一日找到大师，问道，“师父，是不是我让您不高兴了？”大师说，“没有，我的孩子，何故问此？”少年说，“您天天打我。您不对我生气，那又是为何？”大师笑道，“这是训练的一部分。从现在起你要试着躲避我的击打。”

少年给弄糊涂了，但依然遵循大师的指示。第二天他用心扫地拖地时，注意力集中于大师随时袭来的击打。果然，这天大师经由头天通过的大厅进来，少年成功地避开击打。第二天大师又来，不止一次，而是数次，尤其在少年最不提防之际。少年虽设法躲过几次击打，但多数时间都是挨揍，因为大师总是变换策略，乘其不备。

这用了几个月，最终少年对大师可能的举动和策略变得高度警觉，躲过了所有的袭击。少年喜爱大师的游戏，因为大师似乎喜欢，再说也是日常工作的一种调剂。不过少年还是不懂这么打下去怎么能让他成为剑士。

少年掌握了躲避大师击打的本领之后不久，一天大师把他叫来，指示，“从今天起，对我的击打，你不用再躲避。试着用你的拖把抵挡。还有，你拖地做得好些了，但仍需改进。”少年无法理解大师的用意，但继续遵循他的指示。

结果，挡比躲要困难得多。几天下来，少年挨了不少痛揍。他照旧专心把地拖好，同时戒备大师的袭击。经过艰苦努力，少年终于开始用拖把自卫了。游戏持续了好多年，终于有一天，少年掌握了用拖把自卫之术，能挡住大师的每一次杖击。大师可随意改变策略，但少年的专注度变得异常敏锐，闭上眼都能感觉到大师的袭击来临，旋即转身抵挡。

大师知道少年已掌握了这门技艺，一天把他叫来，说，“你的训练时日现在基本结束了，快到你离开我的时候了。”少年愣了，这么多年他可是连剑碰都没碰过。于是抱怨道，“师父，我是来学剑的，这些

年一点这方面的指教都没得到，剑都没摸过。”大师慈悲地看着少年，说，“我的孩子，你已经是一名大剑士了。可你不相信我，那么接着。”说着，大师伸手拿起身边的一把剑，扔向少年。少年抓住，在手里试了试。大师随即拔出自己的剑，挥向少年。少年想都没想，举剑相迎。大师再攻，但每一招皆被少年轻巧应对。他用从拖把自卫学到的本领，躲避和抵挡大师的袭击。师徒之间的剑舞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少年对自己的技艺惊讶不已。这才明白这些年扫地拖地，以及大师和他的不间断击打游戏，已使他成为一名大剑士。

真正珍宝

第二辑

鲁斯特姆·法拉提 著

美赫燕 田心 译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翻　　译:
美　　工:　炬池
网　　站: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千字
张　　数:　页
版　　次:　2025 年 09 月 15 日

目录

前言.....1
巴巴知道什么最好.....10
真英雄.....10
神圣意志与自由意志.....11
灵性健康.....12
成为他的.....13
这会把你引向神.....14
仪式教规.....15
胆敢要巴巴.....17
邀巴巴参与你的弱点.....17
放下小事.....19
莫忘目标.....19
幻相势力.....21
放下执著.....23
燃烧的心.....25
纯洁的爱.....26
做出努力.....28
猴心.....29
心灵这般.....31
心会长大.....32
真正谦卑.....33
巴巴要什么.....34
超越对错.....35
血之泪.....36
只是服从他.....38
冲出幻相.....39
神醉.....40
巴巴说话时.....41
怎样祈祷.....43
生发渴望.....44
神名的力量.....46
神名能转化.....48

前言

《真正珍宝》出版后，我吃惊地发现有人认为这是在批评满德里。那不是我的意图。相反，我之所以写出来，恰恰是出于对满德里的感激。在我走近巴巴的过程中，他们给予我那么多的帮助。当时接受帮助的时候，我常感困惑，甚至沮丧。在书中尽量诚实地描述那对我的影响。但如果有人读了，认为我是在批评满德里，则没有明白我的用意。

最简单的解释是，满德里并不关心我是否理解他们的行为，他们关心的是帮助我面对和克服有限自我的局限。为此，他们有时会诉诸不易为头脑所接受的方式。这让我想起至师伽法尔对自己大师的评价。“我来这里寻找真理，却只是发现疯狂，但若去了别处，我就不会找到它。”

我永恒地感激满德里对我示现的疯狂。

朋友们对《真正珍宝》更常见的反应，是要我写写同满德里一起生活获得的洞见。它是怎样帮助我的？我是否把所学的真正付诸实践？如果实践了，是否有效？又是怎样改变我的生活的？等等。

现在我着手做朋友们交给的任务，但极不适应。我更愿意谈满德里对不同问题是怎么说的，而不是谈我自己或自身体验。毕竟，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大智慧要传给别人。相反，我首先希望声明，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愚昧之船，美赫巴巴是船长，带领我们驶向光明。凡我所说皆非真理，只是我个人的认知。若对哪位读者有所帮助，诚愿如此。

要分享我的体验，就得回到过去。1989-2000 年间，同满德里的生活，虽有考验，磨砺和艰辛，但仍然不无喜乐。我一旦认识到他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那样做时，满德里的敲打便不再象敲打。他们为我不曾做过的事敲打我时，我常常哈哈大笑。许多时候还没听到他们的批评，我就接受，让他们知道，无论啥事儿，“我总是不对。”

一天，我对宝吉说，“我想我从满德里那里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我（自我）总是不对。坚持自己对，浪费那么多时间精力。一个人认为自己对，会无休止地争辩。接受自己不对，会终止一切争论，节约时

间精力。”随时间流逝，我注意到宝吉不再敲打我。有时候我还真怀念那些疯狂和敲打。就开玩笑问，“您身体还好吧，宝吉？”宝吉面露惊讶，“好啊，我很好。你为什么问这个？”我会打趣说，“您不再敲打我了，所以我想您是不是病了。”宝吉大笑，说，“等着瞧。一个庞大的锤子就要落在你身上。”

2000 年，大锤子果然临头，我身体垮了。不是逐步发生，而是几乎在一夜之间。从活跃的生活——我的工作多跑外头——到下床的力气都没有。洗浴或去厨房都会让我筋疲力尽。整天躺着。我连说话都会耗尽气力。脑子模糊一片，难以集中注意力听别人说话。

我以为这种疲乏终会过去，但一天天变成一月月，毫无改善的迹象，我不由焦虑起来。咨询了一些顶级医生，传统的现代的都有。每一位的说法都不同，只是徒增我的焦虑。经过数月治疗，不见效果，我恐慌起来。不但身体未改善，每换一种治疗反令我每况愈下。我搞不清发生了什么，日渐消沉。

经过近两年与疾病抗争、寻医问药、试图回到从前的活跃生活，我放弃了，决定臣服于巴巴的意愿。我给信托主席宝吉写信，请求获准来信托办生活。我告诉他，我的健康是多么糟糕，无法再为信托工作做贡献。宝吉很慷慨，回复，“大门总是为你敞开，你随时可以来。你已做了足够的工作，可以来这里休息，让巴巴对你做工作。”

此时我的身体状况已很不好，只能借助双拐走动，四肢剧痛不已。我希望在信托办公室，情况会有所改善，结果只是更糟。我努力越来越臣服巴巴，接受这个疾病是在教我什么，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我祈求巴巴的指引，指引确实来了，但起初是以我未注意到的微妙方式。几个巴巴爱者找我分享他们的个人体验。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的遭遇与我在经历的很相似。这些爱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过辉煌的生活和辉煌的事业。突然间失去一切，包括技能。过去他们都能力过人，无所不能，忽然间最简单的工作也能把他们难住。经过最初的头脑困惑恐惧，他们接受现状，只尝试做需要做的最基本工作，一边想着巴巴。成功做

到后，他们感觉挺幸福，指点我在目前境况下该怎么做。

对他们的建议，我忽视了一些时间。一天，在美拉巴德，我独自闷坐，想着健康问题，脑子充满恐惧。忽然我注意到保·纳图在旁边坐着。保那些日子身体不好，更不用说他的慢性病了。我问他，“您还好吧，保拉吉？”保回答，“我今天很焦躁。实际上，我的恐慌症发作了，这种时候，我就不能自控，老得往厕所跑。”我很吃惊，问保，“我知道您身体不好，但从没听您也有恐慌症。”保回答，“是啊，有 14 年了，我还为此接受过治疗。”这愈发令我吃惊。我起了好奇心，问保，“您患恐慌症 14 年，这期间还设法写了那么了不起的书？您是怎么做到的，保？我患恐慌症有一段时间了，每次发作，我就成了废人。什么都做不了，甚至最简单的工作。发病期间您是怎么做那么多工作的？”

保给我一个有用的方法。“我把一天要做的事都写下来。恐慌症发作时，你知道，头脑感到恐慌，把什么都忘了。我就参照笔记，尽最大努力，想着巴巴，处理手边的工作。巴巴帮助我完成工作，或者应该说巴巴替我完成工作。就是这样。”

对我来说，这不是保而是巴巴在给我指路。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保还建议我给自己定个日程。给头脑设定程序，一天自动地做某些事情，不但有助于完成基本任务，还会减轻恐慌症。我开始实施他的建议，我知道自己已到死胡同，这是唯一的出路。

经过巨大努力和挫折，一段时间后，我依照着某种基本日程，安顿下来，恐慌症也减轻了。能更好地专注巴巴和日常简单工作。心理健康虽有所改善，身体健康却依旧，我需要个帮手，帮助我料理日常杂务。这时我决定和美赫·德赛结婚，她是我的朋友，愿意帮助我。婚后我们搬到德里，我妻子的老家。我也希望换换环境会有所助益。我们拜访一位治好过许多疑难症的著名顺势疗法医生。他看了我的病史，在开始治疗前说，“我会给你用最好的药，但是否生效，要看神意。”接着又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你知道，达文垂是草医之父。他用广泛研习《吠陀经》得来的

草医知识，治愈了许多病人。一次他自己的孙子生病，他各种药都试过了，却无一见效。儿媳无法理解这些药怎么不管用。她指责达文垂故意不好好医治她的孩子，因为她一直跟他合不来。达文垂和儿媳争吵过。但他爱自己的孙子，已尽了力。他慈爱地向儿媳解释，但她听不进去。达文垂火了，说，‘好吧，我证明给你看。’

“他准备了两包药，对她说，‘给你，拿着。两包药完全一样。你拿两只桶就近找口井。先从井里提一桶水。再把随便哪一包药扔到井里。等 15 分钟，再打一桶水。然后把两只桶都提来，把剩下的那包药给我。”

“儿媳依旨而行。打第二桶水时，却发现井水完全冻住了。她回来向达文垂汇报此事。他这时解释道，‘这种药能把整口井的水冻住。你儿子多日来一直腹泻，日渐衰弱。我几次给他用这种药，但都对他无效。既然你不相信我，就亲手把第二袋药喂给他，亲眼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话。这种药对每一个腹泻病人都起效，但不知为什么，对他却不管用。’母亲照做，孩子却未改善，几天后死去。达文垂心碎了，悲痛中把自己的医书和《吠陀经》全部收集起来，带到附近河边，打算扔掉，却与主奎师那不期而遇。

“奎师那问，‘达文垂，你要干什么？达文垂回答，‘这些书里的知识全都没用。我连孙子的命都救不了，所以决定把这些书都扔到河里。’

“奎师那慈悲地说，‘书里的知识没有错，你用它治好了不少人。这你是知道的。’

“达文垂申辩，‘可它对我孙子无效。对他不管用。要是知识没错，为何会这样？’

“奎师那回答，‘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你孙子死是因为药根本没进他的胃。’

“达文垂一脸惊讶，‘这怎么可能？’药是我亲手喂的，没进他的胃，那它去哪儿了？’

“奎师那满面慈悲，张嘴要达文垂往里瞧。达文垂震惊地看到他

喂给孙子的药全在奎师那的口里，奎师那慈爱地说，‘是我不让药物进入他的胃的。’

“达文垂哽咽着问，‘您干吗这么做？’

“奎师那耸了耸肩，说，‘我有什么办法？他的时间到了。他此生的业相已经完结，他走的时间到了。’”

医生最后说，“我只能把药放进你嘴里。让不让药进入你的身体，只能由神来决定。”对我而言，这是美赫巴巴在告诉我，疾病是他促成的，是为着我尚未发现的特殊目的。

在德里住了半年，我们又到孟买和我的家人一起生活。虽然治疗无效，医生的故事却对我影响深刻，我将注意力从寻医问药转移到接受上。我试着调整自己，去适应失能的生活。随着不断努力，不但头脑平静下来，我还注意到身体的相对改善。有些日子疼痛减轻，能不用拐杖走路。我开始把疾病视作朋友和老师。与疾病斗争两年，给我的教训之一是谦卑。之前我无法容忍别人的软弱无能。如今，我曾评判别人的那些无能和软弱，巴巴都让我一一经历。通过个人体验，我对那些状况有了切身感受。此时我只好忍受别人对我的疾病的评判，包括朋友家人，甚至巴巴爱者。我没有因此难过，我已经接受。它帮助我内在成长。

接下来两年，我能够更频繁地拜访美拉巴德，跟巴巴和满德里共度时光。我感慨不已，常纳闷满德里怎能保持绝对平静，臣服于巴巴的意愿，即便在身体剧痛和重病时。实际上，随着身体垮掉，他们似乎愈加容光焕发。我常祈求巴巴指引，达到我满德里身上看见的那种平静和臣服。我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在这个期间，我做了一个巴巴梦。

我梦见自己被一群气愤的人包围。有上千人。他们对我不满，要打我。我极力安抚他们，但没人听。我绝望了，开始高呼巴巴的名。就在呼喊的同时，脑中闪现一个念头：就算巴巴出现，他又怎能将我从这上千的暴徒中救出？与此同时，又生相反念头，“这又怎样？巴巴说呼唤他的名，他就会帮助。你就照此做好了。”于是我放开嗓子大喊他的名。忽然，我感觉有人拍我的背。睁眼一看是巴巴。暴徒消失了。对我

的围攻只是一场梦。巴巴在拍我，把我唤醒（我依然在梦中）。我看着巴巴，说，“谢谢您把我叫醒，巴巴。梦太可怕了。我会被痛打一顿的。”忽然我想起自己还在做幻相梦，便转向巴巴，问，“巴巴，我还在做这种幻梦。还跟您分离。您何时也把我从这个幻梦中叫醒？要从这个梦中醒来，我得做什么？”

巴巴微笑，慈蔼地说，“很简单。只要像你在梦中那样呼叫我，我也会把你从这个幻梦中叫醒。”

话音未落，我的梦结束了。我坐起来，知道巴巴给我传递了一个强大讯息。知道自己得更加努力忆念他，整日持他的名。虽也真诚努力过，但我做的并不好。

前面讲过，患病头两年，我与疾病抗争，寻找治病良方，试图回到过去的活跃生活，在此过程中，我的心理和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接下来两年，我接受了，臣服于他的意愿，生活质量也得到改善。当然，这期间我仍坚持治疗。然而在第五年，健康方面又出现危机。我的消化系统严重紊乱，胃痉挛疼痛难忍。起初，痉挛每隔几天发作一次，但逐渐恶化，开始日日袭击。发作期间，我蜷缩成胎儿位置，一直躺到痉挛消退。有时一次持续几个小时。医生对此无能为力。疼痛也渐渐加剧。忍受了半年，我智穷才尽。头脑开始崩溃。我再忍受不了这种痛苦，感到这种日常疼痛会让我发疯。痉挛不分昼夜随时都会发生，我陷于持续焦虑状态。

一天夜里，胃痉挛又袭击，我躺在床上呼叫巴巴。我其它时间也这么做过，但出于某种原因，这次却不同。或许呼唤发自心底，因为巴巴回应了我。我闭上眼，在心目中看见我和巴巴站在一起，我这样问他，“巴巴，我放弃了一切，我的工作和家人，以便能来美拉巴德生活，尽我所能服务您。我尽力达到您，而照您的意愿，这种病却让我失去能力，不得不离开美拉巴德。这些痛苦似乎对我没有意义，因为我已把生命献给您的事业。我理解不了这一切。”

巴巴的深刻回答让我震惊。巴巴以问作答，“告诉我，鲁斯特姆，何时是你真正努力内在改变的时候？粗鲁、愤怒、急躁和别的低劣品质

遮蔽了你的心灵，你试图摆脱它们，什么时候感到它们受到削弱？”

我哽咽着回答，“是在我经历痛苦之后，巴巴。”这是事实，我承认。但还是心存疑惑，我坚持道，“可是巴巴，非要疼痛到无法忍受？”

巴巴再次慈悲地以问作答，“告诉我，鲁斯特姆，你患病期间，什么时候注意到内在发生变化？”此时我已泪流满面。我答道，“当我处于剧烈痛苦时，巴巴。我彻底无助时，也是内在变化发生之时。”

巴巴上前拥抱我，说，“为什么这一切都有必要，你现在明白了吧？”我回答，“是的，巴巴，但请和我一起，我独自经受不了。”我感到巴巴的拥抱更紧了，他向我保证他会和我一起经历。我唯一需要做的，是不断呼唤他。奇怪的是，我的疼痛完全消失了，安稳地睡了一夜。我感受到巴巴在场，仿佛在守护着我。

接下来两天，胃痉挛一次都没发作，这极不寻常。因为过去的半年，痉挛天天发生。第三日，胃痉挛再度发作，但相对减轻。这时，我开始新的治疗，发现胃痉挛开始减少到每周一次，然后是半月一次，这容易对付多了。我感谢巴巴，不仅减轻了我的疼痛，还帮助我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在 2005 年 5 月。

6 月，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我弯腰捡东西时，后背突发疼痛。是消化系统紊乱，过度消瘦造成的健康退化，还是弯腰时受伤所致，我说不清。剧痛难忍，延到脊柱下端。左脚不能着地。医生建议我卧床彻底休息几日。他们认为是肌肉问题，过几天就会过去。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情况没有改善，疼痛如影随形，毫不减弱，医生要我拍 X 光片，做 MRI 检查。

医生通知我，这将是个长期过程，经过治疗，可阻止脊椎进一步退化，但我百分之百恢复的机会极小。只能希望疼痛减轻。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我的身体状况改善甚微，连拄着拐杖上卫生间都几乎不能。我再度沮丧起来。又开始抱怨巴巴，呼叫他，要求帮助和指引。我不知道怎样身陷斗室，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度过余生。我知道这种时候若是巴巴不帮助我，我就会疯掉。

一天，我躺着向巴巴抱怨，心中强烈感受到他的在，对我说话。他问，“鲁斯特姆，你听说过瑜伽士长期闭关，有时在小山洞里一住多年吗？有些瑜伽士甚至不吃不喝，几百年不动地方。他们有机会吃喝走动，却放弃这一切，选择静心生活，以求成道。历尽苦行和牺牲，他们仍不能与我合一。你是那些进入我怀抱的幸运者之一，却不但不感激，还抱怨不能吃喝走动——瑜伽士志愿为我放弃的一切。”

听了巴巴的话，我泪如雨下，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弱的一个爱者。我哽咽道，“巴巴，请给我指路。我身体疼痛得厉害，这增加了我的困惑，我完全迷失了。疼痛干扰我对您的忆念，我什么都无法专注。”

巴巴慈爱地说，“在疼痛和痛苦中想念我，只有这样它才会减轻。不是反过来。想念我是钥匙，它不但会使你摆脱肉体痛苦，还会唤醒你挣脱这个虚幻摩耶痛苦。你不认为应该认真起来，努力想念我，把一切交给我？即使你做不到持续想念，或象瑜伽士那样，但至少每天拿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想念我。不要怨天尤人，而要把不能做体力活动，视作整天想我的机会。用你能做到的什么方式想念我都行，我会帮助你。”谈话结束了，我的头脑在数月的困惑后，一下子平静下来。我内心明白，是该认真努力，把醒着的每一刻用于想念他的时候了。毕竟，别的我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努力了几日，效果不大，但慢慢地，满德里给我们讲过的，怎样让忆念成为生活一部分的故事，浮现脑际。我想起曼萨丽曾鼓励我们“想象巴巴，想象你自己和他一起上下山，一起做游戏。在心目中拥抱他。想象你自己陪他旅行。想象他象对玛司特那样，给你洗澡，喂你吃饭，照顾你。”

我开始照着做，令人惊讶的是，第一天这么做，就在喜乐中度过。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虽然疼痛程度未减，但在心里忆念巴巴时，我却注意不到疼痛。夜里，我又意识到剧痛常常会干扰我的睡眠，我会辗转难眠。一次，这种情况发生时，我的记忆闪过埃瑞奇是怎样鼓励我们在这种时刻想念巴巴的。埃瑞奇说，巴士拉圣人拉比，是怎样祈求上主拿

去她的睡眠，好让她能够不断地忆念他。因此每当睡眠被剧痛打断，我就开始在心里忆念，想象和默念他的名，这也成了我的喜乐时刻。

曼萨丽有一次这样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在不停地闲聊。那为什么不和他聊？把他带入你的闲聊，这会成为你不断想他的方式。”我也试着照此实践，再次惊奇地在心中体验喜悦。就在几周前，我还感觉抑郁，时间拖沓，而如今我体验到喜乐从内在不断升起，觉察不到时间是怎么过去的。

身体上没有什么改变。疼痛和无力依旧强烈，我常惊叹盈满我心灵的喜乐源泉。这听起来或许奇怪，有些读者很可能不会相信，在剧痛中怎么可能体验如此的喜乐，但我确实体验到了。我可以诚实地说这么多：我认真忆念巴巴的程度有多大，我体验内在喜乐的程度也多大，凭借他的恩典，我继续这么做。

相信每个巴巴爱者都能亲自认真尝试，行忆念巴巴之道，体验这种内在喜乐——它不受外在环境的制约。

一位朋友最近问我，“如果可以向巴巴要求什么，你会要个好身体吗？”我说，“不会。我不会要好身体。我想要的比这更大。”

“那是什么？”

“不断忆念的礼物。那种发自一颗充满爱的心灵的忆念，充满爱。有了这种充满爱的不断忆念，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快乐。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情形都是他的愿望，他的愿望让你幸福。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有了这个礼物，你基本上赢了游戏。干吗要好身体？人人都得死，坏身体只是死亡带走你的借口。为何不要终极之物？”

玛妮常说，“要你想要的，巴巴都会给你。但为何不要那个得到后，再不必去要别物的东西？”

我希望分享这些满德里故事，它们帮助我让忆念巴巴成为我生命的重要部分。正如埃瑞奇常说的，“首先想他。置身于对他的忆念中，你就可以做一当天中想做的一切。”

巴巴知道什么最好

很多次，长期跟随巴巴，包括一些亲身见过巴巴的爱者，都要经受巨大的不幸考验。有些灾难强大得让人深感同情。有的勇敢接受，有的甚为困惑，虽然对巴巴信爱不改。一次，一对爱者夫妇带孩子同埃瑞奇坐着。孩子长相可爱，却患有严重残疾。两夫妇曾有幸达善巴巴。象往常一样，埃瑞奇问询他们家每个人的健康，最后指着孩子，问孩子恢复得怎样。夫妇俩把自从上次来美拉扎德，孩子的进展情况对埃瑞奇讲了。他们谈到种种考验磨难，你能感受到他们的内心痛苦。我们都默默听着。

丈夫讲完，问埃瑞奇，“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了巴巴，这么多年完全为了他活着，我不明白巴巴为什么让我孩子受这么多苦？”

埃瑞奇沉默良久。仿佛在通过沉默感受这对夫妇的痛苦。他随后转向他们，异常有力地说，“要相信当他决定给那种痛苦时，完全是为着该灵魂的最大利益。不要对此有丝毫的怀疑。他心里只想着那个灵魂的最大好处。”

埃瑞奇说完，一片肃静。他语气中所含的力量和权威如此之大，无须再言。

真英雄

女满德里一月一次，到美拉巴德为巴巴献花环。朝圣者聚集在三摩地，等候她们到来。女士们一到，就走进三摩地为巴巴献花环。在巴巴三摩地献完花环，再去美婼三摩地献花环。满德里一个接一个，向美婼三摩地献花环，同时还鼓励朝圣者参加，共同拿着花环，边往下放边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有时玛妮会叫一个因人多被冷落的朝圣者，上前帮助献花环。玛妮这方面很心细，若注意到某个羞怯者被冷落一边，就会叫这个人过来参与。

一次，在美婼三摩地放了几个花环后，玛妮停下来，招呼一位老年妇女。她几乎走不了路，象是患有关节炎，身体状况很差。由女儿搀

扶着走过来。见她走近，玛妮停止献花环，对在场的爱者说。“你们没人知道这位老人是谁。她是巴巴的一个珍宝。她曾和全家人在这里山上跟我们一起生活，把一切交给了巴巴。她出身富有家庭，习惯了奢华。但她欣然放弃一切，和我们一起过了多年的简朴生活，毫无怨言。

回到世间后，她对巴巴的信爱受到考验，经历了很多磨难不幸，但她对巴巴的爱却越来越深。丈夫身患残疾；在一次车祸中失去儿子儿媳。亲戚朋友嘲笑她，讥讽巴巴，问她，‘你的巴巴哪儿去了？他怎么不保护你了？你们这么多年盲目跟随一个人，看看，你和家人遭这种大难，他连救都不救。’她的回答总是，‘你再说巴巴一个字，我就把你扔出去。’这就是她的爱，历经磨难，信心不改。你们看，她身上是怎样散发着他的爱。这些才是真英雄。即使心切成碎片，也不会离开他，而是继续爱他。”

这件事让我想起鲁米的话，“神折断一个计划之翼，送给你另一个。割断谋划绳索，好让你想起自己的依赖。正是因为失败，爱者才觉知怎样被爱。失败乃打开内在王国之钥。你应如是祈祷，‘折断我企望之事的双足。羞辱我的欲望。把我当糖果吃掉。’春天来了，我终于翅膀全无。”

神圣意志与自由意志

以下是玛妮对自由意志与神圣意志的论述。

“你瞧，就好比火车旅行。旅行一旦开始，你就和所带行李纠缠一起，摆脱不了。行李代表你的业相。神圣意志代表路线。你无法改变旅行路线。火车按一定的路线开往目的地。你的自由意志仅限于你在火车上能做的。你可以朝窗外望，打牌，和旅伴聊天，睡觉或读书。选择很多，车上的活动也许给你一种你能改变旅行的感觉，事实却不是这样。你的生活，其开始与结束，以及采用的路线，皆由神圣意志规定。你在这条规定路线上所做之事，是你的自由意志。你怎样接受生活中的事件和注定遇到的人，你怎样和他们交往，这是你的自由意志。正是这种自由意志，将决定你的下一趟旅行，以及你将携带的行李。

“所以说，要避免重大事件，不幸还是成功，人能做的极其有限。这些已按你前世的业相或行动被决定。但有一件事你可以做：欣然优雅地接受这些事件，时刻想念着巴巴。若成功做到，他的名不但会减弱你生活中注定发生的不幸或不好事件的冲击，还会最终一了百了结束你的旅行，把你带到全部旅行的终点，此后再无需旅行。”

另一次，一位巴巴爱者要宝吉解释一下神圣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区别，宝吉回答说，“一次，有个人来见先知穆罕默德，问，‘穆圣先知，请告诉我，我的行为都归因于神圣意志，还是我的自由意志？’提问时，先知正坐着和弟子谈话。他知道问者有意试探，于是要他从座位上站起。自己则继续同弟子谈话，把问者晾在一边。过了一会儿，这人沉不住气，又问了同样的问题，说先知若是知道，就给个答案，别让他老是站着。先知看着他，说，‘好吧，我会回答你的问题，不过你先抬起一条腿站立。’

“这个人照办，用一条腿站着。先知又接着跟弟子交谈，完全忽略他的存在。又过了些时间，这人明显恼火，怒问先知，‘你要是知道答案，干吗不回答我的问题，却让我一条腿站着？’先知看着他说，‘好吧，我会回答你的问题，但首先你得按我的要求做。把第二条腿也抬起来站着。’听到这儿，这个人怒不可遏，‘有谁能两条腿抬着站立？你不回答我的问题，却耍弄我。你到底有没有答案？’

先知说，‘当然。你抬起的第一条腿是你的自由意志。那条腿的活动范围，即是你的自由意志范围。你的第二条腿代表神圣意志，它支持着你的自由意志。正如你无法抬起第二条腿站立，你也无法改变神圣意志。凡是你的自由意志，也都完全依赖于神圣意志。’”

灵性健康

我在美拉扎德生活时，埃瑞奇常问询我的健康。数年来我深受恶心、呕吐和消化敏感等疾病折磨。埃瑞奇常表示关心。

一天早晨我们沿美拉扎德路散步，埃瑞奇又问起我的健康。之后他说，“要照管好你的健康。有三样东西你应照管好——身体健康，精

神健康和灵性健康。用锻炼、营养和医药照管好你的身体健康。用正面善念，善言和善行照管好你的精神健康。”

说到这儿，埃瑞奇不再言语。我不知道他是在思考灵性健康，还是有意打住，看我是否警觉，进一步追问。见他一直沉默，我问道，“灵性健康怎么办？难道善念，善言和善行不同时照管精神健康和灵性健康？”一如其性格，埃瑞奇极其缓慢地说，“不。为了灵性健康，你必须超越善恶。必须只要‘神’念，‘神’言和‘神’行。大部分时间我们陷于善与恶的对立之间。对管理社会或机构，善恶也许有必要。不过，当你超越善恶，仅仅培养神念时，有一天你的言语将仅仅是神的，最终你的行为也仅仅是神的。你将成为执行其行为的媒介。就是这样。”

埃瑞奇的话让我茫然。虽然理性上领会了，我却根本不晓得该怎样将之运用于日常生活。于是懊恼地问，“我怎么做才能达到？”

埃瑞奇平淡地答道，“祈求他的恩典。恳求他，扑倒在他脚下，不停地想念他。真诚地做这一切。心中只怀着对目标的渴望。让它成为你心里唯一最重要的渴望，它将把其它一切渴望烧成灰烬。你这样做，即是在照管自己的灵性健康。你在灵性上健康时，他的恩典注定会降临，你便成为他。就是这样。”

成为他的

有关神圣意志与自由意志的故事，尽管听满德里讲过很多，但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应用，我还是不无困惑。主要的困惑是，对某个具体目标，人应做出多少努力，才接受失败，把它当作巴巴的意愿。有一天我有了机会，向宝吉道出心中疑惑。“宝吉，如果一个人未能达到某个目标，人们会期待他下次更加努力，实现目标。事实上，历经失败却不放弃，终获成功的不乏其人。而多次努力终未成功的事例也不在少数。究竟该什么时候停下，作为神圣意志接受失败？需要多少的自由意志努力，才能放弃，作为神圣意志接受现状？”

提问题时，我和宝吉一同走着。他止住脚步，拉起我的手，异常

严肃地说，“关于自由意志和神圣意志，不管我或别人对你讲过什么，把它们统统忘掉，现在仔细听我说。对那些属于他的人，没有自由意志这种事情。因此，要努力彻底成为他的。你成了他的，就不会不照他的意愿行事。你的每一个行动都不再是你的，而是他的。你成为他神圣工作的工具。对这样一个人，唯有神圣意志存在。莫忘这个。记住这一点，不要忘记。”

另一次，我有个疑问，请教埃瑞奇，也引出他对同样话题的答复。在信托日常工作中，有很多次，我无法确定具体情况下怎样行动才对。面对诸多选择，我确定不了哪个选择会取悦巴巴。因此，等埃瑞奇来到信托办公室，我向他提出疑惑。我问他，“面对选择，我们怎么知道，怎么绝对肯定，我们的选择是否正确，是否取悦巴巴？”

埃瑞奇回答，“别去担心对错。成为他的，对错会迎刃而解。你成了他的，你的行为就不再发自你的有限我，而是由神圣生命驱动。干吗去顾虑对错？要让你的主要顾虑成为不断地忆念他，成为他的。若成功做到，你就无需再担心任何东西。别去想这些无用的事情，给头脑制造困惑。而是要想念巴巴，这会终结一切困惑。要确保你的努力全是朝向对他的忆念，无论工作还是休息。记着为他做这个。这些努力最终都会帮助你成为他的，那时，一切都会各归其位。”

这让我想起至爱巴巴的话，“如果你一定要担忧，就让它成为怎样不断地忆念我。这是有价值的担忧，因为它会带来一切担忧的终结。”

这会把你引向神

在满德里身边生活时，我注意到，对真诚想把美赫巴巴的教导付诸实践的爱者，他们都会给予鼓励；而对那些更愿追求自私或“错误”道路者，却从不阻止或规劝。实际上，满德里似乎也对他们加以鼓励。我跟曼萨丽熟近，向她提起这件事，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讲了下面的故事帮助我理解。

“有个村庄外住着一位圣人，人们会蜂拥前来达善。在圣人住的

房间，有座他全心全意膜拜的神像。达善者同圣人坐在一起唱诵赞歌。圣人会鼓励所有的来者，在生活中一边履行日常职责，一边时刻不忘忆念神。最容易的方式是通过唱或哼赞歌来忆念主。这样忆念就会变得有趣。圣人唱罢歌，讲完道，逐一祝福离去的人们，说，‘继续下去，我的孩子，多多益善，因为有一天这会把你引向神。’

“这是圣人的每日例行。一天，碰巧有个小偷混在村民中，和圣人坐在一起。他注意到神像上的金饰物，决定窃取。人们都走了，圣人也回屋就寝，藏在一旁的贼溜了出来，把金饰全部取下，装进一只口袋。正要离去，传来圣人的祝福声，‘继续下去，我的孩子，多多益善，因为有一天这会把你引向神。’

“小偷吃惊地看到圣人站在神像旁边。圣人的祝福甚至更令他困惑。他问，‘圣人啊，我不明白您为啥祝福我偷窃下去。’圣人慈悲地微笑说，‘我的孩子，我知道你是小偷，偷了神像的金饰。我祝福你继续偷窃的原因很简单。你不走到对自身行为真正厌倦的地步，就不会转向神。所以继续下去，直到厌倦透顶，那时你自然会放弃这一切，转而求道。这就是我祝福你的原因，我的孩子。’

“小偷意识到圣人话中的智慧，求圣人宽恕，保证绝不再犯。”

曼萨丽最后说，“放纵于错误习惯直到极限，经常会让人心生厌倦，最终帮助他放弃。”

仪式教规

一次，有位朝圣者对埃瑞奇表示了自己的顾虑，“我注意到美拉巴德的工作人员和朝圣者的有些做法可能最终会成为仪式和教规。这可是美赫巴巴从来不喜欢也不想要爱者耽溺的一件事情。为何满德里不阻止这些事情？事实上，似乎满德里在鼓励这种事情的发生。”

埃瑞奇沉默良久，回答说，“按巴巴的计划，事情必须恶化，才能让他再来。他曾对我们说，当他来到我们中间时，是怎样只有几个人认出并跟从他的真爱讯息的。他离开后，世人会慢慢地来他这儿，并开

始崇拜他。最初这种崇拜发自内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运动越来越大，规则规定出现，过些时间便成为传统。最终，会成为一个宗教，为仪式教规所覆盖。

“每一个宗教最终都分裂成不同的团体，跟随着权力斗争。按巴巴的计划，这发生在每一次，这一次也会发生。假如不发生，他怎么会再回来？用巴巴的话说，‘自古至今，当公义之灯芯将要燃尽时，我再度来临，以重燃爱与真理的火炬。’为了促成他的来临，衰退是必要的。他则来给变质的东西注入生命。就是这样。”

停顿片刻，埃瑞奇又说，“巴巴利用满德里来做他的神圣工作。所以，他自然将通过满德里播下那些最终导致仪式教规，宗教及衰退的种子。可你现在为何去想这些事情？这个时期是纯爱的季节。要充分利用之。他降到我们的层面，带来这样的讯息——若是我们爱他，他就会把我们提升到他的层面，与他合一。因此要专注他。尽可能多想他。别让其他事情干扰你。所有这些事情很久之后才会发生——当全世界都来巴巴这儿朝圣时。目前来此的少数几个人极其幸运。由于没有规定准则，你可以用你想用的任何方式来爱他。你可以按照心灵的驱使，自由地行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因为这是纯爱的季节。世界性的朝圣将来才会发生。”

埃瑞奇接着讲述了下面的故事，以帮助说明什么是仪式教规。

“有一位牧师，读了巴巴的书，深受巴巴的爱与真理讯息所吸引。不过，巴巴在仪式教规方面所说的话，使他难以完全接受巴巴。巴巴要我们放弃仪式教规，而牧师是靠仪式教规谋生的。不过，对巴巴的爱使他来到三摩地，以及美拉扎德。这个地方的气氛打开了他的心扉。他最后鼓足勇气，向满德里提出这个困扰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巴巴说过我们应该放弃一切仪式教规吗？可那是我的工作，我是怀着发自心灵的爱去做的。’满德里对此回答说，‘巴巴确实这么说过。但仪式教规是什么？心中怀着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被视为仪式教规。机械地做的任何事情，即便是献只花如此简单的行为，都会成为一种仪式。’

听此牧师很高兴，因为他确实是心中怀着爱来从事其职业的。”

胆敢要巴巴

玛妮去世前两年，巴巴西方爱者中爆发了一场有关同性恋的大辩论。似乎争议将大家分成两个阵营。信件从两方面涌向满德里：一方支持，一方反对。性格使然，我对争论保持距离，这次也不例外。但凡该话题在居民和朝圣者中提起，我都会借故走开，不介入。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因为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

尽管我有意识地避免参与讨论，不过碰巧听到玛妮对此问题的评论。当时玛妮在信托办公室，我找她谈工作。正讨论，从西方来了电话。电话那头问玛妮，巴巴对同性恋有没有表示过不赞同。我想回避一下，好让玛妮自由交谈。我望着她，问我要不要离开，稍后再回来。玛妮要我等等，不要走开。

我尽力不去注意她的谈话。不过，一个好奇念头在我脑中闪现——玛妮对该问题是什么态度。似乎玛妮猜到我的想法，她一放下电话，就直视我的眼睛，说，“这不是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的问题。”她随后握拳击掌，异常有力地说，“你想要巴巴，就得放弃并且超越性。必须放弃对低我欲望的放纵，才能得到巴巴。得到巴巴不是那么容易。妄我必须彻底走开。记住这一点。”

过了一段时间，争议沉寂下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论也销声匿迹。不过，玛妮却对胆敢要巴巴者，留下深刻的讯息。

邀巴巴参与你的弱点

巴巴有一段话，说，“你无论何时感到愤怒，或产生淫欲念头，要立刻想巴巴。以这种方式，你就能阻止不可取的念头转化为不可取的行动。”

在美拉巴德生活多年，并且尽了最大努力去实践上述讯息，我深感挫败，不能单凭忆念来控制嗔怒和别的欲望。因而有一天，我见埃瑞

奇有空，便向他请教。“埃瑞奇，巴巴说忆念他能够阻止欲望转化为行动。但我的努力多半失败。虽呼唤他的名，欲望的力量还是把我推入行动。结果屈服于欲望。还有什么我应该做吗？”

埃瑞奇的直率回答令我震惊。“你开始放纵欲望时，邀请他也参加进来。”我看着埃瑞奇，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表情严肃。我仍然不确定他是不是开玩笑，就问，“您此话当真？”

“当然。邀请他参加你的弱点、你的欲望。”

我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这恐怕不对吧。”我申辩。

埃瑞奇面露惊讶。“为什么？”

我说，“邀请神圣者参加你明知错误的粗浊行为，听起来象是亵渎。”

埃瑞奇沉默良久，说，“如果房间黑暗，你想摆脱黑暗，会怎么做？”

我说，“拿来光源即可，比如蜡烛、灯或电。”

“没错，”埃瑞奇回答。“这正是我要说的。把神圣光源拿进你的欲望黑暗，黑暗就会消失。”

我的头脑还是拒斥埃瑞奇的话。“邀请他参与不道德的行为？”我再次问。

“要记着，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没有一刻不与你同在，不在你内里。你邀请他，他不必来。他已经在那儿。你的邀请只是增加你对他的觉知，他始终和你在一起。他一直在场，从不缺席。缺席的是你对他的觉知。你生活中肯定有过这种时刻，比如说你去参加聚会。也许有很多朋友在场，但你没注意或遇见任何一个，因为你心不在焉，在想着别的什么。你有过这种体验吗？就像那样。我们过于专注对错、道德不道德、我们的欲望，以至于注意不到他的在——自始至终和我们同在。所以说，邀请他参与你做的每一件事，以制造那种觉知。我说每一件事，乃意味着每一件事。他已经在场。你要做的是创造那种他已在场的觉知。”

尽管我内心接受了埃瑞奇的话，但头脑依然抵拒。这种心理障碍经过多年的痛苦才被冲破，我才能够将埃瑞奇所说的一小部分付诸实践。

放下小事

一次，我在满德里大厅听见玛妮这么说：

“初来巴巴这里时，我们女满德里都很傻。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斗。如果有人拿了我的针没还，或是我拿了谁的剪子，就会发生争吵。我们争的总是小事。这就是悲哀所在。我们从不为大事争。巴巴，神人，阿瓦塔，在我们中间，给了我们大好的机会，而我们执著不放的琐碎小事，常常让我们忘了要充分利用他给的机会，吸收他的在，片刻不离之。

“这种时候，我们在他身边，却没和他在一起，不利用他的在。回顾过去，我真希望我们的争斗和嫉妒是为着大事情。我们从不去争着‘更爱巴巴’，‘绝对服从他’，或‘更加谦卑’。这些事才值得争取。我见年轻人，虽为他的爱而来，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别在对错、你的我的这种小事上浪费时间精力。放下它。把你的时间用在利用这个珍贵机会上。吸收他的在，让他的在成为你的生命。我们经常像个小孩子，抓着假珠宝项链不放，即使给他真宝石也不撒手。要学会‘放下’假宝，去争取真宝。”

每当发现自己陷入“我对，你错”局面，或过于沉迷于工作，我就会想起玛妮的话。

莫忘目标

埃瑞奇时常警告我们要小心道路上的诱惑，以及忘情于这些诱惑会怎样使人的注意力离开巴巴。下面的事件发生在埃瑞奇和一位美拉巴德的长期工作人员之间。事件发生时，印度的金融机构和银行的法定存款利率限制是18%。不过，人们会把钱存到私人机构，以获取更高的利息，有时高达36-50%。

有人给这位工作人员提出一个很好的利率，但超过了法定界限。他找我征求意见。我按习惯建议他去找埃瑞奇。不过我自己也很好奇，想听听埃瑞奇怎么说。这位工作人员便去找埃瑞奇请教。埃瑞奇显得很

不安，生气地说，“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干吗来问我？你显然想那么做，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那就去做好了，别问我。你有自由随心所欲。”

埃瑞奇的反应让工作人员大吃一惊，我也是。他恳求埃瑞奇，真诚地表示自己无知，再次请求埃瑞奇给建议。埃瑞奇停顿一会儿，盯着他看了许久，仿佛不相信地摇摇头，最后以强有力的口气说，“别忘了你来此的目的。将会有很多诱惑和分心的事情。放纵于这些将削弱你在此的意图和目的。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让步于小诱惑，会为放纵于大诱惑打下基础。就像种子，给它浇水，它就会长成参天大树。因此，要小心，每天提醒自己，你来此的目的是什么。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回顾一下，看看你当天的活动是让你离目标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这让我想起两句话。第一个是佛主的，“放纵欲望一点点，欲望便如孩子长大。”另一句是美赫巴巴的，“你所面临的每时每刻，要么加紧假相的掌控，要么将你带向真理。”

还有一次，埃瑞奇用下面的故事，警告朝圣者当心道路上的诱惑。他说，

“你们听说过印度中部的喀居扰庙（Khajurao）吗？是个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人们从印度和世界各地来参观此庙。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所庙宇有何特别之处？庙的外墙是男女纵欲的雕像。雕刻的场景粗俗不堪，极其刺激。外墙上描绘的性交姿势可谓千奇百怪。然而，庙宇的内墙却很简朴，只有一个神像。大多数来访的游客被雕像吸引，连续数小时观看。大部分人未进寺庙就离开了。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建造？那是个考验，看一个人是否足够纯洁，能在庙宇入口处抵御诱惑，它代表了神性门槛。一个人若性格坚强纯洁，就不会受诱惑分心，就会抵达庙宇内部所代表的神性目的。跟随巴巴也是一样。专注于目标，直接朝它走。不要让分心的事物成为你的羁绊。

幻相势力

我常常纳闷，个别跟巴巴很近的人，有的还亲身达善过巴巴，怎么会偏离巴巴的道路，放纵于那些显然会让巴巴不悦、巴巴明确警告过的行为。举几个例子，有几位见过巴巴的爱者，竟然自封大师。一个宣称巴巴在他内里打破了沉默，他现在是阿瓦塔。另几个则利用他们跟巴巴本人的接触，诱惑新来者，谋取金钱，甚而追求女色。

在美拉巴德生活期间，我注意到来这里的巴巴爱者中的类似现象。虽是为巴巴而来，有些人却倾向于失去专注，开始涉入生意、性或权力等不明行为。看到这发生在美拉巴德，我有些难过，奇怪为什么巴巴，全能上帝，不能阻止这种事发生。所以，第一次得到机会，我就向埃瑞奇提出这个问题，“埃瑞奇，为什么有的巴巴爱者，无论在巴巴生前还是如今，会在美拉巴德这种圣地，放纵于腐败、非法或不道德的错误行为。为什么身为上帝的巴巴不能阻止这类事发生？巴巴可以轻易向这些人示现他自己，或在他们心中放一个悔罪念头，就能改变他们的行为，终止这一切。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在这里发生？

埃瑞奇十分平淡地说，“在神性门槛，幻相势力处于顶峰。摩耶，愚昧原理，利用幻相诱惑灵魂偏离神圣目标。一个人必须当心这种幻相诱惑，将注意力集中于巴巴。幻相的性质就是要迷惑你，用短暂的感官快乐，不管是金钱、性欲或是权力，诱你上钩。这些虚幻事物所提供的快乐，虽说短暂易逝，但一个人若不专注巴巴，就会落入圈套，即使在神性门槛之上。结果是，只有跨越门槛才会获取的真正持久幸福，向屈从于这种诱惑的灵魂关闭。

“要当心幻相，因为它就像个商人。你去过服装店，看见商人是怎么卖货的吧？你对自己想买什么要是不坚定，商人立刻揣摩到，并极力诱使你买你原本不打算买的东西。他接连取下颜色各异的好看衣服，要你摸摸料子或者试穿一下，极力让你发生兴趣。你少许表现出兴趣，他就说服你，他给你的价钱绝对公道，你怎么也得再买一件，还补充说

这种款式只剩两件了。你离开商店的时候，不只是买了一件衬衫，还多买了两大套衣服。这就是幻相的工作方式，随时用感官快乐诱使你，就像商人那样。所以说，你看见有人甚至到了巴巴这里，还误入歧途。”

埃瑞奇接着讲了下面的故事，“我给你讲个故事，会帮助你更好理解。上帝和魔鬼之间，曾经有过一场决斗。关系到谁能赢取最多的灵魂。魔鬼同意决斗，但向上帝要武器。上帝同意给他一些可用来诱惑灵魂的武器。上帝给了魔鬼诸如财产、珠宝、金钱等物质财富。魔鬼不高兴，说，‘这好是好，但还不够，因为有的灵魂为了你的爱，就会舍弃这些东西。’

“于是上帝又把诸如酒、毒品等麻醉武器给他。魔鬼还是不高兴，说，‘这倒是更好些，不过仍会有愚蠢的灵魂为了你的爱，舍弃这些快乐。决斗不公平。’

“于是上帝把性武器给了他。魔鬼一得到这个，大喜过望，笑着对上帝说，‘我就等着你犯错，把这样东西给我。有了这些武器，我差不多能把每一个灵魂赢过来。犯了这个错误，你已经输了。’

“听魔鬼这么一说，上帝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落泪，因为他知道现在去赢取灵魂，可谓难上加难。也正是上帝的这些眼泪，落入人的心中，洗去他们的罪过，使他们看清罪的源头，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他们转向神。”

埃瑞奇最后说，“就是这样。在每个人内里，上帝与魔鬼不断决斗着。要深入内心，认识到那一切都存在于你之内。一方面，物质占有、麻醉品和性诱惑，极力引诱你的心；另一方面，成道的永恒极乐也在召唤你。”

“美赫巴巴为了受苦的人类降临，”埃瑞奇说，“就像上帝流下的眼泪，落入人心，唤醒人类。因此，是醒来的时候了。别浪费了这个机会。要专注于他，别为一时的虚妄快乐分心。欲望欲求了无止境。有一样东西，你得到后，就不会再想望别的，巴巴就是来给你那个的。所以，要生发对他的渴望，永获自由。”

放下执著

为鼓励我们放下执著和欲望，埃瑞奇会讲下面的故事。相信它会让读者明白超然的价值。

“有位大师来到一个村子。你们知道大师是怎样的；人们不由自主被他们吸引。村民不但来求他祝福，有的还选择和他一起生活，服侍他，做弟子。几年后，大师对村民的工作完成；决定离开村子。他指示弟子们回到世间，过世俗生活，同时实践他教给他们的一切。他鼓励他们冥想神，念神名，修出离心，诚实劳动，爱人爱物，在一切境遇下都臣服神意。弟子都答应服从大师，除了一位，他要陪伴大师，宁愿不服从。

“大师知道，对这个弟子，在世间生活求道要胜于陪伴他。便如此相告。弟子以为大师在找借口，坚持说他真诚渴望陪伴大师。大师最后同意了，不过设定了一个条件，作为对弟子诚心的考验。他要弟子在附近河边建个棚屋住下，等到他两年后回来。在此期间，弟子要过简单的苦行僧生活，乞讨食物，按照大师的教导静心修持。

“嘱咐完毕，大师祝福弟子，动身上路。弟子在河边搭了个小屋，真诚地开始履行大师的指示。他清晨早早起床，到河边洗浴，做晨祷。他解下腰布，放在岸边，走入河里。”

“在印度乡间，”埃瑞奇补充，“圣者日出前要起床，到河中沐浴，随着太阳升起，他们站立水中，掬水举手献给太阳，一边念诵曼陀或祷文。这个弟子也照此修持。念完祷文，他心情愉快，走到岸边。弯腰拿腰布时，他发现上面有小洞，好像是什么动物咬的。这让他好生纳闷。

“第二天，他做完晨祷，心情喜悦地回去取腰布，又发现腰布上的洞增多。这让他很是烦恼，第三天，他一边念祷文，一边留神腰布。对祷文半心半意。瞅见有只老鼠咬腰布，他冲上岸去追老鼠，祷文都没念完。

“第二天，这位弟子弄来一只猫，把它栓在腰布旁边看守。那天早晨他能一心一意念祷文了。回到岸上，看到腰布完好无损，他很高兴。

然而，随着日渐升高，猫饿得直叫。弟子很恼火，这干扰了他的静心。所以，他进城乞食，也给猫讨了些牛奶。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发现给猫讨牛奶不易，就决定养头牛。这样不但猫每天有奶喝，他自己也可饮用。弟子继续晨祷，白天余下的时间用于冥想神。然而，随时间流逝，他意识到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给牛洗澡，挤奶和喂草上，很少有时间静心。

“于是他决定雇个人照管牛。现在这位弟子还得照顾工人的需要，得为两个人乞食。头几天还过得去，但越来越困难。他决定干脆自己种粮食，工人做帮手，这样一来，他就不必再乞讨食物了。一旦自给自足，他就能够不受干扰，安心静心了。”

埃瑞奇沉默良久。“看看头脑是怎么回事儿？它是怎样把你从一件事引向另一件事，让你相信做完某件事后，你就能自由地忆念他？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是不是？头脑告诉我们，‘完成这个项目，你就有空儿忆念他了，’或者‘摆脱这种恼人的处境，你就能安静地想他了。’你们不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象这样。头脑不断愚弄你，让你陷入新情境。这位可怜的弟子也同样。随着工作负担加重，他雇了更多的工人。粮食收割后，需要储存保护，他需要建个粮仓。为建粮仓，他到市场卖掉余粮筹钱，等等。两年的时间，弟子已拥有一个大农场，几个工人，一座宽敞房屋，还有仆人车辆。

“大师如约回到河边，寻找弟子和他住的小棚屋。但弟子不见，棚屋不存，他向行人打听，但似乎没人知道有这么个人。多方打听后，大师听说有位富人清早会带着猫来河边祈祷。他好像符合对弟子的描述，不过这人住的可是宫殿般房子，不是小棚屋。

“第二天上午，大师来到河边，看到富人带着猫走下河，却没认出。不过，弟子一见大师，就跑过来顶礼。他起身时，看见大师表情惊讶，问，‘您不认识我了？两年前是您把我留在这条河边的。’

‘啊，现在我认出了。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棚屋哪儿去了，你身

上穿的简单衣服呢？”

“弟子解释了事情经过；怎样一件事引向另一件事，现在他是怎样负责照顾他的工人，工人照管他的农场，农场为他和他的牛产粮，好让猫喝到牛奶，保护他的腰布不被老鼠咬，以便他能安静地祈祷。

‘那一天中剩下的时间呢，’大师问。‘你用来想神吗？'

‘这怎么可能？我有这么多的责任。’弟子抗辩。

“听此，大师评论，‘我提醒过你，世俗生活对你是最好的道路，弃世的生活不适合你。’

“弟子知道大师是对的，但还是不晓得当时那种情况下，他还能怎么做。就问大师‘我本该怎么做？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大师回答，‘是你对腰布的执著，致使你离开了神。老鼠咬了你的腰布，你就该放弃穿腰布，去专注神。干吗不连腰布一同放弃？你倘若这么做了，事情会就此结束。你的执著让你产生保护腰布的欲望，从这个小小的欲望种子，长出一整棵欲望大树。要想行道，你就得无欲。’

“大师说完，祝福弟子继续过世俗生活，同时忆念神。”

讲完故事，埃瑞奇警告说，“要谨防头脑怎样对你耍诡计，即使在你真诚努力行道时。这不是件易事。需要巨大的勇气，愿意为他舍弃一切。为了他，必要时你必须准备好全身赤裸，无一丝世俗牵连。”

燃烧的心

巴巴爱者大都知道，巴巴曾提到希瓦吉是他的一次小型降临。也许有读者对这个概念不熟悉。是这样的：巴巴说阿瓦塔的降临大约每 700 至 1400 年发生一次。不过，有时候非常情形会导致阿瓦塔采取小型降临，即使不到 700 年。这两种降临之间的区别是，正常降临期间，阿瓦塔的面纱被揭开，他完全意识到无限能力、无限知识和无限极乐。那时他为整个宇宙工作。但在小型降临期间，面纱不揭，阿瓦塔觉知不到其阿瓦塔身份；意识不到无限能力、无限知识或无限极乐。在小型降临期间，他的工作不是普遍的而是特别的。

埃瑞奇说有一次巴巴谈到除希瓦吉之外的三次小型降临。第一次降临，他是个隐士；第二次是卖糖果的；他第三次小型降临，仅仅是为了一个人。

最初听埃瑞奇这么说，尤其是第三次降临只为一个人，我感到一股电流涌遍全身。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惊疑地转向埃瑞奇。

“他只是为了一个人降临？那个人的内心渴望该是怎样，致使阿瓦塔降临？无限用人身桎梏自己，为全人类受苦，这可以理解。可为着一个人，他也这么做？”

“我想不通，埃瑞奇，阿瓦塔能轻易地指派五位至师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不同的成道者，去满足那个人的渴望。他们很容易做到这个，甚至让他成道——如果他希望的话。阿瓦塔何必采用小型降临？让阿瓦塔特意为他降临的这人是谁？”

埃瑞奇回答，“我不知道。巴巴没告诉我，我也没问。”埃瑞奇停顿片刻，补充道，“不过，从巴巴对我们讲过的话里，我知道这么多：他乃是爱的奴隶——他的爱者的爱的奴隶。那个人的爱和渴望一定强烈得让他的心燃起了火。这个燃烧之心的深切渴望，一定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死前感受他的肉身临在。只有那样才会吸引阿瓦塔的这种回应。当纯洁的深爱发出呼唤时，阿瓦塔会像奴隶一样回应。一定是这样的。”

埃瑞奇摇着头。“爱的疯狂！啊！它是怎样驱使你。你要在心中创造这种疯狂。让心燃烧，这保证会让他奔向你。这个，事实上唯有这个，才会让他从藏身处现身，向你揭示他自己。”

这让我想起如下的乌尔都语诗句，“让对他的忆念使你坚强无比，以至于在写下你的命运之前，神亲自来询问你的意愿。”

纯洁的爱

“目前到处都有婚外性关系。巴巴跟随者也不例外。”坐在埃瑞奇旁边的一位朝圣者说道，“一个已处于爱情关系中的人，可能因往世的因缘，对后来出现在生活中的另一个人产生同样深的感情。以往的业

相激起对新来者的强烈情感。同时他也爱着第一个配偶。似乎业相把他推进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关系。”这个朝圣者接着又问，“可以说这全都是业力吗？”

埃瑞奇立即回答道，“一切都是业力。也可以称之为命运或神意。你在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即便是一面之交，或是你偶尔施舍的乞丐，都与你有着某种往世联系。所以说一切都是神意。不过，我们还有神的希望——愉悦巴巴，做他期待我们做的事。”

埃瑞奇继续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一次，有位信奉基督的女子来见巴巴。她是天主教徒，爱上了神父。你知道，天主教神父不能结婚。宗教不允许。她向巴巴讲述了困境，请求指引。巴巴回答说，‘我很高兴看到你爱他。让你对他的爱发展成长，但要保证其中没有淫欲。让你对他的爱保持纯洁。有一天，这将把你引向对真爱的体验。’这就是巴巴期待我们做的。”

埃瑞奇进一步问道，“你听说过罗米欧与朱丽叶、莱拉与马侬、希瑞茵与法赫德等著名故事吗？他们为何举世闻名？因为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没有付诸于性爱。反对势力使他们之间的爱难以得到肉体表现。但这种爱却因而变得更强烈，跨越肉体层面，几乎升到灵爱层面。

“若是结婚的话，会发生什么？他们很可能会在一定时间里体验并享受肉体方面。过些时间子女会出生，接着是养育儿女的辛苦，日复一日，这会使夫妻疲惫，火热的爱迟早会减弱，很可能至多成为一种温吞的关系。最坏的局面是，罗米欧和朱丽叶开始争吵，乃至彼此厌倦。就是这样。肉身结合使火焰熄灭，分离则让火焰更旺。”

埃瑞奇转向那位朝圣者，说道，“应该这么做：如果你对某人产生了感情，那就让这种感情发展，但要控制自己的身体行动。若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么凭借巴巴的恩典，你就会接近真爱体验。强烈地爱另一个人，若不发生性关系，就类似爱神者对神的强烈渴望。因此，让你的爱成长发展，无论你爱的是谁。当这种爱的强度达到顶点时，把它

献给巴巴。在这两种情况中，情感、强度和渴望都一样。只是目标不同。因此要改变目标，从虚幻的人转移到神圣存在——真爱。就应该这么做。这样的话，你不仅会取悦巴巴，还会成为他。”

埃瑞奇又补充说，“马侬对莱拉的爱极其强烈，又极其纯洁，以至于无处不见莱拉。除莱拉外，他不在乎任何人、任何事。正是这种爱引来至师的恩典。至师轻轻一触，便让他看见神无处不在。纯洁的人爱能把你引向神。就是这样。”

做出努力

同满德里生活期间，我经常看到他们鼓励我们：不论做什么，都要更加努力，然后把结果留给巴巴。许多次，巴巴爱者带着所遇问题，找埃瑞奇倾诉，结束时说，“我把一切留给巴巴。”但通常很显然，这个人根本没做什么努力，埃瑞奇会开玩笑地批评他们，“不要把努力部分留给巴巴。大多数人说‘我把它留给巴巴’，却是把努力留给巴巴。做出努力，尽最大努力，就像你在为他做。然后把一切交给巴巴。”

埃瑞奇讲了下面的故事，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在交给神意或臣服神意之前，努力和意图不无必要。

“有个饭店老板一次同朋友聊天。店主坐在收银台后面，朋友站在他旁边。正聊着，有个乞丐走来求施舍。店主什么都没给，乞丐空手离去。店主转向朋友说，‘乞丐从我这儿一分钱没得到，乃是神意。神意不让我施舍他。’

“朋友不同意，店主坚持己见，‘神意无所不能，完全可以用个高尚或虔诚念头，抑或只是个简单的慷慨念头，去激发我做出施舍行为。但我没受到这种念头启发。乞丐没从我这儿得到施舍，我把这视作神意。’

“朋友回答，‘你没感受到启发，是因为你没有施舍的意图，也没做出施舍的努力。你连开一下抽屉都没有尝试。乞丐没得到施舍，是你没努力，不是神意。’朋友继续，‘倘若你打开现金抽屉，去拿钱施

舍时，突然中风麻痹，手动弹不得，让你无法给钱——那才叫神意。因为有真诚的意愿和努力在里面。’

埃瑞奇总结说，“就是这样。我们得怀着解决问题的意愿，做出真诚的努力，好像你是在为巴巴而做，然后把结果留给他。”他还警告，“不要把努力部分留给巴巴。那是在欺骗自己，因为你心里想不劳而获。实际上，应该反过来。做出努力，再把结果留给巴巴。”

另一次，有朝圣者对埃瑞奇说，“巴巴说你向他走一步，他会向你走十步。考虑到我们的步子太小，无足轻重，比起巴巴的大步，算不上什么。所以，即使我不迈步，巴巴迈向我的十步也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巨变，让我感受他的在。可我没发现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为什么？”

埃瑞奇立即回答，“除非你迈出第一步，否则他就不会朝你迈十步。不管你的步子多小，你朝他走的这一步里所含的意愿、渴望和努力，迫使他用十步来回应你。你走向他的一步，反映了你心中对他的渴望。他则回应那种渴望。对合一的渴望，驱使你生发努力，努力则邀来他的恩典。”

猴心

作为朝圣者拜访美拉巴德时，我大部分时间都到巴巴三摩地静坐，尽量利用这个黄金时机，我知道将来全世界都来朝圣时，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然而，我尽了最大努力，还是不能够专注巴巴，脑子里杂念不断。这让我有些恼火。我祈求巴巴帮助，仿佛作为回应，有一天曼萨丽谈起这个话题。她问我，“你喜欢在三摩地静坐，不过告诉我，你能专注他吗？有杂念干扰吗？”

我坦白相告，“杂念干扰得厉害，我感到恼火。不知道该怎么办。”

曼萨丽随后问我一个问题，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你见过猴子吗？它是怎样喜爱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

“见过，”我回答。“我见过，可您为啥问起这个？”

“头脑就象猴子，”曼萨丽解释。“它喜欢从一个念头跳到另一

个念头。你见过关在小笼子里的猴子，没地儿活动，有多么躁动？头脑就是这样。你坐在三摩地，试图专注他的照片，排除杂念，你是在试图把你的猴心关进小笼子。它变得躁动不安，你感到恼火。要让你的猴心放在较大的笼子里，有几个房间让它自由活动，它就不会躁动不安了，同时依然呆在笼子里。

我不大明白曼萨丽的意思，便要求她解释一下。

“很简单，”她说。“让你的猴心注意力仅仅局限于美赫巴巴这个笼子，但让你的念头和注意力，自由地从一张巴巴照片转移到另一张照片上。在你面前放上几张美赫巴巴的图像，如果你不需要照片，就在心目中想象这些形象。首先专注于一个形象，一觉得厌倦，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二个形象上，之后第三个，等等。有一天你的猴心对这个也会厌倦。那就专注于他的属性，在心中想象那个属性。你一定见过他的那些照片，有的无比慈悲，有的圣洁不凡，还有的神爱流溢。因此，当你的念头游移，或者回忆他的慈爱或神性故事时，就对该属性和形象一并专注。这样你的念头就会围绕着他转，使头脑易于专注他的形象，不受杂念干扰。”

^

曼萨丽又说，‘你一定看过美赫巴巴的电影。他是怎样爱抚或拥抱爱者。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他爱抚和拥抱的是你。你一定看见过他大步流星走上山，弟子在后面跑着追赶。想象追赶他的是你。想象他在对一群门徒讲话，你是其中一员。想象他在问询你的健康福利。同他交往交流。真诚努力这样做，有朝一日努力就会变得自如，他会对你活起来。不再只是一张照片，而是活生生的神人，你可同他交流，对他提问。你甚至会发现你的问题得到深刻回复。以这种方式，他成为你形影不离的伴侣，你可与他相互分享、关怀或打架。”

曼萨丽的建议对我帮助极大，我坚持实践至今。我发现她的建议真实可行，我对它的实践程度，也是我在生活中感受巴巴亲身临在的程度。

心灵这般

埃瑞奇镇定无比。最大的不幸不会惊动他，而影响到别人的最小问题却让他关心。他的镇定有着圣人才有的品质——近乎神。然而，正是这个让我们有些人生气恼火。因为埃瑞奇不但拒绝作出反应，还拒绝介入或甩鞭子。不管朝圣者怎么行为不端或者侵扰他人，他也不会予以纠正或管束。

一次，有个朝圣者于沉默日在招待所 D 栋饮酒，被当场捉住。他不仅浑身酒气，瓶子里还剩半瓶酒。最后决定请这名朝圣者离开，他也同意了。埃瑞奇却感到这样不妥。他认为，我们向朝圣者解释规则后，把酒没收，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说，“埃瑞奇，登记第一天，就把规则给每个人解释过了。”埃瑞奇驳道，“那又怎样？再给他解释一遍。也许他没听清。他应该再有一次机会。”

我也借机追问，“您为啥拒绝管教纠正朝圣者？”埃瑞奇沉默片刻，缓慢地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心已成这个样子。我们在每个人身上看见巴巴。我们怎么能敲打巴巴？”

我坚持，“可您却敲打和您同事的工作人员身上的巴巴，埃瑞奇。好像那对您不成问题。”

埃瑞奇笑了。“我敲打的不是工作人员身上的巴巴。我敲打的是开始露头的妄我，自我。”

我仍然徒劳地逼问埃瑞奇。“那朝圣者的妄我呢？您为何不也敲打敲打，哪怕一次也行啊？”

埃瑞奇叹道，“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者则准备好了。是巴巴将准备好的灵魂吸引来。是他对这个灵魂工作，帮助他摆脱虚妄。我们只是他的媒介。”

我相信埃瑞奇的话发自内心，不是说辞或借口。这帮助我理解他拒绝打鞭子的原因。

心会长大

对困扰我们的问题，满德里给予圆满的解答，我们的心灵也接受了。但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头脑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在美拉巴德发生的一些事情，不可避免地再度引发对满德里不甩鞭子的话题。埃瑞奇叹了口气，点点头说，“我知道人们责怪我们不打鞭子，造成无纪律，毁坏了气氛。”他停顿片刻，指了指加利·克莱纳，接着说，“还有人责备我宠惯加利。”这也是我不时闪现的念头。我立马打断，问，“您是怎么看的？您觉不觉得自己宠惯加利？”

但凡有机会在智力上角逐埃瑞奇，我都不会错过，看埃瑞奇如何避开我认为的死角，是件趣事。他不但能轻松闪开，还常常给出深刻洞见。事实上，埃瑞奇会利用一切外部情形，无论是争斗还是气氛损坏，来扭转局势，让你明白那不在你外面，而在你内里。接着他会鼓励我们深入内心，从里面清除障碍和争斗，这样外部情形就不会烦扰我们了。

加利·克莱纳是埃瑞奇最喜爱者之一，他在行事上经常给人口实，对埃瑞奇抱怨他缺乏纪律。既已知道埃瑞奇拒绝甩鞭子的原因，我很好奇他对这个问题怎么说。埃瑞奇沉默良久，缓慢地说，“你不会相信我的话，但我可以诚实地说这么多，我一度也和加利一样。事实上，我比他更糟。这完全是真相。就连同巴巴一起生活后，我也没什么改变。实际上，随着时间流逝，我的性情甚至更坏了。然后，一年年过去了，我注意到自己有了转变。什么转变？我注意到我的微小心开始变大。这种变化是什么促成的？是美赫巴巴。我竭尽全力也无法造就这种巨大变化。这都是他的恩典。

“你的心一旦开始成长，就不会停下。自从巴巴去世，已过去多年，我的心还在继续成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像我这样不配的人身上，我确信，也绝对诚实地说，有朝一日，不只是加利，还有你们每个人，都会体验我所体验的。你们微小的心也会变得巨大，跟我们的一样。我再三说过，我原本不配和巴巴一起生活。有许多人配，因为他们的努力

和渴望，那是我曾缺乏的。对于我，他把我留在他身边，给我这个机会，这完全是他的恩典。

“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恩典也会降临你们每个人。那时你们就会明白我们不能打鞭子的原因了。你不能用鞭子让一个人的心长大。你不能靠纪律让心长大。靠你个人的努力也不能让心长大。是什么能让心长大？唯有他的恩典。这就是我要说的。”

真正谦卑

这些年，随着对埃瑞奇的了解加深，我发现他不仅伟大，还真正谦卑。在将巴巴的教导付诸实践方面，他是个活榜样。埃瑞奇人格伟大，虽拥有权威，但在信托日常工作中，却选择不用。若有人拒绝听从，埃瑞奇只是谦卑地请求他，而从不运用自身权威。

还有一件事埃瑞奇不喜欢——有人开始以某种方式赞美或景仰他时。他会感到不舒服，你能看见他脸上的不悦。下面的故事可让你有个概念。

蔻诗德逝世，火葬后，骨灰装在小盒子里待葬。安葬那天，朝圣者都聚集在三摩地。满德里也来了。埃瑞奇比女满德里稍许早到，我站在他身后。克莱格和迪瓦娜站在埃瑞奇两边，埃瑞奇后面还有一位朝圣者，和我并排站着。

女满德里到了，几名助手走到三摩地前，止住长长的达善队伍，以便让满德里达善。女满德里入内达善。然而，埃瑞奇却站在原地。保·纳图和阿娄巴也前去达善。埃瑞奇依然没动。我们都站在三摩地对面的平台旁。

一名助手注意到埃瑞奇没过来达善，便大声呼唤，“埃瑞奇，您不要达善吗？”不等埃瑞奇说话，克莱格抢先回答，“不用了，埃瑞奇一般不进陵墓。”这让我吃惊，站在我旁边的朝圣者也不解，他问克莱格，“为啥埃瑞奇不进陵墓？巴巴不是说这是将来的麦加吗？怎么会有人不想进去顶礼麦加？”

我深知埃瑞奇的伟大，转向这名朝圣者，说，“他不去麦加。麦加来找他，因为他是埃瑞奇。”虽然我声音很轻，埃瑞奇还是听到了。他微微转头，看了看我，耸耸肩，叹口气说，“好吧，我们过去达善。”随即向三摩地走去，我们几个随同也跟他一起过去。

这就是埃瑞奇的谦卑和伟大。让我想起巴巴的一句话，“唯有真正伟大者才会真正谦卑。”

过了好久，我才有机会向克莱格询问埃瑞奇不进巴巴三摩地的原因，克莱格解释说，只是有长队等候时，埃瑞奇才避免进三摩地，因为他不想干扰或者分散朝圣者的注意力。对于我，这本身就是埃瑞奇谦卑和伟大的又一个标记。

埃瑞奇还有一种品质。不论他在做什么工作或者处于何种状况，若有朝圣者来访，他都会放下一切，走过去给朝圣者一个巴巴拥抱。有时埃瑞奇坐在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大厅地板上，会有个常来的朝圣者走进。你以为埃瑞奇会坐着不动。然而，虽上了年岁，健康不佳，他还是费力站起，问候来者。

朝圣者一般会抗议，“不用了，埃瑞奇，请别起来。”埃瑞奇反过来抗议，说，“你为啥不给我拥抱你内里巴巴的机会？”

一次，听到埃瑞奇上述言语，有个朝圣者反驳，“您拥抱我们时，真的感觉您是在拥抱巴巴？”埃瑞奇即刻回答，“我拥抱的若不是他，干吗自找麻烦，去拥抱你们每个人？”

巴巴要什么

随着时间流逝，朝圣者开始增多，美拉巴德也必须发展。如何开发美拉巴德，常在居民之间引起争论。争论根源自然是每个人感受的爱，不只对巴巴，还有对这片他无处不在的神圣土地。每人心中各有一个怎样取悦巴巴的概念，特别是涉及保留美拉巴德神圣气氛之处，人人都想尽其所能提供服务。

有些居民倾向于原样保留巴巴时期的气氛，对任何开发都持怀疑

态度。另一方面，也有居民感到，随着朝圣者增加，开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一天，如巴巴预言，全世界都会来朝圣。这常常导致冲突，有时问题严重到需要满德里介入。

一次，双方都不肯放弃所珍视的观点，争论拖了很久，最后只得交给满德里解决。对于我，争论双方都显得合情合理。很难选择支持哪一方。

一如既往，埃瑞奇不介入这类争端或问题，他耐心听完两方的陈述，要当事人去找别的满德里征求意见。这次碰巧我在场，他们离开后，我跟埃瑞奇讲了自己的感受。我说，“埃瑞奇，这件事在我看来双方都对，尤其是各方的陈词都合情合理。”我又说，“埃瑞奇，我知道您不喜欢介入这些事情，但告诉我，就算为了我的利益，帮助我理解，您认为两个决定巴巴会要哪一个？”

埃瑞奇叹口气说，“两个都不要。巴巴要你这两种情形都超越。这些都是你要的。巴巴不要这些。他要这些做什么？他是宇宙之主。巴巴真正想要的，是把神给你，为此你必须超越对错，超越这那，超越一切情形。只有这样你才会找到他。这是巴巴想要的。”

超越对错

埃瑞奇从不错过机会提醒我，要得到巴巴，就得努力超越对错。他的话对我也不无启发，但像我这样的人，很难不采取对错立场。我性情火爆，容不得不公。稍有不平都会让我挺身而出，错误得不到纠正，也常令我轻易发火。

这种时候，埃瑞奇会慈爱地提醒我，应该友爱地好言相劝。我打趣道，“好言加手枪能尽快成事，埃瑞奇，光是好言不管用。”这是我自小受的教育，也是我看世界的眼光。不过埃瑞奇对我总是耐心慈祥。

一次，我对某个人发火，埃瑞奇看到，走了过来。他的方法如此委婉，问题立时化解。我深为叹服，因为我未曾想问题能解决，那也是我发火的原因。我静静地同埃瑞奇坐着，受内心驱使，问了他下面的问题，“埃

瑞奇，对不起，我发了火。但告诉我，对不公和错误采取反对立场——这难道不是巴巴希望我们做的？难道巴巴不希望我们坚持正义？”

“不希望，”埃瑞奇回答。“他希望你坚持真理，而非正义。”

“那有什么区别？”我问。

“你站在正义立场时，自我便坚持自身，你则受缚于虚妄幻相。而你站在真理立场时，就得准备好承受各种各样的羞辱，不予反应。你要能做到这个，自我就会削弱，并且逐渐消亡。自我彻底死亡时，你就体验真理。”

我试图领会埃瑞奇的慈悲讯息，但内心仍有抵触。我说，“那该怎样对待不公正？”

埃瑞奇说，“把不公正当作巴巴送给你的机会，去经受耻辱，增加对他的依赖。”

我申辩，“倘若人人都按您的建议，拒绝反对不公，世界会成什么样子？”

“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在真理立场，”埃瑞奇解释，“这只是对极少数人，对准备好彻底毁灭者，对敢爱敢要巴巴者。”

埃瑞奇的话让我想起玛妮常在满德里大厅引用的话。“爱者向至爱祈祷，‘据说瞥一眼您的容颜，就让人化为灰烬。那又怎样？露出您的脸，让我看一看。’”

血之泪

作为灵性训练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会被满德里敲打。谁若碰巧是满德里的助手，就得承受大部分的敲打。迪瓦娜是埃瑞奇的助手，不离埃瑞奇左右，你常会看见她掉眼泪。埃瑞奇不在满德里大厅或在朝圣者面前当众数落她。而是在信托工作期间或者私下场合。

一次，下午 3 点喝茶时间，我们几个在信托办公室同埃瑞奇坐着。埃瑞奇似乎在数落迪瓦娜的兴头上。他专挑小毛病，小题大做。这些错误其实不存在。只有埃瑞奇能以其戏剧性方式，让它们显得跟真的一样。

最后，迪瓦娜受不了，转向埃瑞奇说，“为什么我今天做什么都不对？难道我今天连一件事都没做对？”

埃瑞奇评论，“没有。连你呼吸的方式都不对。”随即提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说过的话，“就连你的呼吸本身都是错的，”以便说明自我的每个行动都制造束缚。随着埃瑞奇的解释，很可能受了一整天数落的迪瓦娜哭了起来。长期工作人员帕特也在场。她敢说敢为，有啥说啥。责备埃瑞奇，“哦，你这坏孩子。看看你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子都做了什么。把她弄哭了不是？”

埃瑞奇故作惊讶，说，“真的？她哭了？我可没看见。”帕特抓起埃瑞奇的手去擦迪瓦娜脸上的眼泪，说，“您认为这是什么？”

埃瑞奇仍面带惊讶，说，“这可不是眼泪。颜色变红，血开始流出时，那才叫眼泪。”接着又说，“在这条道上你本该流下爱和渴望血泪。”他随后讲了巴士拉的圣人拉比的故事。

“你们知道巴士拉的拉比吗？她全部时间都用来祈祷和忆念主。整天和几乎整夜如此。因身体虚弱，她会打盹睡两三个小时。醒来后，她懊悔悲伤得哭泣，血泪开始流出。她祈求上主把这几小时的睡眠也拿走，因为这不但打断她的忆念，还让她感到与至爱的分离，她的心无法忍受。当你爱时，就是这样，”埃瑞奇说，“即便如此，拉比虽经历强烈痛苦，但那一生仍未达到完美。她还得再出生一次，作为巴巴简，获得完美。”埃瑞奇补充说，“要想得到他，你就要准备好流下血之泪。”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两句诗，实际上是巴士拉的拉比献给上主的祷文。

“我内心里的神爱洪流，主导我生活中的灾难溪水。

无限之美啊，您甚至会在我的生活中掀起台风，来测试我的爱是否挺得住。”

只有拉比这样的高级灵魂，才会如此向神祈祷。

只是服从他

我常模仿同事们的言谈举止，有时甚至模仿满德里的。一次，宝吉有空，要我做些模仿。我问宝吉可不可以模仿他，他说可以，我就模仿宝吉怎么敲打助手。模仿完，宝吉大笑，说，“你很擅长此道。你靠这个能赚大钱。”

见宝吉心情愉快，我借机问他，“宝吉，巴巴敲打满德里成员，这我们知道，但告诉我，有没有哪个满德里，因跟巴巴接近，敲打过你或别的满德里？”

宝吉即刻回答。“有，埃瑞奇。他可厉害了。我好怕他。他会敲打任何一个满德里。那时他跟现在大不一样，可不是你们知道的埃瑞奇。当然，他也有敲打人的权威。实际上，他敲打别人，是在为巴巴工作，为取悦巴巴。”宝吉还讲了下面的故事。

“那时巴巴同一些满德里住在美拉扎德，帕椎和几个满德里成员在美拉巴德生活。帕椎负责照管美拉巴德。一次，发生严重干旱，他捎信给巴巴。巴巴回话，要帕椎保证只让那里的满德里用水，别人都不得用水，包括美拉巴德的工人。

“一旁坐着的彭度表示抗议，提醒巴巴，有一个长期老工人，至少应该让他使用水。还说，巴巴要是不准那个工人用水，那么他（彭度）就会很难受。彭度讲完，埃瑞奇立刻转向他，说，‘你干吗去背这种负担？巴巴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那个工人，决定不给他水。你干吗干扰巴巴的工作？巴巴做这个决定，是为那个工人的最大利益。你干吗要强迫巴巴改变决定？来背这种业相负担？为什么不只是服从他，把一切留给他？’

宝吉最后说，“这就是埃瑞奇的权威，他可以批评指正任何人，彭度默默听着。没人有勇气回驳埃瑞奇。

冲出幻相

下面的故事是曼萨丽讲述的。

“当时我们女满德里同巴巴一起在山上生活。巴巴坐在铁皮棚下的椅榻上，我们围坐在他身边。一次，巴巴面容忧伤，谈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世界灾难。一名西方女子（玛格丽特）说，‘巴巴，这都是您的错。您创造了幻相，我们都因之受苦。您为啥不把我们从幻相里全都解救出来？这可都掌握在您手中。’

“巴巴表情异常严肃地说，‘不错，我做得到。我想让谁成道，就能让谁。但为什么我应该让你们成道，不让石头？对于我，二者都一样。我平等地存在于二者。那我为啥不该让石头成道？’巴巴又说，‘你若想成道，就得通过取悦我，来邀请我的恩典。这并不容易。爱、臣服和服从我的每个希望，则取悦我，吸引我的恩典。不过，也有一条捷径。你若在死亡时刻想念我，就会获得解脱。就这么简单。但除非你从现在开始练习，否则临死前就不会想起我。死亡时刻，你的心布满各种念头——家庭的、财务的和其它世俗的。所以，现在就得开始实践。’

“巴巴进而补充，‘你们听见过栓在桩子上的狗怎样哀嚎躁动，叫个不停吗？你们知道它们因何如此吗？因为它们试图挣脱锁链。就连上了锁链的狗都躁动不安，而坐在这里的你们，被愚昧锁链束绑于幻相，却乐此不疲。没有谁想冲出这些镣铐。你们就像粪池里的虫。我把你们拉出来，一放手，你们又都爬回粪池。我来到你们中间，就是要帮助你们冲出幻相枷锁。为此，最简易的途径是全心全意地不断忆念我。”

为鼓励朝圣者忆念巴巴的名，曼萨丽讲完故事，又补充说，“很难整天忆念巴巴，特别是我们的心被需要做的日常工作占据时。不过，一天当中也有几个时间，我们稍作努力就能轻易想到巴巴。人们总是记着一日三餐。这个你忘不了。那就在每次餐前念几遍巴巴的名。

“还有，你也忘不了晚上睡觉或早上起床。这种时候也做出努力，想他，念他的名。随着时间流逝，你会在一天中找到更多的空余时刻，

比如旅行、沐浴、等火车或汽车的时候。这些时刻也能成为忆念他的机会。尽可能多忆念他，因为他的名做着全部游戏——小的、大的、终极的。”

神醉

一次有个朝圣者问宝吉，“你们在巴巴身边生活，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却没人离开他，而是继续跟随他，这是什么原因？”

宝吉回答，“他流溢的酒，让我们陶醉上瘾，因而不在意自己的处境。”接着讲了下面的故事加以说明。

“曾经有个酗酒者。他父母很是忧愁，常劝他戒酒。一天，父亲决定推心置腹跟儿子谈谈。爷俩单独一起时，父亲问儿子，‘你为啥喝这么多酒？是不是心里有啥不痛快？是不是想要什么，没得到，感到失落？你喝酒是不是因为这个？’

“儿子说不是的，不是那么回事儿。父亲追问，‘那你为什么喝酒？你难道不明白，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们有多难受？更不用说这还会毁了你的身体。你究竟为啥喝这么多？’

“年轻人无助地转向父亲，坦白，‘我喝上瘾了，老爹。我试过几次，都戒不了。瘾一上来我就忍不住。”

“父亲沉思良久，随后有了主意，觉得或许这能帮儿子。他告诉儿子，“喏，我会帮你戒酒。”

“儿子满脸惊讶。‘您怎么帮我？’他问。

“父亲回答，‘每天我陪你喝酒，你喝多少我喝多少。我们喝上一个月。一个月结束，我彻底断酒，这应该激励你和我一起断。我们一块儿做。”

“儿子同意父亲的建议。于是，从第二天起，父子俩开始一起喝酒。起初父亲跟儿子喝得一样多，但随着时间过去，儿子注意到父亲喝得比自己还多，而且很享受的样子。30 天过去了，儿子以为父亲会停下，但父亲照喝不误。又过了几天，儿子以为父亲把约好的时间给忘了，说，

‘老爹，您还记得我们一开始的约定吗？”

“父亲回答，‘记得，儿子，我当然记得。’

‘您知不知道已过了30天，您说好30天后断酒，以便帮我也断掉？’

“父亲回答，‘知道，儿子，我都记得。可约定那会儿我哪儿知道，酒原来这么醉人，这么容易上瘾，这么美妙。现在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了。我决定不戒了。你想戒，你戒，反正我是不戒了。”

宝吉最后说，“在巴巴身边就是这样。我们对他的在上了瘾，离开了就活不下去。”

巴巴说话时

阿娄巴是美赫巴巴的亲近满德里之一。少年时代在美赫巴巴的修爱院生活学习。成年后加入巴巴，参与巴巴的大部分旅行和工作阶段。然而，你跟阿娄巴交谈，常会惊讶于他的孩子般性格。阿娄巴对巴巴信赖就像孩子，举动也像孩子。

巴巴去世后，阿娄巴开始造访阿美纳伽每一家小餐馆。吃过茶点，他会要侍者把经理叫来。侍者不免担心，问阿娄巴是不是饭菜或服务有什么问题。阿娄巴不睬侍者，只是说，“叫经理来，我有话跟他说。”

侍者更加不安，只好叫经理来。经理来了，也问是不是饭菜或服务有啥问题。阿娄巴回答，“饭菜服务都很好，但你们店里有一样我不喜欢，不满意。”

经理自然会问阿娄巴，“那是什么，先生？请告诉我们，我们也好改正。”

于是阿娄巴告诉经理，“你们店里一张美赫巴巴照片都没有。我不喜欢。”这自会引起一番讨论，最后经理一般都会向阿娄巴保证，过几天一定弄张照片挂墙上，满以为这能应付过去。

“干吗要等几天？”阿娄巴说。“我这儿有美赫巴巴的相框，我会亲手把它挂到墙上。”

经理被将了军，开始找借口。“可现在没法儿挂，我们没锤子也没钉子。”

“没关系，”阿娄巴安慰他，‘锤子钉子我也有。”说完，就在饭店里选了块最理想最显眼的地方，钉上钉子，把美赫巴巴的照片挂上去。

挂完照片，他转向经理，宣布，“相框 30 卢比，你得付款给我。”经理早被阿娄巴的奇怪举动弄得晕头无措，一声不响地如数付钱。本地 70 年代营业的大多数饭店，如今仍挂着阿娄巴挂上去的巴巴照片。

阿娄巴还会拿着巴巴相框找朝圣者，问，“你喜欢巴巴的这张照片吗？”朝圣者无一例外回答，“喜欢，好美。”阿娄巴就问，“你想留下吗？”朝圣者有点惊讶地说，“当然，我很想。“阿娄巴就把照片送给朝圣者，后者得到这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对阿娄巴连声感谢。但更意外的还在后头：“你得给我 30 卢比的相框钱，”阿娄巴说。惊讶无比的朝圣者赶忙掏钱给阿娄巴，一边听他解释着，“可不能免费赠送，那样人们就不会珍惜。”

阿娄巴还有一件事常做，他会拦着朝圣者，不仅细数人家的过去，还预测他们的未来。他经常成功地猜出别人的问题性质，随后建议解决方案。基本是念多少天巴巴的名或巴巴的某个祷文等。阿娄巴的建议经常大获成功，结果很多人，尤其是印度人，都带着个人问题，涌来向他请教。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从阿娄巴的建议中获益。也有好些人听从阿娄巴的建议，却没明显结果。宝吉一次要我去逗逗阿娄巴。宝吉说，“鲁斯特姆，去问问阿娄巴，他的预言为啥对那么多朝圣者不管用？当然，也有管用的，但为啥不对人人管用？”

于是我找到阿娄巴，开玩笑问道，“阿娄巴，您的预言为啥不次次应验。您为啥有时失败？”

阿娄巴即刻以其孩子般的方式回答，“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注意听，好明白我的话。当巴巴通过阿娄巴说话时，预言总会应验。若只是阿娄巴做预测，就总是出错。就这么简单。”这对我的心灵产生深刻冲击。

阿娄巴简单话语中隐含的真理，折射出巴巴常说的话，“无论做什么工作，你的自我在，我就不在。你的自我不在，你的服务无我，我就在。”

怎样祈祷

许多次，人们向满德里抱怨在三摩地受别人干扰。尽管三摩地有指示牌，要人们保持肃静，但违背规定的事屡见不鲜。若哪个人一再过犯，满德里会予以纠正。

一次，又有人抱怨。埃瑞奇说，“我感到奇怪，不只对被抱怨者，还对抱怨者。”我们都被他的话弄糊涂了。埃瑞奇经常语出惊人，激起我们的兴趣。我问他，“对抱怨者有啥奇怪的？他们不堪其扰，所以才抱怨。”

埃瑞奇叹道，“你在三摩地时，注意力应在巴巴身上。如果你真正专注于此，就不会注意别的事情。我奇怪的就是这个。这些专注于巴巴者，怎么会注意到干扰？”他接着又说，“你们听说过农夫妻子教国王祈祷的故事吗？”

“从前有个农夫，整天在地里干活，日头偏西时到丛林里捡柴火。天黑前把柴火背回家，陪伴妻子。这对儿夫妻新婚燕尔，如胶似漆。

“有天晚上，农夫没像往常一样回家。妻子等了一会儿，焦急起来，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仍不见丈夫的踪影。她甚为担心，索性亲自到丛林里寻夫。碰巧这个国家的国王，此时也在丛林里。国王是穆斯林，随着太阳西沉，正在做晚祷。农夫妻子呼唤着丈夫，完全沉浸于对丈夫的找寻，根本没注意到国王在那儿恭敬礼拜。

“她绊倒在国王身上，爬起来看都没看是什么绊倒了她，就走开了，到丛林深处寻找丈夫。这激怒了国王，但他和跟从都在祈祷，只能等祈祷完再说。祈祷一结束，国王就下令追捕那女子，把她带过来见他。

“这时女子已找到丈夫，正高高兴兴同他一道回家，不料撞上了警卫。警卫将二人双双抓捕，带到国王面前，国王发威，‘你要不想被砍头，就给我个理由？’女子满脸惊讶，对国王说，‘陛下，我不知道

您在说什么。请告诉我，我错在何处？是什么让您这样的高贵国王，气得要砍我的头？’

“国王愈发生气，怒驳道，‘你打扰了我的祈祷。你绊到我，连停下来道歉都没有，这会儿却说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胆敢对国王如此无礼？难道不该把你就地处决？’

“女子平静地回答，‘尊贵的王啊，您说我做了这些事，我相信。您有理由判我死罪，但请听我如实相告，我专注于寻找我深爱的丈夫，别的什么都注意不到。王啊，我万分抱歉，但我有一事不明。您若是全神贯注向神祈祷，怎么会注意到这些事情？’

埃瑞奇停顿片刻，继续说，“你们知道国王是怎么做的吗？他不但宽恕了女子，还指示大臣奖赏她。大臣问他此举何为，国王回答，‘今天，她教会我怎样真正祈祷。’埃瑞奇最后说，“就应该这样。如果你专注巴巴，什么都不会干扰你。所以在三摩地时，要像农夫的妻子那样，努力专注想他。”

生发渴望

朝圣者离开美拉扎德后，埃瑞奇会换上短裤，坐在蓝车旁的安乐椅上。这是他的座位，想陪伴埃瑞奇的居民会围坐在他身旁。一次，我也在那儿，问他，“埃瑞奇，似乎至师成道前，都产生某种躁动。四处流浪，寻求终极结合。他们好像处于失控状态。被一种流浪欲掌控，无助地屈从，不停流浪。至师罗摩克里希那，乌帕斯尼·玛哈拉吉和别的至师也都有过这种躁动，驱使他们到处寻求终极合一。一个人达到完美之前，是不是必须经历这个阶段？是不是至师都要经历这个？”

“是的，”埃瑞奇直截了当回答。沉思片刻后又说，“你不知道那种躁动像啥。是疯狂，我告诉你。某种疯狂攫住这个人，让他躁动不安，像鱼儿离开水。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

埃瑞奇语气中的激情让我惊讶。就好像他经历过那种躁动似的。实际上，他说“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时，我好奇是不是埃瑞奇知道

“那是什么样子”。于是直言相问，“埃瑞奇，听您的口气，好像您有过那种经历。我从没见过您带着如此激情说话。告我实话，您体验过那种疯狂和躁动吗？”

埃瑞奇说，“没有。我没有体验过。”

“您不知道，却为何说起躁动和疯狂？”

埃瑞奇缓慢回答，“哦，我看过电影，读过图克拉姆，艾克纳施及其他完人的生平。我猜差不多是那样。”

我不满足，继续给埃瑞奇施压，说，“我感觉您没把话全说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有位朝圣者拿出一张您少年时的照片，照片上您穿着僧袍，头发剃光。那时您说那不是灵性渴望，只是当时的风气，您不过是赶时髦。您还记得吗？”埃瑞奇承认。我继续，“您当时没完全说实话，对不对？您体验过某种躁动和疯狂。我敢肯定您体验过。”

埃瑞奇回避这个话题，说，“哦，好啦，忘了它。我们谈别的。”见他不愿多谈，我只好作罢。对他进一步施压已无意义。我们谈别的事情，谈了一会儿，无话题可谈，便沉默不语。风铃奏出悦耳的声音，伴随着鸟儿啁啾，我享受着美拉扎德的静谧，感受到巴巴的在。我淹没于那片静谧，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听埃瑞奇说，“是的，我有过那种体验。”

从和平心境中走出的我，对埃瑞奇的话一时摸不着头脑，“抱歉，埃瑞奇，我没听明白您在说什么。您体验了什么？”

埃瑞奇缓慢地说，“我们刚才谈过的躁动和疯狂。”

我一下跳了起来，如被电击一般。“是不是您穿僧袍、剃光头那会儿？”

“对。是那时。我感受到巨大的躁动和疯狂。他们在学校里讲基督生平，我会热泪盈眶。还常去听罗摩克里希那教团的布道。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在遇到巴巴之前。”

“您遇到巴巴后，发生了什么？那时您的体验是什么？您跟他一起生活时，仍然体验同样的躁动吗？”

埃瑞奇笑了，说，“跟巴巴一起生活，我只是体验到折磨，没有别的。这个我可以实言相告。”

见埃瑞奇有谈话的兴趣，我接着提问。

“朝圣者在满德里大厅问这个，您为啥否认？”

“你知道朝圣者是怎么回事儿，”埃瑞奇应声答道。“你分享体验，他们的理解完全两样。我怕许多朝圣者会模仿那种体验，穿上僧袍，剔光头发，出走流浪。那样做不妥当，因为那只是对真正躁动体验的模仿。呆在你所在之处，做你在做的事情，但要继续渴望巴巴。渴望达到了顶峰，躁动和疯狂自然跟随。那才是真正的体验。这个发生时，你会受之驱使。这远远不同于你随处可见的模仿体验。”

埃瑞奇最后说，“只是在内心生发那种渴望，其它一切会自动跟随。”

神名的力量

“头脑不专注，只是机械地重复巴巴的名，有没有好处？”我有一次问埃瑞奇。他以问作答，“你听说过瓦米基的故事吗？他在罗摩出世前就写出了《罗摩衍那》。他是至师。你听说过他怎样成道的吗？”

“我上大学期间听说过，”我说，“不过只记得大概。”

“我讲给你听，”埃瑞奇说，“瓦米基是强盗，杀人越货。他为什么这么做？这是他的职业，他需要养家，且只懂这一行。就这样杀了几百人。一天，有位至师路过。他抓住至师，要杀他。大师问，‘你为啥做这个？出于什么原因？”

“瓦米基回答，‘我有家小，得赚钱养活他们。我只会这一行。’

“大师说，‘杀人抢劫有罪。你的家人愿意分担你的罪过？’

“瓦米基说，‘当然愿意。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他们。’

“你问过他们吗？“大师问。

“瓦米基说，‘没有，但他们肯定支持我，他们可是我的家人。’

“去问问他们，”大师坚持，“弄清楚他们愿不愿意和你共担罪业。”

“我明白了，”瓦米基说，“我一走，你就跑了。想骗我啊。”

大师平静地向他保证，“我不跑，你要不信，就把我捆起来。”

“瓦米基觉着有道理，就把大师绑了，跑回家，把自己的职业，赚钱的门路，一五一十跟妻子儿女讲了。最后，他问他们是否愿意分担他的罪过。家庭成员全都拒绝，他震惊了，自感罪孽深重。回到大师处求饶。他还恳请大师给他指一条救赎之路，为了赎罪，他啥样的忏悔苦行都愿意承受。

“大师叫他坐在一处，不论发生什么都别离开，只是念神名，‘罗摩，罗摩。’”

埃瑞奇打断故事，说，“别忘了，这是在罗摩出生之前。罗摩是圣典中给的一个神名，大师要他念神名——罗摩。瓦米基说，‘我不想念神名。’大师说，‘好吧，那就念摩罗、摩罗。’”埃瑞奇解释说摩罗在印地语中表示死亡。

“瓦米基同意。作为强盗，杀了那么人，所以不介意念这个。就这样他在一个地方坐了好多年，不停地念‘摩罗，摩罗，摩罗。’你知道，不断重复某个词时会发生什么。随着时间流逝，“摩罗”变成了“罗摩”，瓦米基不知不觉地念着‘罗摩，罗摩。’

“他坐在一处，连念此名多年，直至成道。这就是神名的力量——即使你机械地重复。你会到达目标的，但努力和渴望必须真诚。若能像瓦米基那么做，就无需做别的。你不必担心怎样达到目标，目标会达到你。要在内心生发这种渴望。

“我们的心塞满欲望渴求，没给巴巴留下地方。要舍弃这些无用的渴望。你要是舍弃这些，为巴巴制造更多空间，就会越来越感受他的在。而当你成功地舍弃一切，内心唯一的渴望是与神合一时，他保证会跑向你。对此不要有任何疑惑。他更急于合一。是我们不愿意，没准备好。惟有渴望能够吸引他。”

神名能转化

有时，对埃瑞奇讲的圣人或至师故事，我不觉得跟我有个人关系。瓦米基不停地念“摩罗”成道又怎样，我靠念神名成道的机会，似乎遥不可及。埃瑞奇知道我们不认真对待他的话，就常让瑞克．查普曼讲下面的故事，帮助我们明白神名背后的力量。

从前有位大师，在公开场合讲话时，总是强调同一点，“念神名，成为神。”他无论到哪里，无论说什么，总是同样的话，“念神名，成为神。”

一天，在公众集会上，圣人又传递同一个讯息，群众中有人站起来，说，“我不明白你何出此言。这没有道理。念神名就成神？你的意思是说，我反复念“面包”，就会变成一块面包？显然胡说。”

大师不动声色，继续劝诫在场者，要不断地念神名，成为神。根本不理睬那个人。这让后者相当恼怒，他冲口而出，“你要是还当自己是大师，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

大师转过身，喝斥，“坐下，你这个混蛋！”接着继续讲话。这人惊呆了，倒在椅子上，半天不作声。等震惊退去，他好不恼怒。先是问题被忽视，又被当众侮辱，他越想越气。脸涨得通红，呼吸加快，手不自觉地握成拳头，站在那儿气得发抖。

大师转向他，说，“哦，怎么回事儿？啥事让你生气？”

“生气！”这人口沫横飞：“我要你为刚才的行为道歉。”

“啥行为？”大师天真地问。

“你骂我的话，说不出口。你……”

“哦，就为那个？”大师说。“好吧，你想想。我骂了你一句，你也只听了一遍，那个词的力量就强大得让你片刻变了个人。普通的骂人字眼，只说一遍，就能产生如此效果，想想长期持续念神名该会怎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总说‘念神名，成为神’了？”

后记

过去 10 年我虽然经历了种种痛苦，但对生命中发生的变故，并无遗憾。这些痛苦成为钥匙，打开丰富的内在生活——忆念神。当满德里告诉我们，要成为巴巴的，不断想他，念他的名时，我们常会认为他们，如埃瑞奇所言，“只是在抛扔文字。”在此我想再一次证实——不是那样。他们不只是递给你一般的灵性建议，没啥具体帮助；他们实际上在从亲身体验中，给我们指出通向神的最直接道路。简单得几乎不真实。是简单，却不容易，因为一个人想神的程度，取决于忘我的程度。同满德里相比，我的忆念毕竟是最初级，但即使这小小程度也给我的生活注满前所未有的喜乐。现在，除了最疼痛的时候，都不能干扰我忆念他的喜乐。我希望最终什么都不会干扰我。

“如果至爱巴巴给我机会，让我按自己的意愿，重写生命故事，我会完全像他给我写出的，一模一样地再写一遍。至爱巴巴不仅为我写下最好的，还把最好的——真正最好，真正珍宝 -—给了我。”

真正珍宝

第三辑

鲁斯特姆·法拉提 著

美赫燕 田心 译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翻　　译:
美　　工:　炬池
网　　站: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千字
张　　数:　页
版　　次:　2025 年 09 月 15 日

目录

真正珍宝的写作.....1
续书的创作.....4
美婼的关爱.....6
巴巴救了我.....9
懒惰的爱者.....10
脑心和谐.....11
用忆念战胜嗔恨.....12
持续自如的忆念.....13
正确的选择.....14
永远的伴侣.....15
真正的祝福.....16
真正的恩典.....17
准备的程度.....18
怀着感情念记.....19
生发创造“在”.....20
重要的是忆念.....21
幸运的疯人.....22
完全的交托.....23
假古鲁与垃圾桶.....25
完人的作为.....26
全能的上帝.....28
失去的机会.....29
碾磨过程.....31
重要的是取悦他.....31
无上真理.....32
背叛引向神.....34
美赫巴巴之道.....36
巴巴的沉默.....37
跟随先知.....38
只要放开手.....39
公义与仁慈.....42
他留下了签名.....44

你是我的.....45
唯一的守诺者.....46
当帘幕拉开.....48
蔻诗德最后的日子.....50
真爱史诗.....57
分离之痛.....58
艺术与神在.....60
让头脑安静.....62
祈祷的力量.....63
坚定的信心.....65
巴巴为世界受难.....66
真正的礼物.....67
真正的痛苦.....68
巴巴的礼物.....69
信任他.....71
信心.....74
为何受苦有必要.....74
相信巴巴是神.....76
应尽的责任.....77
事实与真理.....78
怎样取悦所爱.....79
一切皆梦.....82
皆因巴巴.....83
满德里读心灵.....84
一切来自巴巴.....87
罩着面纱的神.....89
非常体验.....91
荣耀主的工具.....93
荣耀主的工具.....97
巴巴利用满德里做工作.....100
苍蝇.....102
唯有他存在.....103
满德里.....104

真正珍宝的写作

2000 年我患病之初，宝吉曾建议，别的工作若一时做不了，不如写写书讲讲在这里的生活。对此我没有理会，继续寻医问药，以期恢复健康的好身体。经过近两年的挣扎，发现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之后，2002 年 1 月左右我拿起了笔，开始写作。最初这只是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因为到那时为止，我的身体已坏到有些日子连床都下不了的程度。

在写与满德里一起的生活时，我意识到“灵性训练”构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传统上灵性训练概念让人想起讲道和静心之修道院生活。这是参加这种埃舍或采用这类路线的人所体验的，却不是满德里在信托所给予的灵性训练方式。

我们工作人员所遵循的工作常规，和世间的没有两样。只有一点除外：因满德里所施予的不断折磨，更不用提敲打，让事情更加困难。这在工作者和朝圣者心中造成质疑，尤其是那些对此尚陌生者，他们对巴巴消除妄我的方式尚理解不多。

我经常注意到，一些新来的工作者因无法忍受训练的严厉，而离开了这个地方。这些巴巴爱者带着对满德里所做之事的负面看法离去，并开始批评他们。我感到有必要伸向并触动这些巴巴爱者的心，消除对满德里的误解，因为我知道我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

尽管我也疑惑，但对满德里或这个地方未抱过任何负面情感。冲突发生时，我转向巴巴，从内心真诚地祈祷，给我指路，帮我理解这一切究竟为何发生。我会对巴巴说：“您是神，无所不知，知晓造物界一切众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您选择满德里时，自然知道他们会让我们经历这种疯狂，所以这一切背后是有原因的，为我无法理解。您想让我们经历这些，那么请帮助我理解。”

每次出现冲突，我都会从心底向巴巴这样简单地祈祷。同时继续工作，尽最大努力为巴巴做，不去管困难。答案多年后才到来，一点一点就像个拼图游戏。就在写这本书时，我清晰地看见这些往昔事件的

拼图碎片，怎样组成了一副完整的图画。这确实是巴巴的恩典对我祈祷的回应。

我的心彻底安了，满德里所做的，乃是为了所有相关者的最佳利益，不只是疯狂，我希望同别的巴巴爱者，以及许多对此无法领悟者分享。我祈求巴巴帮助我实现这个心愿。我知道我需要一切可能的帮助，不单是写书，还有印刷和出版，我仍须通过满德里才能完成。

从过去的经历中我知道，对一个人想做的一些善举，满德里——出于只有他们和巴巴才知道的理由——会成为怎样巨大的障碍。我在行走此前无人敢走的争议领域，坦白地讲，我也害怕，尤其怕宝吉。健康不好也加重了恐惧，然而来自巴巴的推动促我向前，我知道我必须做下去，即使这意味着被捶打敲击。

我用了几个月完成此书，书写完后，决定找宝吉征求许可。我知道得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在他信托工作相对空闲时，那时也许我能成功获得他的许可。这需要耐心等待，因为我知道若贸然提出这个话题，恰值宝吉情绪不佳，他会把我轰出去。

一天，见宝吉心情甚好，谈笑自如，我趁机提了这个话题。提醒他说，他曾要我写一本书，讲工作者同满德里的交往和在这里的生活。我告诉他书已写好，希望他听听其中的一些故事，因为我想知道，对生活在世间、不清楚这里情况的巴巴爱者出版这样的故事，他意下如何。

我决定先念两个好故事，再念坏故事，即满德里的敲打故事。向宝吉念完好故事，不巧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因信托工作来找宝吉。宝吉对这位工作者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悦，对他发起火来。目睹宝吉的好心情消失，火爆情绪再次占上风，我的心直往下沉。工作者离去后，他转向我，火爆情绪依然，要我接着念故事。

此时我已失去讲敲打故事的勇气。不是我害怕敲打，此乃我身体好时的日常便饭。可如今我身体这么差，这种敲打若再度开始，只怕身体受不了。于是决定暂且将敲打故事推后，眼前只讲好故事吧。

讲完第三个好故事，我听见宝吉的发火声音问：“请问先生，这

就是你要写的东西？”我不解宝吉何故不悦，也不明白他想说什么。便说：“类似的故事我还有。”

宝吉的语气依旧：“这就是你要写的全部？你只打算写好故事？满德里给你的灵性训练或敲打呢？你不打算写写？”

我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晕乎乎地问道：“您希望我把那些事情也写写？那可是有所争议的啊。”

宝吉回答：“要写，很重要，你必须写。”对巴巴通过宝吉给的这个尚方宝剑，我欣喜万分。这不是第一次宝吉直觉到我的真实心愿，以及阻止我去完成心愿的矛盾和恐惧。

太好了，这为我澄清了一切，让事情变得如此简单。称之为宝吉也好，巴巴也好，反正对我都一样。巴巴回应了我的内心需要。现在我可以自由地写这个话题了，因为是宝吉亲口叫我写的。事情发生的方式，有着完美的巴巴风格。我满怀喜悦地走出宝吉的办公室。

书终于出版了，来自满德里和巴巴爱者的友爱反应，让我惊讶。书发行几周后，我给美赫文·杰萨瓦拉打电话，向他和满德里问安。顺便问他，大家有无收到此书的赠送本。美赫文说他们都已收到了，但接着极关切地问：“书非常好，可鲁斯特姆你都做了什么？为啥写这些事，宝吉看了，会宰了你。”

听了美赫文的话，我大笑起来，向他保证这个话题是宝吉亲口叫我写的。美赫文惊讶地又问：“你确定是宝吉要你写的？”我再次保证，他松了口气：“还好你事先向他禀明，我还为你担心呢。”

虽然我向美赫文保证一切没问题，但几天后一个愚蠢的疑问进入我的脑子。“要是宝吉整个都忘了，怎么办？”过去他不是没做过这种事。他要我做某个事，回头忘得干干净净，然后为我不事先征询他而敲打我。想到这种事宝吉过去做过不少，我忽然间害怕起来。要是这次他也忘了，不记得是他要我写的怎么办？若果如此，那美赫文的话没错，宝吉会宰了我。但又无计可施，只有祈祷和忆念巴巴，等待结果。

几个月过去，宝吉对我说：“人人喜爱你的书，但我不知道你都

写了什么。我很忙，没时间看。”又过了一两年，我同宝吉坐着，他转向我，说：“你的书我看过了，很喜欢。真正的灵性。”又说：“继续写下去。”我提醒宝吉，书好不是因为我写的，而因为其中包含的满德里的讯息。

最近一位巴巴爱者问我，在和满德里的共同生活中，我做过的最有意义的工作是什么。我回答说：“虽然我做的一切都是巴巴在做，不是我在做，但对我富有意义、激动我心之事，乃是用机智幽默，让满德里发笑，令他们愉快。对我有意义的是，看见他们笑和开心。”

满德里大笑时，周围所有的人都快乐，而他们不悦时，每个人的世界都落入黑暗。这就是为什么，让满德里笑，看他们开心，是我伴随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最重要方面。

续书的创作

《真正珍宝》出版后，很多读过且喜爱这本书的巴巴爱者，要我再写写这方面的话题。我对他们说我已没啥可说的了，大家只管把读到的应用到生活中就好。对许多提这种要求的巴巴爱者，我一般都这么回答。一名巴巴爱者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当我告诉他需要把书中内容应用于生活时，他说：“可我们不知道如何应用于生活。你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体验，告诉我们你是怎样做到的？”这引发了我的思索，想能否根据这名巴巴爱者的建议，再写点什么。但因身体虚弱，写作和出版一本书对我太过了，便搁置了一段时间。

2007 年年底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接到德里一个叫萨米尔·迪吉安的巴巴爱者打来的电话。他读了《真正珍宝》，打电话告诉我，这本书怎样帮他澄清了一些疑惑。说此书怎样指引他解决了一些问题，谈了一会儿，又说起他仍存一些疑惑，书中没有提及。他向我提问，我根据那些年听满德里就各问题所谈到的，作了回答。听了满德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很高兴。说这帮他消除了疑惑。并建议我再写一本新书，谈谈第一辑未涵盖的问题。我说我没有足够的素材。他说：“别担心。巴巴会

提供素材的。”

接下来萨米尔开始频繁给我打电话，几乎每周都打，谈他的一些疑惑或问题。这迫使我走进记忆的小径，重拾那些年间满德里就不同问题，对朝圣者和工作者谈过的一切。就这样，越来越多的故事开始涌现。萨米尔不断督促我再写一辑，虽仍勉强，我开始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并向萨米尔保证，如果故事达到一定数量，如果巴巴希望，我会再出一本书。

这期间我的身体处于空前的糟糕。消化问题发作，体重下降。有时虚弱得连对我妻子口述故事，甚至只是说话，都缓不过气来。有时会失音，晕厥。因此写作所需的连贯性，对我和我妻子都难保持。我常纳闷满德里、尤其是宝吉，这种情况下是怎么支撑过来的。我做不到他们那种坚持，写作之念常常放弃。

巧的是，每次这种情况发生，萨米尔的电话就会来。他又会问一些问题，听完回答，又鼓励我写下去。就这样，我继续写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把它们从我的记忆，及我与满德里生活时的旧笔记中提取出来。把故事汇集了一下，我惊讶发现已构成了一本书。我一遍遍地读着，故事触动我的心，让我越来越感受到巴巴的在。我知道这不是我，而是巴巴写的，我只是他手中的一只笔。写这本书，帮我度过了我人生最困难的阶段，而今我想同世间的巴巴爱者分享，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强烈痛苦者。

书写完后，我联系了曾帮我校对和出版前册书的巴巴爱者和朋友们。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最终，如巴巴所愿，《真正珍宝Ⅱ》于2008年出版了。收到首印本，读到献辞，我忽然记起了萨米尔·迪吉安。书写完后，就再没接到他的电话。从书写完到实际出版，已经过去数月。这期间一定已有近半年的时间，萨米尔一点消息或一个电话都没有。

我想送他一本，就试着按他给的电话号码联系他。不停打了近一个月，但没人接听电话。我妻子来自德里，她联系了德里的一些朋友，要他们找找萨米尔。还向朋友们提供了萨米尔的详细情况，包括他原籍是勒克瑙这个细节。他们通过一些巴巴爱者终于在勒克瑙找到了萨米尔，

捎话要他联系我们。

于是有一天，我们惊喜地接到了萨米尔的电话，他侃侃而谈。当时他正面临难以化解的危机。我一时冲动，对他说：“巴巴让我联系你，以便给你对症的良方。我打算给你寄一本《真正珍宝Ⅱ》，你会从中找到你要找的解决办法的。”我还提醒萨米尔，他的疑惑和对我的鼓励，在第二辑的写作中，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萨米尔对我说：“不是我，都是巴巴。”

我从内心感到，确实这一切都是巴巴，我只是他手中的一只笔。现在我越来越感到，所有的事件，所有的人物，所有在成书过程中扮演过角色的人，皆在他的指令下行事。实际上，他们都是他。如埃瑞奇所言：“此乃你与你的至爱之间的游戏，没有其他——只有你和他。”

美婼的关爱

1989 年 6 月，我开始在美拉巴德生活工作。此前都是作为朝圣者而来。最后一次这种拜访是在 1989 年 2-3 月间。这个期间，每到美拉扎德，不知何故总会被吸引到女子这边，坐在门廊上听巴巴的至爱美婼讲故事。

之前朝圣时，多数时间都在满德里大厅听埃瑞奇、巴巴的妹妹玛妮、或者保·纳图讲谈。但这次却兴致淡然。内心受到强烈的牵引，走过去和美婼坐在一起。每个美拉扎德日皆如此。

美婼坐在门廊讲巴巴时，总是被女朝圣者围着，男子都保持一段距离。门廊前有个绿色长椅，是男子们的坐处，我也坐那里。因长椅偏远，美婼声音又轻，我不总能听清她的话，但会一直看她的表情，那让我想起巴巴。

下午 5 点半，巴士开车铃响，我们排起队，逐一向美婼和所有满德里道别，然后前往美拉巴德。这次我注意到美婼的一些不曾有过的举动。大家一一同她告别完，她会握着队里最后一名女朝圣者的手，不放她走。铃声过后，她仍会谈 10 或 15 分钟。我从远处看着这一幕。玛

妮和美茹常再三恳求美婼，提醒她铃已响过，要她放这名朝圣者走。这让我感到或许美婼在以这种方式奉献自己，因为她最后的日子近了。

那时美拉扎德开放至 3 月 15 日。在最后一个美拉扎德日，一个叫伊莱恩的女朝圣者，也坐在美婼身边听讲。她有个大约七八岁的儿子，名叫彼得。随身带着把小吉他，弹得相当出色。小男孩很可爱，所谈多是巴巴。大家都感到前世他定跟巴巴有某种深厚联系，才能对巴巴如此专注。他还谱了赞美美婼的歌，唱给她听。我记得其中一句是：“巴巴爱大树高高，巴巴爱美婼好好。”

歌曲唱完，开车铃响过，大家和往常一样，向美婼道别，去乘巴士。同美婼告别的最后一名朝圣者是伊莱恩。我已跟美婼道过别，但没走开，等着看这种总让我着迷的话别。我知道除非美婼放最后一名朝圣者走，否则巴士不会开。

美婼问伊莱恩回家飞机上怎么带儿子彼得的吉他。伊莱恩说她还没想好，但会把它塞进行李里。美婼听了，表示担心吉他会在搬运过程中损坏。随后给伊莱恩详细指示，告诉她怎样用包装材料把吉他包裹好，再放进包里以防损坏。我被美婼的爱和对小孩子吉他的关心所打动。确信伊莱恩正确理解了她的话，美婼才放她走。

我和伊莱恩边走边聊，她也说起美婼过了开车时间仍不松手，是在给她爱。

3 月 15 日，朝圣季节结束，我们都动身回家，毫不知情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美婼。1989 年 5 月美婼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的心碎了。决定辞去海洋工程师的工作，到满德里身边生活，我知道他们在世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想最大限度利用这个机会。于是 1989 年 6 月，来到美拉巴德工作和生活。

6 月 15 日，朝圣季开始，中间伊莱恩再次来访。因这是第一个没有美婼的朝圣季，大家都异常想念她，谈的多是她和同她一起的体验。我找到伊莱恩，问她还记不记得美婼在开车时间握着她的手，为她儿子的吉他所示予的爱和关心。

她回答：“记得，我记得，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吉他坏掉了，我没包好。”我问她：“你有没有把吉他保存起来，作为对那个时刻的纪念，因为你是美婼问候和话别的最后一名朝圣者？”伊莱恩面露愧色，说：“真遗憾，没有。要是保留下来就好了。”

***

又想起一个美婼有关的故事。涉及到一对首次来美拉巴德的印度夫妇。他们带了两个孩子来，年龄在 8 到 10 岁之间。月份是 12 月，天气最冷的时节，而那年冬天又特别冷。他们来自孟买，那里冬季一般不需厚衣，所以没给孩子们带足暖衣。

孩子们穿着毛衣，但光脚穿着拖鞋跑来跑去，这在孟买司空见惯。这个年纪的孩子一般都很顽皮，这些孩子也一样。而在美婼身边，他们则坐在门廊上安静专心听讲，不制造任何干扰。

美拉扎德比美拉巴德还要冷，这一次，美婼讲完一个故事，转向右边的孩子，注意到他们没穿袜子。关切地问孩子的父母怎么不给他们穿暖和些。父母解释说不知道阿美纳伽冬天这么冷，没带来合适的衣服。又忙向美婼保证，他们的孩子身体结实，经得住，没问题。

美婼对孩子们的关切表情着实令人感动，与父母的冷漠形成对比。美婼对孩子的父母说：“可他们还小，需要保护。我们成年人穿着厚衣服都觉得冷，孩子们一定也受冷。”

随后转向孩子们，问：“你们冷不冷？”他们回答冷。美婼的关心没有到此为止。她转向一名女助手，要她从房里取些厚衣服来。助手拿来衣服，还帮孩子们加穿上。美婼这才感到满意，继续跟围坐身边的巴巴爱者们分享故事。

过了一会儿，美婼又转身问孩子们：“现在暖和了吗？”两个孩子灿烂地微笑着，使劲点头。这即是美婼对巴巴爱者的爱和关心，不止表现在言语上，还在实际行动上。

我们多数人沉浸于美婼的故事，没注意孩子们受冷，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未示任何关心。亲眼目睹美婼对孩子们细致入微的关爱，深深打动我的心，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

巴巴救了我

早年间，在美拉扎德，巴巴的生日庆祝是先演出，然后给来自坪坡岗村学校的孩子们发拉都。一次发拉都时，我碰巧在场。美拉扎德的满德里便叫我发。

孩子们排好队，从后面进满德里大厅，达善完巴巴椅子，从前门出，在门口领拉都。这样，尽管现场有几百名孩子，队伍井然有序，活动顺畅进行。发拉都活动持续一整天。

到了晚间，信托巴士要开，志愿者也得离开。我在男子这边跟所有满德里道完别，接着过女子这边问候，跟女满德里和巴巴的至爱美婼告别。

因长时间给那么多人发拉都，我甚感疲惫，问候女满德里时，脑子里迷迷糊糊。轮到我问候美婼时，她忽然问我："你要走了吗？"我回答："是的"，因为我也得乘信托巴士离开。听此，美婼抬起右手，向我伸来。因我神智模糊，思维不清，以为美婼想拥抱我，便意欲回应。

令我惊恐的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动弹不得：整个身体僵在那里。心咚咚直跳，不明白出了什么岔子。忽然我内里响起一个洪亮清晰的声音："巴巴的命令是男子不得拥抱美婼。"我脑子立刻清醒，人也警觉起来。少刻，身体不再僵硬，能活动了。当然，我不再试图拥抱美婼。而是想弄清美婼为何向我伸手过来。

这时我注意到美茹在我身后不远站着，手里端着巴巴的帕萨德甜食托盘。美婼是伸手从美茹的盘子里拿帕萨德给我。这让我误以为她她要拥抱我。

这时美茹发话，对美婼说："鲁斯特姆还要在这儿待段时间，不回孟买。他只是要离开美拉扎德了，来说'捷巴巴。'"她的话为大家释了疑。我问候完美婼便离开了，感谢巴巴没让我犯大错——违反他的命令。

坐上巴士回美拉巴德时，我跟一名朝圣者朋友分享了这个故事，

朋友说：“你总抱怨做男子有多不幸，不能拥抱美婻，瞧，巴巴今天给了你在心里拥抱美婻的体验，又不违背他的命令。”

懒惰的爱者

埃瑞奇常鼓励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不断忆念巴巴。他说，要做到这一点，最简便的方法是在我们所做一切中忆念他。实际上，从早到晚把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献给他。

通常，人做事总觉着“我”在做。若能在每一个行动中，都想到不是“我”而是“他”在做，那么忆念就会很自然地持续进行，无需努力。也不必去山里盘腿打坐，来达到这个目标。

埃瑞奇指出，巴巴在此次降临中，为我们留下大量珍贵的灵性文献和电影，使我们对他的忆念变得怎样容易。此外我们还有音乐和互联网等诸多媒体，如运用得当，都可成为忆念巴巴的途径。但埃瑞奇又说，我们巴巴爱者太懒惰，不用这些东西忆念他，反而用它们来追求物质生活。

听埃瑞奇这么说，有一次，我想起个笑话，同他分享。“从前有四个懒人，一个比一个懒。第四个最懒的，即巴巴爱者。这四人在一棵苹果树下睡觉混日子。树上结满熟苹果。午饭时间已过，第一个懒人大声说：‘我好饿，实在懒得爬树；要是苹果掉地上，我捡起来吃就好了。’

“第二个懒人说：‘我也饿得慌。不过谁愿意爬起来捡？苹果直接掉我嘴里，我吃了就好了。’

“第三个懒人听了接茬：‘我也饿了，就算苹果掉我嘴里，谁会为我嚼呢？’

“最后，巴巴爱者发话了：‘我也饿得不行，别说嚼了，谁来替我把苹果咽下去？’”

埃瑞奇听完大笑，我接着说：“我猜我们都像这样。就像您说的，巴巴给了我们那么多忆念他的机会。可把这比作他放进我们嘴里的现成的、易消化食物。我们只须咽下即可。可连这个我们也做不到。巴巴知

道这点，故在我们的喉咙里插上管子，通过管子喂我们，以防我们的灵魂挨饿。我猜想，这种插管子就是我们所受之苦，以便帮助我们忆念他，喂养我们的灵魂。”

埃瑞奇听了似乎喜欢，说：“不错，的确如此。我们容易自满，轻视忆念，因为我们的头脑被别的事占据。若不断地忆念他，我们便成为他的。就这么简单，我们却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心充满欲望。我们重生轻神；巴巴亲口说过，我们应重神轻生。因此要认真努力，在所做一切中忆念他。工作也好，游戏也好，都为他而做。不要自满，错失巴巴本次降临中给我们的这个绝好机会。”

脑心和谐

每次读巴巴语录，我都从内心感受或毋宁说感知到巴巴教言的真理。可以说我是从情感层面理解领悟的。因此，见一名长期工作者从智力上解析巴巴的话，我甚为着迷。这位工作者把巴巴的话拆解开来，在脑子里来回掂量，来理解这些话的更深含义，最后得出和我从心灵感知层面得出的同样结论。我不具备这种品质，对这位工作者的做法深为惊奇。倘若我试图用头脑分析巴巴的话语，只会一片混乱矛盾。所以观看他做我完全陌生的事情，叫我入迷。

一天，我跟埃瑞奇提起这个话题，对这种做法表示不可思议。我说：“我必须用心灵感受巴巴话语的真理，得心灵领悟才能理解。用头脑我永远做不到。智力上分析，拆解并领悟，对我太难了。我能从心灵上立即领悟，但用头脑很可能要好几天才能理解。”

我甚至对埃瑞奇引用了美赫巴巴的话：“巴巴说‘头脑是冲突、恐惧和疑惑之所，心灵却知道。’我认同这种状态，但纳闷这名工作者是怎样用头脑做到的。’

埃瑞奇平淡地答曰：“那有什么？头脑与心灵和谐时，唱同一个曲调，同一支歌。在和谐状态，你开始用心灵思考，用头脑感受。在和谐状态，它们相互补充，成为对同一个真理的反映。总之，没有冲突；

心灵可扮演头脑的角色，头脑也可扮演心灵的角色，因为在这两种和谐状态，对真理的体验是同一个。”听了埃瑞奇的话，我意识到自己在抵达该和谐状态之前，尚有大量的心理冲突有待解决。

用忆念战胜嗔恨

这件事发生时，我们正为关闭美拉扎德附近一家污染化工厂奋战。我在战斗中做筹备工作，收集污染工厂的违法证据。为此走访各级政府部门，不止在阿美纳伽，还去普纳、孟买、德里、奥兰加巴德及纳西科。随着我们收集的违规证据越来越多，厂主意识到身陷不利地位，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不实报道，反对我们及信托活动。这些报道甚是无耻失实，我义愤填膺，去报社予以澄清，威胁他们若不如实报道，后果自负。

见我发怒，埃瑞奇试图劝平静下来，说：“干吗生气，鲁斯特姆？做你必须做的；要坚定，但别动怒。”我回答说怒气让我保持战斗状态。“不然，”我说，“我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埃瑞奇只是叹口气，点点头，不再说什么。

另一次，我对厂主发怒时，埃瑞奇说，“鲁斯特姆，克服你内心对厂主的气愤。别这么怨恨他。否则，来世你俩会做夫妻。”我大笑，周围的人也都笑起来。一个总拿我调侃的工作者问:“谁是夫？谁是妻？我猜鲁斯特姆是妻，厂主是夫。”

听见他继续戏谑，我回身说道:“我是夫是妻无关紧要。不管是啥，我都照样折磨他。”埃瑞奇和大家哄然大笑。

埃瑞奇接着严肃地说：“你必须克服嗔恨。不然，来生巴巴会把你置入一种关系，迫使你面对这种嗔恨，战胜之，并且相互爱。通常，这样的人结为夫妻，往往关系破裂，以离婚告终。往世的怨恨延续到今生，导致离婚，又带入下一生，成为母子关系，被迫相互爱。这里我们又发现子女与父母不和，断绝关系。如此循环往复，直到两个灵魂学会彼此互爱。就是这样。”

埃瑞奇讲完，我问：“假如随着岁月流逝，情况变得不可忍受，他

们相互越来越厌恶，怎么办？”埃瑞奇停顿片刻，说道：“努力越来越多地忆念巴巴，将巴巴带入关系。这应该有助于克服这种厌憎和怨恨。”

我追问：“要是嗔怨顽强不去怎么办？那该咋办？”埃瑞奇叹道：“嗯，假如通过忆念巴巴，你能解除嗔恨，生发爱，那会取悦巴巴。但如若情况实无可忍，那就分开过活或者分手。关键是此后不要心怀怨恨，而要保持一种友好和谐的关系。要互爱，至少从远处。你若真想爱巴巴，感受他对你的爱，就必须爱每个人，不论其性情如何。

“所以，分手后，要排除怨恨，生发爱。之后，努力不要涉入虚妄的世俗爱，而要渴望神爱。若想再找个伴侣的话，你就让巴巴做伴侣。和他结婚，同他建立关系。他永不会辜负你。他是从始至终唯一对你不弃不离者。”

持续自如的忆念

保·纳图身体虽弱，但忆念巴巴上却强。他几乎做每一件事，都不忘忆念巴巴，常常显得很傻。对此他自己这样说：“人们觉得我忆念巴巴的方式很傻，有一小点需要都转向他。他们觉得我疯狂。但没关系，他们怎么说，我不介意，因为我喜欢做自己所做的，藉此不断地感受至爱巴巴的在。”

我必须承认，最初听保讲他的故事时，我也觉得他傻。但多年过去，我试着照保的方式忆念巴巴，有一小点需要时第一选择转向他，发现极难做到。这时我意识到了保·纳图的伟大。

保同巴巴的关系，是那种孩子同母亲的关系。就像无助孩子事事求助母亲，知道母亲不会不管，保也如是转向巴巴。下面一些故事表明了这种当时看似挺傻的关系。

保一次对我说：“我在普纳办事，乘坐当地公共汽车。上车后，见挤满了人，没空位子坐。我有点紧张。因为我要去的地方很远，知道自己身体虚弱，一路站着受不了。我转向巴巴，抱怨自己虚弱，求他给我个座位。过了一两站，几个乘客起身下车，凭借巴巴的慈悲，我得到

了座位。旅途舒适，但没多久，口渴起来。不知怎样且上哪儿弄些水喝，所以又求巴巴帮助。到站一下车，你猜我在正前方看到了什么？一家旅店。我进去喝了杯水。解了口渴，感谢巴巴照管我的需要。”

保还会接着说：“看，看，看巴巴照顾得多周到。”

最初听这些故事，我觉得真够傻的，心想：“公交车每一站都有乘客上下车。巴巴没让那些乘客下车，好让保有个位置坐。再者，巴巴肯定也没为保建造那家旅馆。”

那时我并未想到，通过这种方式，保对巴巴的忆念变得自然不断。

保经常忘了纸、笔、书搁在了何处，找不到就慌神，立刻呼叫：“巴巴，请帮我找到。”东西一般就撂在旁边，找到后，保就又会念叨：“看，看，看巴巴怎样帮我。”

我当时会想：“你若仔细瞅瞅，自己就会在桌上找到。巴巴并没给你放那儿。”我却没意识到这种关系帮助保整日自然地忆念巴巴。我只是在生病期间，因背疼一天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挣扎着忆念巴巴，努力用他来占据自己的头脑时，才开始意识到保·纳图的伟大。

我尝试过，依然在努力做保所做的，有一小点需要就转向巴巴，很多次却发现自己惨败。我的头脑会转向家人、朋友和助手求助；只有在他们帮不上时，我才转向巴巴。作为第一选择，去忆念巴巴，非常非常难，我仍在努力，虽然经过努力，凭借巴巴的恩典，现在我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是说你要什么巴巴必须给你，甚或满足你的需要。而是这种情形成为媒介，越来越忆念他，最终将你带到持续不断、无需努力的忆念之处。

正确的选择

每年都有许多朝圣者到访美拉巴德，尤其是永恒日、巴巴生日、沉默日、甚或节假日期间。这些朝圣者为伴同至爱巴巴和满德里而来。有些常来且久留的朝圣者，与满德里建立个人关系。通常对某位满德里感到亲近，分享个人问题。

一次，一对跟埃瑞奇亲密的印度夫妇，来找他解惑。子女们长大了，他们想对其未来职业给予指导。但拿不准什么最好，于是向埃瑞奇求教："在我们孩子的择业方面，您有什么建议？他们要上大学了，职业上得做个决定。您知道竞争激烈，我们希望他们人生有个好开始。"

埃瑞奇不假思索地回答："你们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人生开端。"这对夫妻显得惊讶，不明白他的意思。埃瑞奇解释道："最重要的知识是美赫巴巴教导的真理，你们已经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智力上理解。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与他合一，与主合一。他们若将所得到的理性知识，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就会达到合一。你们将美赫巴巴的在带入他们的生活，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好开始。现在是他们在此基础上前进的时候了，通过努力不断地忆念，以便有朝一日抵达目标。让他们以忆念他为职业，他们就会达到极少数人能达到的——与神圣至爱合一。"

埃瑞奇讲完，这对夫妇仍坚持要他就世俗职业给个意见。埃瑞奇回答："持巴巴的名。从早到晚忆念他，无论选择什么职业。做什么工作或职业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做时是否在想他？因为倘若你在每一个行动中都能做到忆念他，那么该行动的责任便落在他身上。他会内在提示你做出正确选择的。唯有对主的忆念，才会帮助你在每一种情形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永远的伴侣

常听满德里讲人若沉浸于忆念或专注主，就会体验喜乐的故事。下面是我最喜爱的故事之一。

有位圣人在山顶的洞中闭关。有个弟子在洞外守护，谁都不让进。圣人只同该弟子交往，一月召见一次，和他共度一日。其余时间，弟子在洞外守卫。

很多云游朝圣者听说后，出于好奇前来探视圣人，受到该弟子的拦阻。他们也便安然离去。但有个固执的朝圣者，决意达善大师，拒绝

离开。一连数日坐在洞外央告。弟子终于让步，说：“大师一月邀我一次，陪他一整日，到时我向他求情。你那天再来，倘若大师愿意的话，你会得到达善。”

到了约定日，朝圣者如约而来。弟子被大师召进洞内。因盼望陪伴神圣大师的心切，弟子将朝圣者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到了傍晚才想起，于是跟大师提起。大师虽不情愿，但因弟子恳求再三，同意让朝圣者觐见，只见几分钟。

看见大师的光辉，朝圣者即刻被征服，恭敬地顶礼。默默过了一会儿，大师问朝圣者：“我的孩子，你有何求？”

朝圣者回答：“先生，我有一事相问。您闭关这么多年；可曾孤单寂寞，感到需要人陪伴？”

大师慈蔼微笑道：“我从不孤单，因为主总是与我相伴。从不离开我哪怕片刻。”稍后，圣人又接着说：“直到此刻，我的主一直陪伴着我，但现在，因你来此，他离开了，我开始感觉孤单。我开始想念他。”

朝圣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请求大师原谅，并保证再不打搅他了。

真正的祝福

每当有工作者向埃瑞奇抱怨美拉巴德的气氛，以及因工作者之间的不和谐，而不得不经历的不必要困难，埃瑞奇都不以为然，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看见谁在经历我们跟巴巴一起时所经历的那种艰难困苦，那时候情况要激烈得多。相比我们不得不经历的，你们这些人简直就是在野餐。”

若有人抗辩，对埃瑞奇说：“但你们有巴巴亲身在场所支持，”埃瑞奇便一笑，道：“他的亲身在场我们都厌倦了，他在场有时候压抑得我们想躲开。你们这些人径自外出，上银行，逛市场，随意吃喝。不仅如此，你们大部分人每年度一次假，离开工作，休息放松。我们根本没有这种事，不但没自由，而且生活每一刻都围着美赫巴巴转。

“我们被他召来召去做事情。我们的职责是随时照料他的身体舒

适，不论他在工作还是休息。我们自己根本没有自由时间，可以说没有任何自由。我们是他的奴隶，这是我们连年不断的状态。你能想象这有多压抑吗，没有自由，一直工作到身体筋疲力竭，得不到休息、食物，甚至洗个澡，还要愉快地做这一切？

“最糟的是，倘若我们心生负面念头，巴巴，作为神人，知道我们脑子里想什么，就会要我们说出来。因而我们甚至连思想的隐私都没有。是的，这一切会变得异常压抑。但这一切又有积极的一面。”

埃瑞奇沉吟良久。然后说道：“你们也许会纳闷，折磨和压抑会有什么积极面。那帮助我们以最自然的方式时刻忆念他。我们不必像你们那样，去努力静思或专注他。”埃瑞奇又说：“你们生活中有没有过，让你不停受搅扰的人或事？那会造成什么？你的头脑不停地想那件事或那个人，我们也像那样。但那是他的恩典或真正祝福。经过在他身边年复一年的折磨，我们对他的忆念变得持续不断，无法不想他。我告诉你，那是真祝福——不间断地想他。”

埃瑞奇和我的这次交谈，已过去很久。那时我对此没有多想，而今我意识到，尤其在我开始认真努力忆念巴巴之时——满德里何其幸运，有那种不断的忆念。我的忆念努力，虽不像满德里来得自然或持续，也带给我如此多的喜乐，让我不禁想，不间断的忆念给满德里带来的，会是何等的喜悦或极乐！

真正的恩典

有个厌世的求道者，有一天遇到一位圣人。听圣人讲起与神合一和神圣极乐，此人问道：“为什么我努力精进之后，仍没体验您所说的神圣极乐？连一瞬间都没体验过？”

圣人回答：“给我说说，你都做了哪些努力？我对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目了然，并未看见你做过什么真格的努力。”

这人抗辩道：“但我静心，拜谒圣地圣人，还阅读灵性典籍，这可都是我求道的努力啊。”

圣人说：“你一天用多少时间想神，追求上述一切？不足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你都在想吃，身体舒适，所做的工作。你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追求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当你把真正的追求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在想主，只有百分之一用于身体等需要时，才可以说为求道付出了真正努力。做到了这个，你自然会体验到神圣极乐。”

初读这个故事，我被其深刻道理所震撼，因为我知道，尽管也尽了力，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想吃，身体舒适（尤其因我的身体不好），日常工作。是巴巴恩典和慈悲，通过这些故事，帮助像我这样的差等爱者越来越想他。

记得埃瑞奇说：“起初头脑不喜欢这种训练。不过，那个时刻会到来的——那时你乐意想他，并且会做一切帮你更想他的事情。那时你不但享受对他的忆念，而且越做越觉得做得不够。正是这种情感，将驱策你更加想他，直到有朝一日，造物界的万物都会提醒你想他念他。此乃真正的恩典。”

准备的程度

“弟子准备好，大师即来到，主亦必显现。”这是至师罗摩克里希那最爱引用的话。埃瑞奇讲述罗摩克里希那的故事时也常引述这句，以说明无须去寻找大师。实际上，一个人必须通过忆念，去除淫、贪、恨、嗔等低级欲望，进行内在准备。内在准备好，大师就会来，主亦会出现。埃瑞奇还会讲述下面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一天，罗摩克里希那有个弟子问他：‘您说我们准备好，主就会出现，您可否告诉我们这究竟何时发生？我们怎么确定大师出现的时间到了？怎么知道灵魂已经准备好了？’”

“作为回应，罗摩克里希那要弟子跟他走。走到河边，罗摩克里希那脱去外衣，要弟子也照着做。二人只穿着内衣走进河，至河水及胸，他抓住弟子的头，强行按入水中，不让他抬头喘气。”

埃瑞奇停顿片刻，继续：“你知道有人把你的头按进水里，不让

你出来是何感受？你喘不过气，拼命想出来，因为若待得过久，必死无疑。这也是弟子的感受，他拼命挣扎着抬头，但罗摩克里希那就是不让。身为至师的罗摩克里希那就这样按着弟子的头，直到最后一刻才拉将出来。

“弟子大口地喘着气，喘了半天，才缓过劲，平静下来。罗摩克里希那问他：‘告诉我，在我拉你出水之前，你脑子里最后的念头是什么？’

“弟子回答：‘我最后的念头是，您若再多按我一会儿，我就死定了。’

“罗摩克里希那说：‘当你对见神、与神合一怀有同样的感受时，当你感到见不到他，你一刻都活不下去时，就会知道你已准备好，主出现的时刻已到。而这种感受必须在你心里持续不断。你必须感到，哪怕片刻的分离都无法忍受，感到没有他在场你就会死去。当这种强烈感受产生时，主会立即出现。’”

怀着感情念记

有一次我问宝吉，只是念记美赫巴巴，是否有可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包括身体的。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巴巴说过的话，“对一切病疾的疗法是不断地和全心全意地想念我。”

宝吉随口答道：“是的。仅靠念记是有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包括身体的——前提是要带着感情做。”

于是我问，“怎样制造那种感情？”

宝吉回答，“当你的印象减少，业相减弱时，感情就会到来。”他停顿片刻，又补充道，“你只有泰然平静地接受一切，印象才会减弱。如果你毫无怨言地接受每一件事情，视作他的意愿，印象就会减弱。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时刻想念他——不断地想念他。”

宝吉最后说，巴巴已在每一个人的心间种下念记的种子。并解释说，“你的任务是每天浇灌它，直到它长成大树。”

生发创造“在”

宝吉访问西方时，中途都会应孟买巴巴爱者的请求，到孟买中心谈话。开讲前，宝吉一般都邀请听众提问。一次我碰巧在场，有位巴巴爱者问道：“巴巴爱者有必要拜访巴巴中心，与别的巴巴爱者保持联系吗？”

宝吉的回答是：“倘若你能够在心里不断地感受美赫巴巴的在，就不必跟巴巴中心或任何人保持任何联系。唯有你跟他的联系重要。不过，这应该是一种持久的联系，以至于你能够不断地感受他的在，恰如弥婼拜。弥婼拜在万人万物中见奎师那，视生命中的一切皆来自主奎师那。被投毒时，她不假思索，立即饮下，因为她确信这是主奎师那给的，而不为毒药所害。

“她的意识总在奎师那身上，仅仅觉知到他的在。倘若你能生发这种在，及弥婼拜对奎师那的感情，你则哪儿都不必去。实际上，世人会来你这儿，向你顶礼，正如他们对尊奉为圣人的弥婼拜所做的。然而，对工作养家、履行世俗职责的世人，这种状态很难达到。他们的头脑不断被日常压力和问题占据，无力使头脑撤出深陷的摩耶纠缠。对这样的人，绝对有必要在生活中生发他的在，不管用什么方式。这样的人绝对有必要尽量抽时间，或阅读他的书，或与其他巴巴爱者一起谈论巴巴的恩典和慈悲，或访问他的中心和其他与巴巴有关的场所，以很自然的方式感受他的在。

“是的，对这样的人，一天当中至少有一会儿时间努力感受他的在，非常重要。不然，印象负担日益增加，他们就会开始感到厌倦和幻灭。所以，要记住在内心生发创造他的在，付出努力，有一天，凭借巴巴的恩典，他的在将成为你生命的不间断部分，把你带向目标。”

重要的是忆念

普纳有个巴巴爱者，曾在美拉巴德信托办公室工作过半年。他精神不稳定，逢人便讲自己的病症。一直在治疗，但病情依旧。由于此病，他没有一份工作坚持到一年半载。在美拉巴德的工作亦如此。他离开后，有近 10 年杳无音讯。这期间，连他在哪里都没人知道。

久无音讯之后，一天突然接到他给信托主席和美拉巴德信托委员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患了晚期癌症。医疗费用高昂，希望信托给予经济补助。他张口要了几十万卢比，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信托回复，要他提供全部医疗账单，连同医疗报告及主治医生的信，以便在经济上帮助他。作为法定许可的慈善组织，信托必须遵循慈善总监制定的具体程序。那个巴巴爱者再未回音。

有时候我因信托工作到孟买办事，有一次宝吉叫我在普纳下车，探询一下这位爱者。还要我向他解释解释，倘若他希望资金援助，则需要提供医疗账单和报告的理由。到了他的住处，我惊讶地发现他活动自如，身体健康，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卧病在床，奄奄一息。

道过问候，我告诉他，需要做些什么，信托才能提供资助。他本身是会计师，我以为他会明白。然而，他却大骂起所有美拉巴德信托委员和满德里，包括玛妮和埃瑞奇。这让我恼火，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我强忍住，让他说下去。待他讲完，我便起身告辞。他却要求我等等，他还有要事相告。

他说：“巴巴一天到晚和我说话。就在你坐在那儿同我说话时，他也在对我说话，在一切事情上指导我。早晨他叫我起床，叫我刷牙，告诉我吃什么早点。像母亲一样照看我，从早到晚告诉我该做什么。”又说：“就在你来看我之前，巴巴叫我出去散散步。路上巴巴叫我去银行取些钱。然后巴巴叫我快点回家，我就回了家。我家人需要钱，我把钱给了他们。不一会儿，你就来了。每件小事他都告诉我怎么做。”他说完，表示我可以走了。

对此我不知该作何解。鉴于他的精神状态，我感到他无疑在自欺。回到阿美纳伽，见到宝吉，我跟他细述了此事。说那个人显然精神不稳定，因为他一方面谩骂满德里；另一方面又称巴巴像母亲一般，在样样事情上指引他。宝吉评论道："他的确很幸运。"

宝吉的反应，比那位精神不健全者宣称受神圣指引，还更令我吃惊，我对宝吉说："您为什么这么说？在我看来他明明在自欺嘛。"

宝吉说："以任何方式忆念巴巴都是有福。即便是自欺，若因这种自欺，想象自己时刻与他交流，更是大幸。这种忆念本身将把你带向目标。你聪明、愚笨，精神健不健全，都不重要。只要你不断地忆念他，他便承担起责任。"

幸运的疯人

下面的幸运疯人故事是埃瑞奇讲的。"那是在巴巴巡游哈默坡地区期间。在哈默坡的一个村子，哪个村子我记不得了，发生了下面的故事。巴巴在对爱者施达善，人人欢喜，忽然听见后面一阵骚动，某种喧闹，引起巴巴的注意，叫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我过去询问，原来有个当地的疯人想进来，人们试图赶走他，引起喧闹。我禀明巴巴。巴巴叫我把这个疯人带过来。疯人被领进来。他不是玛司特，只是普通的疯子，习惯在村子里游荡，像疯人常做的那样，嘴里嘀嘀咕咕，不知所云。他到了巴巴跟前，巴巴用双手轻抚他的两颊，无比慈爱地拥抱他。这个嘟哝不停的疯人，忽然安静下来。似乎神圣临在穿透其受损的心智。少刻，巴巴叫人送他走，指示爱者们照料他。

"我们见到的就这些。后来，我们从该地区爱者的来信中得知，那个习惯于昼夜嘀咕的疯人，现在开始嘀咕巴巴的名。与巴巴的会面，在其混乱的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他能认出巴巴的照片。有的巴巴爱者教他念圣主之名，如今这个疯人整日口不离神名。

"巴巴爱者时不时地向巴巴报告这个疯人的消息，一天我们接到信说他不在了。我给巴巴读这个消息时，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个人

有多幸运。他口念我的名死去，已来到我这里。’”

埃瑞奇评论道：“多么幸运的灵魂，因为疯癫，获得解脱。我们甚至目睹过在巴巴身边待过的鸟兽的情况。它们死去时，巴巴会谈起它们的好运，对我们说，同他的接近，将给它们一个灵性推动。来世不仅获得人身，甚至会走上灵性道路。他的恩典和慈悲延伸到造物界的一切生灵。”

完全的交托

下面的故事发生在我们为关闭化工厂奋战的时期。化工厂厂主，虽说是个麻烦制造者，却有一种奇特品质，时而让人感到，他前世定然跟巴巴有某种密切联系。他不仅反对而且通过虚假宣传，攻击信托，从而使巴巴的名得以广泛传播。只有与巴巴有联系者，才能扮演这种角色。

我常对埃瑞奇戏言，厂主的这种品质，让我感觉他前世一定是满德里成员。埃瑞奇问：“在他身上，你看到哪些类似满德里的品质？”

我说：“他有强大的魅力和吸引力，连陌生人也被迷住。他能把任何人赢到他一边，让后者反对我们。我曾拿着确凿的证据到不同地方，人们哪怕已看过证据，而轮到表明立场时，心也会被厂主融化，对他产生同情。满德里就有这种磁力。”

埃瑞奇问：“还有呢？”“他的家人、朋友和亲人都受够了，对他的一意孤行不堪其扰。给他提供了那么多友善的解决方案，可他拒不采纳，只管独行其是。满德里就像这样，以类似的方式折磨身边的助手。他最后一项品质是，行为令人捉摸不透，简直到了古怪的地步。一方面，攻击信托和巴巴爱者；另一方面，他又给满德里送去甜食和问候。真不知该怎样理解。”

埃瑞奇听毕大笑，说：“我们变成这个样子，因为巴巴对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成了这样，都是他。”

巴巴离开肉身不久，阿娄巴处于火热状态。他会走进阿美纳伽的饭馆和住户家，不但给人谈巴巴，还在墙上挂一张巴巴的照片。厂主家

就被阿娄巴亲手挂过一副巴巴的相框，结果厂主的父母常来拜访美拉巴德。在化工厂战斗期间，他们并不赞同儿子的行为。

战斗结束后，我们在最高法院胜诉。我感到大为轻松，因为紧张工作的压力非常累人。然而，我却感觉不到快乐。不知为什么，心里为破产的厂主感到某种悲哀。我常在路上碰到他，他会走上前，像对最好的朋友一般待我。即使在战斗如火如荼之际，他也如是，局外人不会认为我们是对手。

战斗结束后，有一天，我与他不期而遇，他与我聊起来。我脑子里有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便问他："跟我说实话，因为我不明白你到底为啥那么做？为啥要打到这种悲惨结局，弄得片甲不留？"他答道："唉，我想是我的命吧。"

我穷追猛打，激他道："你看看历史，还没人打赢过阿瓦塔。杜尤坦败给奎师那，拉瓦纳败给罗摩。你也不是不懂历史，却选择了毁灭之道，同阿瓦塔美赫巴巴及他的满德里作战。你为什么这么做？"

厂主即刻回答："我从没跟美赫巴巴斗争过，而是跟你们美拉扎德人和支持者。你们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那是美赫巴巴的战役，从而强迫巴巴站到你们一边。你们把战斗责任转移到他身上。你们这种反复行为，迫使他把战斗责任承担到自己肩上。巴巴就是这样被卷入的。

"你们将战斗交给他，使之成为他的战役，来迫使他从你们那边介入战斗。我是同你们这些人战斗，不是同他。但你们通过祈求，使他站在与我对立的一面。这就是我输掉的原因。这场战争不公平。你们让战争变成他的，让天平倾向了你们。"

如此深刻的见解，我竟从一个劲敌那里学来。他前世一定跟巴巴有过密切联系。直至今日，我都记得他的临别之言和其中道理。如果我将每一种情况完全交给巴巴，他就会对之负责，我便不再为之烦恼。我还认识到，自己到今天也不能百分之百做到这一点。

假古鲁与垃圾桶

有一次我和曼萨丽坐着，刚好有一位来朝圣的心理分析师也在场。曼萨丽问他：“你往海洋里扔一桶垃圾，会如何？海洋会不会受污染？”

这位朝圣者回答：“不会。”曼萨丽又问：“你往小水池里扔一桶垃圾，情况又如何？”

朝圣者回答：“水池必受污染无疑。”曼萨丽说：“这就是完人和假古鲁的区别。至师好比海洋，你可以投入自己业相垃圾的无限海洋。大知、极乐和大能海洋能够吸收，却不受影响。另一方面，假古鲁就像小水池。他们尚未成道，尚未融入神的无限。假装无限，依然受限。群众来找他们，把业相垃圾扔进这些假古鲁所代表的有限小水池。

“日积月累，这些有限的水塘变得肮脏，开始发臭。这就是假古鲁的处境。他们收集前来膜拜者的业相垃圾，加重自身已有的业相负担。他们的业相垃圾大量增加，虽享受地位带来的金钱和权利，但来世必受巨大痛苦，以消除所积累的全部业相。怀着虔敬来找这些假古鲁的群众，因卸下业相负担而获益，假古鲁却受大苦。他们起着街头垃圾桶的作用。与吸收垃圾、不发臭的海洋相比，这些垃圾桶因有限能力而臭气熏人。”

曼萨丽停顿片刻，问朝圣者：“你有无注意过，有人来跟你谈人生问题和困难时，随着倾诉，他开始感觉轻松起来，听者却开始感觉心情沉重？”

身为心理分析师的朝圣者回答：“是的，这个我知道。心理分析不过如此。通过让人倾诉，来帮他释放问题。”

曼萨丽又问：“你知道那个人为啥感觉轻松？因为他将自己的一些业相，卸给了听者。听者承担其业相，因而感觉沉重。长此下去，听者甚至会陷入抑郁。”

心理分析师听得饶有兴味，说：“确实，因为过一段时间，心理分析师就得找导师或者同事，来解除压力或卸去负担。”并说：“我没意识到我们是在收集业相。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职业造成的负担？”

曼萨丽淡定地答道：“这很简单，每个人都要做，不论什么职业，尤其是你这样职业的人。一旦你脑子里开始承担治愈那个人的责任，问题就出现了。当你的受限‘我’宣称：‘我有责任，我要把这个人治好，’你便承担起他的业相负担。正确的办法是忆念巴巴，将每一个行动献给他。首先请他到场，只是用你作媒介，通过你去疗愈病人。你的工作和责任是尽最大努力，完全成为巴巴工作的顺服工具。这会将业相和疗愈负担，全部转移给巴巴。记住，你必须尽力做好工具。”

心理分析师谢过曼萨丽后离去。数年后，他告诉曼萨丽，他按她指教的方法实践，获益匪浅。

完人的作为

一名长期工作者，有一次问宝吉下面的问题：“希瑞亚吉，”他说，“早年曾作为流浪苦行僧求道，历经艰辛。后来却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有的至师也结婚生子。要有孩子，就得生殖。请告诉我，宝吉，这些圣人和完人，是否也像常人那样体验淫欲？”

宝吉给出以下回答：“不会，情况完全不同。希瑞亚吉早年求道。内心躁动不安，燃烧着对神的渴望。他非常纯洁。不只是伟大，而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才被选扮演阿瓦塔父亲的角色。因为这是他命中注定的角色，他不得不结婚。即使结婚以后，他内心依然唱着至爱之歌，头脑不断专注于想念至爱。即使在世间生活，亦非世俗之人。希芮茵母亲只好承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

“这样的人不像常人那样体验淫欲。当你头脑里每一个念头，心灵里每一个情感，都是至爱上帝时，何来淫欲的问题？对于一般人，由来已久的欲望，使其意识不断地受淫欲乌云笼罩。大多数人挣扎于淫欲念头和情感。对于希瑞亚吉这样的纯洁灵魂，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意识完全专注于求道。没有欲望或淫欲。但为了完成使命和命定的角色，在受孕之时，临时起意，行为自然发生，正如吃喝排泄等身体其它活动一样。他们不像常人那样体验淫欲，但为了命中注定的角色，生殖行为

则有必要，并在规定的时刻，临时起意而生。”

宝吉停顿片刻，继续说道：“就至师而言，他们已与神为一。对神圣实在的体验持续不间断。整个世界对他们如同梦境。只是为帮助和唤醒仍在做梦者，他们才又回到梦中。即使与人交往时，也持续觉知上帝状态，并觉知梦状态。

“这样一个人从何体验对梦中物的淫欲？实际上，其体验是除了自己别无一物，一切都是他自己。他又怎样去体验淫欲？结婚生育时，他必须履行生殖行为，但对于他，那只是梦中的作为。

“因为即便在做此行为时，也不断地觉知神圣状态，因此他不断意识到一切都是他自己，别无存在。至师每一个行动背后的唯一目的，是给予人类灵性推动，将他们从这个幻梦中唤醒。否则他们没理由继续留在幻相里。”

为说明完人的一个小举动，能带来怎样的广泛反响，宝吉讲了下面的故事。“朵帕提是潘德瓦五兄弟之妻。他们被放逐森林时，朵帕提相随。她得了众神的馈赠——一个聚食宝锅。无论多少人都能管饱，饭食从不会吃完。但有一个条件：一旦朵帕提吃过，宝锅便不再聚食，直到下一顿饭。凭此能力，潘德瓦兄弟们在放逐期间不仅自己有吃，还常向成百上千的圣徒、圣人及来访者供食。其乐善好施无人不晓。

“一天，刚好杜瓦斯穆尼同千名弟子光顾此地，前来拜访。这位穆尼以盛怒著称。怒视谁，谁就即刻化灰——其能力就是这般。他见过潘德瓦兄弟，叫他们为他和千名弟子备饭。与此同时，他同弟子们一道，在饭前去河边洗浴。

朵帕提听说，焦急万分，因为她已吃过，此时宝锅不会再聚食了。想到穆尼的脾气，朵帕提对潘达瓦兄弟的安危极度担忧。

“她呼叫奎师那相助。奎师那出现，不等朵帕提开口，就对她说：‘我饿坏了，快给我弄点吃的。’

“朵帕提听了，哭了起来。奎师那询问缘故，朵帕提一五一十禀明，道：‘我在危难之中求您相助，您却向我要吃的，叫我如何是好，您完

全清楚，宝锅已生不出饭了。”

“奎师那道：‘把宝盆拿来我亲眼看看。’”

“朵帕提将空锅递给奎师那。奎师那往里瞅了瞅，见一角还剩星点饭粒。他拿给朵帕提看，自己拾起吃了。吃完对朵帕蒂说：‘这下我饱了，再吃不下了。’

“就在此刻，杜瓦萨穆尼及弟子沐浴完毕，前来用餐。突然间，穆尼及千名弟子打起饱嗝，个个胃饱肚胀，仿佛吃了顿大餐。饥饿消失，他们没来吃所要的饭食，转身离去。就这样，奎师那救了朵帕蒂。”

宝吉随后评论道：“这就是完人的作为。如果这样的人吃下一小点饭，就能喂饱千人的肚皮；想想看，阿瓦塔在降临期间，所做的高强度工作，定能对全人类产生什么效力！”

全能的上帝

“巴巴的外部痛苦，身体方面，不是因为疾病，而是因为他为人类所做的宇宙工作，”玛妮有一天在满德里大厅，对在座的一群巴巴爱者说。

“巴巴看上去非常虚弱，因他让身体承受的宇宙痛苦压力，而极度脆弱，”她说，“他多次暗示我们，他的最后时刻已到，他即将离开肉身。试图给我们心理准备。但我们无从领悟，因为他给我们罩上面纱。”

“记得他告诉我们，他的工作已百分之百完成，工作的结果也将是百分之百。他会对我们说：‘你们会看见，你们会看见。我的爱者会来，我的孩子们将从全世界前来。’当时我还纳闷，巴巴为什么说‘你们会看见’，而不说‘我们会看见’。

“后来才清楚明白；可当时我领悟不了。事实上，我还以为巴巴说‘你们会看见’，不说‘我们会看见’，是因为他已经看见了。那时我脑子里就是这样想的。

“在最后那些日子，巴巴所经受的强烈痛苦，让许多爱者开始怀疑他的神性。很多人不解：‘神怎么会如此虚弱？’

“这让我想起弗朗西斯·布拉巴赞。那时他同巴巴的满德里一起在美拉扎德生活。每天上午会用专门的抬椅，将巴巴从卧室抬到满德里大厅。在这里他处理事务，与男满德里交流。完毕，又用抬椅把他抬回房间。在满德里大厅，巴巴会坐在铺了垫子的椅子上。他希望回房间时，弗朗西斯必须扶着他的胳膊，帮助他走到抬椅处。

“由于宇宙痛苦，他身体虚弱得连到抬椅那么短的距离，都走不动。通常都是弗朗西斯和埃瑞奇一道搀扶巴巴，从一张椅子走到另一张。一次，巴巴击掌，打手势：我感到虚弱。送我回房间。”

“弗朗西斯起身搀扶，同时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巴巴是神。神怎会如此虚弱？’弗朗西斯和埃瑞奇一触及巴巴的胳膊，巴巴只是将两个食指轻轻一弹，极轻微的一弹。将弗朗西斯和埃瑞奇用力向后掷去，二人后退了半个满德里大厅，仰面摔倒在地。弗朗西斯惊讶不已，在场者无不如此。弗朗西斯茫然地看着巴巴，说：‘巴巴，你很强壮啊’。巴巴对弗朗西斯微微一笑，打手势：‘别忘了这个。’紧接着，又恢复虚弱状态，向弗朗西斯示意：‘我感到虚弱，过来扶我。”

玛妮最后说：“千万别忘了这一点。他是神，是维持全宇宙的全能上帝。别让你的软弱头脑对此有一丝怀疑。”

失去的机会

有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徘徊不去，是关于克里希那吉的，他曾与巴巴一起生活过一个时期。也许有的人不知道，克里希那吉是个麻烦制造者，好酒又好色。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去世后，他进入萨考利埃舍，意图骚扰高达乌丽照看的女弟子们。为阻止他在萨考利制造麻烦，巴巴邀他到美拉巴德。这是我从满德里处听到的。

巴巴对他不像对其余满德里那么严格。实际上，巴巴给予他贵族般的待遇，娇惯纵容，乃至指派宝吉作他的侍从。满德里没一个人受得了克里希那吉及其行为，但宝吉为服从巴巴，履行起服侍克里希那吉的角色。

克里希那吉不但拒绝服从巴巴的简单指示，还不顾巴巴的禁欲警告，继续与女性交往。他在美拉扎德生活期间，有一次，卡卡·巴瑞亚气得给巴巴写信说，倘若克里希那吉继续留在美拉扎德，他，卡卡，就离开美拉扎德。巴巴接到信时，古斯塔吉刚好在场。巴巴知道古斯塔吉也不待见克里希那吉，便开玩笑说："卡卡还提到，克里希那吉撬开你的箱子，穿上你的衣服。"古斯塔吉气得直叫巴巴将衣服烧掉，他绝不再穿。

巴巴和在场的满德里都笑了。但不多时，巴巴叫一位满德里，去告知古斯塔吉实情，因古斯塔吉有心脏病，弄不好会发作。就这样，巴巴将克里希那吉留在身边，直到萨考利埃舍安全无虞。"之后，巴巴指示宝吉停止服侍克里希那吉，也不要再对他客气。习惯了贵族待遇的克里希那吉，如何受得了巴巴忽然施加的这种折磨，拔脚走人了。目前，克里希那吉在美国生活，自封为至师。

听了克里希那吉的故事，我脑子里产生若干疑问。于是问宝吉："在这里生活这些年，巴巴的妹妹玛妮、埃瑞奇、您和其他满德里，让我相信在美拉巴德这片土地生活，不仅是一种荣幸，而且只有那些往世与巴巴有联系者，才能获此殊荣。这样的灵魂，通过努力和善业，为今生赢得了这种机会。克里希那吉放纵于女色、饮酒、不服从巴巴等种种行为。我的理解是这都制造束缚，招致痛苦。我想问的只是：克里希那吉也在巴巴身边生活了不短的时间，与其他配得而未有机会者相比，他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是因为他往世的善业和努力吗？"

宝吉随口回答："只有那些通过善业和努力，在往世与巴巴建立联系者，才被赋予这样的机会。克里希那吉因往世的善业和努力，获得这种机会。但今生他非但没有好好利用，在灵性上更进一步，反而用来放纵于浊欲望。错失了进一步接近巴巴且远离欲望的大好机会。他放纵欲望，冒充至师，为自己制造了大量恶业，来世必受大苦，以消除这些负面业相。他若是像其他满德里那样利用这个机会，也会灵性上进步，更加接近巴巴和生活真正目标的。"

碾磨过程

一次，有人向宝吉投诉，一名巴巴爱者在美拉巴德行骗。宝吉面色略呈不快，因为这名巴巴爱者常涉嫌这种事。我问宝吉：“我想知道，在代表真理中心的巴巴三摩地，为何还会存在这么多虚假。离三摩地这么近的巴巴爱者，怎么会放纵于这种活动？”

宝吉回答：“种子种在石上如何生长？有水，种子会发芽，但很快会死去。长不成大树。要让树生长，就得把岩石碾碎，变为土壤。所有这些在美拉巴德发生，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岩石。这些岩石即爱者的心，这些心将逐渐地被碾磨成尘——以受苦的形式。届时，爱的种子会开始在他们心中生长，经过若干次人生，有一天将长成参天大树。”

重要的是取悦他

在美拉巴德，一年中有些时候，工作节奏缓慢。但对长期工作者，工作也会很紧张忙碌，尤其在活动期间。增加的工作压力，常常会在工作者之间造成态度粗鲁、冲突和琐碎争斗。这种时候，满德里会强调，不论情形怎样考验人，若在工作时记住，主要工作是取悦巴巴，则有助于在各种情形下更加友爱。所以工作时随时想着什么取悦巴巴，很重要。

玛妮会跟大家分享经验，帮助我们了解她是如何面对类似情形的。“在早年间，”一次她对我们说，“巴巴离开肉身后，信托工作没多少可做，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跟来朝圣的爱者一起度过。朝圣者甚至到办公室看我们，我们也有充裕的时间跟他们坐在一起说话聊天，有时还会听他们中的一位唱歌。但随着时间流逝，信托开始扩大，为与日俱增的朝圣者提供住宿，工作量也开始增加。

“所以我们不得不开始限制朝圣者在办公时间来见。经常会有朝圣者想来访，我会放在喝茶时间，时间也不会很长。有的希望唱歌，我会温和地请他们到美拉扎德唱，因为我们太忙了。他们甚至会提醒我：‘可您五年前让我们在办公室为您唱。’我会友爱地告诉他们：‘亲爱

的，那是五年前。节奏在快速变化。’”

玛妮继续道:“有一次,那天特别的忙,我忙得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到信托大院帕特的办公室办事，离开时，我满脑子都是工作，可以说不是在走，差不多在跑。在帕特办公室对面的长凳上，坐着一位用随身听听音乐的朝圣者，耳朵上戴着耳机。就在我经过她，冲向办公室的当儿，她招呼我，说：‘玛妮，您能抽几分钟时间给我吗？’说着，取下耳机，递过来。我完全傻了眼，脑子里直抗议：‘今天不行，巴巴。我绝对没时间。’但我看着她，心被她想要我听音乐的爱和期盼融化了。

“我调整自己，面带微笑走向她，知道这会取悦巴巴。又拿过耳机，戴在自己耳朵上。接下来的一刻令人难忘，我珍惜至今。音乐的旋律让人联想起雪花飘落冰雪覆盖的山峦，那一刻，我从紧张忙碌的工作环境，完全被带入皑皑白雪峰峦的静谧气氛，静听雪花飘落。这持续了几分钟时间。这几分钟让我的头脑焕然一新，彻底放松。音乐结束，我谢过朝圣者，也感谢巴巴，给了我如此美妙的、意想不到的放松。”

玛妮又补充道：“不管你有多忙，都要努力向陌生人表现爱。为他创造时间，别错失机会；因为很难说，那也许是巴巴来帮助你的。记着，重要的工作是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取悦至爱巴巴。不论手边的工作多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工作的时候取悦巴巴。工作的同时，记住，重要的是他的快乐。”

无上真理

我在信托办公室工作时,有一次,有个美拉巴德信托委员来见玛妮,情绪激动。令他生气的原因是几天前发生了一件事，事生后竟没人告诉他。他是信托成员，本应是负责人，但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这在美拉巴德不鲜见——他却不知情，故来找玛妮抱怨。

玛妮耐心地听他倾诉所遭受的不公待遇，等他讲完，温和地对他说：“这事儿连我也是正在听说，尽管是信托主席。这种事我也遇到过，你别介怀，人们太忙了，太专注各自对巴巴工作的概念，导致这种无心

的差错经常发生。相对于在世间生活者，在巴巴氛围下，这种情况出现的更频繁。

“巴巴对每一个灵魂工作，他的工作速度会是令人难以招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失误。对这种事别理会，别当回事。学会放下和忘记。念记巴巴，充分利用他给你的这个绝好机会。通过赞美来想念他，忆念他的慈悲等神圣属性。想他怎样为我们受苦，这些才值得念记和谈论。如果你在为他工作时做到这个，就是取悦巴巴。”

听了玛妮的话，信托委员平静下来，离去。我也在办公室，相距不远，无意中听见谈话。玛妮对信托委员说，这事她也只是在听信托委员说。我有点吃惊，因为几天前我曾亲口给美拉扎德相关人员传达此事。没人把这事转告玛妮，让我略感吃惊，因为美拉扎德是个亲密熟惯的小地方，这种失误罕见发生。

我走过去，对玛妮说：“我感到吃惊，此前没人跟您讲过这事。因为我亲口对美拉扎德相关人员传达过此事。好像美拉扎德其他每个人都知道。玛妮微笑道：“是，几天前我也听说了。”

我被她的矛盾答复弄糊涂了，说：“可您刚才跟信托委员说，您只是从他那儿听说。”玛妮不无顽皮地再次回答：“是，没错。他说我听，我是这么对他说的。我只是没对他说，我几天前也听说了。”

我被玛妮的机智和智慧逗笑了，认识到他们在巴巴身边就是这么做的。玛妮非常慈爱地对我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和谐。你也看见他马上平静了下来。这是在我们伴随巴巴的生活中，巴巴希望我们做的。他希望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谐，他从不喜欢跟他一起生活的满德里发生争执。他会批评我们，表示不悦。他会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在此是为了取悦他，若真心想那么做，我们就该咽下骄傲、伤痛，学会抹灭自我，在一切情形下互爱。”

“假使有人冲撞伤害你，巴巴也希望我们更爱那个人，甚至更慷慨地对待这样的人。我们那么做时，巴巴会感到很满意。还会自豪地夸奖我们，好比对做对了的孩子感到满意的母亲。这是一个人应该不断努

力争取的。跟随巴巴生活意味着在一切时间取悦他，不断地觉察什么愉悦他。这是一个人能活出的无上真理。”

背叛引向神

早年间，宝吉还是信托办公室主任时，信托工作的重担都落在他肩上。不但要创建朝圣者住宿设施，信托工作事无巨细他也要负责。宝吉的工作量之大，时间之长，只有他的助手知道。那些日子，宝吉因紧张的工作，情绪非常火爆，助手们只得忍受他的不断敲打。

这期间我刚好做宝吉的助手，受他敲打乃家常便饭。我们身心俱疲，常转向埃瑞奇寻求安慰。埃瑞奇扮演朋友的角色，提供抚慰良药，使我们支撑下去。他会给我们讲一些发生在巴巴身边的、要激烈得多的事例，来帮助我们专注巴巴。埃瑞奇还教我们应对的支招，包括如何躲避宝吉的锤子，如何用幽默缓解紧张气氛。并且经常提醒我们，这在巴巴身边所经历的真正生活。

然而很多时候，埃瑞奇自己也会敲打亲密工作者。他的敲打方式微妙且很痛苦。这种时候，你感到被背叛，主要因为你习惯于把他当朋友，期待他的安慰。倘若你找埃瑞奇寻求安慰过于频繁，埃瑞奇也感觉到的话，他非但不安慰，反而利用那种情形越发敲打你。这种体验简直令人心理压垮，尤其在你看到从别人那里求安慰的最后希望破灭时，从而被迫转向巴巴，仅仅转向他寻安慰时。

下面的故事有助于说明上述情况。一名长期工作者一度成为宝吉锤打的靶子。宝吉敲打起来就没完没了，连日不停，你只得整天听他训斥。虽然理性上我们知道那是一种祝福，但天天挨训，则难以忍受。故这位工作者转向埃瑞奇求安慰。他到埃瑞奇处坐下，诉说宝吉如何不快如何不满。埃瑞奇给他支持，引导他多日。然而在一个晴朗日子，晚间埃瑞奇和宝吉一处坐时，做了件令当时在场的工作者们十分震惊之事。

埃瑞奇离开信托大院，回美拉扎德之前，总是去看望一下宝吉。那次，宝吉不住口地抱怨这名工作者的行为。他已跟埃瑞奇抱怨过很多

次，工作者们早已习惯了宝吉的这种性格。通常埃瑞奇也会静静听完，随后离去。然而这次，埃瑞奇转向宝吉，把这名工作者的秘密全都抖了出来。这都是人家怀着信任分享的，此刻埃瑞奇却公开告诉宝吉这些私下说的话。

这事发生时，我也在那里坐着，完全目瞪口呆。我回头看这位工作者的脸，看得出他也极度震惊。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埃瑞奇以前从没这样做过。工作者们一起晚餐时，该工作者向我袒露心扉，对我说埃瑞奇背叛他的信任，让他感到怎样崩溃。我懂他的感受，因为我自己也完全懵了，尚未回过神儿。我走上前拥抱他，提醒说，伴随巴巴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正是为这种体验而来的。我试图安抚他，其实我自己也十分困惑。

几周以后，我才有机会向埃瑞奇提及此事。埃瑞奇注意到这位工作者已好久没来看他了，便问起他。我趁机把心里话都倒了出来。“我猜他在躲您，”我解释道，“他感到被您背叛了，需要时间消化整个事情，慢慢接受后，才能再次面对您。”

埃瑞奇表示诧异，说：“我做了什么？”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对埃瑞奇叙述一遍，说：“对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那都像是背叛。说实话我也是那样感受的。”埃瑞奇停顿良久，然后缓缓说道：“那样体验是好事。”

我困惑不解，问道：“好在哪里？”埃瑞奇一字一顿、非常缓慢地回答：“背叛是必要的体验，帮助人背离幻相，转向真理，转向神。人们为什么要转向朋友家人？为什么不把神视作第一选项，我们的第一选择，转向他？我们不这样做，是因为业相总是让我们转向幻相；我们转向亲友，而不是转向自始至终一直与我们同在者。

“何以如此？是因为幻相，因为摩耶。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幻相背叛，当我们的亲友家人一次次地背叛我们，辜负我们的期望，那时我们才开始背离所有这些幻相。这种背叛造成的转离，即转向真理的开始。倘若你把神当作第一选择，其实也是唯一选择，在一切情形下都仅仅依赖他，那么你就永远不会体验背叛。假爱背叛，真爱则支持你，

直到旅程终点，直到你融入真爱，融入真理。就是这样。”

美赫巴巴之道

从最早期，阿娜瓦丝·达达禅吉全家人就与阿瓦塔美赫巴巴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她生活在世间，与纳瑞曼结婚，但他们夫妇却是巴巴的亲近者，有机会长期伴随他生活服务。巴巴访问孟买，很多次住在他们家。

巴巴常提起她与美媞的联系。阿娜瓦丝也自然地感到跟美媞很亲近，尽力照巴巴的希望取悦美媞。她的一生是彻底奉献和臣服的一生。虽受过很多苦，却把它们当作巴巴的意愿，欣然接受。晚年她疾病缠身，卧床不起，却总是给寻求建议帮助和指导的朝圣者提供支持，直到最后一息。

我最初来美拉巴德工作，面临很多的反对，尤其是来自我母亲的。当时我作为海洋工程师，有个收入不菲的职业。我母亲期望我成家立业。然而，我的生活目标却与她的背道而驰。满德里问我跟母亲是否有冲突，我开玩笑说，“有。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都想要同样的东西。”

他们会吃惊地问，“既然你们俩个想要的一样，为什么还有冲突？”受好奇心驱使，他们还会问，“你们俩儿都想要的是什么？告诉我们。”

我会极其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俩都想过我的生活。我想过我的，她也想过我的。所以说有冲突，因为我想要巴巴，她想要世间。”

满德里会开心大笑。一次，阿娜瓦丝问起这个事情时，我给她同样的回答。她笑了，但很温和地问我是否对伤害母亲的感情觉得愧疚。我不清楚自己的感觉，但意识到自己有时候感到内疚，仍抱着一线希望——母亲会给我追求幸福的自由，而不加干扰。就对阿娜瓦丝讲了。她安慰我说，“你在走美赫巴巴的道路。因此继续走下去，不管别人怎样感受。你的首要责任是对你的上主，只要你在遵循美赫巴巴所教导的真理，过着纯洁，诚实，谦卑和消除自我的生活，就不必担心你的家人或朋友怎么看你。如果他们选择反对你，或因你的不服从行动感到受伤害，那是

他们的选择，你不必感到内疚。你没有伤害他们。

如果你因为不实践美赫巴巴的话，而做了错事，你的行动给家人带来伤害，只有那时你才有责任。所以你要从心中排除愧疚，专注于巴巴。不要想别的事情。只想巴巴，因为他是唯一能帮助你解决一切问题者。”

阿娜瓦丝说完，给我一个充满爱的拥抱。她的建议帮助我排除了因决定跟随巴巴的道路，而很可能感受的全部愧疚痕迹。如阿娜瓦丝所言，巴巴确实让我家庭的大多数人转向他，虽然用了些时间。

巴巴的沉默

在满德里大厅的一次谈话中，一名朝圣者对埃瑞奇说：“在爱者心中造成大量争议的巴巴工作中，一个方面就是打破沉默。有关他的沉默打破，巴巴有过很多不同的论述。对此我们不知如何看待。就连满德里也持不同观点。有的感到他已打破了沉默，有的不这么看。每次只要谈到这个话题，最后都增加争议。您能否告诉我们，无所不知的神，巴巴，为何会制造这样一个导致争议的情形？”

埃瑞奇停顿片刻，说：“我不知道。他没告诉我们，我也没问他。但我可以说说我对此的感受。只是我自己的感受。这种争议在每次阿瓦塔降临中都发生过。比如耶稣，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宣称天国要来人间。过了些时间，耶稣又宣称天国很快会来临，后来甚而说天国近在眼前。两千年过去了，基督徒仍在谈论将要来临的天国。到底怎么回事？耶稣所说的天国在哪里？”

埃瑞奇解释说，耶稣是在用象征性的方式说话。“他所指的天国在心里。他说天国要来时，是指心灵的觉醒——我们准备好体验神的临在。这是耶稣所指，我感到这也是美赫巴巴所说的打破沉默。沉默的打破将发生在每一个心中，因此显现也将发生在内心。这是我的感受。

“巴巴肉身在世时，就其沉默打破曾多次发布通告。他甚至给出日期，但日子来了又去，什么都没发生，至少在我们看来是那样。然而随后我们会发现，巴巴爱者非但没有因他违诺而离开，人数反而与日俱

增。何以如此？随着每一次通告的发出，爱者的数量有增无减。为什么这样？这怎么可能？这是因为他是在这些人的心中打破沉默，显现。这是原因所在。我是这样感觉的。”

埃瑞奇又说：“就围绕他的沉默的争议而言，背后也有用意，并且是重要的用意。巴巴留下那么多忆念他的方式方法。只有通过不断的忆念，我们才能抵达终极目标。他知道我们心中的欲望和弱点，也知道他肉身不在时，忆念他有多困难，因此制造了这些争议，来帮助我们忆念他。”

“我们的头脑总是喋喋不休，想着日常事务、工作及欲望满足。在这种日常唠叨中专注巴巴，一般人很难做到。为了帮助这样的人忆念主，他有意留下这些争议，每次降临皆如此，因为他知道头脑爱争论，易于争论。头脑因其负面本性，很容易喜欢负面的东西。我们喜爱争论闲谈。即使以这种方式忆念他，也把你带向目标。这是我对他的沉默以及打破沉默的看法。”

跟随先知

每当有新来的朝圣者到访美拉扎德，埃瑞奇都会特别关照这名朝圣者，让他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他会问询朝圣者有关他的工作，他来自哪里，以及如何知道巴巴的，以此鼓励朝圣者主动融入在场的其他爱者。一次，一名朝圣者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提到自己的背景，说他出生于琐罗亚斯德教帕西人家庭。这让埃瑞奇想起巴巴在世时发生的一件事，他跟我们分享了下面的故事。

一名帕西绅士随同朋友们来见巴巴。他不是巴巴爱者，只是出于好奇心而来。他的朋友们是巴巴爱者，大家要来达善巴巴，他决定跟他们一起过来。见到巴巴后，作为巴巴爱者的朋友们因面见至爱而欣喜不已。他们问候巴巴，双手合十顶礼巴巴，巴巴则给他们一个拥抱。轮到这位帕西绅士时，他直挺挺站在巴巴面前，说：“巴巴，我是一名忠实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所以我无法对你或者任何人顶拜’。巴巴给逗乐了，

面带惊讶的表情对这个人说：‘今天见到你真是高兴啊，我终于遇到了一位真正的琐罗亚斯德教徒”。

巴巴接着对大家说道：“遵循一位真先知的教诲非常重要。一名真正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遵循先知琐罗亚斯德的教言，为此他应当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一名真正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琐罗亚斯德的教导？这便是善思善言和善行。这异常简单，但几乎不可能遵循，因为要想遵循，一个人必须时刻践行善思善言和善行。

“要是有人伤害你怎么办？你能仍然对这样一个人行善思善言和善行吗？你会继续待这个人以善思和善言吗？你会继续对他报以爱和援助的善行吗？不可能。要成就这样的事，一个人必须对自己死去。唯有对自己的妄我彻底死去者，才能每时每刻过善思善言和善行的生活。这只有藉由我的恩典才有可能。”

埃瑞奇最后说道：“一个人应当不断地寻求能够祈请巴巴恩典的途径和方法，通过忆念，通过向他祈求，必要时通过在他足前粉碎自己的头颅。唯有这样的努力会确定无疑将你带向目标。其他出于无知头脑的一切努力，都注定失败。”

只要放开手

人们常不解地问起我，为何要舍弃有利可图的事业，选择到美拉巴德去过一种烦扰不堪的生活？为何困苦不堪还要坚持不懈？对此，我确实无可奉告，除了一点——满德里对我的吸引使他们施加的烦扰显得无足轻重。我想我的心灵享受从他们身上散发的巴巴临在，而这份享受无比重要。否则我是无法在那里生活的，支撑我的是巴巴的在。

不过，我也确实知道几个帮我勇敢迈出辞职一步的事件。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曾讲过一个对我影响深远的故事。我有一次对这位朋友说，我想舍弃世俗生活，过灵性生活，但情况不允许。他转向我，说：“你还未准备好舍离世界。”见我抗议，他又转向我，说：“你还未准备好。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会帮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他接着讲了下

面的故事。

“贾纳克王是国王也是至师。有位厌倦尘世、寻神解忧者，来求贾纳克指点。贾纳克对他解释说，给他带来痛苦的是他的执著。并建议他结束世俗责任，来跟随他生活，以便得到帮助。这人说他有两个儿子即将完成学业，等他们找到工作，他就自由了，那时来加入他。还说这大概需要两年时间。贾纳克王便要他两年之后再回来。

“两年之后他回来了。贾纳克王问他是否准备好了。这人说，孩子们开办了一家生意，因刚刚起步，需要帮助。而且，已有人开始为他的两个儿子提亲，这方面也得他做决定。所以，他说，也许再过两年他才会自由。贾纳克王遣他离开，叫他再过两年回来。

“两年之后，此人又回来，向贾纳克王诉苦说，虽然生意尚可，但两个儿媳都生了小孩，需要他帮忙照看婴儿。他怨愤地转向贾纳克王，说：‘我该怎么办？想加入您，但家庭情况不放我走。您为何不做点什么，来帮我改变现状？’

“贾纳克王回答道，‘我可以帮助你。但首先你得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那人满脸困惑：‘您需要我的帮助？’

“贾纳克王答道，‘别担心。很简单，你帮得了。’那人便答应了。贾纳克王走到一根柱子前。紧紧抱住柱子，大呼求助：‘帮帮我！这根柱子把我抱得紧紧的，不让我做任何事。我好不安啊。我受够了。要离开，可柱子不让我走。’

“又转向那个人求助。那人被贾纳克王的行为弄糊涂了——这不该是一名至师所为啊！

“于是对至师说，‘陛下，我恳请您注意，是您抱着柱子而非柱子抱您。只要放开手，就摆脱它了。’

“贾纳克王松开手，向那人致谢。又说，‘谢谢你帮我解决了这么一个难题。’

“那人神色诧异，‘陛下，这可是常识啊！’

“贾纳克王微笑道，‘说得对。可你怎么不把这种常识运用到自己生活中去？像我紧抱柱子一样，你抱住那些境况不放，又呼喊被境况所抱？事情就这么简单。只要放手，你便摆脱处境，想干嘛就干嘛。’

我的朋友讲完故事，转向我：“当你准备好时，处境则拴不住你。”

这个故事是我“放手”的开始。

另一个事件发生在我与一位西方巴巴爱者同车去孟买的路上。我们聊天打发时间。谈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已结婚，我回答说自己是个单身汉，并打算一生如此。闻此，他对我说；‘如果你打算一直独身，那就好好利用你的单身生涯。我也是条单身汉，但我并没有好好利用之。’

我对他的话感到有点困惑，请他解释。他说，‘有很多单身汉，活得仿佛有家累一般。做同样的工作，跟父母或家人住，存款积蓄，最后撒手人寰。总之，他们过着一种有繁重家室之累者所过的生活。这种单身生涯简直是浪费！’

他继续说，“那种生活没有风险，也没有回报。我们单身汉应该干点别的。这种赚钱、存款、养家，我们都干过不知多少次人生。也许如巴巴所说，有八百四十万次吧。单身汉有机会去干点不同的，冒冒险啊，反传统啊，满足心愿。应该要么来一趟世界朝圣之旅，要么一生献给服务人类，要么寻找更高目标，求索，冥想，追求真实心愿。”和他道别后，我一遍遍地不断琢磨他话中的道理。

帮助我采取决定性步骤的最后一件事，是马度苏丹的一首马拉地语歌。歌词“Koti Janmaat Ek Lava Dava Vari"大意是，“生生死死百万回，就将一生押在神上！”这首歌深深触动我的灵魂，直到今日，很少有一天过去而我忘了歌词。

我的头脑试图用银行储蓄的比方，来测量这些词的深度。假设一个人在银行里存了八百四十万卢比，有人向他要一卢比，他会犹豫不决舍不得一卢比吗？——尤其在知道自己保证会得到整个幸福王国之回报的情况下？实际上，巴巴要我们或我舍去的，还不到一卢比，因为我今生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花在教育和工作上。

这三件事都帮助我的头脑坚信值得孤注一掷。我的心灵已经在更深层次知道，所有的世俗执著和欲望都等于零。这与其说是我在企图弄明白该做什么，不如说是我心灵与头脑之间的一场抗争。我的头脑因找到了赌注的理由，而让心灵决定冒险一试，去追求其真愿——这对于我，即美赫巴巴的爱。

公义与仁慈

下面的故事是埃瑞奇讲述的：

“曾有一位真诚的求道爱神者，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祈祷忆念神。虽心地纯洁并渴望神，但头脑依然常生疑惑，颇受其扰。有一次，身边的情景让他深为不安——你知道头脑是怎么回事儿——它一旦捉住个烦恼念头，就紧抓不放。这位爱神者的情况便是如此。日久转深，心猿意马再难平静。他决定不再跟神沾边且放弃祈祷。

“其原因是他看见周围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平，觉得既然神让这些事发生，那他就与之划清界线。于是终止祷告。他一停下，神就出现了。你看上主是怎么玩游戏的？爱者祈祷并渴求他时，神漠然不理；而一旦爱者满不在乎，上主立刻关心并显现。这都是他的游戏，他的神圣游戏计划。就这样，上主出现在这位信徒面前，哄他说出苦恼缘由。气愤填膺的信徒冲口而出：“您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竟让世界如此不公正？怎么会是这样？我对这一切目不忍睹，不想再和您有任何关系。”

“上主满脸惊讶，说道：‘世界不公正？怎么可能？这不可能。我绝不会容许这种事情。我的正义感结合慈悲宽宥，这很少人能理解。’

“信徒更加生气，嚷道：‘别用好话耍我，我才不会上当。'因此，好比慈爱的父母，上主安慰道，‘好吧，你若能给我指出这世上的一个不公事例，我便立刻纠正。'

“对这个建议信徒感到满意，便和上主一起出发了。他们没走多远，信徒就指了指路上的一个人。这个人很诚实，但他的腿却被一根荆棘刺破，血涌不止。附近找不到医疗帮助，令他痛苦不堪。

“信徒和上主又走了一段路，碰见一个商人。这个靠各种不正当活动发家者，非常粗鲁傲慢。但他走着走着，看到路上有个包。捡起来，发现里面全是金子。

“信徒将这一幕指给上主看，接着领上主走近村庄。这次碰见一位劳工，此人从早到晚劳作，挣的钱仅够勉强养活妻儿。那天又遭盗匪殴打，工钱被抢劫一空。当夜他们全家只好饿肚子。

“信徒将此指给上主看了之后，又把上主带到一位面目卑琐的部落首领处。首领对下属残忍无情，自己却生活奢侈，终日酒色淫乐。深受虐待的部落成员祈祷摆脱这么个暴君。

“信徒向上主展示完这一切，问：‘对这些不公正事例，您还有什么可说的？’

“上主慈悲地微笑道，‘那位因荆刺而大量流血的好人，过去世曾杀过人。这一生他本应为他过去所为而受死刑的，但因其善行，我出于仁慈，将此减为腿被荆棘刺破。’

‘那个粗鲁傲慢且非法经营的商人，前世是羯磨瑜伽士，做了很多善事。因过去的行为，他本应金子堆积如山的。但由于他今生做恶，我只给他一袋金子。

“上主继续道，‘那位劳工前生有座粮仓。但他为谋取暴利，在大旱期间囤积粮食，从而造成数百人死亡。本来他和家人今生注定要饿死的，但我出于慈悲，只将此减为一夜挨饿。

部落首领在过去世非常慷慨，乐于助人，原应做一国之主的。但我看他今生的性情，只让他当了个小部落首领。’

“上主随后问信徒，头脑是否还苦恼疑虑。信徒哭求宽恕。上主眼含慈悲，原谅了他，并给他如下临别赠言：‘将来你若有荆棘刺腿而心感不公，那时就想，也许你本该遭死刑，但上主出于慈悲，将此减为你腿上的一根刺。倘若我不将仁慈揉入公义，世人的痛苦将不堪设想。我不仅行使公义，而且用仁慈揉和之。’”

他留下了签名

下面的故事，玛妮在满德里大厅讲过多次，我很喜爱，因为这帮助我在日常活动中忆念巴巴，感受他的在，而不是在独处中寻找他。

“巴巴完全地下降到我们人类的层面，以致我们在与他的日常接触中，忘记了他是神。有很多次，当我们开始对他冒昧造次时，巴巴会严肃地提醒我们：‘别忘了我是神。’

“很容易就忘了这点，因为他是那么富于人情味。他能完全降到每个人的层面，对圣人，他成为圣人；对孩子，他是孩子——这只有神能做到——彻底降到对方的层面，满足其心。”在无论大小事情上，巴巴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神性、他的在，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类的头脑有多软弱，我们对他的信心有多脆弱。因而他不时地让我们瞥见一下，以滋长我们的信心。即使现在，假如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在不断留下签名，让人们知道他在，一切都在按照他的意愿进行。

“在从没见过巴巴的新来爱者的故事中，你发现他们循着他的踪迹，他为我们留下的签名，一路找到了他。巴巴明确留下的这种签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巴巴说二战是他和五位至师控制的。我们的人类头脑常常会疑惑：‘这怎么可能？这么大规模的事件，巴巴如何控制？’这不可思议，但关于神的一切都不可思议。有一天，我在想事儿，脑子不觉转到了‘基督’（CHRIST）这个字眼上。我喜欢玩拆字游戏，将字母拆开，重新组成一个新词。我看着这些字母，基督这个词的字母向我揭示了自己不可能想到的东西。

“C- 代表丘吉尔

“H- 代表希特勒

“R- 代表罗斯福

“I- 代表度斯·墨索里尼二世

“S- 代表斯大林

“T- 代表铁托”

“他们是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六位主要领袖。而这对于我，完全是巴巴在向我们揭示——留下他的签名——他乃是唯一负责者。以便让我们感受到他在，知道他为我们而在，即使在危机时候，他也没有离弃我们。日常生活中，你若仔细观察，怀着他总在的觉知，你一定会发现他的签名。

“我努力在日常事务中寻找他的签名。这不但会使你的日常生活生动有趣起来，而且你一旦找到——这你肯定会的，心灵会充满他的在之喜悦——只有他的在能给予的喜悦。”

你是我的

有一天在美拉扎德，刚好是满德里接见朝圣者的日子，我有重要的事情想问玛妮，看她能否给我两分钟时间。我一直等她招呼完所有的朝圣者才提出请求，满以为她会答应，因为我只要两分钟。令我惊讶的是，她却说：“我很忙，这会儿不行。你下午来找我吧。我若是刚好有空，会给你两分钟。”

下午，我到女子那边找她。从满德里大厅后门去女子这边门廊的路上，左边有条长椅。有位朝圣者坐在长椅上，玛妮站着，同他说话。见玛妮周围没人，我很高兴。便走过去，站在玛妮旁边。等待着他们把话说完，想占玛妮一些时间，谈个私人问题。

这名朝圣者上了年纪，举止有些古怪。他在向玛妮抱怨，美国儿童怎样吃冰激凌上瘾，嗜食过度，糟蹋身体。他还说这种食品中添加了化学原料，因为商业化以及诱人的广告宣传，人们不顾健康，去吃这些东西。玛妮试图转移话题，谈论巴巴，但这人不让玛妮讲话，翻来覆去说这些。

这一定进行了十到十五分钟，我可以看出玛妮有点耐不住了。她想找机会脱身，这名朝圣者却不叫她走。我感觉好笑，玛妮两分钟的时间都给不了我，现在这名朝圣者却拖着不放她去。况且他说的也不是什么有意义的话题，或者是巴巴故事；只管絮叨着，我和玛妮都不明白他

到底想说什么。

我希望玛妮直言告诉他，她很忙，而后走开，就像早上她对我那样。但玛妮没这么做。尽管心烦，仍保持倾听状态。我决定打断话题，营救玛妮，便对玛妮说道："打扰一下，玛妮，我想私人占用你两分钟时间，你要我下午来见你来着。"

玛妮向朝圣者表示歉意，拉着我的手走开。走过一段后，玛妮长叹一口气说："谢谢您巴巴。"随后笑容满面地对我说："显然疯了。我都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一件事说了半个小时，还不许我换话题。"

我笑了，对玛妮说："我在那儿能看出你的窘境。"接着说："玛妮，您两分钟时间都抽不出来给我，却给了那人半小时说疯癫话。"

玛妮转向我，以巨大的温暖和爱握着我的双手，说道："鲁斯特姆，你是我们的一员，你是家人。那个人只是客人、来访者。你也希望我像客人、外人那样待你？对你，对自己人，对家人，我可以随意自然，而对外人，我得好好表现。经常得努力表演。你想要我这样对你吗？我哥哥佳尔经常抱怨：'你对朝圣者那么友爱，对他们总有时间，就是对我们没有，'我会告诉他：'可是佳尔，你是我的。你一直在我心里。'"

玛妮接着又说："巴巴对我们也像那样。对他的满德里，很多场合都严厉漠然，而对他的爱者，只是倾注爱和乐。我们抱怨时，巴巴总是说：'可你们已经是我的了，你们不需要那个。这只是对外人，以便有一天他们也成为我的'"

最后玛妮对我说:"你想做外人？"我回答:"我永远只想做您的——永远。"玛妮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她留给所谓"自己家人"的那种拥抱。

唯一的守诺者

埃瑞奇和玛妮经常同时在满德里大厅，跟巴巴爱者分享巴巴故事。二人在性格和叙述方式上相互弥补；他们合作时，在那些时刻，故事更为津津有味，带给大家的喜乐，几近于在巴巴身边的那种喜乐。

下面的故事也许会带来那种时刻的情趣。埃瑞奇讲到巴巴肉身在

世的最后日子：“巴巴当时在严格闭关，谁都不见。他不仅宇宙工作繁忙，身体也非常虚弱。所以有一天，看见个模样奇特的西方女子沿美拉扎德入口道路走来，我甚为吃惊。迎上去打听她是谁，从哪儿来。”

“原来她叫玛丽·贝纳特，来自澳大利亚的嬉皮士。在这之前，我们从未见过嬉皮士。她的衣服、发型、整个装束——令人叹为观止。她还随身带着一把吉他，那时没有巴士或者嘟嘟车，我纳闷她是如何大老远从车站来到美拉扎德的，那可是有将近 20 公里的距离。得知她一路徒步走来，我很是惊讶。”

“我问她来访的原因。她说澳洲的巴巴爱者托她给美赫巴巴稍个信；她，作为嬉皮士，在印度各地流浪，最后到了阿美纳伽。我对她解释说，巴巴在严格闭关，连通信都不允许，所以不可能见她。与此同时，玛妮从女子那边过来给我传话。她看见这名女子，脸上的惊异表情生动无比。玛妮感觉这样的景象美婼也会喜欢看，于是跑去后面女子处，征询美婼意见。不一会儿回来说美婼想见她。现在由玛妮给你们讲讲女子那边发生的事情。”

玛妮说：“我第一眼看见这名女子，被眼前的一幕弄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我可是从未见识过，心想这也会让美婼她们开心。于是，问过美婼，我带她来到后面的女子住处。每个人的反应都是，好像第一次看见个奇特的生物。但最初的震撼和好奇感过后，我们跟她攀谈起来。她带有吉他，美婼喜爱音乐，要她唱歌。美婼还要我们把玛丽唱歌用摄影机拍下来，我们也做了。”

“突然，美婼感到巴巴见了玛丽也会开心，负担减轻。”于是征询巴巴意见，巴巴说身体不佳，谁都不想见。因美婼恳求，巴巴让步，同意见玛丽几分钟。故而这个女子得以面见巴巴，并转达了澳大利亚巴巴爱者的口信。几分钟后，巴巴说玛丽可以走了。玛丽表示希望为巴巴唱歌，巴巴未许，但叫她参加几个月后的达善活动，这在普纳古鲁帕萨德举行，巴巴说那时她可以唱歌。

“玛丽表示到时她无法参加。”对此巴巴说：‘我向你保证，我

会让你参加——你不但将到场，还将唱歌。’听巴巴如此说，我自忖：‘又一个巴巴用来安慰人的诺言。’念头刚出，巴巴即刻转向我说：‘我是唯一的守诺者，永远是’。边说边用拳头击手掌强调，仿佛在用神圣权威封印承诺：‘我是唯一的守诺者，永远是。’

“这之后不久，巴巴离开肉身，人人都因悲痛而震惊麻木。我们的整个世界都围着他转，现在没有了他。巴巴的遗体在美拉巴德山置放七天。爱者从世界各地涌来最后告别至爱。第七天，他的肉身下葬。这些都录了像。

“返回美拉扎德，我们尽最大努力面对损失，掩藏悲伤以支持美婼，她的呼吸即是巴巴，她的悲痛令人心碎。随着夏日临近，我们开始为普纳的达善活动做准备。我们知道，巴巴邀请了爱者参加，也一定会施达善，故而前往参加。

“我们还决定，到时候给爱者播放巴巴下葬的录像。达善期间，前来的爱者，人人都感受到巴巴在场。他履行了施舍达善的承诺，恰如他所言：‘我将斜靠着施达善，我会闭着眼睛。’播放巴巴下葬录像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第一个场景竟是澳大利亚嬉皮士玛丽·贝娜特弹吉他。我们完全忘了那段录像，在同一卷胶片上拍摄了巴巴下葬场面。就这样，巴巴履行了承诺，这位澳洲女子得以在古鲁帕萨德聚会上，为巴巴唱歌。我脑海里又闪现出那一刻：巴巴转向我，说道：‘我是唯一的守诺者，永远是。’”

当帘幕拉开

巴巴的妹妹玛妮，拥有世间智慧和灵性知识的完美融合。她将此归功于抚养她长大成人的父母双亲。玛妮跟我们说：“我父亲希瑞亚吉是个圣人。没有一刻不见他嘴唇动着，念神名。他不谙世事。出门上班时穿着厚衣服，晚上回来衣服不翼而飞。这种事司空见惯，我母亲希瑞茵麦会就此质问他。我父亲会回答：‘哦希瑞茵，我遇见个穷人，冷得发抖，他比我更需要。’有时他又会说：‘希瑞茵，我碰见这个人又年

迈，又衣着单薄，就把厚衣服给了他。’

“而另一方面，我母亲则通晓人情世故。这种结合很完美。在某种意义上我母亲这样也好。有个圣人做丈夫，神人做儿子，谁来照管家庭？养家糊口的责任便落在她肩上。我经常听我父母商量事情和争论。世事洞明的母亲会向父亲摆明自己的观点。

“我听了心想：‘对啊对啊，她说得对。’而有灵性智慧的父亲也会表明自己的看法，我听完又想：‘对呀对呀，父亲说得也对啊。’

“就这样，我在聪明世故的母亲和智慧灵性的父亲身边长大。

玛妮还说：“关于我父亲，巴巴自己是这样说的：‘整个宇宙没有一人能与我的父亲相比，他无以伦比。’

“我父亲身上有种东西，让人自然地对他感到尊敬。他曾一度给人做私人园丁。他一心一意照管花园。花儿在我父亲的照料下，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我父亲辞去园丁工作后，那家主人还经常来看望我父亲。对我父亲说：‘希瑞亚，花园自你离开后不一样了啊。无论我们怎么做，花儿都没有你在时那么香了，连颜色都不那么鲜艳了。你走了，花草好像也随着失去了生命。’

“然后他会请求我父亲至少过段时间来一趟花园，让花草们感受一下他的气息。这就是我父亲的气场，在他身边你能感受到某种喜乐、和平与平静。安抚我母亲的，也正是我父亲的这种品质。

“普纳的琐罗亚斯德社区反对巴巴，让我母亲日子很不好过。他们不遗余力骚扰我家，甚至散布谣言，有一次还捏造了巴巴被捕的新闻。希芮茵麦焦虑万分，希瑞亚安慰她说：‘没人能伤默文一根头发，放心吧。’

玛妮继续说：“我父亲是位波斯学者。不但波斯语学生，甚至老师、教授都来找他释疑解惑。

“他喜爱波斯灵性诗歌，向人解释诗歌的含义。未受过正规教育，却精通波斯语。青少年时代，他作为苦行僧流浪求道，多年后，内在声音告诉他将通过儿子到达目标。于是放弃流浪生活，安顿下来成家立业。

“我是到巴巴身边生活后，才开始经常纳闷：‘父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又是如何精通波斯语的呢？’

“于是决定问巴巴，一次找到个机会，我问他：‘巴巴，我们父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却获得了波斯语知识，这是怎么回事儿？’

“巴巴平静地说：‘他是瞬间获得的。’

“我对此无法理解，就问巴巴：‘不通过学习或读书，一瞬间精通波斯语，这怎么可能呢？’

“巴巴指了指窗帘，问：‘你拉开窗帘，要多久光才会进入房间？’

“我回答：‘光即刻会进来。’

“巴巴对我说：‘父亲就是这样获得知识的——即刻。’”

玛妮接着评论道：“一切知识都在你内里，当帘幕拉开，即刻显现。”

蔻诗德最后的日子

蔻诗德是巴巴最早期的满德里之一。她第一次见到巴巴，是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萨考利埃舍，从大师之家开始与巴巴建立联系。巴巴离开肉身后，蔻诗德在信托大院度过余生。因身体疾患行动极其不便，由养子苏丹穆和妻子阿霞照料。她的视力也很差，只能看见来访者的影子，看不清脸面。有幸记忆力好，心地单纯，总是快乐开心。当时我也在信托大院生活，有幸与她结交。

起初我不常去看她，但后来她表示希望我能每天都来，我欣然遵命。在巴巴的爱里我们建立了亲近联系，我若一天不到，她都会问询，有时让人带话，说她想见我。我一进前门，她就会问：“是谁啊？”我会用古吉拉特语戏谑道：“鲁斯特姆，蚂蚁摔跤手。”我每次这么说，蔻诗德都会大笑。她很爱笑，一点小笑话都会让她笑起来。

我确实很幸运，因为由于工作压力，我有时会忘记去看望蔻诗德，但她不会忘记，不忘派人来提醒。

我和蔻诗德联系最密切的时期，是在她最后的日子。

蔻诗德在做收尾工作，要我也帮点小忙。她要离开肉身了，虽然从

未直接告诉我，但随着时间过去，也给了我足够的暗示——她最后的时间近了。我跟苏丹穆和阿霞提起，他们都不相信。对我却很明显——她在清理了结事情。所以我告诉所有工作者和与蔻诗德亲近的巴巴爱者，有空多和蔻诗德待待，因为她在世时间不会长了。

下面是她给我的第一个暗示。蔻诗德和我以前讨论过录制她用古吉拉特语讲的故事。用英语录过，但她英语不好，故事听上去感觉不一样，跑了味道。戴维德·拉夫奥有英语录音，已着手将蔻诗德跟随巴巴的故事整理成书。

蔻诗德喜欢这主意，想立即开始做。时值一月，我要她等到五月，因为我在信托跟宝吉工作很忙，只有在他去西方访问时，我才有时间。再者我得弄一些质量好的录音带。蔻诗德表示同意。然而一如典型的满德里做派，蔻诗德天天都问，我们何时开始这项工作，就这样一直催问到五月。五月，宝吉去了西方，我意识到蔻诗德不再着急录音的事，也不再过问此事。于是对她说："蔻诗德，用古吉拉特语讲故事的录音，我都做好了准备，现在也有时间，您想何时开始，告诉我一声。"

蔻诗德表情淡然，说道："现在太晚了，算了吧。"

起先我不明白，说："五月假期刚开始，离六月朝圣季时间还早。"

蔻诗德再次清晰地说："对于我太晚了，我的时间不够了。忘了这个计划，我还有其他事情需要你帮忙。"

当时我感到不安，但没去理会，心想也许换房间使她有点糊涂。（当时在粉刷蔻诗德的房间，她临时搬到别的屋住。）

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每天早晨我去看她，她都会让我给她读报纸上的星象栏。读罢要我再念一遍即将到访的朝圣者名单。每听到与她亲近者的名字，她就会面露喜色。

和往常一样，我给她读着名单，听到戴维德·拉夫奥和鲍伯·安德伍德的名字，她很高兴。戴维德在写蔻诗德的传记，蔻诗德想把版权和出版时间全权委托给他。奇怪的是，念到鲍伯的名字，她问了他到访的时间，之后要我不用再念了。

我瞅了一眼名单，看见妮拉德维的名字，她跟蔻诗德也很近，便向蔻诗德提了一下。蔻诗德评论道："到时太晚了。"她的话让我感觉古怪，又提醒说妮拉维德要来，但她给出同样回答。

我心想她一定累了，想让我离开，便站起身，但蔻诗德要我继续坐，并开始谈别的事情。

她问我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谁陷入过昏迷，在那种状态是什么样子？陷入昏迷者能听到人说话吗？我对她说巴巴的妹妹玛妮，坚信陷入昏迷者能听见人说话。比如有几个巴巴爱者陷入昏迷，玛妮给其亲人捎信，叫他们跟昏迷者说话。

有些巴巴爱者回复玛妮，说他们按她的建议做后，昏迷者有反应，要么是手，要么是头微微动一动。

蔻诗德听了很高兴，一连几天都谈论这事，我还跟她提起我读过的陷入昏迷者的真实经历，他们经过数月或数年苏醒后，确认说在昏迷阶段能意识到周围发生的一切。一天，蔻诗德对我说："如果我陷入昏迷，叫人跟我说话，对，不要送我上医院，我不希望靠人工维持生命。现在我还有几件事要做，需要你的帮助。"

她声音里的紧迫感让我的心往下沉。

她有一份自己的生平故事初稿，要我去复印。复印完，她又要我叫有些朝圣者来见她，拿他们的一份复印件。之后还剩不少，她叫我在每一份上写上她想送给的朝圣者的名字。完毕，她把所有的复印本都交给我。指示："把这些收好，他们来后送给他们。"

我申辩道："蔻诗德，他们会高兴你亲自给他们。"

蔻诗德说："你给他们吧，他们来时，已经太晚了。"

我能感到浑身有一种空洞感，心中明白她要走了。

我照常跟蔻诗德说笑，消遣时光。接下来几日，她开始吃最喜欢的每一道菜肴，也不过一两口，然后叫人拿走。

她对我说："这些都是我平时喜欢吃的，现在不再爱吃了。"

我说："蔻诗德，似乎您的吃业相都完了。"她大笑，但她要走

的迹象也愈加明显。一次，她说起在瑞希克什时，火葬时用的木材和酥油不够，致使焚了一半的尸体被狗吃掉。并嘱咐我在她火葬时，一定要加足木材和酥油，指示我将她的一些骨灰洒到美拉巴德的树下，一些撒到河里。她还希望那时天会下雨。

阿美纳伽火庙的一位帕西牧师是她的朋友，她两次遣我叫他来，他两次都答应了，但都未能来。

我对蔻诗德说，我再去提醒他一下。蔻诗德道："还有别的事要做，没时间了，由他去吧。"

与此同时，戴维德·拉夫奥来到。我跟戴维德分享了所发生的一切，鼓励他尽量多跟蔻诗德待一待。戴维德走后，鲍伯·安德伍德来了，我也跟他谈了自己的担心。

宝吉当时在西方旅行。蔻诗德问我宝吉何时回来，我说了日期，她只是说："那会太晚了。"

我问她有没有事情要宝吉做，她说："他早晨去办公室前，都会来看我，所以我惦记他。"

这让我感到惊讶，我不知道宝吉每天早晨都来探望她。

有一天，蔻诗德看着需要她做的事项的清单，说："终于都做完了。"我不断提醒她需要她关照的这件事或那件事，但她显得漠不关心。甚至对我说："你不要再去美拉巴德工作了，只在信托办公室工作。"

我很吃惊蔻诗德坚持不叫我去美拉巴德。解释说那里有一些工作需要我做，她若是需要，可以叫苏丹穆打电话到美拉巴德通知我，我会立即赶回来。蔻诗德同意。那时我在两个地方工作，周一到周四在信托办公室，周四到周一在美拉巴德。周四晚上，我照常去美拉巴德，没想到蔻诗德准备好走了，她的工作全部做完。

周六晚上，在朝圣者中心，保安告诉我有个西方人找我。他不知其名，也描绘不出外貌长相，我没在意，在美拉巴德员工宿舍睡了一夜。次日早晨有人提醒说有个西方人在四处寻我。我琢磨是不是蔻诗德在叫我，但对此也没理会，因为我要蔻诗德打电话，她会叫苏丹穆打的。

周日中午，我在“野蛮人”厨房遇到史蒂文·麦罗，他告诉我：“鲁斯特姆，鲍博·安德伍德从昨天一直在找你。”我愣住了：一定是蔻诗德派鲍博传话给我。我问史蒂文：“你知道是什么事吗？”史蒂文回答：“他没说。”我的心跳起来，一定是蔻诗德，她曾叫我不要去美拉巴德。

我拿上衣物，骑上摩托车直奔镇子。走进信托办公室，见苏丹穆和阿霞在外面走廊。他们告诉我蔻诗德突发剧烈震颤，整个身体都在颤动，持续了半个小时，医生也来了，给她用了镇静药。

“她现在怎么样了？”我问。“她睡着了，”阿霞回答。“我能不能在她身边坐坐？”我问。阿霞点头，说蔻诗德一直在念叨我。我走进蔻诗德的房间，她睁开了眼睛，问：“是谁啊？”我照常回答：“鲁斯特姆，蚂蚁摔跤手。”依然昏沉的蔻诗德，慈爱地批评道：“我叫你哪儿都不要去，我要是死了怎么办？现在好好呆着，哪儿都别去。”

我答应着，在她身边一直坐到深夜。一切都看上去正常。医生过来量了血压，一切正常。但我知道蔻诗德最后的时间到了。我陪她坐到很晚，她再次提醒我所有她交代给我的事情。

中间，她指着床尾，说：“巴巴坐在床边。”安医生进来，她指着巴巴坐的位置，对安医生讲了同样的话。最后她叫我回去睡觉，她也想休息，叫我早上过来。蔻诗德的孙女（苏丹穆的女儿）弥娸，当晚要动身去医学院入读。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蔻诗德房间，见她躁动不安。不停地念诵巴巴的阿提，一个接一个。巴巴的满德里美茹在我之先到。蔻诗德要美茹替她按摩背，因为她的背痛。美茹走后，她要我给她按摩后背。这时埃瑞奇的车从美拉扎德来了，我征得蔻诗德的许可，去打招呼，然后折回。

我见埃瑞奇时，埃瑞奇问我蔻诗德怎样了。我回答：“她已准备好去见巴巴——您若是想见见她的话。”埃瑞奇想去蔻诗德房间，但被一些工作者拦住，他们担心埃瑞奇会传染上蔻诗德的支气管感染。埃瑞奇让步，要我代他向蔻诗德说“捷巴巴”，并把情况对她说明。

听我说后，蔻诗德说：“上次我支气管感染，埃瑞奇走到门口，

从远处问候了我。”我问蔻诗德要不要我去讲给埃瑞奇，蔻诗德道：“没时间了，就这样吧。”

蔻诗德愈加不宁起来，说后背疼痛。我提出为她按摩背，她怕我受累。那时的我因练习瑜伽身体强壮，对蔻诗德说，为她按摩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不成问题。她同意让我按摩半个小时。安医生进来为蔻诗德检查后离开。蔻诗德要我去外面坐坐，她想解手，但警告我哪儿都别去。

我出去在她房间外坐着。不到一会儿阿霞就叫我，要我进去。我以为蔻诗德已解完手，走进屋，惊恐地看见蔻诗德全身都在抖动。阿霞忙着给她上氧气，我上前握住蔻诗德的手。我叫阿霞去叫安医生和苏丹穆。安医生进来。蔻诗德剧烈地颤抖着，使大劲才能按住。她呼叫着巴巴，要他来。同时叫安医生给她服止颤药。还不时呼叫孙女弥娣的名字。安医生给她用了镇静剂。

蔻诗德一定又震颤了半个小时，直到镇静剂生效。这期间苏丹穆觉得我一定累了，过来要从我手里接过蔻诗德的手。蔻诗德坚持要我握她的手，我就这样握着，直到她昏迷。有半个小时，我握着她的手，感到这是蔻诗德在兑现让我为她按摩半小时后背的诺言。

昏昏欲睡的蔻诗德，开始大笑起来。安医生问：“蔻诗德，您笑什么？”蔻诗德含糊不清说了些什么。我们将她放到她的床上，我走出房间。艾伦·瓦格尼带着亲自烤制的姜汁蛋糕，来看蔻诗德。她因药效刚有睡意，他感到最好过会儿再来。我拦住艾伦，坚持道：“她还没睡着，现在就见她吧。我感觉她不会起来了。”

我随艾伦进屋。艾伦可着嗓门打招呼，蔻诗德睁眼认出了他。她说了什么听不清楚。艾伦说他带来了姜汁蛋糕，叫蔻诗德安心睡觉，她醒来后再来看她。告别时艾伦说：“捷巴巴”。蔻诗德合掌回应道：“捷美赫巴巴”——这是她喜欢的说法，巴巴爱者对她说“捷巴巴”，她会慈爱地纠正，要他们说“捷美赫巴巴”。这是蔻诗德进入昏迷前，说的最后话语。

这都发生在上午 11 点。下午 3 点我们聚在埃瑞奇的桌前。埃瑞奇

问询蔻诗德的情况，现在她明显处于昏迷。我对埃瑞奇说，我向蔻诗德转达了他的“捷巴巴”，以及蔻诗德说的上次她患支气管炎，他到门口问候之事。

“你为啥不早点告诉我这些？”埃瑞奇问我。“她不叫我说，不让我离开她左右，”我回答。埃瑞奇沉思片刻，起身说道：“我们去见蔻诗德。”

一些工作者不赞同，他们仍担心埃瑞奇被传染，但埃瑞奇挥手制止，走进蔻诗德的房间。他挨着蔻诗德的床坐下，合掌坐了一会儿——也许在内心同她交谈。接着起身鞠躬道：“捷美赫巴巴”并离去。

蔻诗德昏迷的消息传开，工作者、朝圣者和朋友们一个个前来探望。依照蔻诗德的愿望，没把她送往医院。还告知每个来者：蔻诗德希望人们对她说话，她会在听。泰德唱歌；弥婼从医学院返回，整夜陪伴祖母。

次日人们仍进进出出，第三日清晨 7 点（阿提时间），蔻诗德离世回归她的至爱巴巴。多年来，蔻诗德有个严格制度——早晨唱巴巴的阿提，正是在阿提时间她停止了呼吸。

将蔻诗德送往巴巴的三摩地，满德里大厅，最后到火葬场，这期间一定有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期间，蔻诗德的面容完全转变。她容光焕发，满面微笑。去世前，她频繁梦见同巴巴和美婼一起散步。从她的表情，仿佛她真的在跟至爱漫步而去。额外加了木柴和酥油，火葬之后，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她的骨骸，几乎燃完。我们只捡到些碎片，将一些放到美拉巴德树下。次日去托卡河边，将一些骨灰洒入。其余的骨灰按照巴巴的希望，埋入巴巴三摩地旁边的墓穴——巴巴为那些贴近他的心、将一切献给他者指定的墓地。

每年蔻诗德都会得到一只美拉扎德的芒果树结的芒果。树种来自一位玛司特给巴巴的芒果，巴巴吃后种下。她去世前，最后食用就是她的芒果帕萨德。蔻诗德于 1999 年 8 月 4 日回归巴巴。

真爱史诗

一次我问巴巴的女满德里美茹，下面这个问题。“巴巴说他不是这个身体，但我们发现就连满德里都眷恋该形体。满德里讲伴随巴巴生活的故事时，经常流露出对他本人、他的身体的渴望，而不是对他所代表的无形上帝。巴巴的至爱美婼，经历了强烈的痛苦，光看着她都让人心碎。她在那种状态持续了好长时间。很多巴巴爱者，比如我，都期待从满德里身上获取力量，跟随巴巴。目睹她的悲痛，我们都甚感困惑。这种情况下美婼都痛不欲生，我们又如何坚强下去？她的痛苦源自何因？你能为我解答这个疑惑吗？”

美茹说：“这是个难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这个问题把我心中很多情感都搅动起来了。不知道说些什么，我试试吧。”

美茹沉思良久，接着说道：“阿瓦塔采用人身的原因，完全是为了给我们机会，与该形体接触交流。为了我们的利益，无形之神采用形体。神以人身降临，完完全全降到我们的层面，为了我们，将神性藏起，成为常人一般。这都是他的里拉，他的神圣游戏。”

“他通过扮演常人的角色，为我们树立起榜样。通过身体力行，教导我们如何过爱和服务的模范生活。为了向我们示范如何爱，巴巴自己成为爱者。美婼则担任巴巴至爱的角色。巴巴通过爱他的至爱美婼，向全世界示现如何爱。做为爱者，巴巴会不遗余力取悦他的至爱美婼；满足她哪怕最微小的愿望。”

“一次玛妮甚至对巴巴说：‘巴巴，您好像总是站到美婼一边。假如是白天，她要说是黑夜，我猜您也会说她说得对。’巴巴答道：‘没错，我会的。’

“巴巴通过自身榜样，向我们示范爱者对至爱应该爱得怎样彻底。爱者心中最首要的，唯有至爱的舒适和愉悦。巴巴选择美婼，是因为她对巴巴的爱无人能比。美婼对巴巴的爱纯洁而强烈，无时无刻不在想巴巴。她的生命完全是为了他，她完全属于他。她所思所念全是巴巴的舒

适，巴巴的愉悦和巴巴的痛苦。她的整个生活完全围绕着巴巴，没有空间为自己为别的。她只为他而活。

“正因为此，巴巴成为了她的至爱。而美婼对至爱彻底而纯洁的爱，又使她成为至爱的至爱。就这样，爱者和至爱合而为一——在我们能看见、能学习的人类层面。这一切的游戏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帮助我们，向我们示范何为纯爱，如何实现。唯有纯爱能把我们带向目标。

“巴巴离开肉身后，美婼经历的悲痛，不是一般人因亲人去世而经历的悲痛。她的悲痛乃是与至爱的分离之痛，她所体验的是爱者与至爱分离的痛苦。巴巴通过为美婼写下这个角色，再一次在人类层面向我们呈现真爱之画面。

“这是一种至爱在时唯求取悦他，分离后悲痛万分、渴望结合的爱。这就是巴巴让美婼经历那个阶段的原因。美婼因分离所感受的痛苦，增加了她对至爱的渴望。她因内心的强烈渴望，深夜不眠念巴巴的名。站在床前，凝望巴巴的照片。久而久之，甚至于在她站过的地板上留下足印，仿佛是她的渴望之火烧出的烙印。只有她有这种强烈的渴望，这促成她同神圣至爱合一。一切众生的至爱，巴巴，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造就出一位至爱，上演了整部爱的史诗。

“第一个阶段，爱者寻求至爱的愉悦；之后，是分离之痛及强烈渴望合一；最后是终极结合。这就是神爱游戏之过程。”

分离之痛

自从我的背部问题发作已过去四年，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卧在床。虽然身体活动严格受限，但巴巴的在给灵魂带来很大解放。

在我写这个故事的此刻，2009 年 4 月，身体衰弱的宝吉仍打算去西方，以履行对大家的承诺，或者勿宁说他对巴巴的承诺。他谈到死在那里，不回来了。宝吉以前也说过同样的话，但这一次似乎不一样。想到他即将离开肉身，让我内心甚感沉重。

我会经常给宝吉打电话，他也会忙中抽身，慷慨地给我时间交谈。

听他说话会让我躁动不宁的心安静下来。对于我，是巴巴在说话，宝吉只是他的工具。过去几年，我开始在宝吉身上看见海洋，完全是巴巴，无其他。与他交谈时，我们所熟知的宝吉其人消失不见，我只意识到我的心在与巴巴交流，水滴与海洋连上。

在满德里身边早年我没觉察到这点。我用的是头脑，在满德里身上看到的，都是他人所看到的弱点。但经过满德里多年的不断敲打、令人颠倒混乱的“灵性训练”生活，我的头脑及其虚妄得以削弱，心灵得以敞开。用心不用脑，让我觉察到满德里是与巴巴互动的直接渠道。痛悔初来工作时浪费的机遇，渴望充分利用好余下的时间。这也是我频繁给宝吉打电话的原因。

跟宝吉谈话虽能安抚我躁动的心，但过不了几日内心又渴望和他说话。反复如此。宝吉出发的时间临近，我也愈发不宁，知道他要离开一个时期，于是给他打电话。他很忙，没时间跟我通话，这更令我焦灼不安。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也许再没机会跟他说话，我忽然感到或许要失去通过宝吉与巴巴连接的渠道。

这种想法在我内心点燃强烈的渴望之火，以及分离之痛。感受强烈得难以忍受。我立刻想到了美婼——她的痛苦一定要远为强烈。她的痛苦我无法想象。我又想到这种分离痛苦其他满德里也一定经历过；然而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巴巴工作，从不流露内心的感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决定给美赫文·杰萨瓦拉打电话，直接问他。

“巴巴离开肉身时，你是否也经历了分离之痛？”我问。

美赫文回答：“是的，一开始非常强烈，我对一切失去了兴趣，包括身体。”我问：“那你是如何处理的？”默文回答：“巴巴曾亲自要我们不断忆念他，我照办了，有帮助。经过很长时间，我又能开始正常做事，如今我是为他而做。当时我们对什么都没兴趣，但为了他，我们只好继续下去，为了他而坚持下来。”

“这样，与他的分离痛苦帮助我们摆脱世俗欲望。除了他，我们不再渴望或在乎任何事。这样，我们生活在世间，却不属于它。只为

他而活。”

我问美赫文：“你内心还有分离之痛吗？”

美赫文回答：“是的，还有。但通过臣服于他的意愿，一切事情都为他而做，使痛苦和躁动得到控制。这样，渴望之火在你心中燃烧不息，他把你用于他的帮助人类的工作。”

我对默文的话有点困惑，于是问道：“如果一个人彻底臣服于他的意愿，就根本不应体验痛苦和渴望。巴巴是这么说的。”

默文回答:“没错。这是两种相反的力量。分离之痛与臣服他的意愿，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经历分离之痛者，只有通过尽力臣服他的意愿，来控制自己的痛苦时，才能获得平衡。获得平衡，就能服务巴巴的事业——帮助人类，否则不能。”

我的心热切地吸收着默文的话，但疑惑犹存。“可巴巴说当一个人体验强烈的心灵渴望和痛苦时，他就会显现，心实现合一。”

“不错，”默文回答，“但准备好并能够承受那种强烈痛苦、经历那种强烈合一渴望的灵魂甚为罕见。痛苦强烈得灵魂从中爆炸，在爆炸中实现合一。但这样的灵魂无法服务神人的事业帮助人类。只有那些渴望由臣服所平衡者，才能服务神人的事业。”

听默文就如同听巴巴，疗愈的药膏润过我躁动的心。默文进而补充道:“只有罕见的灵魂才能彻底臣服他的意愿。对这样的人，没有渴望，没有痛苦，证悟实现。但他们无法为巴巴工作。只有当这两种力量——分离之痛或合一渴望，与彻底臣服他的意愿——达到平衡时，灵魂才能保留肉身，继续为巴巴工作，帮助人类。”默文讲完，我感谢他，也感谢巴巴，让我躁动的心平复下来。

艺术与神在

一次，有个巴巴爱者问埃瑞奇:“通过音乐和艺术，人能感受神的在，是何原因？”埃瑞奇沉默良久，随后缓慢说道：“音乐和艺术不能使人感受神在。不过在罕见的情况下，当艺术家或音乐家完全沉浸于工作，

这会使他彻底忘记自己。这时神就在，因为可以说当人完全不在时，便体验神的在。”

“另一方面，假如艺术家或音乐家在创作时，想的是声名，他的自我则在。如果你的妄我在，就感受不到神在，你的创作就像其他任何工作一样制造束缚。因此任何工作，只要你全神贯注地做，忘掉自己，都能使你感受到神在，整个过程令你振奋喜悦。而另一方面，如果你总是意识到所做之事，想着所做的工作：‘看我做得多好’，‘谁都没我做得好’，这只会强化妄我，加固灵魂束缚。这样的工作不会带来喜悦感，也不会让人感受神的在。”

埃瑞奇又说：“所以，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警惕你的妄我坚持自身——“我”坚持自身。工作时你必须让自己缺席，神才会在场。该怎样做？应该这么做——通过为他去做一切。”

埃瑞奇随后讲了奎师那玛司特的故事。“你们听过奎师那玛司特的故事吗？北印度有个铁路保安员，是主奎师那的奉献者，经常举办巴赞和吉坦赞颂主。有一次唱诵活动中，他陶醉于对主的热爱，完全忘了时间，忘了自己。实际上，对一切都毫无意识。在这种遗忘状态持续好久才恢复觉知，意识到上班迟到了。”

“作为铁路保安员，他的当班列车几个小时前就已开走。狂热中他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此刻意识恢复，知道误了当班列车，心急如焚，跑到火车站。”

“站长看见他，大吃一惊，不等他说话，忙问道：‘你怎么在这儿？火车出事了？’

“保安不明白站长的意思，说：‘我刚到，不知道啊。’站长听了满脸惊诧，叫道：‘你说什么？是你当着我的面在值班薄上签了字。我们还一起喝了茶，走过去，我亲眼看你上的火车。’

“保安一片茫然，不知说什么。坚持说那不可能是他，他刚刚到，一定是站长弄错了。站长没办法，带他去看值班薄，果不其然，上面有保安的签名。”

“看见自己的名字，保安震惊无比，随即突然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在他沉浸于唱诵主的赞歌时，主亲自来接替他，代他值班。保安当下成为玛司特，丢开工作，四处流浪，不停地边走边持奎师那的名。”

“他也因此得名‘奎师那玛司特’，巴巴在北印度时想找他。但玛司特躁动不安，很难找到。他总是从一地流浪到另一地，除了念主的名，所到之处还不断地写主的名。

“我们接到报告说他在某地，可等我们到了那里，他早已无影无踪。当地的每一面墙上，都能看见他写的‘奎师那’字样，却不见玛司特本人。就这样，主不停地寻找着他的爱者，有一天终于找到了他。

“那一幕令人叹为观止。玛司特和巴巴彼此看见对方，跑过去热烈地抱在一起，滚倒在地，紧拥不放。爱者和至爱锁在神圣拥抱里——怎样的人间至景！”埃瑞奇长叹道：“连天神也渴望目睹的景象。”

让头脑安静

跟蔻诗德聊天，谈的多是个人方面的琐碎话题。你若是跟她分享一些正面的小事，她会很高兴。而若是谈起美拉巴德的什么令你不满之事，或是那个地方的“政治”，或者那里没人纠正的某个负面情形，蔻诗德就会不悦，不喜欢这种话题。她会友爱地打断，说：“你听说过图克拉姆的话吗：‘图克拉姆说不论你身边发生什么，不要说，只是看。’”

蔻诗德接着解释说：“只有保持平衡，你才能静静地观察一切，不受影响，不作反应。而只有头脑安静，你才能保持平衡。怎样让头脑安静？瑜伽士为此到深山打坐，我们做不到，巴巴给我们指出一条简单道路——只须不断地忆念他。

“若是产生负面念头，淫、贪、憎、怒，不论什么，不要立即付诸行动。只管呼叫巴巴，克制自己一时，一会儿念头自会消失。从早到晚坚持实践。巴巴来到我们中间，为了我们的利益，给我们这个讯息，以便让我们实践。他采用人身，为我们受苦，所以不要轻视。要郑重对待，认真实践。”

随后蔻诗德会旁敲侧引一下，看这名朝圣者是否每天念诵巴巴祷文。若得知没有，蔻诗德会慈爱地责备："你觉得巴巴创作祷文是为了谁？他有必要为自己吗？还是你觉得他那是在消磨时间？"

这个朝圣者听了忙说："我相信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蔻诗德鼓励："那就要好好利用巴巴为了你而给予你的。尽量多想他。把你生活中的一切视作来自于巴巴，为他做一切，这样忆念就会连续不断。"

说完，蔻诗德给在场的每个人发甜食和烤鹰嘴豆帕萨德。这让我想起有段时间，一名巴巴爱者反复来找宝吉求建议，其问题多是心理方面的。宝吉给出很好的建议，这名爱者却不听从，而是又回来找宝吉抱怨，仍要建议。

见此，一次我问宝吉："你觉得他的问题会解决吗？"宝吉回答："他若遵从美赫巴巴之道，学会听从心灵，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他若听从欲望基地——头脑——的鼓动，就会受很多苦。"宝吉最后说："这适用于一切的人和一切的情形。"

祈祷的力量

宝吉一次问我："你念忏悔祷文吗？"我说："念，宝吉。"他又问："你是全心全意念的吗？"我回答："我念时尽最大努力专注巴巴，但脑子会因别的念头溜号。"

宝吉评论道："那些祷文是巴巴留给我们的一个强大工具。如果你诚心诚意地念诵，将你全部的业相、你所谓的罪过完全献给他——本着这种精神念诵，那么单凭主本人给的祷文祈祷一次，就能够清除你所有的业相。"

我又是不信、又是疑惑又是惊异的表情霎时全汇集到了脸上。叫道："祈祷一次就能做到这个？要能做到，那为何还没人获得过你说的那种体验？"

宝吉回答："这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没有怀着感情、发自内心去做。那种感情是巴巴的礼物，专门赐给那些坚信不移、将美赫巴巴的话视作

真理、头脑毫不生疑者。我来告诉你，巴巴爱者是怎么做的。你看每天很多人去三摩地顶礼。他们念诵忏悔祷文，通过诵念将业相全部献在他足前，求主把业相拿走。在把一切献给巴巴的过程中，如若完全沉浸于文字深意，他们甚至能够成功生发出那种感情片刻。”

“然而不久之后，他们离开三摩地，头脑开始工作。各种疑惑纷至沓来，因此疑惑，在离开三摩地之际，又将其献出的一切原样收回。当你彻底献出什么时，意味着你已忘记之。为何要再去想它？为何生出疑惑？这表明你根本就没献出。”宝吉的话我明白，但时至今日仍在这方面挣扎。

另一次，埃瑞奇给我们讲了下面的故事，来说明念诵祷文的重要性。“巴巴晚年每天都叫我们念诵祷文。你们知道他身体虚弱，略微挪动都会让他极其难受。尽管如此，他仍坚持站立，参加祷文念诵。因身体越来越弱，他要我们念祷文的速度也与日俱增。最后按照他的指示，我念诵的速度之快，都不知道自己在念啥，因为根本没时间去想那些文字。这对我成了一种机械式练习，因为巴巴要我做而做。一次，我照常念祷文时，一个滑稽的念头掠过脑子，不禁大笑起来。你们知道头脑是怎么回事。如此念祷文，让我想起隆隆驶过车站的特快列车，故而笑了出来。”

“祷文结束后，巴巴问我：‘你笑什么？’我说念祷文时感觉就像火车跑过车站，所以发笑。我也纳闷干吗要念那么快。巴巴对我说：‘你根本不晓得我参与念诵这些祷文的意义。因为我的参与，不论谁念这些祷文，即使是机械地念诵，都会从中受益。这是因为我参与了念诵。’”

埃瑞奇对朝圣者强调：“出于对我们的爱，巴巴让自己承受了那么多的身体痛苦。他把这么好的机会放在托盘里呈给我们：即便我们机械地念诵他的祷文，也会获益。为了我们他让事情变得那么容易。巴巴知道我们的头脑，因而为我们做了让步，还给予我们机械忆念的利益。所以要充分利用好他给我们的这个绝好机会。”

坚定的信心

祈祷文，即使机械地念诵，也会利益一个人。而如若怀着感情和坚信念诵，则能给人带来巨大的转化。听满德里这么说，常让我想起主希瓦和伴侣帕瓦蒂的故事。

一次，帕瓦蒂不忍再看人类受苦，找希瓦请求帮助受苦的灵魂。希瓦吉解释说他已竭尽所能帮助受苦者，但因人类信心不足，不能遵循他给的简单教导，才受那么多苦。

帕瓦蒂恳求再三，最后希瓦吉让步。同意再试一次，提供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让受苦的人类遵循，并承诺说如果他们确信不疑地遵行，其痛苦就会终结。为此，他找到一位深受周围所有村民尊崇的圣人。圣人独居山顶，希瓦吉向其显现，授意建一座宏大的希瓦神庙，叫他告诉每个人，说希瓦吉神已莅临此地，无论谁参拜此庙，顶礼希瓦林伽，都会摆脱一切罪过。作为到访的证据，希瓦吉留下一个巨大的希瓦林伽。

村民从圣人处得知此事，无不欣喜若狂，立即着手大规模建造一座希瓦神庙。意识到将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他们还建了朝圣设施和一个很大的朝圣中心。此地从此声名远播，每日有数十万人前来拜访。看到这一切，帕瓦蒂心中甚是欢喜。

然而多年过去了，帕瓦蒂看到人类苦痛依旧，没有改变。她再次来找希瓦吉。希瓦吉对她说：“我跟你说过他们没有信心，既然你不相信，我证明给你看。”

希瓦吉扮成一个行将死去的老人，躺在路中央，凡离开寺庙的朝圣者都能看见他。圣陵每日迎接数十万的朝圣者，出入口是分开设立的。每个走出寺庙的朝圣者基本上都能看见这个生命垂危的老人。很多人上前意欲援助。老人解释说，若有一个完成朝圣的人给他一杯水，他就能得救。不过他又补充说，这个人必须完全无罪，才能给他这杯水，否则俩人都得死，因为他有诅咒在身。

一闻此言，人人变色，纷纷散去。一连多日莫不如此。一个晴朗

的日子，一个年轻女子沿路走来，走到奄奄一息的老人身边。老人向女子解释了自己的困境。女子同意给他拿一杯水。老人气息微弱地说："我的孩子，你确定自己清白无罪？你是做什么的？你是谁，敢作如此断言？你是如何做到毫无罪过的？"

女子对老人笑笑，柔声道："不必担心，先生。不过，为让你放心，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儿。我做过妓女，罪孽深重。几年前我遇到一位圣人，他对我们说，希瓦吉为利益我们这样的罪人，专门显现，还建了神庙，只要我们前去顶拜，我们所有的罪过都将得到宽恕。

"我刚朝拜完，所以别担心。因为主的无条件宽恕，我的一切罪过都已洗掉，我已无罪。要相信主希瓦的承诺，你我都不会有事，你会好的。"

女子说完，气息奄奄的老人消失不见，希瓦吉以原形显现，给了她真达善和祝福。一旁观看的帕瓦蒂终于明白人类为何受苦了。

巴巴为世界受难

"正在经受强烈痛苦的巴巴爱者，是不是也在分担巴巴的宇宙痛苦和工作？"一次一名朝圣者问埃瑞奇。埃瑞奇笑笑，说道："觉得有谁能分担神的工作，或者他的痛苦，即使这样的想法都是可笑的。就这一点，巴巴本人经常提醒我们。他的无量痛苦无人能分担，他只有独自承受。我们一次次反复看到他身体上受苦，表现为各种外部症候，在他做宇宙工作时神秘出现，工作做完时消失不见。

"这种情况通常与世界上某个重大危机相吻合，有时是为了帮助正面临危机的某个爱者。这种工作唯有他能做。工作强度大，他的痛苦就强烈。他的痛苦，我们满德里只能看到外部方面，竭尽所能让他舒适些。有时我们看到他的身体痛苦极其强烈，不忍目睹。我们会恳求，也让我们分担一些他的重负，巴巴表示：'即使我把这种负担的一丁点放在你肩上，都会把你压垮。唯有我能承受。'

"有几次爱者请求分担巴巴的重负。结果他们面临严重的危机和

强烈的痛苦，跑来求巴巴解救，巴巴说：‘我只在你肩上放了一小点我的痛苦负担，你就哭叫不已。我是如何承担整个宇宙重负的，你永远无法想象。’他的痛苦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更勿论分担。”

埃瑞奇沉默片刻，给朝圣者时间消化上述话语。接着补充道：“不过我们作为他的爱者，也能做些什么来减轻他的痛苦。如何减轻？我们可以通过不给他增加负担，来减轻他的痛苦。怎样做到？我们可以在日常活动和事务中服从他，跟随他。这如何帮助？很简单。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如果我们感到是自己在做，就制造束缚。此乃妄我在坚持自身，通过这些虚假断言，进一步强化自身，束缚灵魂。

“一个人的思想念头往往整日都围着这种虚妄转。他会想：‘我在做事，我得把这事做完，我对，我错，我必须纠正他，我必须惩罚他，那人行为失当’等等。多数人的头脑都由这种念头主导。除了这些普通念头，一个人还会因个人成就而骄傲，求而不得而愤怒，以及淫欲、贪婪等等。因此妄我的地盘得以巩固。正常情况下，凭借自身努力，是无法挣脱这个妄我的。为了帮助我们，巴巴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忆念主，持他的名。

“忆念他忆念到你意识不到自己。在你做的每项活动中忆念他，以便对他的觉知在，妄我消失。你这么做时，就不会束缚自身。何故？因为对妄我的觉知不在，你不再做事，他在做一切——这就是对他的觉知，只有他存在，别的都不存在。”

“你这样做，就是在帮助减轻他的负担。你越是将自己束缚于虚妄，他就越得受苦来解救你。而你越是通过忆念、爱和服务来努力跟从他，就越接近歼灭妄我、体验真理的目标。就这样，你通过帮助他来帮助你抵达真正自由之目标，来以此减轻他的负担。”

真正的礼物

不久前我妻子问宝吉：“鲁斯特姆病痛这么多年，他为何受这么多苦？”宝吉回答：“鲁斯特姆若不受苦，便没有任何价值。”我们都

不明白宝吉的意思，我问：“您说没价值，是指什么？”

宝吉对我说：“你若是身体健康，会怎样？你会继续做你一直在为信托做的善工，虽然这种工作也好，也有帮助，但总是存在着助长骄傲，强化自我的危险。

“你会开始这样感觉：‘我干得多好呀，没人比得上。‘工作时若有这种感觉，就不是在做巴巴工作。工作时只有忆念他，忘记自己，才是做巴巴的工作。而你因身体疾病，无法再做这些善工，只有把时间用在更多地忆念巴巴，努力臣服他的意愿上。

“因为病痛，你只得如此。此乃巴巴真正的恩典，藉此他把你拉得更近，在你心中唤醒对他的情感。

“现在，你跟别人分享这种体验，也帮助他们理解并消除很多疑惑。通过你的痛苦经历以及伴随的成长，巴巴帮助了那么多的灵魂。所以别再忧心自己的身体状况，继续写书。对健康问题，想都不要去想，也别向巴巴抱怨。视作这是他给你的真正礼物，欣然接受。”

我认识到宝吉话中的道理。疾病毁了我的身体，却转化了内在；否则受损的将会是灵性。

真正的痛苦

一次我对埃瑞奇说：“很多次，我们听满德里解释，一切都是幻相，幸福是好梦，痛苦是恶梦。一切皆梦，生活的目的是从梦中醒来。还让我们相信，凭借大师的恩典，不用受苦，就能从梦状态醒来。”

“埃瑞奇，告诉我，您知不知道在整个人类灵性历史中，是否有人不经受痛苦，就抵达目标，从梦中醒来的？我们所熟知的，所有那些所谓的圣人，您若读过他们的生平，会发现他们都受过大磨难。那您是否知道没经历过痛苦的成就者？”

埃瑞奇沉默片刻，答道：“在我看来，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人。”埃瑞奇停顿一下，接着说道：“不过求道者的痛苦和世俗痛苦是有区别的。一个是染疾，另一个是治愈。求道者的强烈痛苦缘于对神的渴望。

与至爱的分离使他躁动不宁，渴望合一。躁动与渴望导致痛苦，却让他无视这个世界。他被这种渴望吞没，除了难忍的渴望之痛，什么都意识不到。他因此承受剧烈痛苦，而正是这种痛苦支撑着他，给他喜悦。”

“这种痛苦，在求道者追求至爱过程中一直推动着他。到达痛苦的巅峰时，至爱显现，渴望平息于爱者与至爱相融。

“另一方面，世俗痛苦缘于幻相：缘于想望和欲求，因欲望无止境，世俗痛苦也无尽。求道者的痛苦终止于对神的渴望引来合一。而深陷幻相的世人，继续无止境地受苦。就是这样。”

另一次，我拿同样的问题问宝吉：“宝吉，我们相信一切都是梦，从梦中醒来是生活的目标。我们还获悉，凭借大师恩典，可不受太多苦，快速从梦中醒来。告诉我，您知不知道整个人类历史中，有谁不受苦到达那种状态的？”

宝吉回答：“有，有这种可能。凭借大师的恩典，一切都有可能。他若愿意，可以让任何人成道，不受考验不经苦痛。”

我不甘休，追问道：“宝吉，我不是问您这样的事有没有可能发生，我问的是您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例说明这样的事发生过？您是否知道整个人类历史中，有哪个圣人或伟大的灵魂，没有经受痛苦就获得这种状态的？”

宝吉沉思良久，说道：“似乎每个人都得经受强烈的分离与渴望之痛，才能平息渴望，与至爱合一。不过这种痛苦乃是真正的痛苦，最终将你引向一切痛苦完结之处。正如以刺除刺，此痛终结一切的痛苦，也是同样的道理。似乎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要想抵达目标，必须在道途上经历这种强烈的痛苦。”

巴巴的礼物

下面的故事，是我的一个巴巴爱者朋友对我讲述的。她有一个孩子，患有唐氏综合征。她对我谈起抚养这个孩子的种种艰辛，以及困难处境如何帮助她灵性成长的经历。以下是她的故事。

我怀孕期间，做了一个巴巴梦。我梦见巴巴站着，面带忧切的表情。他看着我说：“我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东西。我把它交给你，你会好好照管吗？”

我说：“会的，巴巴，我会照管好的。”

巴巴又重复道：“答应我，你要好好照管，因为它对我非常珍贵。”

我对巴巴说:“我保证会尽力的。“巴巴的忧切表情消失，笑意满面。他拿出个礼物盒，打开。从中发出一道光，进入我的生命。我心怀喜悦从梦中醒来。几个月后，我的孩子出生了。

看见刚出生的婴儿，我的整个世界都塌了。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我无法理解巴巴怎么这样对我，感觉他好残忍，像在惩罚我。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得到这种惩罚。不管怎样，我把烦乱情绪放在脑后，开始照料婴儿。养育这样一个孩子，困难重重，我苦苦挣扎。生活的整个重心就是抚养这个孩子，虽竭尽所能，却无法让自己全心爱她。我心有障碍，不能真正爱她。

有时候我对被她拖累，感到怨恨不平。一次次去美拉扎德拜望满德里，从他们那里获取力量和安慰。一天，在满德里大厅，玛妮谈起巴巴对这种特殊孩子的关爱。有一次给巴巴读报，有文章谈到诸如唐氏综合症等畸症，可在妊娠早期发现并终止。巴巴表情很是悲哀担忧，打手势道：“许多灵魂需要投生，经历这种体验才能进步。他们怎么办？”

巴巴接着评论说，凡是生育这样孩子的人，不但会在灵性上成长，其几世的业相也将被消除。

听玛妮讲这个故事，我脑海里闪现出怀孕期间做的那个梦，巴巴怎样面带关切给我礼物，我同意照管时，他表情有多高兴。这时我才意识到此梦的含义。从那时起，我心中的障碍全部清除，我开始爱我的孩子——巴巴的礼物。

信任他

曾有巴巴爱者问我，患病这些年，想没想过自杀。坦白地讲，想过，甚至实施过。是巴巴阻止了我。下面是我的故事，或许对读者有所价值或帮助。

患病初期，经过近两年的挣扎，我彻底厌倦了。得的是慢性虚弱症，体虚无力，生活都难以自理。此外，四肢也疼痛乏力，只能借助拐杖走动。

基本上整日困在家里，变得极度消沉抑郁。2001 年左右，我在乡下阿法莎娜妹妹家里住。生活中出现这种危机，尽了努力也不见好转，我撑不下去了，决定选一条捷径一了百了——自杀。

距离我妹妹家差不多一百码就是铁路。一天至少有 25 趟列车经过，想要自杀不成问题。我疲惫厌倦已极，身体病苦难耐，还得受有些朋友和家人的气，因为自身无助而仰赖他们的帮助。一天，我在心里跟巴巴说完话，径直走向铁道。我一直持巴巴的名，跟他说话，向他抱怨身体这么差，这么无能为力，他也不帮忙解救，我不得已采取这极端的一步。我对他说，如果他愿意，仍可以阻止我。

我悄然离家，走向铁道，两只一向在房子前廊的宠狗，跟着我。

我稍微离题一下，跟读者作下说明。我妹妹阿弗莎娜、她丈夫以及女儿帕芮娜兹还有我，都爱狗。他们在农场家里养了起码有八、九条狗。

其中有一条黑色波美拉尼亚小狗，名叫提皮斯，我到哪儿都跟着我，我坐椅子上，她就过来跳到我腿上。另一条是杜宾犬，名叫戴提，也总跟着我，还经常学小狗的样子，试图坐我腿上。她是那种体型大的母狗，每次想坐我腿上的笨模样，总逗得我大乐，因为她老往下滑，上来又滑下去，上来又滑下去。就是这两条狗一路跟我到铁道的。

铁道附近有一护堤，我过去坐下，等火车过来。两只狗围着我转了一会儿，接着下堤，上铁轨，站在上面。因火车事故，我妹妹已经损失了几条宠狗。

我拾起石头，向她们投掷，想让她们离开铁轨。两只狗躲闪着石

块，不肯下铁轨。我使尽办法，她们都不肯挪动。唯一可行之计是打道回府，我知道她们会跟着我。我转身回家，两只狗跟在后面，我决定第二天再行自杀计划。我妹妹家有个后门，众犬总是呆在前廊，我决定次日从后门走。

第二天，我很高兴一个人坐在护堤上等火车驶来。持巴巴的名过程中，我忽然觉察到身边有人。是我母亲。我问她怎么来了，她说看见我，她也决定过来跟我坐坐。我说我想一个人待着，请她回去。母亲不肯，我坐了一会儿，起身回家。感觉母亲已疑心我的意图，遂又将自杀计划推迟一日。

头两次行动我都安排在夜晚进行，因为夜晚列车比白天多。我的家人大多有午睡的习惯，所以第三日，我利用这个时间离家。我设法从后门出来，走向铁道。这次，我没坐在护堤上，而是下来坐在铁轨边，从房子那边谁都看不到我。我耐心等火车过来，忽然远远来了一辆。我很高兴这次没出岔子，等火车驶近。我迈步走向铁轨，整个时间一直持巴巴的名。忽然，我们家的一个朋友正巧过铁道，他是来探望我们的；他走过铁轨，抓住我的手，推开我，说：“鲁斯特姆，现在别过。火车太近了，你拄着拐杖，太危险了。”整个情形让我目瞪口呆。

火车驶过后，朋友提出帮我过铁路，以为我打算到铁路另一侧的朋友家做客。我对他说不用麻烦，但他不走，说自己无要紧事，执意帮忙。没办法，我只好掉头回家，自杀计划再推一日。

接下来便是第四次了，我加倍小心，脑子里勾画出怎样一步步避开宠狗、家人和朋友。我下午从后门离家，走向铁道。下了筑堤，沿铁轨朝离家相反的方向走，这样即便有朋友过铁路，也不会注意到我。筑堤下铁轨旁，有一些灌木树丛，我躲进两丛灌木之间藏好。

整个时间，我不停持巴巴的名，跟他说话。告诉他我要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我说，如果他愿意，仍然可以阻止我。而我从未想到，头三天发生之事，一直阻断我的自杀企图的，正是他的安排。我没有认出这些。想要得到来自他的确证。我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火车过来了。

等它驶进，我便迈步走向铁轨。

印度大部分地区，铁轨都建得略高于地面，由筑基做支撑。我走过去，几乎就站在筑基下面。我不停持巴巴的名，欣慰一切都要结束了。火车越来越近，离我不过几秒的距离，我开始上筑基，准备站到铁轨上面。

但就在我迈步时，身体整个僵在那里，任凭怎么发力，就是动不了。非常清晰地，我听到巴巴在心里对我说："鲁斯特姆，这不会终止你的痛苦。来生你还得整个再经历一遍，包括因为自杀额外导致的痛苦。为何不现在经历——在今生，有我在这里帮助你的时候？相信我，我会对你支持到底，在途中每一步帮助你。相信我，我不会辜负你。"火车呼啸而过，我僵直地站在那里，听巴巴说话。

最后一节车厢通过时，一个坐在人满为患的车厢门口的人，用手里的报纸敲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距离自杀就是这么近。我站在那里，仿佛过了永恒，仍在试图理解消化所发生的一切。

我的整个生命都痛苦不堪，我想终结这一切，巴巴却要我继续下去。他的话语依然在我心里回荡："相信我，我会对你支持到底。"我知道，若是转身回去，更多的痛苦在等着我。使我回头的，是心中不断回响的巴巴的话："相信我，我会对你支持到底。"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意图自杀。确实，此后我的病痛和虚弱加重很多倍，巴巴也如诺不断增加其临在。他实实在在地陪伴我，在每一步扶助我度过难关。他的临在不但给我支撑，还带给我诸多喜乐。有时候我仅仅意识到他全然的爱、无所不包的临在，以至于忘记了一切，包括病痛。在我健康活跃时期，我不记得体验过这种临在，这只发生在我身体残疾之后。实乃巴巴的仁慈与恩典。

回顾过往，我可以说的是，这一切痛苦不但必要，而且正是通过痛苦我找到了所寻找的。巴巴的真慈悲在于，他不回应我想病愈的呼求，而是藉此治愈我的有病灵魂。倘若这一切没有发生，我想我的生命会是一种荒废，病痛也同样荒废掉了。巴巴出于慈悲，没让这种事发生。奇

异的是，我正是在身体无能为力的状态，感受到他恒在的支持，并且找到真正的幸福——其源头一直在我内里。

信心

我想起埃瑞奇在满德里大厅常讲的笑话。内容如下：

“从前有个人在悬崖边漫步。不慎踩到松石头，失足落崖。坠落中一把抓住山崖边长出的一个树枝。”

埃瑞奇停顿片刻，接着继续：“你们可能见过悬崖边上长出的树。不知道这些树是怎么活下来的，但确实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人很幸运，拽住了悬崖边伸出的树枝。命悬一线，拼命呼喊：‘上面有人吗？上面有人吗，快来救我。’”

“就在这人呼叫的同时，一个洪亮声音雷鸣一般从崖顶传来。声音对他说：‘我是神，能帮助你，前提是你要信任我，服从我。’此人即刻回答：‘好的，我会服从。但你先快点把我救起来，我快要抓不住了。’声音对他说：‘那你松开树枝，我会救你性命。’”

“接下来是一片寂静。这人许久没说话。又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大叫：‘上面有人吗？’”大家哄堂大笑。

埃瑞奇最后说道：“轮到信任并绝对服从巴巴时，我们都像这样。他来了，他的来临完全是为了将我们救出摩耶魔掌，我们唯一要做的是，信任他，松开对摩耶的恋恋不舍。然而，同那个难以松手的人相仿，我们也难以放开生生世世紧抓不放的摩耶引诱。”

为何受苦有必要

下面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一短篇语录。一名跟随者问为何他的亲近爱者们要遭受这么大的痛苦，乌帕斯尼说：“当一个低等生命想要达到和一个高等生命同样的意识层面时，它只有甘愿成为后者的食物，融入高等生命，才能做到。”

“当这个具有高等意识的生命彻底吃掉低等意识生命时，该低等

生命便与高等生命在意识上合一。正如一只昆虫成为鸟的食物，获得和鸟一样的意识，同样一只羊献身为狮子所食，它便融入狮子，与之合而为一。正如狮子把自己的食物撕成小块，有助吞咽和消化，以达到其与自己的意识融合为一，我对我的爱者也一样。如果我的爱者真心想要达到我的成道高级意识状态，他就得献身为我生命的食物。为了消化这个食物，我需要把它粉碎为一个个的小块，这会促进我进行彻底地消化。那时，也只有那时，该食物，也就是我的爱者，才能与我的意识为一。这即是受苦或者粉碎我的爱者的自我非常必要的原因。”

他进一步解释：“你去过金店吗，你想要卖一块金子给金匠？金匠有一大块金子存货。你给他一块金子，他并不急于把金子融化，添加到自己的大金块中。他首先要检测一下金子的纯度。他又是摩擦，又是敲打，进行各种严格的测试。

“经过测试，若是确信是纯金，他便将金子高温融化，之后金子被加进金匠的大块金子中。若是有人想要被加入到我这个金块当中，我就得让他经历种种严苛的考验检测其纯度。只有到那时，我才允许其与我合一。”

被问及大师自身的痛苦，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给出下面的解释：“大师不仅通过自己受苦承担亲密爱者的业相，而且籍此使亲密爱者心生慈悲、怜悯，生发出对大师的奉爱和忠信的情感。大师的考验常使亲密爱者感到痛苦，但目睹大师受苦，爱者自己的痛苦减轻，代之以对大师的慈悲和爱。这继而激发他们过一种服务的生活，心甘情愿忍受艰难困苦，从而缓解大师的痛苦。”

“这样做对我的爱者非常重要，我通过让自己受苦，帮助他们。我的爱者以此方式最终与我结合。”

这让我想起玛妮在满德里大厅，跟我们分享的一段话：“我曾问巴巴，在您是基督时，为您担当至关重要角色的彼得，为何在您最后的时刻，要否认您三次。您因何要给他写那部分剧本？除了那次意外，他担当了完美伙伴的角色。您让他经历那种角色是有什么需要吗？”

“巴巴回答：‘彼得需要有那种因否认而产生的懊悔感，这有助于使他变得坚强，去做后面他为我做的艰巨工作。’”

玛妮补充说：“看看彼得此后所做的艰巨工作。不仅仅是工作，当轮到彼得被钉十字架时，他想要倒挂十字架。”

相信巴巴是神

每当看到满德里身体状况不佳，我就会忍不住向蔻诗德抱怨。特别是在他们病得虚弱无力的那种时候，我会作出对巴巴生气的样子，对蔻诗德说：“真是受够了。我不忍心再看满德里这个样子。我现在就去跟巴巴干一架。”

听我这么说，蔻诗德会批评我，解释说：“你这么想，是因为你怀疑巴巴是神。”我抗议道：“您为何这么说？我相信巴巴是神。他可以改变那种状况，起码对把生命献给他的满德里。他为何不这么做？”

蔻诗德再次说道：“你怀疑巴巴。你若是真的相信他，哪里会有任何质疑他的行为的问题？百分百相信他是神的爱者，不会对他的任何行为产生怀疑。他们不会说：‘为何他要这样对待满德里’或者‘他为何要这么做’或者‘为何这个世界这么糟糕’，等等问题。他们知道他是神，他会决定什么对每个人最好。当你百分百相信神，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抱怨的余地，绝不会有。所以当下决定你是否真的百分百相信和接受他是神。那是你唯一需要坚定决断的事情。决定了这个，就不会有其他要决定的了，因为神知一切，做一切。”

来自巴巴的满德里蔻诗德如此深刻的建议，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她被限制在一把椅子上的生活已经持续了 20 年之久，她无法走路，她的视力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一些影子。但蔻诗德的内在视力明澈清晰，丝毫不受疑惑的阴云遮蔽。

应尽的责任

初到美拉巴德居住时，我热情满腔，常常促使自己工作到身体极限。工作者新来乍到，在为巴巴工作的热情中，经常是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学会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做事，而不是不顾自身承受能力。逐渐地，我不时感觉需要给自己点自由时间，比如出去独自散个步，或者只是独处一下。这是在满德里身边的工作者难得的奢侈。

读者可能感觉太严格了，而埃瑞奇曾对我说："跟巴巴生活更严格得多，你们这些人睡得好，吃得好，能定时洗个澡；会亲访友，旅游度假，并且常住一地。你们甚至可以随意思想，不会有人问你在想什么。我们跟巴巴生活可没有这种事儿。那种生活不只是严格，而是完全没有自由，受尽困苦折磨。"

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 1989 年 12 月，我首次获邀到美拉扎德居住期间。美拉扎德管家法鲁，预计离开两周去孟买处理私事，并和家人住一段时间。作为 1989 年 6 月才来美拉巴德生活的新人，在美拉巴德工作者中也是受邀到美拉扎德居住的第一个，我不禁欣喜万分，深感幸运。这样好的机会实乃巴巴的恩典。那时法鲁和雪莉医生算是美拉扎德的常住工作者。法鲁是管家，雪莉是满德里的医生。卡茜和迪瓦娜日间在此工作，但住宿在信托大院。

这样我接到指示带几件衣物某日到美拉扎德报到。我到后，有人带我到房间，放衣物安顿。玛妮过来看我，说道："我的孩子，你终于回家了。"听到玛妮的这些话，我的整个身心都充溢着巴巴的爱，确实有此种感觉——终于回家了。我对玛妮讲了自己的感受，感谢她做的一切。玛妮提醒我只要感谢巴巴。我满以为会被分派一些工作或者职责，如同在美拉巴德，那里完全是一种工作的氛围。有关作为管家该做之事，什么都没告诉我。法鲁只是叫我一般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其他什么都没讲。他说假如需要帮忙，会有人来找我。在朝圣者来访日，埃瑞奇等满德里都在，我就同他们坐在满德里大厅，他们有什么要求，我尽力协助。此

外没多少可做的了，尤其是非接待日，没朝圣者来，埃瑞奇、玛妮和保·纳图都去信托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房间读巴巴的书。

几天下来我就坐不住了，我不习惯闲坐着无所事事。一天傍晚五点左右，我去找保·纳图，问我可不可以独自沿美拉扎德入口道路散个步。保叫我去问埃瑞奇。我找到埃瑞奇，埃瑞奇异常严厉地对我说："你是来这里散步的，还是来做管家的？"我轻声问："可做管家又该做些什么？""管家的任务就是始终不离我们左右，万一我们需要你。假如你去散步，我们有急事，怎么找你？我们都老了，走不动了，需要有人帮助，所以才叫你在这里。记住这一点。这是你来此的目的。假如你到处闲逛，就丧失了真正的意图。"

埃瑞奇停顿片刻，接着含笑慈爱地柔声说道："你想去的话，可以去，但 15 分钟就回来，不要形成习惯就好。"埃瑞奇已说得很明确了，我从没去散步。后来埃瑞奇问我去没去散步时，我说没有，他评论说："很好，这会取悦巴巴。"接着又说："人们认为服务就是在自由时间为巴巴做些什么。他们不懂为巴巴服务意味着你不应有自由时间。你的时时刻刻都属于他。实际上，你不但需要把全部时间，而且需要把你自己整个献给他。总之，成为他的奴隶，你将彻底自由。"

玛妮也曾批评过一个疏忽职守的工作人员。这位新来的工作者喜欢在三摩地那边呆着，满德里曾慈爱地提醒他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多次温和劝止无效。一天这位工作者受到玛妮的责备，他抗辩道："玛妮，我喜欢在三摩地待着。"玛妮严肃地对他说："你在这里，不是做你要做的，而是做要你做的。做不到，你就得离开这里。"

就这样，满德里时而慈爱、时而严厉，指导着圣地的工作者们，提醒他们勿忘来此地的真正意图。

事实与真理

满德里有个奇怪的习惯，他们会围绕一件事，用歪曲事实来刺激某个工作者。当事人无疑会恼怒，因为几乎人人对真相都有个既定观念——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所谓的事实概念。见人歪曲事实，对于我们，尤其对我而言，不亚于虚伪谎言，因而备受困扰。跟神人生活几十年的巴巴的满德里，竟做这种事，尤其让我想不通。不知该如何去理解面对。

我揣摩巴巴曾经对他们这样做，差不多就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意识被如此编程，不自觉地也这样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常听埃瑞奇、宝吉等满德里说："别问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为啥这么做。"于是我自我安慰说，自己在实际体验伴随巴巴的生活，以此平复痛苦混乱的头脑。

不过，有一次宝吉与一名工作者谈话，给出的深刻阐释，将我的疑惑一扫而光。这位工作者向宝吉诉说，他所处的情形怎样被彻底歪曲，歪曲者不是别人，正是满德里。大家都在说歪曲后的版本，因为满德里就是这么跟人说的。他一再试图澄清事实，却徒劳无效。他们还是那套说词，好像那才是事实真相。该工作者对此困惑不解。

宝吉面带微笑，说道："你只是在说事实；满德里说的乃是真理，因为他们曾跟巴巴过着那种生活。"

宝吉的话让我们都楞住了。看大家不明白，宝吉解释道："有人歪曲事实，你为什么难受？是因为妄我。在这里生活的目的，就是为消灭这个自我。巴巴将满德里用作他的工具，来对治这种妄我。此乃真正的工作。满德里如此做，是为了你们的利益。不然，这样做满德里又能得到什么？他们沉默不语，让人自行其是，对人说好听的、爱听的，这对他们倒容易。可这能帮助工作者摆脱妄我吗？会帮助他们证悟美赫巴巴所代表的真理吗？所以要记住，满德里也许不讲你们所认为的事实，但他们所讲的乃是真理。"

怎样取悦所爱

与宝吉共同工作的那些年，我亲睹他的爱，不仅是对巴巴的爱，还有对埃瑞奇、玛妮等满德里的爱。宝吉会不遗余力取悦他们，尽力满足他们最微小的愿望。目睹这一切，对我是深刻的学习体验，尤其在怎样取悦你所爱的人方面。下面的故事涉及的就是这个方面。

有个在美拉巴德工作的爱者，经常来找宝吉诉苦。他来找宝吉不过是磨叨个人的需求，抱怨信托成员不管不顾等等。宝吉虽脾气火爆，仍耐心听完，设法安抚他，答应尽力帮忙。一次在信托办公室，这位工作者又开始发牢骚。批评完所有的信托成员，接着就美拉巴德的种种情形批评起宝吉。宝吉平静地听完指责，再次答应帮忙，同时也要求该工作者友爱待人，不要因事情不能如愿，就冲人吼叫泄愤。这位工作者听不进劝告，继续怨天尤人。

这位工作者也许是见宝吉情绪温和，一时胆壮，批评起埃瑞奇来。这显然是个失误，因为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在宝吉跟前做的，其中之一就是批评玛妮和埃瑞奇。宝吉好脾气一下不见了，登时火爆起来。对该工作者说："你敢再说埃瑞奇一个字，我就把你赶出去，绝不容忍。你还有理智没有？埃瑞奇是谁，你知道吗？竟敢指责他？玛妮和埃瑞奇的伟大，你知道吗？竟敢批评他们？别的人你尽可以说，也可以随意说我，但要说他们一个字，我绝不姑息。你再这样，我绝不饶恕，绝不客气。"这位工作者听得瞠目结舌，乖顺离去。

我还想起有一次美拉扎德发生劳工纠纷。缘起是美拉扎德工人受当地一个工会的领袖鼓动，加入工会。这位独霸一方的政客煽动工人罢工，停止美拉扎德一切活动。由于我有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经验，宝吉要我出面处理。

就此在美拉扎德同满德里开会，讨论最佳解决方案。对亲密相处，视同一家的工人们的这个行为，美拉扎德满德里感到震惊。工人们有要求不直接找他们，而是转向外人，还是当地的一个豪强，令满德里深感痛心。

高荷医生脾气烈，性情急，想立即开除她的工人。宝吉和气解释说，他咨询了律师，律师不主张这么做。这需要遵循法律程序，且需要时间。否则，解雇工人告上法庭，不但工人解雇不了，且将我们置于被动局面，官司会拖达十年之久。

但高荷坚持己见，定要将工人们开除，说不想再看见这些人。还

说工人加入工会后，都变得无礼抗命，因此她执意立即解雇。一位也参与此事的长期工作者打断她："不行，不行，您不能这样。这违反法律，不合法。"宝吉厉声对他说："你闭嘴，让我说。"

该工作者不再言语，宝吉仍旧极其友爱地向高荷解释局势的复杂性。并建议将这些工人转到别的部门，换一批新人过来。还向她保证这些麻烦制造者终会被解雇。这些话似乎使高荷医生平复下来，接受了宝吉的意见。

所有的满德里离去后，宝吉转向那位工作者，怒声道："先生，你在这里生活这么久，仍不晓得怎么跟满德里讲话？那是对高荷医生说话的方式吗？这些人是谁，你知道吗？就不能友爱地说？我亲眼看见，你在高荷面前不但粗鲁无礼，还坚持自我。这是我不能容忍的。"

这位工作者很惊讶，辩解道："那我该怎么办？我只是对她说不能解雇工人，因为那样违法。"

宝吉驳道："谁在乎法律怎么说？关键是你对她说话的方式不对。你没见过我怎样对他们说话？你得友爱和气，他们不是普通常人。你晓得他们是谁，你在对谁说话吗？这就是你对主的内圈的态度吗？"该工作者申辩："抱歉，但我只是跟她讲法律。"

宝吉再次对他说："我不在意法律怎么说，我们得友爱地说给她听。这方面不能含糊，假如高荷仍决定不顾法律，解雇工人，我们就有责任支持她，找个办法那么做——这是我们对至爱巴巴的职责。"上述整个对话和宝吉对美拉扎德满德里的忠爱，让我惊讶不已。这些满德里大多从早年一直伴随巴巴。

几天后，我们得知高荷医生开除了她不想看见的工人，因为这些工人继续罢工，阻止任何人进美拉扎德工作。宝吉如其所言，亲自出马应对处理，最终整个纠纷友好化解，结果令所有满德里满意。这件事也让我深深感到，爱者应不遗余力取悦至爱。

一切皆梦

1995年左右，宝吉查出患了结肠癌。随即住院，手术治疗。出院后，宝吉看上去特别虚弱，给人感觉即将命终。当时，宝吉仍是信托主管。出院后，每天傍晚召集在信托大院的所有工作人员及居民座谈。日日如此，我们正忙于工作，会有人来通知我们，宝吉要全体人员下午四点到他房间集合。我们便放下手头的工作，聚集到宝吉的房间。

这些时刻，宝吉不谈工作，而是谈一名工作者应有的工作态度。他会强调一个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诸如谦卑，愿意受辱，消除自我，彻底诚实，完全臣服巴巴意愿——这会帮助人泰然面对各种情形。宝吉在谈话中还不断强调："一切皆梦。"反复告诉我们："谨记，这都是梦，不真实，唯有他真实，除了他别无存在。不要忘了，唯有他真实。

就这样日复一日，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宝吉几乎天天打断我们在做的工作，然后告诉我们该怎样工作。对此我感到莫名其妙，纳闷他因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同样的事情；最后，归结为这只是他的习惯而已。

多年后，我在回忆伴随满德里的时光时，忽然想起宝吉所反复强调的话："一切皆梦，唯有他真实，除了他别无存在。"这让我猜疑他是不是真的看见一切皆梦。

他是不是能够看见幻相之虚无，能够体验美赫巴巴乃一切之实相？这时我突然感到，他并非出于习惯反复说那个，而是出于确信，以帮助我们生发他当时的觉受。

这一幡然醒悟让我浑身过电一般。但仍心存疑惑，于是决定找机会向宝吉一问。涉及这种微妙的话题，我得耐心等待。宝吉从不在朝圣者或者工作者面前回答这类问题。只有静下来，不忙于工作时，才会同亲近的工作者分享心灵的秘密。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宝吉自己忆起往事，谈到他患癌的住院经历时，我乘机问道："您还记不记得每晚召集我们座谈，不断强调一切皆梦的话？"宝吉回答："记得，我记得。"我又问："您

是否体验到一切皆梦？”宝吉回答：“没有，我没有体验。”我追问：“可您说得那么确定。要是没实际体验，怎会如此肯定？”

宝吉微笑道：“我没体验一切皆梦，但随时这样感受。一切皆梦的感觉一直都在，是一种觉知，我觉知到一切皆梦。”

宝吉的话让我明白了当时满德里看来毫无道理的一些争议行为。难怪满德里那样让工作者们摸不着头脑——都是因为一切皆梦的觉知。

埃瑞奇有一次也强调这一点：“除了巴巴，别无其他。他是一切生命中的生命。”听他如是说，我问道：“这是您的实际体验？”埃瑞奇说：“不是。”停顿良久，永恒一般，接着缓慢说道：“不是，这不是我的体验，却是我的感知。”在其他各种话题上，俩人给出的回答也极为相似。

皆因巴巴

一次，我同宝吉坐着，一名工作者对他说：“鲁斯特姆跟我们说，早年您怎么怎么敲打他和跟您工作的每个人。”宝吉微笑点头：“用巴巴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灵性训练有必要。”停顿片刻又反思说：“无法相信，那时我竟有那么火爆。是不是？”我说：“是啊，您确实火爆。因为您的火气，您办公室的气温总是比外面的高几度。”

宝吉听了大笑，我借机追问道：“很难相信您变化这么大，很高兴看您这样。您现在要放松得多，跟巴巴爱者交谈，讲故事，甚至在办公时间。过去您可不是这样，您那时就是一个劲敲打人。您怎么那么大火气？”

宝吉回答：“是那时的工作性质强度引发的。”我问：“这种变化是什么造成的？”

“都是因为巴巴，”宝吉回答，“我患癌住院后，连连被巴巴点醒，这个，加上巴巴给的别的体验，内在改变自然而然发生了。都是巴巴，我并没有意识到变化的发生。再者，越来越多的朝圣者前来，没有了埃瑞奇和玛妮跟朝圣者分享故事，我的角色不同了。巴巴想要这样，都是

因为他。”

满德里读心灵

伴随满德里生活期间，我发现他们直觉极其敏锐；不只是他们读懂我的心思，而是这种事的频繁发生，让我猜疑他们是否有读心的能力。这样的事发生一次两次，可以说成是巧合，但如若反复发生——对满德里身边几乎每个人都如此，那就让人纳罕了。工作者和朝圣者频繁注意到这种情况，常问询满德里是怎么知道他们的心思和个人问题的。满德里只是耸耸肩，坚称：“我们啥都不知道，谁的心都读不了。全都是美赫巴巴。倘若我们说了什么，也是受他驱策。也许碰巧解答了听者的问题。我们自己并不知晓。”

针对满德里说出我的心思，我也多次质问：“是什么让您这么说？这个私人问题一直困扰我，我跟谁都没讲过，您除非能读我的心，不然怎么知道？”无一例外地，满德里会耸耸肩，说道：“我们也不知道为啥那么说。一定是美赫巴巴。”

一次，我同宝吉坐着，一名工作者走了进来。他有问题来向宝吉求助。宝吉毫无保留给予指导，但他显得不满意，离去。这名工作者经常卷入纠纷，总向信托要求某种帮助。他离开办公室后，宝吉评论道：“人们来找我说这说那，但都骗不了我，我知道他们心里装着什么。”

为让宝吉多谈谈这个话题，我问道：“宝吉，您能读心思吗？”宝吉回答：“不能，我读不了心思（mind），但我能读人的心灵（heart）。所以知道他心里有什么，真要什么。言语对我不重要。”我追问：“您能否解释一下‘读心灵’是啥意思？”

宝吉回答：“人们来我这里，说他们怎样爱巴巴，谈论服务和取悦巴巴，但这都是在嘴上说，因为他们要的是满足私欲、世俗欲望。他们口里谈真理谈目标，心里却追逐欲望。这骗不了满德里，谁真心渴望真理，他们都一清二楚，因为他们看的是心灵。”

这是宝吉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敞开心扉，揭示满德里如何知道自

己在做什么的。

但这仍不能完全解释满德里怎么能说出别人最隐秘的念头。

关于这种巴巴爱者一边谈论巴巴，一边追逐欲望的事情，我想到一件：

一名老巴巴爱者，喜欢饮酒，没事就喝点。医生建议他为了健康要戒酒。他来找宝吉求教，问道："在饮酒方面，巴巴说过什么没有？我知道巴巴允许他的爱者喝酒，甚至吃肉。"宝吉回答："从灵性角度看，只要你的心专注巴巴，采用何种饮食方式不重要。"

"比如玛司特，他们一心专注神，完全意识不到身体。住在肮脏的地方，什么都吃，却无损健康。玛司特因沉浸于神，健康没有问题。他们对身体没有意识，即使捡地上的石头或木块为食，也不生病。大多数玛司特的饮食习惯都极不好。经常只喝茶，嚼烟草，别的什么都不吃。"

"但普通常人就不能这样，否则就会生病。对他们而言，最好吃正常、有益健康的食物。倘或身体出现问题，就得看医生。如果医生出于健康考虑，禁吃或喝什么，他们就得严格遵从。从健康角度，有必要注意饮食。但从灵性角度，吃什么喝什么无关紧要。"

对宝吉的建议，这位巴巴爱者表示感谢，随后离去。几天后，我们听说这位巴巴爱者逢人便讲，宝吉说可以喝酒；而且，因为巴巴也许可，所以他决定听巴巴和满德里的，不听世俗医生的。毕竟，巴巴是神，会照管他的。宝吉听后评论道："人们谈论巴巴，却追随内心的私欲。他们不想听真话。即使你对他们讲真话，他们也会歪曲，用于满足个人欲望。"

巴巴的真正愉悦

巴巴爱者经常给自己感到亲近的满德里写信，有的诉说问题求教，有的只是为保持联系。一次，一名跟宝吉频繁通信的巴巴爱者，来信告知将要结婚的消息。该女子打算和已同居数月的男子结婚，而男方同另一名女子已有近 30 年的婚姻关系。在认识这对夫妻的每个人看来，他们似乎生活幸福，且又结婚这么久，这个消息令宝吉和大家感到遗憾。

女子在信中提到，通过这名男子，她感到跟巴巴的关系深化，他们结婚，不仅满足巴巴的希望，还取悦巴巴。

宝吉转向我们，说道："人们追求私欲，自欺说这是巴巴所希望的，这是在取悦巴巴。你要取悦巴巴，不可能通过追求私欲。你要取悦巴巴，必须做出牺牲，放弃私欲。为此你必须经受种种艰辛痛苦，那才是取悦巴巴。你让人家痛苦悲伤，以为巴巴会满意？去爱全世界的每个人好了，干吗要用关系和婚姻制造纠葛？只和巴巴发生纠葛，把你全部的爱和感情献给他，同他建立关系——此乃人与神的真正关系，是取悦巴巴。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个肉体关系，他们自以为取悦巴巴，其实完全是自欺，只会给自己造成痛苦。"

宝吉看完信，通常会授述回复。但这次因有急务，宝吉没有立即回信。次日才给这位巴巴爱者回信。令人惊讶的是，宝吉信中说他接到消息很高兴，并表示祝贺，愿他们的婚姻使他们更靠近巴巴，对巴巴的爱更加牢固。

我对宝吉的回复感到吃惊，因为头天他原本很不快的。等他授述完毕，我问道："您信中所言当真？这个消息真的让您高兴？"

宝吉的回答直截了当："不高兴。""那您因何那么写？"我问。"没人真正想听真话，"宝吉说，"只有少数人准备好过那种取悦巴巴的生活。对他们，我讲严厉刺耳的真话，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在生活中努力适当实践。对别人，我讲他们想听的，因为取悦巴巴的含义，我过去已经告诉过他们，就是要将巴巴的愉悦置于自身之上，置于一切之上。他们拒绝听从或听懂。"

"所以我让他们悉听尊便。我只有按照巴巴的希望，耐心应对，以期有朝一日他们受够了痛苦，会舍弃虚妄，取悦巴巴。倘若我不这样做，这些人就会批评我，转而反对巴巴。我这样做，又会受那些自认跟随巴巴者的指责，这就是我的处境和困苦。"

"我必须帮助每个人，完全清楚他们会在背后批评我。我因何这么做？因为这让巴巴愉悦，是他对我的希望。"

宝吉的话帮助我明白满德里所做的、从世俗角度看似不合理的诸多有争议决定。他们的行为方式与巴巴在世时相类似。他们是在遵守巴巴的希望。

一切来自巴巴

有一对夫妻跟宝吉相熟。妻子强势，热衷物质与社交；丈夫性情温和，专注于巴巴工作及活动。俩人不但性格完全相反，对巴巴和生活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妻子不喜做家务，雇了两名全天佣工，负责做饭等，以便自己与朋友们自在地交往聚会。

她大权独揽，甚至指示佣人，在家里只能听她一人的。凡事都由她做主，仆人们怕她，除非她首肯，谁都支使不动。丈夫整日上班忙于工作，最主要的是专心想巴巴，因而平静地接受一切，仍旧爱妻子，凡事让着她。

一次，宝吉谈及人应怎样在世间生活。说："假如你把一切视作巴巴的希望，何来抱怨的问题？我们抱怨，是因为没把一切都看作源于他，而加以接受。记住，不但你生命中的一切都来自于他，而且一切都是他。假若你能百分之百实践这一点，就不会为任何事物所影响，就会在万事万物中感受他的在。"

接着宝吉指着前面提到的那个人，说道："这位爱者性格温和，将一切视作巴巴的希望。有时出门上班，连早点都吃不上，尽管家里有做饭的。因为他妻子还在睡觉，没她的指令，佣人不开火。丈夫默默出门上班，一句怨言或抗议都没有。从世俗角度，他显得懦弱，但从灵性视角，却极不简单。并不是他打不过妻子，而是他将一切视作来自美赫巴巴。不怨天尤人。有了这种态度，那么一切艰难困苦都会帮你消除业相，在道路上前进。就仿佛是巴巴在场，让你受这一切折磨。"

"这怎么可能？因为他是一切万物，所以有可能；不过，你在面对困境时，必须心怀这种感受。所以说这位爱者将在灵性上进步，因为他在过那种生活。而他妻子呢？她的自私态度则会给她带来痛苦。同样

的情形造成束缚还是带来解脱，取决于一个人的观点和态度。”

这让我想起巴巴的话：“要获得自由，你不必做不同的事，而要不同地做同样的事。”

他的临在支持

伴随满德里工作生活这些年，我亲睹他们的健康问题逐年增多。宝吉的情况尤其如此。以他的健康状况，能生存在世，是个医学奇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宝吉的身体虽因病而衰弱，工作量反比以往加大许多。

在我看来，是巴巴的手在通过宝吉工作。这种情况只出现一两次，可以说成巧合，而几乎天天看到这种事发生，就不能不令我惊奇了。他是如何做到的，的确令人费解，此种壮举是凡人难以企及的。

每当我提出这个话题，宝吉从不正面回答，总说：“都是美赫巴巴，我啥也没有做；也不觉得自己与人不同，或有什么特殊能力。我只不过是颗土豆。我只意识到他的希望，按他的希望尽本分。”我相信宝吉的每一句话都发自内心，因为这是我天天眼见亲睹；难怪巴巴称宝吉是他的约翰，埃瑞奇有一次评价说宝吉无与伦比。

下面的故事讲述的只是宝吉无以伦比的一个侧面，这常令我着迷，支持我度过痛苦失能的艰难时刻。最近（2009 年）宝吉身体状况极差，身边的助手，还有医生，出于关切，会请求宝吉休息一下——特别是在他面临严重健康危机的时刻。宝吉的回答几乎无一例外：“我有职责在身，你们这些人不明白我在做的工作。有一天你们会明白。”

说完继续投入工作，将身体推至任何正常身体都无法承受的极限。一次，宝吉连日生病，虚弱无力，仍高强度整天工作，不休息。时值周一，是宝吉晚间去美拉巴德，在 MPC（美赫朝圣者中心）对朝圣者的讲谈日。这天宝吉身体实在糟糕，我们都觉得他应该取消活动，竭尽所能努力说服他，恳求他，说朝圣者会理解的，但宝吉根本不听，准备出发。

助手们都劝阻无效，我做了最后一搏。“宝吉，”我说，“我知道您让身体承受这么多痛苦，是因为您感到这是您对他的职责，您若一定要去，就去，但请讲得时间短一些。别让自己太累，让身体承受那么

大压力。就讲半个小时好了，您若愿意，一个小时足矣，别再多了。一定时间后，就连朝圣者都会感觉累，注意力也不集中了。您身体这么弱，干吗要不停地一直讲？干吗要把身体推到极限？”

宝吉看着我，微笑道：“我一旦开始讲巴巴，便忘记一切。他的在占领我的生命，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我所体验的强烈喜悦，使我忘记身体痛苦。我什么都意识不到，包括自己讲了多久，我只意识到他的临在之喜悦，通过我说话。假如朝圣者不享受他的临在，对我也不重要，因为我享受。那时我完全沉浸于他里面，忘却了其余一切。”

听宝吉如此说，我明白了他是怎样由巴巴的在所支撑的，即使在健康状况极为恶劣的情况下。我们都见过宝吉在对朝圣者讲谈前，身体有多虚弱。而一旦开讲，整个转变发生，人人注意到巴巴通过宝吉所流溢的光辉与力量。讲谈前一刻身体所展现的衰弱无力，即刻消失不见。

这让我想起巴巴在古鲁帕萨德施达善前，总是面色苍白，身体状况极糟，连走到达善座椅上都需要搀扶，而一旦达善开始，整个情形完全转变，爱者们看见的唯有他的力量与荣光。此乃神圣能力。

罩着面纱的神

我们经常在文章中读到，巴巴如何反复说满德里特殊，满德里是他的工具。巴巴还说满德里——他的内圈成员——在意识上与他为一，他为了工作才给他们罩了一层面纱，否则他们做不了事儿。巴巴甚至说过，他所有的满德里都将，按照他的计划，在完成他所给予的工作后，在未来一两生之内成道。

巴巴说满德里的业相与常人的不同，他们的是未尼亚尼业相，不论做什么，都不会制造新的束缚性业相；经过两三生的时间，当这些被赋予他们的业相用完，他们便成道，获得同阿瓦塔一样的瑜伽瑜伽业相。通过这些未尼亚尼业相的消耗，巴巴将满德里用做他对人类工作的工具。

我们读到或听到所有这些，但在与满德里的日常交往中，却发现

他们极为平凡。实际上，如埃瑞奇所说：“我们满德里对世务天真无知，假若巴巴允许，谁都能欺骗或愚弄我们。我们跟世间无关，只为他活着。”

我们确实发现满德里很天真，也很普通。他们经常像常人一样做傻事，实际上，他们比一般人做的傻事更多；然而同时也流溢出深刻的智慧，英明伟大掩藏在天真单纯之下。不然，我们则无法在我们的层面与他们交往。他们的英明伟大和对自己身份的觉知，会使我这样的人不知所措，只有呆坐着高山仰止，什么工作都做不了。

然而，虽然他们的巴巴般品质常被尽量掩盖着，身边的工作者偶尔也会瞥见一下。灵性训练常常显得严酷，让人身心疲惫。但我也有幸多次瞥见满德里的伟大，这不但帮助了我，并且让我确信无论满德里做什么，无论看上去多么不好，那总是为了最大利益——这被时间的流逝所验证。

满德里的行为完全是巴巴为了某个人的终极利益，通过他们对他所做的工作。我知道会有很多人对此表示异议。对他们，我只能说：“否认巴巴在文献中所强调的这个事实，等于否认巴巴。批评满德里，或者评判他们的行为，如同评判巴巴一样不妥。”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说神没选对满德里，是荒谬可笑的。全知之神，知晓一切生灵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者，难道不知在他离开肉身四十年之后满德里会做什么？对我而言，就连这个想法都荒谬可笑。

这些年我听过不同巴巴爱者的批评言论。这些言论只能反应出他们对满德里和美赫巴巴真相的无知。他们基于世俗视野，评断巴巴和他的满德里，而无法领悟巴巴同满德里在意识上一体——尽管这在巴巴留下的大量文献中有记录。巴巴的工作不是建埃舍房屋，或者制造宁静氛围。那会让幻梦更为惬意持久。他的工作是让梦变得不爽，让我们快点醒来。此乃现今世界如此混乱的原因。随着唤醒时间逼近，梦境越来越不愉快。不愿接受这一点者，我祝愿他们旅途愉快，虽然我感到他们确实误了船。这是我基于体验的个人感受，读者可以接受或者忽略。

在继续讲述个人体验之前，我希望说明，这样做我感到不舒服。但

在几位巴巴爱者的再三请求，以及自己心中巴巴的驱策下，我写下这些。

在同满德里日常接触中，我也没注意到他们有什么超凡之处——除了给工作者和助手折磨，给朝圣者倾注爱之外。他们不施任何奇迹，也没能让困难和问题消失。然而我在他们身边，心灵感到喜悦，头脑困扰消退。正是这一点吸引着我，不顾困苦艰难，就想留在他们身边。

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发现满德里身上的超凡品质，这些品质我在所遇的其他人身上从未见过。他们知晓每个人的心灵，完全清楚工作者心里对他们的爱戴或者怨愤，然而他们总是爱着并帮助每个人，包括那些对他们不满或者批评者：这只有巴巴能做到。他们将自己奉献给别人的方式——即使在身体垮掉的时候，乃是凡人无法企及的。他们不为金钱声名，也不为得到朝圣者的爱，只为取悦巴巴。

很多次，就在举行大型活动前，一些满德里突然病情严重，而到了活动日，身体似乎完全康复，不但出席活动，还把巴巴的爱和在倾注于爱者们，目睹这一幕令人惊叹不已。对我而言，这只能是美赫巴巴。

他们的很多决定，当时看起来不正确，但在若干年后，对我实际帮助甚大，让我对他们和对巴巴深怀感激。我可以一直写下去，但只要这么说就足矣：在他们身边生活期间，有一天我发现不可能将这一切忽视不见，或者简单归结为巧合，尤其是在天天发生的情况下。我有了从未体验过的新觉知，一种巴巴及其满德里合一，我能通过满德里享受和巴巴一起的体验。经常，我不觉得是在跟满德里坐着说话，而是跟美赫巴巴本人。

若有人要我用一句话描述同满德里生活的体验，我会说：“我的体验是，实如巴巴所言，满德里在意识上与神为一，但是罩着面纱。”

非常体验

我想分享几件满德里身边发生的不寻常事件。一次是埃瑞奇去宝吉办公室，经过我的房间，我刚好从房间出来，差点和他撞到一起。当时我住费拉姆吉的房间，在宝吉办公室对过。我同埃瑞奇打招呼，他则

嬉戏地抓住我的脖子，开始往下按。我对他说：“埃瑞奇，您再使点劲按，我来帮您。”

说着，我把手放他手上，使劲压他的手。埃瑞奇问道：“你不怕死？”我对他说：“您开玩笑吧，死在满德里手上，是我的福气，我怕什么？”“再者，”我说，“事件本身将被写入史册。”埃瑞奇大笑，将手松开，说道：“我不会这么轻易给你解脱，你得努力工作去赢取。”埃瑞奇的话我没太认真，当成了玩笑。

另一次是跟宝吉。宝吉要我参加一个项目。项目需要在美拉扎德做，我听完介绍，主动请缨，因为我知道这会取悦宝吉和其他满德里。宝吉看着我说：“你主动参加很好，你会受大苦。”

我回答：“宝吉，这么多年，您天天敲打我，您让我做件什么事，然后公开批评我做错了。您把别人做的事也算我头上，总之，即使我完全照您的意思做，您还是责备我，说我的不是，天天敲打我。现在我习惯了您的虐待并开始享受，您还能使什么招，制造您所谓的这个痛苦？”

宝吉听完大笑，说：“这次，我会杀了你。”我伸出右手，说：“请承诺，您会杀了我。”宝吉抽回手说：“不能，不能，我不能这么做。倘若你被我杀了，或被任何一名满德里杀了，你会即刻成道。”对宝吉的话，我也没太在意，因为他经常这么说。

第三件让我困惑不解的事，跟巴巴的妹妹玛妮有关。一次，我在办公室做事儿，玛妮叫我。我进去，她赞扬起我在同化工厂斗争中所做的工作。这家制造污染的工厂严重影响了美拉扎德和村民，不过凭借巴巴的恩典，现已被迫关闭。玛妮很满意，想给我点什么。她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提出来，我给你。”

我说：“没有。我真的很高兴能在这里帮忙。”玛妮对我说：“给什么都不难的，要点什么吧。”当时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要，脑子一片空白，再次说：“没有什么要的。我什么都不要。”玛妮第三次催促时，不知怎的，我脱口而出：“您要给，就給我巴巴。”或许这句话是不自觉说出的，因为玛妮总叫我们要真格的——只要神。

了解玛妮顽皮性格的我，以为她会从兜里掏出一枚随身揣着的巴巴挂坠，或者巴巴的巧克力帕萨德给我，同时说句俏皮话。但她没这么做。玛妮的举动令我无比惊讶。她转向挂在办公室墙上的巴巴照片，默默顶礼大约一分钟，接着把手放我头上，又顺下来摸着我的脸：“我的孩子，他的恩典将一直与你同在。”

之后她又对我说：“好，那是你想要的。但我们还是想给你点什么，你必须接受。是枚巴巴勋章。”她给我一副可挂在巴巴照片上的花环，一枚金色（青铜）勋章，上面刻有巴巴的脸。眼前发生的事让我眩晕，念头潮水般涌过脑海。玛妮的做法，就仿佛她有权威将巴巴给我。她还祝福我，仿佛我会遂心如愿。她没说：“不行，我做不到，只有巴巴能做。”

这究竟怎么回事，玛妮为何那样做，我想不明白，只好归结为满德里让人无法理解的那一类做法。虽然将这件事记了日记，但没给予太多重视。日常工作忙碌，压力重重，很快就把此事忘在脑后。再者，与满德里包括玛妮日常接触，他们的言行举止与常人无异。而除了巴巴本人，谁能将巴巴给你呢？

荣耀主的工具

巴巴通过满德里说话

2000 年，我的身体彻底垮了，虚弱乏力得连走动都需要人扶。我雇人帮我料理日常家务，心想这会过去的。然而情况愈糟，我需要更多的照料和帮助。并前往孟买治疗，以期病情好转起来。再者我也不想成为满德里的负担，在这种状态下继续住在那里，会让他们一直为我操心。

经过数月的治疗，我感觉更糟，又甚感困惑。感到必须回到满德里身边，让困恼病苦快点过去，结果却不是这样。当时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只能在宝吉的办公室里坐着。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我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工作性质决定总是外出。这对我是一种新体验，有种东西令我心感喜悦，痛苦可忍。

离开办公室，病情便加重，我又意识到疼痛。但跟宝吉在一起，

则注意不到。在他身边，我能较好地调控病痛和失能。宝吉工作不太繁重时，我还讲几个笑话，或做些模仿表演，让他开心。宝吉会开怀大笑，孩子一般，在场者无不欢欣喜悦。

一天，宝吉做完工作，要我娱乐一下。我模仿了几个工作者，这是宝吉最喜欢的，他敞怀大笑，说：“你让我开心，我喜欢有你陪伴。希望你能住在这里，但你的身体怎么办，以你的情况，会很困难。”见宝吉情绪甚佳，我乘机说道：“祝福我，宝吉，有您的祝福，我的病就会好。”

宝吉接下来的举动令人费解。平常他爱开玩笑，给亲近的朝圣者起不同的灵性头衔，诸如“瑜伽大王”，“莫克塔喜乐”，“希瓦”，“造物主”，“神圣母亲”等等。而我要他祝福时，他却表现异常。情绪甚佳的宝吉走过来，伸出手，像要祝福我，却突然半途停下。他将手抽回，身子退后。神情变得严肃，转过脸，开始找事情做。授述一封无关紧要的信件，等等。

我看得出宝吉在回避我的请求，这让我迷惑而痛苦。各种念头蜂拥而至。我知道他真心喜欢我，希望我住在这里，可因何不给我祝福？即使他的祝福治愈不了我，起码开个玩笑也成。他总跟人开这种玩笑，那至少让我开开心，可他不肯迁就。

在继续讲述前，我想跟读者分享一下，特别是没跟满德里交往过的读者，否则我的话也许讲不通。不只是我，许多跟满德里呆过的工作者和朝圣者，都注意到他们经常随意或顺口说点什么，后来那就成真。有许多有过这方面体验的巴巴爱者，我们也一起谈论过，毋庸提很多次都是我亲眼目睹。

你问满德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则矢口否认有任何先知先觉或特殊能力。尽管如此，这种事司空见惯，你若不全神贯注于手头的工作，就会注意到。我个人的感觉是，满德里意识不到这些，是巴巴本人通过他们工作，因为他们是他的工具。

所以我要宝吉祝福时，背后的念想是，得到他的祝福，我的身体就会康复。所以说他不肯祝福，我感到伤心。不同念头涌过脑海，让我

愈发困惑，决定直接问问清楚。等他授完格外长的信，我开口问道：“宝吉，有件事我想弄明白，请别回避。我请求您祝福时，您差不多要做了，接着却住手收回。是何原因？您因何不祝福我？”

宝吉的回答仍是老一套：“哦，我只是块土豆，谁都祝福不了，根本没有特殊能力或者权威，只有巴巴能做到。”

我坚持道：“可我见您祝福过别人。”“哦，那只是说笑，”宝吉回答。我不甘罢休。“就算您只是一块土豆，”我说，“您也可以当做玩笑祝福我一下。”

宝吉神情凝重起来，缓慢说道：“我的祝福意味着你的毁灭，我不能那么做，切莫向满德里寻求祝福，只要爱的祝福。”这让我一时费解，便讲了有一次玛妮给我祝福的事儿。

宝吉问道：“你干吗要求那个？”

“玛妮督促我要点什么，我脑子里就想到这个。”我说。

宝吉沉默良久，接着不像是对我，更像是自言自语道：“我明白你缘何受苦了。”随后看着我说：“别抱怨。要欣然承受这一切，巴巴会帮助你经历这个痛苦。”宝吉的话我没大留意，因为当时满心想着如何治好病，恢复自理能力。

几天后，宝吉对我说：“你干吗不写本有关美赫巴巴的书？”这个建议令我愕然。“写关于巴巴的书？我生平从没写过东西，此外，我对美赫巴巴，对写书，知之甚少，有关他的生平，已经有大量文献资料了。”我申辩道。

宝吉道：“你在这里同满德里生活多年，可以写写这个。”我说：“行是行，可我仅限于谈论，写书就无从下笔了。从没进行过写作。”

宝吉说：“只要发自内心写就行，那将是巴巴在写。”

有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寻医问药，没理会宝吉的建议。后来最终开始动笔，实在地讲，我不知道如何发生的。我感到是巴巴本人在写，我只是他手里的一只笔。写完两册《真正珍宝》，我感觉该写的都已写完。一天，宝吉对我说：“你还得继续写书。你写的东西发自心灵。非

常好，我喜欢，大家也都喜欢。你要继续写，起码再写几册。”我抗议道：“可是宝吉，好故事我已经写尽了，感觉疲惫，身体也不行了。”

宝吉回答：”别担心，故事会来的。你若发自心灵去做，他会代你写，别顾虑，会发生的。”

我不知如何再写几册出来，而第三册乃是巴巴在通过我写。宝吉要我继续写作那阵子，一天我碰见美茹，她对我说：“我们喜欢第二册，期待第三册。”我已才尽思竭，便说：“老实讲，我已经没东西可写了，能写两册，已经够让我惊奇的了。这些故事从何而来？一定是巴巴，是他写的，我只是他使用的一只笔。”

美茹笑了，说道：“也许巴巴会用第三册，再给你一次惊喜。”我回答：“若是他愿意，会发生的。”在满德里身边生活的岁月里，真正让我惊奇的，是他们说的事情后来会发生。确实，巴巴和满德里总是让人惊奇不已。

美娣最后一个生日

美娣的生日通常在每年 12 月 22 日庆祝。这一天，美娣会同美拉扎德满德里，于下午四点到巴巴三摩地；祷文及阿提完毕，满德里会到陵墓附近的露天舞台，观看由工作人员出演的巴巴生平剧。露天舞台搭起大帐篷，为满德里和朝圣者遮阳。长期居民兼建筑师泰德·嘉德森及其团队，负责安排这一切。

1988 年 12 月，是我到美拉巴德朝圣长住的一次。除了美拉扎德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巴巴的陵墓内静坐，知道这种机会不会永续下去，想尽可能充分利用。美娣生日这天，我在美赫朝圣中心用完早餐，照常上山，打算到陵墓里静坐。快到陵墓时，我看见埃瑞奇站在外面。我望着他，冲他挥手，他也微笑挥手致意。

我走近埃瑞奇，发现他表情突变，手指着我的身后。我转身，惊见帐篷起火了，赶紧跑过去，想帮点忙。在场的所有朝圣者、工作者和居民都冲过去，试图救火。可因附近没有水源，无济于事。火势迅速蔓延，没几分钟将帐篷烧掉，只剩木桩立在那里。

突变状况令人难受，大家上坡走到埃瑞奇站立处。一名朝圣者拿着烧剩的一小块布，给埃瑞奇看，说这是火灾仅存的一片布。埃瑞奇对他说："收藏好，作为美婼最后生日的纪念。"埃瑞奇的话当时令人费解，结果这的确是美婼最后一次生日。

美婼于 1989 年 5 月 20 日去世。实际上，在那次生日庆祝会上，美婼也表示将来不必再庆祝她的生日，希望巴巴爱者只专注巴巴。

美婼逝世之后，朝圣季再次开始，朝圣者无不想念美婼，在满德里大厅分享各自的体验。保管烧剩布片的那位朝圣者也在，他讲完帐篷失火的经历，转向埃瑞奇问道："您怎么知道那是美婼最后的生日，为什么说出那样的话？"埃瑞奇长叹道："我也不知道为啥那么说，人们常问我，为什么我说的东西后来会发生。坦白地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脱口说出脑子里的话，一定是巴巴。除此之外，在这个问题上，我再也无话可说了。"

荣耀主的工具

有些巴巴爱者不赞同我对满德里的观点，责怪我不该荣耀他们。对他们我想说："你怎么可能不荣耀满德里？上主的一切都值得荣耀，他的工具理当包括在内。"

我的上主所亲选的工具，我怎能轻忽慢待？我情不自禁赞美他们，因为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有幸窥视他们的浩瀚心灵，里面全是巴巴的纯爱。

我想同读者分享一个故事，发生在巴巴和埃瑞奇之间。故事为巴巴亲自所讲，以让埃瑞奇明白满德里的伟大。这个故事，除了新的巴巴爱者，大多人都在满德里大厅听埃瑞奇讲过。并且也已付印出版，很多人一定读过。为帮助读者理解后面将要述及的内容，这个时候我不得不讲讲这个故事。

在满德里大厅，埃瑞奇对众朝圣者说："巴巴经常告诉我们，一次次提醒我们，我们这些满德里同他一起生活，有多幸运。他还说就连

千年苦行的瑜伽士，都没有得到满德里的这种机会。就这样巴巴一再说反复讲。有时说他的圈子成员多么伟大，有时讲他们何其幸运。然而，我们却不以为然。我们没有内在体验，除了体验他不断施予的困苦折磨。因而有一天，当巴巴又念叨这个话题，说满德里如何幸运时，我忍不住脱口而出：‘但是您说的这些，我们根本没有体验。’

“‘我们没体验有多幸运，心里也没感到幸运。’这一定是巴巴本人激我这么说，以便他给予解答。他讲了下面的故事。

“纳拉达是主奎师那的爱者，也是满德里成员、与主极其亲近的圈子成员。奎师那也总提醒亲近者，说他们多幸运，再三激策他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这个连瑜伽士和天使都渴求的机会。一天，他又谈起这个话题，纳拉达火了，脱口道：‘但是我们什么都没体验到。您说您的，我们只好听，但我们没有内在体验。’

“主奎师那对纳拉达说：‘这么说你想要体验？没问题，很快就给你，我保证给你体验，会让你意识到同我生活有多幸运。过几天就给你体验，证明你的伟大。’

“几天后，奎师那召纳拉达，叫他去河边他们以前到过之处，说在那里他将获得体验，证明主所言不虚。

“纳拉达来到河边，环顾四周，想看见点什么，验证主的承诺。结果一无所获。他正要离去，目光无意中落在一摊人便上。你们一定见过这种情形，农村没有厕所，人们找个僻静处露天大便。纳拉达看见的就是这个。

“纳拉达瞅着粪便，看见一条蛆虫冒了出来。蛆虫看见纳拉达，随即死去。纳拉达纳闷：‘主派我来，就为这个？这就是我的好运？这就是我该有的体验，看见蛆虫，它就死掉？’纳拉达回到主身边，汇报失望经历。

“奎师那安慰他:‘很快你就会有证明你伟大的体验。我保证很快。’

“几天后，奎师那又召纳拉达，叫他去某地，在那儿会看见一棵树，获得体验。纳拉达前去，找到了那棵树。走近四处搜寻，啥也没找到。

他等着，期待看到什么，有什么发生。最后，久等无果，他决定离去。正要走，听到树上一只小鹦鹉啼叫起来。他抬头望鸟，目光一相碰，鹦鹉即刻倒毙。纳拉达大惑不解，寻思：‘这就是我主说的好运？我看啥，啥死。我这不成了死亡天使？我的主跟我开啥玩笑？’

“满脑子困惑的纳拉达返回，奎师那要他讲讲经历，他如实禀报。奎师那再次向他保证，很快就会有证明自己伟大的体验。其时，国君前来求奎师那达善。其妻刚诞下一子，国王大喜，希望奎师那前往祝福男婴——未来王位的继承人。奎师那事务繁忙，无法亲往。国王恳请再三，奎师那同意派一名内圈成员前往赐福。纳拉达在座，听见对话，十分紧张。暗自祷告，期望奎师那选别人，别选他。知晓每颗心灵的奎师那，指指纳拉达，告知国王纳拉达将去代他给孩子祝福。

“纳拉达感觉中了圈套，不知所措。种种疑惑纷至沓来。要是他看了孩子，孩子死了咋办？国王定会将他们驱逐国境。但又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前往。当日，御用牧师主持祈祷礼，为王子祈福。纳拉达进了王宫，受到隆重礼遇，就座要席。因内心恐慌，忧闷不乐。始终避开眼睛，不看孩子，只瞅别处。仪式结束后，国王邀请纳拉达上前祝福王子。纳拉达不知如何是好。

“他忐忑不安起身过去祝福，不看孩子。纳拉达的异常举动，连国王都觉古怪。纳拉达目光躲避着，祝福了孩子，少刻起身准备离去。刚走到门口，听到有声音叫他，是摇篮里的婴儿叫他：“纳拉达，纳拉达，你干吗这么对我？我是蛆虫时，你看我一眼，我死去，转成一只鸟。我是鸟时，你望我一下，我死去，转成男孩。假如你这会儿瞧我一眼，我会死掉，与主合一。你干吗拒绝给我这个？

”纳拉达听见，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凭借主的慈悲，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有能力给予灵魂终极大事——与神合一。

“纳拉达回去后，对奎师那讲了整个过程，主评论道：‘现在你意识到伴随我有多幸运了？’

“纳拉达为其疑虑羞愧至极，请主宽恕。”最后埃瑞奇说：“这

个故事是我们的主美赫巴巴亲自讲给我的，为了让我明白其满德里和同伴的伟大和幸运。虽然我们没什么感受，但我们知道这么多——他作为宇宙之主，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必定是这样。”

巴巴利用满德里做工作

最近，一名读了《真正珍宝》的巴巴爱者，要我描述一下我的内在状态。我对他说：“这很简单，一句话就可概括——垃圾。这就是我的状态。我的内心充满了垃圾，需要被清理掉。可以说是神圣园丁的恩典和仁慈，将我这种垃圾用作肥料，施肥于满德里这样的神圣花园。不配如我，他仍然通过满德里给了我伴随他的机会。

我常听埃瑞奇讲纳拉达的故事，是巴巴讲给他的。故事的含义和深度很久之后我才体会到。在我患病期间，现在我已将它视作伪装的祝福，我无法做任何需要付出体力的工作，只能坐着。我思索着同满德里在一起的生活，以及他们想让我们明白的教训。回忆在我脑海里一桩桩一件件浮现着，忽然间我坐直了身子，一个奇异的念头冒了出来。也许是巴巴把它放在那里的：“满德里可否像纳拉达一样，作为他的工具让某个人成道？”

各种各样的念头，正反方都有，在我脑子里翻涌。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怎么可能，他们那么普通，他们会犯错。即使巴巴把他们用作工具，触动和感动过许许多多的心灵，但成道毕竟是只有至师才能给予的终极礼物，满德里并不完美，只是他的工具而已。”但我的心灵又会反驳：“巴巴通过纳拉达的故事，在谈论当今满德里。那个故事是讲给你听的，不是讲给埃瑞奇。有很多次，埃瑞奇和玛妮反复对我们讲，当巴巴无法亲自到场时，会怎样派遣一名满德里带着他的权威和印签，仿佛他亲身莅临一般。那么他的工具同样可以把成道赋予一个配得的灵魂。”

我的头脑仍然无法接受像埃瑞奇、玛妮、阿娄巴或者宝吉这样的人，尽管他们伟大，有能力赐予成道。尽管巴巴讲了那样的故事，但对我似乎遥不可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灵开始成长。我开始相信我的心

灵，开始感到他们能做到，但我必须弄清楚这一点。埃瑞奇已经离世，那这个问题就得问宝吉了。

以我对宝吉的了解，我知道要想就这个问题，从他那里索到答案，可谓难乎其难。他会避开话题，给出他的标准答案：“我不清楚，我只是一颗土豆。”但我别无选择，只能不停追问下去，直到他给出答复。

我首次问宝吉这个问题一定是在 2002 年。我说：“宝吉，我们听过满德里讲死在阿瓦塔手里，意味着成道。要是满德里杀了某人会怎样，那个人会解脱或者成道吗？”为了缓和气氛，我玩笑道：“宝吉，你可以跟我讲实话，你放心，我不会要你给我解脱的，我保证。”

宝吉听了大笑，但接着给出标准答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一颗土豆，只有巴巴知道。”另一个就这同一个问题，我想要套宝吉的话，所采用的不同问法，是基于宝吉常说的话：“巴巴的真正工作是清理我们心中的垃圾，清除我们的业相，给予我们成道。”

我就会问：“宝吉，巴巴的真正工作是清理我们的业相垃圾，赐予我们成道，既然满德里是他的工具，用于做他的宇宙灵性工作，这意味着通过满德里，他在继续清除世界的垃圾？”

宝吉听了一笑，回答：“我只是颗土豆，满德里也一样。我们没有知识或者能力，巴巴通过我们做了什么工作，我们并不知晓；我们意识不到，只有巴巴知道他的工作。”每当时机合适时，我都会换着花样问宝吉这个问题，但宝吉的回答没有不同。

凭借巴巴的恩典，我每年都会到阿美纳伽，在信托办公室住 4 到 6 个星期，有时一年不止一次。在这期间，我会坐在宝吉的办公室，想要在他得空时，为我解惑答疑。这种时候只有他的助手在场，因为他很少公开回答这类问题。从 2002 到 2008 年，这个问题我从宝吉那得到的答案基本没啥不一样。2009 年 1 月，巴巴给了我一念，我转换了策略，我决定换个背景，用以往阿瓦塔降临的背景问这个问题。

一天，宝吉没事，只有助手在旁，我换上一副最无辜的表情问道：“宝吉，满德里对我们说，拉瓦纳因被主罗摩所杀而获得解脱。那要是

为罗摩的满德里或者圈子成员所杀会怎么样？他们会获得解脱吗？”

我以为能用这种隐蔽的问法糊弄到宝吉，宝吉一听就笑了，说：“你想套我的话有多久了。好吧，我来告诉你。巴巴给满德里的意识罩了一层面纱。他将他们用于他的工作，但因这层面纱，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若是没有这层面纱，他们就会体验成道，就无法做他的工作。正是因为这层面纱，他们才得以做他的工作，成为他的工具。当满德里身上的职责完成，面纱就揭开，他们在离开肉身前，体验成道。因这层面纱，满德里本身什么都做不了。但若是巴巴希望，他会利用满德里作为他的工具，赐予任何配得的灵魂成道。记住，满德里自身什么都给不了，只有巴巴希望时，通过他们，他能够这样做。”

苍蝇

我跟美赫文·杰萨瓦拉谈起头脑的诡诈和欺骗性。我对他说：“看到头脑轻易就屈从于负面影响，即使是完全处于一种高尚和正面的环境中，让我特别困惑。看看满德里，他们的人格有多伟大。几乎每个和他们交流过的人，都感受到这种伟大，从内心知道他们不是一般的灵魂。”

“巴巴亲自评论过他的满德里的伟大，甚至说过他们在意识上与他为一，只是隔了一层面纱。在《语录》中，巴巴详细描述了他的圈子成员的状态，其中他明确指出满德里成员的业相面纱，远远不同于普通人的业相。巴巴指出他给满德里的意识赋予了未尼亚尼业相，使他们免于进一步制造束缚性业相，无论他们做什么，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行为，或者除此之外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像常人那样被束缚。这是因为巴巴赋予他们的特殊业相。正是通过这些特殊业相，巴巴使得满德里按照他的希望和意愿行事。在这过程中，将他们用作他做宇宙工作的工具。巴巴说满德里身上的业相耗尽，这在两到三生之内发生，那时他们就会体验成道。”

我停顿片刻，接着对美赫文说：“我们在智力层面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文献，实际上，有些还是在巴巴直接监督下记录的。

奇怪的是我们通过头脑阅读和分析这一点，却错过了巴巴反复提示的再明显不过的一点：至师及其圈子成员的负面行为，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不应当从世俗的角度进行判断。”

“尽管如此，我发现一旦满德里出现了负面行为，头脑就会产生反应，开始批评。我看到许多巴巴爱者不但批评满德里，还将自己与满德里的一些负面行为做比较，合理化自身缺点。头脑说倘若满德里能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做又有何妨？我们错失了巴巴说过的要点，即满德里做不受束缚，我们做则受束缚。

“更让我困惑的是，头脑拒绝跟从满德里高尚的行为。满德里的伟大数不胜数。头脑不跟随或者效仿这种伟大，这种伟大人们一般都会为之吸引，受激励跟随。但更常见的却是，头脑倾向于跟随负面。经常会听到巴巴爱者批评满德里的谈话，强调他们的负面行为。他们很少谈论满德里的伟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头脑为何受负面吸引？”

美赫文平淡地回答：“你见过苍蝇吗？苍蝇总是被粪便吸引。你可以把苍蝇放在花园里，即使整座花园都被鲜花覆盖，苍蝇仍不会对鲜花及其芳香有感。实际上，即使花园角落里有一小点粪便，苍蝇都会忙不迭地飞过去。头脑也是这样。我们古老的欲望为我们制造了这种业相，正如苍蝇，我们也被粪便所吸引。巴巴给了我们忆念他的礼物，我们若是决心坚定、持之以恒加以利用，就会摆脱这种吸引，最终将头脑转向神圣芳香。所以只是不断忆念巴巴，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唯有他存在

有一天清晨，我跟埃瑞奇沿美拉扎德通路散步时，他问我：“你昨晚睡得好吗？”我说：“挺好。”他又问：“你平时做梦吗？”我回答说：“做，一般都会做梦。但昨晚我没做梦。”

埃瑞奇继续问道：“你梦里梦见的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我猜它们都来自潜意识心，是潜意识心制造的。”埃瑞奇问：“心在梦中制造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管梦境有多荒诞，

你都会把梦当真，这难道不奇怪吗？你无法改变梦境，即使它是你自己头脑的造物。对不对？”

埃瑞奇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知道最精彩的部分就在后面，因为埃瑞奇从不会无意义地闲谈。我说：“哦，您这样说，我才认识到梦是我自己头脑创造的，我做不了主，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一点。”

埃瑞奇微微一笑道：“我们信以为实的这个所谓的世界就是这样。所有你看见的事，所有你交往的人，你居住的各种地方，你做的所有工作，这一切都不存在，除了在你的梦中，在你的想象中。奇怪的是人们不断努力让梦越来越好，而不是从梦中醒来。人不去控制这个永无止境的梦境，而是尽可能让梦境更佳。

“有少数灵魂奋力从梦中醒来。巴巴作为唤醒者，带着唤醒我们的唯一目的前来，不断强调这一切都不真实，我们越挣扎，我们越试图改变，就越被梦境束缚。因此，需要做的是将所有努力导向觉醒，有朝一日，凭借巴巴的恩典，你的眼界将打开，那时你会发现什么？什么都没有。所有你认以为真的一切，突然消失不见，除了他，你的遍及一切的至爱，别无所存。不止如此，连你也不再存在，你的存在融入他的，你与他合而为一。你存在于和他一体的状态，体验与至爱为一。你说一切都是他，或者一切都是你，都一样，因为别无存在。无他，只有你和你的至爱，存在于遍在一体的状态。”

埃瑞奇转向我说道：“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别忘了我对你说的话。那个时候你要记住，这不过是一场梦。记住这都是你和至爱的游戏，无其他，只有你和他。”

满德里

跟满德里亲密接触的人们，常不解巴巴宣称卓越不凡的满德里，怎么显得那么普通。他们在日常活动中经常制造更多的迷惑和错误事端，频次比我们这些普通人还多。而巴巴宣称他们是他的工具，他通过他们做工作。

根据我同满德里生活的经历，我也注意到他们的行为很普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这些平常行为之下，我体验到一种源于灵魂的深度和海洋般的广阔，这在常人身上是体会不到的。可以将这比作海洋中心和海岸边的海浪。它们表面相似，但你探入海滨处的水面以下，你碰到的全是沙子。这是我们常人的状态。而若是深入海中央的水面之下，海的深广会让你惊叹不已，茫然失措。

凭借巴巴的恩典，我有幸对满德里的心灵有一点瞥视，其广大可让最深的海洋都显得小如池塘。引用印地语中一段话来描述满德里:“别说满德里是神，他们不是神，他们只是与神光一体不分。”

真正珍宝

第四辑

鲁斯特姆·法拉提 著

美赫燕 田心 译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翻　　译:
美　　工:　炬池
网　　站: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千字
张　　数:　页
版　　次:　2025 年 09 月 15 日

目录

《真正珍宝 -III》的写作.....1
真忆念淹没心灵.....5
表达爱.....6
神圣空间.....10
巴巴抓住爱者衣边.....11
在神前绝对诚实.....13
巴巴仍在言说.....14
去除所有非巴巴部分.....16
实际体验.....17
真爱者怎样念记他.....18
岸显现于无岸之洋.....19
文化差异.....21
迷途孩子.....27
避免诱惑.....29
大慈大悲.....31
巴巴身边的争议故事.....33
有意义的虚伪.....35
行贿受贿.....36
真朋友.....38
将壶敲打成形.....40
对毁誉毫不在意.....44
取悦至爱.....46
使你准备好接受他的爱.....47
满德里的躁动天性.....51
随时保持警觉.....55
莫玩火.....59
成事在巴巴.....61
爱与火.....64
巴巴的幕后之手.....68
每种情形中让巴巴负责.....72
改变之时.....75
爱之伤痕.....77
善可能成为障碍.....79

重视神看轻生活 81
违背巴巴的命令 83
“他们是我的” 87
看见与觉察 88
源自体验的话 89
渴望与归属 92
爱的力量 93
责任的意思 97
把你的弱点献给他 98
巴巴急于唤醒人类 101
巴巴的最后日子 102
无知的批评者 104
礼物让你想起赠予者 105
宗教始于爱的尽头 106
为何这般疯狂？ 108
在阿美纳伽只有上帝管用 109
巴巴乃一切之源 114
把我的名传到人们耳中 115
何为永恒极乐 118
佛牙 119
一种甚至挑战神的爱 121
灵性包括一切 124
腐败 126
心病 128
一体性的力量 132
恺娣对埃瑞奇生气 135
清晰视力 137
阿娄巴打断演出 139
阿娄巴的孩子般风格 141
宝吉心情轻松时 143
奶牛与驴子 147
玛妮的风趣幽默 151
围绕巴巴的选择 154
宝吉的西方之行 155

智胜埃瑞奇 159
恺娣乘出租车 161
负责“背锅部” 165
高山仰止 168
因巴巴的光辉而盲目 170
结束语 172

《真正珍宝 -III》的写作

当我写完《真正珍宝》第二辑时，自感言无不尽，再没有什么要传达给读者的了。因此当巴巴爱者要我再写写这方面的话题时，我给他们的回复是：“如果你活出《真正珍宝》第一、第二辑中满德里传达的讯息，那么你自身生活将成为《真正珍宝》的续辑。此外，好故事都被我用完了。”

一天我在美拉巴德巧遇泰德·贾德森。他告诉我，他很喜欢这本书，唤起很多旧时的记忆。他表示期待第三辑。我给了他一贯的回复，说到没有更多故事可写时，泰德眉头微皱，看着我说：“我相信你手上收集了一大摞故事。你和满德里在一起那么多年。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你怎么可能没有更多故事呢？”

我对他说：“我们的日常交流有很多的机智幽默，但其中没有可传达给读者的讯息。我可以写写那些，可除非故事传达了某种灵性讯息，否则谁会要读呢？”

泰德皱紧眉头，对我说：“谁说我们不喜欢机智幽默？你为何觉得我们只喜欢那种传达灵性讯息的故事？与伴随满德里有关的快乐回忆，都是我们喜欢在书中读到的。还有当前的很多巴巴爱者和那些未来的到访者，他们没有和满德里交往过，会喜闻乐见有关满德里的一切事情。我敢肯定他们也会喜欢读到这些，通过机智幽默的故事更好地了解满德里的个性。”

我对泰德说的话仍有疑虑，于是回复：“我考虑一下。实际上我会写写这些故事，因为自己也喜欢回忆那些时刻，但不承诺付诸印刷出版。若收集的故事多得足以成书，我才会出版。”

泰德笑了笑，带着很逗的眼神说：“我会等着第三辑。”他似乎确信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尽管我不这么认为。

几天后，我坐在宝吉身边，不知何故，他开始谈起《真正珍宝》，并对我说：“大家都喜欢你写的内容，你得再写写这方面的话题。”我

对宝吉抗议说：“我的健康现在彻底垮了。几乎不能下床走动。只好对我妻子美赫口授故事。甚至坐着一次不能超过半小时。不然我会很高兴再多写些。我现在成了‘破家具’（满德里常用的词）。我对巴巴没有用了，因为我的身体啥事都做不了。”

宝吉严肃地看着我，说：“我不知何故，但是巴巴爱‘破家具’，会让他们承担比别人更多的工作和责任。比如他对彭度的做法。萨塔拉车祸后，彭度完全丧失体能。由于瘫痪，他甚至走不了路。尽管如此，巴巴把安排全部达善活动的重担放在彭度肩上。工作量极大，连健康的人都会感到困难，但彭度做到了。巴巴没有把这个责任交给别人，就是要彭度来管理。巴巴不仅把重担放在他肩上，而且正是巴巴使彭度能够做到，因为彭度答应了服从巴巴。”

宝吉转而对我说：“你别担心怎样写作或印刷。只管继续为他去做，他会使之实现的。”我对宝吉说：“我还没有好故事。不知道再写些什么，但正如你说的，‘若他愿意，就会实现。’”

几天后，我正坐在信托大院的食堂里，当时有个巴巴爱者来找我，说他非常喜欢这套书。他倒没有要求我再写这方面的话题，而是问我：除了写过的之外，还有没有故事可以同他分享的。我开始同他分享了几个机智幽默的故事，一边模仿着满德里成员的嗓音和手势。我们都开怀大笑。我讲完后，他对我说：“你应该写一辑新书收录这些机智幽默的故事。”我仍抱怀疑态度，就问他：“听着有趣是因为手势和模仿。我不知道人们会不会喜欢读这些？”他非常郑重地对我说：“我说的不是当代人，他们跟满德里见面交往过。我说的是未来后代。那些人将会渴望了解有关满德里的点滴细节，而你的书将成为他们手中的重要文献。”

我从没想过未来后代，可现在巴巴爱者提到这点，将一切记录下来是有意义的。我尚未拿定主意写书，一直拖到后来有一天，我在美拉扎德遇到美茹时，她说了类似的话。我罗列了种种不想写的理由，并解释说：“就连第二辑我也不知怎么写成的。是巴巴写的。”美茹听完后，说：“如果巴巴最终通过你写了第三辑，别感到惊讶，我会等着。”我

有点诧异，除我之外，大家都相信第三辑将会成书。

后来，有一次我碰巧与美赫文·杰萨瓦拉聊天。我们缅怀着我在美拉扎德生活期间的美好时光。我谈起阿娄巴和他的滑稽行为，还有大家如何捉弄恺娣的。美赫文接着对我说："你应该把这一切写下来。"并告诉我，这是需要做的巴巴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巴巴利用我完成此事。他甚至说，巴巴如何通过我的疾病拿走我做事的能力，却让我的记忆保持完好，以便他可以利用它做工作。

他鼓励我再多写些，说："把你记得的点滴细节都写下来，这对未来后代的巴巴爱者十分重要。"美赫文接着说到在古鲁帕萨德期间的轶事，在那里巴巴高度称赞他的满德里，当时有个爱者略带不敬和批评的态度谈到某位满德里成员。巴巴非常不悦，训斥这个爱者说："你知道这些灵魂是谁吗？他们配得人与人之间的最高尊重。不可轻视他们。谈到他们时，要总是带着敬意。"这个理由足以让我重新提笔，希望故事源源不断地涌现，但愿最终在第三辑达到高潮。

随后发生的事不仅出乎意料，还令我困惑惊奇。我联系了曾协助我写第一辑和第二辑的爱者朋友，告知他们我在尝试写第三辑，如果巴巴愿意，将能写成。我还提到，这一辑主要写幽默方面的故事。开始写作时，我记起过去遗漏的三四个严肃故事，决定先写这些，再接着写幽默故事。就在我即将写完那些严肃故事时，脑海又浮现三四个故事。就好像巴巴把那些故事放入我的脑海，促使我写下来。

当我快要写完这些故事，开始思索接着要写的幽默故事时，又会蓦然记起某个含有深刻讯息的严肃故事。通常我开始对妻子美赫口授时，是按头天晚上我决定的模式，可不知怎的，在我口授过程中模式会开始改变。感觉似乎我不再控制口授的内容。我只是听着自己声音的旁观者。

对娓娓道出的话我感到惊奇，自己也专心听着。另有其人在口授，这些话让我的心得到安慰，因为我知道口授者是我的至爱巴巴。整个体验对我来说十分震撼。让我惊叹不已的是，我连一个幽默故事都没写！每次我以为写完了严肃故事，脑海又会涌现更多的。

常发生这样的事，在我对妻子分享满德里的一些言行时，她会说：“这个引述好。用它写个故事吧。”我会反对说，怎能用一两行引述写故事呢？至少得有一页才行。事后我也就不再多想。奇怪的是，我会在午夜醒来，围绕某个引述形成故事。似乎巴巴在对我叙述，构成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不是我写的，是自动发生的。巴巴为了造福他的世间爱者让它发生的。作为他的奴隶，我的工作是把神圣园丁种植的这些花朵带给他的世间爱者。我没有种植培育过花。这完全归功于神圣园丁。能把这些花朵带给他的爱者是我的好运，因为其芳香继续萦留我的存在深处，滋养着我。

写作期间，我会跟宝吉核实故事的各种细节。宝吉很忙，我很感激他为此拨冗，可时常因工作量大，抽不开身。于是我就联系美赫文·杰萨瓦拉，每周打电话给他，不仅核实心中存疑的故事细节，还同他分享写作时的体验。我告诉他，一开始写某件事，结果却口授了别的内容，这种情况让我惊奇，并纳闷这些内容源自何处。

出乎意料的是，美赫文对我说：“那也是我们的经验。我们坐在满德里大厅谈话时，言语开始自动流出，那种深邃令我们感到惊奇。一边讲话，一边也在倾听享受。我们知道那是巴巴，因为只有巴巴能给出这么深刻透彻的话。”美赫文对我说到这个，我方知自己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即便故事最后引发争议、掀起风波，也是巴巴要我走的路。第三辑就是这么写成的。

我希望对读者再次说明，本书写的不是我对那些主题的想法，而是巴巴对满德里说的话，是多年来他们对我讲的。焦点应该放在作为巴巴工具的满德里身上。这是我的意图。我和读者同坐一条船，仍与同样的问题（困扰我们的日常业相）在搏斗。我的角色最多类似于给旅者指示方向的路标。我尚未抵达目标。这是保·纳图常说的话。人们称赞他写的书时，他会说：“尽管我不具备英勇爱者的勇气去行道证道，但至少可以做个路标，为旅者指明通向目标的道路。我就像一块写着‘此路

通向神’的路牌。”

我希望读者感谢满德里的这些故事，感谢巴巴留下满德里作为有形工具，让我们能通过这些讯息接近他。写完大约六十九个故事后，美赫文叫我不要一次刊印太多故事，书要小巧简短，便于巴巴爱者阅读，尤其是在这个繁忙的时代，人们不方便阅读笨重的厚书。他要我把幽默故事留到下辑，因此有必要先出这一辑。在美赫文的推荐下，由史蒂夫·克莱因负责修订错误和筛查有争议的故事——这项任务他非常胜任，因为他也曾伴随满德里生活多年，体验过跟满德里一起生活的滋味。

通过这一辑，我确信现在几近涵盖了所有的故事。不过只要巴巴愿意，也可能有更多续辑。就交给他决定吧。作为他的奴隶，我随时准备奉命办事。

真忆念淹没心灵

“‘忆念巴巴’是什么意思？当有人说‘他或她在忆念巴巴’是什么意思？”有一次埃瑞奇在满德里大厅提出这个问题。我的脑海浮现种种答案，我相信其他人也是如此。但我们感到埃瑞奇将要说一些意义深远的话，都安静不语。停顿片刻后，埃瑞奇打破大厅里的沉默，说：“忆念不同于机械地重复念他的名。机械地重复念他的名是不够的，尽管这是好的开端，因为它最终会把你们带向忆念。那么，什么是忆念？忆念与重复念他的名有什么不同？”

埃瑞奇沉默下来，让我们消化消化他说的话，并领会其中的区别。他接着说：“忆念是发自内心的。在忆念中，心灵时时刻刻在追求至爱的愉悦，因此不断地想着至爱，不断地想要取悦至爱。丝毫不想自己——只有至爱的愉悦要紧，就这样完全忘我，淹没于对至爱的思念中。”

埃瑞奇继续：“我们如何才能达到那种心灵状态呢？常有朝圣者恳火地向我提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知该怎么做。要做到这点，一个人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将巴巴要求我们做的所有事情付诸实践——记住，我们这么做，就会取悦他。

“例如，当有人吼你，骂你，想方设法羞辱你时，我们马上会做出反应，回敬报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那一刻，我们深陷于假我，以至于将至爱的愉悦抛到九霄云外。因为一个时时刻刻忆念着至爱、想要随时取悦祂的人，会保持平衡来处理这种情形，承受自我的蒙辱和抹灭。

“因何？因为这是他的至爱的愉悦。他觉知到，若在生活的一切情形和境况下保持平衡，将会取悦他的至爱。这种对至爱愉悦的觉知是他生命的驱动力，他用随时取悦至爱来塑造生命。这样一个人通过不断地记着至爱的愉悦，最终能做到摆脱假我，融入至爱。若要心灵淹没于他，就应当这样做。”

“心灵一旦彻底淹没于对他的忆念，它在每种情形中看见的一切都是主的荣耀和仁慈。在最不利的逆境中，也看到至爱之手，那种情形

就变得令人喜乐。甚至在剧烈痛苦中，他也感到幸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主只把这种痛苦给予他最贴心的人。他想到自己贴近主、而且被主发现值得赐予这种痛苦，便心生喜乐。这种想法充溢他的心灵，令他喜乐满怀，不再注意痛苦。他经历的一切都是主的临在、仁慈及其喜乐。他在其中彻底失去自己。”埃瑞奇总结。

“我们都应该朝这样的心灵状态精进努力。每当逆境和痛苦变得强烈，就试着用忆念来抚慰内心。那一刻要记住，这是他给亲近者的礼物。记住，这是把你们从这个虚幻痛苦中唤醒——把你们从梦中唤醒——的晨唤电话。带着感情记着这一切。每当经历危机之际，要在内心制造这种感情，那样你们也会开始在每种情形中——甚至危机和剧烈痛苦中——体验喜乐、体验他的临在。那样你们将开始领悟到，万事万物都是他，除了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心灵彻底淹没于他的真忆念。”

表达爱

这些年来，美拉巴德有过好多疯狂的朝圣者。有些人带来乐趣，但他们中大部分人制造了麻烦，给居民带来骚扰。作为居民，我们大多数人整天都很忙，要处理这种额外问题实在是力不从心。我们本想警告一番这样的朝圣者之后就让他们离开，但满德里不允许这么做。他们主张，不管这种朝圣者制造了多少麻烦，都应该包容他们，并期望居民们用爱解决问题。埃瑞奇在这种情形下会说：“用爱赢取那个人。如果不能用爱取胜，你就输了。”这是满德里伴随巴巴的时候处理事情的方式。这不仅对居民，而且对满德里自身来说，也常常是棘手的经历。

有一件这样的事，90 年代有个西方爱者过来朝圣——她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不但疯疯癫癫，还喜欢穿着戏服，表演滑稽节目——总是这么做。她不穿正常衣服，只穿小丑式搞笑戏服。无论在早餐、午餐、晚餐还是在喝茶时间，她只要瞅见一群朝圣者，就会开始演滑稽节目。由于她表演得不好，也不好笑，其他朝圣者会躲开她。

每到周日，巴士会把朝圣者送到美拉扎德，在那里他们可以和满

德里会面互动。问候过朝圣者之后，全体满德里通常会聚集在满德里大厅，要么观赏巴巴电影，要么由朝圣者表演小品或者唱奉爱歌曲。这名朝圣者总想要表演节目，也被允许这么做了。

有段时间事情还算顺利，直到有一天她决定，在三摩地的阿提时间表演滑稽节目。在巴巴祷文和阿提结束后，大家总会唱奉爱歌曲。现在阿提一结束，她就开始演滑稽节目。由于阿提后的唱歌时间仅限一小时——在那之后，巴巴三摩地是严格保持静默的——此事让很多想要唱歌的朝圣者感到失望。不仅如此，其他朝圣者还认为这是一种干扰，因为它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巴巴身上转向表演者。主管居民们恳求这名朝圣者别这样做，给其他来访者一个唱歌的机会，但她不肯听。如果有人试图打断她的表演，她就开始大声叫嚷。

最终抱怨传到当时的信托主席玛妮那里。玛妮对她解释，她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达对巴巴的奉爱，只要是发自心灵的。巴巴喜爱这样。她向那名朝圣者保证，巴巴肯定喜欢她的表演。不过，她若想取悦巴巴，就应当尽量维护和谐，学会让步，也给别人机会。玛妮鼓励她继续表演节目，但只为巴巴这么做。为此她可以在和巴巴独处的任何地方做；但不要在三摩地的阿提时间表演。玛妮劝告她在周围无人时，在自己房间或阅览室里私下表演。这名朝圣者没有听从玛妮的劝告，继续在三摩地演滑稽节目。此事最终导致她和其他朝圣者之间的大声争吵。

那个时期曼萨丽是三摩地的看护者，她听到争吵后，来询问原委。得知情况后，她把这名朝圣者叫到她的房间。一开始，曼萨丽请她用茶点。这是她的习惯，对所有来访者都是这么做的。等朝圣者放松下来，曼萨丽就问她怎么找到巴巴的。后来，曼萨丽开始同她分享巴巴的故事，在某个故事中她着重讲到，当时有位爱者承受极大的困难来遵守巴巴的命令，让巴巴十分满意。

然后她把这名朝圣者带到巴巴的铁皮棚下，那里存放着他的长榻（亦称“宝座”），并且分享了早期巴巴怎样来到山上，坐到他的长榻上，全体女子聚集周围的故事。曼萨丽还提到，因为她实在是难以走到

三摩地，自己会在他的长榻前做祈祷。接着她提出请求这名朝圣者在这个地方表演节目，因为在这里表演没有人会打岔。虽然看似奇怪，这名朝圣者答应了，事情得以解决。曼萨丽做到了“用爱赢取她”。

过了一段时间，有个朝圣者在满德里大厅，向埃瑞奇提出如下问题：“巴巴爱者是否应该被允许在三摩地的阿提时间任意行事，就因为其发自心灵？有些人表达爱和内心感受的方式，可能会打扰其他喜欢安静、由此感受与巴巴连接的朝圣者。”

埃瑞奇停顿良久，然后缓缓说道：“巴巴已经知道每个人心中的渴望，所以一个人不一定要做什么。只要消除你心中塞满的一切欲望，制造对他的唯一渴望。对于适当的举止和表达爱的正确方式，人们制造出太多的争议。不久前，一名朝圣者问，持巴巴的名时应该念巴巴还是美赫巴巴？只要你发自心灵呼唤，其实这都不要紧——你可以只是说‘噢至爱’，巴巴会听到你。他知道你在呼唤他。”

“玛司特是怎么做的？他们持什么名？你看不出他们在做这类事情。然而他们心中时时刻刻都在呼唤至爱。他们是沉默的爱者——真爱者。要争取那样做，因为那是巴巴想要的。要超然于所有这些争议。然而因为我们做不到以那种方式爱他，因为我们的心塞满欲望，就觉得有必要找一些有形手段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只有怀着真诚之心、在心灵的驱使下自发地去做，才是好的。不要执著于它，或者使之成为仪式，或者成为公开的展示。要完全为主而做。如果你在表达自己时，没有在忆念他的过程中忘我，那么你并没有献给他。事情就是这样。心灵的自发供献，爱者在供献时彻底忘我，只意识到至爱——这才是至爱会回应的真供献。这是巴巴想要的。

“让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使之更清楚些。从前有个村子，村民们以一种延续多年的传统方式庆祝圣诞节。按照传统，大家聚集在村中教堂，唱着赞美主的奉爱歌曲，然后每个人都会在主的足前供献一份礼物。村子里有个小丑，乡村小丑。平时靠在村里的生日宴会和婚礼上表演节目谋生。由于村子很小，他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所以到圣诞节的时

候，他会感到非常尴尬，因为没有东西可以供献给他的主。

“就这样多年过去了，每逢圣诞节，他就感到非常沮丧。他会安静地站在教堂角落，向主致敬，然后悄然离去。如此持续多年，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虽然我没有东西可以供献我的主，但可以在那一天向他表演节目作为我的供献呀！’

“于是来年圣诞节，他就穿扮成小丑前往教堂，期盼为至爱的主表演。赞美歌结束后，他就进行表演，人们开始朝他喊叫，制止他。牧师也阻止他用新花样扰乱传统生活方式。小丑黯然神伤，默默地忍受羞辱，呼求他的主。

“那天夜里他睡不着。他的心在燃烧，因为焦灼不安，午夜就起床，穿扮成小丑，悄悄溜进教堂。他知道全村人都在睡觉，可独自一人用心向主献艺。小丑十分欣喜地为主表演节目，以至完全沉浸其中。他激动得忘乎所以，表演过程中开始发出声音，压根儿忘了会把牧师吵醒。恰巧牧师醒了，便来查看谁在教堂内制造喧闹。

“牧师进来后，发现了这名乡村小丑。一看到他牧师就来火，想要抓住他，把他赶出去。正当牧师走向小丑时，眼前的一幕令他目瞪口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就在小丑表演的时候，有另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表演，享受其中。那人是谁呢，如此容光焕发，享受着小丑的表演。他正是主耶稣基督本人。主亲自来接受这名小丑献上的礼物，因为那是发自心灵的。”

神圣空间

我第一次来到美拉巴德居住时，被这里的乡村美景所吸引。小时候，我大部分假期都在叔叔的乡间农舍度过。相比城市生活，我更喜爱乡村环境。尽管美拉巴德相对干燥贫瘠，我依然喜爱此地，因为这是巴巴的主要工作场所。我心生一个愿望，想买一小块地供自己将来使用。当时我住在美拉巴德的信托房屋，那地方的政治动态让我经常想到，将来自己会不会也像一些居民曾经那样被逐出。大概这点让我觉得，如果我被

迫离开信托，拥有自己的土地就能保护我不至于离开美拉巴德。

随着时光流逝，我注意到，那些拥有土地并建造私人住宅者，会被林林总总的问题占满心神。与之相比，居住信托地产上的居民则不必操心维护财产或雇用监督佣人。一块地就会把我束缚在种种问题上，影响我与满德里交往的自由时间。我会像一头拴在柱子上的牛。想到这些，阻止了我当时迈出那一步，因为我真想要充分利用巴巴给我的这个机会，将我的全部时间献给满德里。

我仍不确定应该实现两个心愿中的哪个，于是去征求埃瑞奇的意见。埃瑞奇问我买地的理由时，我对他详细说明，我多么希望生活在这个神圣氛围中，而买一块圣地会确保我做到这点。埃瑞奇轻声笑了，点着头说：“真正存在的唯一圣地是你的心灵，巴巴的真居所。这一切被你视为神圣的事物——三摩地、美拉巴德、美拉扎德、满德里，甚至你所看重的美赫巴巴形体，都只不过是梦。除了在你的想象中、你的梦中，并非真实存在。你的眼睛一睁开，从梦中醒来，将会发现这一切从未存在过。实际上，只有你和你的至爱存在于永恒一体状态。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无论你在做什么工作或置身何处，都随时记住这点。不要被梦迷住，因为那样会产生执著，而执著会使你陷入其中，被困在梦里。你会开始相信梦的美好，你会全神贯注于让梦变得更好的过程。这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偏离真正目标——即从梦中醒来。

“所谓的圣地是最大幻相。这是个梦。然而这是个意义重大的梦。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能帮助你觉悟实在，前提是你不要迷失于使梦变得更好的过程。如果你能利用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有意义的梦，时常记得目标是要觉醒——每时每刻都记得要通过抹除你自己的假我来取悦你的至爱，那么你将会达到为之而来的目标。你将发现，你所寻找的神圣空间就在你自己存在内里。你的外面什么都没有。这全都是你的梦；你的想象使你相信你的外面存在着圣地。”

巴巴抓住爱者衣边

当达善过巴巴的老爱者访问美拉扎德时，因为往昔的联系，满德里会倍感高兴。埃瑞奇经常把这样的巴巴爱者介绍给坐在满德里大厅的朝圣者，并且请老爱者讲述经历。有一次，我坐在埃瑞奇身边时，一名来自普纳的老爱者正好在场。他是常客，我之前见过他多次。埃瑞奇向此人打听起马杜苏丹的情况：他过得怎么样，会不会去普纳中心、与其他巴巴爱者互动。这名爱者的答复让我很惊讶。

他对埃瑞奇说："没有，马杜苏丹还是没有去中心，也不跟普纳的其他巴巴爱者说话。"埃瑞奇问，有没有爱者抽空去一趟他家，跟他谈谈。这位巴巴爱者的回答令我震惊。他说："有的，我本人去过他家，尽管他允许我进屋了，却不希望我谈起美赫巴巴或普纳的巴巴爱者。实际上，他家中连一张巴巴照片都没有。过了几分钟，他甚至礼貌地请我离开，因为他想独自待着。"

埃瑞奇是用本地话与此人交谈的，我都听懂了，不过其他朝圣者没有听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没有理解正确。想必他们不可能谈的是（各地巴巴中心广为传唱的）巴巴奉爱歌曲的作者马杜苏丹。埃瑞奇只叹了口气，点点头，然后开始对坐在满德里大厅的朝圣者讲述巴巴故事。

活动结束后，我问埃瑞奇，他向普纳爱者打听的是不是关于广为传唱的巴巴歌曲的作者马杜苏丹。埃瑞奇叹了口气，说："是。"我带着怀疑的表情说："你是说他离开巴巴了？"埃瑞奇缓缓地说："我不知道。只有巴巴知道，但看来目前他不想跟巴巴或爱者们联系。他似乎离开了爱者圈子。"

我问埃瑞奇："发生了什么事让马杜苏丹迈出这一步？"埃瑞奇很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不过在我的催问下，他说："还能发生什么？总是假我的坚持制造某些情形使人离开巴巴。还会有什么原因？"我最初想到此事时，深受困扰。困扰我的是这个念头，倘若马杜苏丹那样的

人都会松脱巴巴的衣边，那我还有什么机会呢？我完全动摇了。

另一次，我试着和曼萨丽谈起此事，表示深感困扰。曼萨丽就讲了一件事，有一次巴赞演唱活动期间，马杜苏丹唱着那首关于不让衣边滑脱的歌，巴巴让马杜苏丹停下，对他说："要用双手抓紧我的衣边，因为到时会发生这种情形，你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手是怎样滑脱的。"巴巴对马杜苏丹重复讲了多次。

曼萨丽又说："巴巴试着警告过马杜苏丹将会发生的事。要是他更警惕，用更多的忆念抓紧巴巴的衣边，可能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曼萨丽的话让我愈加不安。巴巴作为神，警告过马杜苏丹将会发生的事。作为神，巴巴也能阻止此事发生，可是他允许马杜苏丹滑脱了。他为何这样做？现在令我愈加不安的是，巴巴作为神，竟允许一名写过如此动人爱歌的亲近爱者就这样滑脱了。

我对得到的回答并不满意，有一天又让埃瑞奇直面这个问题。"埃瑞奇，我并不想知道发生了何事。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巴巴为何允许马杜苏丹滑脱，而如果他那样的人都会滑脱，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机会呢？这一切令我深感不安，我想请你谈一谈这个问题。"

埃瑞奇静默良久，然后缓缓地说："不是巴巴让他滑脱的。是他的假我。他本应该警惕，假我会以种种借口设法把人引入歧途。"埃瑞奇接着说："是，你说假如他都会滑脱，你或其他人都可能滑脱，你说得对。让这些事起到提醒你的作用：任何人在道路上的任何阶段都可能滑脱。因此切莫自满。要通过越来越多地忆念巴巴、越来越依靠他，争取越来越牢固地抓紧他的衣边。要警惕假我的坚持。永远俯首顶拜他的足，不断地乞求他帮助你抓紧他的衣边。不断地请求他的恩典。不断地呼求他倾注慈悲和恩典防止你滑脱。这是人应该做的。"

有好多年马杜苏丹都不再与巴巴有任何联系。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在办公室时，保·纳图转向我说："这么多年后，马杜苏丹来这里了。你遇见他没？"我不认识他，于是保描述了他的模样，我告诉保，我在办公室附近见过他。保说："真的，你应该听听他说的话。证明巴巴多

么仁厚慈悲！马杜苏丹流着泪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抓住巴巴的衣边，是否我的手滑脱过，但是我知道这一点——他抓住我不放。是的，他抓住我不放，所以我回来了。’”

在神前绝对诚实

在日常工作中，当我们和满德里交往时，他们常提醒我们，在做巴巴工作时我们必须绝对诚实。宝吉大概每天都提醒我们这点。每天听他们说这个，我并未多想，但有一次深思这点时，突然产生如下想法，令我不知所措。在神前绝对诚实是何意？我的内心充满欲望和弱点，神是知道的。除非摆脱一切欲望和弱点，不然我怎能在神前绝对诚实？就此而言，除了圣人和至师，谁能摆脱欲望和弱点？除了这样的灵魂，几乎无人拥有纯洁的心灵可站在神前自称绝对诚实。我被这个想法弄得茫然无措，顿感十分无奈。有一次，宝吉提醒我们绝对诚实时，我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我对他说：“宝吉，每当我听你讲这个，就感到茫然无奈。只有彻底摆脱欲望和弱点者，方能完全诚实、赤裸裸地站在神前。除了成道者和至师，无人能达到这种状态，那我们怎可能在日常工作中实践这点？那只会是伪装。”

宝吉的神情亲切又慈悲，答道：“并非如此。你所说至师和成道者彻底摆脱欲望和弱点是对的，这是他们内心绝对纯洁状态的反映。他们是世上最纯洁的灵魂。不过，绝对诚实是不同的意思。如果你伪装成你所不是的，那就是不诚实。如果你没有那样做，那么你是绝对诚实的。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日常活动中，你应当时刻警惕内心的欲望和弱点，不断地忆念巴巴并且请求他帮助你消除之，这样做的同时，倘若你没有伪装成虔诚的圣人，只是继续过着谦卑的生活，那么你是对神绝对诚实的。”

宝吉最后说：“为巴巴工作时绝对诚实，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要谦卑，不要伪装成你所不是的。要做到这个，必须在为他做工作时不断

地忆念他。”

宝吉讲完时，我如释重负。持续很久的迷茫无奈感不翼而飞。宝吉给了我们可为之努力的切实目标，这是几乎每个人（无论处在什么层次）都可争取的。宝吉的话让我想起至爱巴巴本人说过的：神可以宽恕一切，除了虚伪。

巴巴仍在言说

1952年，巴巴还在过新生活时，就开始筹划西方之行。埃瑞奇表示，自己无力陪巴巴去西方，因为新生活期间他在艰苦条件下伴随巴巴联系玛司特的繁重工作，导致他健康损坏。他恳求巴巴准许他不去，因为他过度疲劳健康垮了，只会成为巴巴的负担。巴巴非常不悦，命令埃瑞奇离开他。不过巴巴后来原谅了他，但要求他和彭度一起巡游印度，向各地爱者分享巴巴的爱与真理讯息。

叙述此事时，埃瑞奇会在这里停一下，深深地叹口气，评论道：“我们在这些旅行中不得不面对百倍的烦扰，使我宁愿伴随巴巴，反而不会那么辛苦。”他继续讲：“话说回来，当巴巴交代此事时，我对他说，‘可是巴巴，我该给他们什么讯息呢。我不懂灵性知识，也未体验真理，我该对他们讲些什么？’

“巴巴对我说：‘你跟随我这么多年。你曾陪伴我到处旅行，在我身边见证了我做的一些重大工作。谈谈那些。对我的爱者讲述你的所见所闻。’

“我抗议：‘可是巴巴，我不是演说家。从未在大庭广众面前演讲，对此没有经验。’巴巴对我表示：‘谁说你要演讲？将是我，通过你言说。记住这个，不要忘了。’接着对我说：‘在你开始发言前，先邀请我：巴巴，现在对您的爱者讲话吧。这样做，剩下的事就交给我。’”

埃瑞奇继续说：“不过，我还有另一个疑虑。那时我尚未确信巴巴的神性，尽管跟随他那么多年。每当巴巴说他是阿瓦塔、至古者、宇宙之主，我的头脑会开始运作产生疑问：‘是这样吗？怎么可能呢？’

“你们瞧，他和我们在一起太富有人性，以至让我难以对他产生那种确信。现在巴巴要我赴全国各地旅行。我本该对大批爱者演讲，宣告巴巴的神性，分享他的爱与真理讯息。可是我却感到忐忑不安，无法让自己做到这点。连我自己都没有确信，怎么能对大批爱者演讲并且宣布巴巴是神？

“即使在这点上，巴巴也知晓我头脑中的疑虑冲突，施以援助。巴巴告诉我：‘在对人群演讲，宣布我的神性时，不要说巴巴是神，巴巴是阿瓦塔。那么你要说什么，该怎么说呢？’接着他亲自教我：‘就说——巴巴说他是神，巴巴说他是阿瓦塔、至古者。’即使在这点上，巴巴也教我适当的方式，救我脱离困境。

“后来我们巡游印度，请相信我，爱者们对我们的烦扰远远超过巴巴给的。我们根本得不到休息，因为他们从不让我们独自待着。我们难得睡几个钟头，常会有爱者把我们叫醒，就因为对我们之前讲的某个故事有疑问需要澄清。我们不得不求他们，让我们睡个觉。”

埃瑞奇常在大厅讲这个故事。有一次，一名朝圣者问埃瑞奇。“埃瑞奇，你对爱者们演讲时，真的感到是巴巴通过你言说吗？”埃瑞奇答道：“是这样。他一如既往信守了诺言。”那名朝圣者追问：“你有时还感到巴巴通过你言说吗？”埃瑞奇回答：“是，还会。”朝圣者又追问：“你感觉最后一次巴巴通过你言说是在何时？”埃瑞奇面不改色，自发地答道：“我每一刻都感到他在通过我言说，包括我口中在说的这些话，无不是他在言说。”

这就是埃瑞奇跟我们分享的确信和体验。埃瑞奇说完后，满德里大厅的每个人都默默无言，深深感受到从他身上流溢的巴巴临在。

去除所有非巴巴部分

保·纳图与巴巴的关系，就像一个弱小孩子完全依靠他的父亲。他自言：“我不像那些英勇无畏做出巨大牺牲的坚强爱者，却像常常抱怨的弱小孩子，而集神圣父母于一身的巴巴会回应我的呼声，并让我知晓：

即便对我这个弱小孩子，他也时刻关照着。”

保·纳图写了很棒的《交谈》系列著作。大致是关于他的生活，一个柔弱的爱者通过日常抱怨与神建立的那种关系，以及大慈大悲的神通过培养其信心、帮助其每一步的灵性成长，来回应援助这名爱者的故事。我喜欢他的书，也知道很多巴巴爱者非常喜爱这套书，因为我们很容易与这位被日常问题困扰、步步需要神圣父亲帮助的柔弱爱者产生共鸣。许多朝圣者向保·纳图表达了感激之情。

曾有一名朝圣者问保·纳图，他是如何创作这个系列著作的。写作之前他内在发生了什么？激励他写作的动力又是什么？保·纳图顿时愣住，一时语滞。每当有人称赞他，他会感到不知所措，总是如此。

过一会儿，他答道：“我什么都没做。都是巴巴所为。我是个弱者，靠我自己做事是不可能的。我在每个微小的需要上都依靠他，而他会支持援助我。没有他的帮助和日常支持，我甚至没有能力处理日常事务。他使我写了《交谈》。我是如此软弱的爱者，就连简单的事情上都做不到服从他。他会要求我，实乃命令我：不要担忧某种境况，他会照顾的。可即便我和他在一起，有他的保证，我还是会担忧。”

“我因为违背他的命令而越来越念记他。就像弱小的孩子，做不到像一些勇敢的爱者那样取悦他。不过有一件事，我为他做了努力，而他作为慈父，对弱小孩子的这一点点姿态都不忘赏识。我尽量避免做那些会令他不悦的事，从生活中去除之。虽然我做不到取悦他，至少让自己不要做那些令他不悦的事。就这样，我对他的念记和依赖增强了，《交谈》得以成书。

“我给你讲个故事，来说明这点。从前镇上有个雕刻匠，会刻佛主像。他刻的佛像非常棒，十分逼真，栩栩如生。别人做不出这样的作品。一次，这个雕刻匠被问及作品背后的秘密，便实言相告：‘开始雕刻石头时，我脑子里没有形象。没有要创作什么或如何着手的计划。主的形象已经在石头里。我所做的，只是去除非佛陀部分的石料。如果你去掉所有不想要的部分，余下的就是佛主。’”

保总结说：“这也是我所做的。就像那个雕刻匠，我去除了生活中所有的非巴巴部分，因此《交谈》中呈现的全都是巴巴。”

实际体验

有好多追逐私利、沉湎于不当活动的巴巴爱者，会为自身行为辩护，声称是巴巴让他们这么做的。一些巴巴爱者为了逃避其负面行为的责任，已养成这种习惯。每当这种人出现在宝吉面前，宝吉会明显流露出厌恶的表情。一次，有个老油条在宝吉身边，宝吉为了他好，未指名道姓地开始讲这个问题。

“巴巴从不喜欢不诚实。有些人极不诚实。他们做各色各样的事，却说：‘巴巴让我这么做的。’他们是在欺骗自己，将会受苦。这样做是不对的。一个人在涉及巴巴的问题上必须完全诚实。当一个人沉湎于负面行为并说巴巴让我这么做的，他是真正体验到，还是头脑使他说这样的话呢？只有当人看见巴巴在万人万物中时，才能实际获得那种体验：看见巴巴不但通过他，而且通过他周围的每个人，在做着一切。”

“假设有人去抢劫，然后说：‘巴巴让我这么做的。’这样对吗？他真体验到那样？若确实如此，他真体验到那样，那么他为何逃离警察追捕？巴巴也在警察里，也在将会判处他入狱的法官里。可这个盗贼会欣然向警察自首吗？他会因为是巴巴在审判他而甘愿坐牢吗？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体验到巴巴在每个人里。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才说巴巴让他这么做的。这样他就可以沉湎其中而不会有负罪感。他对自己说的话并没有任何实际体验。

“这是极不诚实，巴巴从不喜欢这样。另一方面，第六层面的圣人则看见万人万物中的神，他的体验是怎样的呢？他看见神在抢劫犯里，也在警察和法官里。他看见只有遍在的神。这是他的实际体验。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无论对错，都可以诚实地说：‘神让我这么做的。’要对你的体验绝对诚实，不要欺骗自己，否则你将给自己制造更多痛苦。”

真爱者怎样念记他

有一次，我被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所困扰。于是去找埃瑞奇，希望他会说点什么，帮助我解决这个私人性质的问题。当我把问题向他讲完，请教解决办法时，他对我说：“要越来越念记巴巴。每当问题困扰你的时候，就试着这么做。耐心地做，问题将得到解决。”

我认为埃瑞奇试图避免牵涉其中，就对他说：“我已经在念记巴巴，并且持他的名，却不见起色。如果你能就这个特定情况给我更具体的指导，而不是泛泛而谈‘念记巴巴，问题将会解决’，那么我将非常感激。我刚才说过，我已经这样做了。”

埃瑞奇非常温和地对我说：“我已经给你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可你不想照做。”我抗议道：“我已经在念记他了。”埃瑞奇对我说：“你没有在念记巴巴。”这时我有点恼火，就对他说：“你怎么会认为我没有在念记他呢？”

埃瑞奇叹了口气，点点头，缓慢地说：“一个念记巴巴的人不会以你刚才的那种态度作宣称。他始终意识到，一天当中还是有些时刻未能念记他。他会自觉地付出努力，用对至爱的念记来填满那些时刻。他越这样做，就越感到做得不够，当这种感觉恒常不断时，才可以说这样的人是在念记他。你以这样的态度念记他时，一切所谓的虚幻问题都将消失无踪。要争取做到这点。”

这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太难了。现在埃瑞奇解释了真念记的意思，我认识到自己对巴巴的念记多么微不足道。事实上，我发觉自己甚至尚未开始像真正爱神者那样投入念记游戏。几个月后，美拉扎德的日常工作出现了某个问题，埃瑞奇恰好就此评论：“噢巴巴，这一切何时结束？”

我为了逗他，就对他开玩笑说：“当你以真正爱神者的那种态度念记他时。”我将埃瑞奇的原话奉还，且看他对此会怎么说。埃瑞奇的举动完全出乎意料，令我惊讶不已。他说：“你说得对。我在一天当中念记得还不够。”接着他极其谦卑地双手合十，低下头说：“谢谢你提

醒我。我变得自满了。”他又说了第二遍。“谢谢您提醒我，巴巴。谢谢您派来鲁斯特姆。”

目睹埃瑞奇这么做令我深受触动，使我意识到：他对主的念记何等地伟大自发！他是多么谦卑，因为我知道要是有人提示我没有念记巴巴，我是会生气的。可是埃瑞奇却感谢我。对他而言，这是他的主在提醒他；这是他的主派我去的。那天看到这一幕，我怀疑自己能否做到像他那样地念记巴巴，即使能做到，我不知道自己得付出多少世的努力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岸显现于无岸之洋

巴巴说过，在他放弃肉身之后，他的实际临在将继续存在一百年。有一次埃瑞奇在满德里大厅，对坐那里的一群朝圣者声明这点。“这就好像他依然活在肉身中，其影响将波及全宇宙。在此期间，他将很容易被那些想要他的人所企及。”埃瑞奇停顿片刻，这是他讲故事的典型方式。每次戏剧性地陈述后，他总会停顿一下，让朝圣者消化领悟其言语中的要义。

埃瑞奇继续：“巴巴说他放弃肉身之后，他的临在将可被利用一百年，这是何意？意思是一百年后就无法利用吗？一百年后究竟会怎么样？他为何看重他放弃肉身后的这一百年期间？既然他是神，无处不在，那么他应该是永远无处不在的。那他为何看重这个特定时期？”

埃瑞奇又停顿一下，接着很缓慢地说：“在这个时期，他最容易被那些寻找他的人找到。他采用形体，使神变得有形可及，便于我们通过遵从他的希望来爱他取悦他，从而实现神性目标。巴巴的降临是要把人类从这个幻梦中唤醒，赋予他们神性体验。他来帮助所有陷入幻相的所谓水滴，以融入他的永恒能力知识喜乐之洋。”

“总之，神已经来你们中间，到你们门前，简直是把神放盘子上送给你们。他是来使你们每一位成神、给你们真体验的。这个慷慨提供的机会存在于当今最容易找到他的时代，因为如他所言，即使在他放弃

肉身之后，他鲜活的实际临在仍将继续存在一百年。这是恩典海洋涌入几近干涸的河流、将其重新灌满的时期。甚至可以说，这是无岸之洋拥有岸的时期。巴巴采用人身，就像岸显现于无岸之洋。此岸使海洋变得有形可及，让我们能走向海洋，与浪花嬉戏，享受那种感觉。岸让那些有志趣体验海洋者容易做到。有些人从岸边游向海中央，还有人努力潜入洋底寻觅实在之珍珠。

“正由于这个海岸，所有这些活动纷纷涌现、盛行于这个时代。尽管人们是为了享受海洋而来，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海岸使之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阿瓦塔人身降临期间，你们看到世界上出现大量的灵性剧变。”

埃瑞奇又停顿一下，接着说：“一百年后会怎么样？岸再度消失。海洋又成为无岸的，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海洋变得难以接近。无岸之洋不再伸手可及。只有那种准备好承受巨大牺牲及痛苦的坚定求道者和爱神者，才能抵达神的无岸之洋。曾因为岸而使大众容易接近的神圣氛围，现在只能被极少数准备为爱神而彻底毁灭者所企及。

“神存在于一切时间和一切时代，无处不在，无人不至。但只有在他的降临期间，才容易被企及。而当他放弃肉身后的一百年临在期结束，之后人们为了达到神，就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只有极少数具备大勇大爱的人才能够达成。在阿瓦塔时期大众轻易可得的东西，在该时期结束后，将只能被那些愿意付出极大代价的人所得到。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当神本人把神放盘子上送给你们时，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要张开双臂接受他给予的东西，因为将来就不会那么容易得到。”

文化差异

我受过西式教育，后来从事海洋工程师职业，这让我走遍世界各地。然而当我来到美拉巴德生活时，我对西方人的态度感到很意外。

例如，在印度我们从小被培养，不但在个人问题上，而且在与工作有关的问题上，都要向有智慧的长辈或上级寻求建议指导。因此当我

首次拜谒三摩地时，很自然会让自己熟悉一下此地的规矩、制度和礼仪。我期望有人指导我、告诉我一些注意事项，这在印度各处的圣地往往都普遍存在。当三摩地值班人员就这方面指导我，时常纠正我的错误时，我会感谢他们的指引，因为如前所述，这是当人们拜谒印度的任何圣地时意料中的事。不过我注意到，有些西方人对此作出负面反应。他们视之为冒犯，常表示不满，因为他们未被允许以自认为自然的方式表达对巴巴的爱。这经常导致他们向当时的信托主席、巴巴妹妹玛妮投诉。

我由于印度的养育背景，很自然习惯于做的另一件事是：在承担工作之前，我会和所有的同事推心置腹，同他们讨论任何工作上的问题。以这种方式提出许多主意，我会选择最佳的那个，以便最高效地完成工作，即使该主意最初不是我的。

当我看到与我共事的一些西方人对我向他们提的一点小建议都会生气，往往把我的善意看作对他们工作的人身攻击时，确实令我震惊。我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这点，并且在巴巴的帮助和满德里的指导下，能够以机智幽默来处理这种情形，而这正是满德里期望我做到的。

有助于我处理这种情况的，是我刚到那里生活时玛妮给我的忠告。她对我说：“记住，每当你去到一个新地方、一个新机构或一个新环境，要尽量融入那个地方。不要指望那地方会为你改变。做你自己，但也要学会适应。不要扰乱那地方的平衡。如果你这么做，那么新地方将会接纳你；而如果你没有做到，将发现自己无处立身。”

我当然是下定决心要在那里生活的，于是尽最大努力达到玛妮对我的期望。大概一年后，玛妮谈到此事，对我说：“你还记得你刚到这里生活时，我说过要学会立身吗？好，你做到了立身。注意别把它丢了。你必须总是小心谨慎地立身行道。”多年来我对这方面非常警觉。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事，总是有引爆矛盾的风险，而文化差异大大增添了这种风险。即便我怀着最好的意图，打算提供帮助而不是伤害人，也常会看到那种反应。我说不上是文化因素还是仅仅特定个体的问题，但通常而言我发现自己必须带着更高的敏感度与西方人打交道。

我之所以提及这点，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接下来的故事。我想重申一下，我讲的是当时自己个人的见闻感受。我向读者呈现这个的用意，并非为了批评、谴责或攻击任何人，而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那里发生过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一度被用有限世俗眼光看待它们的访客所歪曲。我曾伴随那些心灵真正纯洁的巴巴弟子在那里生活，对同样的事实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认知。我向读者呈现的是一种不同的观点——最初满德里为了帮助我抛弃旧价值观和有限思维方式而呈现给我的观点。

“抛弃对与错的概念，看到每个灵魂都在旅途中挣扎前进以达到目标”，这是一个挑战我从小接受的所有其他概念的观念。这是对我自认为所是的生命本身和有限我存在的威胁。活出这一理念，使之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则意味着打破我自身局限的枷锁，因为这不仅能让我不带条件和评判地接受每个人，而且能一视同仁地爱他们。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令我脆弱的心感到畏惧，尽管巴巴的恩典和帮助一直在，支持着那些想要尝试无比艰难之事（行道）的人。

我不愿使用“东方人”或“西方人”这样的词，因为人们常视之为种族主义言论。不过，这对下面的故事是有必要的。不然何以描述文化差异呢，而实际上这正是一位满德里（特别是曼萨丽）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的主要原因。这是关于她的故事，我确实希望这个故事能帮助澄清，人们在关于她的某些做法上普遍存在的一些误解。

为了让读者有所了解印度的传统养育方式，我想谈一谈我们（我这代人的童年）是如何被养大的。我们在关系非常紧密的家庭中长大，把亲戚邻居视为一个大家庭的延伸。交往频繁，亲情纽带非常牢固，为成长中的孩子提供了广泛的安全庇护。离婚是闻所未闻的事。

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孩子往往会受到长辈的那种管教，在西方国家可能会被视为虐待儿童。对我们来说，那只是管教而已。作为孩子，我们要尊重的不止是父母，还有大家庭的所有长辈。任何无礼的话，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的，都会受到长辈的惩戒，比如被打屁股、责骂或被锁在房外不给饭吃。当我们请求原谅并保证不再重犯该错误时，长辈则会

原谅我们，对我们解释为何惩罚我们。

因此我们从小就懂得，长辈对我们施加的管教，无论怎样强硬严酷，都是为了我们自身好。另一个弊端是，如果我们想做什么事，必须征得所有长辈的许可，而除非他们准许，否则我们不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在这方面，女子的自由就更少了，毕竟她们被期望做的就是家务事，众所周知她们最终都会结婚、抚养孩子。这在大多数农村地区仍很普遍，甚至在城市，较小程度上也是如此。

我们必须理解，曼萨丽是在这种传统文化中、在一个比我年长两代的家庭中长大的。因此，他们的成长环境还要传统得多。曼萨丽是巴巴的一名满德里，她不但爱巴巴，而且会怀着爱慕和崇拜之情看着巴巴。她对我们讲过当年的轶事，她怎样盯着巴巴看、甚至忘了留意他的话。巴巴会问她有没有听懂他说的话，她只好对巴巴承认，她入迷地爱慕他的美，因此没有注意。

因为她个子矮，脾气泼辣，巴巴给她取了昵称“辣椒”。一次，巴巴让曼萨丽陪他上山，他随意地挥手示意那座山，对她说：“我很快要去西方了。如果我把你留下来看管此山，你会为我这么做吗？”曼萨丽哭了，因为她不堪忍受分离之念。巴巴安慰她说，他只是开玩笑。果不其然，最终曼萨丽独自一人住在山上。除她此外，只有凯克巴德·达斯托的家人获准住在那里。

巴巴离开肉身后，曼萨丽自然成为他三摩地的看护者。早年间，首批朝圣者开始涌入时，美拉巴德没有膳宿设施。这些朝圣者住在阿美纳伽的旅馆。他们会租自行车，骑车到美拉巴德，整天大部分时间待在三摩地里，或在集会厅下，或在巴巴的长榻附近。曼萨丽会邀请这些早期朝圣者用茶点，还对他们分享巴巴的爱。她喜欢听他们的巴巴故事，而且正如她自己所言，她渴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巴巴爱者并对他们分享巴巴的爱。

她会领着朝圣者参观上美拉巴德，尤其博物馆和巴巴的笼屋。她与这些早期朝圣者感情很好，对这段时期有着愉快回忆，这是她常对我

分享的。那时一切都很简单，她喜爱在早期朝圣者身上看到的那种纯朴和奉献精神。他们只想待在那里，聆听巴巴的爱之故事，别无所求。条件很艰苦，但朝圣者不在意，因为他们想要体验巴巴的爱。

曼萨丽常觉得，当美赫朝圣者中心（MPC）建成可供朝圣者住宿后，来访者的关注点开始发生变化。大多数朝圣者现在更喜欢在舒适的朝圣者中心闲待着，而不是在山上三摩地度过时光。随着更多的舒适设施被提供，一些来访的东西方朝圣者，渐渐开始向信托提出要更多的设施。相比其他满德里成员，曼萨丽对这些要求更加不悦，因为她非常热爱迄今为止他们伴随巴巴在山上过的那种简朴生活。她常对关系密切的人解释，爱意味着牺牲和向至爱臣服的意愿。一个人必须学习满德里伴随巴巴所过的生活，尽可能努力按照那些方式爱巴巴，而不是沉湎于自己对怎样爱巴巴的花哨幻想。

一些朝圣者常在山上三摩地做出可笑的事，打扰到大家，却借口说他们就是以这种自然的方式表达对巴巴的爱。曼萨丽会温柔地对这些朝圣者分享巴巴那个年代的故事，巴巴曾亲口说他对爱者有什么期望，怎样取悦他。当服从巴巴的命令是在自身承受极大麻烦的情况下完成时，就会取悦巴巴。大多数东西方朝圣者都理解曼萨丽的用意，并感谢她的指导。

然而，有几个西方朝圣者不以为然，去跟当时的信托主席、巴巴妹妹玛妮投诉，说曼萨丽骚扰他们。他们指控她是种族主义者，因为她在严厉责备这些西方人的同时，常提到自己的印度文化和养育背景。对我这样的人而言（我恰好在她身边），可能由于我自身的养育背景，并没有那样看待和感知事情。

管教是我们对长辈预期之中的事。即使在读中学和大学期间，我们也必须经历严格的管教制度。看到一些西方人作出这样的反应并对曼萨丽提出种族主义指控，令我非常痛心，但我把此事交给巴巴，因为我知道她是属于巴巴的。我不仅觉得，她对我来说是一位特别的灵魂，而且对巴巴来说也一定如此，否则巴巴为何让她一辈子住在山上，而且要

求在她去世后将其骨灰葬在山上——唯有少之又少的满德里成员才享有的安息地。这是本次降临的独特之处，巴巴为了人类后代，亲自将少数亲近者的墓安排在他的三摩地旁边。这在我看来特别重要，因为当拜度问巴巴，他可不可以做巴巴三摩地的看护者时，巴巴答道："你这傻瓜，将来有一天，有人会做你的三摩地的看护者"。这就是他们的身份。

每当玛妮访问美拉巴德，会特意去看望曼萨丽。她会谈到伴随巴巴的美好旧时光，你可以看到她俩因为这些回忆脸上洋溢着光。玛妮会和所有女满德里一起每月拜访三摩地一次，偶尔当她必须讨论一些与维护保养山上三摩地及建筑物有关的工作问题时，会在图书馆或学习室举行会议，曼萨丽也能在这些地方参会，而不违反巴巴禁止她下山的命令。

有一次玛妮来访期间，从繁杂事务中抽身，在曼萨丽房间跟她一起聊聊工作。当时玛妮貌似随意地对曼萨丽说："几天前有个西方人到我办公室投诉你。她觉得，你因为不喜欢西方人，待他们不好。"曼萨丽马上回复道："谁说我不喜欢西方人？事实上，有很多西方巴巴爱者，我都很喜欢并且期待他们的陪伴，因为他们让我想起巴巴的爱，我很欣赏。"

曼萨丽接着提及一长串她中意的西方爱者的名字，其中有朝圣者也有居民。随后补充说："是，有些西方人身上有一点是我不喜欢的，那就是'除了我，让全世界去死吧'的态度。"有人来到这里，藉着爱巴巴的名义做各色各样的事，我不喜欢那样。这是圣地，这个地方的神圣氛围应该得到保持。他们不应该把这个地方当作度假胜地。我们有责任引导这些人，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否则他们怎么学习？"

曼萨丽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接着说："我为一些持这种态度的人感到难过，因为我知道他们内心在受苦。他们的心灵和头脑在受苦。否则他们不会做那样的事。我也不会为这些人的态度责怪他们，我要责怪的是鼓励这种态度的西方文化。它对活在世间追求世俗幸福的人可能有好处，但肯定不利于那些想要行道的人，不利于求道者。"

曼萨丽停顿一会儿，接着说："但是你怎么能怪他们呢？瞧他们

的婚姻。他们那么容易分手。如果你一辈子只和一个人结婚，从未离过婚，会被认为不正常。几天前，一名少女来见我。她是新面孔。我以为她是某个巴巴爱者的女儿，就试着问问她父母的情况。她对我说：‘我有四个父亲和三个母亲。’谁能指望一个受过这种创伤经历的孩子有正确的态度？谁来引导她？谁来为她担任父母的角色？当父母本身都沉湎于做各色各样的事，他们会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

曼萨丽随后闭上眼睛，点了点头，说：“可怜的孩子。怎样的痛苦，怎样的业相。愿巴巴帮助她！”接着她看着玛妮，又说：“我不喜欢这一切。我尽量慈爱向他们解释事理，大多数人都会听。不过有少数人不愿听，所以我待他们严厉。”之后她将话锋转向玛妮，说：“这也是你的过失和美拉扎德满德里的过失。你们这些人只讲美好的故事，并娇惯他们。此外，你们每周只需和他们交往几天。你们不告诉他们有关巴巴的严酷现实，以及巴巴对他的爱者有何期望。因为你们只对他们讲中听的话，他们根本不明白一个人得经受多少痛苦才能爱他。我觉得我有责任那么做，即便有人不喜欢。所以那些误会我意图的人会抱怨是很自然的。”

曼萨丽接着告诉玛妮：“美拉扎德满德里也应当让朝圣者意识到爱巴巴的实际情况，以及巴巴对他的爱者有何期望。”她的话就此结束。

玛妮随后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她说：“我知道你在担任这个角色。所以就省得我们麻烦这么做。此外，这些朝圣者在这儿逗留时间很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个人能给他们多少巴巴的爱呢？我们用了一辈子来接受巴巴要给予的东西。因此我们怎可能在短短几天里倾囊相授？让他们在这里度个假，让我们通过美好故事播下巴巴的名，余下的就交给巴巴做吧。需要生生世世的准备，才能准备好接受真正意义上的巴巴之爱。所以我们尽量别那么严厉，加重其包袱或吓到他们。此外，我们知道你这么做是在帮助他们。”说完，俩人相互拥抱，玛妮随即离去。

看到两位伟大灵魂用不同的工作方式帮助巴巴爱者迈向同个目标，对我而言是很棒的经历。

有一次，我对埃瑞奇提出这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我听到人们对满德里（包括他）的各种负面评论。玛妮、彭度、甚至凯克巴德·达斯托，他们不仅在巴巴的闭关工作中担任重要角色，还常有奇异的灵性体验。埃瑞奇解释说：“满德里就像一面镜子。你所看到的，基本上是你里面的东西——你自己的负面障碍。找出你这样感受和看待事物的原因，并请求巴巴帮助你清除之。不断地为此努力，因为一切都在你里面。在巴巴的帮助下，你将清除一切使你产生负面感受和认知的虚妄性，你的看法将会不同。你的眼界将会改变，现在万事万物都将呈现为他的恩典与慈悲。有朝一日，你将在万事万物中（无论好坏）仅仅感受并领悟他的大爱，事实上万事万物都将被爱者视作他的大爱与慈悲。那时就别无它物存在。”埃瑞奇话中的浩瀚意境和实现它的可能性，深深震撼了我。

迷途孩子

一名长期和宝吉一起工作的居民突然决定，他需要改变每天在宝吉身边受敲打的生活，决定到别的地方工作。宝吉准许了，该居民就搬出信托大院，开始在美拉巴德居住。几个月过去了，宝吉有一次谈到这位居民，说：“看来他在躲避我。每次我从远处看到他，尽管每个人都过来和我打招呼，他却一看见我就走开。不仅如此，我去美拉扎德时，他一看见我走近，就转身走开。这对他不好，他在我身边待了这么多年后还会这么做，让我很痛心。”

我们都静默不语，因为我们能感觉到宝吉真的很伤心，就像养大孩子的父母受到孩子虐待时会有的痛心。我决定向该居民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和他关系亲近，还知道他思想开明并且理解满德里对我们施加的灵性训练。我自己对他的态度颇感意外，故想要弄清事情的真相。

有一天，他恰巧在信托大院时，我就让他办完事后来见我，说有急事找他。他办完事后过来见我，我就向他提出这个话题，让他知道他的这种态度使宝吉多么伤心。这名居民顿时恼火地说：“我只是厌倦了这种被敲打的日常灵性训练，我需要换个环境。我需要做些自己感兴趣

的事情，在更温和的环境为巴巴工作。”

我不想让这位居民产生抵触情绪，因为那样就达不到目的，于是同意他的意见，说：“我们都理解这点，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宝吉身边事况会变得多么激烈。老实说，我有很多次也想逃离，是巴巴把我留在这里的。可你为何躲着他呢？你为何一看见他，就转过脸走开？这让他十分伤心，我想换作任何人都会如此。你一定可以做到对他说声“捷巴巴”的。只需坐几分钟，问候他的安康。不是说你每天都得这么做。你现在只是偶尔见他一回。起码这点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这位居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从未想到自己的行为会让宝吉伤心，认识到这点后，他同意将来不再这么做。我友好地向他建议：“你何不现在就进去打个招呼？告诉他，你过去一直很忙，未能抽时间见他。去做吧，我们都会为你感到骄傲。不要回避。”

这位居民就进去会见宝吉。几分钟后我也走进去。万一宝吉开始敲打他，我会用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来转移宝吉的注意力，这是我过去常有的做法。我对宝吉和这位居民之间的互动感到惊讶。宝吉很高兴见到他，还主动对这位居民澄清事实以消除误会。

他非常慈爱地说：“我知道你一直躲着我，我也知道个中原因。我知道你对我有什么想法、为何躲着我。但是你可知道，我为何做所有这些事？我的身体很差。做这些事给我的身体带来大量压力。难道我连这点都不知道吗，如果我一直对你们大家说好话，那么你们也会说我的好话？难道我不知道，倘若我和蔼可亲地待你们大家，那么人人都会围着我称赞我？你们可曾想过，既然我的身体会承受大量压力，那我为何还要做这些事？我这样做，是因为你们是我特别关心的人。因为我爱你们，这样对你们有益。在事关巴巴方面，这是真正的东西。不然我干嘛费这么大麻烦？我干嘛付出这么多努力？让我说说好话、称赞你们很容易，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你们。你们见过我对陌生人、访客或朝圣者这么做吗？不会。我只对他们说好听的话。那我为何对你们这么做？我可以像待外人那样，用同样的态度待你们大家。这对我而言很容易。但

是我只对我特别关心的人这么做，因为这一切对他们有益。这是巴巴给予的真正东西。”

宝吉说完后，我们都感动得难以自抑，因为在那一刻他真的像一位父亲，而我们就像他想要带回家的迷途孩子。

避免诱惑

许多访问美拉巴德的朝圣者常常来自医疗领域。除了对抗疗法医生，还有替代疗法领域的人士，比如脊椎按摩师、针灸师、中医师和其他治疗师，会时不时来访。其中一些人会提供服务帮助满德里解决健康问题，也经常帮助居民。有一次，一名精通按摩术的女朝圣者，主动提出为常年患背痛的满德里治疗。由于她技术精湛，成功地帮助了满德里，消息传开后，一些居民就向她求助，她也乐意帮忙。她还曾经给宝吉做按摩，帮他处理身体长期患有的各种病痛。结束后，宝吉对她赞不绝口。

一名在宝吉身边工作的居民，碰巧小腿肌肉有病痛。那位朝圣者主动提出帮他治疗。然而该居民对一位女性给他按摩有所顾虑，希望在此之前先征得宝吉的许可。对读者而言，此举可能显得傻气可笑，但那时候满德里对居民的这种事情非常严格。他们对所有的居民都盯得很严。凡是对异性做出任何不当举动的人，会立即受到审查批评。实际上，在你获准成为居民之前，玛妮会貌似随意地尽力查清你是否有兴趣在将来结婚。如果她觉得你倾向于这么做，就会劝阻你不要做居民。这一切背后的整个目的，是为了帮助你把注意力聚焦于巴巴，而婚姻会妨碍这点。

这就是满德里的感觉。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全神贯注于巴巴，把全部的爱献给巴巴——唯一真正的被爱者。通过婚姻把另一个被爱者带入我们的生活，只会分散那种注意力和爱。有几个早期居民结了婚，就被要求离开。因为满德里不喜欢已婚夫妇继续居住美拉巴德的打算，他们希望已婚夫妇在世间过完最初几年的蜜月期，那个阶段结束后，他们可以回来专注于巴巴，而不是注重对方。相比婚龄青年，那些履行完对孩子和长辈的所有世俗义务的已婚夫妇，更容易获准加入。

虽然该政策在一些人看来可笑，但我完全理解，并意识到满德里自身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在帮助我们全心全意专注于巴巴。因此我可以理解这位居民在征求宝吉许可时的忧虑。宝吉有空时，他就提出这个问题，说："宝吉，我的小腿肌肉有伤痛，为您按摩的这名女子也主动提出帮我治疗。"接着他指着小腿处，说："我只有这块地方需要按摩。可以让她碰触我的小腿肌肉吗？我希望自己没有做错事。"

听他问此事，宝吉笑了，对他说："如果你心中有淫欲，哪怕异性的最轻微碰触，包括拥抱，都不可以。如果碰触产生淫欲，就不可放纵其中。但假如碰触不会在你心中产生淫欲，就可以让人碰你，不管是为了治病还是仅仅拥抱一下。当你的心彻底脱离淫欲，像玛司特那样时刻专注于神，那么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些事只对心灵尚未彻底离欲者要紧。因此要小心，不要放纵于会使你产生淫欲的所有那些事情。"

另一回，玛妮在满德里大厅，就此问题说了类似的话。"避免诱惑的最佳方法就是不要制造那些会助长诱惑的情境。"她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说："如果你决心保持独身，决定将百分百的爱专一地献给巴巴，就要避免那些可能阻碍实现该目标的情境。如果你不得不同某个异性打交道，就要于有人在场时公开进行。不要私下会面。当你三番五次地与对方私下会面时，就在自己心中制造了受诱惑的机会。因此如果你想要保持专注，就要坚持遵守一些基本的常识规则。开始新的一天时，要记得你的目标是什么，并避免那些可能成为绊脚石、阻碍你达到目标的情境。你若不小心，就可能陷入某种令你难堪的局面，那种情况下则不能责怪巴巴。是你的意志薄弱做不到内心百分百跟随巴巴，才导致那些情境的。"

大慈大悲

下面的事件发生在蔻诗德的晚年。那时我在两个地方工作——美拉巴德和信托大院。一周初始，我会在信托大院，处理与政府部门有关的

所有信托工作，即宝吉要我做的事。临近周末，我会骑摩托车去美拉巴德，在那里待几天，处理我在那边的工作。有一次，我从美拉巴德回来时已经很晚了，大概是 8 点或 8 点半进入信托大院的。我决定在回房间之前，顺路去跟蔻诗德打个招呼。

我一见到蔻诗德，她就对我说：“我在等你。有非常紧急的工作需要马上做。所以你必须现在就做。”我因为一整天的工作很疲惫，加上从美拉巴德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回来，实在令我精疲力尽。尽管如此，我问她是什么工作。她交给我二十多页资料，要我复印几份。我很温和地问她：“蔻诗德，我明天一早就帮您做可以吗？”蔻诗德回答：“不行。此事很重要，必须马上做。”

几乎所有的满德里都经常这么做。他们屡屡坚称某件微不足道的工作非常紧急，一刻也不能耽误。他们期望我们在这种时候放下其他一切，处理此事。认出这是巴巴过去对他们的一贯做法，我意识到他们的意图是训练我们要取悦至爱，为此我们必须乐于牺牲自己的舒适和需要。爱你的至爱意味着要每时每刻取悦他。于是我从蔻诗德手上接过资料，虽然当时已经很晚了，我知道城里有个朋友的店会开到夜间 9 点半，可以帮我复印。他的店位于征税官办事处附近，白天那条路上交通拥挤熙熙攘攘，但夜晚这个时候很冷清。

当我骑在这条空旷的路上经过征税官办事处时，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身体失去平衡，摩托车滑倒了。我连人带车倒在路中央。我慢慢地站起，心想有没有摔断骨头，因为摔得不轻。还好可以走动，除了手脚严重淤青外，伤得不重。我有点生巴巴的气，心里对他说：“我累得够呛，正努力帮您的满德里做事，现在您却让我遭这份罪。我知道您爱我，所以您才这么做的，可您为啥不去爱别人，让我清闲一会儿呢？”我如此讽刺道，有意地模仿阿维拉的圣特蕾莎在气恼之下对上帝说过的话，“您对待爱者如此恶劣，怪不得您的爱者寥寥无几。”

不管怎样，我接着赶到那间店，将资料复印好，带回去交给蔻诗德。我没有对她提自己摔倒的事。蔻诗德接过资料时显得很高兴，但随后说：

“塑料封皮呢？上次你复印时，把所有复印件都夹在塑料封皮里的？”我告诉蔻诗德，那种塑料封皮上面写着店名，当时他们只赠送有限的几份作为广告。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发广告。此外，即使你复印 15 份，他们最多也只会给你一份封皮。但蔻诗德坚持说，她想要 15 份塑料封皮，愿意额外付钱给店主，而且此事应当马上再去办。

我知道除了按满德里的要求去做别无选择，于是我又向巴巴发牢骚。我对他说：“我知道这是您而不是蔻诗德，因为这是您对爱者的一贯做法。您总是出于只有您知道的理由骚扰他们并享受其中。”我又过去找到店主，提出只要他给我塑料封皮，可以额外付钱。当我回到蔻诗德身边时，她很高兴，要我坐下和她聊一会儿。过了会儿，她让我走了。事情最终结束时大概是 10 点钟，我实在太累了，躺到床上歇会儿，穿着衣服鞋子就马上睡着了。我常在打盹过程中穿着衣服鞋子睡着。那些日子里，信托大院的生活非常忙碌。一次，有人抱怨没有睡觉也没有时间吃饭，宝吉说：“这条道路上，你应当忘记食物、睡眠和健康，一心专注于取悦至爱。”每当我累了（这是常有的事），我宁可不吃饭、补个觉，以便能够休息好，精神饱满地迎接第二天。

次日，我有公务要去征税官办事处。当我经过头天晚上摩托车滑倒的地点时，停下来想仔细查看一下。我刚停下车，后方车辆就开始摁喇叭，司机们开始大喊大叫。我压根儿忘了白天这条路上交通繁忙，随即继续前行。就在那时，我恍然大悟。

头天晚上蔻诗德坚持说，复印工作很紧急，要马上完成，不能拖到次日。倘若我白天过来，在这个地方滑倒，身后的车辆肯定会碾到我。我是在晚上摔倒的，只有晚上这条路才没有车流。我感谢巴巴，并请他宽恕我头天晚上对他的奇怪方式的所有抱怨。我意识到：凡他所为，皆为至善，反映了他的大慈大悲。

巴巴身边的争议故事

在多年伴随满德里的生活中，我们偶尔会听到他们讲一些似乎有损巴巴形象的故事。故事中，巴巴似乎对身边的亲近弟子漠不关心甚至残忍。其中一些故事非常严酷，令人震惊。这击碎了常人心目中传统的上帝形象。我记得听了其中一些故事后感到很震惊。随后几天一直深感迷茫，不知该如何看待。上帝怎能放任于这样的行为，上帝怎能做这样的事？这些就是困扰我内心的思绪。

听到这样的故事后，我会祈祷巴巴帮助我理解事情的原委。我会站在（三摩地对面的巴巴铁皮屋、还有美拉扎德的巴巴卧室里悬挂的）至师哈菲兹的语录前。我会一遍遍地读，以平息我的头脑，这句话是："对于你听到的大师之言切莫说不对，因为亲爱的，错误在于你自身缺乏理解他的能力。"这需要时间，但巴巴确实回应了我的祈祷。

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抛弃那种对慈爱上帝的传统观念，在此过程中，我对神爱有了更深的理解。一开始令我困惑的是，巴巴从不谴责那些反对他的人，而是继续爱他们，但却常常貌似残忍地对待那些属于他的人。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巴巴知道那些属于他的人已准备好行走灵性道路，而通过给予他们强烈痛苦，他在把他们推向目标。至于其他人，他还在试图把他们拉入网中。

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更喜欢听这些故事，而不是通常对朝圣者公开讲述的故事。至少对我而言，这些故事让我学到更多，因为它使我意识到，像我这样曾喜欢在精神上骚扰那些信神者的无神论者，如今能成为巴巴的信徒，完全是因为他对一切众生（包括我这样的罪人）的怜悯与慈悲。突然间，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巴巴的人性面，而非他的神性。我可以从他对亲近弟子施加的表面残忍行为中看出他隐藏的仁慈。它使我懂得这场游戏是怎么回事，帮助我度过类似的情境；至少最初几年，我自知会惧怕面对这种情境。

这些故事是满德里难得分享的，只是因为情况有必要，或觉得某

个居民就某些困惑的灵性问题寻求答案时，他们才这么做。基本上为了帮助人，他们才分享这些故事。不然他们宁愿秘而不宣。通常对我们讲述某些故事后，他们会提出条件，即我们不应对任何人分享。其他时候，他们则随意地说："分享这个故事吧，但只对那些熟悉巴巴方式的人分享，而不是对所有人，尤其思想心灵尚稚嫩的新来者。莫令他们承受那种严酷，让他们享受和巴巴的蜜月吧。"情况就是这样。

虽然我们深感荣幸能听到这些故事，但我们知道还有许多故事，满德里没有对我们讲过，可能会把这些故事带进坟墓。

下面的事件就是关于这个话题的，发生在信托办公室，我们在埃瑞奇身边喝茶的时候。那是在他的健康变得相当虚弱的最后日子里。当时迪瓦娜、加利和我围坐在埃瑞奇身边。是加利提出这个话题的。加利和埃瑞奇非常亲近，是唯一对埃瑞奇很随便的居民。他经常会搂着埃瑞奇的肩膀，友好地捏拽埃瑞奇的脸颊，埃瑞奇会由着他胡来。

就在这天，加利搂着埃瑞奇的肩膀，问他："告诉我，兄弟，现在你快到旅途尽头了，至少对我们说句实话，你打算把多少争议故事带进坟墓？你不想对我们分享这些故事，是因为你认为我们尚未准备好，会震惊到我们，还是因为你想要保护巴巴？你要把多少这样的故事带进坟墓？"埃瑞奇笑了笑，点点头，不动声色地说："我全都告诉你们了。"

埃瑞奇话音刚落，我们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信。"加利进一步刺激埃瑞奇，说："我们知道，你要把那些故事带进坟墓，我们不是要你对我们讲故事。我们只想知道有多少故事？"他接着对埃瑞奇开玩笑道："人临死之际，通常会忏悔。这是你忏悔的机会，实话告诉我们，你打算把多少故事保密到最后。"

埃瑞奇大笑。他沉默一会儿，接着很缓慢地说："说实话，我全都告诉你们了。"他停顿一下，接着缓慢地补充道："你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就这样，埃瑞奇永久结束了这场关于巴巴身边争议故事的谈话。

有意义的虚伪

“一次全体满德里成员聚在巴巴身边，他对我们提出如下问题：‘你们认为我是什么？’”埃瑞奇对坐在满德里大厅的朝圣者讲故事时说道。“他对每个满德里提出该问题，人人给出同样回答：‘巴巴，您是神。’之后巴巴问我们另一个问题：‘可你们体验到了吗？’在他身边的我们个个都说：‘没有，巴巴，我们没有体验到。’巴巴接着又问：‘那你们为何说我是神？’

“我们回答，我们相信巴巴是神，是因为他这么说。巴巴随后对在场的满德里说：‘但这纯粹是虚伪。你们没有体验到我是神。你们对我的神性一无所知，却向全世界宣告我是神。这一切难道不是虚伪？’我们都默不作声，因为正如巴巴所言，我们没有亲身体验就去做这些事，确实是虚伪。

“我们陷入两难境地。我们应该停止宣告他是神吗？巴巴把我们救出困境，说：‘继续这样做，尽管这是虚伪，因为这是有意义的虚伪。这种有意义的虚伪总有一天将给予你们对实在的体验，将使你们体验我的神性。’”

埃瑞奇停顿一会儿，继续说：“这是巴巴对我们说过的话。同理，巴巴的工作是什么？许多朝圣者问我，‘我能为巴巴做什么工作，或者巴巴的工作是什么？’在美拉巴德的三摩地值勤是巴巴的工作吗？我们能把造房子、铺管道称为巴巴的工作吗？甚至当巴巴还在肉身中的时候，就把这些事仅仅称为他工作的脚手架。那什么才是巴巴的工作呢？巴巴的工作，是把人类从亘古以来困陷其中的幻梦中唤醒。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那里做了一点事情，就称之为巴巴的工作，岂不成了伪君子？我们谁能够靠做这些事把一个人从梦中唤醒？

“只有那些能在这方面帮助巴巴的人，才能被视为真正在做巴巴唤醒人类的工作。这样的灵魂是罕见的。实话说，只有巴巴能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谁都没有那种能力。所以，如果每当我们做了某事就说那

是巴巴的工作，岂不成了伪君子？”埃瑞奇停下来，让我们消化领悟他话中的深义。

他接着说：“继续做这些事，因为这是有意义的工作。以正确的态度去做，要把你所做的一切都献给他，要警惕对妄我的肯定——其常常因为妄言‘我负责此事，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最终带来内部争斗。巴巴并不需要你的服务。他乃是宇宙之主。一切都已经是他的。通过把这些点点滴滴的服务献给他，他给予你机会来取悦他、赢取他的恩典。所以说在把任何服务献给他时，始终要记得：心中应当把他的愉悦摆在首位。

“肯定妄我的服务决不会取悦巴巴。当你服务时，要时刻牢记取悦他。那样你是在做有意义的工作。为何？因为你在取悦至爱。一直时刻做到取悦至爱的人，会邀来他的恩典，从而带来结合。这样的人终于从梦中醒来。所以，为他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要始终牢记把这种感觉一直放在心里。不要沉溺在通过肯定妄我带来的自我愉悦中。

“每时每刻、不惜一切代价取悦至爱，才使工作有意义，博得他的愉悦，邀来他的恩典，而最终正是他的恩典把你从梦中唤醒。这方能被视为巴巴希望我们做的，真正意义重大的巴巴工作。你的工作从世俗观点来看是否重要，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是否在用服务取悦你的至爱。无论你为他工作、为他跳舞、还是为他游戏，只要在服务时百分之百为他而做、只求他的愉悦，就会取悦他。”

行贿受贿

一名巴巴爱者曾经向玛妮提问：“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普遍存在腐败现象。几乎人人都在接受贿赂，直接形式是现金，间接形式则是礼物或恩惠。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支付的薪酬太低了，靠那点薪酬根本不可能维持生活。这种情况下，人可以行贿受贿吗？因为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这么做。”这名巴巴爱者是个政府雇员，他合理地提出是政府雇员的低薪酬导致了普遍的腐败。那些诚实之人，他们和家

人常常不得不面临贫困。

玛妮回答：“我们都知道，巴巴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仅仅因为人人都在接受贿赂，成为当今的常见现象，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巴巴希望我们要抵制行贿受贿的诱惑。不管有何难处，情况多困难，我们都应当面对，而不是找捷径。不过，倘若你面临对方强迫你行贿的情况，而且事情至关重大，绝对有必要，比如通过行贿可以救人一命或帮助某些可怜人，这种情况下，可在念记巴巴之后给予。”

“记住，你不是甘愿给的。是对方在强迫你，确切地说，从你身上勒索贿赂。只有当你试过其他种种办法都不管用，也只有在那时，万不得已之下，你才能给予贿赂，前提是动机完全无私。给予者不应从中谋取私利。不能像世上大多数人那样，为了私利把行贿作为首选方法。当对方强迫你这么做，你毫无自私动机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业相就落在对方身上。如果你作为这一切的不得已旁观者，那么业相都是他的。”

玛妮进一步说：“这就是我对巴巴的话的理解和运用。记住，你不能拿它作为首选办法，只有在少之又少的情况下，方可诉诸此法。”

那名巴巴爱者可能期待玛妮做些让步，却落空了，于是他明目张胆地问：“那受贿呢？如果有人几乎天天给你施压怎么办？应该接受吗？”

玛妮很严肃地回答：“不要对巴巴的话掉以轻心。别把它当屁话。巴巴还在肉身中时，他会要我们做事，哪怕是零星小事，我们都会尽力去做。如果有人因故没有做到，巴巴会非常不快，训斥那人说，‘你把我的话当屁话。’他会做个似乎在拭屁股的手势，重复说，‘你把我的话当屁话。’所以不要那样做。

“巴巴已通过自身榜样向我们表明，他期望爱者过怎样的生活。要尽己所能活出那种生活。即使别人都没这么做，也没关系。作为巴巴爱者，你应该去做。一个人应该专注于自己走向巴巴的旅程，而不是考虑世人如何行事。有谁能强迫你去做那种会让巴巴不悦的事呢？要意志坚强地念记他，抵制一切诱惑。那样，就没人能强迫你接受贿赂或放纵于其他令巴巴不悦的行为。要越来越念记他。那将净化你内心的一切低

级欲望，并使你在爱和渴望中变得坚强，从而帮助你行艰难之道。”

玛妮进一步补充说：“当今时代，世界形势变得诱惑多多。几乎每个人，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都面临这种情况。这就是卡利时代——诱惑无所不至。每个灵魂都被诱惑，不管其置身何处。巴巴为世界创造了这样的局面。为什么？为了让我们有机会通过抵制这些诱惑，把他的话付诸实践，活出他要我们在世间过的生活。”

“这样做，巴巴为无论置身何处的每个人提供了机会活出那种生活。如果一个人成功做到这点，就能在今生实现瑜伽士哪怕苦修千年也达不到的成就。你有机会实现瑜伽士生生世世渴望追求的目标。你要做的全部，就是通过念记巴巴抵制所有这些诱惑，不放纵于那些令他不悦的事情。记住，这是巴巴考验你对他的爱、甄别真正爱者与浅薄爱者的方式。就像对谷物的碾磨。壳被风吹走，只留下谷粒。因此，要尽量越来越重视巴巴的话，要重视神，其他一切事情都将显得微不足道。莫错失这个服从他、活出取悦他的生活的良机。

“机会就是这样，当它来临时，你必须马上行动，抓住它。你不能把它推迟到将来的日子，并奢望那时仍有机会。也不能浪费时间左思右虑。你必须马上行动，用双手抓住它。这是至少 700 年内都不会再来临的机会。因此当下就要抓住，否则稍纵即逝。”

真朋友

有个西方人经常身陷无伤大雅的争议。一天他坐在满德里大厅，埃瑞奇问他：“我们听到在西方关于你的各种说法。为什么巴巴社群总是在议论你？你到底做了什么，让他们老是针对你？我每次向人询问你的情况，他们回答时总带着不满的神情，还对你做出负面评论。”埃瑞奇在和这名朝圣者开玩笑，这是他跟人很熟时常有的做法。

这名朝圣者只是笑笑，对埃瑞奇说：“我想我是个垃圾，因为每个人都认为我是垃圾，把我当垃圾对待。”埃瑞奇对他说：“那好，你得为此感谢他们。”朝圣者一脸惊讶，问埃瑞奇：“感谢他们批评我、

把我当垃圾对待？”

埃瑞奇回答：“是。朋友帮你时，你不感谢他们吗？”朝圣者显得愈发惊讶：“所以你认为他们批评我、把我当垃圾对待，是在帮我？”埃瑞奇答复：“是，他们在帮你。他们不让你陷入纯属摩耶或幻相的虚假人际关系，从而帮助你在灵性上进步。巴巴还说过，有人批评你时，他承担了你的业相。你若反击批评对方，则又拿回那些业相。但如果你没有对他的批评作出反应，他就不得不背负由于批评你所承担的那份业相负担。这是巴巴就该问题说过的话。

“因此所有这些批评你的人，实际在帮你减轻业相负担，把你推向灵性生活目标。任何帮你的人都是你的朋友，那些批评你的人其实在帮你更快地抵达生命的真正目标。这些人是你的真朋友。而帮你解决世俗问题的人，实际上把你束缚在幻相中。只有那些批评你、给你制造障碍的人，才是帮助你走向神的真正旅行。”

埃瑞奇讲完后，那名朝圣者感谢他说：“这是很棒的视角，我会谨记。”埃瑞奇最后说：“至师卡比尔曾就此赋诗。诗云，‘批评者乃吾真友，无需用皂或水，便清除吾之污垢。’事情就是这样。”

另一回，我的一个朋友找宝吉，就个人问题请求指点。他最近刚离婚，前妻现在要求得到他所住公寓的监管权。他正准备打官司解决此事，期望宝吉对他说几句鼓励安慰之言。

宝吉的答复完全出乎意料，令他大吃一惊。宝吉对他说：“她要那套公寓，就给她吧，彻底忘掉它。不要为此事打官司。把公寓给她，忘掉它。她的要求若是不合法的，夺走了理应属于你的东西，那么她将带走你与那套房子有关的所有业相垃圾。你若完全放弃，她将不得不背负该负担。但如果你打官司，假设花费一大笔钱后赢了官司，你到底赢得什么呢？你会赢回所有的业相，增添垃圾负担。你若把房子拱手相让，反而会受益，因为那样她将背负你的业相负担。因此放弃一切，你将成为赢家。此事你只要信任巴巴，他就会用有助于你的方式照顾好一切。”

宝吉最后说：“我们都知道巴巴说过，那些偷窃我们钱财的人，

那些批评我们的人，承担了我们的业相，我们必须把他们当作真朋友对待。可是涉及到将道理付诸实践，我们活出那种生活了吗？我们做不到，是因为自己缺乏对巴巴的信任。因此要学会信任他，他就会帮助你。”

将壶敲打成形

玛妮曾经对朝圣者说过如下的话：“你们见过陶工干活吗？他怎样用黏土塑造成壶的？他会怎么做？为了给黏土塑形，陶工把它放在转盘上，用手给黏土塑形。到最后成形阶段，陶工一只手支撑着壶，另一只手将它敲打成形。这就是巴巴对我们所做的，以便把黏土做成完美的陶壶用于服务口渴者。”

在我伴随满德里的生活中，我注意到他们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支持我们，同时又敲打我们。最初几年，特别是在那场化工厂战役期间，是男满德里给我一路制造各种障碍困难，女满德里则支持我。后来那几年，角色互换，男满德里支持我，女满德里则做敲打工作，让我这只壶最终成形。我想再分享一些这样的故事以飨读者。

我刚开始收集化工厂给美拉扎德道路造成污染的违法证据时，几乎每天都要跑政府部门。由于厂主有政界关系，政务人员不愿给我们提供任何信息。因此，我不得不向不同的部门三番五次地投诉，经常拜访普纳、纳西科或孟买的多名政府高官，以便收集我不可能在基层获得的必要信息。

随着时间流逝，战斗进入法庭阶段，我不得不加快奔波的步伐。对每一项新进展，我都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提交投诉，在现场拍照取证，最后跑到德里的法院，把新证据摆在法官面前。当化工厂之战最终以关闭工厂结束时，我如释重负，因为再也不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或者处理繁文缛节了。一些官员的腐败和粗鲁让人窝火。

因此有一天，当宝吉告诉我，他要去征税官办公处做些信托工作，并希望我陪他去，以便将来我可以帮忙做信托的政务工作时，让我很意外。尽管我不期待做这种工作，但只要能让满德里高兴，我就准备为

他们去做。

一开始，尤其在化工厂战役期间，我会独自去政府部门办事。但现在，我要陪同美赫纳施或克莱格、有时甚至宝吉本人，一起拜访那些政府部门。这就是宝吉想要的。他不希望我单独去，尽管我一个人去更容易完成工作。现在由于这点，事情会有所耽搁，但不管怎样，进展还算顺利，直到宝吉决定给我从中搅局。

阿美纳伽有个巴巴爱者，为了讨好宝吉，会对他说各种动听的话。他会自夸同政府官员的关系，声称只要给他机会，他能够通过“关系”分分钟搞定信托的大部分工作。宝吉现在要我带着此人，一起去办因繁琐程序尚无结果的信托工作。某种意义上我感到高兴，因为我相信那人的自夸是实情，认为工作会更快完成。

我们开始拜访各个政府部门时，此人会要求我们莫发一言，他会搞定一切。我们找到官员时，此人就开始大谈自己过去曾在一些政治首领手下做事，同他们关系如何如何。他东拉西扯，却不谈手头工作。事实上，他甚至不愿费心了解我们的具体问题或情况，因此我不确定他会如何对有关官员提出我们申请函的性质，或者如何说服他们批准信托的申请。

他继续夸夸其谈了一阵，我用肘轻推他，提醒他我们是来这里办事。那人只点点头，继续对官员侃侃而谈。临近尾声，他告诉官员，他是代表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过来的，因为我们有几份待审的申请函需要批准，以帮助信托接下去开展慈善工作。那名官员只答复说，等文件送到他手里，他会过目并做决定。他没有答应会办好。

通常，没有此人随行时，我们来到办公处，会尽量找基层办事员查明我们文件的进展情况。如果基层办事员需要某种说明或要求补充一些文件，我们就必须提交。只有办事员完全满意申请资料的完整性，才会将其提交到更高一级，进行更多复核。只有通过两级、有时三级，文件才会送到最后的审批官手上。否则，为了达到基层官员的要求，我们不得不提交更多的文件或其要求的其他资料。这样的话，文件会被一直拖延。只有当文件送到该部门的最高级官员，也就是审批官手上，才有

必要去见他。在那之前，跟他见面毫无意义，因为常见的说辞是，“我还没见到文件。我先看过再说。”看到这个巴巴爱者直接联系最高级官员，至少在我看来没有意义，因为他并不认识他们个人。

我们回去向宝吉报告时，这名巴巴爱者为了讨好宝吉，对他描绘得非常美好。他向宝吉保证，有关官员答应会把事情办好，他不用担心。宝吉显得很满意，开始表扬此人。之后宝吉转向我说：“你每天去政府部门，事情毫无结果。这人一天就完成了工作。”

我试着给宝吉反映实情，让他知道文件尚未送至相关官员手中，该官员只是答应，等文件送到后，他会研究做决定。当我对宝吉讲这些，让他如实了解事情经过时，他开始更多地敲打我。他批评我效率低下，办事时给他制造障碍，还表扬那人如此快速地为信托完成工作。

接下来跑了几趟政府部门，如出一辙。返程后，他按老套路向宝吉汇报。宝吉会坚持让那人先说他的版本，之后会表扬他。接着转身听我的说法。我会告诉他事实情况，宝吉却视之为负面消息，会对我发火，敲打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经受几天这样的待遇后，一天宝吉又狠狠训斥我一顿，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们一走出宝吉办公室，我就冲着这个巴巴爱者，质问他对宝吉说得天花乱坠、试图巴结宝吉，而事实真相却截然不同。我要求他为其行为做出解释，问他如果此事最终没有批准下来，他怎么对宝吉交代，那时他如何向宝吉解释。

那人自己当过政府官员，给出政客式的回答：“说上司想听的话，取悦他们，享受生活吧。你何必那么卖命？如果工作没完成，与你何干？祝你在埃舍过得快活，说大家爱听的话，取悦他们。”我对此人的态度感到厌恶，对他直言不讳地说：“巴巴的工作受到影响，而你满脑子想的就是你的享乐和自保。”

当天晚些，等宝吉比较空闲时，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知道他是如何表扬那人的，就尽可能委婉地让宝吉知道，当我质问那人歪曲事实时，他在办公室外说过的话。宝吉又开始敲打我，并表扬那人。

我忍无可忍，气炸了。我对他说：“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告诉你事实情况，你看得出，反复跑了多趟，工作还没办成。此人只会说你想听的话，但那不是真的。我希望他说的是真的，但是工作并没有完成。他只想巴结你，自保罢了。他只是在保护自身利益，对工作并不在乎。所以我真不知道，你到底要我怎么做。要我如实地汇报我们工作的进展情况，还是要我像此人一样只对你说些中听的话？如果你想要这样，我可以这么做。对我来说更容易做到，我可以像那人一样悠哉度日。但那样的话，工作可能就办不成，宝吉。”

宝吉很严肃地看着我，说：“我要你像现在这样，继续告诉我实情。如果你做那人在做的事，就达不到服务巴巴的目的。”我对宝吉说：“但你好像并不喜欢，总是生我的气。”宝吉回答：“他对我说完之后，我为何再让你讲事情经过？我问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会告诉我实情。”

我问道：“那你为啥不质问他，对他说明？你总是表扬他。”宝吉回答：“他想要那样。他是为那而来的。但你来这里的目的不一样。你想要巴巴，所以我给你真正的东西。巴巴总是对我们这么做。巴巴不会责备新爱者犯的错。他会挑一个老满德里成员严斥一通，从而间接地警告某个新爱者的错误。那就是巴巴的方式。我当着他的面责骂你，却是间接地让他知道：我不喜欢那些不专注于巴巴工作、把个人利益置于巴巴之上的人。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其实是针对他的。”

宝吉最后总结道：“继续像你现在这样为巴巴工作，不管受到表扬还是责备。我希望你做到这点，当然，敲打肯定会一直持续到最终。如果我不在那里，巴巴会用别人来敲打你，把你塑造成形。”

对毁誉毫不在意

埃瑞奇有不同的方法将壶敲打成形。他的做法更多在微妙的层面上。其如此微妙，很可能连他身边的人都注意不到。只有被针对者方能感知到。他从不公开责骂你，但他的做法会大大激怒人，简直会把人逼疯。当我拜访政府部门，通过各部门了解我们申请函的进展情况时，会

在收集全部信息之后，向宝吉汇报。宝吉会要求我，同样把信息分享给埃瑞奇和玛妮。如果事情与美拉扎德有关，特别是在化工厂战役期间，我就必须对美拉扎德的每个满德里成员分享信息。这往往比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更累人，满德里从不会让你省事，因为那样就不是服务巴巴了。

当我对埃瑞奇分享信息时，他会详细地询问我与政府职员的会谈细节。埃瑞奇然后会提出，我应该问职员一些我没问过的问题，也许那样有助于快速完成工作。尽管这些问题似乎与事情无关，但为了让埃瑞奇满意，我还是答应去做。

当我下次行程归来，向埃瑞奇汇报详情时，他会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并对我说："你为啥不问他所有这些细节？你为啥不运用一些常识？"我不明白提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对加快工作进度有何用处，但因为埃瑞奇想要如此，我就答应了。比如，如果该职员要我下周二上午过去，那么埃瑞奇会问，我是否问过他下午是不是也有空；或者会问我，如果该职员那天没空怎么办，那时你该联系谁。

每次行程后，埃瑞奇都会这么做，让我不胜其扰。于是我决定，当我和该政府职员在一起时，要问他的不仅有埃瑞奇提出的所有问题，还有我能想到的每一个问题，无论多么不相干，包括他的健康和家庭生活问题。我会和该职员一起坐着，一边想着埃瑞奇在我回去时可能提出的一些无关紧要问题，一边天南地北无话不谈。因此在回去见埃瑞奇之前，我要确保提过每一个能想到的问题，再告辞"放过"该职员。尽管如此，对埃瑞奇分享情况之后，他会告诉我："可是你的提问方式错了。"埃瑞奇会坚称，我应该换个表达方式。这种时候我会被激怒，不仅因为他用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快把我逼疯了，而且经常表示：工作没有办成，就是因为我没有对该职员提这些问题。

因此有一天，我冲口说道："但这跟事情毫不相干，我不明白用别的方式提问题何以能在那天完成工作，尤其是在该职员都告诉你，进度要花一个月甚至更久的情况下。"埃瑞奇一味地坚称，要恰当地提出问题，因为有可能该职员没有理解我提问题的方式，所以工作才没有办成。

我不禁火冒三丈，会默默走开。我知道，如果我为此事跟他或者任何满德里争论，他们会跟你没完没了。只要某人对他们的“刺”做出反应，他们就像巴巴那样，会一个劲地“刺”那人。于是我尽量避开埃瑞奇，但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善于观察，迟早会逮住我。最终，我开始在埃瑞奇和其余满德里身边运用机智幽默。我注意到这招管用，因为即使他们把“刺”我作为灵性训练的一部分，但只要我运用机智幽默，他们就不再继续不依不饶。

另外，随着时间流逝，有助于我对他们的“刺”较少做出反应，我逐渐开始感悟到：这是巴巴通过他们做的。只要我做出反应，因为自身负面情绪就感悟不到，可当我停止反应，开始接受那个“刺”，轻松幽默地看待之，就开始感悟到那是巴巴做的。这是巴巴喜爱玩的游戏，现在他正通过满德里这么做。

所以当埃瑞奇小题大作地责备某个新居民，使之显得犯下严重错误时，我会开玩笑道：“我的天哪，他怎能干出这种事？他在这地盘上犯下了滔天大罪。他理该受罚。让我们把他钉上十字架。我房间里随时备有钉子和十字架，以备你要这么做，埃瑞奇。你只要给我开绿灯就行。”埃瑞奇随即哈哈大笑，他身边的每个人也都笑了，气氛得以缓和。

直到后来几年，我才意识到，满德里是在训练我们要对毁誉毫不在意，不作反应，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巴巴工作上。

取悦至爱

我居住美拉扎德期间的一项职责，就是晚上给埃瑞奇读报纸。其实这是我的唯一职责。一天中的剩余时间我就在走廊上转悠，如果有人需要我帮忙，他们会找我。不然，我就等候一名男满德里有空（尤其埃瑞奇），以便可以和他一起度过时光。午餐后，傍晚时分埃瑞奇会过来，坐在满德里大厅对面的长凳上。我会坐在另一张长凳上，面朝埃瑞奇，给他读报。埃瑞奇穿着短睡衣，敞着胸膛。手劲大的守夜人，会给埃瑞奇一顿舒爽的按摩。到收音机播报晚间新闻的时候，埃瑞奇会让我停下。

新闻播完后，他要回房休息。晚餐前，没人打扰他的时候，他会去满德里大厅同巴巴度过私密时刻。

清晨时分若无人打搅，埃瑞奇也会同巴巴聊聊。一次，我一大早醒来，走向蓝车那边。朝车后方走的时候，我碰巧往满德里大厅窗户里瞥了一眼，发现埃瑞奇正站在巴巴的椅子前，同巴巴进行私密谈话。他站着说话时，用左手托着右肘，右手支撑下巴，因为他患有重症肌无力，下颌肌肉很弱。他以这样的姿势站在巴巴椅子前，看起来像在对巴巴说话。这是他同他的主之间的神圣时刻，于是我去坐到蓝车前面的椅子上，等待埃瑞奇结束，以便可以陪他去晨间散步。这差不多是我在埃瑞奇身边时的每天例行事务。

一天晚上，我给埃瑞奇读报时，埃瑞奇看着我的房间，因为里面的灯亮着。他说：“你房间的灯怎么亮着？里面有人吗？”我住在满德里大厅走廊对面的客房。虽然那是我的房间，但有个公用冰箱，所以几乎每个人都会进屋，要么从冰箱里取东西，要么放东西进去。当埃瑞奇问起房间里开着灯的事，我意识到自己忘记了关灯。我赶紧走回房间，将灯关掉，再回到埃瑞奇身边。我的这个简单举动得到埃瑞奇的大加赞扬。

次日，一位常来拜访埃瑞奇的美拉巴德居民恰好过来。埃瑞奇谈到这个简单的举动：我没争论，也没为自己辩护，就承认错误，去把灯关了。他也是利用此事“刺”这名居民，因为该居民习惯让灯开着，有人对他指出这点时，他索性答道：“这花不了几毛钱，我会捐钱给信托的。”

那时我颇感奇怪，当我在做自认为重大的工作时，会不断地被“刺”和敲打，从未听到满德里的任何表扬，而现在这个举手之劳却被大加赞扬，仿佛是有人做过的最了不起行为。我当时觉得，埃瑞奇不是在表扬我，而是在利用此事“刺”其他人。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我注意到，我的这些微小举动，更为满德里所欣赏。我意识到，往往为了追求办要事、干大事，我会对别人很苛刻粗鲁。我天生进攻性的自我占据了上风，会催逼着自己和其他人直到工作完成。

很久以后，我才有所领悟：对满德里来说，过程更为重要。因此，

怀着爱和对他人感受的敏感度做的哪怕一件微小举动，都值得他们赞扬。不仅要为巴巴工作，还要按巴巴想要的方式工作，是满德里在帮助我们去做的事。正如埃瑞奇曾说的：“为巴巴工作不仅意味着为他做事，而且在这过程中，你必须随时让至爱愉悦。你必须时刻觉知至爱的愉悦。倘若你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期待至爱对之满意，这可不好。要弄清楚什么能取悦至爱，并做这些事来取悦他。它可能是你不喜欢的事或你不喜欢的人，但你的至爱可能喜欢之，这种情况下要学会喜欢它。以这种态度，你将会取悦至爱。就这么简单。你喜欢他所喜欢的东西，厌恶他所厌恶的东西。当你学会这样做，至爱的愉悦就会成为你的快乐，或者可以说，你生命中的快乐就是让至爱愉悦。因此，你若爱满德里，就不要回避他们要你做的一些小事，学会取悦他们。在爱中，你必须让至爱愉悦。做这一切，最终将帮助你活出巴巴要你过的生活，其中你的唯一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取悦至爱。”

使你准备好接受他的爱

宝吉早年脾气火爆，我们难得听到他表扬人。实际上他从未这么做过。他对任何一个居民工作者的总体评价是：这个所谓的居民“毫无用处，是个麻烦制造者，给我制造各种问题，此人什么都听不进，只做自己爱做的事，给信托造成困难，对巴巴工作不感兴趣，自命不凡，我不知道除了给我们添麻烦，他干嘛来这里。”这是我们每天从宝吉那里听到的典型评论。只是居民的名字会有变动。有时候，宝吉的心情非常火爆，他会一整天对任何进入他办公室的人这样抱怨某个居民。他不会这么对待朝圣者，只针对居民。

一次，宝吉对美拉巴德发生的某件事很生气，一大早心情就很糟，并持续了一整天。那天几乎没有人能完成任何工作，因为所有工作都需要宝吉批准，看见他心情如此糟糕，谁都不敢向他提出工作上的新话题。

次日，宝吉的心情比前一天还要糟。那天某时，我准备向他汇报工作上的事，正要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一名出来的居民告诫了我。“今

天别进去。不管有啥工作推迟到明天吧。谁都挨他的训。”因为该居民来自美拉巴德，不像信托大院的居民那样每天受宝吉敲打。因此我准备忽略他的建议，这时克莱格突然从宝吉办公室出来。他抓住我的手，带我离远些。“今天别进宝吉的办公室，”他警告道：“我不管你要对他说什么，推迟到改天吧。莫撞枪口，改日再说。今天是糟糕的一天。不管有啥事，莫进去。”

克莱格一直住在信托大院，每天跟宝吉打交道。他的话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乖乖地回到自己房间，等待宝吉火气平息。可能第二天，或者后天，宝吉的心情好一点时，我们可以讨论工作问题。我之所以说“心情好一点”，是因为每天的敲打会继续，我们当时视为家常便饭。那天我进去时，克莱格已坐在宝吉旁边。宝吉像往常一样正痛斥某人，我伺机想让他停止这么做，以便可以讨论工作。但看起来他不打算停下。此时，克莱格做了一件貌似自杀式的蠢事，不过它倒是打破了魔咒，因为转移了宝吉的注意力，让他专心工作。我称自杀式，是因为每当宝吉痛斥某人，只要你支持那人或试图为他辩护，宝吉就会开始抨击你。不仅如此，即使那时你只是想分散宝吉的注意力，他也会指责你支持那人，开始抨击你。

克莱格所做的是，他把手放到宝吉肩上（他就坐在旁边），非常严肃地问他：“宝吉，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可曾……”克莱格停顿一下，给他的问题带来戏剧性效果，我们都很诧异他到底想干什么。接着克莱格非常缓慢地问：“你可曾……你可曾说过任何人的好话？”我们都大笑起来。宝吉支吾作答。少顷，他微微一笑，说：“好啦，我们现在开始工作吧。”克莱格冒险一搏，因为他有可能会遭到怒斥，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意识到：通过机智幽默往往能平息宝吉的火气，转移他的注意力。

我记得，埃瑞奇曾鼓励我们用机智幽默来挡开宝吉的敲打，或者说任何满德里施加的敲打。他会对我们讲述，满德里在巴巴身边怎样用机智幽默减轻烦扰的故事。再说，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他们怎可能

逃脱全知上帝的怒火呢？他会讲述伽尼的故事：如何用聪明机智和幽默让巴巴的心情变好，不管当时其心情多么糟或多么火爆。伽尼敢于洒脱地对待巴巴，从而化险为夷。

巴巴大发雷霆的时候，谁都不敢开口。如果伽尼在周围，他会想办法逗巴巴笑。巴巴喜欢伽尼的戏谑。他给伽尼的昵称是“大脑袋”。巴巴会用手势比划大脑袋的样子，以代表伽尼。巴巴爱他，因为他也是巴巴的同学。听到这类故事，我备受鼓舞对满德里运用机智幽默来逗他们发笑，尤其是要让自己避免受他们敲打的时候。我一开始对其他满德里这样做，过了一段时间后，甚至对宝吉这么做，我发现这确实管用。

在宝吉手下工作多年之后，我记得有一次很温和地向他抗议。当时宝吉非常严厉地对我说话，我试着问他一个关于巴巴的问题，想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一些巴巴故事。他答道：“当下要做的工作太多了。我没功夫讲巴巴故事。”我用恳求的语气说：“可是宝吉，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你所做的就是谈论工作和敲打人。至少偶尔也像其他满德里成员那样，对我们分享一些巴巴故事吧。“宝吉咕哝着对我说：“你想听巴巴的故事。好吧，周一和周五傍晚 4 点半，我在朝圣者中心（MPC）给朝圣者讲谈。每个周一和周五下午 4 点，我坐车去美拉巴德时，你陪我去。”

我追悔莫及，因为现在每到周一和周五的傍晚 4 点，我都不得不陪宝吉同行。和宝吉坐车去美拉巴德是很不顺坦的事，不是因为阿美纳伽的路况不好，而是因为宝吉的火爆脾气。那半小时里，去朝圣者中心的路上和回来途中，宝吉都会找我的茬。我无从逃脱自己造成的局面。

我的例行陪同宝吉一直持续到夏天他动身去西方。即使朝圣者中心关闭后，他要去美拉巴德办事，也会让我陪他。就在他赴西方之前，他要到“车辆研发部（VRDE）”办事，必须去见该部门的主任。办完事后，我们返回时，宝吉心情特别好。他显得满意高兴。难得看见他有这样的心情。他表扬了我，让我大吃一惊。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听清他的话，就问他：“对不起，我没听清你的话。你能再说一遍刚才的话吗？”

宝吉说：“我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当时我满腹狐疑，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遂小心翼翼地问他：“我做错了什么事吗？你不赞成的事？”宝吉说：“没有。你是个好工作者。”我以为这是陷阱。满德里常常在给你布置苦差事之前表扬你，这么多年后听到宝吉表扬我，让我怀疑即将发生不愉快之事。多年来，宝吉不仅没有表扬过我，也几乎从未表扬过任何人。

宝吉会让我同跟谁都合不来的人一起共事，我发现那是件苦差事，精神上很累人。我预料宝吉表扬一番后，会道出那样的坏消息，遂小心地问他：“你有什么事要我做吗？你既然已经夸完我，打算把不愉快的部分告诉我吗？”

宝吉显得很惊讶，对我说：“此话怎讲？我对你的工作满意，才这么说。”

我答道：“你以前从未表扬过我的工作，所以我想知道哪儿出了问题。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的只有每天的敲打，以及敲打后你通常会说的话。你总说，‘这是真正的东西。这是巴巴一直对我们所做的。这是伴随巴巴生活的真实体验，也是他的真正仁慈和恩典。’你今天的做法不像平常，反而表扬我，所以令我惊讶。”

我这么说时，宝吉笑了，但随后很严肃地说：“伴随巴巴确实是那样。在巴巴最后的日子里，我在他身边值勤守夜时，对我来说是可怕的痛苦。巴巴不仅心情很糟而且健康恶化，他总是为难我，待我很不好。他连看都不看我。他同每个人说话，就是不理我。连我递水给他喝的时候，他都会把脸转过去。这让我心碎，非常痛苦。我多么渴望他哪怕瞥我一眼，他却一直漠不关心地待我。这持续很长一段时期，直到我再也无法承受，巴巴才把他的爱倾注于我，那一刻我忘了他造成的所有痛苦和折磨。当他打开爱之闸门时，你只记得他的爱，忘记别的一切。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你准备好接受他的爱。”

满德里的躁动天性

我们听说过巴巴天性非常躁动的故事。他想要每件事尽快完成。常常他派某个满德里成员去办要事，此人离去不久，他就躁动不安，开始询问：该满德里为何尚未回来，他怎么耗时这么久？这样过了几分钟后，巴巴会再派一个满德里去跟进前者。这种体现出巴巴躁动天性的故事比比皆是。这也是几乎所有满德里成员身上的共有特质。他们天性躁动，即使病重之际，助手和医生要说服他们休息都非常困难。

有一次我旁听到，雪莉医生在建议一名新居民医生，在满德里健康不佳期间该怎样照顾他们。她说："不要试图以医生的身份对待他们，嘱咐他们怎么做。如果你坚持自己的主张，那将是一场灾难。尽你所能地引导他们，用温柔的爱待他们，以履行医生的本职。你必须像待孩子般地对待他们。他们可能拒绝听从你的医嘱。要温柔地恳求他们，如果他们执意不听，就交给巴巴。他们都是他的。"这就是满德里的躁动天性，常常让医生陷入困境。下面的故事展现出该躁动天性的某一面。

话说有个定期来访的朝圣者，也是满德里非常熟悉的面孔，突然不再来访。这名朝圣者雷打不动年年都来，一连住上几个月，有时长达六个月，之后再回西方。自从他第一次到美拉巴德，近 15 年以来一直这么做。大家都习惯看到他，因为所有重要的巴巴活动他总会到场。所以当他有一年没来，人们都期待他来年会露面。可是第二年他也没有出现，满德里就很关切，开始向来访的众多巴巴爱者打听音讯。

因为似乎谁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据此推测他可能去世了，否则至少会与美拉巴德的某人保持通信联系。第二年过去，到了第三年，我们大多数人都推测他很可能已经死了。不过满德里一直向与他交情好的朝圣者打听他的下落，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与他取得联系。

正巧这名巴巴爱者的家庭不太支持他和巴巴的关系。我说的家庭，是指他同姐姐和姐夫住在一起，因为他是单身汉，上了年纪。还有传言说，可能他的家人阻拦他来印度。有一次我在孟买造访巴巴中心时，碰

巧大家谈起这名朝圣者。我提到满德里甚为关切这名朝圣者的下落。此时一名巴巴爱者说，不久前他收到过该朝圣者的来信，让我十分惊喜。

原来该朝圣者向这个巴巴爱者租了住处，因为他几年未能过来，就写信给这名巴巴爱者，叫他处理掉所有的遗留物品，交代他把某些东西送给某些人。他表示自己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不能旅行。不过，其他方面还不错。当这名巴巴爱者对我提起此事时，我问他有没有信件副本，以便我可以拿给满德里看。

这名巴巴爱者保存了信，我问他可否给我一份副本，以飨满德里。我对他说明，过几天我要离开，如果他能亲手交给我，我会非常感激，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向满德里提起此事，他们的第一反应会是："你带了副本没？"如果我说没有，他们会数落我，对我唠叨："你就没一点常识吗，为啥不把信带来？"等等。

这名巴巴爱者答应某天在中心见面，把信交给我。然而在约定的那天，他没有露面。因我次日就要离去，于是打电话给他，确认他是否真有那封信，还是找不到信了。我警示他，如果我对满德里提起信的事，他们不仅会数落我，也会拿他是问。为了让他郑重对待此事，我说："相信我，即使你远在世界尽头，他们也能麻烦到你。他们就像巴巴那样，无论你躲在哪里，他们都能找到你。"

这名巴巴爱者对我说，他次日就会寄出。因为从孟买寄信到阿美纳伽需要七天，我告诉这名巴巴爱者，我会等七天，然后向满德里提此事。他希望直接寄给满德里，我就让他把信寄给高荷医生。

那段时期，由于化工厂之战，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美拉扎德工作，常在满德里身边，尽管我居住信托大院。满德里，尤其是女子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表达对那名朝圣者的关切。虽然我很想同他们分享该消息，但我克制住自己，因为我知道在帮忙的过程中，可能自己会面临大量烦扰。因此等了七天之后，我以为现在应该随时会收到信的，就把消息告诉了他们。听到这消息，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你为啥不把信带来？"我向他们解释了情况，还提到那名巴巴爱者大概在七天前就寄出信了。

满德里显得满意释然，至少暂时如此，可第二天，我到美拉扎德时，想起当日是第八天了，为何那封信还是不见踪影。他们要我尝试通过电话，或通过造访美拉巴德的其他孟买爱者，去联系那名巴巴爱者，询问信的下落。

我后悔提及信的事，因为我知道，对我而言烦扰才刚刚开始。打个电话看似容易，但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长途直拨设备。唯一的方式是打长途接线电话，为此你必须去阿美纳伽的电报局，通常要排几小时的长队才能轮到你。接线员会为你拨号，如果试了两三次接不通，他会叫你改日再来，因为必须给排队的其他人机会。

我几次尝试联系这名巴巴爱者未果，于是试着联系几个造访美拉巴德的孟买爱者，通过他们捎讯。我不断地向满德里详细汇报，我每天为他们查信进行的尝试和努力。虽然我已经说明信的内容，但不知何故，满德里越来越急于看到这封信，不断地唠叨催我。有时他们会一遍遍地问我同样的问题，老跟我念叨。“现在你打算怎么办？你怎么拿到这封信？如果信已寄出，怎么还没到？如果信在邮寄途中丢了怎么办？那个巴巴爱者保存副本了吗？”如此等等。我会向他们保证，另外复制了副本，信托办公室的每个人也都密切留意等着此信。此外，已经通过几个不同的人捎讯给那名巴巴爱者，所以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过了一周，我实在受够了，决定至少一周在信托大院工作，避免去美拉扎德，之后事情应该会得以解决。于是我向他们找借口说，我有重要工作亟需政府部门处理，接下来几天去不了。满德里似乎并不介意，因为我向他们保证，会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收到信，虽然除了等待孟买爱者把信寄来，我也别无它法。

次日我在信托大院，那天过得不错，没有满德里的唠叨。临近下午，一名朝圣者敲我的门。尽管我认识许多朝圣者，此人是新面孔。我问他有何贵干。他给我捎来高荷医生的口讯，基本是关于那封信的。高荷医生捎来一系列问题，并指示我给她一个答复，因为她在等着。她让我通过轿车司机带便条去，该司机晚上去美拉扎德，通常会携带所有的美拉

扎德邮件。

第二天，尽管我料到又会让人来提醒，但令我惊讶的是，那天居然收到不止一人而是五六个人的提醒。我意识到高荷医生，就像任何满德里那样，一定是和她熟悉的多名朝圣者倾诉了她的关切，并且请他们捎讯给我。就这样，接连几天里，我每天都会收到五六个人的提醒。我前面说过，无论你躲在哪里，满德里都能找到你，麻烦你。最好是经历该过程，而不是躲避他们。运用机智幽默才是避免骚扰的上策。

值得庆幸的是，信最终寄到了。当我确定所有的满德里读过后，才在美拉扎德露面。我问高荷是否收到并读过信，她带着失望的语气说："你已经把信的内容告诉我们了。信里没什么新东西。"好吧，满德里就是这样。当你告诉他们信的内容时，他们想要看信，经常坚持说你一定有所遗漏。而一旦读到信，发现你没有遗漏，他们会使之显得你让他们读信是浪费他们的时间，因为没有额外内容。

大约一个月后，这名巴巴爱者来访美拉巴德。他问我，满德里是否最终收到了信。我谢过他，但也问他何故推迟寄信，给我造成那么多的麻烦。这名爱者解释说，他因家事缠身才推迟了寄信。他对我说："我不明白干嘛这么小题大作？我接到那么多人的提醒和电话。有啥可急的？"我对他说："我警告过你。他们是美赫巴巴的满德里。如果你答应为他们办任何事，就要赶紧去做，否则干脆别主动揽事。如果你对事情掉以轻心，他们就会找你麻烦。不管你在世界哪个地方，他们都会设法逮住你，就像巴巴那样。你逃不掉的。"

随时保持警觉

宝吉身边有多名助手，其中一人扮演贴身侍者的角色。扮演该角色的人必须照顾宝吉身体方面的诸多需要，必须陪着他去任何地方，包括去医院。这名侍者一天 24 小时不间断地听候宝吉使唤，其卧室与宝吉的房间紧挨相连。

随着时间流逝，宝吉健康不佳越来越虚弱，需要更多的照顾，这

增加了对贴身助手的要求。弗里曼扮演该角色多年。有一次，弗里曼不得不去西方，照顾住院的父亲。弗里曼不在的时候，宝吉让一名新居民扮演助手角色。

这名新居民习惯于纠正任何一个人，包括老居民——总会当场指教他们如何正确行事。这使一些居民感到不快，但让我觉得有趣，尤其看到他纠正宝吉的时候。常常当宝吉给某人建议时，他会打断宝吉，把自己的建议给当事人。宝吉容忍这点，因为他几乎从不敲打新居民。事实上如果是女居民，他从不敲打她们，至少早年间他身边没有女助理的时候是如此。倘若任何老居民打断宝吉的话，或者提出有违他建议的指教，宝吉就不会放过那人。但因为该居民是新来的，宝吉就纵容他的这种行为。

偶尔那个居民不在身边时，宝吉会对我们说："他在纠正我，教我做事。"我对宝吉说："你为啥不敲打他？这会使他改过自新。"宝吉答复："我不能那样做。他还是新人。一个人被完全地捕入网中，巴巴才开始真正的工作——拧断此人的脖颈。你不能对新来者那样做。"

每年夏季，宝吉会动身去西方。这个居民作为侍者，必须帮宝吉打理各方面的事务，包括为他收拾行李和药品。这是需要格外小心注意的事情，因为不仅宝吉在西方需要的每件东西都必须仔细打包，而且该居民还必须记住东西装在哪个行李箱，以防宝吉在紧急情况下需要用到。

临行之际，宝吉的澳大利亚签证出了问题，必须派人去一趟德里的澳大利亚使馆。因为该居民对这种工作更熟悉，他答应前往德里。因几天之内宝吉就要乘飞机出国，此事必须赶紧办。我被要求临时代做几天宝吉的侍者，对此我同意了。所有的职责都交代给我，包括宝吉的用药时间，万一需要紧急救护我该怎么做。通常期望作为他的侍者，我大部分时间都要待在他身边。

因此次日上午，我跟随宝吉来到他的办公室。过了一小时左右，他转向我说："你想要的话，可以去总办公室处理工作。若我需要帮助，会叫你的。"我告诉宝吉，我会在自己房间工作。这样他可以派人叫我

或按铃，我就马上过来。我不想出门办事，以防走开期间他需要我。

那个年代，宝吉在所有居民的房间安装了电铃，这样万一他需要我们中任何人，就可以按铃呼叫我们。我正坐在自己房间处理文书工作，一时克莱格突然进来。他问我："你为啥不和宝吉在一起？你不是他的侍者吗？"我对他说："噢，他要我离开，待自己房间。"克莱格说："真有意思，可他在抱怨你，对大家说你玩忽职守，不关心他。"我笑了，因为这是典型的宝吉。我对克莱格说："我想他很爱我，开始想念我了，我最好过去看看他。"克莱格也笑了。

我进去时，宝吉看着我问道："你要取东西？"我坐到一把椅子上，对他说："没有，但我想我走开一个多小时了，你可能有需要，所以我来看看。"宝吉答复："没有，我什么也不需要，如果我需要你，会叫你的。你可以在自己房间。"我问宝吉："我可以不在自己房间坐这里吗？另外，别的工作也不重要。"宝吉对我说，我没必要待在他身边，不过当我坚持时，他准许了。

与此同时，那名居民本该在一天或最多两天内办完事返回，可遗憾的是，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事情被耽搁了。该居民从德里打电话给我们，说由于大使馆关闭，他不得不在德里过周末，周一他将拿到签证，周二回到美拉巴德。

宝吉周三就要乘车去孟买，赶飞机前往西方，因此时间太仓促了，事情总有可能出错。这使宝吉非常焦急不安。他开始怀疑事情能否办好，这名新居民能否完成任务。若事情出差错，活动该怎么办。

更糟的是，该居民从德里打电话通知我们，他因受不了德里的污染，要去德拉敦度周末。宝吉获悉后十分生气，不停地抱怨该居民："他对工作满不在乎。我派他去德里办签证，他却在那里享用野餐。他不是给我办签证，而是去德拉敦享受。如果德里有污染，他应该告诉我。我会为他安排到德里郊区，和巴巴爱者同住。可他没那么做。他只是通知我，他要去德拉敦了。他没有问我或征求我的许可，只是通知我。在我身边时，他一直这样做事。他总是给我建议，教我如何行事。他对工作满不

在乎，根本不感兴趣。只做他喜欢做的事。他现在去德拉敦野餐。到周一，我猜他会告诉我要去尼泊尔。他对工作不感兴趣。只想享受。”

这是宝吉对大多数居民有过的评价，每当他们对自身的责任未能随时保持警觉而让他不悦时。满德里不仅期望我们一直要立足本职，还必须随时警觉准备行动。每时每刻对至爱的愉悦保持警觉，正是他们训练居民所做的事，也是他们自己为巴巴所做的事。他们曾过着这样的生活，此时此刻则在训练我们，培养我们，亦可以说使我们做好准备，成为巴巴的侣伴。宝吉不停地数落这名新居民，我们则焦急地等待着周一到来。

埃瑞奇听取了相关情况的简报，他也显得担忧，尤其因为时间很紧，若周一拿不到签证，事情可能都会乱套。周一上午，宝吉非常急躁，每隔一小时左右就询问来自德里的消息。我前面说过，我们没有手机或长途直拨电话。要由该居民联系我们。连埃瑞奇也时不时地打听，因为他也担忧。幸好中午时分，我们接到该居民从德里打来的电话，说任务已完成，他将动身回阿美纳伽。他告诉我列车的车号。我向宝吉禀报情况后，他平静了一点，却依然担心该居民能否安全及时归来，以便他启程。

次日，火车抵达时间过后 15 分钟左右，宝吉就坐立不安，因为从火车站到信托大院用不了 10 分钟。他问道：“这家伙怎么还没到？他真的从德里来纳伽，还是去尼泊尔享受了？”他这样不停地说。

我对宝吉说：“如果你想要，我可以给铁路部门打个电话，查问火车是否准点到达。有时火车会晚点数小时。”宝吉需要宣泄怒气，就把矛头指向我的献策。他训斥我说：“打电话？是，这是你尽干的事儿。把信托的钱浪费在电话上。你们这些人瞎花信托那么多的钱。成天打电话。你们不懂信托筹集资金之难。”我随即道歉，沉默不语。

随着时间流逝，宝吉越来越不安，过了一小时，他再也按捺不住，终于要我给铁路部门打电话查明情况。我打电话到铁路部门，惊讶地听到他们说火车是准点的，一个多小时前就已到站。我现在非常担心。我们不知道该居民在哪儿，也没法联系他。只好耐心等待，直到他决定联系我们。

与此同时，我接到了来自美拉扎德的电话。埃瑞奇亲自在电话里问该居民是否到了。他一整天都在打听此居民的消息。此居民的这个粗心行为（他不认为始终保持联系很重要），搅起所有满德里成员的躁动天性。当我回去禀报宝吉时，他十分不悦，开始责骂该居民的粗心举动。他说："我知道他现在跑到尼泊尔享受去了。他是为那而来的。他对工作对巴巴满不在乎。他先去了德拉敦，在那里玩得痛快，现在又在尼泊尔享受。他没有办我的签证，没有去大使馆。他根本没来纳伽。火车一小时前就到了。他在哪里？"

宝吉数落个不停，谁也阻止不了他。况且我能说什么让他平息呢？我自己也担心。我心里在祈祷巴巴帮助，这时突然想到，也许他只是去巴巴三摩地参加晚间阿提了，因为这是他在美拉巴德的最后一天，马上要陪宝吉赴西方。我对宝吉说起这点，并请求允许打电话到美拉巴德，从一些居民那里了解情况。宝吉又开始训斥我把钱浪费在打电话上。我没吱声。宝吉继续数落一会儿新居民后，转向我，叫我打电话到美拉巴德查明情况。

那个年代，只有少数美拉巴德居民有电话。当我打电话给第一个居民说明情况后，他对我说："你说的那名居民参加了晚间阿提，我看到他了。"我十分惊喜，松了口气，去禀报宝吉。他也如释重负，但仍责骂该居民粗心大意、满不在乎，还去美拉巴德享受愉快时光。

大约夜晚 9 点或 9 点半，该居民来到信托大院。我去禀报宝吉，好让他安心。告诉宝吉后，他又批评起该居民的粗心大意。我对他开玩笑道："现在你要拿锤子敲打他，还是打算放他一马？"宝吉说："我怎能那么做？他还是新来的。"接着转而对我说："你敲打他吧。你去训斥他，告诉他太粗心大意了。问他是来这里服务巴巴，还是来享受。问他为啥去德拉敦。"宝吉说个没完。

尽管我没有训斥这名居民，但确实向他提出该问题，并对他说明：自从他离开此地，整个事态是如何发展的。他对我解释，他在阿美纳伽车站下车后，因为这是他在西方之行前达善三摩地的最后机会，便决

定先去那里，后回信托大院。我对他解释，要是他从车站打个电话给我们，就不会搅起满德里的躁动性情。我告诉他，宝吉怎样吩咐我为此事训斥敲打他。我要求他第二天进办公室时，佯装昨晚我严斥了他，因为这会让宝吉满意。这名新居民认识到错误，也照我的要求做了，整个问题得以解决。

如前所述，为了取悦至爱，你必须随时警觉准备行动。这是满德里所做的，这是他们训练我们的目的。

莫玩火

最近，同美赫文杰萨瓦拉谈及满德里的伟大时，他评述："巴巴说过，如果有人骚扰或反对我，我可以宽恕他，但如果他们烦扰满德里成员——被我视为我的人，我则不会容忍。"我甚至听过满德里这么说。实际上，在我伴随满德里的生活中，曾见证这样的事件发生过多起。我将讲述几起以飨读者。

在化工厂战役期间，有一天，一名董事会成员突然走进美拉扎德，想和满德里商谈和平解决该问题。由于董事会成员多数都是厂主的朋友，满德里并不真正感兴趣，因为厂主纯粹是为了给我们设套才再三提出谈判的。

他会表现出自己对友好解决问题感兴趣而我们没有响应他的姿态。其实是他要断绝谈判，然后在报纸上发表反对我们的失实文章，以博取公众同情，煽动本地人反对我们。他甚至虚情假意地给满德里寄贺卡，在节日期间提着几盒糖果来美拉扎德，用摄像机记录整个事件。满德里认为他疯了，不知自己在干什么。但我了解厂主有多精明，我猜他会利用这种材料来对付我们，而他果然将之作为证据提交到法庭上。

正是由于过去厂主采用种种手段，所以当他的董事朋友来商谈寻求和平解决时，满德里没有兴趣跟他谈。这名董事百般恳求满德里重启谈判，至少给他一次机会。他恳求，自己是说实话，不是来给我们设套。他说这话时，阿娄巴抓住他的手，把他领到满德里大厅。让他面对巴巴

的椅子，接着对他说：“巴巴是上帝，如果你是带着诚心来的，他会帮你。但如果你是为了骚扰我们来这里，要记住巴巴也是火。如果你玩弄他，你会被严重烧伤。”阿娄巴随后让该董事顶拜。此人假装诚心实意地照做了。可几天后，报纸上照例发表了反对我们的毁谤文章。这是我们大家预料之中的事。

文章发表一周后，化工厂就出了事故，当时董事本人在场。正进行某种化学反应，该董事作为化学工程师，在监管此过程，这时其中一只装有化学品的烧杯爆炸了。虽然是小事故，但化学品喷了他一脸。他的整张脸被烧伤，幸好戴着眼镜，保住眼睛。连眼镜镜片都融化了。该董事吓坏了，从那以后，拒绝走近美拉扎德的化工厂。他记得阿娄巴的警告：“巴巴是火。如果你玩弄他，他会烧伤你。”他后来托人给我们捎讯，通报我们他已经与厂主断绝关系，打算在工业区自行创业。他认识到错误，请求原谅，并保证再也不烦扰我们了。

另一起此类事件如下。埃瑞奇习惯于沿着美拉扎德入口道路作晨间散步。由于这家化工厂就在路边，我们早晨散步时必须从旁边走过。我的体质因为对有毒气体非常敏感，会感到极其恶心。因此就尽量屏住呼吸，走过时用手帕捂脸。我们多次发现厂房里进行着活动，有时甚至厂主也在。

有一回，厂主刚好在那里，他冲着我们口出恶言，尤其把年迈的满德里成员作为攻击目标。他对工人高声说话以便我们能听到，对他们说：“体弱的老狗能干啥，特别是没牙齿的话。它们只会吠叫。即使想咬人，也咬不动。”听到这话让我愤慨，但埃瑞奇镇定自若，不为所动。他开始从事每天的任务，给邻近农民的小孩派发帕萨德。每天早晨孩子们会走近他，享用他提供的爱之帕萨德。

几天后，化工厂的厂主正骑着摩托车，这时莫名其妙地，一条流浪狗忽然跑到路中央。因道路通畅，他骑得很快，狗的出现令他猝不及防。试图闪避狗时，摩托车打滑，他摔倒在地，伤得很重。缝了几针，还有轻微骨折。奇怪的是，这条狗甚至都没有吠叫或袭击他，就导致他重伤。

果真如此，巴巴不会容忍那些反对或骚扰满德里的人。

成事在巴巴

过了近六个月，我们依旧未能就化工厂的违法行为从政府那里获得证据，让我感到很沮丧。政府的档案中有这些文件，却拒绝出示。就在此时，巴巴安排将最关键的证据送上门来，让我们所有人惊喜不已。

夏季已至，美拉扎德对全体朝圣者关闭，不过美拉巴德的巴巴三摩地对外开放供达善。偶尔有外地来的新爱者，不知美拉扎德已关闭，会来达善。对这些爱者，满德里允许他们在满德里大厅达善巴巴的椅子，随后让他们马上离去。在正常朝圣季节，则允许朝圣者在同巴巴工作有关的诸多重要之地，比如满德里大厅、蓝车、巴巴卧室或美拉扎德门廊，度过时光。

夏季也恰逢各处进行修缮工作之际。不过，满德里自己确实有空闲时间，因为他们不必照顾朝圣者。这是满德里较放松的时期。埃瑞奇常有空出来，坐在蓝车旁的安乐椅上。见他在那里，我会放下手头事务，坐到他身边。如果高荷有空，会开着电动轮椅车过来，同埃瑞奇聊聊。此时玛奴和美赫文通常也在旁边，还有阿娄巴和保·纳图。偶尔玛妮、美茹、阿娜瓦丝和恺娣也在场。这是不拘形式的聚会，大家会交流趣闻轶事，之后各自散去。雪莉医生总会在高荷身边，迪瓦娜则在埃瑞奇旁边。偶尔，在那里生活或工作的凯茜、法鲁和其他居民也会加入我们。

一天上午，这样的非正式聚会期间，佣人来通报，有朝圣者来访。通常由阿娄巴接待夏季误入美拉扎德的朝圣者。他把访客领到满德里大厅。让他们顶拜巴巴椅子后，阿娄巴对他们分享几个巴巴故事。他们从大厅出来后，阿娄巴指着水桶和旁边的水杯，让朝圣者饮水。对他们说：“你们要是口渴，水就在那边。喝完水，你们就得离开，不可滞留。”水桶放在走廊边，离埃瑞奇的安乐椅很近。访客一喝完水，埃瑞奇就转向他们，问他们来自何方。埃瑞奇习惯于这样问所有的新朝圣者，还有他们怎样知道巴巴的。

访客是一对中年夫妇，答道自己来自阿美纳伽。埃瑞奇提出下个问题，他们怎样知道巴巴的，夫妇俩的回答令我们惊讶。他们自称在此之前对巴巴一无所知。这激起埃瑞奇的好奇，问他们："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那人答道："我们是来拜访路边那家化工厂的。"

听到他的答复，激起我的好奇。我迫不及待地追问底细。他解释说，自己居住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发展公司（MIDC）旗下的工业区，在那里经营自己的化工厂。美拉扎德路化工厂的厂主曾去拜访他，邀请他投资其化工厂。访客进而解释，他们在报纸上看到很多负面文章，就对厂主提出希望参观场地，视察企业后再决定是否值得投资。厂主同他们约好时间在美拉扎德路边的厂房附近见面。他们等了半个多小时。因厂主尚未露面，加上化工厂排放的气味令人恶心，他们就决定朝美拉扎德埃舍这边走走，因为他们在道路入口处见过牌子，知道这儿有间埃舍。就这样来到巴巴的寓所。

我问他们对那家化工厂有何看法，访客是个实业家，说道："状况糟透了，作为实业家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没有遵守任何安全规程。也未采取任何污染控制措施。我在 MIDC 工业区办了一家类似的厂，绝不会散发气味。"还说："我不明白政府怎么会允许他运营。此厂不仅有害健康，而且威胁生命。"他接着问我们："你们为啥不向各个政府机构投诉此事？不该任由他运营如此危险的厂。"那人讲完后，我们对他说明了我们所做的种种努力，但由于厂主的政界关系，污染管控委员会和地区征税官办公处都不愿对工厂采取任何措施。

那名实业家接着对我们说："你们难道没有向直接处理所有工业违规问题的工厂督查员递交投诉？他们的法规比其他政府机构的规定要严格得多。整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所有工厂都必须遵守由他们监管的安全条例。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该厂违反了多条安全法规，这就是为什么厂主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办厂。"那人给了我工厂督查办的地址，以及我应该联系的负责官员名字。

我们都感谢那人的建议，他和妻子随即离去。他们走后，我们每个

人包括所有满德里成员，都对新进展惊叹不已。我们都确信，巴巴安排了这场会面以让我们受益。阿娜瓦丝·达达禅吉大笑着说："瞧这个讽刺。正是我们对付的厂主本人邀请了这名实业家，他根本就是送上门的，指导我们与厂主作斗争。只有巴巴能做这样的事。只有上帝能作这样的安排。厂主亲自派人来见我们，帮助我们搞定他。巴巴玩的游戏真精彩！"那天确实大家都感受到巴巴的临在，这使我重焕干劲投入战斗。

次日，我带着申请书去了工厂督查办。我把申请书呈交工厂督查员，他看过后，满眼怀疑地望着我。"你确定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有家化工厂？"当我告诉他该厂已运营多年时，他愈发惊讶，对我说："未经我们许可，谁都不能开办哪怕一间小厂。至于生产危险化学品的化工厂，征得我们的许可后，他们首先要将所有的安全设备安装到位，只有在我们检查过并对安全措施完全满意后，才准许他们生产。此人甚至不屑于找我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运营。我真不敢相信。我必须马上突击查访。他窝藏在这种偏远之地，试图逃避检查，本身就说明他违反了安全规程。"

工厂督查员接着让我一周后再来，他会提交此事的调查结果，还会给我一份副本。一周后我去见他，问他查访情况，他直摇头说："你不会相信的。连一条安全规则都没有遵守或实施。这是马哈拉施特拉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家工厂被我们督查办指控 13 项违法行为。"接着告诉我，他在准备文件，向地区法院起诉该厂。获得上司批准后，他会对该厂提起公诉，大概还需要两三周时间。我请他提供孟买的上司地址时，他爽快地给了。

他的上司局长是一位十足的绅士，当我见到他时，他已经造访过化工厂以及美拉扎德。他向我保证他会合作，并要求我们暂时别公开消息，因为那样会引起厂主的注意。厂主有政界关系，可能会利用关系向工厂督查办施压，使之无法采取行动。局长接着对我说："一旦此事提交审理，那时政客就奈何不了我们。那时将由法院来判决，政客们不敢冒然向法院施压。"

过了四周，我再去找工厂督查员时，他满面笑容地说：“我们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政府机构的运行速度很慢，但你尽管放心，该厂主一定会付出代价。”他接着指导我，直接从法院取得这种违法案子副本的程序。在美赫纳施（他是律师）的协助下，我们设法获得了起诉厂主13 项违规案子的副本。

我对所有满德里成员分享这些文件时，大家都喜出望外。将文件交给辩护律师时，他看过文件，说：“有了这个，我们可以给他定罪。连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他的政界老板们将要抛弃他了。”又补充说：“这真是上帝所赐的及时雨啊。”律师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话中的重要意义。我们都见证经历了上帝如何安排，巴巴如何成事。

爱与火

作为灵性训练的一部分，满德里会碾磨我们，这是相当折磨人的体验。尽管如此，当一个居民一蹶不振之际，他们会像慈爱的父母对待迷茫不安的孩子一般，倾注巨大的爱。那种时候，满德里会对你慈爱有加，百般顺应，甚至连续几周关爱监护着你，直到你恢复常态，之后碾磨又会开始。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件令我极其恼火的事情，我在埃瑞奇还有宝吉面前大发脾气。他们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顺应我，对我倾注了爱，这让我深受感动，永远赢得了我的心。以下是事件经过。

在化工厂战役期间，我遭受很多烦扰。厂主不仅有政界关系，而且在阿美纳伽很吃得开。因此即便工厂是非法的，政府官员也不愿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在政界压力下，他们还帮忙将他的非法厂房合法化。此外，本地报纸拒绝发表任何反对他的文章。实际上他们会根据化工厂厂主提供的不实信息，刊登反对信托的文章。似乎嫌麻烦还不够，满德里和一些居民经常给我制造阻碍。我在环保组织的指导帮助下，尝试联系孟买的报社。一份主流报纸《印度时报》同意做一篇报道，曝光这些政企关系和懒政现象。但是，他们必须派记者到阿美纳伽核实情况，还要到工厂现场拍照。

当时，纳伽对信托及其活动有一股敌意氛围。本地人有误解，认为信托不对他们开放，只对巴巴爱者开放，而爱者主要是西方人。那个年代，相比印度人，一年到头都能看到大量西方人的身影，经常看见他们在城里购物。很可能是这点引起当地人的误解，而化工厂厂主利用这种情况进行的宣传愈发加重了这种误解。

他试图制造这样的印象：信托被西方人所控制，在促成他们的利益，故我们企图赶走本地印度人以霸占其土地。他试图通过这种带着种族倾向的评论，激起本地人的怒气。我因为自感对事态的发展负有责任，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形势对我们不太有利。

那时我们完全被强大的对手所包围，我担心局势可能会失控，会有巴巴爱者在城中遇袭。我在孟买拜访各个政府部门时，设法安排了一名报社记者前往纳伽，为我们做公正的报道。她同意于某日过来，我大为释然，遂决定提前一天去纳伽，以便为她安排在美赫朝圣者中心（MPC）的住宿，让她对我们的活动有个了解。我的设想是，通过让记者住在中心，她可以亲身感受一番信托的一体性——即不带任何分别或藩篱，接纳所有种姓、信仰、宗教和国籍民众的包容一切之性质。唯一重要的是“对上帝的爱”。这会有助于消除本地人的误解，因为化工厂厂主正企图在他们当中制造种族敌意。

我向美拉扎德打电话通报该进展，这是带来改变的好消息。那是一年中的淡季，MPC（美赫朝圣者中心）总会有空床位，因此我请他们安排记者住在 MPC。我不记得谁接的电话，但过了大约半小时后，我接到一名美拉扎德居民的电话，获悉现已决定不让记者在 MPC 住宿，因为她不是巴巴爱者。MPC 的设施只对巴巴爱者开放。

我一听这消息，心里腾地就来火了。就像有人摁错按钮，引起我内心的爆炸。我将一肚子的攻击性宣泄出来，反映在我质问该居民的嗓音中：“谁来决定谁是巴巴爱者？难道我们已经围绕这场运动创建了宗教，来划分巴巴爱者与非巴巴爱者？难道我们已经抛弃美赫巴巴的四海兄弟教诲，形成了一门划分教内与教外人士的传统宗教？我一直憎恶世

上宣扬的宗教制造分裂，现在看来我们的运动也有分别和藩篱。我明白本地人为啥指控信托种族歧视了。”

我没有给对方说话的机会，就挂断电话。因为我必须赶巴士去纳伽，很清楚一到信托大院我将要掀起一场风暴。我的内心深受伤害，感到困惑迷茫，觉得受背叛，极其愤怒。如果没有人能给我想要的答案，我就打算闹翻天，这一次决不打退堂鼓。我被逼到极限。在赶往阿美纳伽的路上，我感到一股热血往头上涌。我的怒火完全失控，这种情况下，从不考虑自身行为的后果。事实上，我的行为不再受控；好斗的一面完全支配了我。

我一到信托办公室，就径直去找埃瑞奇。因为到得早，埃瑞奇还在办公室，未回美拉扎德。他一定感觉到了我内心的狂怒风暴，因为他对我非常温和慈爱。我把发生的事情统统说出。我天生嗓门就洪亮，每当一激动，音调就会提高，旁人听着会觉得我在叫嚷，所以办公室员工以为我在对埃瑞奇大喊大叫，其实我只是在向他讲述或呐喊我的伤心事。埃瑞奇听完后，温和慈爱地对我说：“可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刚从你这儿听说此事。我到美拉扎德后，会询问查明情况。”

埃瑞奇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不介入的原则。他对我的答复反映了那种态度。我对此不满意。我希望满德里采取某种行动，给予某种保证，让同意援助化工厂战役的记者入住朝圣者中心，而不是被当成外人。当埃瑞奇没有给予这种保证，反复申明他不了解情况、会予以核实时，我感到愤怒至极，内心痛苦愈发加剧了。我现在火冒三丈。

我知道埃瑞奇即便完全了解事实，但如果一个居民问他，埃瑞奇会否认知情，并要求居民讲述他的版本。这也是他不介入的手法，因为该居民最终只好去找别的满德里。我很难说埃瑞奇是否在对我采取同样的做法，但当时觉得他是。我实在受够了，对他冲口说：“我不相信你。你总这么说，不予介入。我早该知道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

我气呼呼地站起，十分伤心，走开了。埃瑞奇大声叫我，但我没理会，径直走回房间。迪瓦娜追在我后面，告诉我埃瑞奇在叫我。我对她说：

“我想自个儿呆着，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躺在床上，试图平复烦乱的思绪和疼痛的心灵。这些愤怒情绪的爆发常常让我崩溃。事后感觉糟透了。我全身颤抖，心痛加剧，因之流泪。

我略微平静些时，一名办公室员工敲我的门，通知我宝吉要见我。因为我想自己待着，就对那人说：“告诉宝吉我不舒服。等我感觉好些，会过去见他。”我在床上又躺了 10 至 15 分钟，之后决定最好是克服这种苦恼，而不是把它拖到来日。于是我朝宝吉的房间走去。一进门，宝吉就问候我的健康状况，这是他难得做的事。他也非常温和慈爱。至少在那些日子里，助手们难得看见或经历他的这一面。他问起我的孟买之行，以及发生的事情。

当我叙述一件往事时，不仅追忆而且回味之。我从头到尾又感受一遍这些情形引起的所有苦乐。因此，当我第二次向宝吉讲述此事时，重温了它带来的挫折、愤怒、情绪爆发和精神创伤。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巴巴让我经历所有这些情境，是把我内心郁积的全部垃圾提到表面予以清理。

我沉浸于叙述和情绪中，最后向宝吉提出，我在电话中对那名居民以及对埃瑞奇提过的同个问题。我问他：“请告诉我，谁是巴巴爱者，谁又不是？另外，我们这个群体中谁来决定这点？”我仍在生气。

宝吉很温和地对我说：“我几分钟之内就为你解决整个问题。坐着吧。”他拿起电话，打电话给负责 MPC 订房的居民。他对该居民解释了事况，并询问 MPC 的住宿状况。她答复说房间很充裕，并同意帮忙。她还表示对整个情况感到惊讶，不知为何发生这种事。打完电话，宝吉转向我说：“你现在开心吗？”我答道：“好吧，目前问题解决了。”他接着对我说：“如果你还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

我起身离开时，宝吉站了起来，招呼我过去。我走向他，不知何意。宝吉张开双臂，给我一个巴巴拥抱。来自宝吉的拥抱，至少在那些日子是难得之事，因为他几乎从不拥抱助手。至少在我跟随他工作的这么多年里，除了巴巴生日或你自己的生日等特殊场合之外，我不记得他拥抱

过我。他拥抱我的时候说：“巴巴将你的心切碎，这是他的最高仁慈。别忘了这点。”他说这话时，我的泪水盈满眼眶，随即离开回房。这就是满德里，如狮子般猛烈，又如羔羊般温柔——美赫巴巴的纯粹反映。人们看到巴巴集于一身的温柔、爱与火，正是我在满德里身上体验到的。

巴巴的幕后之手

人们常要我讲讲，某件描述满德里的负面举措如何在日后发挥助益的事情。下面是我多年来遇到的若干此类事件之一。

化工厂战役期间，因厂主有政界关系，政府官员不愿对他采取措施。我们听取辩护律师的建议，发起了一场向政府施压的写信请愿活动。这也会向政客们施压，让他们撤回对这家非法排污化工厂的支持。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巴巴爱者寄发通告，请他们写信给我们所列举的各种政府部门，陈述该化工厂在这样的圣地附近造成的妨害。

当信起草完毕，给宝吉看时，他决定在信中再加上一点，即如果厂主同意搬迁至别处并出售这块地，可在经济上补偿他。宝吉觉得，如果出现这种时机我们应该接受妥协，这种情况下需要从巴巴爱者那里筹集资金，因此他要求把这一点包括在内。宝吉不希望信托卷入任何级别的斗争。另外就信托资金而言，只能将之用于契据中述及的特定目标。

化工厂战役是一场私下的斗争，虽然满德里也参与其中。“美赫免费诊所”的高荷医生是主要申诉人，环保组织是第二申诉人，我是第三申诉人，对阵政府部门和化工厂厂主。由于是私下的斗争，故决定：妥协方案也应当在私下讨论。本地的巴巴爱者同意提供帮助。

尽管如此，宝吉的这个决定是有争议的，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一大错误，但我们无法说服宝吉放弃决定。说到这里，有必要就法律方面向读者解释一下。由于此事对本地居民的生命和财产构成威胁，我们已经提出公益诉讼。一般说来，法院积压了大量案子，一件普通民事纠纷需要长达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在最高法院开庭审理。另一方面，公益诉讼案，则由于平民的生命面临危害，会得到优先紧急审理。

不过，必须向法官证明，根据现行法律的所有补救措施都未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被迫将政府部门连同厂主一起告上法庭。正因为这点，我们的辩护律师曾严辞警告我们：不要寻求和解的视角，因为那样化工厂厂主会利用这点来对付我们，并让法官信服，庭外和解（补偿方案）仍然行得通，那么案件就会被驳回。因为倘若其他解决办法行得通，法官通常会要求申诉人首先诉诸这些解决办法，以免麻烦法院，给现有积压案件上添加负担。

因此，尽管宝吉并没有提议由信托补偿厂主，但即使是在一封公开信中提及补偿，也似乎为厂主驳回此案敞开了大门。确实，案子一提交到法院，化工厂厂主和他的几名董事就非正式地接洽我们（实际申诉人没有参与这些谈话，因为那样会立即影响打官司），寻求妥协的解决方案。但每一次看似将要达成友好解决的方案——即倘若他搬迁工厂，外界各方会补偿他——厂主总会变卦，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反对我们的文章。显然，那看起来像是他的诡诈之举，旨在破坏我们的法庭斗争。随着对宝吉通告的回应，来自世界各地的巴巴爱者社群的请愿信开始涌入，政府慌忙发布了一条通知：不准在圣地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的周边区域开办新企业。尽管如此，对这家企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我们在高等法院败诉后，厂主停止了一切和解商谈，因为他自信也会在最高法院获胜。在最高法院开始辩论时，法官们看过起诉状后，问厂主在办厂之前是否获得适当的许可。厂主的辩护律师答复说，未获得许可，但工厂合规化的申请正在处理中。法官提的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在该地区泄漏氯气。厂主的律师承认这点。当法官们开始指出违法和污染的证据，以及政府的工厂督查办记录的 13 项工业违规事实时，厂主的律师开始担忧。

为了回避按违法污染的案情进行辩论，厂主的律师告诉法官，他们已准备好搬迁企业，信托已经同意补偿他们。他们拿出一份我们的通告，指着宝吉加入的那行关于补偿的内容。因此看起来，尽管法院的质询方式颇为顺利、很可能做出对我们有利的裁决，但现在案子好像会被

驳回。很自然，我们的辩护律师对事态的这一转折深感忧虑。

我们很惊讶，不明白厂主是怎么弄到我们这份通告的，该通告只寄发给巴巴爱者。但后来从写信给我们的一名那格浦尔爱者那里得知，他把通告连同自己的信一起寄给了阿美纳伽的税务官，以敦促其对化工厂采取措施。我们是把通告作为样本寄给巴巴爱者的，让他们知道可以写些什么，但同时还明确表示，他们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陈述其中的要点。一名巴巴爱者的这种善意却愚蠢的做法，现在给我们造成一个大难题。厂主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称巴巴社区如何试图驱逐本地的企业。这造成大量的负面宣传，但更糟糕的是，这宗诉讼案原本进展是对我们有利的，可现在看来不会有结果了。

法官不再按原来的方式继续质询，反而要求信托在下次庭审时答复：是否同意过补偿。所以下次开庭时，我们的辩护律师、著名环保主义者 M.C. 梅塔先生，把我叫到一边，警示我："通常法官出于万不得已，才会下令关闭企业。我会尽最大努力，但万一法官不同意，那么向法官提请有助于缓解你所在地区问题的次优选项是什么？"

我对他说："能解决我们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永久关闭。你不明白，问题就是因为此人。他简直是疯子，什么道理都听不进。他目无法纪，因为地方政府和政客们都被他摆平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制止他。"

梅塔先生又对我说："我保证会尽力而为，但告诉我，你的第二选项是什么？"我不情愿地答道："永久停产一切有毒物质。"但进而补充说："我听说您是这个领域里的顶尖人物。顶尖人物从不考虑第二选项。他们总能取得第一。"梅塔先生精神大振，对我说："好哇！如果你的巴巴愿意，我们就能办到。"

尽管如此，看起来宝吉提到的补偿问题足以扰乱案子。开庭后，我们的辩护律师向法官陈述信托的答复：即根本不存在补偿问题，因为信托没有牵涉进来，与本案无关。梅塔先生向法官解释说，申诉人是为污染问题而战，因此属于受害方，理应为该地区受损害获得赔偿。不存

在补偿厂主的问题。

此时，法官转向厂主的律师，说道："你已经听到他们关于补偿的答复，情况很清楚。现在让我们看看你怎么走出为自己制造的陷阱。这次法庭不会轻易放过你。我们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什么对你最有利，就开始安排搬迁企业吧。"

法官之所以说化工厂厂主为自己制造了陷阱，是因为他提到了宝吉的通告和补偿的可能性。一旦他这样做，就放弃了依据案情进行辩论，从而间接地承认其罪行。当法官认可我方辩护律师的辩论，即信托没有牵涉进来、不可能提供补偿时，厂主想要采用另一种辩护方式为时已晚。

法官通过一项初步判决，要求政府部门另择地点让该厂搬迁，并指示厂主迁至新址。这是令人惊叹的判决。我们离开法庭时，梅塔先生十分惊喜，对我说："你的美赫巴巴果真施了奇迹。我本人对判决都感到惊讶，但战役尚未结束。他可能会拒绝搬迁，所以要警惕。他可能还会给你们设陷阱，通过提交一些琐碎的新证据来扰乱案子。尚须等待终审判决。"

下次庭审时，不出所料，厂主的律师辩称：厂主没有资金搬迁，而且该单位没有污染，没有理由搬迁。他现在想要依据案情进行辩论。这让法官们大为震怒，以至审判长对该律师生气地说："你一直跟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浪费我们的时间足足一年了。我们给了你搬迁的机会，但现在我们要确保你们务必执行这些指令。我们要确保你们不再回来给我们惹麻烦。"法官通过了终审判决：给该厂一个半月的搬迁期，逾期将被永久关闭。

一走出法庭，梅塔先生就说："巴巴确实施了奇迹。那人想利用补偿条款逃脱罪责，反而因此掉入陷阱。你的巴巴果真把事办成了。"回顾过去，我曾目睹宝吉添加的补偿条款在当时让大家多么闹心，但后来竟然成了套在厂主脖子上的绞索。

深思梅塔先生的评论，我真切感到：厂主确实掉进了他自己的陷阱，更确切地说，巴巴亲自通过他的工具亦即我们所知的满德里成员宝吉所

布下的陷阱。

每种情形中让巴巴负责

当化工厂战役的案子进入最高法院后，有一次我在美拉扎德，巴巴的妹妹玛妮，把我叫到一边，想要对我说些话。我正站在巴巴房间外，她把我带到一边，说："我们满德里成员太天真了。在巴巴身边，我们习惯于做些小事，比如为家务上的安排，或者为一封措词不当的信（常为一句话的某处应该用什么合适字眼）而小题大作。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这些简单小事。巴巴会照管其余一切问题，至少对女满德里而言是如此。我们从不用担心所有那些世俗事务。我们的心可以自由地专注于巴巴，这是我们所做的。

"所以，像化工厂这样的庞然大物临到门前，我们就不知所措了。这是我们之前没有处理过的事。我们曾经以最友爱的方式，试图劝说厂主搬到别处，可他就是不让步。但后来，看巴巴是如何照顾我们的，即使是现在。我看到发生过多次。有时我们被一种情形弄得束手无策，于是把它彻底交给他，他就派来某个有本领处理的人，同理他派你去跟这场祸害斗争。

"你可能认为自己在做此事，但其实是他最初把那个念头放进你的心，让你做的。激发你打这场战役的念头并不是你的，而是他将其植入你的心。他是宇宙之主，造物界中的一切事情都由他指挥。所有的至师、圣人、玛司特和特使们，都在按他的旨意行事。他会利用任何一个灵性高级灵魂，将那个启发性的念头植入你的心，激励你为他赴汤蹈火，为他打这场仗。因此你才会在这里，做你在做的事情，否则这是不可能的。

"厂主是个非常精明和危险的人，更不用说他还心术不定。为了匹敌他的个性，巴巴让你这样火爆性格的人来处理此事，因为他听不进道理。"玛妮再次告诫我："要小心。他很危险。"

她接着补充说："印地语中有句老话，'Chakram dost se shana dushman achha hota hai.'"大意是，心术不定的朋友比

聪明的敌人还要危险。玛妮进一步说：“你得注意，厂主是个心术不定的敌人，这使他加倍危险。所以要小心，我的孩子，谨记无论你置身何处、打哪一场仗，都要带着巴巴。”

确实如此，厂主为人老谋深算，即使以我的好斗天性和履历背景，我也常常被他的反击能力所折服。他通过致函政府官员，对信托在募捐、征地等运作方面提出不实投诉，企图在各方面损害信托。他还试图煽动本地民众，甚至在城中成功地举办小型的示威活动，并将此事发表在报纸上。

由于同一些高层政客关系密切，他摆平了政府官员，还公开恫吓所有的农民。与他战斗时，我感觉像与自己战斗。我自身禀性如此，一旦我投入战斗，就抱着决一死战的态度，因为我不怕死。事实上，死亡对我总是有一种吸引力，令我期待。很可能我对死亡的态度使我更具攻击性，尤其在战斗中，因为我知道大多数对手都有对死亡的恐惧，不愿在战斗中面临彻底毁灭。一个害怕面临毁灭的人，就宁愿妥协。要赢得战斗，一个人必须抱着决一死战的态度投身其中。这是我在人生中首次面对一个有几分那种态度的人，尽管没有百分之百。可能这点使我比他略胜一筹，更不用说巴巴和我们一起。

随着战斗的进行，看到我的攻击性，满德里和居民们给我取了一些昵称。男满德里叫我“战士”或“狮子”。女满德里起初叫我“天使”，可后来她们改口叫我“土匪”或“强盗”。居民们要么叫我“牛头犬”，要么叫我“环保恐怖分子”。我还被称作“摩诃婆罗多 - 鲁斯特姆”或“摩哈普罗来亚 - 鲁斯特姆”。给我取的这些昵称确实表明了我进攻性的一面，因为我会同每个人开玩笑说：“进攻一直是我的初恋，因为这样能快速办成事儿。”

当最高法院做出对我们有利的裁决，法官宣布该厂必须在一个半月内搬迁或关闭时，我看到厂主离开了法庭。他在法庭门外双膝跪地，声嘶力竭大哭起来。他是为了判决的利益故意为之，因为他过去也做过多次类似的表演。尽管我知晓他是假装的，但一想到我在经济上毁了此

人，心里不禁感到懊悔。虽然战役结束让我松了口气，但我的内心并没有感到任何喜悦。那一刻，我真心希望放弃我的攻击性方式，寻求和平解决之道。我不知道是否可能不必毁掉厂主即可解决化工厂的问题，因为满德里曾尽力而为却失败了。

我回到阿美纳伽，安顿下来恢复日常工作后，玛妮猜到我的心理状态，有一天过来对我说："不要因为你做了该做的事而让罪疚感进入内心。不是你而是巴巴做的。是他把那些念头放进你心里，激发你去做你所做的事。所以责任在于他，而不在于你。巴巴利用你好斗的一面摧毁这个疯子，不然何以阻止一个疯子。"

玛妮接着第一次对我透露，她也会见过厂主，请他搬厂。她对我说："我确实试过用爱赢取他。我们都试过，恳求他，让他明白事理和迁入工业区的明智之处。我双手合十对他说：'人们在创办生意时，会接受圣人的祝福。你何不将厂搬走，这样你会得到阿瓦塔的亲自祝福。带着上帝的祝福去别处办厂吧，你会成功的。'"

玛妮接着对我说："他满脸的轻蔑不屑，对我说，'我福星高照，我的家族和一个强大的政治游说团体有联系。我不需要任何人的祝福。'事已至此，我对他说：'这下你完了。'说完，我转身走了。所以我的孩子，谨记：这一切是必须发生的，这是巴巴做的。不要把责任放在你自己肩上，否则你会背负罪疚感。对你生活中的每种情形，都要让他负责。这样你的心就摆脱了任何负担。尽己所能，但要让他负责。"

玛妮的话确实减轻了我内心携带的不必要负担。不过与之同时，我现在觉得有必要舍弃攻击性的方式。我也把这个责任交给巴巴，而凭靠他的恩典，随着时间流逝，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放弃攻击性，并且知道凭靠他的恩典，总有一天它会彻底消失。

改变之时

有位居民常来找埃瑞奇，抱怨美拉巴德某个让他不喜欢的问题。他三番五次向埃瑞奇提议，为了圣地的顺利运行并且符合巴巴的意愿，

应该做某件事情。这促使埃瑞奇有一次对他作了评论。他咯咯笑着说："怎么年轻人自称知道什么事能取悦巴巴，而我们这些跟随巴巴生活的人却从未做到过？没人能确定什么会让巴巴高兴。当我们做了某件事，以为会让巴巴高兴，结果却常常相反，巴巴对我们不悦，训斥我们；而当我们认定巴巴会讨厌某件事时，巴巴却饶有兴致地亲自询问，并再三提醒满德里他喜欢那件事。就是这样。当你彰显自己知道时，你是在彰显虚妄。当你彰显虚妄时，仍陷在无明中。一个陷在无明中的人，怎可能真正知道？他怎可能知道什么让巴巴愉悦？"

埃瑞奇的语气非常温和，以至该居民忽略了话中深意，继续他的抱怨。埃瑞奇颇感恼火，对他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居民以为埃瑞奇准许他实施其提议的改变，就对埃瑞奇说："我可否告诉美拉巴德居民，我已经征得你同意去实行那些改变？"埃瑞奇说："不，不是现在，迟些。很迟以后。"该居民问埃瑞奇："那要何时？"埃瑞奇答道："我们走了以后。"居民评论道："噢，这是你说不行的方式。你还会活上十来年呢。"埃瑞奇非常缓慢、语气严肃地说："那比你期待的要快得多。我们退场的时间已经临近。"居民又问他："是什么让你觉得你的时间快到了？"

埃瑞奇答道："我们现在已经不适应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只好退场。当来到巴巴这里的年轻人试图教我们怎样爱巴巴，试图教我们取悦我们的至爱时，我们就知道自己是时候退场了。我们是时候让权给那些自认为比满德里更了解巴巴的人了。"

埃瑞奇说完，现场一片肃静。埃瑞奇说话时带着的力量穿透了该居民的内心，之后他不吭声了。尽管埃瑞奇说得温和、轻柔、缓慢，但巴巴的力量透过他的话流溢出来，触动全体听者的思想心灵。

还有一回，朝圣者巴士驶离美拉扎德后，傍晚我和埃瑞奇一起坐着。克莱格恰好在场，我们在随意聊天。克莱格问了埃瑞奇如下问题。"埃瑞奇请告诉我，在你看来，巴巴爱者的内在品质是什么？在你看来，巴巴爱者和世俗人品质上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我插话说：“哦，我可以告诉你。很简单。试着跟对方说说话。如果他不讲道理，你没法和他相处，可以肯定他就是巴巴爱者。”克莱格和埃瑞奇皆大笑。埃瑞奇知道我指什么情况。我们在美拉巴德做工作时，居民爱者们经常相互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满德里不得不时常提醒我们注意，工作中保持和谐才是巴巴的工作，一个这样做并且不断取悦至爱的人，才是巴巴爱者。

埃瑞奇有一次在满德里大厅亲自说，他不是巴巴爱者。他说，爱巴巴是那么困难，是他做不到的事情。“最多可以把我称为巴巴的跟随者，因为我努力服从他，努力跟随他。”这就是埃瑞奇对自己的评论。此时，克莱格直接问我：“在你看来，满德里与巴巴社区的其余人有何不同？”

我对他说：“这很简单，谁都能看出。满德里总是彰显巴巴，从不彰显假我。即使在讲故事时，他们也从不断言这个对、那个错。他们总是彰显巴巴，说‘这是巴巴想要的，这是我认为会取悦巴巴的’，而不像一些巴巴爱者，那些人随时准备为某个珍惜的观点战斗至死。满德里没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只彰显巴巴。他们珍惜巴巴而非假我。因此他们不展示自己。”

言毕，埃瑞奇表示我说得对，很中肯。克莱格接着问我另一个问题。“那你觉得他们何以能时时做到这点？”我说：“满德里身上没有自我。只有巴巴，因此他们彰显巴巴。”

埃瑞奇纠正我道：“你说错了。即使满德里身上也有自我。假如自我彻底消失，他们就会融入巴巴。自我在，但是该自我没有对虚妄的认同。他们的自我安驻于巴巴，彻底与他认同。事情就是这样。”

爱之伤痕

在伴随满德里的生活中，我看到他们为居民们扮演着，巴巴曾为他们扮演的同样角色。唯一的不同是，他们从不宣称自己的伟大，而巴巴则反复强调他是上帝。由于满德里从不彰显自身权威，我们往往倾向于忽视他们的温和建议，以为我们更了解巴巴的方式。

此外，满德里的一些行为，从世俗角度来看貌似负面，即使对那些在他们身边亲密共事的人而言也太难理解，以至我们的有限头脑常感挫败，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困惑。尽管如此，那些努力紧紧抓住巴巴的人，最终会消除其困惑，能以更佳的眼光看待事物，这有助于他们理解满德里的伟大。我可以说，藉着巴巴的恩典帮助我抓紧他，这转变了我的感知，帮助我以更佳的眼光看待事物。从我的新视角来看，满德里的负面残忍行为实乃仁慈之举。

为了给读者一个比方，我举个例子。看到一名医生剖开活人的心脏，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像是谋杀，他们受到惊吓逃之夭夭，把目睹的情景告诉世人。然而，与该医生密切协作的团队则知晓这种貌似残忍之举背后的原因。医生正试图通过给病人的心脏施行精巧的手术以挽救他的生命，否则病人就会死掉。在一些人眼里显得残忍的行为实乃仁慈之举，只为少数人所赏识。正是医生的爱，激发他运用高超的技术努力尝试这项复杂的任务，其最终将会减轻病人的痛苦。

满德里就是这样的医者。他们剖开那些来找巴巴的求道者的心灵，以便帮助他们看到内部的丑陋。他们施予的敲打就像外科专家的行为，旨在去除心灵周围的秽物，以便我们的心灵可以自由地感受神爱流经之，由此获得重生。他们确实是心灵的医者。

这就是我所目睹感知的。满德里完全是巴巴的人，他们的任何行为怎可能伤害任何人呢？如果巴巴是他宣称自己所是的，那么满德里就是巴巴宣称他们所是的，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用其行为（无论负面还是正面）伤害任何人。既然如此，我们明确知道正是这样，那么我们都是安全的。不仅安全，而且是非常幸运的灵魂，在外科专家的手中接受心脏治疗。

我想分享一个朋友对我讲过的故事，来阐明观点。“某个村子里住着一对母子。母亲整天要在农场忙碌干活，她会带着才几岁大的孩子一起去。她一边干活，一边会密切留意着孩子。但是有一次，孩子从农场溜达远了，朝邻近的丛林走去。

“突然，一只老虎从丛林跑出，袭击这个孩子。听到孩子的尖叫声，母亲不顾性命安危奔向老虎，并尖声呼喊，让人来救孩子。老虎咬住了孩子，正要把孩子叼走，此时母亲赶到现场，抓住孩子伸出的腿，拼命地握紧，一边尖声喊叫。

“老虎企图拖走孩子，但这名母亲同样决心坚定，竭力救孩子。她使出全身力气拽着孩子，在此过程中指甲扎入孩子的皮肉，造成伤口，但同时使她牢牢抓着孩子。就在这时，村民们拿着棍子刀剑冲了过来，开始攻击老虎。老虎丢下孩子，逃掉了。孩子被老虎咬伤，立即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过了数日，随着孩子的康复，老虎袭人的消息传遍邻近的村镇。报纸记者纷纷赶到这个寂静的村庄采访故事，并给孩子拍照。其中一名记者让孩子脱衣拍摄伤疤，孩子高兴地答应了。他脱下衬衣后，指着胸腹被老虎咬衔过的伤疤。

“记者注意到他的脚上有些疤痕，便问起。孩子答道：‘噢那些疤痕。那是因为我母亲深爱我而造成的。为了救我，母亲抓着我的脚，指甲扎入我的皮肉。就因为她牢牢抓着我，老虎没法把我拖走。为了救我的性命，我母亲不得不这么做。她不得不给我造成这些小伤痕，才能把我从虎口中救出。不然我早就死了。这些伤痕反映了母亲对我的爱。’”

以类似的方式，满德里正使出全部的力量抓着真理道路上的居民们，以便将他们从摩耶的口中救出。为了做到这点，他们往往不得不把指甲扎进去，旨在抓牢我们。虽然时常令人疼痛，他们的意图却是纯洁高尚的。他们出于对居民们的爱才这么做。不然，我们早就毁灭了。回顾这些伤痕，我视为满德里给我的真正礼物，我的内心深深地感动于这些伤痕所代表的努力和爱。这让我常想起他们的真爱，若没有这种真爱，我早就毁灭了。

善可能成为障碍

在伴随满德里工作的头几年，我注意到他们不希望我们涉入所谓的“善事”或慈善工作。如果我们建议这么做，他们往往会不悦，训斥我们说：“你是为此而来，还是为巴巴而来？”我一直不理解满德里的这方面，因为我总认为巴巴希望我们做慈善工作、为他人做善事，不过我会继续做满德里让我做的事情。以此，我设法做到保持心理平衡和理智，因为看到他们阻挠居民努力做我眼中的善事真令人不安。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头脑开始质疑他们的行为，按捺不住，于是向宝吉和埃瑞奇提出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惊人地相似，消除了我的一些疑惑。按他们的说法，像世界上常做的善事或慈善工作，会制造骄傲，使灵魂更深地纠缠于幻相。这样的灵魂往往倾向于更多地被束缚在他们所做的善事中，因为他们看不到：所谓的善事在膨胀他们的假我，灵性上束缚着他们。这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善事或慈善工作就是灵性服务或无私服务。这样的工作往往有自私动机，即使是出于无私动机真诚地做，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滋生骄傲，因为做事者开始感到自己多么有灵性。

另一方面，真正的灵性服务是服务上主，或服务那些意识与主合一者，比如至师或成道者。灵性服务可能是非常艰难的经历，只有那些具备大勇者才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因为它会带来巨大的考验和磨难。一个人必须准备好将自我彻底抹灭，毅然在大师手中不断地经受羞辱，仍带着微笑继续服侍他，牢记大师永不会犯错。只有下决心成为他的，才能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样的灵性服务，完全不同于经营孤儿院、养老院或免费医院之类的慈善工作。

尽管我理解满德里所解释的不同，却无法放弃自小接受的无私服务观念。我花了几年时间才最终从内心领悟到满德里试图表达什么意思，或者他们为何阻止我们做这类善事。当我最终明白时，才意识到满德里是努力用这种行为引导我们走向真正目标。

接下来的故事也有助于我理解，善何以经常变成障碍。在某个城镇，

有位完全献身于主的牧师，尽心尽力地履行其牧师职责。他会于凌晨 4 点醒来，向主祈祷，然后开始每天的例行事务，接待来向他寻求指导的民众。可以说，他是各方面都做得很完美的理想人物。他不仅尽善尽美地做事，其行为还反映了为主做工让他引以为傲。

过了一段时间，这位享受例行工作的牧师，变得执著于行善。为了凌晨 4 点醒来做祈祷，他会把闹钟设在 3 点半。有一次他忘了设定闹钟，睡过头了。临近 3 点 45 分，看似牧师即将错过他的晨祷，这时魔鬼介入叫醒了牧师，并斥责他疏忽日常职守。牧师没有留意是谁叫醒他的，谢过魔鬼，便匆忙投入晨间例行事务。就这样，魔鬼帮助牧师恪守了与主的凌晨 4 点约定。上帝对魔鬼的这个举动感到困惑，便直面问他：“你的工作是引诱人们离开我，可今天你帮助牧师及时起床做晨祷。你为何那么做？”

魔鬼笑着说：“我的工作做得很到位。要是我没有及时叫醒牧师做晨祷，他的内心会因为错过晨间例行事务而懊悔不已，甚至会因为想念你而放弃睡眠。不仅如此，他内心的懊悔还会帮助他为了你的爱而舍弃一切。我通过及时叫醒他祈祷，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他深陷于自己所做的善行中，以至看不到自己在服务于我慢而不是服务你。他要经历很久很久才能意识到这一点。我现在无需担心他了，因为他仍是我的，在他真正转向上帝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故事不仅帮助我理解了满德里的行为，还使我认识到何为灵性服务。我确实花了很长时间才领会这点。

重视神看轻生活

2000 年，我的健康突然垮掉，当时我对一系列问题感到非常困惑。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我应该遵循的治疗路线。因为像对抗疗法、顺势疗法和印度草药疗法之类的传统医学治疗都让我的身体走下坡路，我不禁感到越来越困惑，于是求助于其他类型疗法。我不会说我做了正确的事，但当时根据男满德里（主要是埃瑞奇）告诉我的一些情况，在我看

来是正确的。

我知道，女满德里一贯劝诫巴巴爱者，不要去找任何一种信仰治疗师、精神能力治疗师以及使用灵气、普拉那等等能量疗法的治疗师。她们把所有这些疗法都归属于秘学领域，并劝诫所有的巴巴爱者不要沉迷于这类治疗，因为巴巴警告他的爱者不要涉足于秘学。她们给每个人的建议很简单——服药、持巴巴的名。把事情百分之百交给他，无论发生什么，要确信他在做此事，对你最有益。在每一件事上，包括你的健康问题，都要信任他。

倘若我听从女满德里的这个简单建议，会省得受很多苦。是我的头脑——它爱玩智力体操——为我制造了一种情形使我开始相信这是可以的，至少有一段时间做了那些后来令我懊悔的事情，因为它增添了我的痛苦、困惑和内心冲突。

有一次我和埃瑞奇在一起，和他谈到能量治疗这个话题，以及甚至所谓的传统医学从业者也在接受能量治疗的理念。它更多被视为科学，而非秘学。于是我问埃瑞奇，巴巴为何限制他的爱者去找这样的治疗师。埃瑞奇的答复使我大吃一惊。他说：“我不觉得巴巴设过这样的限制。”惊讶之余，我问他：“可女满德里总是告诉巴巴爱者不要沉迷于这类治疗。是发生了某种事情让她们这么说的吗？”

埃瑞奇停顿良久，之后说：“我不知道女子们和巴巴之间的所有情况。不过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我觉得会对这类争议性话题有所启发。有一次达善活动后，一名巴巴爱者问巴巴，他可否去拜见一位居住某地的瑜伽士。巴巴对此人说：‘我每时每刻都在照顾你的灵性需要，你不必为此去找任何别的灵性大师或瑜伽士。不过，你若为别的理由想去那里，是可以的。’”

当时埃瑞奇觉得，别的理由应该是出于健康原因，比如为了健康向瑜伽士学瑜伽。我误会曲解了埃瑞奇说的话，视为准许我沉迷于秘术疗法。回想起来，我觉得埃瑞奇从未赞成这样的事情。不过他并没有断然说：“不。不应沉迷其中。”他让个人自行决定想要怎么做。他只是

叙述了发生在巴巴身边的事实。

回头看来，我觉得巴巴的话“我每时每刻都在照顾你的灵性需要”本身即是完整的。他为一个真正的求道者承担全部责任，照顾其一切需要。我的头脑忽视了第一句话的无限深度，反而更多地停留在第二句话上，即“为别的理由是可以的”。

当时假如我记得自己并不是这个肉身，而是通向上帝旅程中的灵魂，就不会存在所有这些“别的理由”。我的唯一理由，本该是追求与神圣至爱的结合。作为追求融入海洋的水滴，我本该不顾一切逆境，保持专注于我的旅程和目标。是我对失能的恐惧、对完全无助地依赖他人的恐惧压倒了我，我确实纵容自己去找过一些治疗师，结果只是增添了我的痛苦。

埃瑞奇的再三警告——“不要失去焦点。谨记，这全都是梦。不要让梦压倒你。”——最终救了我，使我摆脱了这种恐惧。我懊悔当初忽视了他的警告，正如埃瑞奇所说的：我重视生活，却看轻神！这就是我受苦的原因。他会告诉我们:“了结一切痛苦很简单。重视神，看轻生活。”

我记得遇到过若干巴巴爱者，他们在不同的时期涉足过秘术疗法，尽管一开始它貌似有助益，但随着他们更深地关注巴巴，这些治疗技术明显对他们失去了效力。事实上，有些巴巴爱者自己曾有某种触疗能力，能够用于帮助他人。他们声称自己关注巴巴后，就失去了那种能力。

考虑到我的亲身经历是负面的，有一次我确实向埃瑞奇提出这个问题。“埃瑞奇，很多巴巴爱者去找各种信仰治疗师或能量治疗师，这些人会做手触治疗。其中大多数治疗师，都有良好的治疗记录，至少对世俗人如此。但如果一个巴巴爱者去找这类治疗师，好像该治疗师无法提供帮助，特别是倘若这个爱者已经关注巴巴很久的情况下。即便一开始有帮助，过了一段时间，随着爱者与巴巴的关系加深，所有这些治疗似乎对他都不管用了。何以如此？巴巴阻止了他自己的爱者被治愈吗？治疗师的力量为何不能在巴巴爱者身上生效？是巴巴阻止了吗？”

埃瑞奇回复如下：“当你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如果点燃一

支蜡烛会怎么样？虽然烛光没多少亮度，但因为房间暗，所以散发的光可以照亮一个黑暗房间。暗淡的烛光有效地照亮了房间。但如果房间里的荧光灯被打开呢？烛光的效果会怎样？烛光会显得不起作用。烛光的亮度是在的，但荧光灯的亮度要强得多，因此烛光就不起作用。

“如果把这种荧光灯放在户外明亮的太阳光下，会怎么样？会带来影响吗？不会。在太阳光下，明亮的荧光灯都变得微不足道、不起作用，因为太阳光的亮度效力是荧光灯的千万倍。就是这样。所有这些所谓的治疗师，不管他们有何种能力，都像烛光或灯光，而巴巴则是太阳光。他的所有爱者都受到太阳光的直射。因此较小的光源就没有用了，所以爱者们应该完全专注于巴巴，而不是东奔西走。他是一切光明之源，一切事物之源。因此要一心专注于他。紧紧抓住他。除他之外，别无存在。不要忘记这点。”

埃瑞奇结束这番对话时，我真希望他老早就告诉我这点，省得我受那么多苦。也许我命中注定要受苦之后才能得到这个教训。

违背巴巴的命令

印度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也很多元化。尽管如此，也有陈规陋俗及教条的重大弊端。这点不仅在农村地区很普遍，也存在于城市。我发现，就连巴巴爱者有时也会墨守这些毫无意义的僵死习俗传统。大多数爱者都知道巴巴在他的讯息中说过，他是来摧毁世界上一切肤浅的仪式典礼的。

尽管知道这点，许多巴巴爱者担心因不循传统被社会或社区排斥，依旧墨守传统。有个这样的印度传统（主要为印度教徒所遵循），涉及向长辈顶礼以示尊重的习俗。巴巴关于爱者不得让任何人顶礼以免接受任何形式敬礼的警告，可能在很多印度教跟随者当中引起疑问。有很多次，数名巴巴爱者都曾向埃瑞奇提出这些疑问。

按埃瑞奇所述，只要其中不涉及崇拜因素，就没有关系。传统的印度教顶礼只是表示尊重。此外，在一个家庭中，长辈与孩子之间自然存

在着业相的给取。而巴巴告诫爱者不要接受人们的顶礼，是指那种涉及崇拜因素的行为。如果该行为是带着那种意图做的，就不可以接受，因为让人顶礼者会接收向他顶礼者的业相。埃瑞奇严肃认真地警告巴巴爱者，要绝对避免这种行为，因为这是巴巴唯一不宽恕的事情。所有满德里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完全一致。他们会把巴巴的警告传达给每个人，其中巴巴说过：他可以宽恕任何事情，除了虚伪。

巴巴在世期间，曾有多个亲近爱者偏离正道，招致巴巴不悦。其中几名爱者，实际上刚开始是为了传播巴巴的爱而向人们谈论教导他的讯息。不过后来民众开始向他们敬礼，而不是把敬礼献给巴巴，这时接受敬礼者开始享受之，并最终对此成瘾。尽管巴巴再三警告制止，他们还是不能自拔，继续这么做。最后，巴巴与这类爱者中断一切联系。

在放纵于这种行径的爱者当中，最突出的是马内克·梅塔、巴巴达斯和维布提。他们的故事记录在书中。就三人最初为巴巴做的工作而言，他们曾被视为几乎像满德里那样亲近巴巴。但后来，正如埃瑞奇所述："由于接受巴巴爱者们的敬礼，他们开始像吸鸦片般成瘾，正如鸦片成瘾者欲罢不能，一个索取敬礼的人同样会感到少了它就难受。这导致他的灵性堕落，因为他收集了那些向他敬礼者的大量业相。这是巴巴就此说过的话。"

诸多中心的巴巴爱者常常问起，在演员必须扮演巴巴的演剧期间，该有的正确礼仪。埃瑞奇和所有的满德里成员警告说：在演剧期间，巴巴爱者要非常小心，确保观众不要以任何形式向演员敬礼，不管通过顶礼、拥抱还是哪怕双手合十以示崇拜。确保这一点，是演员和导演们的责任。演员的任何疏忽或过失之举，促使观众以任何形式向他们敬礼，都无异于把巴巴的警告置若罔闻。演员在当时可能对之感觉良好，甚至可能认为这都是巴巴，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却在接收每个向其顶礼者的业相。

有一回，一名巴巴爱者就该问题和埃瑞奇争论起来，陈述其观点：戏剧演员只是巴巴的一个有形媒介，人们实际是在向巴巴顶礼，表达他

们当时自然流露的虔诚热情。这名巴巴爱者并不觉得这样的做法等于违背巴巴的命令，因为它是带着念记巴巴的精神所做的。

埃瑞奇回复道："要小心头脑的欺骗。它会让你相信形形色色的东西。在演剧期间被激发的这一切情绪情感不会把你带近巴巴半步，尤其在你违背他命令的情况下。不仅接受敬礼者受束缚，而且致敬者也受束缚，因为你们在违背巴巴的命令。这种内心情感的爆发，应该在记着巴巴的愉悦和希望的前提下，完全只向主表达。否则，对直接或间接沉迷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危险的。"

埃瑞奇随后对那些制作戏剧或参加演出者，给出如下指导原则。"参加演出的演员应该始终记得，这只是一部戏，不要在演出结束后继续演戏。他们应该意识到至爱的希望和他的命令，从而负责任地行事。不管在演出期间还是之后，在观众和演员（尤其扮演巴巴的演员）之间不应该有任何互动。这样的互动往往会在观众中自然激起一种痴狂热情，最终造成他们向演员敬礼的情形。

"演员和导演们有责任确保不发生这种棘手的事件。他们应该在演出前后发布公告，以警示观众注意巴巴的命令。观众需要被提醒：巴巴每时每刻永远都在。他无需有形的媒介来接受爱者的爱。他是永恒的完人，随时可被任何走向他的人所企及。同样必要的是，演出结束后，演员们通过亲自向巴巴的照片顶礼，来打破观众的痴迷。他们亦可唱诵巴巴的阿提，并让观众加入同唱。这样，观众和演员中自然激起的全部虔诚热情会被直接献给主。这会极大地取悦巴巴，因为那时你不会违背他的命令，在献上爱的同时恪守他的希望。这就是该有的做法。

"作为额外预防措施，扮演巴巴或他的任何大师的演员，都应该去后台卸下戏服后，再同各种层次的观众打成一片。还有必要让扮演巴巴的演员向巴巴照片顶礼，和大家一起做阿提。这样，他会帮助观众将情感和注意力从他身上转向巴巴。不要懈于采取这些预防措施而招致至爱不悦。万一观众中有人最终还是向演员顶礼，该演员就必须以同样的动作回礼。这是巴巴对每个人包括满德里的命令，至今为满德里所遵守。"

埃瑞奇最后说的，是许多朝圣者多年以来有目共睹的事情。即使满德里年迈身弱，出现健康问题，仍勤勉地恪守巴巴的命令，直到最后一息。如果有任何巴巴爱者偶尔向他们顶礼，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动作向那名爱者回礼，正如巴巴要求的那样。

另一次，有人对埃瑞奇表示，《忏悔祷文》包括了对虚伪的宽恕。埃瑞奇回复道："没错，只要这样做的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请求宽恕，巴巴确实会宽恕他的行为。《忏悔祷文》意味着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行径感到后悔，并努力不再重犯。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悔疚，并下定决心将来不再重犯。"

"但如果一个虚伪者继续为其行径辩护，继续沉湎其中，就走上了毁灭之路，将遭受大苦。不要对巴巴的话掉以轻心，玩火自焚。尽量用心灵领会巴巴话中的精髓。不要在头脑中玩弄文字，头脑会欺骗你。巴巴不想要自居大师者在他身边。他想要那些愿意成为完美奴隶者。他不想要自命不凡者。他想要那些甘愿在他足前成为尘土（什么都不是）者。"

埃瑞奇接着讲了巴巴达斯、维布提和马内克·梅塔的故事，以阐明上述的话。"马内克·梅塔和巴巴达斯，靠误导巴巴爱者以沉湎于接受人们的敬礼。尽管巴巴再三警告他们停止那么做，他们还是拒绝了。最终巴巴与他们中断一切联系，还致函所有的巴巴爱者通报此事。他还警示他们，不要和这类人保持任何联系。巴巴甚至劝阻爱者不要同他们说话。总之，巴巴要求他的爱者避开这类人。"

"另一方面，维布提后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来找巴巴请求宽恕。原来，冒充灵性大师的维布提，因为让某个女弟子怀孕而陷入警方追责的麻烦。他来求助巴巴。巴巴拒绝帮他，因为他已经违令，可当他苦苦哀求宽恕时，巴巴心软了。巴巴答应帮他，条件是他将来不再沉湎于这类事情，而且他将不得不经受多年的可怕病苦，才能消除因接受敬礼收集的业相。不过巴巴对维布提承诺，会帮助他度过这一切，只要他无保留地听从巴巴，病苦也会消失。维布提果然身患麻风病，经受多年折磨，但最终彻底痊愈，并保持忠于巴巴。"

埃瑞奇最后说得非常轻柔缓慢，使他的话具备应有的冲击力。“倘若，在巴巴宽恕他之后，维布提都受了那么大的苦，想一想那些终其一生沉溺于此类行径的可怜人，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痛苦。”

“他们是我的”

在伴随满德里的生活中，我经常注意到，许多在古鲁帕萨德和其他公众达善活动期间有幸陪伴过巴巴的老爱者，在巴巴离开肉身之后，会与满德里发生冲突。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对像我这样从未见过巴巴的人来说，我在书中读到关于巴巴的所有品质，在满德里身上都能找到。事实上对我而言，他们是巴巴运作力量的纯粹反映，巴巴为我们留下的有形精神。的确在他们身边生活和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但在巴巴身边亦是如此。

不过，也有一些巴巴时代的老爱者，对满德里怀着极大的爱和尊重。美赫文·杰萨瓦拉就是一位这样的爱者，他总是高度评价巴巴的满德里，始终对他们表现出尊重和崇敬。多年来我逐渐了解他，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有不少巴巴时代的老爱者与满德里相处不融洽，经常批评他们？你属于那些总是很尊重满德里的人，可他们为什么会那样？”

美赫文答道：“绝大多数见过巴巴的爱者，都与他建立直接的个人关系。其中一些爱者和巴巴相处的时间很短，往往不能全面了解巴巴的满德里。巴巴常在公众聚会上羞辱他的满德里，作为灵性训练的一部分。为了纠正一些新爱者，巴巴有时会训斥满德里或挑他们的毛病，其实并非满德里自身的错。人们目睹这点，头脑中形成对满德里的片面看法。

“但我们中的一些人经常陪伴巴巴，甚至有机会同满德里打交道，却不但注意到满德里的伟大，还见证了巴巴对他们的爱。满德里在他身边过的生活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少人能够经受得住巴巴让他们经历的事情。只有他的圈子成员——满德里成员，能够承受那样的艰辛、羞辱和剥夺，而且继续将他们的生命献给对巴巴的爱与服务。

“且不说大家所目睹的对满德里的公开羞辱，我们一些人还看到

巴巴怎样表扬他的满德里，并强调他们的伟大。他常常强调：这些灵魂经历了累世的苦行，才有资格被纳入他的圈子。谁都不应该把自己同他的圈子成员相提并论。不可以评判或批评他们，因为他们完全是他的。”

美赫文补充道：“确实巴巴会公开羞辱他的满德里，但如果公众中有任何人或任何爱者向巴巴抱怨他的满德里，巴巴会非常不悦。他往往会对那个爱者非常生气，训斥他：‘你竟敢批评我的满德里成员。他们都是宝石，每一个都是。’”

听完美赫文所言，我深感庆幸，巴巴为像我这样的迷失灵魂留下了这般的宝石。

看见与觉察

在埃瑞奇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连短途行走都有困难，需要搀扶。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去信托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大约这个时期，他的视力已衰退至极，需要助手为他读信。有一次，工作人员送来一份有关公务工作的申请信，让埃瑞奇过目。助手们看过后，等埃瑞奇较空闲时，其中一名助手把信念给他听。

这名助手念完信后，埃瑞奇问他信中各项内容是否正确，有无需要修改处。埃瑞奇这一问促使助手们又浏览一遍信，大家都觉得没问题。埃瑞奇再次问：“你们完全确定？”大家都说没问题，这时埃瑞奇轻声说：“检查一下信的日期，看对不对。”真奇怪，日期中有个谁都没注意到的错误，更奇怪的是，尽管埃瑞奇没有看，却知道有错误。

当天傍晚时分，埃瑞奇正准备离开时，又发生一件类似的事。平常迪瓦娜会在司机的帮助下，把埃瑞奇的随身用品放上车，再启程去美拉扎德。这天她也照做了，却找不到他们带来的雨伞。她拼命地四处寻找。埃瑞奇问她怎么回事，她回复说伞不见了。埃瑞奇随口说：“去门后看看有没有。”

迪瓦娜过去一看，伞果然在那儿，夹在门和墙之间。大家都笑了，迪瓦娜对埃瑞奇说：“你说你看不见，可是瞧这讽刺。上午我们所有视

力正常的人都读了信，可竟然是你注意到错误。我们到处找伞，但却是你发现的。为什么你看不见却能做到这些？”

埃瑞奇轻声答道：“虽然我看不见，却能觉察到事物。”满德里成员觉察事物的这种禀赋常常令我叹服。

源自体验的话

宝吉习惯于一遍遍地复述一件事情。他不只是复述一两天，而是会一连数日有时甚至几个月讲同个问题。尽管我们对宝吉的这种做法已经习以为常，可是当他在工作方面这样做，让我们连续多日一遍遍地记下同样的要点时，简直快把我逼疯了。对一个每天主要从事户外工作、处理不同情况的人来说，我发现宝吉的这个习惯单调至极，将我的忍耐力考验到了极限。下面的故事阐明了我要说的情况。

话说有个农民，他的土地原本已由信托购买，几年后却向信托索取要求。他找地区法院上诉，设法获得对他有利的判决。我们向高等法院上诉，法院作出对我们有利的初审裁定。此案已被受理，但可能要花十年时间才能进入终审阶段，因为这类民事纠纷案在法院堆积如山。由于根本没有机会在十年之内举行终审，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宝吉居然天天召见我，让我记下关于此案我需要提请法官注意的要点。他每天口述同样的要点，如此数日后，坚持要我把美赫纳施叫来，因为他还希望美赫纳施了解此案。

美赫纳施是辩护律师，当时在下级法院执业。美赫纳施在地区法院监管过这件土地纠纷案，当时一名资深辩护律师代表我们打官司。案子上诉到高等法院后，我会陪同美赫纳施去。正因为这点，一天上午宝吉希望美赫纳施在场，并要我去叫他。我见到美赫纳施并通知他，宝吉就土地纠纷案召见他。美赫纳施只是说他迟点会来。然而，他根本没有露面。

第二天，又发生同样的事。宝吉要我叫美赫纳施，我照做了。尽管美赫纳施答应迟些会来，却一直没来。过了良久，宝吉问我：“美赫

纳施怎么没来？你告诉过他我要见他吗？”我答道：“是，宝吉。让我去看看怎么回事。”我去找美赫纳施查看，为何他答应过要来，却不来见宝吉。他昨天也这么做。我问他是否由于某种原因在回避宝吉。

美赫纳施笑着对我说：“我在他身边花了几个月记下了土地纠纷案的要点，我已经知道案子的重点。”说完，美赫纳施去打开他的文件柜。他取出两三份文件给我看。卷宗写满了宝吉让美赫纳施记录的一模一样重点。我简直不敢相信。美赫纳施一定备受煎熬，不仅听着同样的话，还要将其打印存档。

现在我只好回去给宝吉一个理由，告诉他为何美赫纳施不来见他。如果我告诉他真相，他可能会感到不悦，因为美赫纳施毕竟是他的儿子，但我能理解美赫纳施为何至少在这件事上躲避他。我左右为难，是埃瑞奇和玛妮的建议解救了我。他们说过：“巴巴讲，你必须说实话，但你不必什么都说。”于是我进去，对宝吉说：“美赫纳施马上要为信托的工作去一趟征税官办公处，今天会迟点见你。”然后温和地建议宝吉：“你何不把所有的信息告诉我，今天迟些美赫纳施有空时，我会分享给他。”宝吉同意了，我自忖问题现已解决。

可是次日，宝吉又派我去叫美赫纳施。我觉得自己又被困住。我就去把整个情况通知美赫纳施，还告诉他我是如何包庇他的，但宝吉今天又要见他，如果他继续每天这么做，最好至少偶尔进去见见宝吉。可美赫纳施不愿听我的建议，让我继续编不同的借口。

由于美赫纳施要为信托进行的多个开发项目与不同的政府部门打交道，我基本上会给宝吉同样的借口，但每次提一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并向他保证：美赫纳施一回来，我就对他分享信息。比如某一天我告诉他，美赫纳施要去 PWD（公共工程部）办理道路事宜，另一次我会说他得去税务员办公室处理土地工作。

随着时间流逝，宝吉日复一日地这么做，毫无停止迹象，我用光了借口。不知该怎么对他说。所以有一天，宝吉要我去叫美赫纳施时，我恳求他说：“宝吉，有大量的信托工作需要从不同的政府机关征得批

准，你知道，哪怕为了获得一项批准就得跑很多趟，有时要连续数月，所以美赫纳施每天都得去见这个那个官员。如果他不这么做，工作就无法完成。况且，我一直在对他分享信息的。”

宝吉回复：“他还是应该尽量过来，因为我不仅要给他信息，而且他从我这里接受的东西是全然不同的。谁都可以给你法律建议。甚至灵性上的谈话，也谁都可以给你。一个人可以博览群书，再给你灵性方面的知识。但此人体验真理了吗？你听那些伴随真理生活并且有亲身体验者说话，完全不同于听一个世俗人说同样的话。”说完，宝吉结束这个话题，再也没有让我去叫美赫纳施。

我没太注意宝吉的话，坦白讲，并不理解甚至没有意识到他言语中的意义。多年来，我听到宝吉反复说过：“聆听那些体验真理者说话，完全不同于听一个世俗人说同样的话。”

多年后，当我阅读《美赫主》，看到巴巴说的话“我的言语讯息承载着我要传递给读者的灵性能量，哪怕读者看不懂内容”，才终于明白宝吉说的意思。巴巴甚至要求他的亲近爱者，即使看不懂也要阅读《神曰》；对不识字不能阅读的爱者，巴巴则要求他们让人读给他们听。我过去几乎没意识到，巴巴通过满德里这个工具，即使现在也可以像他在肉身中时所做的那样继续工作。

我记得，有多次遇到西方巴巴爱者听宝吉的讲谈，即便他是为方便印度人用印地语讲的。我问他们既然听不懂印地语为何还要听宝吉的讲谈，他们答道：“我们从他那里接受的东西不是通过言语。它从他的内在流出，淹满我们的心灵。这是我们最为享受的。”对我来说，这证实了我内心一直知道的：巴巴通过他的满德里，就像他仍在肉身中一样继续工作。

渴望与归属

在满德里大厅，常有朝圣者讲述他们怎样来到巴巴这里的经历。埃瑞奇会鼓励他们这么做。很多朝圣者常讲述他们的体验，看见巴巴以

他们崇拜的上帝的各种形象向他们显现。有一次，当一个朝圣者讲完他的体验时，埃瑞奇说：“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有种种体验，而我们，满德里却没有任何这类体验？”埃瑞奇说完，另一个朝圣者问他：“你能否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

埃瑞奇非常缓慢地答道：“是你心中的渴望，邀来他临在于你的生活。有那种体验的人因为渴望，所以得到。而我们，满德里成员，没有这样的渴望。因为他一直在，我们怎可能渴望他？他从未在我们的生活中缺失。你只会渴望生活中缺席的人或对象。我们跟随他生活，他的在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即使巴巴离开身体后，他压倒性的在继续被我们感受到。我们一刻都没有错过他。因没有分离，就没有渴望。所以我们不会像巴巴爱者那样获得看见他异象的体验。朝圣者渴望之，目睹这些异象是他们的好运。但这不是我们的命运，因为我们没有机会体验那种渴望。”

埃瑞奇随后停顿良久，说道：“但我们的命运是，尽管我们不渴望他，但却归属他。朝圣者渴望，而我们归属，这是我们的好运，因为我们已经是他的并归属他。我们体验克己和折磨的生活。他给我们真体验，这是他只给特选者的。这种折磨和痛苦是我们的命运，因为我们归属他。满德里已经是他的。”

爱的力量

有一次我对一个居民很生气，他总给我的工作制造障碍。我试着跟他讲道理，可他不听，我就发火训斥他一顿。埃瑞奇从远处看到，但什么也没说。那天迟些，我和他在信托办公室喝茶时，他问起此事。我向他解释了整个情况，埃瑞奇问我：“你干嘛发那么大火？当你发火时，说话粗鲁，恶语相向。你为何那样说话？你就不能保持定力友爱说话？你为何举止那么粗鲁？”

我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道：“我警示过他。我试过友爱地讲道理，可他不听，所以我才这么做的。不然他会在工作中制造各种障碍。”

埃瑞奇停顿片刻，之后轻柔地说：“记住这一点：没有理由粗鲁。不要为之辩护。”我开始抗议说：“这种情况下，我还能怎么做？”埃瑞奇答道：“找办法，你会找到千万种；找理由，你也会找到千万种。选择权完全取决于你在找什么。”那一刻埃瑞奇对我说的话莫名地有力，以至穿透了我的思想心灵。

尽管我仍会发脾气、说话粗鲁，但会立刻想起埃瑞奇的话“没有理由粗鲁”。一记起此言，我会作出有意识的努力，请对方原谅。即便我对，也会道歉说：“请原谅我的无礼。”我注意到，这个简单的举动不仅在自己心中、也在对方心中消除了怨恨。被这些小小的胜利所鼓舞，我会缠着埃瑞奇在这方面给我更多的指导，以便我务实践行，转变我内心的攻击性。

一天，埃瑞奇较为空闲时，对我说：“试着寻找每个人内里的巴巴。他是一切生命中的生命，这意味着在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格的中心，你都会找到巴巴。正是巴巴被围困在某个业相模式中，该业相模式制造了‘泡沫’，即我们所认同的一个人的人格。该个体只做业相模式推动他去做的事。如果你看到这个人格，仅在该层面上互动，就会产生分歧，有可能你会被激怒发火。要尽量忽略这个（被编程按特定方式行事的）业相模式，而去看被困在该模式中的巴巴。

“实际上，正是巴巴被困在每个人的业力印象模式中，试图从中解脱。尽量看到这点。培养认出并牢记这点的态度和心境。总有一天你将开始觉察之。当你开始觉察之，所有的怨恨将会了结。只有这种觉察才能帮助你忽略人格，并且爱每一颗心灵中的巴巴。

“所以，当你发脾气时，就用这个认识平息头脑。努力看到刚才激怒你的那人内里的巴巴。这不仅能帮助你摆脱怒气，而且你还能够原谅及忘记，并怀着爱拥抱那人；因为在那一刻你其实是在拥抱巴巴。不断地为此努力。如果你发了脾气也没关系，但事后要采取纠正措施，也就是学习原谅及忘记，并生发对那人内里的巴巴的爱。不要带着怨恨和怒气一走了之，因为这些情形会跟着你，日后让你尝到苦果。”

埃瑞奇的方法看似很简单，然而我内心的障碍和攻击性业相模式，使我无法运用它来解决我与多个亲人好友及居民的关系问题。正如埃瑞奇所述：“除非你原谅并忘记，否则你不可能生发对对方的爱。”多年来令我痛苦的所有伤害都储存在记忆中。我没有忘记这些，因为我尚未从心里原谅他们，而在美拉巴德生活这么多年后，我和家人的关系还是跟过去一样糟。如果我想获得内心的和平，现在是时候躬身行道，按埃瑞奇的建议去做了。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对人类朋友做这个实验；相反是在我喜爱的狗身上做试验。小时候我不仅会和狗玩耍，还跟它们打斗。如果在和狗玩耍时，它发怒要攻击我，张嘴试图咬我，我就把手直接伸进狗的嘴里，右手抓住它的上颌，左手从上面掰住它的嘴。我使出全身力气，使劲地按住。这会使狗丧失能力，通常它会开始哀号。只要狗继续攻击，我就这样抓牢不放。如果狗很强壮并反抗，我就把它按地上，利用身体重量压着它，依旧紧紧抓牢它的上颌。过几分钟，狗就会屈服，开始哀号。那时我会放开狗，它会跑掉。从那以后，它再也不会攻击我了。

我相信，攻击只有通过更大的攻击才能被制服，当生活中的障碍不能用爱和道理来消除时，攻击是唯一的选择。事实上，它总能办成事儿，而且快速。我经常在和狗搏斗的过程中被咬，但从未害怕过。

我注意到，狗能识别你的感受。如果一个人怕狗，狗会感觉到，并攻击此人。我常注意到，当路上的流浪狗朝我吠叫，如果我站住面对那只狗，准备与之搏斗，它总会感觉到我的攻击性，从而止步撤退。我推理，如果狗能感觉到恐惧和攻击性，那么倘若我在那一刻生发爱，它应该也能感觉到。

我决定先将埃瑞奇的建议在狗身上试验一番。在美拉巴德的路上，有本地人养的一条猛犬。有人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经过时，它会冲过去。常有人摔倒或被它咬伤。其他人则设法骑得比狗快。我会停下摩托车，下车面对那条狗。它会止步，从远处吠叫，然后跑掉。我决定自己应该改变策略，心中生发对那条狗的爱。记得埃瑞奇曾强调，当人的内在生

发这种情感时整个身心都会体验到变化。

他说：“爱应该是无条件的，不管对方的人格如何。无论他做什么，你都继续爱他。即使那一刻他给你造成痛苦，也要爱他。保持这份爱，不要因恐惧以牙还牙。你若做到这一点，就能用你的爱克服攻击情绪，从而赢得对方的心。

“还要记住，当你的心中生发这份爱时，若情感真挚，你的精神上会体验到幸福，面露喜悦笑容反映出那种幸福，而且整个人会放松下来。面对攻击情绪时，要生发这种情感并且保持住，你将克服之。”

所以，下次那条狗向我冲来时，我面对它站着，展开双臂欢迎它。让整个身心生发对狗的爱。我不停地重复说：“今天不管你怎么做，我都要爱你。即使你咬我，我也要继续爱你。”那条狗朝我扑过来。它张嘴准备咬我的手。我继续向它倾注爱。接下来的事情奇异得不可思议；简直是奇迹，揭示了爱的力量。

那条狗松开嘴，轻轻衔着我的手，没有咬。它往后退，开始舔我的手。这可是人人惧怕的最凶猛的狗。整个经历令我深受震撼。

我对几个朋友讲了此事，走在路上时，如果有流浪狗吠叫或冲来，我会向他们示范爱的力量。我对自己曾经怨恨的居民做了试验，发现很管用。那些曾批评我给我制造障碍的人成了我的挚友。

虽然我的初步试验获得成功，却未能解决与自己家人的关系问题。原谅和忘记原本不难，可他们仍继续做那些令我痛苦伤心的事。他们仍继续施压让我放弃伴随满德里的生活，还常常就此嘲笑我。我尽量减少跟他们往来。此外伴随满德里的繁忙生活也不允许我奢望与家人交往。我保持专注于美赫巴巴，过着伴随满德里的生活，把其他问题搁置一边，希望它们会消失。但情况并非如此。

果真如埃瑞奇所言，当 2000 年我因健康损坏被抛回家人身边时，未解问题又令我尝到苦果。我变得完全依赖他们，因为若没人帮助，我连最简单的体力活动都做不了。我每天不得不听着亲友们的奚落，他们把我的健康损坏归咎于我在美拉巴德生活的决定，这给我造成巨大的精

神痛苦。即使身体那么差，我还是试着回到伴随满德里的生活中，但不管用。我的情况变得更糟了。

我选择了结婚，希望有个巴巴爱者伴侣能帮我度过这个难关。结果并非如此。当我仅有的几扇选择之门都被关闭后，只剩下唯一选择，就是履行念记之道。我饱受焦虑抑郁之苦，满腹怀疑它是否真有助于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不管好歹，这是我的仅有选择，因为别无他途。

我想起了埃瑞奇的话："通向他的道路被称为窄路。这个旅程中，除他之外，你别无伴侣。如果你想进入这条道路，就得把全部行囊抛在身后。这是你的旅程，只属于走向至爱的你。不可能有其他人伴随你。每个灵魂都必须独自行走这个旅程。"随着这些年愈来愈多地转向念记，并汲取满德里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我发现自己内在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助于我应对这种处境而不被它压倒。事实上，随着时间流逝，我的情况变得更糟了，但生活中巴巴的"在"同样倍增，帮助我应对之。

我每天会用大部分的时间念记巴巴，内心与他交谈，寻找从内在浮现的答案。我依旧无法解决和家人相处的问题，在绝望中借助内在的对话寻求指导。这种时刻，总有两条讯息通过我的内心传来。一条是巴巴的，他说："不要试图改变世界。改变你自己，整个世界就会因你而改变。"另一条是埃瑞奇的："无条件的爱意味着，不管一个人对你做什么，你都爱他。这样的爱能赢得你最大仇敌的心。"

所以，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将自己的伤痛和假我抛在一边，去拥抱所有的家人，在心中生发那种无条件的爱，在内心深处反复说：不管你做什么或说什么，今天我都爱你。我每天早上都这样做，没过几天就发现不一样了。我的心灵终于开始愈合。一切所谓的问题开始慢慢化解。

偶尔怒气还会爆发，但我依照满德里的建议，立即采取纠正措施。我发现每次我用心去做都会奏效。这就是爱的力量。对我很有效。这也是我确凿的信念：凡是躬行此道者都将发现它有效——总是如此。

满德里给予建议时，并非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空谈理论。他们亲身体验并活出了美赫巴巴言语中的真理。我确实把这信息告诉了几个有长

期关系问题的爱者朋友。几天后他们回电话说，它的效力真神奇。我并不惊讶，因为它肯定有效。这毕竟是神的言语和他对躬行此道的孩子们的承诺。

责任的意思

有个朝圣者曾经请埃瑞奇解释责任与世俗义务的不同。讲到《巴巴的希望》中的前两点，第一点巴巴说“不要逃避责任”；第二点“要忠实地履行世俗义务……”。这名朝圣者想知道不同之处。

埃瑞奇回复道：“二者有着天壤之别。世俗义务指一个人必须履行的特定行为，作为对世界的义务部分。它包括对雇主、雇员、家人等等的义务，而责任是做工作的态度或心态。”

埃瑞奇停顿一下，接着说：“责任这个词具有的广度和深度，在某些方面可谓范围无限。它适用于你一天当中做的每件事。以负责任的方式做一件事，完全不同于仅仅为了得到期望的结果做事。那么一个人要怎么做，才能按巴巴的希望以负责任的方式做事呢？这很简单。以你为巴巴做事的那种方式去做。把你一天当中做的每件事都视作为巴巴而做。

“保持在为他做事的觉知，你自动就会全力以赴，因为你现在是为了取悦至爱而做事。无论事情大小，都没关系。即使你在扫地，也要觉知到让至爱愉悦。试着为他做那件事。在你的一举一动中，都要通过促进爱、和谐并且警觉自我的虚妄断言来反映这点。一个负责任的人不管做什么事，都好像为上帝而做。每个人的责任就是培养这样的态度和心境，从而使自身成为负责任的人。”

一次我在孟买中心，大家正在讨论《巴巴的希望》，我听到赛勒斯·卡姆巴塔就此话题说了一番非常优美的话。他说：“在我看来，与仅仅履行日常世俗义务相比，‘责任’一词蕴含着远为宏大的方面和远为崇高的精神意义。它指出每个水滴灵魂与海洋融合（体验与神合一）的至高责任，此乃创世的整个目的。”

他继续引用巴巴的话：“生命的目的是爱神，生命的目标是与神合一。”就是这样。其他一切都是辅助性的。他还引用至师罗摩克里希那帕拉姆罕撒的话:“有幸生而为人却未在今生证神者,可谓枉费一生。”（至师罗摩克里希那被认为预示了当代阿瓦塔美赫巴巴的降临。）两句话都强调了实现这个目标乃是每一个灵魂的唯一责任。

赛勒斯随后问大家：“我们归根结底要对谁负责？”他自问自答：“对自己的真我——也就是巴巴（神）。”

我记得赛勒斯就“责任”一词谈到的另一方面。他把这个词分成两部分——回应（response）和能力（ability），并且说这是一个人每时每刻对当下情形作出回应的能力。我们越是用爱和忆念巴巴以及“怎样会取悦巴巴”的态度来回应，我们就越接近目标。这融合了前面埃瑞奇所建议“负责任”生活的实践层面。

把你的弱点献给他

我常常纳闷，为什么《真正珍宝》由我来写。有很多居民比我更有资格，他们比我更有智慧，服务了更多年。我也不是那种传统的求道者；事实上，我激进地反叛任何权威，憎恨权威。我痛恨霸凌者，多次跟人动手打架。我憎恶传统宗教，跟像我一样有着狂野叛逆性格的朋友们混在一起。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满德里时，他们向我倾注了无条件的爱，赢得了我的心。他们不要求我的尊重，但他们的行为与温和本身就博得尊敬。他们不评判任何人，而是爱每一个人，不管是谁。

我很高兴能服务他们，把我的一切献给他们，因为他们是巴巴留给我们的有形工具。我把爱与服务，连同其全部的优缺点，都献给巴巴（通过他的有形工具）。尽管如此，我没有很多东西可给的。有很多居民给得比我多。巴巴居然选择像我这样的人作为把《真正珍宝》呈现给世人的渠道，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最近有一次和美赫文·杰萨瓦拉通电话时，我提到此事。他说：“你在为他服务时献出一切，包括优缺点，总是不遗余力帮助每个人，这是

巴巴总会欣赏的。你总是乐于帮忙排忧解难，从不退缩。”我对美赫文说：“可是我浑身弱点，没多少优点可以献给巴巴。”美赫文回复道：“但那就是巴巴最想要的，你把弱点全部献在他足前，从未退缩或找理由。”

美赫文的话让我想起，埃瑞奇多次说过的类似话语。“对宇宙之主，你能给出什么他没有的东西呢？一切都已经是他的，所以你能给出什么你有而他没有的东西？”埃瑞奇停顿片刻，以便我们消化理解，之后缓慢地说：“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你的弱点。所以把你的弱点交给他，因为这是唯一他没有的东西。巴巴亲口对我们这样说过。他告诉我们‘有一样东西是我缺少的。我没有弱点。这是我的爱者身上有的东西，因此我要求他们把它交给我。’”

我还想起几年前在史蒂夫·克莱因写的《噢至爱》一书中读过的内容。那时我基本不认识史蒂夫，但书中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我把它抄在埃瑞奇给我的日记本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试着像故事中的爱者那样献出我的一切。多年后，史蒂夫住到大院时，我逐渐熟识他。他帮我为寄给政府官员的信函打字，后来又帮我编辑《真正珍宝》，总是鼓励我多写些。史蒂夫几乎不知道那个故事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我相信之，并且也献出我的弱点。莫明其妙地，这取悦了我的主，他以《真正珍宝》的形式倾注恩典，支撑我度过痛苦时光，帮助我在他的爱中成长。

以下是故事：

当我站在长长的队伍中等待拜见您的机会时，再次检查了带来的礼物——我所有的幸福，最高尚的思想，以及那些偶尔占据我的博大之爱的欣悦时刻。我把自私的阴暗行为藏在心里。不是为了保密，因为我知道您知晓我的一切行为和念头，而只是觉得似乎不宜把这样的秽物献在您的足前。

看到我带来的礼物，您顿时笑容满面。不过我觉察到您有瞬间的犹豫，好像您在等待更多东西——有个转瞬即逝的悲伤眼神，（看到）我没有别的东西可给。我感到羞愧并且哭了，我的小气使我只有那么短短的片刻可以自豪地献出，作为配得上您的爱的一份心意。

当长长的队伍鱼贯而过，每个人都把自己最珍贵的礼物献给您时，您表达了惊喜、感谢和愉悦。但我注意到，您眼中的悲伤增加了。您时不时地转首顾盼，仿佛在寻找一个能减轻您痛苦的人。

或许有个少年也看到了。因为尽管他已经把礼物——一个小小的无私举动——放在您的面前，却没有往前走，而是伫立凝望您的眼睛。之后他勉为其难地，带着极大的羞怯，将内心的所有谎言、仇恨和私欲一倒而空。

您急切地把它们捞起，仿佛它们就是您一直在期待的东西。当您爱抚他的脸颊，让他坐到您身边，并宣布他的礼物永远赢得了您的爱时，您的脸上焕发着怎样的光辉啊！

我困惑不解。少年似乎不知所措，担心您在取笑他，含泪叫道："可我的礼物是最拿不出手的呀。"您牵着他的手，把他领到一扇门前，打开门，展示了里面的无量财宝。您宣布道："这只是我的一个最小宝库，我还需要什么礼物呢？""可是为什么，"少年开始说，"在所有献给您的礼物中，我的这点礼物值得这般赞扬？"

"你瞧。"您打手势说。我看到队伍仍然排得很长，但这次我注意到，当每人把礼物放下离开时，他们的心中总是至少留着某个阴暗的小角落。

"我什么都不需要，"您对少年说，"所以我只要求你把你的一切都交给我。因为只有当你把你的全部交给我时，我才能把我的全部给你。"说完，您在少年的心灵深处印上一个爱吻。

我再次哭了。这次不是因为我很自私，而是因为我没有勇气把我的自私交给您。

巴巴急于唤醒人类

最近，我跟美赫文·杰萨瓦拉分享了我的想法，该想法是基于满德里对巴巴工作的评论。我对他说："依我看来，巴巴的主要工作是把人类从这个幻梦中唤醒，而他利用受苦作为工具来完成。他在肉身中时，

让满德里成员和亲近爱者承受了强烈痛苦。无论他为所谓的重要灵性工作旅行到哪里，那些地方就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呈现为当前的战争、内乱或自然灾害。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巴巴所做工作的结果，他的目的就是让梦变得很不愉快，以便我们真心实意地转向他，从这场虚幻受苦（仅仅是梦）中更快地醒来。不过我想知道，倘若怀着全心全意的忆念转向他乃是觉醒的关键，那又何需利用受苦作为工具呢？为什么不把重点放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包括冥想技巧，用于全心全意地忆念以达到目标？”

美赫文给出如下答复：“受苦能很快地消灭古老的业相，这是单靠忆念无法实现的。另外，受苦会自动地让心转向神。就这样，受苦也增强了你对他的忆念，两者一起帮助你快速达到目标。试图只用忆念和冥想技巧达到目标，会有陷阱。道路上的危险很多，因为总有产生骄傲的倾向。遵循那条道路的人还可能受蒙蔽，相信自己已经到达目标，并开始培养门徒；而在受苦的道路上，对求道者则不存在这种陷阱风险。

“受苦消除骄傲，教人谦卑。这都是求道者在道路上必备的品质，受苦会帮助一个人最快速地培养这些品质。巴巴急于唤醒每个人。即使在巴巴电影里，你都能看到，他总是雷厉风行。他希望事情尽快完成。他给爱者们定下某个时间到场，但通常他自己早早就到了，当他发现爱者们还没到，会表示失望。但凡涉及他的工作，他不愿浪费时间，希望所有的亲近爱者都十分认真地参与其中。你所看到当前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包括恐怖主义、战争和自然灾害，都是巴巴计划的一部分以尽快唤醒人类。”

美赫文的话让我想起蔻诗德说过类似的意思。蔻诗德对生活有着极大的热情，喜爱美食。有一次，她向人描述怎样做各种帕西特色荤菜。她讲完后，转身问我吃不吃荤菜。我对她解释，尽管我以前是吃的，但现在不吃，因为我有慢性消化问题。

我请她注意这个事实：不像在过去牲畜是自然饲养的，如今畜牧场以非常不卫生不健康的方式，运用现代技术饲养牲畜。牲畜被注射各

种疫苗、抗生素以及生长激素，使之更快速长大。在这过程中，被饲养的牲畜非常遭罪。这些动物遭受如此残酷的对待，只是为了增加饲养者的利润。不仅动物本身受苦，而且那些食用这种人工饲养动物肉的人，长远来说往往会得各种疾病。

从前牲畜是在户外放牧的，由农民看管牲畜，所以它们自然长大长壮，不像现代的牲畜被关在笼里，没有那样的自由。我对蔻诗德说，意识到这些，我就不想吃任何荤菜，因为这会增添这些动物的痛苦。

听到这里，蔻诗德评论："那样的话，动物将如何进化呢？这也是按照巴巴的计划发生的，以帮助它们在旅程中前进。巴巴降临期间，不仅动物加速受苦，植物、土壤、水和空气也都加速受苦。由于污染问题，万物都在受苦。当巴巴说他是来给整个造物界灵性推动时，此话何意？他加剧了一切被造物的痛苦。正是通过受苦，业相得以快速消除，灵魂朝目标前进。巴巴就是这样给整个造物界灵性推动的。"

巴巴的最后日子

埃瑞奇坐在满德里大厅时，来自肯尼亚的一对巴巴爱者夫妇请他讲讲巴巴的最后日子。过去埃瑞奇讲过几次，这次也讲了。不过当他说完后，弟弟美赫文·杰萨瓦拉（最近刚到美拉扎德居住），用古吉拉特语对埃瑞奇说，他忘了提及非常重要的一点。美赫文提醒埃瑞奇，巴巴离开肉身前几天，他在巴巴旁边值勤时，巴巴像是在清嗓子，发出一记响声。发生此事的准确日期是 1969 年 1 月 23 日。因为埃瑞奇写信给美赫文提过此事，美赫文料想埃瑞奇对大家都分享了信息，可能那天忘了说。埃瑞奇用本地语回复美赫文，说那是秘密，他没有分享过，并且希望依旧保密。

若想对坐在大厅的其他满德里说些机密事，埃瑞奇常改用本地语，因为几乎没有西方朝圣者能听懂古吉拉特语。可遗憾的是，这对肯尼亚夫妇能说流利的古吉拉特语，因为他们是侨居肯尼亚的古吉拉特人。他们转向埃瑞奇说："请莫保密，我们想知道每个细节。"埃瑞奇措手不及，

吃了一惊。最终他答应分享这个秘密，这是自巴巴离开肉身后 20 多年来，他从未对任何居民或朝圣者透露过的。

埃瑞奇说，巴巴去世前几天，他在巴巴旁边值勤的时候，听到一记响声，就转过去看巴巴。是巴巴在清嗓子时发出的声音。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巴巴发出声音。他一向看到巴巴都是默默地笑或咳嗽，从不出声。那听着像噢姆（OM），因为闭口发出的任何声音都像那样。埃瑞奇就问巴巴，是否出了问题或有何需要。巴巴通过手势对埃瑞奇说：一切都好。

之后，埃瑞奇写信给美赫文描述了此事，信一直被保存着。当一名朝圣者问埃瑞奇是否认为巴巴已经打破沉默时，埃瑞奇以谨慎的措辞答复："我认为那预示了他打破沉默的开始。"埃瑞奇之前没有透露此事，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会在巴巴社区引起关于美赫巴巴之沉默的争议（这已然是有争议的话题）。尽管埃瑞奇就此事表达观点时小心谨慎，但争议确实发生了，因为一些巴巴爱者误以为埃瑞奇说巴巴打破了沉默。这是个小小争议，很快就平息了。

争议持续期间，我确实请埃瑞奇为我重新讲述了整件事，因为我想知道他究竟是怎么说的。我私下问了他，因为相比对朝圣者公开谈话，他私下会透露更多细节。埃瑞奇一五一十地讲完后，由于我没有细心注意听他的结束语，同样觉得埃瑞奇暗示了巴巴已打破沉默。我对埃瑞奇提到这点时，他对我说："你没有细心注意。这不是我说的意思。"

埃瑞奇随后重申了他刚才为我说的话："我对你说'我认为那预示了……'[停顿片刻，以便我领会前几个字，接着补充]'他打破沉默的开始。'我没有说那是他打破了沉默。只是说它预示着那个开始。"埃瑞奇停顿良久，又说："这意味着，主要事件尚需在将来发生，而只有巴巴知道何时发生。"

我喜欢的是，埃瑞奇随后就巴巴引发的此类争议所作的评论。他说："巴巴引发这类争议是为我们好，这样至少我们会通过这些争议忆念他。哪怕对该话题有不同的观点和论点，至少我们在忆念他。重要的是忆念，

因为只有它能把你带向目标。”

无知的批评者

宝吉在保守秘密多年后，最终透露巴巴对他出声说过“亚德 - 如克”这两词，意思是“记住这个”。此事发生在巴巴离开肉身前几天。谈到上述事件时，宝吉说：“巴巴讲过三遍‘亚德 - 如克’，两次通过手势，一次出声说。”被问及巴巴是否已经打破沉默时，宝吉解释不是这样。尽管巴巴说了话，但并没有真正打破内在沉默。

宝吉觉得，巴巴说出声是为了让其知道：他的声带完好无损，能够说话。这么做是为了回应有人提出的疑问：其认为巴巴由于保持沉默，声带长期不用已经萎缩，不可能再发声。按照此人的观点（他是个科学家），巴巴决不可能再说话。宝吉觉得，巴巴这样做是为了驳斥这个科学家的断言，并不意味着他打破沉默。

巴巴离开肉身后，宝吉保守此秘密 30 多年，因为他希望避免关于巴巴沉默的争议。人们问他为何在 30 年后透露此事，宝吉回答：在他的一次内视中，巴巴命令他这样做，因此他别无选择，只好透露此事。宝吉披露后，引发了大量争议。很多巴巴爱者怀疑宝吉声明的真实性。人们质疑，在玛妮和埃瑞奇活着时，宝吉为何没有透露此事。由于宝吉是在埃瑞奇去世后不久披露的，许多人觉得他捏造了整个故事，是为了获得关注彰显重要。

有一次我造访孟买中心，很遗憾就在那一天，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表示他怀疑宝吉的意图。那人说完后，我解释了宝吉就此事说过的话，以及埃瑞奇本人披露其秘密后引发的争议。有人认可我说的话，有人则不认可。最后决定，在中心不应提出此类争论，爱者应当完全专注于巴巴的爱，并记住巴巴的满德里对于他非常特别，不该加以评判。

当我回到美拉巴德时，宝吉问我是否访问过孟买中心。他总会那么做，还问起中心诸多爱者的安康。他对中心进行的活动表现出兴趣。突然间，他问我：“他们谈到我的事情没？”我试图避免告诉他发生的

事，因为觉得那会让他伤心。可在他逼问之下，我只好如实相告他的声明造成的争议。

宝吉面露痛苦之色，带着悲哀的表情对我说："人们怎么想的？跟随巴巴生活这么多年后，难道我不知道怎样过灵性的生活？他们怎会觉得，我不了解巴巴要我们遵循的道路？在巴巴的直接监督下就该主题写了这么多的书，人们仍觉得我不知道什么会让巴巴愉悦或不悦？他们认为我不知道违背巴巴或弄虚作假的后果？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了？他们一定以为我对取悦我的至爱一无所知，他们比我更懂。他们这样做时，是否意识到自身的无知态度？因为这仅仅表明他们对美赫巴巴及其工作的无知。就我而言，作为他的工具，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取悦我的至爱。无论世人因我的行为称赞还是唾弃我，我都必须取悦我的至爱。"

礼物让你想起赠予者

我常跟埃瑞奇分享我对巴巴讯息的一些想法。以下是他很喜欢并且让我对居民和巴巴爱者分享的一件趣事。

我在房间躺床上休息时，望着一张巴巴照片，那是朋友赠送我的。看着巴巴照片，记起赠送者，我偶然翻开艾伦·科恩著的《主宰意识》一书，找些巴巴讯息。这本书是我的最爱，因为书中有很多巴巴语录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映入眼帘的这句话也是关于礼物——"痛苦是来自神的礼物。"

我正琢磨这个巧合：刚才看着朋友的礼物时想到朋友，现在巴巴又给了我"痛苦是礼物"讯息。突然间我全身像过电一般，坐了起来。是的，当然"痛苦是来自神的礼物。"礼物总让我们想起赠予者，而痛苦总让我们想起神。（痛苦让我们想起神）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他一定是该礼物的赠予者。

我跟埃瑞奇分享此事时，他喜欢礼物与赠予者的概念和两者之间的联系，并让我对其他人分享。

宗教始于爱的尽头

我跟埃瑞奇分享的另一个想法，是由于美拉巴德发生的一件与埃瑞奇有关的事情让我突然想到的。当时有个患脊髓灰质炎而腿部退化的朝圣者来达善巴巴。他穿着的特制鞋，带有金属支架一直延伸到髋部。基本上靠拐杖走路，双手撑着全身。可以说他在用手走路，因为脚不管用了。

这时候埃瑞奇恰好在场，从远处望着此人。大多数人走近廊棚边时会脱鞋，再去达善。在巴巴的圆顶三摩地外，为尚未拜谒三摩地的访者建有一个小廊棚，上方有遮顶，侧面有竹席围屏，内部摆着供朝圣者坐的长凳。此人走过廊棚，来到三摩地入口。他正准备进三摩地时，在入口旁发帕萨德的值勤者注意到这名残疾人穿着特制鞋，就表示反对。值勤者指着此人的鞋，阻止他进去。

此人恳求值勤者，接着引起了骚动。埃瑞奇见此情形，就走向三摩地值勤者，询问情况。他明显不悦，对三摩地值勤者说：“让他穿着鞋进去。没关系。”值勤者表示反对。

埃瑞奇表现出不高兴，强调说：“这种情况下必须破例。难道你没感觉到？你没看到这双特制鞋支撑他的腿，不能脱？你就是这样对待一个受苦者吗？你拒不让他拥抱达善他的至爱。这样会取悦巴巴吗？规定比巴巴的愉悦更重要？你在这里是为了遵循崇拜规定，还是为了跟随取悦巴巴？”三摩地值勤者羞愧地低下头，后悔其行为，为此道歉。埃瑞奇好像平息下来。

后来，埃瑞奇确实对各层次的居民和朝圣者都提出这个问题。一次，我们坐在满德里大厅时，他对朝圣者说：“除了对巴巴的爱，还要培养一种内在纪律意识。不要打着爱的旗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爱。爱意味着取悦至爱，为此你需要做出牺牲。如果朝圣者在表达对巴巴的爱的同时培养了这种内在纪律意识，那就不需要规章制度。只有当事情失控时才需要那些东西。只要控制来自内在，人人实施自控，哪里还需

要规定呢？”

埃瑞奇接着补充：“巴巴刚离开肉身后，人们来达善巴巴时，几乎不存在规定。不过随着时间流逝，人群日益增多，三摩地出现混乱，我们为朝圣者考虑，出于无奈不得不引入一些基本的常识性规定。倘若朝圣者欣然遵守这些规定，就有助于在三摩地周围维持和谐与和平氛围。但如果这些规定被忽视违反，那时就会制定更多规定，以执行纪律。”

埃瑞奇随后停顿片刻，将他的话更多转向居民，说道：“但是我们怎么办呢？居民们也发现难以管理朝圣者，规定是必要的。不过，居民们还应当记住制定这些规定的初衷。不应以铁腕去实施。他们应该慈爱地去做，心中牢记：制定规定是为了维护和谐。它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应被视为目的本身。如果完全不考虑当时的情境，一味僵硬地实施某项规定，那么你就没有专注于该规定旨在营造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和谐上。

“爱营造和谐。让你的心中保持爱，尽量温柔地运用这些规定来帮助朝圣者。不能为粗鲁找理由。在实施规定期间，不要打着纪律的旗号为粗鲁辩护。要随时保持友爱、温柔和觉知。这样做才能取悦你的至爱。这一切都需要一种对巴巴的成熟之爱，这种爱遵守内在纪律，对居民和朝圣者都是如此。这是困难和磨人的经历，但我们都必须为了我们的至爱这样做。”

埃瑞奇进而补充：“当越来越多的规定被制定出来后，会怎么样？这个地方就变得更组织化，更有效率，不久就会形成组织。一度慷慨流淌的爱开始消失。当此地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规章制度所管治，而不再由一开始巴巴三摩地周围的爱所主导时，干枯的组织就开始渗入此地。这就是宗教的开始，条条框框最终管治此地，爱就干涸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发生的。”埃瑞奇最后的严肃语气使每一颗心都沉默了。我们认识到埃瑞奇话中的真理，并希望他讲的不可避免之事会推迟很长时间。

几天后，我心中突然冒出关于整个情势怎样始于爱止于宗教的想法，并对埃瑞奇分享，他挺喜欢。趁他有空时，我提醒他在大厅说过的

关于爱止于宗教的话，对他说：“这是我对整个事情的感觉。巴巴把爱的种子播在满德里心中。在你们悉心真诚的努力下，这些种子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然而，这棵爱之树在居民们头脑中播下或结出了困惑的种子。不管居民们做出怎样的努力，都使困惑的种子长成枝繁叶茂的困惑之树。困惑之树则播下或结出了组织的种子。随着时间推移以及运营者的努力，这个组织将使种子长成枝繁叶茂的组织之树，那时这棵树将播下宗教的种子。”埃瑞奇觉得我描述的方式颇有意思，评论道：“对，每一次都是这样发生的。宗教始于爱的尽头。”

为何这般疯狂？

有很多次，朝圣者们问满德里，巴巴为何让满德里遭受日常折磨，这从世俗观点看来令人发狂，根本讲不通。既然他是上帝，为何这般疯狂？

玛妮、埃瑞奇和宝吉三人都给出相似的答复。常访问美拉扎德的大多数朝圣者一定很熟悉埃瑞奇的答复，这是他基于自身跟随巴巴生活期间的体验和疑问。他说：“尽管我跟随他生活，为他翻译手势，可我的头脑常常质疑他的行为。巴巴使用手语时，我必须进行翻译，带着他表述的同样力度和情感大声地说出。所以当巴巴表示愉悦时，我必须表达出来。当他不悦生气时，同样我也必须表达出来。但我的头脑同时在运作。当巴巴宣称‘我是人身上帝，毫无疑问’时，尽管我会强有力地说出，可头脑会嘀咕‘是这样吗？’我有怀疑。为什么？因为头脑对他的所谓无常莫测行为常常感到困惑，这些行为在当时似乎毫无道理，简直令我们发疯。天天遭受这样的折磨给我们带来强烈的精神痛苦。我们经常盼望从中解脱，甚至希望自己被一条蛇咬或遭受某种事故，以便从这个身体和承受的苦闷中解脱出来。这种情况一连持续多年。

“但后来，终于疑问开始消除。所谓无常莫测行为的背后有其用意，多年后，基于那些看似无常莫测的行为发生一些事件时，我们才明白。很显然，大师的行为并非无常莫测，而是为了明确的目的，其结果会在

将来显现。这满足了头脑，最终使之平息，因此我们不再质疑他的行为或疯狂。这帮助我们更欣然地顺服他，并最终学会绝对服从。

“回首往事，我可以说，那种疯狂正是他给我们的真礼物。他通过搅动头脑来制造困惑，最终使之永久平息。只有当头脑平息，心灵才觉醒并发挥主导作用。头脑仍在那里，但现在从属于心灵。因为心灵乃知识的所在地，一切困惑在此告终。曾是困惑所在地的头脑，现在则成为心灵的沉默奴隶。这促成脑心之间的完美和谐，也就是心灵知晓真理，而头脑寻找实现它的方法和手段。那种疯狂在把你更快带向目标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阿美纳伽只有上帝管用

对满德里大厅里的一群朝圣者讲话时，玛妮说道：“在阿美纳伽，除了上帝，什么都不管用。你无法依靠任何事物，或者依靠任何人。降雨不可预测，一直缺水。电也是如此。你无法依靠水管工、木匠、裁缝等等在约定日过来解决问题。此地是乡村，提供的设施很差。几乎没一样设施可靠。如果你在这里生活，被迫只能依靠上帝。神奇的是，尽管样样都那么不可靠，事情竟然在顺利运行。这是因为他使之运行。

“早年我们经常纳闷，巴巴为何选这样一个偏远贫瘠之地作为他的总部。这不是最宜居之地。事实上，我想说这可能是最糟的地方。他本可选一个绿树成荫、雨量充沛、供水充足、民众更友好的地方。他本可选一个能为未来后代的到访者提供更好设施的地方。但他没有那样做。他选了这个气候恶劣、设施同样糟糕的地方，更不必说雇工往往麻烦多多。

“现在我能看出他为何选择此地，因为在这里生活的人都只能依靠他。这里别的都不管用。就连最小的需要，你都必须求助于他。这样，由于外部条件艰苦不堪，你被迫听从他的意愿。如果你想通过努力改变当地环境来改变状况，你会发疯的。最好是改变你自己，改变你的态度，学会依靠他。他的所作所为皆是为了你的利益。他还为每个人的灵性成

长选了最理想之地。此地呈现的艰难困苦本身就会帮助你转向他，使你保持专注于他。

“如果环境宜人，为我们提供各种现代的舒适便利设施，结果会怎样呢？那时我们对他的依靠，对他的忆念就不会那么强烈。我们会转向此地提供的舒适设施来满足日常需要，而不会求助于他。恶劣的环境迫使我们求助于他。在愉快的环境中，我们可能变得自满，对他的忆念会变弱。我们非但不记得造物主，最终反而只记得造物界及其舒适物。这就是为何我对所有人说：当你在这里时，要有感恩态度。要在心中感恩他给你的这个绝佳机会，让你处于他的在。享受他的在。当你这样做，就不会注意到此地的艰苦条件。

“朝圣者们常来抱怨，设施匮乏或某种不合意状况让他们烦恼。我很遗憾他们无力享受此地遍及的巴巴亲身临在。他们忽略了巴巴赋予他们处于他的临在的特权。由于执著于世俗的舒适快乐，未能充分利用该特权。他们浪费了这个机会。

“这些朝圣者当中，有些人羡慕满德里伴随巴巴的生活，并希望也能如此。他们怎能承受满德里在伴随巴巴的生活中所经历的难以忍受痛苦？当他们像小孩那样为区区小事叫嚷抱怨时，又怎能经受那种痛苦？如果你要伴随他生活，就必须准备好赴汤蹈火，而只有对他的全然之爱和专注，才能让你坚持到底。一旦爱者内心对除他之外的其他事物产生哪怕一丝欲望，就不可能在他身边生活。

“他还在肉身中时，就有很多人来想要伴随他生活。正是因为对琐碎事物的愚蠢欲望，使他们的意图减弱，驱使他们离开了。要当心这点。怀着感恩的心过来。记住这是赐予你的特权和荣幸，所以要恰当地对待它。”

埃瑞奇就这个问题说过类似的话。当朝圣者抱怨设施匮乏并请求信托提供更多设施时，埃瑞奇会表示厌烦。若某个爱者小组或某个巴巴中心寄过请求信，那么当这个小组在满德里大厅时，埃瑞奇会特意讲述这个问题。尽管针对他们，但他会讲给聚集在场的大家听。

一开始他轻描淡写地说：“印度以其朝圣地而闻名。民众在自己一生中视为的神圣使命，就是在死前至少拜谒一次这些圣地。事实上，如果他们在朝圣途中死去，也被认为是吉祥的。其中一些圣地位于极难抵达的地方。要造访这些圣地，不得不经历大量的艰难困苦。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但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这样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被传统奉为圣地，人们为了抵达目的地经受艰辛，在旅程中会不断地念记主。他们明知可能丧命，仍高高兴兴地踏上旅程，因为相信在这样的旅程中死去会让他们解脱。这就是他们的信爱，一心只想抵达目的地，不在乎任何事情。

“朝拜圣地总会经历艰难困苦，要求朝圣者准备作出牺牲。与之相比，巴巴为我们安排得如此容易。你们不必攀登高山或跋涉险地，就能来到三摩地。即使最虚弱的人，只要付出朝圣之旅预料中的一点努力，都能到这里。巴巴这一次真的很娇惯他的爱者，不仅为他们提供必需品，还由信托给他们提供各种舒适便利设施。相比巴巴在世期间为满德里提供的简朴设施，当前的设施算是豪华的。

“然而巴巴爱者并不满足。我们常收到要求更多设施的来信。我们还能提供多少设施？我们也年老体弱了。我们还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你们为何不能就满足于他的亲身临在呢？尤其你们都只是来访几天，为何还想要更多设施？你们都不能为他忍受一点点艰苦吗？他为我们受了多少苦啊？你们都不能为他受一点点苦吗？你们为何要用自己的欲求给巴巴和满德里成员加重负担？你们不但用自己的欲求给大家加重负担，也同样在束缚自己。

“信托为你们提供越多设施，就为每个人包括你自己制造越多问题。由谁来维护这些设施？信托必须追加安排佣人和常住员工来维护这些设施。必须建造更多的员工宿舍为居民提供住宿，增添更多的条例以确保朝圣者正确地使用这些设施。一方面朝圣者抱怨条例，另一方面他们想要更多设施，这又带来更多条例约束他们。你们为何都不能以巴巴本人和满德里成员为榜样过那种简朴生活？

“人们为何想要所有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们内心追求世俗舒适。他们如果只渴望巴巴，如果百分之百专注于他，记得自己是在朝圣，那么内心就会摆脱所有欲望，不会想要任何东西，只想要处于他的临在。你们对巴巴的渴望很弱，其他欲望潜入你们内心，所以会注意到种种艰苦不便，想要舒适便利。一个真正沉浸于渴望至爱的人不会注意到任何东西。与其想要更多设施，不如让你的内心越来越想要巴巴。他应当成为你内心想要的唯一对象，内心的唯一渴望。当你做到在内心生发这样的渴望时，他就会照顾你需要的一切。

“正是这些古老的需求欲望在我们的生活中制造了痛苦。他是来让我们摆脱所有这些欲望，以达到永恒自由的。由于朝圣者的集体要求，越来越多的设施建成时，此地会变得更组织化，制定更多条例。气氛中弥漫的淳朴和自由之爱开始消失。就这样欲求不仅给个人还在集体层面上给大家制造了痛苦。最起码你们在这里时，要放弃所有欲求，只想要他，从而让巴巴照顾你们。”

至于宝吉，尽管他在该问题上同埃瑞奇和玛妮持有相似观点，但他在所有这些设施的创建中起到重要作用，而按照埃瑞奇的说法，这些设施娇惯了朝圣者。宝吉经常谈起巴巴对圣地未来的预言。他会提醒其他满德里成员，此地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朝圣中心，信托应开始准备设施，以便将来能容纳大量来访的朝圣者。

宝吉富于远见，怀着实现该目标的决心着手此事，尽管有种种障碍和反对，他还是做到了。他亲自与农民谈判达成获得土地的交易，并根据他的法律经验，将细枝末节落实到位。除此之外，他还亲自拜访不同的政府部门，以获得建造朝圣者设施的许可。过程真是特别辛苦，因为必须获得非农业用地、还有供水和照明电路的许可，才能建造这些设施。为了获得各项许可，必须没完没了地跑政府部门。当政府批文迟迟未下来，宝吉就旅行赴孟买、普纳甚至德里，会见上级相关当局，以完成工作。他是最年轻的满德里，热情似火地完成了这项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这常令我惊叹他是如何做到的。

实际上，他几乎凭一己之力靠远见和热情创建了现在的美拉巴德。他还明智地看到，美拉巴德只能朝一个方向扩建，所有的开发都必须在上美拉巴德进行，因为只有往那个方向才有扩建的空地。下美拉巴德没有扩建余地，因为我们被后方的汽车研发部（VRDE）地块所围着，它基本属于中央政府的军方研究所。除此之外，政府官员拒绝批准在下美拉巴德进行更多开发，因为它毗邻军事设施，构成安全威胁。他们甚至向我们指出，下美拉巴德对巴巴爱者来说拥有许多历史悠久的遗址，所以不该允许进一步的开发或扩建，这些遗址应该为子孙后代保存下来，因此所有的朝圣设施应当转移到其他地方。

宝吉按上述思路工作，遵守政府对信托扩建施加的限制，但却完成了为未来大量朝圣者准备住处的任务。讽刺的是，他虽然为巴巴爱者创建了所有这些设施，却经常受到这些人的批评和羞辱。人们对宝吉的角色和付出的辛苦劳作一无所知，却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挑他的错。宝吉不为所动，继续为那些反对者提供帮助和工作。期间他常评论："这是巴巴在这种情形下会采取的做法，对我们也会有同样期望。我在这里是要取悦我的至爱，必须帮助甚至那些反对批评我的人。"

2010 年宝吉从西方之旅回国后，我最近打电话给他。他对我谈起在西方的经历，期间他因病住院，与死神搏斗。他有过一次离体的体验，并讲述了他称作的十字架刑。他似乎遭受了很大折磨，当时他对我说："我深受折磨，第一次体会到被钉十字架的感受。这帮助我理解巴巴的十字架受难。"

他讲述自己的受苦时，我的心不禁啜泣，并对他说："我不明白巴巴让你承受的新痛苦是怎么回事，但我从每天的生活中看到，你被试图帮助的那些人所折磨。他们不理解你的行为，非难指责你，而你仍继续为他们工作。只有你和其他满德里成员能够这样做。继续为那些天天非难指责你的人工作，这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我对此深深敬礼。

"我感谢巴巴，感谢你、埃瑞奇、玛妮和其他满德里成员，对我揭示了你们有争议行为的背后原因——这些行为在世人看来有争议性，

但从美赫巴巴的角度看来完全合理。藉着巴巴的恩典和满德里的帮助，我能看出并在内心体悟到，巴巴在使用你们全体作为他的主要工具，使我们尝到满德里承受的那种亲身临在。略尝一点他亲身临在的痛苦都常常使我不堪忍受，这让我体会到满德里分担巴巴苦难的广大心量，那种苦难连续多年毫无减弱，没有给你们片刻休息。”

我稍作停顿，接着对宝吉说：“就你而言，在所有满德里成员中，巴巴为你写了最可怕的部分。他让你背负巨大的十字架，这使我感到他一定非常爱你，才为你写了这样的部分。你一定是他贴心的人，因为他给了你这么可怕的部分。你真正是他的人。”

巴巴乃一切之源

除了重大巴巴活动，比如沉默日、巴巴生日、永恒日以及圣诞节，满德里助手都没有机会参加其他巴巴活动，因为他们必须待在满德里身边。每当满德里出席这些活动，助手才有机会。不然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服务满德里，这被当作他们主要的巴巴活动。

一次美拉扎德组织了一场活动，全体受邀。宝吉心情愉快，对助手说：“今天我不需要任何人在我身边。你们想要都可以去参加活动。”一两名助手就去了，但我们其余人留下。宝吉问我为何不去参加活动。一般来说，我并不喜欢参加活动，因为大多数活动不是在美拉巴德就是在美拉扎德举办的，骑摩托车驶经尘土飞扬的阿美纳伽公路，对我的健康不利。除此之外我喜爱陪伴满德里，这对我们大院居民来说机会充裕。我对宝吉说明了不去的理由。

他对我说：“但有时你得去。这是好事，在巴巴爱者的这些爱之聚会期间，可以感受巴巴的在。”我对宝吉解释，我觉得当自己在满德里成员身边，或静静坐在巴巴三摩地、与巴巴有关的任何地方，会更强烈地感受到巴巴的在。在公共活动上，许多爱者的注意力常常放在彼此见面问候上，反而较少专注巴巴。这样的见面问候最终常演变为对巴巴社区的争议性事件的闲聊，这种情况常使我无法专心享受巴巴的活动和

他的在。我还对他说明，自己感到巴巴的临在主要在满德里身边和与他的工作有关的地方。因此我决定，在内心感到他的临在更强的地方度过更多时光。

我随后记起大学校友曾对我分享的一句诗，恰当地描写了我的心态。我同宝吉分享了此诗，摘引如下。“Mannas ke Taj Khoobsoorat Hai, Phir Bhi Woh Pathar Ki Ek Moorat Hai,Agar Samne Mumtaz Mahal Baithi Ho,To Agra Jane Ki Kya Zaroorat Hai.”意思是“赞同泰姬陵确实美丽，但毕竟是大理石遗迹。若泰姬本人坐你面前，哪有必要奔赴阿格拉？”（皇帝沙·贾汗为纪念美丽的皇后慕塔芝·玛哈建造了泰姬陵。）

宝吉喜欢此诗，笑着对我说：“不错，这让我想起巴巴告诉我们的话。他常提醒我们，当他在肉身中和我们一起时，我们无需四处奔走。除了怀着爱听从并服务他，我们不必做任何别的。他是一切的源头，用爱的忆念抓紧他，便足矣。”

把我的名传到人们耳中

有一次，一名朝圣者坐在满德里大厅，对埃瑞奇表示他不愿对别人谈起巴巴。过去他这么做过，却发现大多数人并不感兴趣，有人甚至取笑他。他觉得最好闭口不谈，免得遭受那些无知者的羞辱。他接着请埃瑞奇，就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分享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埃瑞奇语重心长地缓缓答道：“这很简单，因为巴巴曾亲自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巴巴说过‘你们的工作是把我的名传到人们耳中。从耳朵到心灵是我的工作。’巴巴讲得很清楚，全体巴巴爱者的工作是对所有人分享他的名，不管人们的反应如何。很自然，那些心灵尚未被他的爱唤醒的人，因为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可能领会不了美赫巴巴话语的重要性。那些嘲笑你的人这样做是由于无知，这样的人比其他人更需要被巴巴的爱所触动并唤醒。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听到他的名，

因为只有当爱唤醒，无知走掉，他们才会真正转向他。

“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无知阶段，因此逃避你的责任不做巴巴期望你做的工作，你是在剥夺他们被巴巴的爱唤醒的机会。不要把你的观点强加于他。甚至不要同他辩论。只管让他听到巴巴的名。如果他思想开明，你可以多谈一谈。否则就随它去。说服他是巴巴通过触动其心灵做的工作。除非巴巴那样做，否则你再怎么辩论都说服不了他。

“不要只是因为你被嘲笑或羞辱，就害怕尽本分传播他的名。正是通过受辱，爱者朝他前进，要为他欣然受辱。他已经给你爱来唤醒你的心灵。现在是你们全体支持那份爱、为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了。不要因受辱逃离那个情境。那样会辜负他对你的爱和信任。要学会站出来，支持那份爱。”

埃瑞奇接着讲述了南印度一个巴巴爱者的故事，他老老实实地视之为巴巴命令让他这样做，满腔热忱投入其中。这名巴巴爱者曾分享他怎样奔走各地做这项工作的故事，其经历的有趣情形令我们开怀大笑。他会走上挤满人的公共汽车，大声喊出巴巴的名，让大家听到。如果他在公共场所、购物中心或电影院，也会这样做。如果他在医院不可大声喧哗，就拿出巴巴照片，走到每个病人跟前，向他们展示巴巴的面容，问他们认不认识照片中的人。病人们说不认识时，他会告诉他们这是阿瓦塔美赫巴巴，之后走开。人们以为他疯了，有人甚至嘲笑他，但他继续这么做。

埃瑞奇就此说道：“他这种发自天真心灵的举动，会极大地取悦巴巴，因为巴巴喜爱这样的天真。如果一个人像孩子百分之百信任母亲的话那样，怀着那种信心和天真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命令，就会极大地取悦他。那人并不在乎结果。实际上，因为他对巴巴的童真之爱，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嘲笑。怀着这般的童真爱他，他将成为你的。”

埃瑞奇关于“面对羞辱拥护巴巴”的陈述，让我想起玛妮在满德里大厅就这方面说过的话。她把巴巴对他亲近爱者的工作方式，比作印度洗衣工洗衣服。她会说：“你们可曾见过印度洗衣工洗衣服？将衣服

浸在肥皂水中一段时间泡开污垢后，她就用双手攥住衣服的一端，经由头侧抛到肩后，使出全力往下甩，在石头上摔打。”玛妮一边讲故事，一边比划着洗衣工的动作。她接着说：“洗衣工不会这么做一次就停下，而是继续反复做。动作近乎带着节奏，每次摔打你都能听到啪啪声。完成这个过程后，你便得到一尘不染的干净衣服。

“这就是巴巴对亲近爱者的做法。为了清理累积的业相污垢，巴巴给他们服务他的机会。爱者一旦接受他提供的机会，就给了巴巴机会来对爱者的假我工作。通过反复羞辱他来击打之。正如洗衣工将衣服往石头上狠狠地摔打以清除污垢，巴巴同样对他的爱者这么做。当他通过反复羞辱那个同意服务他的爱者，狠狠地击打其假我时，貌似很无情。

“你若欣然顺服，会使巴巴更容易工作。他对你的清理会快得多。你不仅方便了他，也方便你自己。过程可能很痛苦，但尽管放心，他已经抓紧你，就像洗衣工摔打衣服时紧紧攥住它那样。切莫灰心丧气，以为巴巴遗弃了你。事实上，在那种时刻，他不但用双手抓紧你，还全神贯注于他对你做的工作。在那种强烈痛苦和蒙辱的时刻，你已成为他全部注意力的对象。要确信这点，毫不怀疑。”

何为永恒极乐

一名朝圣者曾问埃瑞奇：“有些现代的古鲁声称，一个人通过性可体验到的狂喜最终会把人带向永恒极乐，这可能吗？”

埃瑞奇沉默良久，之后缓慢地说：“首先，我们要明白何为永恒极乐？它在何处？我们怎样才能实现？巴巴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其寻找的那个永恒极乐。尽管我们是极乐，但却体验不到。因何？因为陷入幻相并相信自己是有限身体的假我。因此我们受到人身的限制。造物界中每个受缚于这种限制的灵魂，都在试图通过寻求与无限者（神）结合，来打破限制。每个受限的灵魂都在试图寻求结合，或者可以说，试图融入神的无限海洋。

“当灵魂完成这个旅程时，就体验永恒极乐。这个终极融入，只

能通过至师（即永恒极乐的无限海洋）的恩典而发生。想象你通过放纵于身体五大感官的欲乐能够实现永恒极乐状态，纯粹是你的愚蠢。事实上，它将把你进一步束缚于身体局限中，并耽误你的旅行。有人说可以通过性达成，还有人说可以通过毒品达成。这只是愚弄自己。”

埃瑞奇稍停，接着说：“一切的尘世享乐，不管多大，只不过是成道之永恒极乐的瞬间幻影。这是巴巴对我们说的。巴巴把受限灵魂通过造物界的经历所体验的一切享乐比作真实永恒极乐的瞬间幻影。因此不管你达到怎样的愉悦巅峰，它仍然是影子。”

埃瑞奇停顿片刻，之后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个真理，帮助我们理解。“每个灵魂都在寻求与神（永恒极乐之源）结合。这是个内在旅行。神（永恒极乐之源）在你内里，不在你外面。一个人必须停止看外部造物界。当内在探索或旅行开始时，人就缓慢地失去造物界意识。最终，当人完全失去造物界意识时，便融入永恒极乐的神。此时你体验你一直所是的永恒极乐。灵魂必须失去水滴性以体验海洋性。你必须失去造物界意识以体验上帝意识。只有五位至师同时兼具上帝意识和造物界意识，以便帮助造物界众生。”

埃瑞奇继续：“凡人追求世俗享乐，无论以好工作、妻子、孩子、性、毒品或任何形式，都是在外部追求。他的寻找是外部的。他创造了一个呈现为外部对象的虚假被爱者，不管该对象是工作还是毒品，都无关紧要。一个追求外部对象的人，把该对象当成他的被爱者，在此过程中他成为爱者。

“现在他作为爱者，追求虚假的被爱者，并奋力实现与这个虚假被爱者的结合。当他成功地达到目的时，可以说他与虚假被爱者实现结合。在结合的这一刻体验到喜悦幸福。但因为是与虚假被爱者的结合，该体验是短暂易逝的。在对象带来的满足中，你体验的喜悦却是来自你的内在——永恒极乐之源所在处。对象是虚假的，所以该喜乐尽管来自内在，却短暂易逝。由于这种喜乐的短暂性质，它被称作你内在永恒极乐的影子。就这样，灵魂继续在各种外部对象中寻找，而永恒极乐之源

其实却在内里。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你怎能在虚假中寻找真实。

“经过累世的虚妄寻找之后，灵魂转向内，寻找内居的真实被爱者。最终转向真实永恒极乐的源头——他自己内里的神。最后，实现与真实被爱者（神）的结合，体验永恒极乐状态。事情就是这样。当爱者实现与虚假被爱者的结合时，体验到永恒极乐的瞬间幻影。而当爱者实现与真实被爱者的结合时，则体验着永恒极乐。”

佛牙

作为海洋工程师在船上工作时，我有机会环游世界。我们的船进港后，大部分船员都有机会参观港区。如果在港口逗留一两天，工程师们就无此机会；原因是只有在港口才能关掉运转的机器，进行大修和翻修。船在航行时，主机和其他机器设备必须一直运转，因此我们对之无能为力。若航行期间突然出现某些紧急问题，不得不在海上关掉这些机器进行维修，那样船会开始漂流，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那种情况。这意味着工程师们常常不得不工作 12 至 16 小时以尽快准备就绪。大修的情况下，工作必须昼夜进行，直到机器设备达到运行条件，这可能意味着不停地工作，有时连续超过 24 小时。这种情况下，参观港区是不可能的。

有一回，轮船抵达斯里兰卡，停港时间将超过一周。我们在头几天做完主机房的工作，故可以休假一日，观光一番。本地人建议我们去游览康提市，那儿有“佛牙寺”。这座寺庙供奉着神圣的佛牙。它被视为重要的朝圣中心，也是著名旅游胜地。我们安排了一辆巴士载我们去游览康提市。大多数船员对参观寺庙不感兴趣，一到康提他们就去景点游览。我雇了一个导游带我参观该寺庙，向我介绍其历史。

佛牙寺是一座宏伟的建筑，有多个佛殿，内有壁画描绘了从佛祖去世的那一刻起，神圣佛牙被带到当前这座寺庙的旅程。这颗牙齿是由佛陀的一名亲近弟子带到斯里兰卡的。根据壁画上的传说，佛陀圆寂火化后，该弟子获得了这颗佛牙。壁画描绘了佛牙如何从印度被带到斯里

兰卡，又怎样在试图摧毁佛教的敌对者统治下安然幸存的。当这些敌对的统治者掌权时，僧侣们带着佛牙隐遁于世。因此即使统治者成功地摧毁了保存佛牙的寺庙，也未能毁掉这颗佛牙，因此它得以世代流传。

较友好的统治者上台后，僧侣们带着佛牙重新面世，到另一个城市重建寺庙。就这样，这颗佛牙辗转经历不同的地点，最后来到当前康提市的所在地。这就是壁画上描绘的传说。

导游表示怀疑佛牙的真实性。它是否真在敌对统治者的蹂躏下安然幸存，是否真是原来的佛牙，一直存有疑问。然而人们相信它是真的，成千上万的人涌向此地。

我参观的那天并非周末，但却人潮拥挤。导游随后带我观赏寺庙的内殿。内殿供奉着那颗神圣佛牙，被保存在锁着的金桶内。只有住持才能进入这个内殿清洁房间。金桶的锁要用三把钥匙才能打开。一把钥匙在住持那里，第二把钥匙在寺庙信托的首席受托人那里，第三把钥匙在信托主席那里。每年只打开一次金桶，取出被罩在金匣里的佛牙。在康提市的盛大庆祝活动中，由一头大象驮着这颗佛牙，巡游全城。

在这个吉日，大量民众涌到康提市，加入巡游队伍。实际上在这座主寺旁边还建有一座庙，献给当年第一头运载佛牙的大象。大象死后，被制成标本，安置庙里，供相信其神圣的民众膜拜。内殿周围是外殿。只有寺庙的僧侣方可进入内殿举行日常祈祷。外面是第三层也是最外层的佛殿。朝圣者只被允许待在该区域，可从这里崇拜佛牙。基本可以说，三间佛殿是层层相套的三座庙。

看到这一切活动都围绕着神圣佛牙（甚至可能不是真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导游讲解完毕后，指着我颈间挂着的巴巴吊坠，问这是何人。我对他说：“他是我的灵性大师阿瓦塔美赫巴巴。”他接着指向同条项链挂着的另一个银吊坠，里面装着一缕巴巴头发，那是巴巴的至爱美婼亲手送给我的。他问我那是何物。我对他说明，里面装着我们视为的圣物：我的灵性大师的一缕头发。向他解释的过程中，我用手碰了一下吊坠。那一刻整个人像触电一般。想到这点令我十分感动：每天都

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膜拜一颗也许不是真的佛牙，而我颈间挂着的吊坠却装着主的头发。我何其幸运啊，竟拥有这般的好运，更不用说甚至有机会住在主生活过的地方，享受他亲近弟子的陪伴。

那一刻，我内心幸福满溢，离开寺庙后，一连数日都感受到巴巴的强大临在。

一种甚至挑战神的爱

以下是我最喜欢的巴巴语录之一：“我希望你在生活的激流中保持坚定不移。因为不管境况如何，都是出于我的创造。如果你以耐心和满足忍受命运，把它当作神意来接受，你是在爱神。”

这也是满德里成员，尤其埃瑞奇，最喜爱的主题。他对我们说：“为了把各种情境——好的、坏的、愉快的和烦扰的时刻都当作神意来接受，就必须看出祂在一切事物中。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开始想象祂在每个人中，因为确实是祂在对你做每件事。这样，总有一天你将觉知到，祂是你生活中的唯一者。别无其他。惟有祂存在，祂对你的一切经历负责。”

埃瑞奇说这话时的轻松语气，让我觉得，这对于他似乎是事实。这是他的实际体验。人们在埃瑞奇身上看到的，不为任何事情烦扰或激动的超然和平衡，只可能来自那种全然顺服的内在境界。他反复提醒这是一个人应当为之奋斗的真正目标，激励着我朝该方向做出努力。多年来，我学着培养那种态度，从而凭靠巴巴的恩典，我能看出满德里的所作所为基本都是巴巴在做。我在他们身边开始体验到一种内在平衡感，这给予我内在喜悦，不管他们的行为多么严厉。

人们常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会问他们：“如果巴巴站在你面前，敲打你，你会有何感觉。你会生气吗？”大多数爱者从未见过巴巴或同他交往过，会答道：“不会。我的心会因此欢欣不已。”这就是当满德里毫无缘由地敲打我时我的感受。我的内心会欢欣不已，因为知道这是巴巴在做的。当然我会尽最大努力随时服从他们，尽己所能执行他们的指示。如果有人因没有服从他们而被敲打，则不是好事，这是我的看法。

尽管我在满德里身边能做到平衡，但涉及到其他人时，就准备为打扰我的哪怕最小问题死磕到底。如果我觉得它威胁到我的假我（其仍会纠结于情境的好与坏），那么我的旧好斗自我就会占上风。所以我更喜欢待在满德里身边，因为在他们身边，我一直意识到巴巴是各种情境的真正创造者。我常祈祷巴巴，帮助我将这种态度延伸到世间其余人，因为倘若我真能够在每个伤害、打击或骚扰我的人中看到巴巴的手，就不会把那种情境视为骚扰。实际上，我知道如果自己能在这样的情境中感受他的在，心中会感到欢欣不已。我很可能会达到那种不为任何事情所扰的平衡水平。要达到那种水平，我必须首先体验巴巴在每个人和每件事中。对我这样的人而言太难了，前方旅程还很漫长。尽管如此，我不断地实践，努力将它运用在最微小的生活情境中，大多数时候都失败了。偶尔有过短暂的成功片刻，不仅让我内心欢欣不已，还使我忘了强烈的身体痛苦。

就实践这种态度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帕瓦缇去找希瓦神，因为她目睹希瓦的一名爱者处境困难而深感不安。她向希瓦指出那人，对他说：“看看他。他一无所有，头无片瓦；风餐露宿，日乞一食。即使有时不得不做饭，也都是在火葬死者遗体的柴堆上做的。我不忍目睹他的困境。你怎能那样对待你的爱者？你得为他做点什么。看在我的份上，你必须做点什么。”

希瓦神看着这个爱者，对帕瓦缇说：“他是个独特的灵魂，一无所需。我的这位爱者享受着内在喜乐状态。即使你给他什么，他都不会要。对他来说，那都是负担。他把生活中的每一种情境都当作神意欣然接受。没有外部情境会扰乱其内在喜乐。他的爱甚至给神都带来挑战。”帕瓦缇听不进任何理由，坚持要希瓦做点什么，那时她才会满意。

为了取悦帕瓦缇，希瓦化身为乞丐，出现这名爱者跟前。爱者正在用乞讨来的面粉做恰帕提（印度面饼），在火葬柴堆上烤饼。希瓦就向这名爱者讨食物。爱者有的面粉只够做一只饼的，做好后，就马上把饼递给他。希瓦对他的举动很满意，便现出真形。

希瓦随后对他的爱者说：“你想要什么恩惠尽管提。我能让你当上国王，赐予你想要的任何财富。告诉我，你真正想要什么。”

爱者对主说：“我希望你让我独自待着。您想要把负担加在我的头上，那会妨碍我享受目前主亲自为我创造的状态。我时刻享受着主的在，接受他的意愿。你想要把不必要的负担加在我的头上，剥夺我的这种享受。请让我独自待着吧。

希瓦回到帕瓦缇身边，她十分惊讶地目睹了整个事件。她仍下决心要为他做点什么，便决定亲自试试。她以神圣形体出现在爱者面前。赞扬他的爱之后，她坚持让爱者要点恩惠。甚至让爱者知道，倘若他拒绝接受恩惠，会招致她不悦。爱者听到此言，合掌对帕瓦缇说：“我求您不要打扰我与神的关系，我时刻享受着祂的在。神母啊，请让我独自待着吧。”这使帕瓦缇非常生气，对他说：“你若不接受我的恩惠，我会给你下诅咒。你将变成牛，流浪一整年。”爱者拒绝要恩惠，帕瓦缇就把他变成一头牛。过了一年后，帕瓦缇又出现在这名爱者跟前，变成牛的他正在草地上吃草。

一看见她，爱者就说：“神母啊，您为何又来打扰我？”帕瓦缇对他说：“你的一年期限已满，我想知道你过得如何。”爱者答复：“神母啊，我过得很快乐，因为在目前状态，我对主临在的享受在各方面都增加了。处处都有草吃，所以我不必乞讨食物。也不用找隐蔽的地方解手。目前状态，我在哪儿都可以解手。主对我眷顾备至，让我的生活处处受益，真是神奇。”

这让帕瓦缇大怒，她给这名爱神者又下了一个诅咒。“愿你来年变成长颈鹿，让我们瞧瞧你还能否享受。”一年后，帕瓦缇又显现在他面前，爱者对她说：“神母啊，这比以前好多了。之前在夏季，草会枯干，我很难找到食物，可在目前状态，因为我脖颈长，可以吃到树叶。这样我的心就完全自由地享受主的在。祂把我照顾得多好啊。”

帕瓦缇承认失败，将爱者恢复原形，并求他原谅。她接着对爱者说：“你果真一无所需，不过我对你有个要求。请不吝施恩。”爱者就问帕

瓦缇有何要求，她答道：“答应我，你来生做我的儿子吧。”爱者便答应她，正是这位爱者来生成为帕瓦缇的儿子卡尔提喀，其后来被尊为卡尔提喀神。

当帕瓦缇挫败而归，见到希瓦时，希瓦对她说：“我告诉过你。他的爱甚至给神带来挑战。”

灵性包括一切

巴巴爱者会给关系亲近的满德里成员写信，讲述其个人问题。大多数问题都是关于自身面临的关系问题或财务难题。不过有些巴巴爱者还写到性问题。尽管满德里对人们在世间可能面临的几乎每种问题都会提供建议，但他们在这方面毫无知识或经验。我觉得很奇怪，巴巴爱者居然会给满德里写信问此类问题，因为满德里过着纯洁隐居的生活，未接触过这种事情。尽管如此，满德里成员出于爱，会努力去了解该问题，以便复信指导爱者。他们从不回避任何问题或问询，不管涉及什么主题。

一次我和宝吉坐在一起，一名巴巴爱者写信讲述她的伴侣想要某种变态性行为，询问是否可以。尽管宝吉恰好是已婚满德里，却不懂那是怎么回事。他转而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对宝吉解释那种行为时，观察到他一脸震惊的表情甚是有趣，他说：“天哪，他们那样做？”我点点头，他问我：“他们为何那么做？”我对他说：“我猜它会让体验更享受吧。”

宝吉显得愈发震惊。“可他们怎能享受那样的事？那肯定很痛苦，在我看来像锻炼。”宝吉忽然停下，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我对他说：“宝吉，如果你是理科生，大多数的性知识都在中学和大学里教过。其他方面，比如变态性行为，你会从朋友、书本、电影甚至电脑上知道。几乎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并知道这些。”

宝吉仍怀疑我是否恰当描述了整个情况，就找另几个居民询问它的意思。他的反应总是震惊于人们会做这样的事。他会点点头，评论道：“我无法理解他们怎会享受这种事。”

尽管满德里对这类事情相当天真，他们的内心真正纯洁，但却从不回避此类问题，会以非常机智的方式温柔地引导巴巴爱者，即使在此类事情上，也要最佳地遵循美赫巴巴的道路。他们经常会推荐该爱者阅读巴巴关于爱与性的语录，将之贯彻到生活中。一些居民觉得满德里应该发布一则通告，阻止巴巴爱者寄这种信。但满德里没有这么做。他们选择怀着爱和策略处理此事，就像巴巴那样，照顾着爱者的最微不足道问题。

有一回，我向一名在女满德里身边工作的女居民谈到这种情况。我想知道女满德里是否收到过这种信。该居民答复她们收到过，我惊讶地问她："我无法理解巴巴爱者为何给她们写信讲这种事。这些爱者期望得到怎样的回复？满德里在这些问题上并无经验。"该居民同意我的看法，但还告诉我，女满德里会叫来一些关系亲近的女居民，请她们解释这些事情的意思。该居民还说到，玛妮怎样表达了对面临该问题的爱者的关爱。她对我讲："玛妮会说，灵性包括一切。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向你表明一个人应当以怎样的正确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各种情形。不排除任何方面。灵性包括一切。"

腐败

过去有多次人们对信托提出腐败指控。当生活在世间的巴巴爱者，根据他们所认为的腐败行为提出这些指控时，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直接或间接地，都把矛头指向了宝吉，因为他是信托主席，最终要为信托（包括信托成员和居民）所做的一切负责。

人们经常让我根据报告的一些事件，就该问题发表看法。首先我们从宝吉讲起。我认为他是巴巴的圈子成员，至少大家得承认，他是巴巴的一名满德里，过去放弃其尊贵地位，跟随阿瓦塔过着蒙辱和艰辛的生活。放弃舒适富有的尊贵生活，过着一种被剥夺、饥饿、少眠和时常受羞辱的生活，是很少人能够承受的。这不是所有人命中要过的生活。只属于主所挑选的少数命定之人。宝吉就是其中一员。巴巴将其称作

他的约翰。

巴巴说过他的满德里成员不会制造新业相。他给他们罩上的未尼亚尼业相，完全不同于常人的业相。常人做事时，会制造束缚性业相，但对于满德里，其未尼亚尼业相由阿瓦塔亲自来平衡，因而他们做事时，只消耗业相不制造新业相。即使这些业相也都是按照巴巴的意愿安排的。正因如此，即使他不在肉身时，也继续通过他们做宇宙工作。所以人们怎么能对任何满德里提出指控呢？那不就等于说巴巴腐败，因为是他给他们安排的。

我来分享一个埃瑞奇常在满德里大厅讲的故事，以说明这点。

有一次，巴巴讲了如下故事：有个男子犯下 99 起谋杀，内心深感懊悔，去找一位至师请教如何赎罪。大师建议他坐在某处，不断地念神名，无论发生什么都不离原地。此人一直这样生活多年。一天，有个骑马的士兵经过，看见此人坐在路上。他喝令此人让道。没有反应，因为此人入定了。这惹恼了士兵，就挥鞭打他。此人受扰出定后，旧杀手本能占了上风，便抓住士兵，杀了他。就在那一刻，他成道了。这是怎么回事？那名士兵带着一封给邻国国王的信函，要国王处死 100 名狱中囚犯。故此人在杀死第 100 人时，救了 100 人，从而业相得以平衡，获得成道。

即使像杀人这样的浊行为也能带来成道，令我百思不解。一次我对埃瑞奇提出该问题。我对他说：“杀人是最重浊的行为，会制造最具束缚性的业相，但在巴巴亲自对满德里分享的这个故事中，犯下最可憎罪行的人居然获得了成道。这怎么可能？”埃瑞奇答道：“通常情况下，常人的谋杀行为会给他带来可怕的束缚，然而当它是某人在服从至师的指示时所做的行为，则不会束缚此人。”

“正如上述故事中，完人能利用此事赐予成道，因为在该负面行为中存在着此人的救赎，其全部业相得以平衡。所以他获得成道。你自己不可能做到这种平衡。唯有至师能够为你这么做。所以你应当全心全意地臣服并服从完人。”

埃瑞奇总结道：“当你把一切臣服于巴巴，你完全成了他的，那时最可憎的浊行为都不会影响你，因为他利用它做宇宙工作，同时还用它来平衡该灵魂的业相，以赐予成道。”

另一回，玛妮在满德里大厅提起这个话题，被拍成影片。她说了如下的话。“不要评判那些跟随巴巴生活者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完全是他的。不要依据你们的世俗标准来评判他们。事情不是你们觉得的那样。正如巴巴的所作所为，不要试图去理解或测量。只要记住，他们是他的，莫忘记这点。”埃瑞奇和玛妮的这些话，多年来帮助我专注于巴巴是谁，以及他多么珍重为他舍弃一切的圈子成员。

你从世俗意义上可以说，是的，巴巴区别对待圈子成员和世间其余人。圈子成员专属于他，而通过成为他的，他们完全得以自由。没有行为会束缚他们，因为巴巴亲自这么说过。这就是我对那些根据所见所闻对满德里提出各种指控的巴巴爱者必须说的话。除此之外，一点点尿怎可能污染海洋？用巴巴本人的话说：“我将满德里仅排在美婼之后，然后是爱者，再后是世人。每天雷打不动，我按此顺序，祈求自己关照美婼、满德里、爱者和世人。”

心病

如果腐败指控是针对在美拉巴德生活的个别巴巴爱者提出的，那么根据我多年来的所见所闻，我必须承认：一些为信托工作的巴巴爱者的争议性做法招致了这些指控。在进一步讨论这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之前，我希望回顾从前，讲讲当年的那种条件，如何最终导致了此类在美拉巴德发生并涉及一些巴巴爱者的争议性情况。

巴巴离开肉身后，当满德里允许首批居民住在美拉巴德并帮忙做事时，对居民施加的条件是非常严格和艰苦的。为居民提供的宿舍就是一个简朴的房间，带有一张床、桌子和椅子。除此之外，居民们必须靠自己的经济来源应对一切。巴巴的妹妹玛妮对我们有言在先，我们应当把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会视为一种殊荣，而不应该仗着我们是提供无偿

服务的志愿者，而对信托提出任何要求。

她说得很明白，作为灵性受训者，我们直接向巴巴、向上帝负责，且依靠他满足一切需要。如果我们的钱用光了，如果我们生了大病，信托不会给我们提供经济援助。如果我们坚定地确信巴巴会照顾一切，并记得在灵性培训过程中发生的事情都是最好的，就能够在美拉巴德过巴巴希望我们过的生活。

总之，满德里希望我们体验他们伴随巴巴过的那种生活，以便我们能够实际体验到巴巴的临在，那种艰苦而淳朴的灵性生活。另外，在那个年代，信托的资金不充裕。来此居住的早期居民都是满怀热情和决心过那样的生活。现在几乎人人都记得，早年美拉巴德、信托大院和美拉扎德的氛围怎样充满了巴巴的临在，尤其在满德里成员人数众多的时期。在我看来，导致这种氛围变化的，不仅因为满德里人数的减少，还有我们自己对未来的不安全感。

因为信托不可能资助我们，一些居民用光钱后，只好离开此地。少数人设法挣钱，几年后返回，其他人则一去不返。因这样的事发生多次，我猜测我们的不安全感进而增加。因此，我们努力在假期工作挣钱，以补充赖以生活的微薄积蓄。大多数人利用夏季的两三个月假期，设法赚些钱来补充收入。

一些居民靠着家人、朋友和慷慨爱者的支持，在美拉巴德维持生活。一些居民甚至尝试私下做些生意，对朝圣者提供某种服务或帮助，来补充收入。随着通货膨胀、成本上涨、暮年将至和未来无保障，在一些居民的头脑中，需要更多积蓄成为重心。很可能是从这里，争议性情况的苗头开始萌发。

我们对暮年有所保障的期望，使得一些居民的做法达到那种地步，甚至你可以说，其行为在那些生活在世间的人看来是有问题的。我不会评判任何人，不管他们牵涉到何种争议性情况，因为我知道，面对同样的情况和压力，我也可能会做出类似的甚至更糟的事。只是碰巧我很幸运，我的工作让我一直待在满德里身边，他们经常的敲打和引导使我

没有滑倒。

有一起在巴巴社区制造了争议的如下事件：

有个在美拉巴德生活的巴巴爱者，屡屡以各种方式帮助信托。他做的事情之一，是为信托的项目向巴巴爱者筹集资金。任何人若为信托工作直接向巴巴爱者筹资，一般来说必须将捐献的资金交给信托，并附带注明该资金是否要用于特定目的。若没有特别注明，资金通常就会被用于信托的日常运营。

这名巴巴爱者一开始遵守所有规定，但几年后，他和信托在一些政策上发生了争执。这令他生气，于是他决定不把筹集的资金交给信托。相反，他会把钱直接用在他视为巴巴工作的项目上。信托、宝吉或满德里都没办法让他明白事理。

随着时间推移，这名巴巴爱者开始输送一些资金，用于促进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说一己私利。（他向其筹集过资金的）那些巴巴爱者访问美拉巴德时，会向信托成员或宝吉提起此事，问他们是否收到资金、需不需要更多资金。我们由此方知，此人已经开始把钱用于信托工作以外的事业。

宝吉常把这名爱者叫到他的办公室，提醒他初期所做的工作很好，并鼓励他专注于巴巴，百分之百诚实地继续为巴巴工作。为此一个人必须保持警惕，留意自己的欲望，因为倘若他忘了自己在为巴巴工作，就会滑倒。宝吉温和地请求他，停止沉溺于这些活动，因为它会给信托制造争议，让人怀疑他为巴巴服务时是否正直。

尽管如此，这个巴巴爱者依旧我行我素。对他的投诉纷至沓来，有一次，一名信托成员报告一项重大的财务违规行为。该信托成员向宝吉施压，要求他采取某种严厉措施。宝吉对该消息感到不安，向信托成员保证，他会试着同这个巴巴爱者再谈一次，抱有一线希望此人会回心转意。当信托成员要求宝吉对这种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时，宝吉表示无助地说：“我能对这种人采取什么措施？要让巴巴采取这种措施。我的角色只是引导他们过真正服务的生活。”

宝吉停顿片刻，说：“何为腐败？它何以发生？是因为心中的欲望。这里有谁完全摆脱一切欲望吗？淫、贪、嗔、恨——这些是低级欲望。这些低级欲望的种子在每一颗心中。一个人必须时时警惕，提防种子长成大树，从而避免欲望滋长。如何做到这点？通过恒常念记巴巴，记着你在为他工作。不要仅仅因为你为信托做某种重要事务，就做出虚妄断言。当你认为你在做工作，你很了不起，当你开始这样说话‘你凭什么来指教我’或‘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时——这些都是增强假我的虚妄断言。相应地，你的心会被越来越多的低级欲望所腐化，当欲望变得强烈时，你就把它们付诸行动，制造更多的束缚业相，导致进一步的束缚行为。这就是世人看到并称为腐败的行为。其没有看到，心正由于陷入低级欲望而受苦。

“我怎能对这种人采取措施，我能采取什么行动？要让巴巴采取措施。唯有巴巴能够净化病态心灵中的这些低级欲望。我怎可能做到？这完全在巴巴手里，不在我手里。那是人能采取的真正措施。这就是我为何一遍又一遍地告诫全体工作者，他们应当保持警觉，随时记住自己在为他工作，并诚实行事。要恒常念记他，那样才能避免这些低级欲望滋长。念记将最终把它导向服务和取悦至爱的真渴望。

“在服务至爱中，一个人必须随时取悦至爱。这将制造与至爱结合的渴望，最终你将抵达目标。任何其他做法，比如开除工作者，都于事无益。即使我不得不开除某人，我该如何决定开除谁、不开除谁呢？这里有谁是没有欲望的吗？”宝吉以此结束。

听到宝吉的结束语“这里有谁是没有欲望的吗”，我感到头脑中的一大心理障碍被清除了。我一辈子都抱着是非对错的世俗观念，何为错误和腐败做法的观念。我的意识由世界及其标准所塑造；我以为满德里的意识同样如此，不明白为何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于社区的其余人。我未能领会他们的意识是由巴巴塑造的，因为他们只为他活着，与世界不相干。他们成为他的，在这样做时——分享他的意识。

我在几乎每一本巴巴书中都看到，巴巴评论他的满德里多么特别，

“他们在意识上与他为一，只是被罩着一层面纱”，却未能领会这句话的深度。现在我开始测量其深度，内心被满德里心灵的伟大广阔所震撼。还有谁能看出：腐败者有颗病态的心在受低级欲望的折磨，需要被治愈，而唯有巴巴能做到？埃瑞奇也会就该问题发表这样的评论，在我们眼里简直匪夷所思。他会说：“要比以前更爱他们——让他们利用你、剥削你。不要阻止他们。还要更爱他们，这样你是在爱他取悦他。”

这对于想要行道的人难乎其难。一思及那种磨难等待着试图行走此道的爱者，我的心不禁颤抖。满德里自如地做到了这点。许多生活在世间、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爱者会批评他们，诽谤他们的品格。尽管如此，他们继续爱所有人，保持超越毁誉的神一般平衡，一心专注于至爱的愉悦。

是的，我祈祷巴巴赋予我勇气，以便有一天我也能践行此道。只有脱离淫、贪、嗔、恨等低级欲望的人能行走此道。现在的我尚未准备好。现在我行走念记之道，这较为容易，将来有一天凭靠巴巴的恩典，我心中的所有欲望被完全清除时，我应该能够踏上通向至爱的终极旅程。现在我的心太软弱太狭小，对一个想要践行此道的人所面临的广阔无垠感到害怕。

一体性的力量

下面的故事是埃瑞奇还是学生时经历的一次奥秘体验。年少的他被基督的生平吸引，在学校听牧师讲基督生平故事时会流泪。他常有疑问，提出问题，牧师们却避免回答，告诉他只要接受《圣经》说法，莫提问。埃瑞奇还会参加本地的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深受吸引。

在传道会斯瓦米们的一次演讲中，一名斯瓦米强调了造物界中所有事物和生命的一体性。该斯瓦米声明，如果一个人体验到与一切受造物合一，世界上就没有东西能伤害这样的人。无论人类、野兽还是大自然，都不会伤害这样的人。斯瓦米的这番话给埃瑞奇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他确信这些言语中的真理。

演讲结束后，埃瑞奇正要离开传道会骑车回家，天开始下大雨。此时埃瑞奇产生这个想法：如果他的内心生发与雨水的一体感，就不会淋湿。心怀这种确信，他骑车回家。埃瑞奇进屋时，母亲盖麦见他未戴雨衣冒着大雨回家，感到担忧。她责备埃瑞奇说："你为啥不带雨衣？你一定浑身湿透了。赶紧换衣服，不然会生病。"埃瑞奇应道："别担心，妈妈，我没湿。"盖麦不信，对他说："你刚从倾盆大雨中回家，自行车全湿了。你怎可能是干的？"说完，她走过去，检查摸摸埃瑞奇的衣服。这时惊讶地发现，他的衣服居然是干的。

早年间埃瑞奇会在满德里大厅讲述此事，并总结道："这就是一体性的力量。如果你的内心能生发对任何人哪怕瞬间的一体感，不管那人是多大的死敌，一夜之间他将成为你的朋友。阿瓦塔和至师们体验与整个造物界为一，因此造物界中的众生都会受他们吸引。事情就是这样。"

当我对巴巴爱者分享这个故事时，他们会问我："倘若造物界中的众生，不管正面还是负面的，都受阿瓦塔吸引，那他每次降临期间为什么面临那么多的反对？"该问题让我想起化工厂战役期间发生的一件事。

我曾去会见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CPCB）的联合秘书。CPCB 根据调查结果已经建议关闭该工厂，我过去收集那份报告。尽管 CPCB 已建议邦政府关闭该工厂，但邦政府拒绝这么做。通过调取这份建议的副本，我们将能证明邦政府在包庇该工厂，藉以加强我们案子的证据。这名联合秘书很有同情心，乐于助人。他把那份重要文件的副本递给我，对我说："你说阿瓦塔美赫巴巴是神。我们收到世界各地巴巴爱者寄来的，成千上万封投诉这家化工厂的来信。如果巴巴真是神，能吸引成千上万颗心归向他，他为啥不能赢取那个居住隔壁的化工厂厂主的心灵？神只要在他心灵中播下一个简单的神启念头，就会赢取他，让事情变得轻而易举。你的美赫巴巴为何不能那样做？大家经历的那么多艰辛本可以避免的。你有答案可以澄清我的疑问吗？"

此人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于是我对他说："当然可以，但首先你

必须澄清我的一个疑问。主罗摩和奎师那都被各地印度教徒当作阿瓦塔膜拜。主罗摩，如果他是神，为什么不用一个神启念头赢取拉瓦纳的心灵？他为啥不能说服拉瓦纳归还他的被劫持妻子悉塔？作为神他本可以那样做的。何必让他的追随者经历残酷的战争，令许多人丧命？”

“此外，让我们来谈谈主奎师那。他甚至去向俱卢族军队的杜尤旦求情，只要将五个村庄交给潘达瓦兄弟，就可避免战争。尽管他是神，却无法说服杜尤旦那么做，在后来爆发的战争中，双方都全军覆没。这一切有何必要？施过大量奇迹的奎师那，为何不再施一个奇迹阻止战争爆发（这是他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

联合秘书大笑道：“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这仍未澄清我的疑问。”我对他解释，有很多人曾向美赫巴巴的满德里提出这个问题，他们给出了如下回答。

“在阿瓦塔降临期间，光明力量和反面黑暗力量都在神圣戏剧的形式中发挥作用，而剧作家正是阿瓦塔本人。一个又一个时代，阿瓦塔会玩他的神圣游戏。可称之为神圣里拉，他亲自通过采用人身成为游戏中的演员。他像凡人那样扮演他的角色，而不利用他的神圣能力或极乐。他承受着我们作为凡人承受的每种境况，面对着我们作为人类面临的每种逆境，在克服逆境的过程中，他向人类展示了应对这些情况的正确方式。他在降临期间留下了人们称为的‘足迹’，供后世的人类追随。追随这些足迹的真诚坚定求道者，最终将抵达生命的目标。这只是他通过该神圣游戏所完成工作的一个方面。

“他工作的另一方面关系到他的亲密圈子成员，他们对他始终不渝、同甘共苦，随时准备将生命献给他。他通过让他们经历那些逆境和反对，承受极大的艰辛、历炼与磨难，从而考验他们对他的信心。那些做到抓紧他的弟子通过了这场考验，不仅获得他的陪伴之回报，还得到他赐予圈子的终极神性礼物。根本而言，阿瓦塔通过该神圣戏剧，为他的圈子成员提供了服务他的机会，作为回报，他为他们承担责任并赐予他们成道。

“他神圣工作的又一个方面则涉及他的爱者，他们在世间生活并跟随他，但不属于圈子成员。由于阿瓦塔已经引发对自身的反对，世界各地的爱者面临着无数的艰辛以及在那些未能认出阿瓦塔神性的无知者手中受到的迫害。这些爱者的信心也会受到历炼和磨难的考验，其中藉着抓紧他直到最终而通过考验的人，灵性上会获得进步。

“他工作的最后方面则涉及对整个宇宙的工作。通过将圈子成员置于各种艰难情形中，他实际上是对世人的意识做工作，以加快他们的灵性进步。尽管他看似在本地开展某项行动，然而其结果却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

为帮助他理解这点，我对他解释，巴巴怎样通过对美拉巴德、美拉扎德和信托大院所代表的这个模型工作，能够戏剧性地改变世界舞台上的局势。他在美拉巴德、美拉扎德和信托大院本地做的工作是微观的。在世界各地感受到的结果则是宏观的。我给他举例说，当我们开始与这家污染严重的化工厂作斗争时，一股巨大的环保运动浪潮席卷了全世界，包括印度。令人惊讶的是，第一次印度各邦关闭了成千上万家污染工厂。在前线领导这场环保运动的最著名律师，恰巧就是在最高法院代理我们案子的辩护律师。这是神每次来玩的神圣游戏。当他在我们中间时，人们反对他。当他离开后，他们开始膜拜他，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又期待他的降临或者说期盼他的归来。这就是主每次玩神圣游戏的方式。

这名联合秘书心怀感恩地看着我，说道：“你回去后，代我向你的阿瓦塔美赫巴巴致敬。我发自内心向他顶礼。”

恺娣对埃瑞奇生气

满德里身边的气氛并非总是那么紧张。他们身边普遍存在的机智幽默，让气氛变得轻松，使灵性训练不那么严苛难忍。接下来的系列故事，将呈现不仅在满德里成员中间，而且在满德里和居民之间普遍存在的机智幽默。

在美拉扎德生活期间，我注意到埃瑞奇会逗弄恺娣·伊朗尼。倘若埃瑞奇坐在走廊上无事可做，而恺娣碰巧在去诊所的途中（她常去那边工作），他会让恺娣从这里经过。当恺娣走在半路上，他会叫唤她让她折返，因为他有要事相问。恺娣无奈之下，会抱怨着转身走来，因为她知道埃瑞奇常捉弄她，这下又要搞恶作剧。

埃瑞奇会压低嗓门，对坐在他周围的我们轻声说："瞧恺娣。她不是在走路，是摇摆过来的。"恺娣是大块头，又有膝关节炎，走路时左右摇晃，确实看着摇摇摆摆的。她会走近埃瑞奇，一脸愠怒地说："快点。告诉我什么事？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你整天光坐这儿啥都不做，只管听迪瓦娜给你读故事。我没有助手，事事都得靠自己做。所以赶紧告诉我吧。我没功夫陪你玩恶作剧。"

埃瑞奇随后会问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比如"恺娣你的健康如何？我想知道这个。"恺娣会恼火地说："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个重要工作？你无所事事，就以为大家像你一样。"说完，她会气呼呼地离去，走向美拉扎德诊所。

有一回，他逗弄过恺娣，恺娣离去后，埃瑞奇对我说："恺娣像我的玩具。我跟她开玩笑，以此消磨时间。她死后我怎么办？我会感到寂寞的。我该怎么消磨时间？"除了白天以这种方式逗弄恺娣，到了晚餐时间，她和佣人一道把晚餐送到男子这边时，大家也会有意逗逗恺娣，评论一番她做的饭菜。

我发现恺娣做的饭菜很可口，但埃瑞奇、美赫文、阿娄巴和法鲁会说些反话，作弄她。保·纳图是唯一不予置评者。埃瑞奇的典型说辞是："鲁斯特姆，我们有这些可口饭菜都是因为你在这儿。不然我们的食物很难吃。所以请不要离我们而去。"

恺娣会生气地说："是，我不懂怎么做饭。我这人很差劲。你们一年到头都这么说。"阿娄巴也会参与说："别让鲁斯特姆走。让他一年到头住在这儿，这样恺娣会给我们美食吃。"埃瑞奇会参与说："她会做美食，却自己吃个精光。她只给我们前一天吃剩或走味的食物。我

们吃不到新鲜食物，全被她吃光了。”

倘若恺娣被激怒，说些气话，餐桌前的埃瑞奇等人会继续找她的茬，直到她气恼地离去。就这样，大家会拿她开玩笑。经过紧张的一整天，很欣慰看到这样的互动，让气氛变得轻松。

话说有一天，迪瓦娜得了痢疾。晚餐时，恺娣向埃瑞奇问起迪瓦娜的健康状况。埃瑞奇趁机逗恺娣说：“早餐你给她吃了啥？她吃完就不舒服。你为啥给她走味的食物？要是她死了怎么办？我怎么做工作？她对我很宝贵，就像我的手和眼睛。没了她我怎么工作？”

埃瑞奇说这番话时，恺娣十分生气，朝他吼道：“是，现在你怪我。她肯定是头晚在信托大院吃了什么东西才得病的。现在你指责我毒害她。”埃瑞奇就这个敏感话题继续逗她，恺娣气坏了，对埃瑞奇说：“你对我说这么难听的话，今后我不跟你说话了。”说完，她气冲冲地走了。

恺娣一定在女子那边讲了此事，因为次日早晨，我们沿着美拉扎德入口道路散步时，恰好撞见埃瑞奇的妹妹玛奴。她问埃瑞奇：“你对恺娣说了啥，让她生那么大的气，她整天都在讲这事儿。看到她的时候向她道歉吧，不然她说她不跟你说话了。”埃瑞奇听此大笑，对玛奴说：“不，不。随它去吧。让她心烦生气。我们喜欢看到她那样。我们非常享受。况且这对她有益，促进她血液循环。”说完，埃瑞奇走回美拉扎德。

当晚，恺娣送来晚餐时，从埃瑞奇身边走过，他坐在走廊蓝车旁的休闲椅上。埃瑞奇对恺娣打招呼“捷巴巴”，并问她感觉如何。恺娣没有应他，继续走。埃瑞奇问了第二遍，恺娣还是没回应。埃瑞奇很温柔地恳求恺娣：“请跟我说话吧。你还在为那事儿生我的气？请原谅我。跟我说两句。”恺娣依然未回应，埃瑞奇就站起，告诉佣人：“卡希纳施，把我的饭菜拿走。恺娣不跟我说话，我就不吃饭了。”说完，埃瑞奇就起身朝他房间走去。

从房间另一头传来恺娣的洪亮声音：“是，你别吃饭了。然后你要是死了，全世界都会怪罪到我头上。这就是你想做的。找我麻烦。”埃瑞奇绽放笑容，对恺娣说：“谢谢你恺娣跟我说话。现在我要吃饭了。”

埃瑞奇重新坐到餐桌旁，食物尚未盛到他盘子上，他就对恺娣说：“今晚的饭菜很可口。”恺娣对他说：“别想奉承我。你还没尝过饭菜呢。”埃瑞奇说：“但我可以闻到，知道它特别可口。”恺娣对他说：“我希望你每天都记得这点。”随即走开。

这就是满德里。他们的心灵如孩子一般，对彼此的爱亦是如此，在他们充满机智幽默的日常互动中经常能看到这点。

清晰视力

蔻诗德的英语很差，往往当她说话时，连我都很难明白她在说什么。我常想西方人怎么听得懂她说的话。一次，几个西方人在她身边，其中一人对蔻诗德分享了一则有趣的笑话。笑话讲完后，大家大笑起来。蔻诗德也一起放声大笑。西方人走后，蔻诗德转向我说：“你能用古吉拉特语对我解释一下笑话吗？我不明白它的意思。”我就用古吉拉特语对她讲了那个笑话，讲完后，她再次开怀大笑。

我突然想到，就问她：“蔻诗德，朝圣者给你讲笑话时，你笑得那么开怀；你为什么笑？”蔻诗德对我说：“他们的笑声太好玩了，这就是我笑的原因。整群人爆发笑声时，每个人笑的不同方式让我笑了，因为我发现这很好玩，但我没理解笑话。现在我理解了笑话，因此又大笑一番。就这样，我得以享受两遍笑话。”蔻诗德这么说时，我不禁笑了。她像孩子般纯洁天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她有资格扮演的角色不仅是巴巴的满德里，还是美婼最好的朋友。

蔻诗德深爱她的养子苏达姆和儿媳阿霞。她会把阿霞叫做萨库（Saku），这是印度一位著名圣人的名字，因其对神的爱而闻名。爱开玩笑的蔻诗德常常逗弄阿霞，看到她们俩的互动很有意思。我想到的一个幽默故事，是临近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发生的事。因蔻诗德已经失明，我到她房间的纱门前，会说一声是我，再进去，因为她能通过声音认出我。

去世前几个月，一次我走进她房间，蔻诗德对我说：“我的视力

突然变得很清晰，现在样样东西都能看见。”此乃喜讯，我很高兴获悉，并让她知道这点。站在房间另一头的阿霞听到她的话，就转向她说：“你啥都看不见，干嘛这么说？”蔻诗德责备她道：“你保持安静。我在对鲁斯特姆说话，不是对你说。我没告诉你，但就在今天我的视力改善了，我现在刚想到跟大家分享消息。”

阿霞提醒蔻诗德，就在几分钟前，她还找不到其座位旁桌子上的那杯水。听此蔻诗德说，视力改善是发生在那之后。两人争辩了几分钟，之后阿霞对蔻诗德说：“你要是视力改善了，看得清楚，那告诉我鲁斯特姆坐在房间哪里。”因为蔻诗德将脸转向了对面，同另一边的阿霞说话，故稍感迷失方向。她忘了我坐在对面，就朝阿霞的方向抬起手，指着那边。

阿霞对她说：“鲁斯特姆不是坐那儿。”蔻诗德就斥责阿霞说：“你为啥不保持安静？我还没结束呢。我做事慢，刚抬起手，你就开口了。”说着，蔻诗德挥手划个圆弧，越过一半房间，停下。遗憾的是她尚未划到我这边房间。蔻诗德停下时，阿霞说：“他也不是坐那儿。”蔻诗德又斥责阿霞说：“你为啥不只是保持安静，耐心一些。我知道鲁斯特姆坐在哪里。我是因为手抽筋才停下的。”

接着蔻诗德挥手作弧线运动，划过另一半房间，最后总算大致指着我所坐位置的方向，尽管手指仍未指向我。她这么做时，我们不禁笑了。看到这里，阿霞说：“蔻诗德你的手挥过了整个房间。”蔻诗德笑着说：“既然他坐在房间另一头，我还能怎么办呢？”蔻诗德就是这样，很像孩子。

我不知道那天早晨她指的是看见什么，但此后连续数日，她每天上午都会告诉我，巴巴和美婼怎样天天来看望她，她常同他们一起散步。我问她看见的是不是梦，她说：“不是，他们真的来了。”我第二次问她看见的他们是不是异象，她责备我道：“你聋了吗？那不是梦或异象。我告诉你，他们来看望我了，他们邀请我时，我常同他们一起散步。”

蔻诗德去世后，就在火葬堆点燃之前，人们惊奇地看到她脸上的

表情。她满脸放光，唇带微笑。我很清楚，她正同至爱巴巴和童年好友美婼一起散步。这曾是她清晰看见的异象，现在则亲临其中。

阿娄巴打断演出

一名长期访问美拉巴德的西方朝圣者，常于周日在美拉扎德，为满德里表演幽默的小品短剧。她观察各个满德里的特质后，决定表演关于他们及其助手的幽默小品。她演了埃瑞奇的小品，接着又演了宝吉及其助手。她会扮成满德里成员，模仿其手势，对助手说话的样子。主题则滑稽好笑。她经常找我还有宝吉的另几个助手核实，我们观察到的宝吉的各种特征。然后她模仿宝吉，尽量突出那些特点。接下来她决定演阿娄巴的小品。

阿娄巴会每月一次造访美拉巴德，在美赫朝圣者中心（MPC）宿夜。次日早晨，他会在阿提时间拜访巴巴三摩地，在美拉巴德度过一些时光后，返回美拉扎德。阿娄巴是极为特别的满德里，性格很像孩子。在美拉巴德，每天早晚 7 点举行阿提。MPC 供应早茶时间是 6 点。不过一些朝圣者只闲待在 MPC，不参加晨间阿提，很可能打算日间迟些前往，在三摩地私自度过一些时光。

临近 6 点 45 分，MPC 会响起警铃声，提示朝圣者阿提时间快到了。倘若阿娄巴注意到朝圣者拖延着不去参加晨间阿提，会催促他们。他甚至会在 MPC 各处昭告大家，鼓励朝圣者们去参加晨间阿提，提醒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因此这名西方朝圣者决定演阿娄巴的小品时，选择突出这个故事情节，夸张整个场面，使之显得滑稽好笑。

当小品在美拉扎德为满德里上演时，阿娄巴也坐着观看。扮成阿娄巴的朝圣者，进入满德里大厅，模仿阿娄巴催促朝圣者的情形。她演得惟妙惟肖。接下来表演他来到 MPC 的不同侧翼昭告大家说：“在睡觉的全体朝圣者，应当立刻起床，前往巴巴三摩地参加阿提。即使病人、临终者或死者，都应当立刻起床前往三摩地。”

她模仿阿娄巴的样子非常滑稽，所有人包括满德里成员都不禁大

笑，只有阿娄巴没笑。阿娄巴快速站起，走到满德里大厅中央，打断演出说：“等一下，等一下。这不是我说的话。”他站着面对在座的满德里和朝圣者。看着巴巴的妹妹玛妮，阿娄巴说：“让我解释一下实情。早茶后，朝圣者们坐着闲谈，忘了是时候去做巴巴阿提了，没有作出努力去那里。我无法容忍。于是我昭告大家，提醒他们应当认真看待此事。还有，小品中的台词不对。我昭告大家时，是说那些生病者或就医者应当继续睡觉，其他人则应当前往三摩地。这才是我说的话。”整个场面滑稽至极，满德里和朝圣者们都哈哈大笑。

可以想象，两个阿娄巴站在满德里大厅中央，一者打断另一者，否认刚才说的台词以表明其观点，而演出尚未结束。当阿娄巴走开入座后，那个演阿娄巴的西方朝圣者对观众说：“你们刚才看到的场面也是戏中一部分。我们培训阿娄巴这样演的。”

大家再次爆发大笑。玛妮也评论，这是她所看过最滑稽的短剧，巴巴一定会喜欢的作品。演剧期间自然自发的粗心出错，会让巴巴畅怀大笑。那名西方朝圣者随后请大家允许她演完余下的剧情，接着模仿起阿娄巴的其他特征，比如站在一个朝圣者背后，用大声的“喵”叫惊吓朝圣者（比猫叫得还好）。她最后演的是，阿娄巴总是颈间戴着哨子，吹着哨子说：“上巴士啦。离开时间到了。”

从上述事件显而易见，阿娄巴的行事方式很像孩子。倘若阿娄巴说什么话，而你并不同意，阿娄巴会像孩子般，没完没了地跟你辩论，要是你还是不同意，他会像孩子般发脾气让你闭嘴。

目睹如此伟大的灵性人物拥有这种孩子般品质，真是惊人的对比。他们会像孩子般抱怨，像孩子般辩论，像孩子般在小事中表达喜悦。

阿娄巴的孩子般风格

阿娄巴的孩子般风格一直是我们娱乐的源泉。他总对伊朗赞不绝口，主要因为他是伊朗裔。每当阿娄巴看到一批伊朗朝圣者，就会特别开心，同他们度过大部分时间。这让他有机会用波斯语和同胞们一块儿

谈论伊朗的荣耀。午饭时间，阿娄巴常常给我们讲一些他从收音机听到的有关伊朗伟大的新闻。他不谈论巴巴时，就会谈论伊朗的荣耀。

我们在满德里大厅主廊对面，两个房间小走廊上的餐桌前吃午饭。阿娄巴通常会过来，开始夸赞伊朗文化的某些属性。他说："你们知道97% 的伊朗人会做如此这般的事吗？"保·纳图和美赫文会表示惊讶说："真的吗，阿娄巴，你怎么知道？"阿娄巴那时会自豪地宣布，他不是从收音机听到就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

保·纳图有意逗弄他，接着说："我记得听过这类新闻，但没有给出比例。你怎么能说是 97% 呢？有可能是 96% 或 98%。"阿娄巴就气恼地对保·纳图说："保拉吉你闭嘴。我若说 97%，那就是 97%，不会多半个点或少半个点。正好是 97%。"美赫文听到此言，会加入说："可是阿娄巴，你怎么计算这个比例的？"阿娄巴答道："我体内有台电脑，计算后告诉我的。"美赫文随后又说："但你的电脑可能出错。有时电脑会出故障。"

法鲁也会加入，发表评论支持美赫文。阿娄巴回应他们："我从电脑算出结果后，跟巴巴核实对不对。当巴巴告诉我它是对的，我才宣布它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对的。"每当阿娄巴讲到某种比例，保·纳图、美赫文和法鲁就会这样逗弄他。他常常是用餐者的靶子。

下面还有一件事表明阿娄巴的孩子般态度。阿娄巴受巴巴爱者邀请赴西方，访问不同的中心发表谈话。他有做预言的习惯，大多围绕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开始。多年来，他来来回回在多个场合预言并给出日期，而世界依旧毫发无损。阿娄巴接着会预言另一个日期。他会根据看见的梦境进行预言。当他讲述梦境时，令我们多数人百思不解，他是如何以某种方式解读并暗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的。

因此当阿娄巴准备出访西方时，一次玛妮把他叫去，同他私下谈话。玛妮对他温和地解释，在他的西方之行期间，会有很多新面孔，所以他应当专注于谈巴巴，而不是做预言。玛妮对他解释说，很多西方人不想知道未来的世界大事。他们想要知道的是关于巴巴的爱。玛妮试图

让阿娄巴作出承诺：他将会只谈巴巴。阿娄巴勉为其难地同意了遵从玛妮的希望。

第二天下午 3 点，我们照常喝茶聊天时，阿娄巴对我们讲述了他和玛妮之间的全部对话，并补充说：“跟玛妮谈话后，因为对我施加限制，我开始感到烦躁。于是我决定问巴巴。我取两张纸条。在一张上面写‘是’，另一张上面写‘不’。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我将纸条带到满德里大厅，放在巴巴（相片）前面，对他说：如果您希望我畅所欲言，就让答案为‘是’，但如果您希望我管住嘴，就让答案为‘不’。我随后打开纸条，读巴巴给我的指示。”阿娄巴接着朝空中高举双手，说：“捷巴巴，巴巴叫我畅所欲言。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说完，阿娄巴发出公鸡啼鸣声，随后又喵喵地叫，来表达他的孩子般快乐。

阿娄巴的风格往往使朝圣者感到费解。他经常会找朝圣者，给他们掐算过去预测未来。当朝圣者就某个问题求助他时，他有时当即给予建议，但多数情况下会把“是”或“不”的纸条放在巴巴的相片前抓阄。极少数情况下，他会用《哈菲兹诗集》占卜。这让很多结识他的人摸不着头脑，不过巴巴说过这番话表明阿娄巴的伟大：“他的爱吓人！”，并把他的渴望喻为“想要吞噬火焰的飞蛾”。

宝吉心情轻松时

宝吉未处于火爆情绪时，会经常跟我们开玩笑，借此消磨时间。他常说：“这就是我们在巴巴身边常做的事。这对我们来说特别有趣，可以消磨时光，因为没有别的娱乐方式。当我们不忙于旅行或达善活动时，我们伴随巴巴的生活就是如此。”早年尚无有线电视、录像、电脑或手机，妙语和幽默成为居民们的主要娱乐来源，尤其满德里也参与其中时。

宝吉常捉弄我，因为他知道我会设法用幽默智胜他，这是他所喜欢的。下面是我想同读者分享的这样一起事件。

有一次，一名朝圣者在跟宝吉谈些个人问题，我恰好在旁边。不仅信托工作人员和居民会找宝吉谈论其个人和工作上的问题，朝圣者也

会找他谈。不管多忙，宝吉从不拒绝任何人。我们往往要在他身边一直坐上数小时，他才有空同我们讨论信托工作。这名朝圣者年轻又貌美。她跟宝吉就个人问题谈了很久。宝吉给她一些有用的建议，她便离去。

她走后，宝吉看着我说："很好的女孩。她是个很好的女孩。我喜欢她。"我静静地点头。按他的习惯，宝吉重复说了第二遍。因为他看着我，我再次点头。他带着顽皮的眼神，问我："你觉得她很不错？"我对他说："既然你这么说，那她一定很不错。"宝吉提出另一个问题："你喜欢她？"因为宝吉心情甚佳，想跟我开玩笑，我就将计就计，说："是的宝吉，我喜欢她。"

宝吉突然佯装生气，批评我："你这无赖，你初到此地生活时怎么说的？还记得吗？你说过你不会结婚，会一心一意服务巴巴。所以我们给你这个机会，现在你却告诉我，你喜欢这个女孩。"我很随意地对宝吉说："宝吉，我喜欢所有女孩，但不代表我要娶她们所有人。"宝吉笑着说："哦，我明白了。"随后话锋一转，对我说："我喜欢你，因为你诚实。"他指着另一个居民，评论："这人总是跟女孩说话。我常发现他盯着漂亮女孩，可我一对他指出这点，他就否认。这是不诚实。人人都有弱点。否认并掩盖弱点是不诚实。"

另一回，宝吉试图就同个话题跟我开玩笑。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宝吉常常密切留意着年轻居民，以帮助他们保持专注于巴巴，避免被其他事物吸引。其他满德里成员也这么做。这件事发生在信托大院刚装上有线电视的时候。晚间宝吉常会早早休息，观看有线电视上他喜欢的节目。我有工作时，不管夜间多晚，都会去他的住处通报他。如果他在看电视，会叫我坐下，和他一起看节目。节目播完后，我赶快向他简要报告工作，随即离开。

有一次，电视节目上有宝吉喜欢的一名女演员，宝吉看得很投入，并叫我坐下。女演员叫玛杜丽·迪克西特，是一名超级明星。她不仅是优秀的演员和舞者，而且以天真无邪的美和孩子般的迷人微笑赢得所有印度人的心。宝吉很开心地观看，节目播完后，他转向我说："她很漂

亮，我喜欢她。”接着问我：“你喜欢她吗？”我知道宝吉又要开玩笑，于是说：“是的宝吉，她很漂亮。”接着宝吉问我：“你会娶她吗？”我说：“是的宝吉，我会很高兴娶她。”我的回答让宝吉惊讶，他说：“你这无赖。你说过你永不结婚的。还记得吗？”我答道：“是的宝吉，我记得。”他看着更惊讶了，问我：“那你为何说要娶她？”

我对他说：“宝吉，她是超级明星。她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即使她知道，她有无数更好的对象可供选择，何必嫁给我这样的人呢。因为我知道这不可能发生，所以才说会娶她。”宝吉大笑道：“哦，明白了。”他随后又说：“但要是她同意嫁给你呢？你会娶她吗？”我对他说：“她都不了解我，怎么可能同意嫁给我？”宝吉说：“你可以给她写封情书。那样她就会了解你。如果之后她同意，你会娶她吗？”我了解宝吉，知道他会穷追不舍，于是为了截断他，我对他说：“要是她同意嫁给我，那我一定会食言娶她。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得到这位最漂亮的超级明星抛来的绣球，所以我会食言。”宝吉只是笑笑，我赶快离开。我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但是我错了。

次日，宝吉在工作之余，转向我说：“你写信了？”我不知他在说什么，就问他：“什么信？”宝吉说：“给玛杜丽·迪克西特的信啊，我叫你写的情书。”我心里寻思着，我有这么多工作要做，现在宝吉又给我添加负担，让我给一名超级明星写情书。我问他：“你真想要我写那样的信？”他说：“是，你得写信给她。之后要是她喜欢你，你就可以跟她结婚。”我答应照做。希望他会忘记此事，我并没有动笔，不料宝吉天天对我唠叨此事，我遂决定让他不再烦扰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写信。

那些日子，我三天两头向政府官员写投诉信，反映那家化工厂造成的污染问题，写信方面得心应手，因此再写一封信只是几分钟的事儿。至少这是我的想法。于是我坐下来，向一名印度最受追捧的女子、根本不知晓我存在的超级明星写情书。我的大脑忽然一片空白，不知如何下笔。你怎么给一个你不认识对方、而对方也不认识你的人写情书

呢。我呆如木鸡，根本不知如何下笔。我最终放弃了，但带着那张写有这位巨星名字的空白信纸，以防宝吉又要刺激我写信。我曾设法智胜宝吉，却反而陷入困境，使他用一件傻气透顶的事情来骚扰我。好吧，我甘拜下风。

我下回走进办公室时，带着这封情书以证明我做了尝试。我会因某项工作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谈完工作，会尽快离开，但一如往常宝吉会逮住我，询问情书进展。所以下回宝吉问我情书的事，我就拿出空白信纸给他看，并告诉他，我不知道该给一个不认识我的陌生人写些什么。宝吉说："可你为什么写不了？这很简单。你给政府官员写信得心应手，为什么就写不了这封信？"宝吉继续不停地刺我，说我能熟练地给政府官员写信，却连一封简单的情书都不会写。

他通过幽默在对我的骄傲工作。我意识到，我为自己能熟练地给政府官员写信而感到骄傲，因为这被许多人视为长处。宝吉作为巴巴的工具，很可能察觉到这点，正让我看到自己在这个引以为傲的领域的无能。最后，宝吉说："好吧，我会帮助你。你记下我给你的要点。"宝吉接着授述了几行优美流畅的诗，富于诗意地表达了爱，让我不由敬畏地聆听。我不记得确切的原文，但大致意思是："您的飘逸长发让我想起流云。您的美丽眼眸如海洋般深邃。尘世繁花在您美丽的唇前黯然失色，您的芬芳让我充盈着天堂般体验。"

宝吉停下时，我正听得恍兮惚兮。我只能对他说："哇！读到这样的情书，谁都会怦然心动的。我都不知道你会写情书。你从哪儿学会写这样的情书的？你爱上过什么人吗？"听到如此优美的诗句从一个整天只会批评敲打我们的人嘴里道出，我尚未从震惊中缓过神。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我提出这个愚蠢的问题："你爱上过什么人吗？"

宝吉微微一笑，答道："是，我爱上过，还为对方创作了很多爱歌。大家都知晓此事，我也告诉你那是谁吧。那就是我的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对，我完全忘了，这些在我们看来富有人性、被称为满德里的灵魂，拥有在神爱火焰中燃烧并渴望合一的心灵。

在此之后，宝吉从未再问起信的事，故我实际上最终没有寄信。看来巴巴利用整个事件来阐明问题。一旦我明白其中要点，骚扰就自动停止。

多年后，当我认识到满德里有能力读懂人心、洞察其真实意图时，我突然想到，这么多年来，当我和宝吉玩捉迷藏游戏，运用机智幽默避开他的敲打时，他肯定一直知道我的做法，却没有向我揭穿这点。好像他明知我在做什么，却允许我蒙混过关。于是有一天趁宝吉较为空闲，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与他对证，问他是否一直知道我在玩的把戏和这样做的原因。宝吉笑着对我说："是的，我一直知道。"

我并不惊讶，进一步问他。"那你为何让我蒙混过关？你本可以把我逼到墙角敲打我的，你却让我逃脱了。"宝吉依然笑着，答道："因为我喜欢你的做法。这就是我们在巴巴身边为缓解紧张气氛的做法。这样让跟随他的生活可以忍受。你在做同样的事，而且做得很自然。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你并没有像其他一些人那样离开满德里，并开始在背后批评他们。你抓紧巴巴，继续跟满德里一起工作，并运用机智幽默来避开一路面临的骚扰和障碍。这是我最为欣赏的，你不管受到怎样的骚扰，却依然爱满德里，继续跟他们一起工作。"

奶牛与驴子

1992 年，我首次前往德里，为化工厂之战会见那里的政府官员。因为我以前从未去过德里，高荷医生要我联系一位老巴巴爱者克基·德赛，在住宿及其他事情上寻求他的帮助。高荷医生交予我一封写给克基·德赛的信，信中介绍了我，并请他帮助我。我还记下帕西免费客栈的地址，那里可提供食宿设施。我飞抵德里后，直接去了帕西免费客栈。因客栈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我觉得没必要联系克基·德赛。况且当年他没有电话。

几个一直在援助化工厂之战的德里巴巴爱者，来到免费客栈看我。我从他们那里得知消息，克基的妻子最近因中风瘫痪，卧床不起。我就

把那封高荷医生写给克基的信交给一名巴巴爱者，因为他经常跟克基见面。我在德里的工作结束后，没有同克基会面，就直接回阿美纳伽了。

回到美拉扎德后，我向满德里汇报了德里发生的每件事。他们问我是否见过克基，我回答没有。我对他们解释了他家刚遭遇的悲剧，他们听说后很难过。这不是唯一原因，还因为我几乎不认识克基一家，故避免去见他们。再加上我在政府办公室忙碌了一整天。

几天后，我不得不和一位来自安得拉邦的巴巴爱者 C.H. 维拉纳再次前往德里，他在德里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主动提出不仅会把我介绍给政府官员，还会介绍给当地的巴巴爱者。他带我去了克基家，还去见了一个在最高法院工作的书记员阿尼尔·夏玛，后来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时他帮了忙。因为帕西客栈离最高法院以及克基家都很近，去德里期间拜访他们对我来说很方便。尽管如此，由于我几乎不认识克基，就避免去他家。况且那些造访德里的巴巴爱者总会拜访克基，我不希望因我的拜访给他增添负担。

因为巴巴曾和满德里一起在他家住过八次，而且新生活期间有个阶段，让满德里住在那里经营酥油生意，所以克基家被巴巴爱者视为朝圣地点。满德里常提醒我克基和巴巴的联系，故而我应该特意去拜访他。我仍然避免去他家，因为就与巴巴的联系而言，我伴随满德里生活，又离巴巴的三摩地很近，因而不觉得需要去见任何其他爱者，或拜访任何巴巴到访过的地方。

当时我的内心满足于仅仅待在满德里身边。我无意会见任何人，去任何地方。因此每当我从德里之行返回，得为没有去见克基找种种借口。由于满德里必定会问起此事，过段时间我找不到借口了，于是决定避免满德里唠叨的上策就是每次从德里返回前去见见克基。我开始这么做，满德里就不再提问骚扰我。

我非常喜欢克基，因为每次我拜访他，他只谈论巴巴或满德里。他问起化工厂之战，并再三向我保证，最终巴巴必将获胜。克基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收藏了巴巴接触和使用过的大量纪念品。他有巴巴的衣

服、凉鞋，还保存着枕头，上面巴巴的汗渍清晰可见，他抽中的蓝车奖票，新生活时期行乞阶段他从巴巴手中接受的衣服，巴巴沐浴和洗头用过的水，高荷医生的手表，等等。几乎有两箱纪念品。克基向我展示他的收藏品时，我深为着迷，见证的不仅是他的收藏品，还有那份爱驱使他收集并保存了至爱接触过的物品。

我记得埃瑞奇一次提到，巴巴的大多数纪念品和档案物品都来自女满德里，因为男满德里从未想到保存这些东西。此外，他们跟随巴巴过着那种艰苦而紧张的生活，根本没时间做这些事。按埃瑞奇所述，是女子们喜爱收集巴巴的这些个人物品，因为照料个人方面的点滴细节是女性的特质。

就连阿娄巴看到克基的收藏品，尤其看到巴巴在新生活行乞阶段给他的衣服时，也对他提到这点。阿娄巴说过：“我很高兴看到，你把巴巴给你的每样东西保存得这么好。这带来许多美好回忆。我们在新生活行乞阶段也接受过巴巴给的同样衣服，但我们都用完了，从未想到哪怕衣服破旧了也可以保存起来。一旦衣服破旧，就被我们处理掉了。”我感到被克基·德赛的这方面所吸引，在他旁边给了我在满德里成员身边的同样感受。

克基·德赛总会打听满德里的安康，并对化工厂战役的进展抱有浓厚兴趣。尽管他自己家庭面临难题，妻子杜恩瘫痪卧床不起，但他一直很乐观并且支持我。就在当时我认识了他们的独生女美赫。她那时忙于照顾母亲和做家务。偶尔她有空，会过来和我们一起坐坐。

我们在高等法院输掉化工厂官司，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后，我几乎每周都要造访德里。就这样我去克基家的次数增加了，与他的友谊得以加深。满德里与他之间经常交流口讯，他经常给我曲奇饼干让我捎给满德里，这是他们的最爱，只有在德里能买到。

克基信心满满地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会对我们有利，厂主将不得不面临骚扰巴巴满德里的后果。克基对我说：“厂主是在跟巴巴的满德里玩火，会把自己烧成重伤。”果不其然，最高法院的官司从一开始

就对我们有利，因为法官们意识到政府部门在包庇厂主的非法活动。庭审拖延了将近一年，大约在 1994 年 11 月底，最高法院通过初审命令，责成厂主搬迁工厂。法官警告他要认真照办，不可磨蹭，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

12 月 2 日，克基死于心脏病发作。去世前几天，他对女儿美赫说，他非常欣喜地看到巴巴无处不在。不管他看着哪儿，都能看到他的至爱。他还问起我的事，比如我何时来德里参加下次庭审。那名在最高法院工作的巴巴爱者阿尼尔·夏玛，定期看望他时，给他说了我下次去的日期。他随后评论：“鲁斯特姆下次来时，将白跑一趟，但在之后那一趟，巴巴将会施奇迹，我们将打赢官司。”

事情正如他说的那样。我来到德里后，没有开庭审理，法官们将我们的案子推迟到一周后。但在下一趟行程，法官颁布命令，给厂主一个半月时间关厂并搬迁至别处。在期限结束时，政府部门奉命将该工厂永久关闭。谁都没有料到这样的命令，但法官们对厂主的拖延战术彻底震怒，因为他把这场官司拖延了将近一年。

我返回阿美纳伽后，同美拉扎德的所有满德里分享了打官司的详情，还有克基的去世。我对他们讲述了克基临终时刻的细节，这是他女儿对我讲的。在那个命定的日子，克基作了晨间沐浴，坐在巴巴的照片前祈祷。他叫美赫去洗澡，说道：“我现在要向巴巴祈祷了。”

他停顿一下，接着又说：“我现在不祈祷了。我对他说话。”美赫洗完澡出来后，看到她爹直坐在椅子上，双手合十，望着巴巴照片，面带幸福表情。她对他说话，他却没有反应。她走过去摇摇他，依然没反应。他以平常的直立姿势坐着，没有倒下。她感到担心，就打电话向邻居求助。邻居请来医生，证实克基已经去世融入巴巴。

那名医生评论，在他整个行医生涯中，从未见过一个人如此幸福地去世。他说这不是死亡，而是自愿进入三摩地的案例，并坚持不应把身体放在地上，而应当恭敬地放置在床上。他发现整个氛围非常喜乐，评论说：“多么美的死亡啊。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我对美拉扎德的所有满德里讲完此事后，特意探访在美拉巴德的曼萨丽，对她分享了详细经过，因为她和克基是亲戚。曼萨丽对美赫遭遇的双重悲剧感到难过。她不仅得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而且身体健康无恙的父亲突然去世融入了巴巴。大家预料美赫的母亲杜恩会去世，但巴巴反而带走了克基——他不仅身体健康，还是女儿美赫的极大帮助和力量源泉。曼萨丽为巴巴置于美赫头上的负担感到痛心，轻声祈祷巴巴帮助这可怜的孩子。之后她转过身，为缓解气氛，对我说："看来巴巴有听力问题。我们都在祈祷巴巴应该把杜恩从痛苦中释放，把她带向他，他却误把克基带走了。"

曼萨丽随后说："关于这点我给你讲个笑话。从前有个很穷的农夫。他有一头年老体弱的驴子，干不了有用的活儿，还有一头健康的奶牛，奶量充沛，农夫会去集市上卖奶，以养活全家，包括牲畜。随着时间推移，农夫越来越难为家人提供哪怕一顿饭。他不断地向神祈祷，寻求神圣干预。祈祷时他会请求神带走老驴，以便自己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每日祈祷他都会恳求神这样做，因为他不想亲手处死驴子。

"一天，他的祈祷得到回应，一道巨大闪电从天而降，正好击中畜棚。农夫冲向畜棚查看发生的情况，却沮丧地发现闪电劈死了奶牛而非驴子。农夫仰望上天，愤怒地质问：'您是哪门子的神？难道您连奶牛和驴子都分不清吗？'"曼萨丽随后大笑，我也笑了。

这就是巴巴的满德里。据说那些安驻于真理者，不被最大的悲剧所影响，然而一个受苦者的最微小痛苦却邀来他们的关心。我看到不仅曼萨丽如此，所有满德里亦都如此。

玛妮的风趣幽默

在所有满德里成员中，玛妮最为风趣。她十分调皮，讲故事时有能力让一件普通的事情听起来非同寻常。她讲述幽默事件或笑话时带着的表情、手势和孩子般天真，使之特别搞笑。从以下事件中玛妮的做法，可能有所捕捉到她的这个特质；但没有人能够真正传神地将之

诉诸文字。

玛妮也喜欢一有机会就赞美巴巴，而另一方面，埃瑞奇则脚踏实地。正是他经常试着以一种严厉的提示——也就是按玛妮自己所述，以“那种奇怪的语调”叫她的名字——让玛妮冷静下来。玛妮谈到这点，说：“当埃瑞奇用他那种奇怪的语调叫‘玛妮’时，我就知道自己做错事了，或者有重要的政府官员来访，我必须严肃点，停止开玩笑。”玛妮充满活力，只有在她跟前才能让你体会到她的个性。以下事件是玛妮常在满德里大厅讲述的。

玛妮说：“当我成为信托主席，或者应该说女主席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由于我们过去伴随巴巴过着隐居的生活，我不懂信托的日常运作事务。但我碰巧认识懂这方面的人，正是他们通过代我做事而教会了我。我去办公室时，经常开玩笑，搞恶作剧。我一听到埃瑞奇以那种严厉的音调叫‘玛妮’时，会停止沉浸其中的举动，尽量保持严肃，因为有某个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能在那一刻来访。

“我的最大惊喜，是在信托的第一份预算表提交给我时。由于我不懂资产平衡表，他们用大白话向我解释了借方代表开支和负债，贷方代表捐赠和资产。我过目后，十分惊喜地发现捐赠恰好等于支出。尽管有数十万卢比进账和数十万卢比花销，但借方和贷方达到完美平衡分毫不差。我自忖道：“这真是巴巴的奇迹。”尽管如此，我把这份喜悦藏在自己心里，不过我确实纳闷，为何别人对这个奇迹并不感到兴奋。

“当第二次预算表提交给我时，一看到借方和贷方完美平衡分毫不差，我为巴巴的奇迹再次发生而激动万分，再也抑制不住心中喜悦。我跑去找埃瑞奇，跟他分享此讯。没有别人表现出像我这么激动，我想他们没有注意到。于是我去见埃瑞奇，跟他讲了我自认为最激动人心的巴巴奇迹。我有点惊讶地看到，埃瑞奇的脸上几乎毫无表情。他的面无表情使我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事了。因此当他用那种奇怪而严厉的语调说话时，我知道自己犯了蠢错误。他对我说：“玛妮，本该如此。所以才叫它平衡表。”玛妮说：“怪不得没有别人感到兴奋。我是唯一认为这

是巴巴奇迹的人。”

玛妮还有个习惯，当有居民碰巧经过她身边时，她会逮住他们，对其分享一个有趣的笑话或轶事。她能让现场气氛活跃起来。任何在她身边者都能从气氛中感受到这点。一次她在美拉扎德走过我身边时，逮住我分享了笑话。有时候笑话有点放肆，她会压低嗓门轻声说：“让朝圣者走吧。我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讲这个。”不过，我要分享的以下笑话是她常在满德里大厅讲的。

“有个男子不管说什么事都习惯于夸大其辞，以至于没有人相信他。有人上门提亲，让他去和女方的家人见个面。亲人们都警告他，他夸大其辞的习惯可能会毁了这门婚事。他意识到自身问题，又不可能默不作声，于是请求一名朋友陪同他，以帮助他避免自身问题。他嘱咐朋友，每次他开始夸大其辞，朋友就应当发出咳嗽声，以便引起他的注意并克制自己。

他们坐在女方家，同其父亲交谈。女方父亲在谈话过程中，说起他们在家中杀死过一条蛇。听到这里，这名男子说：“是的，你会发现雨季期间到处是蛇。我们乘轿车旅行时，一条蛇溜到车轮下，你不会相信的，它有 200 英尺长。”女方父亲表示惊讶：“200 英尺长！”朋友开始大声咳嗽。见朋友咳嗽，这名男子说：“想起来了，可能不到 200 英尺，但我肯定它有 150 英尺长。”

女方父亲仍感惊讶，问他：“你确定吗？”男子的朋友第二次咳嗽起来。听到朋友又咳嗽，男子显得有点气恼，不过说道：“我不太确定，可我肯定它有 100 英尺长。”女方父亲依旧不信，说：“很少看到那么长的蛇。你对尺寸确定吗？”朋友第三次咳嗽起来，男子终于火冒三丈，对朋友没好气地说：“好吧，我就同意是 75 英尺，但就算你咳个不停，都不会再少一英寸了！”玛妮讲完大笑，我们都一起笑了。

玛妮喜爱的另一个笑话如下。“一名千万富翁卧床弥留，他邀请三个最亲密的朋友来私下会面。一个是律师，另一个是牧师，第三个是医生。临终者对朋友们说：‘我有很多钱，据说人死时便抛下一切；但

无人知道这是不是事实，因为没人回来分享这事儿。所以这是我的愿望，作为我最信任的朋友，你们三人在我的葬礼上执行我的指示。我给你们每人 100 万卢比，在遗体葬入墓中时，我希望你们把这笔钱，同花环一起放在我的身上，因为谁知道呢，我或许能把它带走。我信任你们三人会为我这么做。’他们三人都答应了朋友，从他那里拿了钱，随即离去。葬礼当天，三人全都在场，各自在他的遗体上放了一个包裹，随后棺材被合上葬入坟墓。

“丧事过后一个月，他们三人一起聚会喝晚茶。他们闲聊着，追思他们的千万富翁朋友。牧师突然脱口说道：‘我有件事需要对你俩坦白承认。’谈到朋友的遗愿，牧师说：‘我照朋友的要求做了，但没有把全部钱款放在他的遗体上。我放了一半的钱，留下另一半。我这么做不是为自己，我也没在自己身上花一分钱。我把它用于修缮教堂和其他教会开销。’

“听到这里，医生说：‘既然你提到此事，我也想说两句。我在他的遗体上也只放了一半钱，留下其余的钱，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我的贫穷父母。’律师听到这里，就斥责他们俩。他怒气冲冲地说：‘你们俩真可耻。他信任我们，你们居然这样报答他的信任。你们居然这样兑现临终者的遗愿。看看我；我百分之百地兑现他的遗愿。我把全部款项放在他的遗体上——以支票形式。’”玛妮咯咯地笑道：“瞧这律师多聪明。他把全部的钱装进了腰包，又兑现了临终者的遗愿。只有律师能那样做。”

玛妮经常说，有时在巴巴身边你得做个律师。她讲起一件事，当时巴巴心情甚佳，要她许个愿。她运用律师思维，对巴巴说：“我想和您在一起——永远。”玛妮补充道：“我记得加上‘永远’两字，因为有些人提过同样的请求，却忘了巴巴多么滑溜。他们说想要和巴巴在一起，巴巴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但过了几年他们却不得不离去。”

围绕巴巴的选择

巴巴的妹妹玛妮十分风趣幽默。尽管如此，她也会非常严厉地管教让她不悦的居民。她会反复提醒每个人：获准为巴巴工作，是少数人有幸获赐的特权和机会。在工作时，她期望我们记住这一点。若对信托提出任何无理的要求，则会激怒她，她会毫不犹豫地展现出火爆的一面。

有一次她在美拉扎德大光其火后，当时埃瑞奇设法让她平静下来，她做到了，从我身旁走过。她经过时，指着我说：“他是伊朗尼。他知道伊朗尼有怎样的脾气。有人向我提出无理要求时，我的伊朗尼脾气就会占上风。之后，我会拔出我的剑，砍削对方的自我。”她接着停顿一下，看着我，温和地笑了笑，说：“大家都害怕伊朗尼的脾气。当巴巴‘阿瓦塔’拔出他的剑时，愿神保佑世界，因为他亦是伊朗尼。经历过该火焰的人知道那有多可怕。”

如前所述，玛妮十分风趣幽默，你只能通过风趣幽默与满德里无拘地相处。与他们争论或违抗他们，往往会招致他们的忿怒。幸运的是，就玛妮的情况来说，发火不会那么频繁。大多数时候都是她性格中调皮的一面占主导。有一次，我同她讨论某项工作时，她非常详尽地对我解释了她多么希望做成某件事。说完，她问我：“你会做这项工作吗，我的孩子？”

我常注意到，玛妮会给我某项工作做，而不是叫我去做，她会问我：“你会做这项工作吗，我的孩子？”除非丧失理智我才会拒绝，因为我知道玛妮有多火爆。这一次，我决定逗逗她，作为玩笑，问道：“在这方面我真有选择余地吗？”玛妮绽放笑容，对我说：“有啊，我的孩子，你总是有选择的。你可以说‘会’，也可以说‘好’。这些都是你的选择。”我们俩都大笑起来。

宝吉的西方之行

每年夏天，宝吉会去西方待三个月，之前他会先处理好所有的信托工作，并给大院居民和工作者留下指示，比如他要求每人在他出国期间所做的工作。

他是应西方巴巴爱者的邀请去那边的，他们想要分享巴巴的爱——其从满德里身上流溢出来，而宝吉是巴巴与西方的连接。我们真的很期待脱离宝吉三个月，因为信托大院的居民和工作者确实需要时间来恢复力量，并保持心智健全。宝吉通常会在年初制定计划，并提前让西方巴巴爱者知道，以便他们可以为他和助手们做好机票安排，并为他制定行程表，比如宝吉将访问哪些地方和中心，与巴巴爱者一起分享的撒晤斯活动。

有一次，我正和美赫纳施去征税官办公室处理信托工作，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听到坏消息没？"看到美赫纳施脸上的表情，我问他："什么消息？"他对我说："宝吉这次去西方只待一个月。"果然是坏消息，使我大吃一惊。我立刻回应道："我们不能允许这样。我们必须让他去三个月，不然我们会疯掉的。"美赫纳施回复说："我们试过告诉他，但他已经决定只去一个月。他说，信托工作日益繁重，因此他不得不缩短访问。"我对他说："我们必须说服他去三个月，况且他不在时，我们能处理好工作。他可以给我们留下指示，如有需要，他可以从西方打电话给我们，指导我们。"美赫纳施对我说："你试着跟他讲吧。可能会管用。"

到了晚餐时间，信托大院的所有居民聚集一起时，我们分享了日常新闻，大家获悉该消息时甚为郁闷绝望。我们必须让宝吉去西方三个月，必须努力说服他那样做。这是值得的努力，即便这意味着万一事情泡汤了会受到敲打。

迄今信托大院的居民们设计了一项策略，好让宝吉做他原本不愿做的事情。策略很简单。所有的居民每隔 15 到 20 分钟，一个接一个

地走进宝吉的办公室，和他讨论某个工作上的问题。当我们都围聚在他身边时，通常其中一个居民会向宝吉提出有争议的正题。宝吉通常会设法拒绝该居民的建议，但他尚未来得及这么做，其他居民就会开始发表赞成该话题的言论，以迫使宝吉让步。这是我们能够征得宝吉批准的唯一办法，而且只有那是真正有益于大家的好主意时，才有可能。

通常，我被选中提出那个有争议的话题，或者说，我是不得不给猫戴铃铛的老鼠。是克雷格说服我的，因为我能流利地说本地语言——印地语和马拉地语，应该由我把我们的建议传达给宝吉，因为宝吉用印地语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故经常说印地语。最初几年我渴望服务并取悦巴巴，于是欣然做个志愿者，却没有意识到会面临什么后果。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才意识到，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那个想要扮演该角色者的头上，我开始怀疑居民们让我出面的意图，遂抑制了这么做的渴望。只有当事情特别严重时，我才愿意冒这个简直要“掉脑袋”的风险，因为那些日子里宝吉常常脾气火爆。

读者可能觉得这一切很有趣，现在我们回首往事，对这些回忆亦会一笑置之，但是在那些日子，我们为日常经受的敲打深感烦恼和精神折磨，以至于有时候，当一个来访的朝圣者不了解我们经历的生活，接近我们说：“你们居民能伴随宝吉这样的满德里生活和工作，真是太幸运了”——我简直忍不住想要当场掐死那个朝圣者。这就是我的苦恼，感到这名朝圣者的话仿佛在我受伤的心上撒了一把辣椒和盐。这就是我们的苦恼。这不仅是我的感觉，而且几乎所有的信托大院居民都有这种感觉。我们只能勉强应付宝吉的敲打。除满德里之外，来自其他任何人的更多言论，随时都可能引爆我们，因为我们承受不住。

所以第二天，在跟宝吉的全职侍者确认过宝吉何时较为空闲之后，我们按计划一个接一个地进去，围坐在他身边讨论一些工作问题。过一会儿，我目测时机不错，就随口向宝吉提出正题。我装出天真的样子，问他：“我听说您打算只去西方一个月，宝吉？”宝吉答道：“是。工作量日益繁重，需要我亲自在这边处理情况。”

我对他说：“宝吉，我们在这里照管工作，也会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您多年来一直在培训我们做这项工作，您不在时，我们将代您照管一切。当然，如果有任何新进展，我们总会与您保持联系，您可以通过电话指导我们，或通过电子邮件给我们发送详细指示。另外，就日常工作而言，您所要做的就是为每个人准备一份清单，指明您不在期间他们必须做的工作。这是很简单的事，您不必为此缩短您访问西方的行程。您还必须考虑西方的巴巴爱者，他们多么渴望和您一起共享三个月的巴巴撒晤斯。您不会想要剥夺他们和您自己的这个机会吧？您过去总说，分享巴巴的爱何以是真正的巴巴工作，您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所以为什么要剥夺您自己和西方巴巴爱者的这个机会呢？您也必须照顾这方面的巴巴工作，并拔出时间去做。您不能忽视巴巴工作的如此重要方面。”

我话音刚落，克雷格没有给宝吉说话的机会，见缝插针地说：“鲁斯特姆说的完全正确。您不能忽视西方之行的巴巴工作。其他工作都可以等您回来再做。我们会同您保持联系，您可以给我们指示，就像您在这里时的做法一样。不管您在这边还是那边下达指示，对工作应该不会造成多大区别。所以您尽管去吧。”

此时，沃德也加入说：“宝吉，这是个好主意。您应该试试，我们都相信最终对每个人都会进展顺利。”这时，我再次恳求说：“宝吉，您喜欢做真正的巴巴工作。况且每次您从旅行回来，都气色很好，健康甚佳。所以您必须去三个月。请不要剥夺您自己和其他人的这种机会。”

我们一个接一个不断地恳求，直到把我们的观点讲清楚，才停下来。宝吉若有所思，之后问我们：“你们认为我应该去三个月？我不在时，你们都会妥善处理一切？”克雷格断然表示：“当然，宝吉。您必须去。”宝吉随后说：“但我必须得把变动通知西方的巴巴爱者。”克雷格此时追加说：“他们会很高兴执行这种变动。这不用担心。”宝吉又问：“所以你们认为我应该去三个月？”克雷格又说：“当然，宝吉。”沃德和我也一同附和，最后宝吉说：“我后面会考虑此事。”

几天后，一名信托大院的工作者走过来说：“你听到好消息没？”我对他开玩笑道：“我已经亿万年没听到任何好消息了。这就是我们在此的生活和在此的困境。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所以我很高兴听到你终于带来了好消息。告诉我那是啥。”工作者回复说：“宝吉打算去西方三个月。”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说：“谢谢巴巴的小小恩惠。”那天晚些，我把整桩事情告诉了埃瑞奇。我们经常同埃瑞奇分享这类事，因为即使在这种事情上，他一般也会通过举一些他们如何在巴巴身边处理类似情形的例子，来指导我们。事实上，在关键问题上，他经常成为我们获取宝吉批准的策略中的一部分。

当埃瑞奇听到整个故事时，大笑道：“猫离开时，老鼠就开始玩闹。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在巴巴身边也会这么做，有时我们烦透了，觉得需要离开他一段时间。巴巴无所不知，会迁就我们。他会同意，我们以为自己的计划成功了，但最终情况会自行安排，使我们意识到还是在他身边更好。”

多年后，当宝吉透露他一直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并把我的恶作剧比作伽尼医生在巴巴身边的恶作剧时，我内心觉得自己不该那样做，尽管该做法天真无邪。如今，由于我身体虚弱，不可能伴随宝吉和其余在世满德里度过时光。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日夜待在他们身边，而不在乎做任何其他工作。只陪伴着我的至爱，保持时时刻刻取悦祂，就是我现在想做的事。

满德里是我表达那种渴望的有形媒介，但现在对于我为时已晚。至少我可以诚实地说——我错失了良机。

智胜埃瑞奇

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在智力层面上把埃瑞奇逼入死角。他会设法轻松地走开。但有一次我确实设法把他逼入死角，他让步了。这是一起幽默事件，具体经过如下。

在埃瑞奇的最后日子里，他的身体非常难受。他几乎没有力气短

距离步行，经常需要助手的搀扶。然而，无论在美拉扎德还是信托办公室，他都做到坚持履行日常事务。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朝圣者们从未注意到他的虚弱，对所有的满德里成员亦都如此。来访的朝圣者总是注意到他们的光采，而不是他们的痛苦。埃瑞奇经常提醒我们，他的生命即将结束，当有人问起他的健康状况时，他会说自己正油尽灯枯。

有一次他坐在办公室，我做完工作后，进去陪他一会儿。迪瓦娜在恳求埃瑞奇服药。埃瑞奇一再拒绝这么做，坚持说药物无济于事，因为他已临近命终。迪瓦娜对埃瑞奇解释，虽然药物不能延长他的生命，但会减轻他的身体不适，不然他会受更多的苦。埃瑞奇仍坚持己见。迪瓦娜转向我，求我尽量说服埃瑞奇。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知道满德里一旦作出某种决定，决不会让步。接着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管用的计策。

我没有对埃瑞奇讲服药的事，因为他不会理睬我的建议。不过我对他说："埃瑞奇，很多人相信您是至师。您知道不？"埃瑞奇点头表示肯定，但又否认了他是完美的。我提到某个巴巴爱者的名字，说："他相信您是至师，当我就这个问题与他对证时，他给了我几个很好的理由来证明他为何相信这点。我试着就这些观点与他辩论，但相信我，他提出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几乎任何人都会信服。"

这引起埃瑞奇的好奇，他对我说："告诉我是什么观点。"我对他说："当我问这名巴巴爱者，倘若埃瑞奇是至师，那他为何受那么多的苦时，该巴巴爱者回答说，至师只是在世人看来受苦。实际上他没有体验任何痛苦。这是巴巴说过的话。埃瑞奇没有受苦。他只是看似受苦而已。"我继续对埃瑞奇讲："他还对我说，'你是否注意到，每当有人给埃瑞奇捎来消息时，埃瑞奇似乎已经知道。他还常说，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埃瑞奇咯咯地轻笑，说："我说的那句话是指在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的工作。"

我继续讲那名巴巴爱者告诉我的观点。"当时我问他，倘若埃瑞奇真的完美，他应该有个十二名弟子的圈子，至少应该对他们透露他的

身份。他的亲近爱者也应该能察觉到。”对此，那名巴巴爱者回应：“巴巴说过，在阿瓦塔的面纱被揭开的时期，五位至师会被世人所知。在那之后，至师们则不被世人所知，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

此时，埃瑞奇评论：“至师不为世人所知，但一定会对他的圈子弟子透露自己的身份。由于他与真理合一，当被问及或直面该问题时，他不能否认该事实。”

我对埃瑞奇说:“他最后的论点是,当他与您对证此事时,您对他说,尽管您不是至师，但您成为了巴巴的完美奴隶。巴巴的这番话‘一个成为成道大师的完美奴隶者，实现与他的结合’让他觉得，您通过成为完美奴隶，已经成为至师。”埃瑞奇只好来回摇头，说道：“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

我回答说：“这我不知道，但我所知道的是：他的论点是可靠的，我若相信他的论点，那我必须接受您是至师，这种情况下您其实没有受苦，而只是看似受苦。若是这种情况，埃瑞奇，那您就不必服药了。但如果您尚未完美，那就应该服药，因为它会减轻您的痛苦。这得由您决定，因为您更清楚自己是不是至师。”

我现在示意迪瓦娜说两句，支持我向埃瑞奇施压。迪瓦娜加入，说：“我的天哪，您是至师呀，我这么多年都没有意识到。我一直在对您唠叨而不是崇拜您。永不嫌晚。我现在可以开始崇拜您了。我不会再催逼您吃药或照顾您的健康了。今后我要像奴隶一样听从您，奉行您的每个意愿。”

听到这里，埃瑞奇叹气道：“好吧，迪瓦娜，去把我的药拿来。”我看着迪瓦娜，微笑着私下对她轻声说：“刚才演得不错，管用了。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埃瑞奇让步。通常他都能智胜我们，坚持自己的做法。”迪瓦娜说：“你给我带了好头。”我对她说：“但你的收尾很好。”

情况就是这样。满德里就像小孩。他们对巴巴的爱像孩子一般天真纯洁，而且常像孩子那样，必须被哄着照顾自己的身体。

恺娣乘出租车

一次，恺娣必须去孟买处理某件个人事务。她请我陪同她，因为她需要协助。按照她的计划，我们要在孟买待一整天，次日启程回阿美纳伽。一到孟买，我把她送到她打算居住的某个巴巴爱者家，然后去预订第三天的车票，因为她需要次日一整天处理个人事务。订好票后，我打电话给她，把我们预订的列车车次告诉她。我住在附近的父母家，提议早晨我会去接她，然后我们一起动身去火车站。

因为早晨这趟列车的发车时间很早，恺娣坚持说她会在车站直接与我会合，让我先上车，因为她会让搬运工帮她拿行李，直接去车上。她告诉我，她会在某个时间到那儿。我照她的指示做了。我坐在火车上，过了约定时间，我开始担心。我下了车，来到月台，朝入口方向张望。没有恺娣的人影。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就回去坐到车上。

我正坐在车上，一个男孩朝我走来，问我：“你是鲁斯特姆吗？”他看着像那种没有执照却在车站转悠帮乘客拿行李的男孩。我问他有何事，他对我说：“你姐姐要你过去帮她。”我有点意外，因为我没有姐姐，只有两个妹妹。我想会不会是恺娣，就问他那名女士长什么样。描述符合恺娣，于是我同他过去。

恺娣站在火车站入口外，带着一大篮芒果。我关切地问恺娣：“有什么问题吗？出了什么差错？”她抱怨说:“我一直站在这里 15 分钟了，想要找个搬运工拿这一大篮芒果。他们都要价太高，我不会付那么多的。最后我设法找到一个同意合理收费的搬运工。”

我问她：“那你为啥不雇他带着篮子上车？”恺娣对我说：“你知道这些搬运工走得飞快。我跟不上他们的步速，他们会带着行李跑掉的，所以我让搬运工去叫我的‘弟弟’，并把你的名字、车次和座位号告诉他；搬运工随即走开了，把我撂在这里。最后我找到这个男孩，他说我适当付费就行，于是我雇他去叫你。”

恺娣接着开始责备我：“这不是浪费时间谈话的地方，咱们快走吧，

不然会错过火车。”她要我带着搬运工先走，把那篮芒果拿上车，她会慢慢跟在我们后面。

当恺娣赶上我们进入车厢后，搬运工等着她。他要求付钱，恺娣给了他 10 卢比，这是当时官方的收费，尽管大多数搬运工都收费更高。男孩不肯，说太少了。他说大多数人都收 50 卢比，你至少得付我 30 卢比。恺娣呵斥他说：“你这无赖。别想骗我。”

男孩对恺娣说：“好吧，在我看来你像个穷老太。那就给我 20 卢比。”当男孩说“穷老太”时，恺娣脸上的表情值得一看。我差点忍不住笑出来。因为凡是认识恺娣的人都知道，她是所有的女满德里当中最会打扮、最时尚的。她不但讲究衣着，还总是浓妆淡抹，佩戴首饰，看上去非常体面。恺娣快速掏出 20 卢比，递给男孩，他随即离去。然后她转向我说：“你能相信么，他觉得我又老又穷。如今孟买的穷人穿得这么好吗？我想那男孩瞎了眼。”恺娣说这话时，我笑了。

我们乘火车去普纳。从那里我们得乘出租车到阿美纳伽，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直达列车。我提着她的那篮芒果，我们走到出租车站。恺娣想拼租一辆车，这样我们只需付两个座位的费用。另两个座位留给其他去阿美纳伽的乘客。除司机之外，出租车通常能容纳四名乘客，三个在后排，一个在前排。除非出租车满员，否则司机不会驶往目的地。因此人们通常会等一会儿，如果没有人来，在场的乘客要同意支付空位费，之后司机才会启程去目的地。

那是炎热的 5 月。恺娣决心不付额外费用。我们等了半小时，运气不佳。我恳求恺娣别再耽搁了，因为从普纳到阿美纳伽的路上，午后的骄阳会把出租车晒成热烤箱。我说我会承担全部旅费，但我们不该再延迟了，因为在这种天气人们经常中暑。恺娣同意了，但坚持说她会分担费用，于是我们出发了。

出租车相当老旧，当车驶往阿美纳伽时，恺娣就此作了评论。冒着炎炎夏日，在贫瘠的普纳 - 阿美纳伽公路上行驶一段时间后，出租车开始热起来。还有干燥的热风从敞开的窗子吹进来。我关上了我这边的

车窗。恺娣试着关上她那边的窗子，但遗憾的是关不上。她向我抱怨此事。我问她哪里出了毛病。她握住手柄摇了一圈。窗玻璃升不上去，因为齿轮磨损了。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了出租车司机，让他设法解决。

与此同时，恺娣取下围巾，用它盖头，以遮挡暑热。司机停了车，打算帮忙解决。他的做法简直令人叹服。他打开储物箱，取出一把螺丝刀。然后他在座位上转过身，倾身靠在后座上，双手把车窗推上去。然后他把螺丝刀塞在窗玻璃和橡胶条之间顶住金属框架。他朝恺娣和我咧嘴一笑，说："现在问题解决了。"

出租车司机的这番操作让恺娣惊呆了，她开始用一种尖声娇弱的忐忑语调对我说话，听上去仿佛在无助地哭泣："但愿出租车的其他部件正常，我们能安全到达阿美纳伽。"我安慰她说："别担心，恺娣。大多数印度旧出租车的窗子都不好使。只要发动机好用，我们就会抵达目的地。"

为了让读者受益，我必须描述一下恺娣说话的样子。她有典型的双声嗓音。当她生气、训斥人、甚至正常说话时，说话音调都很低，简直像男人的嗓音。可是当她忐忑不安或感到害怕时，嗓音就会变得尖高娇弱，听起来很无助，几乎像哭泣。余下的旅程中，她都用那种无助的娇弱声音来回应出租车司机做的每件事。

出租车勉强开了 10 分钟，窗玻璃又开始往下滑。恺娣让我看了，我就告诉了出租车司机。司机又停下车，这次他打开储物箱，取出放在里面的一块大石头。恺娣惊恐地望着我，说："我的天哪，他还带着石头。他要用它做什么？"司机对恺娣咧嘴一笑，倾过身来，双手把玻璃拉上来，再次把螺丝刀塞进去，然后用石头敲击螺丝刀，以使之牢固。他再次向我们保证说："现在它不会掉了。"之后转过身去，发动车子。

我们刚行驶 15 分钟，车窗又开始往下滑。见此，我对恺娣提议两人换座位，因为我这边的车窗是好用的，我已把它关上。恺娣不想让出租车停下，于是我建议我们可以在出租车行驶期间换座位。恺娣不喜欢这主意，因为她是大块头女士，认为我们换座位的时候，两人可能会在

挤过对方时被卡在座位之间。于是我不再多言。

过了一会儿，恺娣感到越来越难受，说：“我们换座位吧。”我警示司机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必须以站姿大幅度俯靠着前排座椅，恺娣必须从我底下挤过去，到我这边。我们在换座位时，确实看似有一会儿我们会被困住。恺娣费了好大劲，一直念着巴巴的名，设法挤过去，终于换了座位。司机刚才放慢车速，协助我们换座位，但现在结束了，他开始换档加速。

恺娣又感到害怕了，叫司机减速。因为恺娣坐在他的正后方，司机就转过头，跟她说话。恺娣吓坏了，大喊叫他往前看。司机安慰恺娣说：“别担心，女士。这是我每天开车的正常速度。乘客要求时，我开得还要快呢。别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到阿美纳伽。”他的话音刚落，就在换档过程中，他手上的变速杆从它与车轮的连接处掉了出来。看到他手里拿着变速杆，恺娣用尖厉的声音叫司机立即停车。司机没有停车，向她保证一切正常。

拧在内部的变速杆是由于螺纹磨损而掉出。于是他把它拧回原位，塞在那里，一手握着杆子，另一只手开车。恺娣要求停车，想下车，但司机不听，说一切正常。他开始向我解释，变速杆掉出只是因为螺丝松了，这其实不是问题，因为机械装置运作正常。作为工程师，我理解并试着让恺娣冷静下来，提醒她：我们在茫茫荒野中，找不到别的出租车。我对她开玩笑道：“恺娣，死于出租车事故，总比在茫茫荒野中死于中暑和口渴要好。”恺娣说：“我的天哪，先是出租车司机想杀了我，现在你又在支持他。”我笑了，向她保证一切状况良好，问题已解决。

恺娣现在怀疑地监视着司机的一举一动。我们勉强行驶了 15 分钟，换档时变速杆又掉出。恺娣对司机喊道：“你会杀了我们的。停车。我要下车。”司机停下车，打开储物箱，取出一块布，把它裹在变速杆的磨损螺纹上，把整个杆子重新拧回原位。然后他邀请我们试试看，变速杆在位置上牢不牢固。作为工程师，我知道它现在会牢固，因为这是在紧急情况下会采取的措施。尽管如此，为了让恺娣满意，我握住变速杆，

轻轻拽一拽。我向恺娣保证，它很牢固，不会再掉出。

恺娣又问我是否一切正常。我回答说：“我不是什么都知道。我只能说变速杆固定在原位了。”恺娣以娇弱的嗓音问我：“我们能安全到达纳伽吗？”我对恺娣开玩笑道：“恺娣，您何不持巴巴的名呢，那样我们一定会抵达巴巴的寓所。”接着补充道：“如果出租车安全抵达纳伽，那我们就会到达美拉扎德，即巴巴的寓所，但假设它到不了，我们死在路上，因为念记着巴巴，我们一定会融入巴巴，或者说，我们将抵达巴巴的真正寓所。”恺娣显得恼火，说：“我的天哪，连你都想要我死。我现在不想死。芒果季节刚开始，出租车里就放着一篮。我正想着那篮芒果呢，你却在想死。”

我安慰她说：“但是恺娣，您不会死。你将永远活在所有巴巴爱者的心灵和记忆中，他们因为你向至爱巴巴提供的爱与服务而认识你。他们怎可能忘记您呢？巴巴在他的三摩地旁为你留了位置，你的遗骸将被葬在那里，永永远远在那里让世人观瞻。不管你喜不喜欢，即使你的肉身消逝后，您也会永远活着。”恺娣听到此言显得很高兴，并平静下来。靠巴巴的恩典，剩余的旅程都很顺利。

负责“背锅部”

我在与化工厂的斗争中做基础准备工作期间，除了必须经受的日常烦扰之外，还不得不忍受私下或公开的日常羞辱。由于我们把政府部门和化工厂厂主一起告上了法庭，如果政府对信托的任何项目有延迟批准的情况，宝吉就会为此责备我。他会告诉大家，是我造成了信托不得不面对的所有这些麻烦，主要是因为我状告政府对该工厂造成的污染不作为。

宝吉责备我没有采用更婉转友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则向宝吉指出，美拉扎德的满德里那样试过，却惨败了。与这名工业家打官司也是美拉扎德的全体满德里的集体决定，我只是志愿做些基础准备工作。事实上，美拉扎德的满德里从一开始就让宝吉参与这场抗争，而他同意了。

我提到这点时，宝吉会非常气恼，对我说：“我不想要这一切。这都是你的错。你发起了这一切。我本来把信托的方方面面都安排得很好。事情运行得非常非常顺利，而现在你给我制造了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你把政府告上了法庭，导致信托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你完全破坏了氛围。过去我会友爱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处处氛围都很好，可现在你把它全毁了。”

宝吉几乎天天继续这么说。常常在朝圣者和工作人员聚集在场时，宝吉会当众找我的茬。在我从事化工厂之战的整个期间，差不多有三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事实上，每当我上午向宝吉汇报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天给我制造了什么新问题？”然后他会提起过去发生的某件事，为之责备我，或让我为当前发生的某件事背锅。宝吉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会想象因为我们把政府告上法庭，将来会发生的最糟状况，把尚未发生、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问题归咎于我。

一开始我觉得这很气人，因之烦恼，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这很好笑。整个事件很好笑，因为宝吉会把最荒谬的事情归咎于我，并以只有他能做到的方式，把它与化工厂战役联系起来。即使不存在联系，宝吉都会想方设法创造关联，我对整个事件感到好笑，因为这真是荒谬绝伦。例如，一名西方巴巴爱者来找宝吉，提到他在申请赴印度的旅行签证时遇到怎样的困难，这是因为他在填表格时写错了一处。宝吉对该朝圣者说：“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鲁斯特姆为化工厂之战把政府告上了法庭。”宝吉接着对该朝圣者一五一十地讲述曾经发生的所有负面事情，并怪罪于我。他会继续这样讲一个多小时。

随着时间流逝，我意识到自己不再被铺天盖地的责备所影响。某种程度上，我意识到宝吉在帮助我不为责备所动。一旦我获得定力，责备不影响我，就可以自由地追求我内心认为正确的东西，若主题有需要，我可以向宝吉畅所欲言。说来也怪，我注意到，宝吉常常会责备我并表示我的建议如何无用，但过了几天后，实际上却在实行我的建议。有一次，我和宝吉一起坐着，他转向我说：“你见过坚果吗，特别是椰子。

外部坚硬，里面却软甜。巴巴的所有满德里就像那样。他们可能外表显得残忍，内在其实却很温柔。要努力体会那种内在温柔。不要只从外表的刚硬来判断他们。”我已经开始感受到宝吉和其他满德里成员身上的这点。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问宝吉：“您是其中一只里柔外硬的坚果吗？”宝吉大笑，说道：“这得由你来判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真正开始连接宝吉身上流溢的内在温柔，因此他的外部言行不管多么严厉，都不会让我烦恼。我继续伴随他工作，心中开始感受到对他越来越多的爱。最触动我内心的是，宝吉为所有人鞠躬尽瘁。他会忽视自己的虚弱身体，去处理任何一个求助他的巴巴爱者的无足轻重问题。尽管如此，宝吉继续指责我，作为对我的灵性训练的一部分。在这种时刻为了调节气氛，我会运用风趣和幽默逗他发笑。

一次，我走进办公室，宝吉没有像往常一样责备我说“你今天给我制造了什么新问题？”而是叫我坐下，和气地同我说话。他停下时，我对他说：“宝吉，今天你忘了为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责备我。每天一有事情出错，你通常都怪罪于我。你今天没这么做。”宝吉显得困惑，问我：“是什么问题？”我假装惊讶，对他说：“你没有听说？甚至都登报了。”宝吉显得愈发惊讶，说：“是什么事？既然都登报了，那一定是严重事件。”

我对他说：“确实如此。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拉苏尔地区发生了大地震，死了上千人，几乎摧毁了多个村庄。你忘了让我为此背锅。”宝吉笑了，接着转向我说：“我对你百般数落，注意到你对之没有反应。何以如此？”我答道：“因为我现在知道，你的任何言行不可能会伤害我。不管那是什么，都是来自巴巴，是为了我的终极利益。”宝吉显得满意，对我说：“你现在懂得这一切了。”接着补充：“这是好事。别忘了。要记住。”

我随后对他开玩笑道：“我甚至在房门上贴了一张大海报，上面写着此言，‘我是本地区最负责任的人。任何事情出错，都由我负责。所以请责备我吧。’”接着又对他说：“我现已负责‘背锅部’，因此

任何事情出错都应该由我来背锅。”宝吉发出孩子般的笑声，这令我心中欣喜。

高山仰止

许多巴巴爱者曾问我是否凭记忆写了所有这些故事。尽管我的记性不错，但我有居住美拉巴德期间做的笔记。这一直是我的爱好，如果我遇到某种深邃的事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马上把它记下来。后续几个月，每逢危机时刻，我会回头翻阅这些笔记，因为在处理情况时它们给了我安慰和支持。我在满德里身边总会做这样的笔记，因为他们总有些深邃的话道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写书。

有一次，我和埃瑞奇一起坐着时，他对我说：“我想送你一本日记本，但你必须用它。不要只是把它放在橱柜里，然后将它一忘了之。”我对埃瑞奇说，我会用的。他问我：“你用它写什么？你的日常工作？”我对他说：“我不会记那个，但我有个爱好，就是把我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记下来，以备将来参考受益。目前我记下了从满德里那里听到的、出版物中没有的深刻言论。我在记录满德里私下跟我们分享的所谓故事和讯息。”埃瑞奇对我说：“这样很好。”他随后取出一本带巴巴照片的红色日记本，递给我。我记得一名南印度的巴巴爱者送给满德里成员很多这样的日记本，埃瑞奇赠送我的就是其中一本，我开始在上面记笔记，至今还保存着。

除此之外，玛妮和埃瑞奇常讲述自己的经历，他们如何在巴巴离开肉身后才认识到他的神性深度。当年轻爱者们纷纷涌来，讲述其经历时，他们才真正明白美赫巴巴的无量广大，以及他的真正工作是什么。玛妮会说：“小家伙们以奇特的方式找到巴巴，有人看到一张照片，还有人只是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刻认出，心灵吸引着他们想更多地了解巴巴，让他们千里迢迢地赶来，花费数千卢比，只为来这里待几天。正是巴巴在最后日子里为全世界所做的工作，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年轻的灵魂，使他们如飞蛾扑火。他们实属情不自禁，否则为什么有人会花费这么多钱，

经历诸多艰辛，只为了解某个他们见过照片或听说名字的人。”

“巴巴通过这个，让满德里认识到他的神性。过去我们伴随他时，他的人性面使我们忘了他是神。我现在多么希望，我们在伴随他生活时，就拥有当前对他的神性的认识。我们过去知道他是神，但缺乏那种恒常的觉知，因为我们与他的人性面打交道，他完美扮演的这部分让我们忘了他是神。如果有这种觉知，我们本可以多付出一点，但实际却没有做到。我们感到自己错过了机会。现在为时已晚。”

埃瑞奇也用同样的话表达他的遗憾，说自己也错过了机会。他们会鼓励我们充分利用当前的情形，以免将来我们留下遗憾。尽管他们嘱咐我们要利用巴巴的临在，充分利用之，但我当时觉得，只有通过他们和陪伴他们，我们才能够充分利用之。所以尽管当时在我看来满德里非常平凡，我还是通过尽己所能地服从和取悦他们，为了协助他们而待在其身边，来充分利用之。我也不像现在这样认识到满德里的伟大。我当时的感受是，他们是很可能在未来几生注定成道的伟大灵魂，因为其行为看似很平凡，常令人困惑。尽管那时候我献出了全部，可如果有当前的觉知，我也会做出努力多付出一点，即现在自感没有做到的。我现在也觉得自己错过了机会，尤其当时我到处奔波，为信托完成那些所谓的重要任务，认为那才是巴巴的工作。

如今我感觉不同了。我记得埃瑞奇说过：“这一切都是在消磨你的时间。”不管一个人完成多么重要的工作，他都会这么说。我真希望自己当初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他们身边，只管专注于取悦至爱，因为他们是巴巴为我们留下的有形工具。

回顾过去，可以说我的旅程类似于一个人乘火车去喜马拉雅山。旅程一开始，从远处望去喜马拉雅山就像一个小斑点，让人纳闷它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随着火车越来越驶近，喜马拉雅山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当你站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时，则完全被其宏伟奇观和壮丽景色所迷住。这就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爱满德里，最终达到对他们的认识。

另外，有很多次，当人们反对满德里，给他们制造各种困境时，

宝吉会对居民和巴巴爱者反复讲述巴巴时代的故事以引起他们的注意，表明那些反对者最后怎样遭受大苦的。除此之外，他会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伴随满德里的机会，因为在他们离世后，内心充满爱涌向巴巴的人类之大浪潮，将在那些曾骚扰、批评和反对满德里的人们心中激发痛悔之情，使之哭泣不止。但是为时已晚，因为他们已错失机会。当群众的内心醒悟到美赫巴巴是谁，世人开始知晓这点时，这些人都会痛哭流涕，但为时已晚。很多次我听到宝吉这样说时，都备受鼓舞要全力以赴。大多数人觉得宝吉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但我的内心一直警示自己，不要听那些不信者的话，因为倘若他说的是真相，那么我也会懊悔浪费了机会。就这样，我最终愈发重视他们的话，遵从内心的愿望把它记下来。因此尽管我错过了大机会，但由于满德里的警示，我确实做到了抓住小机会。

因巴巴的光辉而盲目

很多读者都喜欢《真正珍宝》，基于满德里的讯息找到了新方向。也让他们对满德里的地位有了更深认识，对他们及其行为有了更好视角。不过有几人确实写信给我，抱怨满德里的负面行为，批评我美化他们。对于他们，我只能这么说："一点儿尿（即满德里的负面行为）怎么可能染污海洋（满德里的地位）？"我向世人呈现的是，多年来我和许多亲近的居民听到满德里说过的话。接受或否认它，是个人的选择。人人都有自由表达自己的无知，正如我有自由表达我的无知。尽管所有的经历和喜悦感弥漫于心间，我的内心日益感受到他的在，但我仍深陷于无知。我想起埃瑞奇的话："人们表达的是他们的无知程度。而大知知道：除了神什么都没有；除了他什么都没有。"他还用不同的方式阐明上述观点。"神不仅在万人万物中，神就是万人万物。唯有他是——除了他什么都没有。"我把这当作我的目标，也视之为我的道路以增强对他的念记，以便有一天我可以不仅像现在这样，看见并感受他在满德里中，而且在他真正所是的万人万物中。"

我和一对巴巴爱者夫妇是朋友，认识他们多年。妻子在人生的不同时期有幸达善过巴巴，并短期伴随他。在我看来，这位妻子经常以批评的口吻谈论满德里，对他们还有一种不尊重的态度。她表现得仿佛自己比满德里更伟大，比他们更了解巴巴的方式。由于她本人和巴巴有直接联系（这很棒但却是短期的），使之觉得在巴巴眼里她自己比满德里更加特殊，其态度透露了这点。

另一方面，丈夫则没有见过巴巴，对满德里非常忠诚。他读过《真正珍宝》，给我打电话说他多么喜欢此书。我们开始分享对巴巴满德里的体会。当他再三肯定满德里的伟大时，我温和地向他提起，其妻子对满德里的态度。还对他提出，我在不少见过巴巴、却没有像满德里那样日夜伴随他生活的人身上，都看到这种态度。

他对我说："你必须明白，那些生活在外界并见过巴巴的人，其实是因为他（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开启到最亮）的神性光辉而盲目。他的这些满德里，对此却没有任何体验。他们只体验他的人性面和折磨，这些实际上是巴巴作为灵性大师能给予亲密满德里成员的真正礼物。至于其他爱者，他以神圣光辉的形式给予棒棒糖，这让多数人目眩，令少数人盲目。正是这些少数的盲目者，开始自认为比满德里还要伟大，并反对他们。

"另外，那些因他的光辉而目眩者，看不到满德里的伟大。他们最多表示尊重，时常会批评或不尊重。至于那些没见过巴巴者，则感受到满德里的伟大，能通过他们感受巴巴的在。一些人甚至感到巴巴的光辉神性流经满德里，就像许多前来参加最后达善者的体验那样。我们也经常在朝圣者的故事中听到这点。他们在满德里身上看到巴巴，仿佛他实际就在。与见过巴巴的人相比，新来者有着这样的体验。对我来说，看到这一切是个提醒——这都是巴巴，除了他什么都没有。那些见过巴巴而陷入自大误区者，却未能利用巴巴的临在——他为了我们的利益留下的满德里。"

他进而补充道："我这样总结一下。世人体验巴巴的神性，而满

德里体验他的人性、亲近与亲密感。反之，世人体验满德里是常人，而爱、服务并伴随满德里生活的人，则像你这样看到他们的神性。亲近者看到了亲密关系，以及人性底下的隐藏神性。”他讲完后，我感谢巴巴不仅消除了我的疑虑而且没让我看见他的肉身，因为这 21 年来我能够通过满德里享受他的临在。即使今天，当我给宝吉或美赫文打电话时，内心也充满巴巴临在之喜悦，淹没其中。我感觉自己像一连数日处于定境，并期待着某个理由打下一个电话。

结束语

我发现，许多巴巴爱者经常向我提出问题，表示怀疑能否把目前的满德里成员视为圈子成员。我个人相信，当巴巴称美婼是他的拉妲、玛妮是他的须跋陀罗、埃瑞奇是他的彼得、宝吉是他的约翰时，是在赋予他们圈子成员的地位。在我看来，这是巴巴留给我们的明显提示，因为彼得和约翰是基督的圈子成员，拉妲和须跋陀罗是主奎师那的圈子成员。

进一步提到的问题是，巴巴可曾通过言语或别的方式指明，他们在意识上与他为一，只是被罩着一层面纱。满德里成员多次亲自说过这点，我相信他们说的是实话。在我看来，摘自《美赫主》和《语录》的以下巴巴引言，也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谈到与他有深厚联系的圈子成员时，巴巴说：“他们同我一体，却因在面纱背后，不得而知。”《美赫主》，美赫 - 默纳瓦尼出版社（1934 年 6 月至 8 月）

摘自《语录》：“阿瓦塔的化身过程是独特的。他在采用肉身降入二元世界之前，把一种特殊业相赋予自己和他的圈子成员。这些业相被称作未尼亚尼业相。”

巴巴话中的有趣之处在于，在他采用人身降入幻相（二元）之前，就把同样的未尼亚尼业相赋予自己和他的圈子成员。这是他在出生为人之前做的工作。之后巴巴说：“在用肉身出生之前承担未尼亚尼业相，

就好比给自己和圈子戴上面纱。”

我再次发现这很有趣，即这个过程是巴巴在化身之前而不是之后启动的。

“未尼亚尼业相的运作逻辑必然会带来对存在一体性的证悟，因而被称作合一门槛。”

“在阿瓦塔规定的时间获得成道之前，圈子成员一直在未尼亚尼业相的面纱之下。”

“通过阿瓦塔获得证悟之后，他们的未尼亚尼业相不再是面纱，而是成为瑜伽瑜伽业相，仅仅充当在地球上实现神圣计划的工具。”

以上内容摘自美赫-默纳瓦尼出版社印刷的2000年第七版《语录》。

在《无限智能》书中56页，巴巴论述：“完美瑜伽行者、圈子成员和成道者，在醒状态体验大我。”

大多数长期居民和朝圣者听过宝吉经常评论说：在巴巴显现的时候，所有给满德里制造麻烦的人，会为自身的行为懊悔哭泣，那时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太晚。我百分之百地确信将会发生此事。

我想让读者注意，1926年10月巴巴在结束美拉巴德的活动时，就他工作的真正性质，对鲁斯特姆·伊朗尼（大阿迪的兄长）说过的话。“总之，阿瓦塔最重要的责任首先是培养他的圈子成员，让他们证悟。我不能拖延这项工作。我必须确保完成圈子的准备工作。其次，我必须给圈外的其他人某些灵性推动。第三，我还必须对那些值得我帮助的人予以某些物质利益。”

考虑到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上文所述的——直到临近1968年底巴巴才说，他已经百分之百满意地完成了他的工作。此后不久，巴巴便放弃身体，而满德里开始引导他的爱者。大多数满德里包括埃瑞奇都承认：他们在巴巴放弃身体后，对巴巴真正是谁有了全新的认识。我相信满德里的这种内在变化，只有在巴巴的工作百分之百完成之后才会发生。我相信他已经完成了作为阿瓦塔的最重要责任，即“培养他的圈子成员，让他们证悟”。事实上，这对我来说不再是信仰问题，而是千真万确，

确凿无疑的。大多数人与他们见面打交道的时间都是短期的，从数周到数月不等。他们只看到满德里的行为。而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向我展露心灵，其中我能找到的只有巴巴，除了他别无一物。

假设我的信念是错的，那会损失什么？毫无损失，因为巴巴知道：我献给他们的爱、服务和服从都是为了他。现在让我们假设，我的信念是对的——那么我得到了什么？我得到了值得获得的一切，而且是在这一生中。我感到很蒙福，去爱、服务并服从了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造物主。对一个此生开始是无神论者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结局吗？我曾经挑战上帝，藐视他，嘲笑信神者，甚至骚扰他们。作为回应，他作为至仁至善至爱的神，对我倾注了宽恕、理解和爱，使我的整个生命充满他的临在。

他对像我这样的任性孩子的爱与关心，使我避免走上毁灭之路。据说“如果你向他走一步，他会向你走十步。”我的体会则不同。我只付出一点点真诚努力，他就跑过来，一路带着我走了成千上万步。这就是他的爱，是造物界中人人皆可善加利用的。为何拖延呢？为何不召唤他和他的恩典（现在最容易利用）？我现在怀着百分之百确信，真正可以说：我不是和满德里一起，而是和神本身一起生活。他们确实是罩着一层面纱的神。

（本辑完）

真正珍宝

第五辑

鲁斯特姆·法拉提 著

石灰 美赫言 译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鲁斯特姆·法拉提
翻　　译：　石灰 美赫言
美　　工：　炬池
网　　站：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千字
张　　数：　页
版　　次：　2025 年 09 月 15 日

目录

唯有神能管住满德里.....1
取悦至爱.....6
如门框般.....8
虚妄性：离婚原因.....10
爱挖除山岳.....11
阿瓦塔形体的力量.....14
过沉默日.....15
好辩的头脑干扰心灵.....17
巴巴的神圣光辉.....19
情感渴望与真正渴望.....20
巴巴所为皆仁慈.....22
完美舞蹈.....23
毛拉·纳斯鲁丁.....27
埃瑞奇作猜测.....28
虚幻的恐惧.....30
在奴役中主宰.....31
沉浸于对他的忆念.....33
巴巴的如山苦难.....35
讲实际.....37
领养：一种系缚.....39
简单中见伟大.....40
行动中的神性.....42
缓慢死去.....44
生存而非臣服.....46
敢于交出一切.....49
与真正至爱结婚.....50
神爱与人爱.....52
建立神圣确信.....54
为取悦他付出额外努力.....54
你走我来.....55
给予一切.....56
献上心灵.....57

忆念治愈抑郁 58
拥护他 60
独身与婚姻 61
蔻诗德的直觉 63
蔻诗德见到她的主 64
纯爱的代价 65
听从父母 66
婴儿放屁 69
唯有神圣真理是绝对的 70
巴巴独自做工作 72
他是唯一做者 73
神圣完婚 76
把它留给神 77
灵性视角与世俗视角 78
学习狗的忠诚 79
伟大灵魂为何受苦 80
巴巴创造一切情形 81
穆罕默德的怪病 82
巴巴希望如此 85
赛义卜·阿斯米见到时代之主 87
没念记亦是念记 88
从虚妄走向真理 89
唯有巴巴吸引爱者 91
让水漫至鼻端 93

唯有神能管住满德里

拉斐尔·维拉法恩是一名长期巴巴爱者，每年都作为朝圣者来访，也深受满德里喜爱。埃瑞奇和蔻诗德经常讲述他怎样来到巴巴这里的故事。我请他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他给我寄了几个，我想要同读者分享。

我喜欢他的结论，尤其是他认识到满德里的伟大，在他们身边感受到这点。拉斐尔自述了如下故事：

“我想起第一天见到埃瑞奇的情形。被引见后不久，我发现自己坐在满德里大厅。我只记得我们大家安静下来后，他问道：‘谁有问题吗？拉斐尔，你有问题吗？’我回答：‘没有，埃瑞奇，没有问题。’但我的头脑开始运作：‘我读过书。我知道巴巴是谁。我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呢？’头脑继续想：‘我当下可能有的唯一问题是，我坐在世界另一端这个黄色小房间的地板上做什么？’当时我在想这个令我觉得有点奇怪的画面，但问题不在于所有这些人在这里做什么？问题在于：‘为什么我，特别是我，拉斐尔·维拉法恩，当下坐在世界另一端的这个黄色房间里？’不知何故我想到了这些，但话一说出，埃瑞奇就非常清楚地答复：‘之所以你，特别是你，当下在这里，是因为美赫巴巴不希望你前一秒或后一秒在这里。’

“我惊呆了，一时语塞。埃瑞奇非常具体地解答了非常具体的问题。我想：‘每个来这里的人都是这种情况吗？’

“我以为每个人都看着我，感到很不好意思，直到环顾四周，看到埃瑞奇若无其事，像平时习惯那样，随意地对大家说话。没人看着我，大地并未震动。我立刻明白埃瑞奇不是普通人。

“我在埃瑞奇和其他满德里成员身边经历了此事和其他事件之后，有一天我脱口说道：‘拜托，埃瑞奇，莫装作你不知道。有很多事情你都知道，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埃瑞奇答复：‘你认为我在演戏？我为什么要同你玩游戏？’埃瑞奇的话令人信服，我坐在那里呆若木桩，心服口服，无言以对。

“现在我心中毫无疑问，至爱巴巴和满德里当然不会把他们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那又有何益？爱因斯坦会在幼儿班教授量子物理学吗？我们何其幸运，那些日子通过满德里的悉心照顾，栖身于巴巴的爱之怀抱。脑海浮现的画面是，一头母狮叼着初生幼崽，小心翼翼地不伤及它们——而幼崽们浑然不觉那足以致命的尖牙在把它们带往安全之地。我常常感到，如果埃瑞奇想要，瞥一眼就能毁了我。

“这些应巴巴的要求联系玛司特、高道、圣徒和至师的人是谁？把这批如此了不起的人召集到身边并博得如此忠诚、顺服与爱的祂是谁？我们听到‘美赫巴巴’这个名号，是多么幸运啊。”

拉斐尔的故事让我想起，有一次我问美赫文，是什么让他确信巴巴是神，他是在人生的什么时候产生这种确信的，当时美赫文说过类似的话。美赫文对我说：“在我小时候，全家就变卖了世间一切财产，来跟随巴巴生活。因为我尚年幼，获准和母亲一起居住山上。当时只有女满德里住在山上。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感悟到巴巴作为神的权威。随着对男满德里有了更深了解，我意识到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巨人，像狮子般勇猛。凡夫俗子会在他们面前颤抖。目睹这些猛狮在巴巴跟前表现得像羔羊一般，有时甚至哭得像婴儿，实在是非同寻常的场景，让我对巴巴的神性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神，还有谁能管住这样的猛狮，把他们驯服得像羔羊一般？没有凡人胆敢这样尝试。若有人敢这么做，这些威猛的巨人会赤手空拳撕碎他们。只有神能管住他们，因为他们是巴巴的人。”

拉斐尔分享的另一个故事，自述如下：

“在晚年，蔻诗德的视力开始衰退，直到后来几乎失明。原来她患了白内障，按医生说摘除白内障比较容易，因为这种手术在当时已经很完善，是常规手术。然而蔻诗德却说：‘这双眼睛见过美赫巴巴的肉身。让它保持原样吧。’和蔻诗德在一起，你不会感到她有一丝自怜或受苦感，因为她充满了欢乐和幽默。实际上，直到我从《真正珍宝》书中读了蔻诗德受苦的故事，才知道她身体上的痛苦。

“至爱巴巴的这句话，‘真正的东西是在沉默中给予和接受的’，在蔻诗德这样的人身上得到鲜活体现。看来她把一切如此全然默默地交给至爱的主，以至‘忘了’她的交出。苦乐一切都交给祂。

“人们走进蔻诗德的房间说‘捷巴巴’时，她会纠正他们说‘捷美赫巴巴！’”

拉斐尔的故事让我想起，蔻诗德是多么感激巴巴的神圣存在。我听大多数满德里说过，他们在伴随巴巴的生活中，常把他视为理所当然，有时甚至忘了他是神。比如巴巴要求他们做某事，他们会试图劝阻他。巴巴随后会训斥提醒他们：“莫忘了我是神。”就连蔻诗德早年也曾这样看待巴巴，但在人生的晚年，她对巴巴神圣存在的感激之情达到极其强烈的程度，以至不愿摘除那凝视过美赫巴巴神圣形体的晶体。蔻诗德自述：“这些是见过上帝形体的晶体。没有人敢摘除它们。哪怕我失明也没关系，但我不愿摘除装着他形象的神圣晶体。”蔻诗德确实失明了。她是如此迷恋巴巴的神圣存在，一次曾向我透露了以下心声：

“你知道吗，在巴巴的家人当中我为什么最爱玛妮？不仅因为她对巴巴及其工作来说很特别，而且她待过巴巴曾待过九个月的同个神圣子宫。巴巴在希芮茵麦的子宫待了九个月，因此它成了神圣空间。玛妮在那个神圣空间生活了九个月，因为她是在巴巴之后出生的。另外当玛妮出生时，巴巴是第一个把她抱在怀里的人。”蔻诗德还告诉我，早年她怎样收集巴巴洗手用的肥皂水，把它喝掉。她也鼓励其他女满德里这么做，直到有一天巴巴逮住她们，叫她们停止这样做。蔻诗德不仅在巴巴做的每件事，而且在他触过的每样东西上，都时刻意识到巴巴的神圣存在。

蔻诗德百分之百地交托巴巴，在这方面真的很了不起，即使在痛苦中也显得高兴，从不抱怨痛苦。我知道其他满德里成员私下曾抱怨自身的痛苦，常祈求巴巴让其融入祂，但蔻诗德从未那样做。一次我碰巧问宝吉，若论毫无怨言地忍受身体病痛，完全交托并视作祂的意愿欣然接受，谁是最了不起的满德里。宝吉眼都不眨一下，马上答道：“蔻诗

德。她是唯一百分之百做到这点的人。这方面没有人比得上她。若论这点，她是最了不起的。”宝吉停一下，接着又说：“其他满德里成员在许多品质上比蔻诗德更了不起，但若论欣然接受痛苦方面，蔻诗德是最了不起的。”

我很高兴分享拉斐尔的另一枚触动我心灵的珍宝。他自述：

“我对埃瑞奇在满德里大厅还有一段美好回忆。自由意志的主题常常被提出，人们难免会问：‘如果没有巴巴的意志连一片叶子都不能移动，那他为何要求我们这样做或那样做？我们有自由意志吗，还是我们的每个行为都由神的意志所预先规定？’

“我记得，多年来该问题在不同时间都提出过，埃瑞奇会用不同的方式回答同个问题，也许是为了适合旁边的人，或适合某一群人，也许是为了满足一时心血来潮，或遵从大师的某项要求，谁知道呢？但不管他如何回答，结果总有一种难以名状却非常自然的感觉，带来埃瑞奇谈及的一股芳香——一种永远宠爱我们的‘好’酒味道，以及一种从那以后力图取悦至爱巴巴的热情洋溢的新鲜感——如埃瑞奇所述，一种‘无论如何，要成为祂的’新决心。

“他通常通过讲故事或打比方回答问题，必然会使我们散乱的心专注起来，以接受答案。在最出人意料之际，他会道出点睛之语，让唇舌和头脑静默下来，哪怕只是一小会儿——自然而然，却非常深刻。不过这一次，该问题提出后，他只停顿一下，似乎思索片刻，说道：‘我行使了自由意志成为祂的奴隶——作出决定后，对我而言就不存在自由意志问题了。我把如何选择行使自身的自由意志留给各位。’

“正如埃瑞奇提醒我们的，我们应当为一切事情感恩祂。大约两年前，我的一个亲密好友死于癌症，他生前和埃瑞奇也很亲近。可以说，此人的表现就像我们所期望的巴巴满德里那样。提到他的癌症时，他毫不在意，保持着往常的幽默感和乐观精神。他是个非凡的人，依然为我所景仰，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像他那样，因为他做到了把自己完全交到至爱巴巴手中。临终最后几日，他都在打趣说笑，不是来访者支持他，

反而是他用笑话和欢乐来安慰来访者。

“就在几年前，有一次这位朋友、我和另一个朋友在洛杉矶的一家熟食店，那天恰好是埃瑞奇的生日，于是大家决定打电话给埃瑞奇，祝他生日快乐，因为我们三人对埃瑞奇都怀有特殊感情。电话打到了美拉扎德——巴巴同满德里度过他晚年的地方，虽然我不记得具体的通话内容，却清楚地记得结束语。

“埃瑞奇说：‘史蒂夫。’史蒂夫说：‘嗯？’

“埃瑞奇又说：‘史蒂夫。’史蒂夫说：‘嗯？’

“埃瑞奇再次说：‘史蒂夫！’史蒂夫说：‘什么事？’

“停顿片刻，埃瑞奇说：‘忘掉我——记着祂。’

“通话结束了，我们默默相望。这就是埃瑞奇的方式；他会把你的注意力从他身上引开，想方设法将其导向他的主。他的做法难以置信又非常自然。”

拉斐尔用自己的话对我分享了另一枚故事珍宝：

“有一次谈到神的慈悲话题时，有人问玛妮，世界上为何有这么多苦难。她答道：‘即使世界处于如此可怕的境地，我们仍拼尽全力紧紧抓着生命和财产。想象一下，倘若事情令人愉快称心如意，我们还怎么可能放手呢？’

“埃瑞奇有一次把巴巴比作外科医生。‘如果外科医生看到我们患的某种病只能通过手术治疗才能治愈，而没人喜欢动手术，那么他应该表示同情忽视此病，还是应该根除此病？’所以如果巴巴‘不是来教导而是来唤醒’，如果我们所体验的‘生活’只不过是一场空梦，他是来把我们从梦中唤醒，以便不受时空限制、永恒地体验作为无限喜乐（能力、知识）的真我——如果这是真的，我们不得不经历大量痛苦，以便意识到导致我们痛苦的事物从未真正存在过（就像从噩梦中醒来），而我们的真性是无限喜乐的，我们实际上永恒体验着该状态——那么任何这些痛苦应当被视为残忍还是慈悲呢？埃瑞奇曾经说过，‘你必须小心对待痛苦。一旦了解其真性，就很容易上瘾。’起初我对这句话困惑不

解，不过根据上述玛妮和埃瑞奇的故事，我开始明白其中的道理。”

拉斐尔继续说：“巴巴的妹妹玛妮，有一次讲述了满德里跟随巴巴生活（在我们看来都是艰难不堪）的一些方面，之后告诉我们：‘但巴巴总是用他的爱支持我们。有了他的爱，哪怕最艰难的时刻不仅变得可以忍受，还会变得喜乐。你瞧，巴巴就像一位陶工——你们见过怎么制作陶壶吗？将泥土准备好，进行适当混合之后，陶工用手让陶土旋转，在陶壶成形过程中，一只手支撑内部，另一只手拍击外壁使之成形。巴巴对我们的爱，就像那只支撑着陶壶内部的手，而外面的手则是训练，将陶壶塑造成形。没有内部的手，陶壶就会坍塌，不是吗？没有外面的手，陶壶就不会成形——我们就像巴巴手中的陶壶——我们的任务是让巴巴按他的意愿塑造我们。’带着国家首脑般的权威，玛妮说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给我们的从不会超出我们能承受的。他会把你推到极限，但给你的从不会超出你能承受的。’”

取悦至爱

在信托办公室的例行茶歇期间，我们围坐在埃瑞奇身边时，他常有兴致开玩笑。通常我进去就座时，埃瑞奇会佯装没看见我。他对其他人评论道：“这一切麻烦都是鲁斯特姆·法拉提造成的。”迪瓦娜此时会提醒埃瑞奇说：“你想起了他，他在这儿呢。”我亦会参与其中说：“说魔鬼，魔鬼就到，正是本人。”埃瑞奇随后会对迪瓦娜说：“你觉得他听到我们刚才的非议了吗？”我对埃瑞奇表示：“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那人实在太可恶，我无法理解你为何那么爱他。”埃瑞奇显得好奇地问我：“你说的是哪一位？”我将计就计，对他说：“如此受你宠爱之人，你难道不知其名？”埃瑞奇面露惊讶，追问：“你说的到底是谁啊？”我随后答道：“那个被宠坏的臭小子，他叫鲁斯特姆·法拉提。”听到此言，众人大笑。很多时候，我在茶歇时刻进屋后，埃瑞奇若尚未全神贯注于交谈，便会找我的岔子，因为他知道我会说些风趣的话进行回击，为众人带来欢笑。

一次我们坐在他身边时，他开始找迪瓦娜的岔子。尽管是在跟她开玩笑，迪瓦娜却当真了。埃瑞奇很擅长这个游戏，以至往往很难分辨他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他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谁也猜不透其真实感受。这是因为他在伴随巴巴的生活中，作为巴巴的手势翻译者，他没有表达自身情绪的余地。当巴巴展现怒气，他必须表达之。巴巴的怒气转瞬即逝，之后会向对方倾注他的爱，埃瑞奇亦必须表达这种转变。总之，无论自身感受如何，埃瑞奇都必须强有力地表现巴巴的瞬息万变情绪。年复一年的磨练，使他在情感表现上掌控自如，没有其他满德里能与之媲美。确实，他在此方面堪称大师。

有一天，他在找迪瓦娜的岔子时，突然转过身说：“问鲁斯特姆吧，他都知道。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在场。”当埃瑞奇想要我跟他一起开某人玩笑时，会用这句话拉拢我。我通常根本不知他在说什么，但却会顺着他说：“对，我当然在场，都看到了。”这次也不例外。迪瓦娜快要哭了，问我：“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么回事，就对她说：“事情的经过就是埃瑞奇跟你说的那样，他讲得一点儿没错，没人能比他讲得更清楚。”迪瓦娜仍不明白埃瑞奇是在开玩笑，慌张之下，差点儿就哭了。

通常，埃瑞奇开一会儿玩笑之后，都会笑着声明那只是个玩笑。但这一次，他没那样做。我颇为同情迪瓦娜，就透露说埃瑞奇只是在开玩笑，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大家哄堂大笑，只有埃瑞奇没笑。他沉默一会儿，等笑声平息后，他看着我，轻柔却严厉地说：“你为何这么做？你为何站在她那边，跟我对着干？”他的语调让我觉得自己犯了大错。我对埃瑞奇说：“这只是玩笑，只是游戏而已。我不会站在任何人一边跟你对着干。她把玩笑当真了，我所做的就是告诉她真相，因为我甚至都不知道整个情形是怎么回事。”埃瑞奇评论道：“就因为她快哭了，你便这么做。你试图取悦她，却没有想到我的愉悦。我享受这个游戏。你的焦点应当一直放在取悦我上。但你这么做是为了取悦她，却惹我不悦。你站在她那边跟我对着干。”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向埃瑞奇道了歉。埃瑞奇其实是让我尝尝满德里在巴巴手下接受那种训练的滋味，那时一个人必须百分之百专注于取悦至爱而非他人。埃瑞奇随后柔声解释：“记住，即便在开玩笑时，也切莫站在任何人一边跟满德里对着干。你是为此而来的。把焦点放在他们的愉悦上。”正是埃瑞奇的这番话对我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决不会评判或质疑他们的行为，而是不假思索地执行他们的命令，即便有时在我看来命令显得不合逻辑。

如门框般

有个居民经常提起，他在美拉巴德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却没有得到认可。他受到玛妮的训斥。她对该居民说：“看来你已经忘记：服务他的机会是赋予你的特权。当你被赋予特权时，应当心怀感恩之情。这是授予你的荣幸。当你开始用抱怨维护假我的权利，为你的服务谋求回报时，你就贬低了该服务的特权。若是这样的话，你就不配在这里。你觉得巴巴需要你的服务吗？他需要你的帮助来做他唤醒心灵的宇宙工作吗？不，他不需要。是你需要他的帮助。这就是你在这里的原因。为他工作的时候，要永远记住这点。

“你应该如门框般，起到支撑门的作用，却不引人注目。门框凸显门。它不会凸显自己。如果你希望为巴巴工作，就应该像门框那样。你的工作应该始终凸显巴巴的爱。它不应该凸显你的虚荣心和假我。应该凸显他。不在于你为他做多少事，或者你为他做什么事。重要的是你怎么做。通过思想、言语和行动，你应该凸显他的爱与真理讯息。要做到这点，你必须过一种自我泯灭和谦卑的生活。以这种方式工作，通过这种生活，是为了取悦你的至爱。这才是真正服务。

“要是你忽视至爱的愉悦而自行其是，那是哪门子的服务？你能称之为服务吗？我看到很多来为巴巴服务的年轻人那么做。他们没有谈他，反而开始说‘我’。我注意到，即使他们谈起巴巴，也主要在谈论他们自己。这些谈话反映出他们的虚荣心，其中凸显了他们自己，其

行为和工作亦是如此。他们对至爱的愉悦浑然不知，时常陷入争斗，破坏了巴巴工作中应该主导的和谐与爱。当你高调谈论自己为巴巴工作的年数，当你们开始为职务争斗，个个宣称自己在掌管，而忘记了巴巴才是掌管者，那么你是在服务你的自尊。你不是在服务他。服务他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人在工作时应该持续地觉知至爱想要什么、什么会取悦他，并为此努力。一个人只有时刻警惕自己的弱点，而不是注意别人的弱点予以指责，才能取得成功。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保持对它的觉知，为他工作的同时还要警惕你自己的局限和弱点。你应该这样为他工作。”

我想起保·纳图就这个话题说过类似的意思。他最喜欢的主题是：要时刻警觉我们在彼此交谈时所说的话。保会说：“语言对听者有着惊人的影响。你怀着爱说话，它会唤醒听者的爱。同理，当你冷漠或严厉地说话时，倾听者会以类似的方式回应。这就是语言对他人的神奇影响，它会把你表达的那种情感反映回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该非常节制地措辞，时刻警觉我们所说的话。

“智者通常是沉默的。他们说话时，惜言如金。真理总是言简意赅，触及心灵。哲学家高谈阔论，试图说服头脑，却无法触动听者的心灵。为了觉知你所说的话，谨记在话说出口之前，要让它通过三道门。如果细看‘说话’（TALK）这个词，你会发现三道门就蕴藏于词本身。

“第一道门是‘T’。弄清你所说的话，从巴巴的角度来看是不是真理（Truth）。

“第二道门是‘A’。即使那是真理，要弄清是否绝对有必要说出（Absolutely necessary）。你说的话是支持人的，还是贬低人的？你的发言对当时的情况会有所帮助吗？如果你通过这个标准，那么语言就通过了第二道门。

“第三道门是‘LK’。在得出结论‘你要说的话是真理，而且绝对有必要说出’之后，那么你务必要看看，能不能怀着爱和仁慈（Love and Kindness）去做——你能否以一种维护和谐、促进更多爱而非破

坏它的方式说话。只有当你完全满意它符合标准，才把话说出。

“所以记住，这非常简单。‘T’代表真理。‘A’代表绝对有必要。‘LK’代表爱和仁慈。就这么简单。”保轻声笑了，补充道：“道理简单，却很难践行。”

虚妄性：离婚原因

我曾经问过埃瑞奇，他对巴巴社区中的离婚现象有何感受。我特别想知道，每次他得知一对结婚多年的巴巴爱者夫妇最终离婚的消息时，会有怎样的情绪。作为巴巴爱者，我们被期望将巴巴的爱与和谐讯息付诸实践，活出那种自我泯灭和谦卑的生活。看到巴巴爱者夫妇最终以离婚告终，想必曾激起他的一些情绪。任何熟悉埃瑞奇的人都知道，要判断埃瑞奇的真实情绪是很难的，因为大多数时间他对任何人或任何事的任何负面或正面消息都没有反应。我第一次向他提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有什么好想的？”我继续追问：“你肯定有些感受吧，或者至少刚开始看到这种情况时，你总会有所感慨吧？”

埃瑞奇叹了口气，缓慢地说：“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时，想知道怎么回事。刚开始的那种盲目炽热之爱去哪儿了？两人曾那么疯狂相爱。他们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为对方而死。他们听不进逻辑或理性。他们与世界抗争。最初的爱是如此疯狂。那么这一切消逝在何方？那种两人没有彼此就无法生活的热烈之爱，怎么会变成如此强烈的恨呢？为何恨意那么大，甚至他们无法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是什么将那种爱变成如此的恨，以至两人甚至会相互厮杀？这都是因为摩耶。对自己身份的虚妄信念，使你自称：‘我与他人分离。’

“人们深陷于这种虚妄性，断言说‘我有自尊，或者我需要私人空间。’所有这些都是虚妄性。这都是幻相。除他之外，别无存在。实相中只有一体。神的一体乃是存在的一切。其他一切皆是想象。这都是幻相。幻相的本质就是欺骗你认假为真。就这样，幻相传播自身。陷入这种虚假性的灵魂无法体验一体实相。这就是为什么心与心之间会造成

障碍。如果不做出努力打破这些障碍，它们会变得更强大，最后切断两个灵魂的爱，仇恨最终取而代之。这就是没有做出努力将巴巴的言语付诸实践，未能活出那种自我泯灭和谦卑的生活并抓紧他的衣边（他言语中真理）的结果。

“然而，那些坚持美赫巴巴言语中的真理、将其付诸实践的人，他们对彼此的爱不断增加。虚妄性的障碍只能通过坚持真理并且活出那样的生活来消融，最终这些障碍将变得微弱并彻底消失，届时两个灵魂只体验爱和一体感。巴巴说过，当婚姻达到这种深层之爱时，两个灵魂近乎实现了体验一体实相的目标。届时只需要完美大师赐予恩典轻轻一触，他们就得以成道。事情就是这样。”

爱挖除山岳

满德里有能力爱每一位来访者。他们有这种神奇的品质，下降到任何人的层次，如此全然和无条件地爱对方，以至许多人会说他们内心怎样感到充满了巴巴的爱。除了巴巴，只有满德里能做到这点。他们让每个朝圣者的心中感到好像平生第一次真爱满溢。许多巴巴爱者发现这种爱极为醉人，以至他们会如此计划去纳伽旅行，最终花最多的时间伴随满德里。其中一些爱者访问纳伽多年，但除了从满德里口中听到一些故事，他们并未读过关于巴巴的书，对他一生的工作亦了解不多。

埃瑞奇在满德里大厅谈话时，常常习惯于跟朝圣者聊一聊。他会指着某本书，问朝圣者：“你读过那本书吗？”如果朝圣者说没有读过任何巴巴的书，埃瑞奇会温和地引导他，说道：“巴巴为了我们的利益，不厌其烦地授予这些讯息。他保持沉默，我是他手势的译者。巴巴通过手势让我们理解他说的话，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翻译的时候，我经常选错词，巴巴会指出我弄错了，这下我必须选正确的词，巴巴会不断地对我做手势，直到我说对了词。然后巴巴会停下，这表明我选了正确的词。

“你可知道巴巴授述每一句话要付出多少努力，尤其在他的身体

彻底垮掉的时候？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我们。当你爱一个人，就会关心对方的福祉。这种爱会使你甘愿为了所爱者的舒适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福祉。这就是真爱，巴巴就是这样爱我们的。他为了我们的幸福快乐而不遗余力。即使以牺牲自身健康为代价，他仍继续为我们工作，不断地把他的爱倾注给我们。这就是真爱，正是这种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爱者来到他这里。就像蜜蜂被花香吸引，爱者也被巴巴倾注给他们的爱所吸引。他们开始爱他倾注给他们的爱。

“通常当一个巴巴爱者说他爱巴巴时，意思是他喜爱或享受他从巴巴那里接受的爱。巴巴爱他，他享受那份爱。事情就是这样。这是爱的初始阶段，而一个真正的爱者现在会尝试以类似的方式爱巴巴。他爱我们，现在是我们回报那份爱的时候了。我们怎么做呢？喏，巴巴亲自给我们指路了。他不仅就这个问题授予足够多的讯息，而且通过亲自过着那种生活，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向我们清楚地指明，我们必须甘愿为他的舒适和愉悦牺牲一切。只有你开始这么做时，才能说你开始爱巴巴了。”

埃瑞奇停顿一下，接着说：“这样做非常困难，我可以诚实地说，我本人做不到爱他。我充其量只能努力服从他、遵从他的命令。所以即使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还是要求我们做出努力。他期望我们做出怎样的努力？当你爱上一个人时，会怎么做？你会试图把最好的给对方。你试图弄清楚对方的喜恶，为做到这点，你会设法越来越多地了解对方的个性。我们为何做这一切？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试图弄清楚什么能取悦对方。

“弄清楚之后，你会尽力取悦你所爱的人，以便让心爱的人快乐。我们就是这样表达对一个人的爱。我们也应当为巴巴做同样的事。如果你真正爱神，如果你爱巴巴，就必须越来越多地了解他。你必须设法弄清楚什么会取悦他，然后努力去做那些取悦他的事。这就是一个人应该做的。如果你不能通过履行他的希望来取悦他，至少不要令他不悦。是，他确实期望一个真正的爱者这么做。一个以他想要被爱的方式成功地爱

他的人，是罕见的灵魂，被称作真正的爱神者。这样的人是爱神者。其他人只是来接受神的爱。情况就是这样。所以，要尽量多阅读巴巴的生平，弄清楚他的希望是什么，然后即使付出生命之代价，也要努力坚持该希望。要欣然为此牺牲一切。作出努力。如果你爱他，爱本身就会引导你，使你做到。它会指示你怎么做。”

埃瑞奇过去常常指着早年铺在满德里大厅地上的一块波斯地毯，上面描绘了法哈德对希琳的爱。“当他向国王提出想娶希琳时，国王指着一座大山说：‘如果你能独自一人挖掉那座山，我就把女儿嫁给你。’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爱，它的疯狂，它的力量，使法哈德完成了这项任务。是爱使之成为可能。地毯上有文字说明。这是波斯语，写着：‘不是法哈德——而是爱挖除了山岳。’”

埃瑞奇停下，让话中的要旨被充分领会，之后问朝圣者：“你们明白这番话的意义吗？我们称赞法哈德，但这不是法哈德做到的。是爱，它的力量，让法哈德挖了这座山。真的是爱挖除了山岳。这就是爱的力量。”

巴巴的至爱美婼，曾经就这个话题说过类似的意思。她说：“每个人在巴巴身边都感到全然地被爱。只有巴巴能做到这样。他能下降到每个人的层次，在那个层次爱人。他的爱完全是无条件的，让人感到全然满足。他给出他的爱，却不求任何回报。每个人都希望以某种方式被爱。巴巴会把特别的爱给予每个灵魂，无论孩子还是圣人。他真正爱他的每一个孩子，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很特别。他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纯洁。现在是我们回报他无条件倾注给我们的爱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必须通过取悦他，通过做那些会让他面露笑容、让他愉悦的事，来努力做到这点。记着他的爱，尝试以类似的方式爱他。尽量让你对他的爱纯洁无条件。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取悦他。这点是我们应该努力做的。我们必须努力把他给我们的无条件之爱中的至少一小部分——回报给他。”

阿瓦塔形体的力量

我想起一个显示了阿瓦塔临在力量的故事，愿与读者分享。拉瓦纳的妻子曼度陀哩，一再央求拉瓦纳归还悉妲——被劫持的主罗摩之妻。被悉妲的美貌所迷、想娶她的拉瓦纳，拒绝听任何人的话。悉妲同样坚决，一再警告拉瓦纳：由于劫持了她，他和他的整个王国都注定要灭亡，因为主罗摩肯定会摧毁他们。当主罗摩的军队越洋抵达拉瓦纳的王国时，曼度陀哩很担忧整个王国的安危。不过，目睹拉瓦纳因为无法满足对悉妲的欲望而受挫，有一天曼度陀哩建议他：“你拥有无人能及的强大神秘能力。你有能力变身，变成你选择的任何人的形体。所以，你何不变成主罗摩的形体，骗悉妲相信（伪装成主罗摩的）你是来救她的，她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那时她将别无选择，只能嫁给你，作为王后之一跟你一起生活，因为主罗摩不会带她回去。”拉瓦纳气恼地对妻子说：“我想过那个计划，也试过，却不管用。”曼度陀哩惊讶地问拉瓦纳：“何故失败？”拉瓦纳答道：“我一变成主罗摩的形体，所有的欲望和淫念都消失了。我不再渴望任何东西。然而，我一旦重新变回我的形体，欲念和渴望就回来了。”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被阿瓦塔的临在对一个人心中所谓“邪恶”倾向的影响力深深吸引。与其试图纠正我们的所谓“负面”思想，不如我们只要创造他的临在感——感受它在我们自己内里——那时负面思想或邪恶倾向就会消失。

怪不得巴巴再三说：“不断地忆念是救治一切疾病的良药。”不断地忆念使他临在于你每时每刻的行动中，控制你的负面倾向，帮助你迈向真理。这是所有满德里成员向伴随他们工作的居民努力灌输的重点。正如美赫文·杰萨瓦拉说过的：“他的名乃是关键。可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形或逆境，都要不断地持他的名。”

过沉默日

有很多巴巴爱者不清楚是否要在 7 月 10 日保持沉默。一些人认为可自主选择。另一些人觉得这是一种仪式，妨碍他们用纯洁的心灵爱巴巴。还有些人，其工作要求他们说很多话，因而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因为巴巴会理解他们的无奈。多年来，人们向埃瑞奇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埃瑞奇会耐心而坚定地表示：爱者应该在那一天保持沉默。

埃瑞奇会介绍一下简史：“早年有好几次，巴巴确实给他的世间爱者选项，可以禁食而非保持沉默。不过临近晚年，巴巴在给爱者的公告中强调，所有爱者都应当保持沉默。他取消了禁食选项。无论置身什么情况，爱者都应保持沉默。这是他的命令，许多爱者经常被置于接受考验的处境。那些真正的爱者经历了艰难，却没有违令。这是巴巴的一贯命令，直到他生命结束。如果有人不慎失口说话——不要紧，但在意识到自身失误后，就应该再度保持沉默，更加警觉。连我们有时也会失口——不小心呼叫某个佣人，或发出嘘声赶狗。你一意识到失口，就立刻停止。莫再说一个字。打手势，或写在便签本上，给对方看。所有自视为巴巴爱者的人都应该这样做。”

埃瑞奇的话非常明确，但我尚未意识到巴巴的命令也是给后代人的。我觉得这项命令只适用于他在肉身期间，只适用于那个时期的爱者。我的印象中，保持沉默只是为了宣传纪念那个日子——以示尊重。尽管这个错误印象长期留存心中，但我每年继续认真地过沉默日。这很容易，因为我在信托办公室生活。随着大家都保持沉默，所有的工作差不多都停止了。这本身就起到全天提醒的作用。如果你不慎失口，有人会把食指举到唇前，用这个轻柔的手势提醒你。

我的错误印象由于如下事件才被清除：

在化工厂战役期间，我必须与一名来自德里的辩护律师会面议事。他只到孟买待一天，那天正巧是 7 月 10 日。当天一开始，我不知自己是否应该保持沉默——因为我所做的工作也很重要，化工厂在毁坏圣地

美拉扎德的空气。

不管怎样，我在沉默中开始这一天。我应该在中午同辩护律师会面，于是一早就启程赴约。我坐在巴士上，不确定自己应不应该保持沉默，巴巴的命令是否适用一切时代、真的适用于我们。我安静地祈祷巴巴指引我。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鲁斯特姆，你好吗，最近在做什么？"我看着那人，却没有认出他。他看到我的表情，问道："你不认识我了？"我摇摇头，表示不认识。他说："我是沙里姆，你的校友啊——自从咱们上次见面，将近 25 年过去了。"

我现在记起来了。自从到美拉巴德生活，我和所有的中学和大学校友都失去了联系，而现在突如其来，竟遇到一个 25 年没见面的朋友。我把这误当作巴巴给的信号（因为我正为此祈祷），于是开始跟他交谈。后来，我会见了辩护律师，同他商议了官司。这是一次富有成果的会面，我很高兴完成了工作。返回阿美纳伽后，我通报大家此行很成功。埃瑞奇听完这一切后，问我："你保持沉默了吗？"我向埃瑞奇承认没有，并对他解释了原因。

埃瑞奇带着不赞成的神情说："你这样做并不好。你本该保持沉默。"我坚持说："我觉得巴巴给了我信号，表示我可以说话——此外，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纪念他的沉默——不是吗？"埃瑞奇非常温和地对我说："这是巴巴给所有爱者的命令，至今同样适用。可以说，这是他留给后代人的少数命令之一。事实上，他给全世界爱者留下的命令很少——况且只要遵守一天。你的朋友出现在巴士上，是巴巴考验你服从他的决心的方式。一个人在服从中常受到考验——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保持沉默。"

埃瑞奇说这番话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懊悔。当我回复他时，难过的嗓音一定反映了那种心情："真希望我早就知道：这是巴巴的命令，即使现在对我们也适用。我真蠢，竟然没问过你。我不知道自己为啥没想到最显然的一点，就是应该问你。"

埃瑞奇安慰我说："不用担心，现在已结束了——但将来要更

加警觉。”

好辩的头脑干扰心灵

我经常注意到，多名巴巴爱者聚会分享巴巴的爱与临在时，最后往往会为故事的具体事实而争论。大多数时候，这些具体事实属于小错误，比如事件发生于 1955 年还是 1958 年，地点是阿格拉还是德拉敦。人们非但没有享受故事的精髓，反而陷入对细枝末节的争辩。多数人觉得，在讲述阿瓦塔生平的细节时，不允许有一星半点差错。这样的争辩干扰了爱的氛围和巴巴的临在——大家原本会聚一堂享受的东西。这样的时刻，我常想起埃瑞奇的话：“好辩的头脑干扰心灵的享受。要使头脑静下来。让心灵在听故事中享受他的在。”

埃瑞奇本人在讲故事时，也往往会在小细节上出错。若有人为了纠错而打断故事，他会表现出不悦。一次，有人纠正他时，埃瑞奇对此人说：“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或地点真的很重要吗？知道这些细枝末节，对你的心灵又有何影响？仅仅因为你记得精确的日期和地点，就能让你的心灵在他的临在中成长吗？不，不能。实际上，它只会增强头脑。头脑开始为自己能比别人更清楚地记得细节而感到骄傲。在这种心态下，一个人享受不到故事的精髓，反而使心灵干涸。”

埃瑞奇接着温和地对此人说：“我们伴随巴巴的生活是这样的：除了他，我们什么都不会注意。处于此地还是彼地，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区别。我们在那里是因为他。我们的生活围绕着他。无论他去哪里，我们都跟着他。他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旅行，我们与他同行。这件事上我们别无选择。巴巴为了他的工作奔波世界各地，作为他的奴隶，我们陪伴着他。

“所以是的，我们到处旅行，却什么都没注意。哪有时间看东西呢？我们必须时刻关注着他，照顾他的身体需要。没有时间做别的事。这就是我们伴随他的生活。我们夜以继日注意的就是他的面容和身体。对我们来说，日日是好日，处处是好地。只有当你们朝圣者开始涌来并询问

他的生平时，我们才觉得需要费脑子记住这些细节。否则，（当他在肉身中时）我们哪有需要记住这些细节？所以，尽量享受故事的精髓，享受他的在，因为那才真正重要。故事让你想起他，而你越想念他，他的临在就越活跃于你的生命中。

“整天的不断想念会让你时刻感到他的在，而正是这种‘在’将引导你达到目标。尽量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增加你的想念。你可以为他唱歌、为他跳舞或为他工作。读书或听故事。这都没关系。无论你有什么天赋，都用来想念他。参加聚会享受他的在时，就应该这样做。”

我想起的另一件事，发生在保·纳图和埃瑞奇坐在满德里大厅对朝圣者讲话的时候。埃瑞奇在讲述 1964 年在古鲁帕萨德发生的一件事。大家都全神贯注地享受着埃瑞奇的故事所带来的巴巴临在。埃瑞奇不仅常年为巴巴翻译手势，还得表达出巴巴的情感。听埃瑞奇讲故事非常殊胜，你会感到仿佛自己当时和巴巴在一起。大家都沉浸在这种享受中。

茶歇时间到了，我们都坐在外面喝茶。一群朝圣者围着保·纳图，因为他趁茶歇时间在分享一些故事。保·纳图主要在讲述刚才埃瑞奇在大厅讲过的同一件事，因为当时他也在场。他又分享了从那以后的几件事，讲到年份时，他说是 1965 年。一名朝圣者就纠正保·纳图，说埃瑞奇讲过是 1964 年。保很温和地对那名朝圣者说：“埃瑞奇有时会说错日期，不过这不重要，所以我并未提出纠正。那样会破坏大家（包括我自己）的享受。

“当埃瑞奇谈起巴巴时，他通过故事呈现了巴巴的仁爱与慈悲品质，会触动我的心灵。无论我听他讲同个故事多少遍，都会激起我内心的同样感受。那一刻，我只意识到巴巴的仁爱与慈悲，他一直将它倾注在我的一生中。”保接着轻声笑道：“我说这些事情时，人们以为我疯了，但我只能说他们是对的。阿瓦塔的亲身在场之强大，足以使任何人疯狂。对，当我感到那种临在时，就忘了一切，表现得像个疯子。”

保接着对朝圣者说：“了解具体事实是好的，你可在书中予以核实，找到准确的日期。当你和埃瑞奇在一起时，只管享受那种感觉。莫受任

何东西干扰。”

巴巴的神圣光辉

玛妮是巴巴的妹妹，长得很像巴巴。讲故事时，她不仅会模仿巴巴的手势，而且动作饱含深情，常让人觉得，那一刻就像巴巴亲自在场祝福我们。我清楚地记得，玛妮在讲述巴巴的古鲁帕萨德公众达善活动时的一个特别场景。她告诉我们，当巴巴祝福群众的时候，他的手势如海洋般。说完，玛妮起身站到巴巴的椅子旁，模仿巴巴怎样通过手势祝福每个人。那一刻，不仅我自己，而是我们全体在场者，都被玛妮外貌的转变和相像所震撼，我们每个人简直看到了巴巴在祝福大厅里的朝圣者。

玛妮会讲述这些达善活动，并且说：“在这种时刻，巴巴开启了他的神圣光辉。他容光焕发，把他的爱倾注给所有的朝圣者，使他们淹没于这种神圣光辉。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但鲜有爱者知道，他在达善活动前的身体状况。那时他的健康多么虚乏脆弱。他由于宇宙工作而受苦了数月。他的身体出现奇怪的症状，没有任何医生或治疗能够帮助他。对伴随他生活的我们这些人来说，那是一段紧张的时光。我们感觉到他的痛苦，和他一起受苦。他的大苦大难是他宇宙工作的结果，让我们不堪忍受。我们感到彻底无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应该取消达善活动。巴巴本人也反复表示怀疑，他何以能主持达善活动。尽管如此，当我们建议爱者们不会介意他取消活动时，巴巴予以拒绝，表示一定要举办达善让爱者们如愿。

“活动开始前的几分钟，巴巴显得十分虚弱，不得不让人搀扶着来到台前，可他一走向平台，虚弱的样子就不翼而飞。我们前一刻看到的虚弱不堪都消失了。为了爱者的利益，巴巴突然开启了他的神性力量。他笑容满面，容光焕发，将他的神圣光辉照耀群众。他的步履变得轻快，一度苍白的脸颊绽放出红润的光彩。转变之彻底难以置信。

“那时，为了爱者的利益，神人扮演着神的角色。看到巴巴处于

那种状态，那种无法形容的状态，令人欣喜不已。真希望巴巴永远处于那样的状态，事实却非如此。达善活动一旦结束，我们自己伴随巴巴，就不得不面对神人的人性面。各种各样的病痛会重新出现，他又开始受苦。就好像水龙头被关闭，神性的流溢随即停止。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情形，力所能及地帮助他。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被赋予亲密伴随他的特权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持续多日的达善活动结束后，巴巴率满德里回到美拉扎德，继续他的生活和工作。日复一日，他的宇宙工作高强度地持续进行。达善不被允许。尽管如此，偶尔一些幸运的爱者被破例获得达善他的机会。

“有个曾游历四方的爱者求见巴巴，得到达善他的机会。会见后，巴巴问起他旅行的详细计划，这名爱者说他要去喜马拉雅山。巴巴问他为何想去喜马拉雅山。他回答说，喜马拉雅山宁静祥和，所以他想享受那种宁静。巴巴打手势说：‘很好。喜马拉雅山的确宁静祥和，但你认为你在那里会感受那份宁静吗？不可能，因为你会带着你的心。你将携带着自身的业相重担，它不会给你歇息的机会。你最终会因为在那里找不到宁静而感到幻灭失望。’”

玛妮停顿片刻，对众人说：“通过去喜马拉雅山，你会摧毁心目中喜马拉雅山的宁静形象。你最好生活在世间，越来越爱巴巴。这样，即使你感到疲惫厌倦（主要是由于头脑及其想象），至少可以通过想象来享受喜马拉雅山的宁静。”

情感渴望与真正渴望

有一次我问宝吉，他在找到巴巴之前或伴随巴巴生活之后，是否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体验过对神的强烈渴望。宝吉对我说：“从来没有。我从未体验过这样的状态。”为了从他口中获取更多信息，我提醒他，青年时代他曾进行数日的严格禁食，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冥想神。他还试图放弃一切，去瑞希克什加入某个埃舍。

我问他：“如果这不是对神的渴望，那是什么呢？”宝吉对我说：

“那是情感热潮，或者你可称之为情感渴望。那只是短暂易逝的东西，并不是对神的真正渴望。”我进一步问他：“你找到巴巴后，在伴随他生活的任何阶段，有没有体验过任何渴望？”宝吉答道：“没有。伴随他的生活充满折磨和艰难。”

我只好又提醒他：“可是在巴巴的最后那段日子呢？巴巴在做高强度的内在工作，你是他的守夜人。他对你态度很不好，甚至不看你。连你走过去端给他一杯水时，他都会把脸转到反方向，不看你。这种情况持续多日，你感觉糟透了，渴望至爱的一瞥。巴巴对你的这种漠然，让你生发了对他的瞥视的深切渴望，以至你受不了那种漠然，想要自杀。如果那不是渴望，又是什么呢？”

宝吉表示惊讶，对我说：“你怎么记得这些的？”我对他说：“你对不同的人说过那么多次，而我一直在你身边。一件事再三复述，就会留在记忆中。”

宝吉停顿一会儿，神情渺远地说：“那是只有至爱能做的事。心灵因至爱的漠然所体验的痛苦，使爱者生发对神的强烈渴望。这才是真正渴望。那时候巴巴显得很残忍，但实际上这是他的仁爱举动，因为通过这样做，他在爱者心中灌注了真正的东西，即对神的渴望。”我进而问宝吉：“这两种渴望——情感渴望与真正渴望之间有何区别？”

宝吉不假思索地答道：“情感渴望只是短暂易逝的东西，过段时间会逐渐消失。你不会在通向神的旅程中取得任何进步，因为情感渴望不会永久地改变你的心灵或意识。然而，真正渴望是永久的东西。除了至爱，爱者别无所求。他日夜想念着至爱，渴望祂，不断地承受着分离痛苦的煎熬。这带来心灵和意识状态的改变，帮助爱者在通向至爱上帝的旅程中快速进步。真正渴望乃是火焰，不断地焚烧着爱者，直到他融入至爱并体验真正结合。”

巴巴所为皆仁慈

玛妮对一群朝圣者说：“巴巴大慈大悲，照顾其爱者的各种需要。此次降临期间，巴巴简直宠惯他的爱者。加入巴巴群体后，有些爱者抱怨困难和烦扰，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貌。他们只看见基于自身受限视野的片段景象。与往昔降临期间爱神者不得不经受的痛苦相比，你们会发现，此次降临期间巴巴让他的爱者甚为轻松容易。

“瞧美拉巴德山的坡度多么平缓，为了朝圣者的利益，他选择在此安置他的三摩地。你们试着拜访一些别的朝圣地，看看那些地方多么难以到达。去朝圣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体力；而这里，他让朝圣变得轻而易举。巴巴爱者可以徒步上下山，任意达善多次。哪怕体质最弱之人，借助一点帮助，每天至少可以拜谒一次三摩地。然而，巴巴爱者非但没有感激这点，反而抱怨。

“就连他选择早晨 5 点作为出生时间，都反映了他的慈悲。一些巴巴爱者会说:‘噢,巴巴为啥选择这么早的时间？我们得凌晨 3 点起床,为他的生日庆祝做准备。巴巴为啥不选择 7 点或 9 点作为出生时间呢？’可是让我们这样来看：他要是选择在凌晨 1 点或 3 点出生呢？是的，他要是那样做，你们就通宵得不到休息了。所以你看，该受责备的是你的心态，而不是巴巴。倘若有正确的态度，你会发现巴巴的所作所为皆慈悲。否则，你会把每件事视作烦扰。同样的事在一人看来是仁慈之举，但在另一人看来却是残酷的行为。因此，要通过时时记着上帝永远都是大慈大悲的，来培养正确的态度。”

玛妮就同个话题继续说：“即使对他的爱者，巴巴要求也不多。他不要求任何人改变生活方式、饮食模式或生活中享受的小事。他不要求爱者放弃这些。继续做这些事，但要学会在这么做的同时奉行他的希望。这就是他的要求。他要求爱者把自我交给他。只有他们这样做，才能藉由实现他的希望成功地取悦他。这样做的人最终变成尘土，成为他的。

“变成尘土具有至高的灵性意义。无论你践踏它还是将它抹在额

上，对尘土来说都没关系，因为它没有自我。尘土有这样的品质，不仅能承受各种气候条件，还能愉快地生存。不管处于沙漠、绿地还是雪山，尘土都随遇而安。可以说，尘土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大雪皑皑的山峰看似无比幸福，但若被置于沙漠中，将会怎么样？雪的骄傲会融化，很快消失。雪会在炎热沙漠中融化。林间绿树看似高大强健，若被置于沙漠或大雪中，将会怎么样？树会枯萎死掉。其强大力量一下子就被摧毁。所以你看，尘土是最强的，不会灭亡，永远活着。当淫、贪、恨、嗔、傲等低级品质被他的爱火摧毁时，你就变成尘土，永远活在他内里。”

完美舞蹈

我偶然读到一个故事，其中揭示了灵魂通向内在上帝之旅的本质。这是我最喜爱的故事，与我们作为居民伴随满德里的生活有些相似。我想和读者分享。

“从前有个人擅长跳舞。他从未专业学过舞蹈，而是通过观察舞蹈学会一些动作。他参加了本地的赛事，在聚会上跳舞，为群众所欣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内心渴望在一位专业舞蹈家的门下接受训练，学习真正的舞蹈艺术。尽管群众为他喝彩，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对跳舞一无所知。

“他听说了一位被认为世界上最佳的舞蹈家。他决定不管有多难，都要找到这位舞蹈家，在他的门下学习。这位舞蹈家以精挑细选学生而著称。如果有人想在他的门下学习，就要做好准备全身心投入，让舞蹈成为其生命。很少有人在他的训练下坚持到最后。

“许多获选者由于教师施予的严苛训练都中途放弃了。仅仅为了见他就是一道难关，考验人的耐心，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就放弃了。他会故意避而不见新学生，迫使其跑无数趟，考验其耐心。即使见面后，大师也会佯装忙碌，要求学生改日再来。短暂会面期间，大师会显得很忙碌，但实际上他在细心考察上门拜师者的反应。

“这样为难学生几个月后，如果大师觉得该学生尽管遭到为难却

不为所动，那时大师甚至不提任何问题，就会收下他。这个想学舞蹈的青年具备这些品质，大师考验过他之后，就收他为徒。让他觉得奇怪的是，大师曾屡次打发他走人，甚至拒绝对他说话，现在却没有要他展示舞蹈技巧就收下他。他将其归因于大师的怪癖，所有伟人都难免会有。只能容忍之。

“此人开始在舞蹈大师门下接受训练时，发现大师其实非常慈爱温柔。大师要他表演，他就展示了舞蹈技巧。大师鼓掌称赞该青年的能力，纠正他的几个动作，使他能够跳得更好。他对青年的所有动作都显得满意，不断地表扬他。大师给这名门生倾注的爱，使其全心臣服于大师。当大师看到门生现已准备好学习真正的舞蹈艺术时，真正的训练开始了。

“一天，门生结束表演后，大师似乎对他的每个动作都不满意。门徒不明白其犯了什么错，因为他今天的舞蹈动作并无二致。他觉得大师很可能心情欠佳，这会过去的。事实却不然，因为第二天大师还是挑门生的毛病，甚至比前一天批评得还要厉害。一天比一天糟，大师毫不留情地斥责他钟爱的门生。这种情况持续了数月，门生对大师的无情批评深感苦恼。

“一天，他在大师面前流着泪说：‘如果我跳的动作都是错的，那么大师，您何不教我什么是正确动作呢？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想向您学习真正的舞蹈艺术。’大师微微一笑，带着慈悲的神情对门生说：‘要学习真正的舞蹈艺术，你必须忘掉迄今学过的一切。你跳的不是舞蹈；是纯粹的垃圾。舞蹈无关乎身体动作。舞蹈乃是精神运动，让整个生命在其中流动。’

“门生领会了大师说的话，对他说：‘大师啊，请教诲我怎么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大师看到门徒准备好了，就说：‘让我们从头开始吧，因为你对舞蹈一无所知。这几个月，我一直通过斥责来磨炼你。我想要你认识到自己一无所知。没有这种认识，我们就无法进步，因为你的谬知成了获得真知的障碍。放弃你的谬误后，你现已准备好学习真

正的舞蹈之道。’

“大师然后开始训练。他让门生连续数小时保持某个姿势，直到臂足疼痛为止。大师会让门生数日、有时甚至数周保持同样的姿势，之后才教他一个新的舞蹈姿势。一开始门生发现这极其累人，因为不仅使他的身体肌肉劳累，而且开始感到精神疲劳。他还开始怀疑，这一切将如何帮助他学习舞蹈艺术。门生经常疑惑，大师何时才会教他真正的舞蹈动作。他继续耐心忍受着大师施予的艰苦体力训练，不是因为他喜欢这样，而是因为担心让大师不悦。他耐心忍受着这一切，纳闷这一切会引向何方，自身陷入的处境会不会有圆满的结局。他的训练和痛苦就这样持续了多年。

“这些年间，大师把所有主要的舞蹈姿势都教给了他。很多次，大师会让他的门生保持同样的姿势，不过手、足或颈部稍微有点变化。即使在执行大师的指示时，门生也一直有疑虑，这些姿势的变化何以帮助他提高舞蹈水平。他已经多年没有跳舞了。大师禁止他跳舞，称之为纯粹的垃圾。实际上他觉得，在这位大师的门下自己很可能丧失了舞蹈技巧。

“大师知道门生头脑中的疑虑，有一日对他说：‘今天我要表演一场舞蹈，有大批群众会来，你得跟我一起去。’门生很开心，因为这是他多年来第一回休假。他知道大师的舞蹈精美绝伦，很想观摩这场表演。演出快开始时，他和大师坐在后台。这应该是一场单人舞。

“帷幕拉开后，大师走上舞台，对众人宣布：今日他要向大家介绍他的一名得意门生，其舞蹈技巧鲜有人能及。听到大师宣布这一消息，门生颇为惊讶。他本以为是大师将要跳舞。他正纳闷该门生是何人，此时大师公布了他的名字，令他大吃一惊。大师随后走到后台，准备领门生上台。

“门生紧张地说：‘可是大师，我对舞蹈一无所知。您什么都没教我呢。’大师笑了，带着慈悲的神情对学生说：‘多年来我教你的舞姿，从一个姿势换到另一个姿势的稍作停顿，将会引发舞蹈序列。我知

道我在你身上造就了什么。现在我要向世人揭示这点。相信我，别担心。一切都会顺利的。’

“门生再一次信任大师，走上舞台。他按大师的指教完成动作，不时地疑惑群众会有怎样的反应。跳完舞，他向观众鞠躬时，惊讶地发现全场起立报以热烈掌声。他不禁热泪盈眶，懂得了大师严苛训练背后的原因。他终于开始学习真正的舞蹈艺术了。

“从那天起，他不仅恭顺地执行大师的指示，还享受之。他渴望向大师学习更多的东西。头脑中的所有疑虑都消失了，培养出对大师的绝对信任。大师让他越来越多地公开演出，他逐渐名声远扬。学生享受了一段时间，但依然期望大师会用自身的舞蹈风格训练他，因为大师的舞蹈美妙绝伦，世间无人能及。

“一天，他向大师提出请求。大师微笑着对他说：‘我很欣慰知道你渴望学习更多。大多数门生因舞蹈技巧获得世俗名声之后，就放弃了学习。你没有陷入虚妄的世俗名声。我很高兴你通过了这场考验，但不知你有没有能力作出牺牲来学习登峰造极的舞蹈。’门生下定决心，对大师说：‘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不是为名声来这里。我想学习像您一样跳舞。为此我愿意做任何事。’

“大师很高兴看到学生做好了准备，对他说：‘为了像我一样跳舞，你必须放弃一切。甚至得放弃你的舞蹈知识。只有那样你才能像我一样跳舞。’学生对大师说的话十分不解。他困惑地问大师：‘我要是放弃舞蹈知识，怎么可能像您一样跳舞呢？我该怎么做？’大师说：‘你必须成为舞蹈。’停顿一会儿，大师重申：‘你不跳舞——而要成为舞蹈。你与舞蹈合一。’弟子显得苦恼，问大师：‘我该怎么做才能达到那种境界？’

“大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问弟子：‘当你在台上跳舞时，你的觉知在哪里？你在觉知为之表演的观众吗？你在觉知自己所跳的舞蹈序列吗？’弟子答道：“是的大师，为了观众赏舞，我全神贯注于重现平时排练的舞蹈序列上。’大师问：‘所以，你的觉知是放在舞蹈序列

中的后续动作和观众上？’弟子回答：‘是的，大师。’大师随后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不在舞蹈中，没有与之融合。你没有处于当下。这是因为你不断地想着接下来的动作。’

“弟子认识到大师话中的真理。他认识到，自己的觉知没有处于当下的舞蹈中，而是在未来的下一刻。他对大师说：‘是，您说得对，但难道不是每个人表演时都这么做的吗？’大师答道：‘只有一般的舞者那么做。伟大的舞蹈家则安住于每一刻的舞蹈。除了安住于此刻的舞蹈，他们对一切事物浑然不觉。他们与舞蹈融为一体。这就是舞者和舞蹈合一的完美境界。’

“弟子领会了大师说的话，但对如何达到那种境界懵懂无知。他甚感苦恼，问：‘我该怎么做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大师答道：‘外部的身体动作不可能把你带到那种境界。需要的不是身体努力。实际上，那是毫不费力的舞蹈方式。要生发与舞蹈合一的渴望。由于对臻至完美状态的渴望变得愈来愈强烈，那么突然间它就会发生。当你极其强烈地渴望某种东西，以至它成为心中仅存的唯一渴望时，就会对周围的一切——包括观众和你接下来的动作——浑然不觉。你那一刻的整个觉知全然安住于你渴望的对象亦即舞蹈中。此时你与舞蹈融为一体。’

“大师转向弟子说：‘所以，下次你走上舞台时，尽量成为舞蹈。不要关注接下来的动作，也不要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内心感受着音乐，感受它的流动。让你的精神融入这个音乐，融入曲调，并且让你的生命随着音乐流动。让音乐及其节拍引导你。它会使你的整个生命随着其旋律而舞动。这就是音乐、舞者和舞蹈合一的时刻。此乃真正舞蹈的要旨。’”

毛拉·纳斯鲁丁

当两个巴巴爱者为某个问题争论时，埃瑞奇经常会说：这无非是两个人的骄傲在争论，是虚妄性在相互冲突，而实相中只有一体性。他的话令我想起一个毛拉·纳斯鲁丁的故事，我对埃瑞奇和另几位男满德

里讲过，他们很喜欢。

“碰巧有两个人，为某个问题发生了争论。二人都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由于谁都不肯认输，他们决定去找公认的智者毛拉·纳斯鲁丁解决争端。毛拉先倾听一方的陈述。那人申辩结束后，毛拉说：‘你是对的。’他随后转向第二个人，要他陈述己见。第二个人为自己申辩后，毛拉对他说：‘你是对的。’听到毛拉判决的第三个人随即介入，对毛拉·纳斯鲁丁说：‘他们俩怎么可能都是对的呢？如果其中一人是对的，那么另一人必定是错的。’毛拉转向第三个人说：‘你也是对的。’”

我对埃瑞奇讲到这里时，他大笑起来。我接着再对他说：“当你说这是双方的骄傲在争论时，令我想起了这个故事和毛拉·纳斯鲁丁的判决。可以说，我们都是对的或者我们都是错的。我们基本上都困陷于不同程度的虚妄性，对实相只有某种理性概念。谁都没有那个体验。只有专注于实相目标者，才会努力避免沉溺于或助长自身的虚妄性。这样的灵魂不会沉溺于淫、贪、嗔等低级品质，因为其认识到：任何这种沉溺都会耽误其朝着实相目标的进程。”我对埃瑞奇说完后，他评论道：“对，情况就是这样。一个人若想要神，就必须时刻保持警觉。绝不能自满。”

埃瑞奇作猜测

满德里在和我们的日常交往中富有人情味，以至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他们的灵性伟大。并非我们居民不知道这点。我们知道，但却没有随时随刻意识到。满德里的伟大被他们的人性所遮盖——常显得充满弱点。他们会显得软弱或充满畏惧，对某种情形感到忧虑。甚至让我们相信：有我们在其身边给了他们勇气。这就是他们的伴装。他们尽量让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让我们感到被需要和被爱。我认识的一位满德里，似乎对发生的任何危机都会紧张。我通常会向他保证，只要适当地跟进政府机构，情况就能得到解决，他会显得甚为欣慰。不过有一次，信托面临相当严重的危机，连我自己都开始害怕后果。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解决办法。这位满德里表达了他的畏惧和忧虑，我自己也向他承认：

我对后果感到害怕。接下来的一刻，该满德里所谓的畏惧竟不翼而飞，他成了支撑我的坚强后盾，我顿时愣住，惊叹不已。

可以说，当满德里显露自身的伟大时，被我们感受到。很多次他们显露之，而后立刻对我们遮盖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认识对我而言成为持续的，我开始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能感知到。这期间，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迫使埃瑞奇来证实我内心的感受。埃瑞奇通常能走出任何死角，所以我耗费数日才设计出圈套——必须有相当的成功机会。

有一天茶歇时间，埃瑞奇身边的人不多，我带上一本《语录》去见他。我把书翻到其中一页，文中巴巴阐释了阿瓦塔的圈子，讲到他如何把一种特殊的业相赋予自己和他的圈子成员。这些业相被称作“未尼亚尼业相”。巴巴进一步提到，圈子成员在阿瓦塔规定的时间获得成道之前，一直被罩着未尼亚尼业相的面纱。他还声明，对于其中一些人，通过阿瓦塔获得证悟之后，他们的未尼亚尼业相变成瑜伽瑜伽业相——仅仅充当在地球上实现神圣计划的工具。

我读完后，问埃瑞奇，倘若他们是被未尼亚尼业相所遮盖的，可否说他们实际上就是罩着面纱的神？埃瑞奇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就是这样。”我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设下圈套：“所以，满德里成员实际上就是罩着面纱的神吧？”

埃瑞奇回应说：“巴巴讲的是圈子成员，而不是满德里。”我知道埃瑞奇会这样回答，因为他在很多其他场合都这么说过。我对他说：“一百二十人加上两个附属成员，这是很大的数目，埃瑞奇。倘若这些日夜伴随他生活，忍受着羞辱、折磨和匮乏的日子并陪伴他奔波各地的人——倘若这些作为巴巴的工具、被他称为满德里的灵魂——他们不在圈子里，还有谁会在圈子里呢？生活在世间、对那种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的爱者吗？假设爱者中有一些在圈子里，难道你不觉得：过去或当前的满德里中，至少有一些也可能是圈子成员？”

我知道埃瑞奇会如何回复，他果然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只有巴巴知道。”此言正中我下怀。我接下来的问题纯粹为了设计套住“滑

溜的”埃瑞奇。如果这招不管用，那就没辙了。我拿出一支笔和一张纸，放到他身边的桌上，说道：“总共一百二十二人。这是很大的数目，埃瑞奇。我明白你不知道，也明白你不清楚这些人是谁。我想让你做个智力猜测。我想知道，假如埃瑞奇·杰萨瓦拉不得不挑选圈子成员，他的选择会是怎样的。我想要的只是一项智力猜测。”

埃瑞奇大笑，摇摇头说：“鲁斯特姆多聪明。他的脑筋多敏锐，竟能想出这样的问题。”我不断地催促埃瑞奇，说：“这是个真诚的疑问，埃瑞奇，我只是请你猜一下。即便你的猜测结果有误，我保证不会把你告上法庭。我向你保证。”

埃瑞奇又大笑，停顿良久，斟酌着该说什么，之后非常缓慢地说：“我觉得他的很多满德里成员都是圈子成员——尽管可能还有其他人。要我猜的话，我会说：他在肉身期间，所有伴随他生活并且服务他的人——那些从一开始就伴随他直到最后的人，应该是他的圈子成员。”

我进而问埃瑞奇：“当前的满德里成员中，你认为谁是他的圈子成员？”埃瑞奇毫不犹豫地说：“我可以告诉你，女满德里中谁可能是。伴随他经历一生的所有阶段（包括新生活）的四名女子，也就是美娣、玛妮、高荷和美茹。至于其他人我不清楚。”我进而催问埃瑞奇：“你能否猜一猜男子这边？”埃瑞奇回复：“现在该由你来猜了。”

多年后，当我回顾整件事时，意识到埃瑞奇故意让自己落入圈套，以便回应我心中的疑问。他本可以一开始就轻松地打发我说“我没时间听这些”，这是他在类似场合为避免回答争议性问题的常见做法。这就是满德里。他们会下降到任何层次以满足一颗饥渴的心。

虚幻的恐惧

对满德里大厅里的一群朝圣者谈话时，玛妮说道：“我小时候会玩吓唬自己的游戏。你们知道小孩子是如何想象不存在的事物或幻想它们的？我会想象各种各样的可怕情景来吓唬自己。当我完全被吓坏了，就睁开眼睛，一睁眼便感到如释重负的欣喜。当想象和恐惧结束时，就

有满满的幸福感。

“我最喜爱的游戏之一，是想象自己走在一堵高墙的顶上。尽管我闭着眼睛站立在平地，却假装自己走在狭窄的墙顶上，努力保持平衡以免自己跌落。我会观想自己失去平衡，倒向一边。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恢复平衡，结果却又倒向另一边。你们肯定都见过，要在狭窄的墙顶上保持平衡多么难？我闭着眼，会想象这样的场景。当我觉得完全失衡即将跌落、恐惧达到顶峰之际，就会睁开眼。

“正是这种对恐惧的想象，使我一睁开眼就体验到喜悦。即使此刻，我们所有人也是如此。我们把这个虚幻的世界想象成真实的，所以在日常活动中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可怕情景。正是这种恐惧，阻碍着我们觉醒过来享受永恒喜乐的实相。

“被束缚于幻相，我们就受苦。唯一需要的是觉醒，被幻相束缚的全部恐惧便随之消失。届时，摆脱一切假想恐惧的灵魂，便确立于幻相皆不存在的真知，并享受永恒喜乐的状态。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要越来越爱巴巴，越来越想念他，因为他来这里是为了唤醒你们，帮助你们摆脱可怕的想象，并享受与他合一、永恒喜乐的真实状态。”

在奴役中主宰

“有人知道‘在奴役中主宰（Mastery In Servitude）’的意思吗？那是巴巴三摩地上方的标志。是巴巴亲自选定的座右铭。”

向朝圣者提出这个问题后，埃瑞奇默默地等着他们的回答。几个朝圣者发表看法，认为它与服务有关。埃瑞奇非常缓慢地说：“Servitude的实际意思是奴役。它与世人理解的传统服务理念无关。所以‘在奴役中主宰’的实际意思是，在成为奴隶的过程中实现主宰。你应该成为谁的奴隶呢？你应该成为大师的奴隶。一个完美的奴隶没有自己的意愿。他完全按照大师的旨意和希望活着。除了绝对服从大师、履行其每一个希望和心血来潮，他的生活别无期待。可以说他完全臣服于大师。

“成为大师的奴隶，除了履行大师的希望，没有其他思想和欲望，

就是‘在奴役中主宰’的真义。一个人这样做时，大师就承担起臣服者的全部责任。大师照顾其奴隶的每个需要，从而解放之。就这样，在成为大师之奴隶的过程中，你开始体验真自由。一个完美的奴隶成为完美大师，也可以说，只有一位完美大师才能扮演完美奴隶的角色。这就是‘在奴役中主宰’座右铭的含义。

“这是你们走向三摩地时，会从远处最先注意到的标志。凡是想要跟随大师生活的人，想要服务阿瓦塔美赫巴巴的人，都应该牢记这句话。他们必须通过放弃骄、恨、嗔、淫、贪等低级品质，成为大师的奴隶。总之，他们应该准备过自我泯灭和蒙辱的生活。他们应该通过粉碎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努力地活出这点。当你们这样做时，可以说你们正在努力成为大师的奴隶——你们记着把巴巴的‘在奴役中主宰’座右铭付诸实践。事情就是这样。”

我想起宝吉就这个主题说过的一句话：“自我泯灭是承载着至爱足印的尘土，爱者将其视为心中的无价珍宝。”

每次我步行上山到三摩地，眼睛会不经意地凝视三摩地上方的巴巴座右铭“在奴役中主宰”，并记起埃瑞奇的话。此格言现在对我有着催眠般的效力。它仿佛从三摩地顶上俯瞰着我，让我感到好像巴巴在问我：“你真想要神吗？你真想要体验真理吗？你真想要脱离幻相并融入我的实在之洋吗？若是这样，那就告诉我——你有胆量做我的奴隶吗？”

我每次看着巴巴的座右铭，这句话都会变得鲜活起来，一直激励着我鼓足勇气，以舍弃自身的虚妄并且渴望实相。当我跨过门槛进入三摩地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巴巴的大理石墓碑上的铭文：“我不是来教导，而是来唤醒。”这句话也有一种特殊效力，会变得鲜活起来，仿佛巴巴一遍遍地提醒我：“我是来唤醒的。我是唤醒者，但为此你必须成为我的奴隶。只要你成为我的奴隶，我就会把你从梦中唤醒。这是在完全服从我的希望中的真正顶拜。凡是像奴隶般履行我的希望者，我唤醒之。”我离开三摩地后，这句话和巴巴给我的讯息，总是会提醒着我专注于实相。每当我在道上步履踉跄的时刻，这句话就像向导一般带我回到正轨。

我还想起，埃瑞奇怎样经常帮助我们理解巴巴的希望与巴巴的意志之区别。埃瑞奇会说：“一个人必须作出努力履行巴巴的希望——他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过自我泯灭和蒙辱的生活。他的希望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奴隶——变成没有自身意愿的尘土。这需要巨大的努力和胆量。

“那么，他的意志是什么？造物界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按照他的意志。一个人不需要在这方面做任何努力，因为其意愿受制于羯磨律，也就是说‘你做的一切都将回到你身上——若不在今生，就在来生。’人人都受制于神圣意志。

“但神圣意志还繁衍幻相。为了让你们摆脱羯磨律，把你们从这个幻相梦中解放出来，从生死循环中解放出来，巴巴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他的恩典是为了解放我们，使我们从幻相枷锁中解脱。那我们得怎么做，才能配得他的恩典——接受他的恩典呢？我们必须履行他的希望，成为他的奴隶。然后他把我们从这个梦中唤醒。”

沉浸于对他的忆念

晚餐时间是信托大院的全体居民聚在一起的时候。白天我们几乎不可能聚会，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职责，往往在各自的时间吃午饭。晚餐是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相互交流，分享我们的想法和心声。不管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院子小而温馨的空间带来的亲近感，住在那里的居民们总是相互支持。我们之间没有怨气，彼此真正心连心。

很可能满德里也就是宝吉的日常敲打，起到很大的作用使我们心心相连，因为我们真的必须相互支持才能承受得住。回顾过去，我觉得宝吉通过不断地敲打我们的虚妄性，实际是在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心紧紧相连的原因。我们经常讨论自身伴随满德里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其与满德里伴随巴巴的生活相比较。他们过的那种博大生活对我们来说乃是奇迹，我们意识到，他们是在让我们尝一尝那种生活的滋味。我们尽力效法他们在巴巴身边的行为方式来生活，但在很多方面都失败

了。“最高目标以及我们自身的局限”常常是讨论的主题。

有一次晚餐时间，一位居民若有所思地问：“我想知道，现在美茹的女满德里侣伴都不在了，她会有怎样的感受？”我不假思索地说：“多傻的问题。她当然会在一天中的某些时刻想念她们了。”发表评论后，我反思了一会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接着说：“对于她会有怎样的感受，也许你问得对。这些人不是普通的灵魂。有可能她并不想念她们。她很可能全然沉浸于对巴巴的忆念，以至不会注意其他一切事物。若有机会，我会问问她，因为我也好奇。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到时候看情况。如果巴巴创造了机会，我会抓住的。”我答应这位居民，会与他分享美茹的答复。

巴巴保佑，机会出现了。一次我去美拉扎德时，正巧美茹独自一人坐在女宿舍的门廊上。她一看到我，就打招呼，叫我坐在她旁边。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趁机问她：“有个居民想知道，你会不会想念其他已经去世融入巴巴的女满德里。至少有时候，你肯定会感到失去了侣伴吧。”美茹率真地答复：“我一生中经历的最大损失就是巴巴离开肉身。他的亲身在场充盈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刻。直接的亲身联系——时复一时、日复一日的互动——那种丰富的感觉——当他离开肉身时，这一切都失去了。我尚未从那个损失中缓过神来。那个损失如此巨大，令所有其他损失都显得微不足道。我的内心依然沉浸于那个损失。”我对她的回答感到惊奇，问道：“因为你的内心沉浸于美赫巴巴离开肉身的巨大损失，所以并没有感到失去其他人？是这样吗？”美茹停顿一下，想了一会儿，说：“偶尔我想到时，也怀念她们。”确实，巴巴给了她多么大的恩惠啊，使她的心如此悲痛。她由于悲痛而全然沉浸于对他的忆念，几乎没注意到别的事情。

我后来遇到那位居民，把整件事讲给他听。我说完后，他惊叹地评论：“哇！多么伟大的灵魂——无与伦比，高贵非凡。没有人能与他们相比。”

巴巴的如山苦难

前述事件让我想起如下故事。宝吉出版了他详述巴巴新生活的新书。巴巴不得不经受的艰难困苦被描写得如此生动，阅读期间我的心不由啜泣。我不仅哭泣了数日，还心情沉重地深思："上帝离开其极乐状态，采用人身并且承受巨大苦难，来帮助像我这样的人们从幻相束缚中解脱。"每次我沉溺于淫、贪、嗔或骄，就加重了他的痛苦。我被欲望奴役乃是他痛苦的原因，倘若我想要减轻他的痛苦，就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活出自我泯灭的生活。我必须努力履行他的希望。

这些是我在阅读时内心最突出的想法。我读过的其他任何一本书，都没有像这样触动我的心。想象自己置身于那种严峻艰苦的条件，过着那样的生活，会让我脊背发凉。即使读到巴巴和满德里经受的那种严酷生活，都让我起鸡皮疙瘩。

《新生活》这本书面世时，除了美茹，伴随巴巴经历新生活的满德里都已去世。我突然想问问美茹，她在新生活期间受苦的具体细节。在露天生活的男子们没有庇护所。北印度的冬季非常寒冷，时值寒潮肆虐。雨水加重了满德里的困境。几位男满德里甚至心脏病发作。有些会在半夜起来跑步，就是为了取暖。巴巴在新生活阶段施加的饥寒无助条件，使生活痛苦不堪。

为了倾听新生活（尤其满德里）的受苦方面，我找到美茹，讲了我读过巴巴和满德里的可怕痛苦后的感受，并问她："我无法想象怎会有人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你们当时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你们没有厌倦那种饥寒苦患乃至生活本身吗？你们都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啊。是什么支撑着你们？"

美茹的回答体现出她完全专注于巴巴，让我震撼。她说："我们的痛苦与巴巴的痛苦相比不值一提。我们不忍心目睹——他受的苦如此强烈。尽管健康不佳，他怎样持续忍受着其宇宙工作面临的逆境啊。我们感到那么无助，无能为力帮助他。我们的关注焦点全都在他的痛苦上，

未注意任何别的。时时想着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减轻他的痛苦。

“当巴巴要我们为他做些小事，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因为我们希望有所减轻他的痛苦负担。我们的思想和心灵一直被这个想法所占据。想象一下北印度的严冬。寒潮肆虐，大雨滂沱，巴巴睡在户外。只有一顶薄帐篷挡风遮雨。帐篷还漏水，寒冷的雨水滴在巴巴身上。这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身体方面受苦。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了当时所做的宇宙工作承受着怎样的内在痛苦。他一天徒步数公里，顶礼上千名苦行僧。行程归来时，他的脚会肿痛流血。他身体饱受疼痛摧残，颈部因剧痛而变僵。

“尽管如此，他继续做顶礼工作，直到获得完全满意的预期结果。那时他才停歇。后来，他患上严重的颈部疾病，一直到最后。当你看到至爱出于对你的爱而经受这种动人心弦的苦难时，哪会有注意自身的小小痛苦或为之抱怨的问题？”

那天美茹的话使我意识到：自己对至爱的爱何其微渺。我老是抱怨自己的小鼹丘般痛苦，却没有看到巴巴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让自己头顶山岳般的苦难。要是巴巴没有那样做，要是他没有通过损坏身体而让自己头顶苦难重担，那我们会承受怎样的遭遇？

美茹之言令我想起，埃瑞奇的妹妹玛奴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在我患了脊椎病，被迫卧床一段时期后，我得到来自美拉扎德的消息：玛奴也患了脊椎病。造访美拉扎德期间，我会去玛奴的卧室，问候她，然后躺到房间的另一张床上。我们会互相交谈，经常追忆早年的日子。她也会对我分享巴巴的故事。碰巧没过多久，她的脊椎病加重了，演变成危机，带来难忍的剧烈不适。

一次探访期间，我注意到尽管她在受苦，却依然努力让自己保持愉快。我对她满怀同情，试着安慰她说：“我知道你一定感觉很糟。疼痛剧烈时，你睡不着，心烦意乱，直到疼痛减轻。我与之斗争多年，不能吃止痛药，因为它会损坏我本就虚弱的消化系统。忆念巴巴是唯一良方；只有忆念强烈，他的临在到来，心才安定下来。最后，靠他的恩典，痛苦会减弱。若没有巴巴的帮助，我本来注定完蛋了。”

我接着突然想到，问问她是如何设法应对疼痛的。一问起，她毫不犹豫地答道：“想着巴巴的苦难——他怎样为我们受苦，他的身体多么残破，他的疼痛何等剧烈。他不是非得经受这一切。他这样做是出于对我们的爱。他把我们的大部分痛苦都揽在自己肩上，只给我们留了一小部分。他不是非得这么做——他承受的不是他的痛苦。他承受了我们的痛苦份额——拿去大部分，只给我们留了少量的。难道我们不能乐观地背负之——至少看在他的份上？”

玛奴停顿一下，补充说：“在受苦时，始终想着他的苦难，那么你的痛苦将显得微不足道。”处于剧痛中的玛奴说的这些话，让我的心落泪。那天她教了我多么棒的一课。“在大山（巴巴的苦难）跟前，鼹丘（我们的痛苦）变得微不足道。”

讲实际

随着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不中用，健康恶化，我决定每周和美赫文·杰萨瓦拉交谈一次。那是 2011 年，当时宝吉的健康状况极差，我不能和他通电话交谈。唯独美赫文有空。他真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谈论巴巴生活的诸多方面。我充分利用此机会，从他那里越来越了解到，在过巴巴希望我们过的生活时面临的各种错综复杂和困难情形。他会指引我，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9 月 24 日，我按他给我的时间段（那时他较空方便说话），给他打了电话。不知怎的，谈到了讲实际的话题。他说：“我们必须讲实际，因为巴巴希望我们讲实际。”听到这话，我说：“所有的爱神者都不讲实际，因为讲实际的人都生活在世间。事实上，很多活在世间的巴巴爱者利用此言，沉溺于各色各样的错误行为。我认识的很多人，一边逃避纳税或聚会狂欢，一边声称：这是做最实际的事，因为巴巴说过，在世间要讲实际。所以，我们必须做每个世俗人所做的事。世人沉溺于做实际的事，似乎违背了美赫巴巴希望我们过的生活之精神。”我接着又说：“看看图克拉姆——完全沉浸于神。他忘却了一切，包括家人的受苦。

你会称之为讲实际吗？”

美赫文的回答令我惊讶：“所有的圣人都很实际——包括图克拉姆。”我不解地问：“当你的家人在挨饿时，忽视他们是实际的吗？”传来美赫文的深刻回答：“所有的圣人都是最讲实际者。他们削减生活中一切非必要的事物，以专注神。他们知道神照顾一切，因此把一切完全交托给祂，从而摆脱了全部负担和所有痛苦。他们知道，一切世俗事物都会制造痛苦，对于让五种感官产生愉悦感的事物的任何依恋或追求，最终都将带来痛苦。所以他们舍弃乐苦二者。

“事实上，他们让自己安驻于神，由神照顾自己，从而舍弃世界。对每个人来说最实际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安驻于神，以避免痛苦，寻求真正幸福。只有圣人这样务实地生活。我们都不讲实际，因为我们追逐乐与苦。由于感官的愉悦而受苦并不实际，而我们都这么做。”我惊讶于美赫文帮助我在巴巴的“讲实际”警句中发现的新含义，其迥异于我（或就此而言我们大多数人）迄今所相信的那种概念。这是巴巴为我创造的新认识。

这让我想起，有一次赛勒斯·卡姆巴塔在孟买中心讲过的如下故事：

有位圣人住在偏远地区。一个来访的朝圣者达善了圣人，对他的简朴生活方式印象深刻。被圣人的人格深深打动，他对圣人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生活。您是多么伟大的舍弃者啊！”圣人非常慈爱地回复：“并非我是舍弃者。是你们这些活在世间的人——你们才是大舍弃者。”这令朝圣者惊讶，他问：“这怎么可能呢？”圣人答道：“当然，我的孩子。为了世界，你们都舍弃了神这样的伟大存在。为了暂时的感官享乐，你们舍弃了永恒极乐。在追逐欲望的过程中，你们都牺牲了整个人生。那些活在世间寻求世俗享乐的人是何其大的舍弃者啊，因为他们舍弃了一切事物的源头亦即神。”

领养：一种系缚

我的一名巴巴爱者朋友在谈论领养一个婴儿，作为服务巴巴的方式。她谈到很多这样做的人，觉得这是他们付出的很大牺牲。她一时转向我，问我满德里是否评论过领养婴儿的做法。

我对她说："是，他们评论过，但你可能不会喜欢他们说的话，我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卷入任何争议，因为人们常会生气地说：'满德里凭什么告诉我们怎么做？'我发现对满德里的那种评论非常令人不快。这完全反映出，其对满德里是谁和巴巴赋予他们最高地位的无知。许多巴巴爱者的这类虚妄断言——即通过自己感到与巴巴的某种内在联系，他们比满德里更了解巴巴——无非是妄自尊大的断言而已。即使满德里也从未这样宣称。事实上，满德里常常说自己没有真知，只能分享巴巴的话，以及自己跟随他的生活实况。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为人如此谦卑——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事实上，满德里是惟一在巴巴的手下，过着那种常常受辱、自我泯灭和服务生活的人。他们是不得不面对神人之火直接冲击的人；事实上，他们就活在那种火中。我们只接收到间接的光线和热量，而哪怕这些我们也难以承受。那些无知者竟胆敢认为他们比满德里懂得更多——令我十分不快。所以，如果你没有勇气吞下苦药，还不如别问了。不如跟随自己的感觉，看看它会把你引向何处。"

这名女士恳请我分享故事，我同意了——条件是她不应为此争论。我对她讲述了以下事件：

"话说有一对西方夫妇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婴孩，并把孩子带到美拉扎德达善巴巴，并接受满德里的祝福。满德里向婴孩和夫妇俩倾注了爱，给他们几枚巴巴吊坠，致以美好祝愿。婴孩被带去见高荷医生时，我在她身边。她逗孩子玩了一会儿，夫妇俩随后离去。他们走后，高荷转向我，轻声笑着说：'他们本没有孩子，很自由。巴巴让他们自由，可后来他们去领养了婴儿。他们选择使自己受缚于婴孩的难题。此举将

给他们制造更多的痛苦和麻烦。他们没有接受巴巴的意愿并保持自由，反而陷入束缚。’”

我还记得，有一对很亲近巴巴的爱者夫妇，在不同场合见过巴巴，他们跟我讲了如下经历。这名女士说：“有一次我们去达善巴巴，他看着我，问道：‘你想要个孩子吗？’我回答说：‘巴巴，这由您来定吧。我会欣然接受您对我们的意愿。’巴巴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巴巴又问：‘你想要个孩子吗？’我又给予同样的回答。第三次巴巴又问我，我还是同样回答。巴巴说：‘你想按我的意愿，这很好。所以现在，只管保持自由，并且越来越爱我。’”

简单中见伟大

对那些真有兴趣在美拉巴德过为巴巴服务之生活者，曼萨丽会提供如下温和建议。她会说：“切莫沉湎于三样东西，因为它们是摩耶的强大工具，会使你分心，无法专注念记巴巴。如果你屈服于它们，就会削弱你来这里的初衷，耽延你通向他的旅程。”她还会引用巴巴的话，其中巴巴说：“你必须像天鹅一样直飞目标，不要像麻雀那样在树间飞来飞去。”“人必须当心的三样东西是：奉承、偏袒和调情。沉湎其中，你将陷入它的罗网，就像沙漠中的旅者被流沙所困，最终葬身其中。”停顿一会儿后，曼萨丽会评论说：“遗憾的是，即使这里，所有这些事情也在发生。除非通过不断地念记巴巴，否则没办法遏制摩耶的影响。”

当某个长期居住的居民或朝圣者频繁制造麻烦时，曼萨丽会分享一句古吉拉特语滑稽歌词，说它主要适用于这样的人。事实上她觉得，他们可能都按歌词所示的那样向巴巴祈祷。这是巴巴的满德里帕椎与她分享的。歌词是“Deva O Deva Khavaro Amne Mewa, To Karsu Tamari Sewa, Nahi To Rahi Jasu Jeva Ne Teva.”意思是：“天神啊，请赏赐些干果，那时我们才会事奉您，否则我们宁愿保持原样。”曼萨丽会咯咯笑道：“巴巴，您不会喜欢这种事发生的，那样您的降临会被浪费。”

对于把此地弄得天翻地覆的麻烦制造者，曼萨丽还准备了一句非常好笑的古吉拉特语歌词。她会说：“人们进入你的房间时，就对他们唱这句：Aavo Bhai Baeso, Pani Vani Pe So, Suva Ni To Jaga Nathi, Khadela To Haso,Bhai Rahcso Ke Jaso.”意思是：“兄弟请坐莫客气，喝水解渴可随意。但愿肚皮已填饱，俺家没处供睡觉。说吧兄弟，稍坐还是拔腿跑？”曼萨丽会咯咯地笑，我们都跟着她笑了，因为那一刻她富于人性，降到我们的层次，让我们能与她共鸣。这就是满德里——巴巴的爱中的巨人，却又充满人性。

很多巴巴爱者都知道，满德里倾注的丰沛之爱，会使爱者自然产生亲近他们的渴望。满德里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特别，以至于爱者从满德里身边离开后，仍在那种爱中感到飘飘然。对我而言，从中可见满德里的伟大，他们能使每个人觉得自己很特别。讽刺的是，为数不少的巴巴爱者，没有认识到满德里这样做的伟大，反而自以为确实了不起，开始表现自己。他们会引用满德里对他们的评论，逢人便讲。他们不分享一些关于满德里及其伟大的故事，反而开始大谈自己的了不起，以及满德里因此多么爱他们。

我反正无法理解这样的人，所以当我看到满德里那么宠爱他们时，要改变自己去爱哪怕这样的人，对我内心常常是个挑战。我在《美赫主》书中读过一段巴巴的话，其中他谈到两类爱者。巴巴说：“一类爱者在接受我的达善时，觉得自己一定有多么了不起，自己灵性上一定多么高级，才可能接受阿瓦塔的达善。第二类爱者则感到阿瓦塔是多么伟大，多么仁爱慈悲，竟然让一个像我这样不配的灵魂达善他。他真是太仁慈了。”

这一切让我想起，埃瑞奇说过关于巴巴的话。“巴巴那么富于人性，以至我们常常忘记他是神。”我相信关于满德里同样如此。他们的人性常使我们忘记巴巴亲自说过关于他们伟大的话，原因在于我们自我的虚妄断言。

行动中的神性

许多巴巴爱者请我分享，满德里就未来事件给了我们提示和警告而我们却未能领会其意义的故事。有很多这样的事件，我将讲述其中的一件。

大家都听说过 2008 年 11 月 26 日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有许多人包括西方游客，在袭击中丧生。最先遭袭的是一家名为“利奥波德咖啡馆”的餐厅，其生意合伙人之一是一个叫莎娜兹·伊朗尼的巴巴爱者。发动这次袭击的恐怖分子最终闯入泰姬陵酒店，在那里制造了两天的混乱，直到被军队驱逐出来。

当时莎娜兹有一辆轿车停在她的餐厅外，车窗上有一张巴巴面容的贴纸。恐怖分子逃跑时，她的轿车遭到他们的子弹扫射。这张显示巴巴面容的汽车照片被登报后，获得大量点击，并出现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上。

而且说来也巧，莎娜兹的一个朋友与其丈夫，正在泰姬陵酒店楼上的一间客房休息。发生袭击时，酒店通知所有客人都要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要冒险跑出，因为无人真正知晓恐怖分子在哪一层。一个试图逃跑的人，若运气不好，撞见恐怖分子，意味着必死无疑。莎娜兹的朋友在房间待了很久，但后来听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声音让她离开房间，并引导她朝某个方向走去，以避开恐怖分子。那个声音向她保证，逃生路线是安全的，她应该离开。

她以为是管理部门在通知引导客人，就听从指示，和丈夫一起设法走出酒店，来到街上。她和丈夫是唯一以这种方式出来的人。她向人们打听通知的情况，却惊讶地得知：酒店管理部门并没有发布这样的通知，因为无人真正知晓恐怖分子在哪里。这时她才意识到，是巴巴在引导她。

后来，她和莎娜兹一起拜访了美拉巴德、美拉扎德和信托大院，并分享她的故事。满德里则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大家。在我的一次造访期间，巴巴的满德里恺娣·伊朗尼，首次对我分享了这个故事，后来连宝

吉也会讲述。满德里特别喜欢莎娜兹，对她倾注了大量的爱和关注。莎娜兹也会把许多新人带向巴巴，让他们拜谒巴巴的三摩地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他们拜访满德里。

大约这段时间我常拜访宝吉，几乎每天，他都会问我认不认识莎娜兹。我确实跟他提过，虽然我不认识她，但利奥波德咖啡馆的合伙人之一，正巧是我婶婶的兄弟。一天，我们和宝吉坐着时，接到消息：莎娜兹要和一批朋友来拜访宝吉。这时，宝吉转向我，问道："你见过莎娜兹吗？若没见过，就在这里见见她。"

莎娜兹进屋后，宝吉就介绍我们认识了。之后，宝吉开始和她说话。他把她称为"Bombaywali Rani"，意思是"孟买的王后"。他会指着她，谈起恐怖分子从她的餐馆发动袭击的事，之后补加一句两行歌词"Khoob Ladi Mastani Ho Tum, Bombaywali Rani Ho Tum"，意思是"你像玛司特尼（神醉者）那样英勇战斗。你是孟买的王后！"宝吉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歌词。

他这样说了几次后，我的脑海里开始响起警钟。当宝吉这样做，是对她将要面临某种灾难的隐秘警告。由于我开始背疼，无法坐太久，就征求宝吉允许，回我的房间了。不过我让妻子留意找下莎娜兹，因为我想提醒她注意宝吉的话。遗憾的是，我未能再与她见面。

当莎娜兹去美拉扎德会见巴巴的满德里恺娣时，她的朋友中有人提起，莎娜兹开车很快。恺娣就告诫莎娜兹，开车不要太快，而要小心开慢点，因为她可能会遭遇事故。莎娜兹回应说："我开车很快，但我也很小心。"恺娣再次强调要她开得慢点。来自满德里的这种温和建议，若被忽视，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莎娜兹从美拉巴德返回普纳的路上，果然遭遇一场可怕的事故，车完全撞毁了。她受了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我们从她的孟买亲戚那里获悉此事，美赫就把消息转告宝吉，还通知了美拉扎德。恺娣已经接到消息，正心急如焚地试着拨打莎娜兹的手机号码。因为恺娣打不通手机，不知道莎娜兹住在哪家医院，或怎样联系她，我就主动向亲戚打听

医院的详情，以及此时莎娜兹身边是否有人带着手机。

我的亲戚提供了医院的详情，以及可以联系到她丈夫的手机号码。恺娣随后联系了她丈夫，获悉事故的细节。莎娜兹的情况很糟，医生说即使她能康复，那将是一个漫长过程。恺娣与我们保持着联系，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医生们感到惊喜，因为莎娜兹很快就康复了。差不多两年后，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原来她的一个朋友想见我，她想带朋友一起来。她还提到自己很想见我，因为她读过《真正珍宝》系列，希望会见作者。我提醒她，我们在宝吉的房间已经短暂见过面，随后唱了宝吉反复说起并最后称呼她“你是孟买王后”的那两行歌词。

我随后跟她说，我很期待和她谈谈，尤其关于宝吉和恺娣的不断警告，随后的事故，以及恺娣的不懈支持最终救了她的命。就在此时，莎娜兹在电话里惊呼：“天哪，我现在全明白了！我当时很纳闷，为什么在恐怖袭击事件后，宝吉会给予我关注，为什么他对我唱那句歌词，因为其实是我的朋友被困在泰姬陵酒店。但现在你指出这点，我看得出他在试着警告我即将面临的事件。”

我最后说：“遗憾的是，莎娜兹，即使我本可以提醒你，我也不可能预测怎样的灾难即将降临你的身上。出事之后才恍然大悟，那一刻你才会认识到满德里的神性。”后来，莎娜兹与我见面，跟我分享了她如何成为巴巴信徒的很多故事。

缓慢死去

以下是发生在埃瑞奇身边的一件简短幽默轶事：

有一次，我在茶歇时间走近埃瑞奇，加入所谓的“茶会帮”时，他们在谈论关于死亡的话题。克雷格转向我说：“我们来问问鲁斯特姆，看他对此有何想法。”接着问：“如果巴巴为你提供现在死去的选择，以便你能在以后他在世期间出生、在他身边工作，你会接受吗？”

我立即回答：“如果巴巴让我死，我此刻就无条件地接受。”我

望向巴巴的照片，说：“请现在赐我一死。我受够了所有的苦。”克雷格转向我，问道：“为什么你想要死？”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克雷格，说：“可你为什么想活着？我们一直在受苦，随着你逐渐衰老，身体变弱，记忆力会衰退，全身都会生病。你甚至会把尿屎拉在裤子里，日复一日，你最终会做更多的蠢事。”

大家都笑了。迪瓦娜轻声笑道：“这正是我对克雷格说的。”克雷格接着问我另一个问题：“你喜欢怎样的死法？”我对他说：“瞬间的死亡——比如立即致死的心脏病发作或脑溢血。苟延残喘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也不介意死于事故或爆炸。”

听了这话，迪瓦娜评论：“但那可能很可怕。你的身体会残缺毁坏。”我对她说：“对看着遗体的人来说可怕。我的灵魂将脱离身体，所以我不会体验到任何身体疼痛。”并补充说：“我经历过事故，从亲身经验中知道，在发生撞击时，有一种灵魂脱离身体的感觉。就好像你站在外面，看着自己的身体。所以在撞击的那一刻，你其实不会感到任何疼痛。

“这就是我遭遇过的事。但不一会儿，我的灵魂又进入身体，随着我意识到自己身体，就开始感到剧痛。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说，灵魂离开肉体的感觉其实是愉快的，不会带来疼痛。”我随后停顿一下，说：“不过我了解这点——巴巴从不给你想要的东西。”我看着埃瑞奇，对他说：“正如对待满德里那样，他将让我们经历缓慢的死亡过程，我们的身体会饱受各种疾病摧残。这就是您的至爱所做的，埃瑞奇，不是吗？”埃瑞奇点点头，说：“情况就是这样，总有一天你会从中体会到他的真正仁慈。”

多年后，我在读《美赫主》时，看到以下内容：“一个经历诸多痛苦的亲近爱者向巴巴诉苦：‘您对待您的满德里和亲近爱者太差劲了。他们浑身病痛，感到虚弱不堪。您是怎样的屠宰者啊？您为什么不让他们立即脱离痛苦呢？’巴巴答复：‘正是如此才赋予他们体悟，帮助他们灵性上进步，最终把他们带向成道目标。这才是我的真正仁慈。如果我让他们立即死去，他们不会在灵性上进步。我出于对他们的爱才

这么做。’”

随着我自己的身体被病痛虚弱所摧残，我确实经历过短暂的时刻，开始意识到他的仁慈和爱，特别是在我遭受强烈痛苦和无助、恼怒地转向他的时刻。正如埃瑞奇所述：“巴巴亲自说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不关心。’那时神不敢忽视你。”

还有一次，我们在美拉扎德时，埃瑞奇为一些琐碎的理由批评一个居民。埃瑞奇佯装气恼地说：“巴巴为什么派像你们这样的助手来帮我们？”我当即答复：“为了帮助你们理解，他因为有像你们这样的满德里助手在身边而不得不经历怎样的烦扰，所以他把我们这样的人派到你们身边。”埃瑞奇、迪瓦娜和在场的其他居民不禁笑了。

迪瓦娜笑着说：“你还记得吗，埃瑞奇，你自己说过，在许多场合，正是由于一些居民助手的持续烦扰，他们做不到按你们想要的方式帮助你们，你才意识到：巴巴在助手亦即满德里手中，不得不经历怎样的烦扰。”

埃瑞奇轻声笑道：“对，就是这样。自己亲手做事，总比你得不断地嘱咐指导助手做什么来得容易。那时我们觉得自己在帮助巴巴。后来我才意识到，他忍受那么多的麻烦，只是为了让我们觉得自己在帮助他服务他。其实是他给予我们帮助自己的机会。”

生存而非臣服

一名朝圣者来找我，谈了她喜欢的《真正珍宝》丛书的诸多方面后，评论说：“你过着臣服的生活。”我被她的话吓了一跳，反驳道：“不，这不是臣服。对我来说纯粹是生存而已。实际上，我甚至不知道臣服这个词的意思。

“我总会观察宝吉的表情。只要他心情好，笑呵呵，在他身边就没事。如果你的任何言行使他面露愠色，那你就有麻烦了。我一看到这种情况，会想方设法使他的脸上重焕笑容。为此我很乐意无端地蒙受责备。我会请求原谅，说些俏皮话，使他的脸上重焕笑容。

“很多时候我会成功，但有时我无论怎么做，都无法使他重焕笑容。事实上，当宝吉的表情从不悦变成愤怒时，你就该逃跑保命了。那时我会找借口说，有件重要的政府工作亟待处理。那招若不管用，我被逼得走投无路，就只好安静地接受敲打（可能会持续数日），老实认错，乞求原谅。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否则早就毁灭了。”

这名朝圣者评论：“这些情形迫使你快速地学习臣服。”尽管我并未赞同朝圣者说的话，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她话中的道理。满德里在训练我们臣服，当情形变得痛苦不堪时，我的所作所为在世人看来即是臣服。要是我不论幸福抑或痛苦，在任何情形下都始终甘之如饴地这样做，那么臣服就会是全然彻底的。要达到那种水平，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名朝圣者还发表评论，在许多场合，她见证过满德里身上火爆的一面，看到他们无情地剖开某人的心，把它当作垃圾扔掉。

我纠正她说：“有时他们确实会剖开人心，但他们只丢弃心周围的垃圾而非整颗心。把垃圾丢弃后，他们温柔备至地把心安放原处，以帮助对方从内心感受到巴巴的爱。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

我继续说：“这让我想起印度的农夫，他会趁雨季来临之前种植新作物。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会用干草和枯叶铺满整片农地，然后焚烧。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在把杂草连根烧毁。在陌生人看来，农夫似乎在烧毁自己的农地，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在烧毁杂草，这样他就可以在雨季初临之前种下新鲜作物。杂草被清除后，庄稼现在才可能顺利生长，以获得预期产量。情况就是这样。”同理，满德里用火烧毁居民的虚妄性和骄傲而非居民自己。

另一次，有个朝圣者评论：“多年来我们看到满德里的伟大，甚至因此尊敬他们。我们却未能看出满德里身上的神性面，只有在你通过故事指明这点后，才认识到。如今在他们身边时，我们能够感知到这点。你是在何时觉知到他们的神性面的？”

我答道：“说实话，我跟你们大家一样。我尊敬他们，爱他们。我也照他们的要求做事，却从未为任何个人私事向他们寻求建议。原因

在于，他们会把你逼疯。结果你会发现，除了经受折磨一无所获。大多数居民都知道，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爱他们，同时也觉得他们非常天真，所以我们根据自身对巴巴的有限认知，做内心驱使我们做的事情。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工作环境势必需要我近距离接触满德里，我开始注意到他们的神性面。我有很好的技能，只要我下定决心做某件事，可以比大多数人更轻松地完成任务。一开始，满德里不断地称赞我的技巧和能力，使我觉得似乎自身的工作很重要，对他们很有帮助。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注意到他们的伟大技巧和能力，相比之下我的技巧和才能显得微不足道。在我看来满德里身上那些超凡品质是如此之多，常常让我惊叹不已。每次他们对我示现某个方面的超凡技能时，都令我惊奇。我心里的想法是：‘常人怎可能做他们所做的事？根本不可能。’我没有遇到过谁能做这样的事。

“在我拥有的技能方面，能打败我的人寥寥无几，但在满德里的技能面前，我根本就不是对手。他们每次都能打败我。与埃瑞奇或宝吉的友好‘决斗’，往往令我不禁叹服，他们是怎样轻而易举把我击倒的。看似虚弱、无助和天真的满德里，内在却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巨人。事实上，那种无助只是掩盖其伟大的假象。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他们近乎超凡入圣。

“为说明这点，我想分享如下比喻。比方说，你看到一个举重运动员非常吃力地举起 100 公斤。你可能会觉得，你也能轻易地做到这点，甚至比举重运动员做得更好。于是你试着把它举起，可当你发现，虽然你竭尽全力而重物却纹丝不动时，便大吃一惊。从震惊中恢复后，你试着举起一个较轻的重物，比如 50 公斤，但仍发现自己举不起来。于是你尝试一个更轻的负荷，比如 20 公斤，你十分吃力地勉强举起，过程中常拉伤肌肉。这个时候，你终于明白了那名举重运动员的了不起。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与满德里之间，我开始看到他们的神性面。如前所述，在我拥有的技能方面，能打败我的人寥寥无几，除了满德里。”

敢于交出一切

有一次，我正和宝吉一起坐着，这时一名朝圣者向他寻求建议。宝吉转向我，说道：“你给建议吧。”宝吉此言令我吃惊。那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该说什么。我不是给别人提供私事建议的最佳人选，因为在大小事务上，我自己向来都是征求满德里的建议。我意识到，宝吉因健康问题说话有困难，他希望我讲几句。

我惊呆了，对宝吉说：“我不懂如何就个人事务给别人提建议。只有满德里才有能力给出这种建议，因为他们有权威这么做。

“我所懂得的，都是多年来你们教我的，如何过秉持真理且谦卑的生活。我也将这些分享给他人。即使在分享时，我也特意让人们知道，尽管我竭尽全力想要过那种生活，但多数时候我都辜负了满德里的期望。成功时刻寥寥无几，它们激励着我付出更大努力，同时也让我想到满德里的伟大，他们自如地过着这样的生活且继续这么做。

“在通向巴巴的旅程中，我意识到：沿途巴巴不断地要我们交出自身难以割舍的东西。那一刻头脑感到惧怕，我们做不到豁出一切。至爱巴巴，这位慈悲者，耐心等待着，直到我们在他的爱中成长（常经历强烈痛苦），准备好彻底臣服。他知道我们无法一蹴而就，于是一点一点地索要我们的假我部分，直至我们准备好将整个假我交给他。”

我停顿片刻，接着说：“我想起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的一首诗，其中写道，‘勇者有足够胆量离家，却没有足够勇气赴死。’我们就像这样。我们有勇气离开尘世，来这里为巴巴工作，但却没有勇气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他。摒弃淫、贪、恨、嗔、傲等执著是如此困难。满德里不断地敲打我们以放下这些执著，我们却紧抓不放，因为我们的内心抗拒。我们当中一些人做到顺服于这种敲打，便开始体验到执著的松动以及低级欲望的减少。

“这是非常痛苦、非常艰难的，因为当一个人舍弃自己常年依附的假我的某个特定方面时，他真会感到崩溃的。随之而来的痛苦与煎熬，

会让人在精神上受重创。这样的事曾发生在我身上，当时我真感到内心崩溃了。只有把满德里的‘念记巴巴’建议付诸实践后，我才得以重新整合身心，最终让心稳定地专注于道路。”

我停顿一会儿，然后想起在某处听过的一则笑话，接着讲给宝吉听。“一个小伙子疯狂地爱上一个女孩，并向她求婚。女孩想考验小伙子的爱，便说：‘如果你这么爱我，那你会为我做出牺牲吗？为了我的爱，你会放弃你身上我不喜欢的习惯吗？’小伙子不太高兴，但因为他爱这个女孩，就答应了。女孩接着说：‘那好，你能答应戒酒吗？’这小伙子并非酒鬼，但每天都喜欢小酌一杯。他做个鬼脸，为了她的爱勉强答应了戒酒。‘你能戒烟吗？’这是她的下一个要求。小伙子脸上的表情变得不悦，但还是答应了。第三个要求是他不能再看其他漂亮女人。这对小伙子来说太过分了。他感觉透不过气来，但依然答应了。

“女孩仍不满意，对小伙子说：‘这些都是你的恶习，你只是为了我才勉强答应改掉。你有勇气放弃对一个好习惯的执著吗？’小伙子彻底恼怒了，答道：‘行啊，我心甘情愿放弃一件这样的东西。你想知道是什么吗？’女孩急切地问：‘是什么？’小伙子回答：‘我放弃娶你的念头了。’说完，他就走开了。

这就是许多居民身上发生的情况，当满德里不断地敲打他们，要求更多的臣服时——结果他们走开了。当神要求我们交出自身难以割舍的东西时，就如同那个恋爱中的小伙子，我们干脆放弃了爱慕至爱（也可以说与主结合）的念头。当我自己也只是战战兢兢地交出假我的一些零碎部分时，又怎能给别人建议呢？其中很大一部分尚需舍弃。

与真正至爱结婚

一位男居民有一次对埃瑞奇说：“我们都明白满德里一直强调要保持一心专注于巴巴，所以婚姻是不被鼓励的，但如果你遇到一个全心投入且专注、将全部时间用于做巴巴工作的女孩呢？与这样的人结婚，会不会不但对此地有帮助，而且在他们迈向巴巴的旅程中也能彼

此互助？”

埃瑞奇迅速回答：“不。保持单身。将你自己完全献给巴巴，乃至成为他的。努力与你的真正至爱实现真正结合。所有这些虚假结合都会使你偏离目标。与其卷入虚假的婚姻关系而制造束缚，不如与主建立关系，它将使你摆脱一切束缚。与神结婚——与真正至爱结婚。”

埃瑞奇停顿一下，然后用印地语说：“婚姻是最大幻相。巴巴亲自说过，‘Lakde ka ladoo. Jo khaye who pastaiyae, jo na khaye who bhi pastaiyae.’”他接着用英语解释意思：“你知道拉都是什么吗？它是一种印度甜食，非常美味。人们会在喜庆场合派发，例如婚礼、生日或有了新工作、新车或考试通过等等。人们藉此与他人分享幸福感。巴巴说，婚姻是用木头做的拉都。那不是真拉都，当人从远处看着它时，以为那是真的，受诱惑去吃，可你一吃到就后悔了。还有那些决定不吃的人，内心也有种懊悔感，因为其脑子不停地想着被他们信以为真的那枚拉都，心里希望一有机会就应该吃一吃。情况就像这样。所以，为何不与真正至爱结婚从而永获自由？”

该居民仍追问埃瑞奇：“你说的都非常正确，适用于先进的求道者。满德里可以跟随巴巴过那种生活，但那些没那么先进的人、那些有弱点的人呢？如果这样的人最终娶了一个专注于巴巴的好女孩，有什么不对吗？”埃瑞奇沉默片刻，接着很严肃地说：“你要是娶一个难相处又老是骚扰你的女孩会更好。”

我们都笑了，以为埃瑞奇在开玩笑。埃瑞奇却很严肃地说：“有许多大圣人之所以成圣，就是因为其妻子很难相处，常骚扰他们。有些甚至成了至师。这一切都归功于其妻子的骚扰。事情就是这样。要永远牢记终极目标，记得任何有助于你更快抵达目标的事情，才是真正对你有益的，即使从世俗角度来看，这种事情可能令人嫌恶。”

埃瑞奇的话让我想起，从前读过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故事。苏格拉底是大哲学家，很多人相信他是最高级的圣人，可能是至师。他的妻子非常刻薄，给他带来许多麻烦。有一次，苏格拉底和弟子们坐在一起

时，其中一个弟子问道：“大师，您对婚姻有何看法？一个人应该保持独身还是结婚？对求道者来说哪个更好？”

大师看着弟子，回答：“结婚是好的，你应该结婚。”这名弟子感到惊讶，问道：“看到您的婚姻并不幸福，我害怕这么做。”苏格拉底向他保证说：“别担心。结婚吧。你要是运气好，娶到一个好妻子，她会让你开心，照顾好你。所以结婚吧。”弟子对婚姻能否带来幸福仍疑虑重重，就问苏格拉底：“但如果我妻子像师母那样，是个刻薄又难处的女人怎么办？”苏格拉底答道：“那么你应该觉得自己更加幸运，因为她会让你成为一个苏格拉底。就是这样，我的孩子。事情就是这样。”

神爱与人爱

早年，朝圣者有机会全天与美拉扎德的满德里交流互动。巴士会于10点离开美拉巴德，11点左右抵达美拉扎德。问候满德里后，一些朝圣者会前往满德里大厅，听他们讲故事。通常在满德里大厅，埃瑞奇和保·纳图会是坚守岗位者（照埃瑞奇的说法），而女满德里会坐在女子那边的门廊上，陪同那些想与她们交流的人。有近一小时的午餐休息时间，下午3时许有近半小时的茶歇时间。巴士会于傍晚5点半左右驶离。

休息期间，埃瑞奇通常会去他的房间。当他返回满德里大厅时，常对那群坐在大厅外的朝圣者说：“好了，咱们去屠宰场吧。”

有一次埃瑞奇这么说时，一名朝圣者问他：“那满德里大厅实际上是屠宰场，对吗？”埃瑞奇答道：“对，确实如此。你难道不知道吗？这是我们聚集在一起聆听巴巴真理之言的地方。你越努力领会真理，在日常生活中将其付诸实践，你的虚妄性就越多死去，假我越被削弱。所以你可以说，在真理的帮助下，我们在屠宰假我，最终融入他。这就是满德里大厅代表的意义。它是假我的屠宰场，尤其是当你顺从他的意愿，遵循真理生活时。事情就是这样。”

另一次，埃瑞奇对一群朝圣者解释了人爱与神爱的区别。“当你爱上另一个人时，你必须先看到对方。你遇到一个人，其相貌很美而且

人品也让你心动。你开始产生爱慕之情，然后坠入爱河。然而，当你爱神时，情况则完全不同。该经历实际上刚好与人爱相反。你首先必须生发渴望与爱，之后才能看见你爱的对象亦即神。所以你一开始读关于他的书，拜访他本人亲临过的地方，寻求那些曾跟随他生活者的陪伴——如今他们正通过以身作则的生活来传播他的爱与真理讯息。这一切将使你产生对神的爱与渴望，当其达到最强烈的程度时，神就会显现。事情就是这样。”

在描述巴巴的人性品质时，埃瑞奇曾评论道：“阿瓦塔拥有的最大品质就是他的人性。他极具人性，如此平凡，以至任何人都能接近他。表现得神圣很容易，但要隐藏那种神性却非常难，而巴巴却能轻松地做到。几乎任何人都能表现得神圣。你们看到流浪四方的苦行僧，他们身穿赭色衣袍，额上涂着檀香膏，人们尊敬他们。巴巴不希望那样。他来到我们中间，以便我们从他的亲身陪伴（撒晤斯）中受益。他表现得如此平凡，任何人都能接近他。以这种方式，他给予爱者那种亲密感，帮助他们越来越爱他。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即越来越爱他。他不求敬重，只要爱。

“撒晤斯活动期间，母亲们会带着新生儿来达善巴巴，巴巴会佯装没注意到婴儿是男是女，哪怕婴儿光着身子。他会打手势问其母亲：‘男孩还是女孩？’你们可知他表示女孩的手势？他会做个手镯的手势，因为女孩的手腕常戴这个。而对于男孩，他会晃一晃手指以表示悬垂的阴茎。他脸上带着疑惑的神情，问道：‘男孩还是女孩？’此时此刻，全知者表现得无知天真。如果他表现得像全知的上帝那样，爱者会对他满怀敬畏，觉得难以在凡人层面上与他互动。他们会开始远远地膜拜他，对靠近他感到顾虑重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阿瓦塔的貌似天真无知及其平凡的外表，正是他的最有力法宝，能让他通过给予亲密陪伴，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成为他的爱者。这正是他把沉睡的人类从无知昏睡中唤醒的最有力法宝。事情就是这样。”

建立神圣确信

满德里跟我们讲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巴巴多次就即将发生的某些情况和事件给了他们暗示。然而，直到这些事件发生，他们才领会巴巴话语中的含义。那时他们才意识到巴巴话语中的重大意义。只有回顾往事时，他们才理解巴巴的话。这促使我向埃瑞奇提出如下问题：

“巴巴是上帝、全知者，他知晓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给满德里暗示时，他十分清楚满德里领会不了。他本可以轻松地详细解释整件事，来帮助他们理解，但他并未这么做。所以在我看来，他其实并不希望那些将要发生的情况以任何方式被改变。他希望它们发生。我们也多次听满德里说过，巴巴不会拿走你的业相，而仅仅帮助你经历之，确切地说，引领你经历之。所以我的理解是，你的生活中注定要发生的事，无论如何肯定会发生。依你看来，这么说对吗？”

埃瑞奇答道：“对，这就是巴巴跟我们讲的。”我进一步问他：“那么请告诉我——巴巴为何一开始还要不嫌其烦地给出暗示呢？即使你们理解或领会了它的含义，又有何用？”埃瑞奇温和地笑笑，回答：“给予暗示不是为了改变境况，但有其明确目的。什么目的？它帮助你认识他的神性，让你意识到巴巴究竟是谁。它还使你对巴巴的话更加警觉，把它当作神言来重视，不会掉以轻心。只有在事件发生后，你理解了他给予你暗示的含义之后，你才明白这个道理。给你暗示的背后目的，是为了帮助你建立对他的神性的确信，这反过来会帮助你无保留地服从他，顺从他的意愿。事情就是这样。”

为取悦他付出额外努力

在取悦至爱时，人们得付出一些额外努力，要格外细心一点。这就是满德里一直强调的态度。他们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这点，哪怕小事也不例外，以至于让我们常常觉得很荒谬。例如，若要邮寄一封信，满德里会要求看一下信封。他们会对该居民指出，邮票本可以贴得更直些，

或者字迹本可以更工整些。

我曾经问：“这有什么区别呢？工作完成了，这会让至爱更高兴，而不是把时间耽误在处理这些琐碎无聊的事情上。”

埃瑞奇对此答复：“正是这些琐碎无聊的小事至关重要。你付出的努力才是取悦至爱的关键。这表明你对他的爱，以及你愿意付出多大程度的努力来取悦他。就取悦至爱而言，你付出再多努力都不够。”

我还想起了巴巴的至爱美婼，倘若某个朝圣者给她一束尚未除刺的玫瑰以放在巴巴的三摩地上，她会很不高兴。对这种轻率粗心的行为，她会表示不快，说道：“这就是你向心爱的人表达心意的方式吗？这样握着花茎时，刺会扎到人。此外，如果你把这束花放在三摩地上，人们顶拜时，要是他们的头碰到玫瑰茎，也会受伤的。当你献花给巴巴时，要怀着爱与关怀去做。不要仅仅因为这是人人都在做的事或别人对你期望如此而去做。这种轻率粗心的举动绝不可能取悦任何人。要细心且努力，让你的献品美观得体，取悦你的至爱。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的行为和献品只是为了取悦你自己，而非取悦至爱。”

你走我来

在我和美赫文每周例行的一次谈话中，他照常问起我的健康状况。当时我正饱受折磨，就对他说：“我还在，所以我继续受苦。当我彻底走掉，痛苦将会结束。我耐心地等待着‘我’——假我——消失的那一天。”美赫文听到此言笑了，说：“你刚才说的话让我想起，当埃瑞奇刚加入巴巴时，巴巴对他说过的话。”美赫文接着讲述了以下故事：

埃瑞奇刚加入巴巴时，被要求打扫厕所。埃瑞奇打扫完后，巴巴会检查厕所，并抱怨说有些地方埃瑞奇有所疏忽。这种情况持续了数日。埃瑞奇会再三确认，把巴巴可能挑毛病的所有地方都清理一遍。一天，他打扫完毕后，确信自己没有遗漏任何地方，巴巴现在应该会满意了。唉，巴巴并不满意，还是找出一些瑕疵。埃瑞奇很难过，对巴巴说：“不管我怎么做，巴巴，您都不满意。我不知道我还要怎么做才能让您满意。”

巴巴回应道："有你在——这就是我不满意的原因。只有当你——假我——彻底走掉时，你才能让我满意。"

美赫文总结说："这就是为什么巴巴本人不断地提醒我们要持续不断地念他的名。越来越多地念他的名，直到你不复存在。这是唯一能消除假我、使你摆脱一切痛苦的办法。"

给予一切

巴巴对爱者的真正希望是：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予他，毫无任何保留。唯有勇敢的爱者会这么做。下面的故事揭示了这一方面。

一位农夫有两个儿子。次子全心全意地为父亲付出，不加质疑地服从他。长子被要求做某事时，则常常会质疑父亲。如同印度家庭的常见情形，儿子们婚后也继续和父母住在同一所房子。由于农夫有一座大房子，容纳得下两个儿子各自的家庭，且确保每家都有足够的私人空间。

次子欣然接受父亲的任何决定，而长子却不断争取更多，觉得自己需求更大。农夫过去在自家土地上辛勤耕作，但儿子们受过教育，都有工作。长子是一家公司的经理，薪资丰厚。次子只是一名普通职员。随着家庭开销的增加，农夫向儿子们寻求经济支援，恳请他们力所能及地出资。次子给了每月 3000 卢比。长子了解到次子给的金额，决定多给一点，于是他给了每月 4000 卢比用于家庭开支。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子总是对种种事情心存不满，常和父亲发生争执。由于他为家庭开支出资更多，他觉得自己理应是总管家庭事务的人。除此之外，他还觉得父亲爱次子，不喜欢他。所以有一天，在一场激烈的争吵后，他对父亲说："你从来就不爱我。你只爱你的次子。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拿养家这件事来说，他只给了 3000 卢比，而我给了 4000 卢比。无论我付出多大，你从不表扬我。你只表扬他，并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他身上。"

父亲回复说："没错，你给了我 4000 卢比，但你挣多少钱？你每月挣 10000 卢比，而就因为你比他多给了 1000 卢比，你不断地向

我提各种要求。次子给了我3000卢比，可他挣多少钱？他每月只挣3000卢比。他全都交给我，却从不向我索取。他总能察觉到我面临的难题，并主动帮忙，而你却给我制造麻烦。

“如果你想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爱，就得学会给予一切，而不图任何回报。只有这样的爱，才能赢得众人的爱。只有在给予一切中，你才会真正找到内心渴望的一切。否则，你的心灵将永不会满足。你俩对于我都很珍贵，但他就像和煦阳光，洒落我的心田让我愉悦；而你却像严酷高温，灼伤我的心，我需要远离你才能寻得一丝喘息。”

父亲的话突然让长子意识到自己心灵的干涸，而这正是他自身不快乐的根源。他请求父亲的原谅，同时也感谢父亲的此番劝诫令他有所觉悟。

献上心灵

重要的不是你给予巴巴多少东西。对巴巴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给予者的心灵品质。以下是保·纳图讲述的一则故事，展现出美赫巴巴的这一面：

“有一次，巴巴只邀请了孟买爱者到美拉巴德庆祝他的生日。我得到巴巴的全面许可，只要不影响我的工作，就可以参加他的任何公开活动。于是我充分利用此次机会，把我的意向告知巴巴并征得他的许可后，我也来到美拉巴德。到了美拉巴德，我看到来自孟买的所有这些衣着得体的巴巴爱者（大多是家境富裕的帕西人），他们带着昂贵礼物来庆贺巴巴的生日。我没带任何礼物，因为那时我手头拮据。

“事实上，我甚至没有（像人们在庆祝场合那样）穿得体的衣服。我一身简朴的宽松长衫和腰布，属于典型的印度乡村服装。在这些富裕的孟买爱者面前，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我在人群面前感到完全不知所措和微不足道，于是尽量保持距离。我四处寻找一些花木，想摘些花作为礼物，献给巴巴。那个年代美拉巴德干燥贫瘠，四周没有花木。不过有几株圣罗勒（图尔西）。圣罗勒花非常小，看上去毫不起眼。因

为我没别的东西可送，就摘了些花，然后站在队伍中准备拜见巴巴。

“巴巴坐在平台上的座椅中，爱者们一个接一个走过去，祝他生日快乐。谁都不可以拥抱巴巴。实际上，巴巴甚至不碰爱者们的礼物。他会指指身边的桌子，爱者们会走过去，把各自的礼物放到桌上。一名满德里站在桌旁，会协助爱者们将礼物放到桌上。

“随着队伍越来越接近，马上就要轮到我了，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在我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是，巴巴只适合孟买的富裕爱者，而不适合像我这样的人。我没有东西送给他，而这些富裕爱者却有那么多贵重的礼物可赠送。我开始越来越自感微不足道，带着这种心境走近巴巴。轮到我时，我走向巴巴，祝他生日快乐。然后我赶快试图朝桌子走去，打算放下我的微薄礼物并迅速离开。

“我刚要挪步，巴巴向前倾身，双手拢成杯状，示意我把带来的礼物给他。我顿时惊呆了。于是把我的微薄礼物放到他的手上。他双手捧着礼物，移近细看。他看它的眼神，感觉就像它是有史以来别人送给他的最珍贵礼物。他十分轻柔地将双手缓慢地移向那名满德里，让他小心翼翼地把花放到桌上。因为巴巴用双手捧着，满德里也合拢双手接过礼物，把它放在桌上。

“看到巴巴的慈悲和深爱，目睹他为了我精心安排的这一幕，我开始颤抖，不禁热泪盈眶。我为自己刚才闪过的念头感到羞愧。他眼神中的慈爱与怜悯盈满了我的心灵，让我明白自己是珍贵的。从那天起，我意识到巴巴真正关心的是心灵。”

忆念治愈抑郁

许多巴巴爱者经常问我，满德里是否曾针对精神抑郁给过任何建议。有些人在吃药，有些人做静心，虽然这一切有所帮助，但抑郁症仍然持续。

根据满德里（即埃瑞奇、宝吉和玛妮）多年来对我们所说的一切，我想谈谈以下看法：“让我们先了解什么是抑郁症，然后我们就可以寻

找解决办法。正如巴巴所解释的，每个人都是由一种业相模式构成的。除非该模式被彻底消除，否则我们将不断地经历一个又一个的情境——总是受其摆布。顺境使人心生愉悦，逆境则让人苦恼，有时甚至陷入抑郁。当感到抑郁时，我们会寻求快乐愉悦的体验来战胜抑郁情绪。大多数人通过从事一些外部活动，成功地做到这点。这些活动可能是聚会，或是与朋友相伴，又或是让人沉浸其中的工作。通过以这种方式转移注意力，人们或多或少得以忘却并最终克服这种不愉快局面。这便是世俗人士的做法，或多或少得以成功地处理抑郁或情绪低落的感觉。

“基于巴巴的阐释，满德里让我们懂得：当业相模式被彻底消除时，痛苦将不复存在。否则，痛苦总会以某种形式留存。而这（消除业相模式）只有凭靠大师的恩典才能实现。为获得这份恩典，一个人必须精进不懈地忆念大师，以至每时每刻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为了他。只有完全沉浸在忆念中，人方能得救。否则，人所做的一切行为都会添加到现存的业相上。宝吉称之为‘脏衣服’或‘臭垃圾’，当自我坚持其虚妄性时，它会增加，而当我们忆念主时，它便减少。做事时，我们应当记住：是主在做事，而我们只是他的工具。宝吉将其称为‘行动中静心’，在这种状态下，你必须事事都为主而做。这减少了那堆脏垃圾及其扰乱内心的臭气。最终，经过一段时间，那堆垃圾消失了，臭气随之消散，内心达到一种镇定喜悦的状态。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不走这条道路，那会怎么样？追求其他兴趣的人，或许能通过活动获得几分平衡。然而，其行为源于受限我，只会增加其业相垃圾及臭气。由于这种活动，他或许得以避免那种臭气，可是当他的身体随着年纪增长而机能衰退时，那会怎么样？如果身体突然遭受意外使其丧失能力，被迫停止生活中的所有活动时，那会怎么样？届时他只能面对一大堆业相垃圾。他再也无法逃避自己的臭气。这股臭气现在会扰乱心神，此人将会陷入抑郁。

“我自己就经历过这个阶段，唯有对巴巴的忆念，才减少了业相垃圾及其臭气。正是对巴巴的忆念，也唯有这种忆念，使我摆脱了抑郁。

巴巴信守承诺——帮助那些从心底向他呼救的人。他的帮助人人可及。人越早利用该帮助，受苦就越少。关于这个话题，我想起了至师卡比尔的一副对句。诗云：

‘受苦时世人皆念及主，安乐时却无人想祂。

若在幸福中不失忆念，此人就永不会受苦。’

我是历经磨难后才学会的。”

拥护他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为圣地争战不休。为了占有被他们视为神圣的一小块土地，人们会互相残杀。”埃瑞奇在对朝圣者们讲话，他停顿一下，让自己的话深入听众的心中。他继续说：“那片土地何以变得神圣？为什么这一小块土地，而不是整个地球，被视为圣地？这是因为完人的圣足曾触及那片土地。人身上帝曾亲临那片土地，令之蒙泽。也许上主在那里居住过，或安葬在那里，甚至仅在当地停留了片刻。这样的地方都被视为圣地。这就是完人的伟大之处——在他的跟前——甚至无生命物体也能汲取神圣光辉。”

埃瑞奇停一会儿，然后继续说：“看头脑是多么愚蠢？我们不去紧紧抓住完人并且追随他，却去追逐他的圣足踏过的土地。我们为谁应该拥有那片圣地而争战。我们不去崇拜神圣临在，却开始崇拜土地。”埃瑞奇停顿一下，之后轻声笑道：“这一切多么讽刺和荒谬。我们对完人为我们的利益而制定的戒律置之不理。我们让他的教诲和对我们的希望成了十足的笑柄。我们本应该在拥护真理、践行他希望的过程中死去。为了圣地而死去（确切地说，为之杀戮）毫无意义。”

埃瑞奇等待良久，之后非常缓慢地说：“我们是多么幸运蒙福，在此次降临期间，阿瓦塔不仅行遍印度每个角落，而且旅行世界各地。他在地球上的诞生使整个星球变得神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他降临的时代，地球上的人口剧增。巴巴亲自对我们解释，在阿瓦塔时期，灵魂投生到地球以便进一步发展。因此，作为他的爱者，我们理应拥护

他，而且只拥护他。他的地位如此崇高——倘若我们真的自称为他的爱者——那就必须遵照他的希望，活出自我泯灭的生活来拥护他。要专心致志于这点——心无旁骛。”

独身与婚姻

对那些真心希望在为巴巴服务的过程中过着自我泯灭之生活的巴巴爱者，埃瑞奇有如下忠告：

“如果一个人决定不结婚，总是更好的。巴巴在《语录》中谈到保持单身的利与弊。他也提到婚姻生活的利弊。巴巴说，对求道者而言，若能自然而然做到禁欲，那么保持单身总是更好的；否则，就应该结婚。有一点是肯定的：巴巴不赞成任何形式的滥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在灵性上有害。在你所做的每件事情上，巴巴都为你的利益指明了最高道路。要牢记最高目标。

“滥交将灵魂束缚于感官。人若被感官束缚，又怎能体验到真正的自由？这纯属自欺。倘若一个人能够通过将能量转向服务巴巴或服务人类来控制其欲望，那么这种性能量就为更崇高的事业而得以升华。就这样，行道者通过爱、服务和服从让自己依附于大师，从而体验到越来越大的自由感。

“与已婚者相比，独身者有更大的空间将自己的思言行献给大师。因为这样的人不必承担家庭和子女的负担。背负这种担子的人自然不得不履行世俗义务，使之鲜有机会过那样的生活，尤其在现代。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但这些是巴巴给予的一般准则。因此，一个背负较少束缚开始旅程的独身者，会体验到越来越大的自由感。在旅程的最终顶点，达到目标时，此人会体验到摆脱一切束缚的真自由。”埃瑞奇停顿一会儿，让朝圣者消化一下他说的话，之后才转而谈论婚姻。

埃瑞奇说：“那些已经结婚并且希望过那种生活的人呢？他们应该怎么做？嗯，婚姻本身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巴巴让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聚在一起，利用日复一日的生活情境来磨他们。由于受限的自我，将

会有冲突和发脾气。在婚姻中给予和获得的有限人爱，永远无法令人满足。灵魂渴望更多，所以人们自然会觉得伴侣给予的爱不够。这是事实，因为伴侣也是受限者，只能给予这么多。

“惟独拥有无限爱的人，才能在你的层次上全然爱你。如果被婚姻束缚的双方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相互帮助专注于无限爱的源头即巴巴，那么他们就会在灵性道路上快速前进。为了那份更崇高的爱——巴巴，他们现在通过让步、通过牢记怎样取悦巴巴，努力去适应彼此的个性。

“现在，婚姻成为两个灵魂藉以开始体验无私之爱的途径——相互帮助专注于更高目标，并在脆弱时刻给予伴侣支持——温柔地提醒彼此巴巴的爱与讯息。他们相互扶持，直到双方都彻底摆脱自身弱点，从而越来越多地体验到巴巴所论及的纯爱。巴巴将婚姻比作一座堡垒，从中两个灵魂可以同摩耶作斗争。这种婚姻的最终顶点是，两个灵魂在道路上取得快速进步，只需大师的轻轻一推就能抵达目标。这种怀着至高目标缔结的婚姻，最终会让人体验到与神圣至爱合一。这是从二元走向合一的过程。”

又特意停顿一下后，埃瑞奇开始深入讲述婚姻生活的最后一个方面：“说到孩子，巴巴并不希望他的爱者使用任何人工节育手段。如果已婚夫妇不想要孩子，或者他们已经有两三个孩子，不想要更多孩子，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禁欲。这是巴巴所说的。”

听到这里，有人问埃瑞奇：“在经济稳定之前的几年里使用节育措施可以吗？”埃瑞奇轻声但却坚定地说：“我只能告诉你，主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众所周知，养育孩子会给夫妻在经济、精神和身体上带来负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巴巴提出了不能采用人工节育手段的条件。你要么禁欲，要么承担纵欲的后果。他希望已婚夫妇负起责任，齐力承担起养育子女的重担。

“整个理念是，当孩子进入婚姻关系时，该关系就有了从淫欲走向纯爱的成长空间。子女让每个人心中的天然之爱展现出来。子女也激

励着父母迈向爱与付出的无私生活。还有一点是，现在的重点在于抚养孩子，关注孩子的教育等等。这样一来，欲望自然得以升华。孩子帮助夫妻在灵性道路上前进。通过人工节育措施回避这一切，只会将夫妻双方束缚于感官享乐，因而延误通向最终目标的旅程。”

另一个朝圣者打断了埃瑞奇，问道：“有一段安全期，亦即女性经期的前后几天，在此期间发生性行为，女性不会怀孕。可否把这段时期的性行为作为一种避孕手段？”埃瑞奇左右摇头，轻声笑道：“不要寻求捷径。这样只会延误你自己的旅程。在你所有的行动中都要牢记最高目标，并以取悦至爱的方式行事——在婚姻中要像有责任感的成年人那样行事。当你在婚姻中保持负责任的态度，并充分利用那些承受艰难困苦的处境和机遇时，你才能朝着目标快速前进。这就是巴巴所解释的。”

蔻诗德的直觉

1960 年代，至爱巴巴每年夏季都会前往普纳的古鲁帕萨德。这对于在世间生活的爱者简直是盛宴，因为巴巴会打开他的大爱闸门。神圣光辉弥漫于古鲁帕萨德，浸润着每个爱者的心。按巴巴的命令在世间生活的蔻诗德，会被巴巴邀请去，和女满德里一起生活。巴巴年复一年倾注他的爱，直到最后一次居住古鲁帕萨德。此次居住期间，他不像往常那样允许任何世间的爱者来访。巴巴加强了他的宇宙工作，为此他希望隐居闭关。甚至他的满德里也受到严苛的限制。蔻诗德被邀请去居住，但前提是她必须同意遵守所有这些限制。蔻诗德住在那里时，第一次隐约感觉到：巴巴很快要离开肉身了。

由于直觉敏锐，她觉察到巴巴有某种极不寻常的举动。以下是蔻诗德亲自讲述并被记录下来的事件：

“巴巴叫我们女满德里外出购物。在我们居住古鲁帕萨德临近结束时，巴巴通常会让我们去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他也跟我说了此事。不过，他把我叫到一边，说道：‘注意听我跟你说的话。你们全体在购物时，我要求你留意美婼。如果有她喜欢的东西，你就催她买下。别担心

费用。不管多贵，都让她买下来。’

“巴巴知道美婼和我从小就是挚友，她常常会听我的。接着巴巴告诉我：‘我想送美婼一样东西。’他打手势说：‘一台缝纫机。’我误解了巴巴的手势。我以为他说的是‘电影’，虽然当时没有看懂，却只管点头答应会按巴巴的要求去做。后来我们去购物时，我意识到巴巴指的是‘缝纫机’，他想送美婼一台‘缝纫机’。

“当我意识到这点时，忽然想到：巴巴在送美婼一件临别礼物。巴巴对我说‘我想送美婼一台缝纫机’的语气中带有离别的意味。我内心觉得：巴巴很快要离开肉身了，他在送美婼一件礼物，以便在他去世后，美婼能借此忆念他。我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疑虑。

“于是，两三天后，我去找巴巴，问他：‘巴巴，您很快要离开肉身了吗？您说起要送美婼礼物的样子使我想到这点。如果那样的话，就请高荷医生给美婼和我各打一针，让我们长眠吧。我们宁愿和您一起离开肉身。您走之后，我们就不想继续活下去了。’

“在短短那一瞬间，巴巴变得非常安静严肃，随后他突然转换话题。‘你简直疯了。我还有漫长的人生要过。将有大批的人来我这里。我还得打破沉默。我还有太多事情要做。现在我哪有可能离开肉身呢？绝对不可能。别去想这些事了。’

“我相信巴巴。事实上，当我最初听到巴巴离开肉身的消息时，我并不相信，因为巴巴曾在古鲁帕萨德那样告诉我。”蔻诗德最后说：“巴巴并没有对我撒谎，因为他依然在做他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有大批的爱者过来。不过他误导了我——为何？只是为了减轻我的痛苦——此乃他的慈悲。”

蔻诗德见到她的主

蔻诗德这样描述了她初次见到巴巴的情形：

“默文决定率门徒一起访问萨考利，为他的大师庆祝生日。顾麦给（妹妹）我母亲写信说：‘苏娜，这是拜见默文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默文带着他的满德里从普纳过来，我们将在阿美纳伽加入他们，从那里前往萨考利。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要做好充分准备，并带上所有必备物品，因为在萨考利你什么都买不到。来纳伽吧，我们全都一起去。’我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高兴，因为我有机会见到默文了。我们来到纳伽，和顾麦一起坐在纳伽火车站，准备就绪。默文带着满德里和希芮茵麦，从普纳乘火车过来。我很激动，很想见到默文，想知道他长什么样。他是怎样的人？他在哪儿？父亲曾多次向我描述，他长得多么俊美。

“我登上了那节满员的车厢。我问坐着的希芮茵麦：‘默文在哪儿？’当时我不知道这位女士就是希芮茵麦——默文的母亲。她指着默文在的方向，说：‘在那儿。’我顺着她指的方向转身，看见了默文。那是怎样的一幕啊！他脸上的光辉宛如太阳一般；棕色眼睛大大的，稀疏的胡子，看上去非常俊美。那时他没有蓄长发。我看着默文，心中充满喜悦。我仿佛觉得，此前失去的一切，蓦然间于今日失而复得。此刻我的内心无比安宁。”

纯爱的代价

在早年，宝吉每次到德里，总会特意去拜访克基·德赛的家。这是巴巴和满德里多次访问德里期间住过的房子，被称为巴巴之屋。男满德里也曾在那里经营新生活酥油生意。宝吉会对朝圣者讲述，他在德里访问巴巴之屋的经历。他会提到巴巴与这所房子的深厚渊源以及它的历史重要性。

在向朝圣者讲述新生活酥油生意时，他经常提到酥油生意是如何亏损的，因为没有人愿意购买纯酥油，其价格太高了。即使在那个年代，掺假的酥油也打着纯酥油的幌子，以更便宜的价格在市场上销售。德里没有一家商店愿意采购神人的满德里做的纯酥油用于销售。

一次，当宝吉讲完这个故事后，一个叫乔丹的朝圣者对宝吉说：“有趣的是，在巴巴的指令下，满德里试图给民众提供纯酥油，但大众却拒绝这种纯净物，反而更愿意食用不纯物，因为他们不想为纯净物支付价

款。谁会这么做呢？他们为何会这么做？人们应该乐于为神人提供的纯净物支付价款呀。”

朝圣者的话让我想起，宝吉曾如何告诉他的助手们：巴巴是来给我们真理的，但价格高昂，鲜有人愿意支付。于是我向该朝圣者提出这点，说：“即便现在我们大家也都这么做。我们当中，谁有勇气为巴巴可提供的纯净物——亦即真理——付出终极代价呢？我们紧抓着自己的欲望、眷恋和喜恶。我们紧抓着所有这些不纯物。为了食用和消化真理——纯净物，一个人必须首先舍弃不纯物；即使对真诚的爱者来说也太难了。唯有祂的恩典能予以帮助。只有满德里过着那样的生活，他们鼓励我们也那样做。我们脆弱的心沉迷于那些不纯物，因而失败了。”

我感谢宝吉，常常就道路和目标提醒我们。我也感谢乔丹，因为是他的评论勾起我的回忆，使我想起宝吉的话。

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提醒。不管它来自朝圣者还是满德里——都是巴巴在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努力从幻相之梦中醒来。

听从父母

我住在美拉扎德期间，有一次不得不去信托大院办事。办完事后，我进去跟埃瑞奇打个招呼，那天他在办公室。我告诉他，我准备坐嘟嘟车前往美拉扎德，并问他是否需要我帮他带些东西。埃瑞奇对我说：“但你何不跟我们一起坐轿车去呢？”我问埃瑞奇：“车里有足够空间吗？”因为那天玛妮也在办公室，通常她和迪瓦娜坐在后座，埃瑞奇坐在前座，所以我这样问。

埃瑞奇回答：“有，你可以和我坐在前面。”我很高兴能和埃瑞奇坐得这么近，旅途中我的身子几乎紧贴着他的身体。我们安静地行驶一会儿后，埃瑞奇突然问我：“你母亲怎么样？”我回答说：“我想她挺好的。”埃瑞奇又问：“你和她有联系吗？”我对他说：“我有时会给她打电话，但不是很频繁。”埃瑞奇问：“为什么？你和她有矛盾吗？”我说：“她总是数落我住在这里服务巴巴。我之前跟你讲过这事儿。”

埃瑞奇沉默一会儿，然后说：“尽量保持亲切和睦的关系。更频繁地和她保持联系，尽你所能在各方面取悦她，但有一件事除外——即涉及服务巴巴这件事上。唯有在这件事上，你要遵从自己内心，但在其他所有事情上，都要努力尊重她的意愿，让她开心。这就是巴巴说我们应该做的事。巴巴本人以身作则，取悦自己的父母，并给予他们最大的尊重。”埃瑞奇停顿一会儿，接着说：“在所有事情上都要取悦她，但不要错过这个居住此地服务巴巴的绝佳机会。”

埃瑞奇的建议很有帮助。多年来，我一直与家人保持联系，努力通过满足他们的世俗需求来取悦他们，但拒绝放弃自己当下的生活。大多数住在美拉巴德的居民，都不得不面对与家乡亲人的类似矛盾情况。他们中有几个人告诉我，埃瑞奇曾对他们说：“在各方面都要取悦父母，但在爱神这件事上除外。对于这件事，只要遵从自己内心，专注于巴巴的话和他对我们的希望。”

就在最近，我和美赫文·杰萨瓦拉通电话时，把整桩事告诉了他，并问他是否知道巴巴关于听从父母的具体说法。美赫文记得巴巴说过：“一个全心全意侍奉父母，毕生以无私服务的精神取悦他们的人，会获得丰厚的祝福，并在灵性上取得进步。”美赫文说完后，还给我列举了往昔的灵修史中一些伟大灵魂这样做的例子。

在那一刻，我对他说：“在过去那些美好的年代，父母们大不相同。他们倾注给子女的爱激励了一些这样的人，在他们心中培育了爱，这反过来又促使他们以无私服务的精神侍奉父母。然而在现代，我们发现父母常常要求子女沉溺于不道德的行为。那么一个人该怎么做呢？还应该尽量听从他们吗？”

美赫文答复：“不。你不应该那样做。但要怀着爱向他们解释，他们的要求是完全错误的，并努力引导他们走上正确道路。他们可能不会听你的，但你要继续这么做。”美赫文随后评论：“是的，我确实在报纸上读到过，父母如何强迫子女去做违背巴巴希望的事情。有些父母甚至逼迫孩子从事犯罪活动和卖淫。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坚定地抵

制，但也要怀着爱。永远不要忘记，即使在拒绝他们可能违背巴巴希望的要求时，你也必须始终怀着爱和尊重。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遵循巴巴的希望。绝不能妥协，但也要记住：巴巴希望你怀着爱去做这一切。”

另一回，我和阿娜瓦丝一起坐着时，她突然问我对未来有何打算，是计划一直住在这里，还是会离开回到船上。当我告诉她我不打算回船上时，她出于关心问道：“你的资金够用吗？”

她接着对我说：“即使你够用，多点积余总归有帮助。所以，也许你应该考虑时不时地回船上工作，等你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考虑来这里长期定居。”

这是大多数满德里对所有男居民的典型建议。事实上一开始，他们几乎到了劝阻人们来美拉巴德居住的地步。在我看来，他们其实在考验一个人的决心和内心渴望，正如一位满德里曾指出的：那些意志薄弱的爱者需要一个借口，来为他们没有作为常居志愿者生活进行辩解，尽管其内心渴望如此。满德里给他们提供这些借口，让他们藉此为自己开脱，然后声称：“我本想住在那里，但满德里不允许。”

因此，当阿娜瓦丝提出建议时，我对她说：“你得理解，现在满德里还在世，我的心多么渴望待在这里。我想和那些曾跟随巴巴生活、服务他且深入了解他的人在一起。我希望通过他们，了解我的上帝、我的造物主。我想了解关于他的一切：他有什么感受？他究竟承受了怎样的苦难？待在他身边是怎样的体验？只有现在满德里还在世，我才能这么做。他们走了之后，谁能对我分享这一切呢？”

稍作停顿后，我对她说：“让我再向你解释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内心想法。当一个小伙子爱上一个女孩时，他会努力去了解所有能取悦该女孩的事，然后尽力为她去做。在女孩生日那天，他会去礼品店，买最棒的礼物来表达他对女孩的爱。他不会计较代价或辛苦。他想倾尽全力。倘若一个人为了世俗爱情都肯付出自己最美好的一切，那么我们更应该怀着怎样的热望把那种完美之爱献给上帝啊！

“这正是我想做的。我想付出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来服务巴巴。

我想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献给他。倘若我把一件破旧的家具或纪念品送给心爱的人，那我该是多么糟糕的爱人。即使是一个生活在世间者，也不会对心爱的女孩这样做。”

我进一步对她说：“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中已出现不少健康问题。倘若我听从你的建议，谁知道我到 60 岁时会有怎样的慢性健康问题？事实上，我怀疑自己能不能活到那个年纪。要是再过一两年我就死了怎么办？那我就会错过一个 700 年或 1400 年才出现一次的绝佳机会。这就是我现在要住这里的原因。

“假设我到 60 岁时还活着，届时我的身体不会像现在这般强壮并为他工作。那就像把一件破家具作为礼物献给主。我不能那样做。这就是我内心的感受。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能离开此地。只要我的身体还撑得住，我就会继续在这里服务。一旦我的身体垮掉，不能再服务祂，我就会离开此地，退休忆念祂。”

我说完这番话后，阿娜瓦丝拥抱了我，说：“巴巴将永远与你同在。”告别阿娜瓦丝时，我对她说：“保·纳图最近跟我们分享了非常优美的话。提到这儿巴巴的家，他说：‘国王坐在宝座上时主持正义，但当你在他家中做客时，他会慷慨丰盛地款待你。’”我接着对阿娜瓦丝说：“当国王在慷慨派发时，我怎能不在这里呢？因为我深知自己不配领受这些白白的恩赐。纯粹因为他的仁爱和慈悲，我现在才获赐，尽管我不配。”阿娜瓦丝又一次祝福我说：“巴巴将永远与你同在。”

婴儿放屁

“成道的体验类似于婴儿放屁时的体验。”当埃瑞奇说出这话时，我们都笑了起来。我第一次听到埃瑞奇谈论这个，是在我们和他在美拉扎德喝晚茶的时候。笑声平息后，埃瑞奇问那天和他在一起的几个居民：“有哪位知道婴儿放屁时的体验？”埃瑞奇提这个问题确实让我很惊讶，因为毕竟除了婴儿自己，肯定没人能描述这种体验，而婴儿又不会说话。除了神和成道者，谁又能猜到婴儿的体验呢？这些念头在我脑

海中盘旋，此时埃瑞奇描述起那种体验，打断了我的思绪。

“当婴儿放屁时，一旦气体排出并发出很大的响声，婴儿会感到害怕。婴儿一听到放屁声就感到害怕，因为其没有意识到声音是从自己体内发出的。婴儿通常会对任何突然的声音感到害怕，所以恐惧是该婴儿最初体验到的。过一会儿，你会发现婴儿开始咯咯地笑。

“你们知道为什么婴儿过一会儿后会咯咯地笑吗？这是因为婴儿觉察到响声是从自己体内发出的。这就是婴儿发笑的原因。此外，在放屁前让婴儿十分不适和胀疼的气体，排出后则让婴儿感到轻松。胀疼和不适感的消失，增添了婴儿体验到的喜悦。”

埃瑞奇停顿片刻，让我们消化一下他的话，然后接着说：“成道的体验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此。灵魂就在摆脱其局限之前，会体验到强烈痛苦。一旦灵魂摆脱其局限，它会体验到什么？首先是涅槃状态。这是绝对空无状态。巴巴说过，灵魂在这种状态体验到恐惧。紧接着下一刻，灵魂体验到涅未卡帕三昧状态，即‘神在’状态。在该状态，即巴巴称为的‘大有状态’，灵魂体验到自己即大有。它不再意识到任何东西，而是体验自己的无限能力、知识和喜乐之真实状态。一切的磨难、痛苦和恐惧都结束了，灵魂享受着神的永恒极乐状态。整个过程发生得极其迅速，那是一种超时间的扩展——突然且瞬间发生。”

这就是埃瑞奇将成道体验比作婴儿放屁的描述。从那以后，我有多次机会在婴儿身边观察他们。这会让我想起埃瑞奇的故事和巴巴的话——一种毫不费力地忆念巴巴的奇妙方式，为此我感谢巴巴。

唯有神圣真理是绝对的

有不少巴巴爱者，谈起巴巴时头头是道。有些人甚至唱歌很棒，歌词意境深邃，能打动听众。然而，当涉及到将巴巴的教诲付诸行动时，他们却一败涂地。这些巴巴爱者中，据说有人甚至会施展自己的歌唱或口才技巧，利用天真的新来者。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些曾在达善时期联系过巴巴的爱者，也沉溺于此类利用行为。

许多《真正珍宝》的读者曾问我：对这样的爱者应该持怎样的态度。我所能说的，就是多年来我听到满德里关于这个问题讲过的话：“享受巴巴话语中的真理精髓，无论其来源是什么。然而，不要执著于话语的讲述者或演唱者；只与巴巴建立联系。正是对除他之外的任何事物的执著，最终会给你带来痛苦。所以，只专注于巴巴，但享受一切能让你想起他、帮助你念记他的事物。”

我想起埃瑞奇在满德里大厅多次讲过的一个故事。那是关于普纳的一座现代著名道场，其由一名宣称自己成道的古鲁运营。该古鲁过去是个哲学家，一度在大学担任教授。他在公共活动中就哲学话题侃侃而谈，听众对他的演讲印象深刻。他曾来到阿美纳伽的信托办公室，想见美赫巴巴。当时巴巴在闭关，不见任何人。阿迪·K·伊朗尼接待了他，并把巴巴的《语录》和其他一些书送给他阅读。此人也写过几本哲学主题的书，他把这些书给了阿迪。

“几年后，我们听到消息称，此人开始宣称自己是‘巴关’，意思是‘神’。不仅如此，他还开始把巴巴的话当成自己的来宣讲。阿迪·K·伊朗尼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读到此事时非常气愤，想对此人采取法律行动，状告其剽窃巴巴的言论并据为己有。他向巴巴汇报了整个事态的发展，以及自己想采取行动的打算。巴巴对他说：‘但你为什么要阻止他传播我的爱与真理讯息呢？这毕竟是我的讯息，而且是真理。就算他把这据为己有，又有何妨？’

埃瑞奇接着讲：“巴巴说完，就把阿迪打发走了，而那个所谓的古鲁继续向世人宣讲巴巴的语录，当作他自己的。”

埃瑞奇进一步说：“神圣真理是绝对且不变的。无论你在哪里看到它，都要享用之。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它的在。通过将真理应用于日常生活，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来记住它。除巴巴之外，不要对他人产生执著或纠葛。巴巴从不喜欢这样。对他人产生执著或纠葛是欲望作祟，会造成束缚和痛苦。真理不能为满足你的欲望而被淡化或妥协。你若希望安住于真理，就必须放弃欲望。事情就是这样。”

我想起从妻子美赫那里听到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个人找到佛陀，说：“我想要幸福，请赐予我吧。”佛陀带着慈悲的神情，回复说：“放下‘我’——也就是你的自我。然后放下‘想要’——也就是你的欲望。那时剩下的，便是真正幸福。”

巴巴独自做工作

谈到臣服，下面这个故事揭示了这一方面：当你把一切都留给巴巴时，他是如何接管的。

我妻子美赫，经常听她母亲杜恩和父亲克基·德赛讲述这个故事。有些读者可能不知道，克基·德赛在新生活阶段，有幸成为遵令协助巴巴的少数人之一。当时，巴巴已与世界各地的爱者完全隔绝联系，只留下那些伴随他过新生活的人。这种隔绝极其彻底，爱者们得不到任何关于他行踪的消息，也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打探或联系他。

美赫讲述了她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故事，此事发生的时间比新生活早九年：“1941 年，巴巴已在斋浦尔住了一整年，后于 2 月 27 日乘蓝车来到德里。他和满德里住在德里火车总站对面的利格饭店。第二天 28 日，巴巴派禅吉给杜恩捎讯，让她亲自为巴巴和母亲希芮茵做饭，并送过去。指示她不要亲自送去，而是通过禅吉送饭。当时杜恩独自一人，因为克基不在德里。

“杜恩怀着爱为巴巴和他母亲做了饭，送走食物后，她站在巴巴的照片前祈祷：因为她是带着满满的爱烹制食物的，所以真诚希望巴巴会喜欢她做的饭菜。

“没过多久，巴巴又派禅吉给她捎讯说：因为她满怀爱意地做了饭，他和母亲都非常爱吃她做的饭菜，而且他对一切都很满意。巴巴进而要求她为 30 个人（随行的满德里）准备食物，于当晚通过禅吉送去。巴巴特别指示她不应该亲自送饭，而要通过禅吉送去。

“曼萨丽在这次旅行中伴随巴巴，她通过禅吉给杜恩捎来一封信，信中写道：每当巴巴委托你办任何事务，你会面临各种艰难困苦，常常

无法理解如何着手完成这样的任务。但如果你把一切留给他，他就会接管并独自做一切。

“杜恩听从了曼萨丽的建议，并惊讶地发现巴巴果然把一切安排得尽善尽美。她独自一人在家，因为那时连我们家的佣人都在休假。巴巴要求她做香料土豆，连同面包和泡菜一起送去。时间紧迫，她得先购买大量的土豆，才能给 30 个人做饭。她正寻思该怎么办，此时有人敲门了。那是个菜贩，其篮子里只有土豆。数量恰好够她为 30 个人做饭用，于是她把一整篮土豆都买下来。

“现在，如果她开始给生土豆去皮，会花很多时间。但在这件事上，巴巴也从内里指引她先把土豆煮熟，这样一来就能轻松地去皮。就在此时，我们邻居家的佣人过来，问她是否需要帮忙。我们的邻居出门一整天，该佣人正好有空，便主动过来帮忙。他又是巴巴派来的，帮了大忙。恰好在巴巴指定的时间，她做好饭并打包完毕，这时禅吉过来，取走食物。

“回首往事，杜恩总觉得很神奇，她竟然在巴巴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这么难的任务。细细思量后，她深感一切都是巴巴独自所为。”

正如满德里常说的：“唯有他在。除他之外，别无它物。唯有他是一切行动的做者。”

他是唯一做者

2000 年，在我的健康危机爆发前几个月，宝吉开玩笑地对我说：“我要你每天见到我时复述一句真言，说‘Vinash Kale Viprit Buddi.’”宝吉常让我们做这种看似傻气的事情，但因为这样让他高兴，我会照做。我跟着他复述了那句所谓的真言“Vinash Kale Viprit Buddhi.”。宝吉让我重复说几遍，然后问我：“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我知道它的大概意思，因为我的一些印度教朋友常会说起。它是《薄伽梵歌》中的诗句，当某人因错误决定而遭遇厄运时，常会引述这句话。

我回复宝吉：“我知道它的大概意思，我觉得它是指：当一个人的心智失灵，做了某些错误决定时，其最终会走向毁灭。”

宝吉对我说：“不是那样。其真正意思是——当毁灭临近之际（Vinash Kale），心智会失灵（Viprit Buddhi）。”宝吉停顿一会儿，然后问我：“你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吗？它意味着，因为你注定毁灭的时刻已经到来——有些事必将发生在你身上，是不可避免的；届时，事态的安排会导致你的心智失灵。然后你会开始做出错误决定，而这些决定对于实现命中注定的事情是必要的。”

宝吉最后说了如下的话：“每次你见到我，都要复述这句话，不管在何处我要求你，你都必须这么做。”宝吉会让我每天复述几遍，且常常在朝圣者和居民们面前。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月，直到我的身体垮了。

随着我的身体开始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短距离行走甚至说话，都会让我喘不过气来——这时我的头脑开始恐慌。我无法清晰地思考，因为疲劳感太过强烈，以至我不得不一直卧床休息。我的脑子稀里糊涂，根本不明白周围发生的事情。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做了几个错误决定，导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回想起来，我能看到宝吉是如何让我为所谓的“下坡路”做准备的，这是我的上帝为我规定的。这让我想起卡比尔的一首诗，其中说道：“你的命运虽由主写就，亦能被主改变。祂无所不能，自有这能力。但祂不这么做，因为凡祂规定之事，皆是为你好。”

回想起来，我能看到：我在身体走下坡路时，每天不得不通过越来越臣服于他，来处理我内心的恐惧。这段经历成了我获得灵性洞见的媒介，尤其让我领会到这方面——巴巴如何利用他的满德里帮助我们取得灵性进步或者说走向他。

我在《美赫主》中惊讶地读到，巴巴本人曾提到：在他让大多数亲近爱者经历的“缓慢死去”中，灵性进步得以发生；因为正是在那时，业相以一种强烈方式被消灭，从而带来洞见以及随后的觉悟。我现在可以诚实地说，尽管走下坡路的过程貌似令人不快，但巴巴关于缓慢死去

的话在我身上应验了。

那是 2012 年 1 月，在我和美赫文·杰萨瓦拉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我对他讲述了整件事。我分享了自己对整个事态的内心感悟，以及宝吉让我一遍遍复述的那句话，之后美赫文说："你只说了那句话的一部分。你知道整句话是什么吗？"

美赫文接着说："在俱卢之野的战场上，当阿朱那拒绝与对面的亲属朋友作战时，奎师那不得不向他揭示灵性真理，即我们现在所知的《薄伽梵歌》。奎师那告诉阿朱那的其中一句话，即'Vinash Kale Viprit Buddhi.Toh Buddhi Me Arjun.'"美赫文随后问我："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它的意思是：当毁灭临近之际，心智会失灵。阿朱那，就连这个心智也是我。"

美赫文接着说："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祂告诉阿朱那：就连失灵的心智也是祂。除祂之外，别无它物。我们因各种状况而相互指责。不仅国家之间如此，就连个体之间也总是这么做。

"这种情况也在巴巴社区发生，许多美赫巴巴中心都面临对当前事态进展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几乎全世界人人都面临之，而且我们将其归咎于外部环境——将会越来越强烈。

"这是巴巴的真正工作，他亲自活跃地进行的工作。人类将对这种不满情绪感到厌倦。外界的任何事物都无法再给他们带来慰藉。除了向他求助，别无他法。每个人都将被迫求助于他的名。通过利用上主圣名的力量，通过整天不断地持名，内心将会获得慰藉与安宁。每个灵魂都将被迫这么做。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这就是巴巴为何如此强调念诵他的名。当你整天不断地念记他，自然会遵照他的希望生活。当你整天不断地念记他，将会自发地开始过爱、服务、顺从和谦卑的生活。只想着他，忘掉其余一切。不要浪费时间。它很宝贵。好好利用时间来念记他。"

我感谢美赫文给予我这个新启示。回首往事，我现在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地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巴巴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让

我更靠近他，对世间每个灵魂也都是如此。正如埃瑞奇所言：“这完全是你和主之间的事。没有别的存在。唯有你和他。”

神圣完婚

1989 年，当美婼去世的时候，我正在船上航行。这消息令我心碎，我决定辞去工作，因为我想和那些曾伴随神人生活的人一起生活。我休假回家后，给朋友们打了电话，希望了解更多关于美婼去世的信息。

巴巴的一位普纳家庭成员是我的挚友，对我讲了一些惊人的消息。她对我说：“鲁斯特姆，你不会相信的。我们去参加了美婼的葬礼，真是神奇。巴巴的临在无处不在，萦绕在她周围。实际上，她散发着那种临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婼的容貌和外表完全变了，以至于她看上去就像一个 18 岁的少女。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面容。”

我想她可能在夸大其词，就试着从其他朋友那里收集更多信息，结果惊讶地得到类似的说法。我的一个朋友评论：“她看上去就像一位 18 岁的新娘，有何不可呢？这是她与她的至爱的真正结合。”

说来也巧，美婼在去世之前，曾要求玛妮确保在她去世后，谁都不得给她拍照。玛妮本人也被美婼身上发生的变化所打动。一位居民对我说，玛妮自己希望她能拍下这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的变化。她后悔答应了美婼，但既然已经承诺，她就照做了。几个带着相机来的人被告知这项限制，被迫遵守。

一位巴巴爱者汤姆·福特森，碰巧是个男护士，当时也在场。那几年，汤姆每年夏天都会来，在这段静谧时期帮忙做事（此时大多数居民都去度假了）。他被邀请到美拉扎德协助医务人员。虽然不许男子碰触美婼，但美婼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陷入昏迷，汤姆常被叫来为她换输液瓶。他跟我分享了以下内容：“我被叫去换输液瓶。她处于昏迷状态，看上去确实像一位临终的老太太。作为男护士，我在许多临终者身边工作过，她看上去没什么不同，但当她去世时，身体所发生的变化堪称医学奇迹。不仅是她散发着内在美，而且她的身体外貌发生了变化。她看

上去不再像老太太。松弛下垂的脸容消失了。皮肤变得柔软紧致，宛如少女的肌肤。”

他说完后，我记起玛妮对整件事的评论：“她终于和她的神圣至爱团圆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实际上，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渴望。就在那天，神圣完婚已然发生。”

把它留给神

在向一群朝圣者讲话时，玛妮曾对他们说：“把它留给巴巴——当我们说把它留给巴巴时，那是什么意思呢？”她停顿一下，然后补充说：“请注意，这和你说交给巴巴是不一样的。当你交给时，那是属于你的东西，然后你把它交出；可当你把它留给他时，那是你已经交给他的东西，是属于他的。你主动献给他，听凭他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

“这是真正把它留给神。这是向主的全然献出，是非常难的。将其留给神后，一切都归他了。你的痛苦、快乐、磨难、财富——统统都是他的。你不能有所保留。一旦你有所保留，巴巴就会允许你留着它。他告诉你：‘好吧，如果你不想遵从我的意愿，那就按你自己的意愿去做。这会给你带来痛苦，直到你准备好放手，把一切都留给我。’

“如前所述，这并不容易，而巴巴知道这点。我们生生世世都紧抓着各种事物。巴巴，作为大慈大悲者，通过从我们手中夺走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放下它们。这可能会很痛苦，但巴巴不得不这么做。他得不断擦拭，以便把所有的污垢都清除掉，这样我们才能见到他的真容。”玛妮进而补充道：“我最喜欢的诗之一是，‘主啊，我的心犹如生锈的锁，用您的恩典为它上油。然后不断地反复擦拭，直到我得见您的圣容。’是的，就是这样。我们得经历大量擦拭后才能见到他的真容。”

灵性视角与世俗视角

巴巴开启新生活阶段时，解散了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埃舍，只有一小批获选的满德里成员被允许跟随他。曼萨丽获准留在美拉巴德山上，巴巴指示她阅读至师卡比尔的对句。除了裁剪、缝纫和做饭之外，曼萨丽无事可做，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读这些对句。

事实上，她已经记住全部诗句，当我们去拜访她时，她会引述给我们听。因为曼萨丽强调忆念巴巴和持他的名，她经常复述的一首心仪对句是：“Ram naam ki loot hai,loot sake toe loot , pichea ko pashtaiga , jab tan jaaiga choot”，意思是“罗摩圣名如宝藏，任君勤念多多抢；此等良机若错失，离世之时必懊丧。”

卡比尔的另一首对句也是她常引述的。此诗带着幽默的意味，一名在世间生活的顽皮弟子从世俗视角对答卡比尔的诗。卡比尔首先吟道：“Chinta se chaturai ghate,dukh se ghate sharir,paap se laxmi ghate,kahe gaaye das Kabir”，意思是“忧虑会消磨智力，痛苦会耗伤身躯，罪孽会折损财富，奴仆卡比尔如是说。”

作为回应，顽皮的弟子写道：“Chinta bin chaturai nahi,dukh bin nahi sharir,paap bin laxmi nahi,tum joothe das Kabir." 意思是“没有忧虑，就没有智力；没有痛苦，就没有身躯；没有罪孽，就无从聚财。噢奴仆卡比尔，你为何说谎？”

曼萨丽常吟诵这首对句，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一位灵性大师的世界观如何与世俗观念截然相反的。灵性上有益的事物，从世俗观点来看似乎完全是负面的。如果有人抢劫你，欺骗你，导致你受苦，从灵性观点来看被认为是好事，因为它帮助你朝目标更快地前进。从大师的观点来看，全毁即全得。

“事实上，一个人必须培养这样的心态，即大师知晓你的真正需要，因而他时时给予你最好的。得失之念不该进入你的头脑。”曼萨丽进而补充说：“这如此简单，却又如此困难。怎样实现这点？祈求他的恩典。

唯有他能赐予。”

学习狗的忠诚

阿娄巴会把弟子与大师的关系比作狗与主人的关系。他会说：“求道者应该向狗学习。看看狗对主人多么忠诚！即使主人对它不好、不给它食物、揍它或把它撵出家门，狗也决不会离开主人。

“狗的可贵品质在于它对主人的忠诚。它会形影不离地跟着主人。不在乎艰苦或天气如何。主人离家时，狗会紧随其后。只有当主人命令它回家去，狗才会折返，而且还面带悲伤的神情，这表明它心里多么难过。

“狗独自在家时，会热切期待着主人归来。当它看到主人归来时，变得多么开心啊。它开始使劲地摇尾，以至全身颤抖，奔去迎接主人。一跑到主人身边，它就欢快地蹦跳起来。只有狗才会对主人绝对忠诚和全心奉献。狗只享受主人的陪伴，不眷恋房子或其他东西。无论主人在哪里，狗都想待在那儿。求道者就应该这样服务他的大师。

“狗还有一种品质，是弟子所必备的。狗会驱离盗贼、陌生人和流浪狗，以便主人能安静地做事。在巴巴闭关期间，经常要求满德里成员驱离陌生人，并保持绝对安静。我们表现得像忠诚的狗，执行大师的命令。”

阿娄巴进一步补充说：“不要表现得像只猫。世间人表现得像猫。猫对主人不忠诚，不像狗那样眷恋主人。它眷恋的是房子。猫只有在想得到主人的爱时，才会去找主人。否则，它对主人毫无兴趣。大多数时候，它都忙着做自己的事。狗会一直盯着主人，而猫则不然，它四处张望，为找个舒适之处去躺下。狗显得热情洋溢，活力充沛，总是随时准备跟随主人。而猫则一副慵懒困倦的样子，对主人漠不关心。”

这也让我想起曼萨丽对狗的喜爱。曾有一段时间，她极其讨厌狗。是巴巴让她在独自住山上时养一只狗。巴巴对她加以限制，规定她养狗不能超过五只。自从养了第一只狗后，她就深深地爱上狗，总养着五只。

每当一只狗死了，她就再养一只。她总是说：“要是巴巴没限制我，我早就在山上养满狗了。”她对狗的爱如此之深，以至常常说：“我这辈子只爱两样东西——上帝和狗。”

伟大灵魂为何受苦

有些居民是满德里的贴身侍从。这类居民主要在照顾满德里的生活起居。他们几乎寸步不离满德里，必须全天 24 小时随时待命。

此外还有一些居民是助手，他们在各方面协助满德里，包括处理信托的公务，只不过他们不负责照料生病的满德里。

还有第三类居民，他们主要负责美拉巴德的事务，为朝圣者提供便利。他们也同满德里打交道，但接触时间很短，因为他们忙于履行自身职责。我属于助手那一类。

在我看来，贴身侍从的日子最为艰难，尤其是当满德里生病的时刻。随着满德里年事渐高，他们的病痛和失能加重，侍从们的煎熬也随之加深。目睹这些伟大灵魂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遭受严重的失能之苦，甚至向巴巴呼求缓解——要陪伴在他们身边服侍他们，需要一颗坚强的心。

我知道我做不到那样。事实上鲜为人知的是，满德里在那些时刻，常常感到焦虑，显得心神不宁。其中有人甚至不得不为此接受治疗。我相信你们许多人都在《美赫主》中读过，曾有一段持续数月的时间，巴巴显得情绪低落。在此期间，所有活动都陷入停滞。巴巴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包括与满德里的交流互动。巴巴曾解释，作为阿瓦塔，他必须亲自承担世间众生的苦难，为此他不得不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痛苦。他不得不摧残自己的身体，遭受各种离奇的病痛，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世间的苦难才会减轻。巴巴甚至说过，他的满德里分担了这份苦难，因为他们与他在意识上融为一体。

宝吉经常对我们解释，我们不应从世俗观点来看待满德里遭受的任何痛苦，因为他们也是为世人而受苦。据他所述，满德里承担了所有与他们有关系者的负担，而在他们实现成道之最终目标的时刻，这些灵

魂将会得到巨大的推动。我确实注意到一件事：他们的病症出现得很蹊跷，而且就在重大活动的前夕，又同样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有时疾病会持续很长时间，似乎没有药物能见效，然后它会突然消失，他们又恢复正常了。

有一次，一名巴巴爱者朋友问我："既然满德里与身为上帝的巴巴在意识上融为一体，那他们为什么还会焦虑呢？"此人与满德里关系密切，注意到这点。我跟他讲了，这些年来我听过满德里给予的所有解释。不过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向美赫文核实一下，因为我的认知可能存在偏差。美赫文证实了我说的一切正确无误，然后补充说："众多世人正遭受精神上的痛苦，同时也有许多新疗法问世，来帮助那些饱受折磨的心灵。想象一下，如果这些疗法都不存在，世人遭受的痛苦会多得多。试想一下，巴巴亲身承受苦难，并让满德里一同经受之，从而消除了世间那么多的痛苦。要是他没有这么做，世界本会毁灭。"美赫文说完后，我给朋友打了电话，分享了上述的话，他显得满意且欣慰。

巴巴创造一切情形

美赫文·杰萨瓦拉的妹妹玛奴，由于脊椎问题，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被迫卧床。她的活动仅限于短距离行走，需借助助行器并在护工的协助下才能做到。尽管有周全的照料和防护措施，她仍有几次跌倒了。每次跌倒后，那段时间她的身体会愈加不适，但最终会恢复平稳状态。

2012 年 6 月最后一次跌倒后，她的身体状况似乎每况愈下。缺乏运动不仅使她的肌肉变得虚弱，还影响其消化功能。我也经历着类似的病痛，因而能体会她的苦楚。她的痛苦远甚于我，不仅因为她年事已高，还因为她是巴巴的亲近者之一，我相信他们在分担巴巴的宇宙工作之重担。

当美赫文告诉我她跌倒的消息时，我也正经历着严重的健康危机，这消息令我愈加心烦。我对美赫文说："我不明白，为何玛奴走路的时候就没人扶着她呢？她屡屡跌倒。护工必须扶稳她的身体，确保她不会

这么频繁地跌倒。明明多一点细心就能避免这种情况的。”

美赫文平静地回复：“事实上，当时护工搀扶着她，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也都到位。尽管如此，不幸还是发生了，她跌倒了。”我面露惊讶，问道：“但这怎么可能呢？”美赫文详细说明了事发经过，之后评论道：“当巴巴希望你经历某件事时，即便采取了最周全的预防措施，他也总有办法让事情发生。对此你无能为力，只能越来越多地念记他。唯有这样，才能帮助你度过他为了你的益处而设计的情形和痛苦。”美赫文的话慰藉了我的心灵，也给了我勇气去面对自身的健康危机。

穆罕默德的怪病

早年拜访美拉巴德的许多朝圣者一定对穆罕默德玛司特很熟悉，他是巴巴心爱的人之一。他会坐在下美拉巴德旧满德里大厅的走廊上，身边常围坐着静静陪伴他的朝圣者。倘若他处于贾拉里（火爆）心情，任何朝圣者一走近，他就会怒喝道“Ja ja”，意思是“走开！”他的怒火真的会让人脊背发凉，他们会立刻退避三舍。

不过，当穆罕默德心情愉快时，你可以走过去，坐在他旁边。有些照顾者，亦即艾伦和艾瑞克，在那里时会同他聊天，他时时会开怀大笑。穆罕默德表现出的喜悦，触动了每个人的心灵内核。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这并不奇怪，因为巴巴说过穆罕默德处于第五层面，而第五层面的玛司特掌控着世间每个灵魂的思想。他的床位于满德里大厅里的一个角落。

晚年，他从那里被转移到一个小房间，毗邻艾瑞克和海瑟·纳德尔的房间。艾瑞克和海瑟是他的主要照顾者。通常当穆罕默德停止进食时，艾瑞克会像哄小孩一样哄他。他甚至会威胁说，如果穆罕默德不吃东西，就给他打针。由于穆罕默德不喜欢打针，所以会同意吃饭。艾瑞克有各种办法让穆罕默德做事，这些办法不为其他人所知。穆罕默德还喜欢肥皂，大多数朝圣者都知道这点，他们会带着肥皂作为礼物送给他，而他也会收下。他收藏了大量这样的肥皂。

穆罕默德经常长时间停止进食，这种情况会持续 15 至 20 天，有时甚至更久。1989 年，我初次去那里生活时，穆罕默德碰巧患上一种怪病。他自己常说，这是他为宇宙所做工作的一部分，等这项工作完成了，他就会进食。曼萨丽经常谈起此事，她记得，早年穆罕默德会说："你们等着瞧，我走后宇宙会发生什么。"对这场始于 1989 年的疾病，我是见证者，期间以下事件是我记录下来的，希望与读者们分享。

当时穆罕默德住在那个私人小房间，因为他需要昼夜监护。居民们被要求自愿轮班守护，我也参与了。安医生和娜玖·考特沃护士在照顾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输液，常常得被哄着吮吸小块的糖。那段时期，曾在穆罕默德身边生活和工作的大部分居民，都跟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大部分故事是由艾瑞克、海瑟、珍妮特和娜玖·考特沃讲述的。

娜玖小时候和全家人一起住在美拉巴德伴随巴巴。娜玖说，她和妹妹喜拉仅有的玩伴就是两名玛司特，穆罕默德和阿里·夏。众所周知，穆罕默德会嫉妒阿里·夏，他要是得知姐妹俩见过阿里·夏，往往会呵斥她们或生她们的气。即便在晚年，当艾瑞克问穆罕默德是否记得阿里·夏时，穆罕默德会用马拉地语回答："Ubah,ubah,hagto sala"，意思是"他站着拉屎"，而事实的确如此。

有一次，我值班时，海瑟坐在穆罕默德的床边。我决定问问她和穆罕默德相处的经历。她谈到，早年帕椎在世的时候，穆罕默德野性难驯，只有帕椎能管住他，但帕椎去世后，他变得温顺多了，曾和帕椎一起照顾他的居民也能管住他。

她讲了个故事。有一次她给自己添置了新杯子和盘子。穆罕默德得知后，有一天让她拿给他看看。过去，穆罕默德曾因为喜欢，就拿走了她的几件餐具。海瑟和艾瑞克会用单独保管的专用餐具喂他吃饭。由于知道穆罕默德可能把它拿走，海瑟要求穆罕默德保证这次会归还，否则就不拿给他看。穆罕默德像个淘气的孩子，承诺说他只看一看，随即归还。

海瑟不情愿地取来餐具，递给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盯着餐具良久，

说它们非常漂亮。当海瑟要他归还餐具时，穆罕默德说：“等等，我还在看呢。”海瑟提醒穆罕默德这套餐具是她的，他应该记住这点。穆罕默德回复说：“我知道，我知道。”

过一会儿，穆罕默德说：“一切都属于达达。”他会把巴巴称作“达达”。海瑟表示同意后，他说：“一切都是达达的。你也是达达的。”接着又说：“你的所有东西也属于达达。这些餐具也属于达达。达达是我的，所以这些餐具就是我的。”

就这样，他把海瑟心爱的餐具占为己有。当时我们正在穆罕默德身边值班，海瑟轻声细语地向我讲述此事，穆罕默德因生病貌似睡得很沉。海瑟刚讲完故事，穆罕默德竟突然睁开眼，朝海瑟大声喊：“labad bolti Sali”，意思是“她在说谎。”穆罕默德大笑起来，我们也跟着笑了，因为这个意外举动令我们猝不及防。

另一回，穆罕默德突然开始多次重复说同一句话：“神在东方崛起了。”就在他说出这番话，以及长期患病之后，所谓的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发生了巨大动荡。共产主义在俄国瓦解，东德的柏林墙倒塌。一段时期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共产主义国家也纷纷效法。

穆罕默德患病的奇怪之处在于，它总是与世界上一些重大动荡同时发生。巴巴说过，他是德国的掌管人。有两次，穆罕默德病入膏肓，实际上已被宣布临床死亡。心跳和脉搏几乎感觉不到，呼吸也非常缓慢。此事第二次发生时，我恰好在美拉巴德。一大群人聚集在穆罕默德的房间外，几个佣人哭着说：“德瓦快不行了。他随时都会离世。”佣人们会把穆罕默德叫作“德瓦”，这在马拉地语中的意思是“神”。

事实上，就在那天，女满德里前来达善巴巴（三摩地）。玛妮得知此事后，便和其他女子一同过来探望穆罕默德。她还把少许度内火灰（巴巴触摸过的），涂在穆罕默德的脸上。那天晚些，我遇到艾瑞克，问他穆罕默德情况如何。他对我说：“你肯定不敢相信。我们都在等着他咽气呢，可他却忽然从床上坐起来，想吃点东西。”从那以后，穆罕默德康复了。

泰德·贾德森是一名建筑师，负责美拉巴德的维护工作。他在下美拉巴德的男满德里安葬区，为穆罕默德挖了墓穴。有些读者可能不知道，男女满德里的墓地位置是由巴巴亲自选定的。对于男满德里，遗体予以土葬。而对于女满德里，遗体先予以火化，然后将骨灰收集在瓮中，葬在山上巴巴三摩地的旁边。这样做的原因是，美拉巴德山的岩石坚硬，挖掘难度大，因此挖个可容纳骨灰瓮的小坑是更可行的做法。当穆罕默德完全康复后，泰德对我笑着说："这是我第二次为他挖墓穴了。第一次挖好后，因为他奇迹般地康复了，我决定将它填平。但这次，我就让它敞着。"穆罕默德多次患这些病症，但又继续活了多年，直到去世。

巴巴如何开展其宇宙工作，是一个不为凡人所能理解或参透的奥秘。但我们能看到，整个世界正渐渐厌倦物质主义，并且走向他，为饱受煎熬的心灵寻求慰藉。

穆罕默德害怕狗。每当看到狗朝他靠近，他会把它赶走。艾瑞克分享过他为何怕狗的故事。当时有一只野狗，咬下了他小腿上的一块肉。当艾瑞克带他去医生那儿接受治疗时，医生惊讶地发现，尽管穆罕默德腿上的肉垂挂着，他却没有痛苦地喊叫。当医生为他缝合伤口时，他依然没有表现出疼痛。医生对此感到困惑，便让艾瑞克问他，伤口是否有疼痛感。当艾瑞克询问沉浸在喜乐状态中的穆罕默德后，他盯着自己的腿看了一会儿，仿佛在努力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然后回答："有，疼的。"这就是巴巴心爱的玛司特穆罕默德的特质。巴巴说过，穆罕默德在未来某世将成为至师。

巴巴希望如此

一个巴巴爱者曾经问我，为什么埃瑞奇反对化工厂之战。这个疑问在我心头萦绕多年，直到化工厂之战接近尾声时，埃瑞奇才解开此惑。以下是我与那名巴巴爱者分享的事情经过。

在满德里和美拉扎德居民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大家讨论了我们是否应该发起一场反对化工厂的运动，当时埃瑞奇显得极为不快。

他抗议道：“我们不应当卷入所有这些事情。这偏离了我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此外，整治非法排污的化工厂是政府的职责。”

由于我不熟悉巴巴的方式，根本搞不懂埃瑞奇想表达的意思。当时，我认为我们来到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的目的，就是服务至爱巴巴。我对服务的概念，就是为这个地方或满德里做些事情。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时埃瑞奇在生气，我不敢向他提这个问题。事实上，每当埃瑞奇不悦并发表此类言论时，现场都会鸦雀无声。那一刻无人敢反驳他。埃瑞奇平素非常谦逊，因此当他表示不悦时，大家都会重视。

他最常见的手势是举起手掌，示意大家停下，而大家确实停了下来。过了很久，当埃瑞奇恢复常态后，我的确向他提出了我的疑问。但埃瑞奇并未给我一个适当答复。纵使我多次追问，他也执意不予释疑。

三年后，化工厂之战接近尾声，我们即将赢得战斗时，埃瑞奇终于解开此惑。当时我们坐在美拉扎德的走廊上，聊天时提到巴巴的弟弟阿迪。埃瑞奇转向我说：“你认识巴巴的弟弟阿迪吗？他住在伦敦。”接着，埃瑞奇跟我讲了阿迪做生意时被骗的事，当时他想把那人告上法庭，但巴巴阻止了他。我问埃瑞奇，巴巴为何这样做。埃瑞奇答道：“那样会分散注意力。”

我仍未领会，便追问：“你说的分散注意力是什么意思？”埃瑞奇答道：“我们应该把时间用在忆念巴巴上，以便有朝一日凭借他的仁慈与恩典，我们能从这场梦中醒来。这才是芸芸众生所有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一旦你觉醒，梦中的种种苦难便消失了。卷入一场官司，或陷入某个是非问题，都会使你偏离人生的真正目标。这就是巴巴让我们明白的道理。所以说，他不允许亲近者沉溺于此类事情，包括打官司。”

这是我第一次听埃瑞奇讲这些话，我对他说：“真希望在化工厂之战开始之前你就告诉我这些。你为何没有那么做？现在我因参与了这场斗争而感到愧疚。”埃瑞奇颇为随意地答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讲。肯定是巴巴让我现在才讲的。所以我想，这场工厂斗争的发生一定是他的意愿。要是没有你做前期的辛苦工作，在政府部门和法

庭之间奔波，事件根本不会进展到这一步。我相信是巴巴之前不让我讲这些，因为他希望事情这样发展。”

从埃瑞奇口中听到这番话，让人感到欣慰。但我心里仍存一丝疑惑，于是问埃瑞奇：“那其他满德里为什么急于抗争呢？想必他们也知道巴巴不喜欢打官司吧。”听到这个，埃瑞奇回答：“正如我之前说的，这一切都是注定的，因此是巴巴让他们在那个时候讲了那些话，也是巴巴让我当时保持沉默，而现在让我把这些说出来。所以现在忘掉这一切，并记住，这都是他的意愿。”

我由衷地感谢埃瑞奇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赛义卜·阿斯米见到时代之主

1958 年，巴巴邀请全国各地的爱者到美拉巴德参加撒晤斯。巴基斯坦诗人，赛义卜·阿斯米，也过来参加此次活动。这将是他第一次见到巴巴。赛义卜·阿斯米写了一本名为《时代之主》（撒合卜 - 埃 - 扎满）的书，宣告巴巴是上帝。他因该书被控亵渎罪在巴基斯坦入狱，但随后由法庭判决而获释，因为法官认为他只是在表达个人观点，并非试图传教或劝人改信。

他从拉合尔乘火车出发，必须在通德换车，以搭乘前往阿美纳伽的列车。碰巧的是，他在换乘火车的车站遇到了保·纳图。保·纳图戴着一枚巴巴徽章，正坐在长凳上等待火车到来。保也正前往美拉巴德，因为他也要参加撒晤斯活动。

赛义卜·阿斯米走近他，问道：“你是去达善美赫巴巴吗？”保回答：“是，我正要去那里。”赛义卜又问：“你之前见过巴巴？”保答道：“是的。”赛义卜进一步问：“你亲眼见过巴巴的肉身，对吗？”保有点惊讶，说：“是啊，我只能用眼睛看。不然还能怎么看他呢？”

紧接着，赛义卜捧住保的脸，亲吻其眼睛，随后说：“这双眼睛留存着我的至爱神人的形象，能亲吻此目深感蒙福。”保完全被此人的虔诚所打动。他们同行至阿美纳伽，继而赴美拉巴德达善巴巴。

此次会面后的几天里，随着撒晤斯活动的推进，保注意到赛义卜·阿斯米从未看过他一眼。保经常从他身边经过，但赛义卜甚至从未瞥一眼保。他总是低着头走路。

一天，保走近他，问道："赛义卜·阿斯米，你认识我吗？我们一起乘火车旅行。"他回答："是啊，当然。你是保·纳图。你为啥提这样的问题？"保问他："你现在连看都不看我，可在火车上，我们在谈论巴巴时，你是那么友好。你还亲吻我的眼睛，可现在你从我身边走过时，似乎都没注意到我。"

赛义卜·阿斯米的回答体现出他对主的深深崇敬。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因为巴巴的亲身在场，此地无比神圣，就连第七重天都向它鞠躬致敬。哪有时间顾盼他人呢？我已沉浸于此。"

就在此次撒晤斯活动上，巴巴说过，赛义卜·阿斯米在未来某世将成为至师。

萨米尔·迪尔简，也参加了此次撒晤斯聚会。他注意到赛义卜·阿斯米从未看着巴巴的脸。他总是低着头，垂目俯视。一个好奇的巴巴爱者问："赛义卜·阿斯米，我一直注意到你总是低头俯视。你干嘛不看着巴巴的脸呢？每个人都趁此机会尽情欣赏巴巴的优美面容，而你却不看着他。你干嘛要错过此等良机呢？"赛义卜·阿斯米回答道："我在寻找那配得凝视他面容的眼睛。"

赛义卜·阿斯米对巴巴的爱如此之深，以至于他觉得自己不配注视人身上帝的神圣面目之美。这个巴巴爱者把上述轶事告诉了萨米尔，后来萨米尔同我分享了。

没念记亦是念记

一名朝圣者曾向埃瑞奇诉说："我一整天都没能念记巴巴，这让我感觉糟透了。我的思绪四处飘荡，没有念记他。有很多次，我都恨不得踹自己一脚。"

埃瑞奇安慰他说："那样亦是念记。"朝圣者面露诧色，问道："这

怎么可能？没念记亦是念记？”埃瑞奇问他：“你觉察到自己没念记他吗？”朝圣者回答：“是，我觉察到了。”埃瑞奇又问道：“是对你整天都没念记的觉察吗？你整天都觉察到这点吗？”

朝圣者答道：“是的，我一整天错过了太多本该念记他的时刻。只有那些时刻过去后，我才觉察到，心中满是懊悔。”

埃瑞奇接着对他说：“你对自己没念记他的觉察本身，变成了一种念记的方式。其实，你很可能由于内心的懊悔，反而现在更深地念记他。倘若你在那一刻记得他，那么在其余时间你就不会这么深切地念记他。”

埃瑞奇停顿一会儿，让朝圣者消化一番他的话，接着举例阐明他的观点。他说：“你一定注意到许多人的行为。比方说，当人们踩到一滩泥水或粪便，或者不小心绊倒，或者遇到一点小意外——那一刻他们没有说‘哦，巴巴！’，结果会说‘哦，该死！’这很常见。人们总会这么做。

“那么，如果一个巴巴爱者记得说‘哦，巴巴！’，他只是随口一说，之后便忘了此事。但那个说‘哦，该死！’的人，心里却开始感到懊悔。他会想：‘哦，不。我本该记得说‘哦，巴巴！’我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做到念记他的名。’这类念头会不断地侵扰其头脑，然后他会祈求巴巴，帮助自己念记他。所以你瞧，以间接的方式，他对巴巴的念记更甚于那个在危机时刻记得巴巴的人。就这样，没念记也成为一种念记的方式。”

这名朝圣者不仅受到安慰，而且想到这些年自己其实是记着巴巴的，顿时欣喜不已。他为此感谢埃瑞奇。

从虚妄走向真理

很多巴巴爱者在读过《真正珍宝》后发表的评论，让我完全不认同。他们觉得，在此书向世人揭示了满德里的身份之后，许多人开始聚集到满德里身边。我对他们说：“在所有聚集在满德里身边的人中，看看有多少人读过《真正珍宝》。”

“我个人认为，比例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事实上，许多人甚至没有

读过巴巴的著作或任何巴巴文献。有些人只是听闻巴巴的名字，看到他的照片，有过内视，参加了聚会，在会上听到简短谈话，于是决定拜访美拉巴德；在那里见到满德里，与他们交流，听他们讲故事。就算他们开始阅读有关巴巴的书，那也是经过满德里的循循诱导，多年后才这么做的。我读过的巴巴书籍也很少，其中《语录》是第一本。其他书都是一些简单的故事。是我在美拉巴德和满德里身上感受到的自然吸引力，促使我辞去工作，伴随满德里生活。”

我随后开玩笑地补充道：“其实我就没有读过《真正珍宝》。是美赫巴巴的自然吸引力通过满德里的整个生命体现出来，不断地召唤着我的心灵，将我引向他们。唯有巴巴吸引他的爱者。”

我想起了埃瑞奇就这个话题说过的话。“他下降到你的虚妄层次，以便把你带到他的真理层面。”因此，无论我们处于何种虚妄层次——哲学与灵性方面，或者仅仅是世俗追求——我们都会发现：巴巴爱者来自如此多元的背景，而巴巴以唯有他能做到的亲密方式，触动了他们的心灵。

吸毒成瘾者在内视中见到巴巴。俗世之人亦有类似体验。自动书写者、哲学家和求道者曾在心中听到他的声音，而另一些人做过巴巴梦。这些故事不胜枚举，如同巴巴爱者的数量一样多。那些读过《真正珍宝》或从中受益者，亦难免陷入虚妄。仅仅因为我们对真理有更好的理解，并不意味着我们体验之，或者在任何方面比世间纯朴的巴巴爱者更优越。巴巴通过《真正珍宝》来触及我们，尤其像我这样运用智力的人。

总之，他下降到我们的虚妄层次（即智力的），并让我们明白：若要抵达他的真理层面，就连这种虚妄也得舍弃。就连《真正珍宝》和对它的执著，也都必须放下。我了解这个旅程，深知唯有巴巴的帮助才能把我带到终点。唯有他的帮助才能将每一个灵魂提至最终目标。除他之外，无人能把你带到那里。你做什么都无法让你抵达那里，惟有靠他的恩典——为此你应当不断地祈求。

埃瑞奇说过：“甚至第六层面的圣人也陷于虚妄。他看见神无处

不在，但却感到惧怕。他惧怕什么？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的深渊如此巨大，以至于他无法跨越。那是火之深谷。他看见深谷对面的至爱，渴望与祂结合。但他却无法跃过。即使处于这种状态，他也饱受煎熬，因为他无比焦灼地渴望结合。至爱在召唤他，叫他跳跃。他却做不到，于是不断向至爱呼喊：‘我做不到。求您过来，提携我过去吧。’当痛楚达到顶峰时，他的恩典降临，爱者便体验到与至爱的结合。惟有他的恩典，才能把你从虚妄层次带到他的终极层面亦即成道状态。事情就是这样。”

唯有巴巴吸引爱者

曾有一位巴巴爱者问我，通过自动书写与巴巴交流是否可行。因为她与许多类似经历的人都是通过自动书写接触到巴巴的，并从中得到慰藉。她通过这种方式感受到巴巴的临在。我建议她仔细阅读巴巴的《语录》，并就此问题请教那里的满德里成员，因为他们是遵照巴巴的希望生活的。我答应她，她若仍有疑惑，我会跟她分享我所听到满德里关于该话题的说法，以及他们对一些涉足此举的巴巴爱者提出的建议。过了些时日，我接到她的电话。她说自己照做了，如今在满德里身边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巴巴的临在，确实觉得不再需要自动书写了。她仍有些疑惑，于是问我：“从巴巴的论述和满德里的说法来看，我们似乎不该这么做。既然如此，巴巴为何通过这种媒介吸引了众多爱者呢？”

我跟她分享了以下发生在满德里身边的故事。有个巴巴爱者积极参与自动书写，并且把许多人带向巴巴，也经常结队拜访满德里。满德里会满怀爱意地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述巴巴的故事。不过，每当谈及自动书写的话题，满德里都会非常坚定地重申巴巴的警告，并强调爱者应当避免此类活动。

对待常住居民，满德里可能会严厉制止其某些行为；而对待访客则不同，他们总是非常温和。他们提出建议时态度那么温和，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当回事儿，还坚称：“我心里觉得巴巴希望我这么做，这对我来说是对的。”对此，满德里会回应说：“好吧，如果你真想这么做，

那就做吧，但不要在美拉巴德或美拉扎德进行。尽量不要打扰其他访客。让他们专注于巴巴。巴巴用来引领你走向他的媒介，就如同交通工具。你已经来到他这里，便不再需要该媒介。放下你对它的执念，一心依附于他。直接与巴巴交流，因为他就在你自身的存在中。事实上，他是唯一存在者。除他之外，别无它物。”

有一次，一群涉足自动书写的巴巴爱者来到美拉巴德，试图将其接收到的某条“巴巴讯息”传给一些西方人。他们声称巴巴在敦促他们传达此讯。有个西方女子正要为满德里表演一段舞蹈，却被这群人告知：巴巴的讯息是别这么做，因为这会给她造成某种伤害。她明显为此感到心烦，但还是决定进行表演。我们观看了她的表演，都对她的优雅舞蹈赞叹不已。她后来去找玛妮投诉了此事。接到几次这样的投诉后，玛妮坚决地通告了那批热衷自动书写的巴巴爱者：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但在巴巴三摩地和巴巴寓所的氛围中则不可以。他们被警告不得打扰其他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居民也对这一事实感到好奇：若巴巴确实不希望人们涉足自动书写，那他为何通过这种方式吸引众多的人呢？满德里则在声明中强调：唯有巴巴将爱者引向他自己，非关他人。

有人向埃瑞奇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就事论事地回答：“这有什么复杂的？巴巴说过，他会下降到你的意识层次，并在那个层次上与你完美互动。唯一目的就是赢得你的心，好让他能把你带到他的意识层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当他与智者交往时，他就成为智者。同样，与普通人交往，他就成为普通人。与愚人、酒鬼甚至小偷交往时，也是如此。

“作为神，他能极其完美地扮演任何角色，以至与他交往的人，无论是酒鬼、愚人、小偷还是智者，都会感觉与他融为一体。他能与巴巴所处的层面建立联系。他从巴巴那里得到的爱与理解是如此独特，以至于他在内心感到，没有人能像巴巴那样爱他。由于巴巴给他倾注了如此多的爱，他被彻底征服，现在他甘愿为巴巴做任何事。

“循序渐进地，巴巴开始使他摆脱所谓的坏习惯和执著，走向真理。

要知道，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唯有巴巴——拥有无限耐心和慈爱、并知晓每一颗心灵的准备状态者——才能温柔地引领你抵达那里。倘若他急着催你达成目标，仓促地把结果给予你，对该灵魂来说将意味着强烈且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他以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引导你走向真理。他允许你像孩童般沉迷于自己喜爱的玩具，直到你在他的爱中长大，达到能够舍弃玩具的认知水平。

“巴巴如同一位父亲，通过给孩子小礼物来哄他学习，直到他长大。一旦孩子长大后，明白学习对他有益，就会孜孜以求，不再需要任何哄劝。巴巴对待他的爱者亦是如此。一旦你做好准备，希望跟随他生活，那将是一种被剥夺和困苦的生活。你必须放弃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兴趣，一心一意只要他。正如一个人追求某个特定职业，无论是工程学、医学还是其他领域，都必须专心致志。这就是至爱与爱者玩的游戏，直到爱者融入祂，达到祂的神圣状态。事情就是这样。”

埃瑞奇的故事还让我想起了一位现今住在美拉巴德的女士。她曾经是个嬉皮士，会吸毒，混迹于迪斯科舞厅。她首次在内视中见到的巴巴，就像迪斯科舞厅里的嬉皮士，这是她当时能产生共鸣并为之倾心的完美形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为巴巴的爱放弃了一切，现在则努力遵照他的希望生活，甘愿为他承受艰难困苦。

让水漫至鼻端

自 2011 年 11 月起，直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撰写本故事之时，我的健康问题不断增多。受苦也随之加剧，身心都变得非常不安。过去，我曾受一两种主要症状的困扰，虽然严重，但靠着对巴巴的念记，我尚能忍受。我遭受剧烈的脊柱疼痛，还伴有呼吸困难、慢性疲劳，身上甚至出现了银屑病皮疹。

然而，自 7 月 2 日起，我实在太受罪了，相比之下此前的所有痛苦都不算什么。症状还不断变化，从早到晚皆如此。从未经历过的奇怪症状来了又去。最令我意志崩溃的症状是持续数日的出冷汗。我浑身冰

凉，却不断出汗。我用毯子裹着身子，结果汗出得更厉害，身体却依旧很冷。我不停地擦汗，还经常打开热风机取暖，吹干汗水。房门都关着，可我还是觉得冷。

我记得满德里讲过这样的故事：巴巴在休息时，会用好几条毯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所有门窗都关着。期间，守夜人觉得闷热难耐，而巴巴的身体却很冷，还满是汗水。巴巴承受的苦难，是因为他作为神人将宇宙重担扛在自己肩上。而我只是凡人，真的快撑不住了。

我们雇了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院男护工，在白天照顾我 12 个小时，以减轻家人的压力和负担。在家人和护工的照料下，情况还算顺利。后来，那名非常得力的护工离开了，而接替他的人却是个讨厌鬼。与此同时，我母亲原本与我们同住且帮了大忙，却不得不回家乡去处理紧急家事。我开始焦虑起来，美赫也是如此。

8 月 10 日那天，母亲走了，雇来的帮工让我烦躁至极，我最终爆发了。在美赫和我姊妹让我平息下来后，我万分无助地转向了巴巴。我已不再向巴巴抱怨，只是请他帮助我认识到：这全是他的安排，其余一切无非是想象罢了。那天，各方面的事情都出了岔子。忽然，我感到一股宁静，并持续了一会儿，期间我感到他对我说话：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会让水漫至你的鼻端，但不会让你淹没。”

我机械地回答：“是的，巴巴。”我感到困惑。我快要淹没了，而巴巴的话未带来一丝安慰，因为他并没有救我脱离这场危机。“你明白我说这话的意思吗？”巴巴问。

我现在愈发困惑，便对他说：“处于这种万分无助的状态下，我不明白您想要说什么。症状瞬息万变，我每一刻都在受苦。我感到非常不安。过去，仰仗您的恩典，症状会稳定在某种水平，现在却不复如此。”巴巴对我说：“你没能理解我的语义。”他接着问我：“你会游泳吗？”我答道：“会，巴巴，我喜欢游泳，而且热爱大自然的一切。”

“如果你身处水中，而水漫至你的鼻端，会发生什么？你有何感觉？”巴巴问。我记得游泳时的很多时刻，水会突然涌进鼻腔，带来强

烈的刺痛、不适和窒息感。我对巴巴说：“嗯，巴巴。那很不舒服，如果有人把你按在那里太久——我们小时候常这样互相玩闹——被按住的人就会拼命挣扎，非常难受。”

巴巴慈祥地回应道：“没错，我正是这样对待我的亲近者的。我让水漫至他们的鼻端，让他们体验所有这些不适，而这是为了他们好。”我开始明白巴巴话中的意思。虽然我并不怕死，但有两件事让我感到极为恐惧：一是溺水而亡，二是葬身火海。正是这种恐惧促使我对巴巴说：“巴巴，任由那人淹没，尽管可能令其不快，还会让他甚为难受，但似乎是更好的选择。让他保持在水面高度，救他免于淹没，则会使他的身体遭受剧烈的大苦。”巴巴回应道：“是的，这正是我所做的，我故意这么做来帮助该灵魂。”我开始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巴巴带着慈悲的神情，说道：“我看出你现在平静下来，你终于领会了。”

我回应说：“是的巴巴，缓慢地死去，这才是您的真正仁慈所在。您以这种方式焚毁所有的业相垃圾，把我们带向目标。“巴巴微笑着，带着慈悲的神情说：“我将把我的每一个爱者带向最终目标。”我对他说：“对我们而言，经历这一切非常艰难。您得背负我们前进。”巴巴回答说：“我已经背负着你们了，我同样会背负我的所有爱者。正因如此，即使身处痛苦中，你们仍能感受到我的在。”我真希望时间能为我定格在那一刻，这样我就能永远感受着他的在了。

尽管有巴巴的这些保证，我的头脑还是会想东想西。有一天，我实在烦透了，绝望中就给宝吉打了电话。我向他倾诉心中的不安。那一刻，我完全迷茫了。宝吉问我：“你究竟想要什么？“他给了我两个选择。坦率地说，我不敢提任何要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才适合自己。我只希望痛苦能结束。宝吉向我和美赫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内心变得清明。既然我不知道什么才适合自己，那我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彻底顺从，毫无保留地放下一切。让巴巴完全接管一切，是世间每个灵魂的需要。这是人需要的唯一真正帮助。一个人可以改变想法，去做不同的事，但这样做的时候，要请求巴巴帮助你

顺从于当下那种情形，并把那一刻当作他的旨意来接受。这是摆脱所有欲求和烦恼的唯一办法。满德里一直将这点践行到最后。我感谢巴巴，让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拥有这份清明：若巴巴给你一个选择，人应当向他祈求什么——即帮助你彻底顺从他的神圣旨意。不要祈求别的东西。那可能会制造更多问题、烦恼和痛苦。让他为你决定一切，而他已然如此。

（全书完）